再试一试合集

再试一试.....1
前言.....2
前传.....6
（1）菩提老祖谋划解瘟疫.....7
（2）四大民仙重聚八仙桌.....14
（3）黄河之水荡涤瘟神罪.....23
天神篇.....30
（4）民仙收徒.....31
（5）初觉法力.....34
（6）明明北大山见山神.....42
（7）狐仙出面山神息怒.....49
（8）霜霜蔡蔡战风雨雷电.....54
（9）龙王降甘露平瘟疫.....61
（10）第一次寻常的出游.....65
（11）四个人认识以来首次一起去逛街.....71
（12）应援会明明战雷公.....75
（13）孙孙介绍正神界.....80
（14）英雄山孙孙霜霜明明大战风伯.....85
（15）美术馆蔡蔡突袭雨师.....93
（16）解放阁边孙孙霜霜蔡蔡明明迎战电母.....100
（17）齐上三圣庙.....111
（18）孙孙霜霜蔡蔡明明齐战风伯电母雨师雷公.....116
地神篇.....120
（19）姜子牙现身.....121
（20）佳佳蹬倒南海龙王.....126

（21）霜霜砸倒西海龙王.....131
（22）黄黄战胜两位龙王.....136
（23）弘阳广场齐战姜子牙.....141
鬼神篇.....149
（24）鬼界觑觎.....150
（25）琴琴首战告捷.....154
（26）救琴琴冒险入鬼界.....159
（27）明明首战崔珏.....164
（28）三战崔珏.....168
（29）找到琴琴.....174
（30）齐战十殿阎罗.....180
（31）琴琴掌控邪术.....186
（32）云中蔡氏钦赐如意法新觥筹琼月天君.....191
（33）琴琴摧毁黄泉路.....197
烛明游记.....205
（34）七位凡圣.....206
（35）明明只身入晋地.....213
（36）依附凡人的民仙.....217
（37）三副意识的交流.....224
佛神篇.....231
（38）毁灭黄泉路的罪魁祸首.....232
（39）凡圣齐拆黄泉路.....236
后记.....241
（40）游乐场和潍城博士.....242

（41）“只是想多了解你们一些罢了。”.....252
（42）“我愿意成为您的学生”.....260
（43）愿此夜，永不落幕.....270
（44）五圣归降.....276
共工篇.....278
（45）曦曦.....279
（46）红月.....285
（47）新泰长老.....291
（48）曦和上仙.....295
（49）共工复活.....299
（50）水来土掩.....303
（51）欢声笑语的一个晚上.....307
（52）“现在，贫道就是霜霜。”.....313
（53）酣畅淋漓的乒乓球比赛.....321
（54）“那个叫艾绒的家伙”.....324
（55）出发前的派对.....329
（56）红纪之地起惊雷.....333
终章.....339
（57）活力十足的青青.....340
（58）豪迈奔放的晶晶.....344
（59）挥出剑气的镰刀.....350
（60）“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你了”.....357
（61）黄岛狐仙的法力，由我接手.....363

（62）平度真君的职责，由我承担.....368
漫谈.....372
（杂谈）杂谈.....373
（亦是）亦是杂谈.....378
自由自在.....382
（1）明明晶晶平地震.....383
（2）乒乓球场的一次闲谈.....387
（3）莱西太傅.....392
（4）太傅指点晶晶.....398
（5）青青明明游明水古城.....403
（6）明明和青青的闲谈.....407
（7）太傅遇险.....412
（8）真正成为了凡圣.....416
凡圣名录.....420
再试一试请继续.....426
前言.....427
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前传.....428
（1）三盏灯相识.....429
（2）去往任何地方的房车.....432
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发天光斩白蛇惩奸人篇.....436
（3）神女发天光.....437
（4）将军斩白蛇.....442
（5）上仙惩奸人.....445
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敷云雨降猛虎杀盗贼篇.....449
（6）神女敷云雨.....450
（7）将军降猛虎.....453

（8）**上仙杀盗贼**.....457
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制惊雷和日月灭蝗虫除百害兴民风扬四善篇.....461
（9）**神女制惊雷将军灭蝗虫**.....462
（10）**神女和日月将军除百害上仙兴民风扬四善**.....466
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特别篇.....472
（特别）**历世几多的抟鹏**.....473
仪矩之行——向阳篇.....478
（1）**来到济南的向阳**.....479
（2）**一个神奇但可怕的想法**.....484
（3）**济南最初的护法真神**.....487
仪矩之行——记游篇.....490
（4）**毓秀的健康生活**.....491
（5）**烛明接手的一个病例**.....494
（6）**风乎舞雩咏而归**.....497
仪矩之行——东九夷君篇.....499
（7）**一个从未听过的名号**.....500
（8）**百里黄河探夷君**.....503
（9）**撞倒那上古神树**.....506
仪矩之行——后记.....509
（10）**我们的仪矩之行**.....510
三朵鲜花——关于毓秀.....513
（1）**魔鬼的颤音**.....514
（2）**毓秀神女的身世**.....518
（3）**太原将军亲自出手**.....522
（4）**再度开发天光**.....526

（5）**一个清明**.....530
（6）**依旧那个清明**.....533
三朵鲜花——泰山记游.....536
（7）**来自泰山的邪气**.....537
（8）**抢夺上古神力**.....541
（9）**“真是酣畅淋漓的一次出行。”**.....545
三朵鲜花——后记.....549
（10）**三朵鲜花依旧**.....550
岸芷汀兰——大战天界.....553
（1）**一场蹊跷的风暴**.....554
（2）**出发！攻进天界！**.....557
（3）**战四大天王**.....562
（4）**得胜**.....565
岸芷汀兰——舍利弗篇.....569
（5）**开面馆的九天雷祖**.....570
（6）**佛界弟子舍利弗**.....574
（7）**抟鹏再一次游泰山**.....577
（8）**毓秀独当一面**.....581
（9）**舍利弗败走泰山**.....585
岸芷汀兰——后记.....588
（10）**世上再无虚假的良宵**.....589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94
前言.....595
杀穿佛界.....596
（1）**鬼节驱鬼**.....597
（2）**湖域骑行**.....606

（3）**齐聚一堂**.....612
（4）**西北一战**.....619
（5）**一个金刚**.....625
（6）**决意**.....632
（7）**不死的烛明**.....635
（8）**万年青瓦**.....643
（9）**“我们，永远都要像现在这般有活力啊！”**.....648
暗流涌动.....652
（10）**经手抟鹏的逸夫线**.....653
（11）**不必担心的坏消息**.....656
（12）**值得记录的一天**.....662
（13）**一种其他的可能**.....666
（14）**神探紫晶**.....671
（15）**另一种紫晶？**.....675
再战天界.....680
（16）**误入幻境**.....681
（17）**与买买提初次交手**.....686
（18）**睛明**.....693
（19）**有她在的日子**.....701
（20）**平静的一天**.....704
（21）**化解一场危机**.....707
（22）**紫晶的生日**.....714
（23）**豪放粗犷的一天**.....721

（24）**同苒婷共战月老**.....725
（25）**一场电影**.....735
（26）**带给仲夏的法器**.....742
（27）**再探幻境**.....747
（28）**杀穿天界！**.....756
（29）**宁静的一刻**.....762
睛明童话.....767
（30）**神秘人梵净**.....768
（31）**美术馆的虎啸**.....778
（32）**佛慧山的神石**.....783
（33）**阿尔法和坏猫**.....791
（34）**争夺佛木**.....796
（35）**不再需要佛的济南**.....802
（36）**元旦登腊山**.....813
迎击祝融.....817
（37）**华不注**.....818
（38）**泉脉要旨**.....822
（39）**地宫**.....826
（40）**神通**.....829
（41）**祝融**.....834
（42）**且试上古火神**.....838
（43）**夺卷焚毁**.....842
（44）**思考祝融去向**.....848

（45）**瞑目共工**.....852
（46）**圣井**.....856
那片花海.....860
（47）**那片要去的花海**.....861
（48）**花海遇袭**.....864
（49）**追踪**.....868
（50）**永远存在的花海**.....873
年之奇遇.....880
（51）**再度齐聚一堂**.....881
（52）**清水凝结的水母**.....884
（53）**“文昌帝君就是个废物！”**.....887
（54）**大战文昌帝君**.....891
（55）**巧解文昌灾祸**.....896
（56）**红缨枪扎退年兽**.....901
（57）**放逐年兽的烟花**.....907
（58）**“把烛明，还给我！”**.....911
（59）**新的故事开始了**.....915
（60）**一则大年初一凌晨的小故事**.....918
满月之章.....922
（61）**南方沿海的一场混乱**.....923
（62）**吓人一跳的本色出演**.....928
（63）**受控于人的观音菩萨**.....932
（64）**比肩神明的凡人那兰**.....935
（65）**滚烫燃烧的炽热之火**.....939

天圆地方.....943
（66）**那兰之灾之后续**.....944
（67）**荒谬的飞来之剑**.....947
（68）**不舍的别离！**.....950
（69）**那片梦幻的空间**.....956
（70）**哪吒自己的判断**.....959
英雄少年.....962
（71）**杨戬挑战烛明，玉兔送来解药**.....963
（72）**何者为家**.....966
（73）**修炼千年的狐仙瞳渊**.....969
（74）**归复地脉的少年**.....972
（75）**音乐神童玉兔**.....975
（76）**抟鹏初游趵突泉**.....977
（77）**毅然决然的鲜红烈火**.....980
（78）**英雄少年战蛊虫**.....984
（79）**“想拿二两桂枝”**.....986
悲伤感动.....989
（80）**哪吒的第一部相机**.....990
（81）**第一次见到来响**.....993
（82）**看得出来响是个好孩儿**.....996
（83）**“啊！那一切就很乐观了。”**.....999
（84）**今日亦是平和的一天**.....1002
（85）**“他俩真好。”**.....1005
（86）**永不忘却！来响以命制梼杌**.....1008

玉兔摇光.....1013
（87）**出游日子的有趣故事**.....1014
（88）**程桑探访二仙**.....1017
（89）**诗佳和摇光**.....1019
（90）**“摇光”就是你的名字**.....1022
（91）**卷土重来的天摩诃满**.....1026
（92）**青禾再战那兰！玉兔摇光！**.....1031
致睛明.....1033
（93）**初见阑珊**.....1034
（94）**结果，还是过程**.....1037
（95）**龙王们的请求**.....1040
（96）**有关睛明的秘密**.....1044
（97）**民仙万龙之祖！睛明！**.....1047

再试一试

前言

孙孙、霜霜、蔡蔡、明明，这四位上仙，传说中他们得到民仙的庇护，而且拥有法力，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保佑着天下苍生。他们的故事被记述在这里。他们的其他故事被记述在这里。

孙孙

孙孙，开朗乐观，认真勤恳，仿佛不曾伤心过一样，被称为兰孙上仙，为凡圣大师祖。传说中孙孙在巧合中以其虔诚的内心获得平度真君赐予的法力，并在逐渐了解正神和民仙的恩怨纠葛的过程中迅速成长。曾和夏津山神叛逃弟子作战，于英雄山在霜霜明明的帮助下和风伯交手，最终在双龙山大战风伯取胜，平息了天神的侵扰。后协助佳佳在园博园战胜南海龙王敖钦，协助黄黄在商业街战胜东海龙王敖广和北海龙王敖顺，在弘阳广场于牟平龙王的帮助下同明明佳佳黄黄一起战胜地神领袖姜子牙。琴琴遇害后，她和霜霜蔡蔡明明佳佳黄黄一起战胜十殿阎罗成功救回琴琴。又在平度，她化身火凤，同琴琴霜霜蔡蔡明明佳佳黄黄一起粉碎了佛界重建黄泉路的阴谋。黄泉路阴谋粉碎后，她和琴琴霜霜蔡蔡明明佳佳黄黄在与潍城博士的战斗中熟识了潍城博士，并见证了凌凌战胜弥勒佛的全过程。此后便和抚琴阖佳玄黄飞凌四位上仙一同归降天界，进行复活共工的计划。在与南斗六君和南极长生大帝的对抗中，孙孙回心转意，正式继承了平度真君的法力和职责。

霜霜

霜霜，热情似火，勇敢活泼，时刻保持一份活力，被称为逐霜上仙，为凡圣二师祖。传说中霜霜曾是莘县道人的童子，下凡历劫的过程中正值瘟神作祟，后莘县道人赐予其法力。曾和蔡蔡从雷公电母风伯雨师的压制中死里逃生，于保护中心在孙孙蔡蔡明明的帮助下和电母交手，最终在双龙山大战电母取胜，平息了天神的侵扰。后在融创乐园和蔡蔡明明粉碎了西海龙王敖闰的阴谋。琴琴遇害后，她和孙孙蔡蔡明明佳佳黄黄一起战胜十殿阎罗成功救回琴琴。在揭开鬼界谜团的过程中，协助蔡蔡战胜酆都大帝，最终帮助琴琴毁灭了黄泉路，拯救了鬼界。她用法力创造的傲霜三七，又在平度，同琴琴孙孙蔡蔡明明佳佳黄黄一起粉碎了佛界重建黄泉路的阴谋。黄泉路阴谋粉碎后，她和琴琴孙孙蔡蔡明明佳佳黄黄在与潍城博士的战斗中熟识了潍城博士。五圣归降后，同曦和烛明两位上仙一同粉碎了共工复活的计划。在与南斗六君和南极长生大帝的对抗中，霜霜正式继承了莘县道人的法力和职责。

蔡蔡

蔡蔡，冷静沉稳，从容自如，随性而永远可靠，被称为荇蔡上仙，为凡圣三师祖。传说中蔡蔡在阳信老姑的庇护下得到了阳信老姑赐予的法力。曾和霜霜从雷公电母风伯雨师的压制中死里逃生，于美术馆突袭雨师拯救陷入困境的孙孙霜霜明明，最终在双龙山大战雨师取胜，平息了天神的侵扰。后在融创乐园和霜霜明明粉碎了西海龙王敖闰的阴谋。琴琴遇害后，她和孙孙霜霜明明佳佳黄黄一起战胜十殿阎罗成功救回琴

琴。在揭开鬼界谜团的过程中创造云君，战胜了酆都大帝，最终帮助琴琴毁灭了黄泉路，拯救了鬼界。又在平度，同琴琴孙孙霜霜明明佳佳黄黄一起粉碎了佛界重建黄泉路的阴谋。黄泉路阴谋粉碎后，她和琴琴孙孙霜霜明明佳佳黄黄在与潍城博士的战斗中熟识了潍城博士。在与南斗六君和南极长生大帝的对抗中，蔡蔡正式继承了阳新老姑的法力和职责。

明明

明明，外表成熟，内心幼稚，有一种肉体和心灵的反差感，被称为烛明上仙，为凡圣四师祖。传说中明明遭受瘟神诅咒，后得到黄岛狐仙的帮助并最终从黄岛狐仙那里得到法力。四大虾客中，明明最早发现法力并使用，曾在和夏津山神的交手中帮助改变了夏津山神偏执的想法。他甚至敢于对自己下手，也正因如此，明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解除了瘟神的诅咒。后和雷公交手，并在双龙山大战雷公取胜，平息了天神的侵扰。他制作了自己的法器酒葫芦。接着，明明和孙孙佳佳黄黄一起在园博园战胜了南海龙王敖钦，和霜霜蔡蔡一起在融创乐园粉碎了西海龙王敖闰的阴谋，和孙孙佳佳黄黄在商业街战胜了东海龙王敖广及北海龙王敖顺，最终在弘阳广场于牟平龙王的帮助下同明明佳佳黄黄一起战胜地神领袖姜子牙。琴琴遇害后，他三战崔珏，不惜以身入局，在鬼界地牢面见了地藏菩萨，最终战胜十殿阎罗成功救回琴琴。在揭开鬼界谜团的过程中，明明启发了琴琴破解和运用邪术，协助蔡蔡战胜酆都大帝，最终帮助琴琴毁灭了黄泉路，拯救了鬼界。为帮助自己的朋友婷婷，他远赴

晋地，理清了太原将军和吕梁尊者的万年事纪。又在平度同琴琴孙孙霜霜蔡蔡佳佳黄黄一起粉碎了佛界重建黄泉路的阴谋。黄泉路阴谋粉碎后，她和琴琴孙孙霜霜蔡蔡佳佳黄黄在与潍城博士的战斗中熟识了潍城博士，并见证了凌凌战胜弥勒佛的全过程。五圣归降后，同逐霜曦和两位上仙一同粉碎了共工复活的计划。在与南斗六君和南极长生大帝的对抗中，明明正式继承了黄岛狐仙的法力和职责。

前传

（1）菩提老祖谋划解瘟疫

这天，海神正坐在驴子石上看日出。

太阳升起来了，但海神的脸上却没有露出一丝的笑容，因为他知道，这一刻终于来了。

“海神。”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

海神没有回头，叹了口气，说：“是什么风把菩提老祖吹过来了？”菩提走到海神旁边坐下，转头看着海神那满是皱纹黝黑的脸和花白的头发，又转头看着刚刚升起的太阳，“你应该知道我们所看到的太阳并不是真正的太阳吧。”

海神笑着答道：“何出此言？扶桑一共十个太阳被后羿射掉了九个，难不成这三足鸟学会了分身之术？”
菩提答到：“谬矣，我们所看到的太阳是太阳光线经过大气层折射后光线的反向延长线形成的虚像，真正的太阳还并没有升起。”

“罢了，罢了”，海神低下了头，“那一刻总会到来，就像这若有若无的太阳早晚会升起。”

“海神所言极是……”

两个人都沉默不语。

“老祖啊……”，菩提闻声转头听海神说，“你说瘟神这厮在那荆楚之地所做为何？”

“海神常把言多必失四字挂在嘴边，我就不说了吧。”

“你可从来没有听过我一句劝啊”，海神无奈的笑着，“你可从来都是听狐仙的。”

“不是这样，我从来称狐仙为大师，而称您却为海神。”菩提答。

海神略微的露出了笑容，问道：“向老太婆祈福的那家怎么样了？”

“不知海神问的是谁？”

“就是明明那家。”

菩提叹气，“瘟神作祟，大师没有余力保佑其，只能看他的造化了。”

“欲救之否？”海神转头面对菩提。”

“是开。”菩提答到。

菩提成熟的脸和海神苍老的脸面对面。

“以吾所闻，此疫已经遍布荆楚，但是黎元不自知，小看它的危害。今天是公元 2020 年第一天，是危害显露之日。吾为小神，虽长于汝，然力不足矣，如若欲救天下苍生，当立刻前往寻访平度真君。”

“谢海神指点。”

次日，菩提前来拜访平度真君。

“真君在上，小神前来请教。”

“但进无妨。”

“谢真君。”

菩提入座，屋内尚有另外二人，分别是莘县道人和阳信老姑，二人正愁眉不展。

菩提也不说话，过了许久，莘县道人说：“诸位可知我的童子否？”

老姑曰：“我们都见过童子霜霜，为何不知，你不是让她下凡历劫了吗？”

“昂对”，道人抹了一把脸，“但是这几天，霜霜都不自觉的凌晨醒来，然后从家往教室赶，到了教室之后才发觉仅有凌晨一二点，后回家再睡，但醒后便对凌晨刚刚发生之事全然不知，如果只是一天这样，那也没什么，但是她这样了一周。虽为历劫，但其为我的童子，我于心不忍，略施法术，令其保留最后那晚的记忆，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当晚半夜惊醒去学校，这件奇怪的事情才结束。”

道人掩面说：“虽然事情发生到结束的七天，她只记得一天，也罢，忘掉便忘掉吧，修行之人不能分心。”

菩提长叹一声，问老姑这几天怎么样。

阳信老姑开口：“本姑损失了二十年的修为。”

其他三个人抬起头。

老姑继续说：“本仙曾做过运气，蔡蔡应该和她最好的小伙伴选择同样

的科目然后分到一个班级。可是选科的时候她们都没有按照运势的旨意选择。”

“老姑从不会算错……”平度真君说。

“最后”，老姑接着说，“蔡蔡这个孩子坚持了自己的本心，改变科目，选择了史地生。这个孩子一家从来都很虔诚，蔡蔡选课都敢于追求自己的人生，本姑又何尝吝啬这二十年修为。”

“老姑莫不是……”，菩提问。

“本姑给她的小伙伴托梦，只说了三个字——史地生，那孩子也是聪慧，虽没有与我见面，但是明白了我的心意，修改了自己的选科，最后蔡蔡和她的小伙伴去到了同一个班，本姑也没什么牵挂的了。”

在场的人们同时舒缓了一口气。

“老祖啊”，菩提老祖看着平度真君，“狐仙最近怎样啊？”

“大师不枉黄岛狐仙的雅号，近日尚安，正潜心修炼。”

“哼！”莘县道人嗤之以鼻，“贫道最近因为瘟神的事情都急得要命，

那个老狐狸竟然还有清闲之心修炼！你回去后告诉她，她再这么与世无争，贫道就拿它的皮做衣服！”

“道人息怒，我回去便转告提醒大师。”

“放肆！本君的府邸岂容得其他人口出狂言！”

莘县道人深吸一口凉气：“贫道失礼了……”

“真君，依您之见……”

“依本君之见，当静观其变。”

“什么时候真君也知道静观其变了？”阳信老姑疑问道。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或许狐仙是对的……”莘县道人说。

“现在只有一件事是我们要做的，”平度真君说，“与瘟神当面对质，搞明白他的企图。”

“此事便不劳几位了，交给我吧。”菩提老祖说。

“谢老祖。”三人齐声回道。

（2）四大民仙重聚八仙桌

过了一个晚上。

这天上午，菩提老祖进入了临沂的地下大峡谷，他确定瘟神一定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的气息。神仙看起来和普通人没有区别，平度真君他们还有海神等的民仙，看起来像六十岁，而菩提作为正神，看起来也就三十岁。菩提和人群一起往峡谷走去，人们的欢声笑语和地下阴森可怖的气息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地下被放置了灯光，把峡谷照的色彩斑斓，但是危险是不会被掩盖的，每走一步菩提都觉得如履薄冰，他不清楚自己的到来会不会让瘟神迁怒其他人……

“你想多了……”，这奇怪的声音让菩提提高了警惕，因为他确定听到了，虽然人们依旧笑的那么自然，“我不会对这些人下手，因为他们不值一提。”

菩提闭嘴，集中意念进行千里传音：“你想干什么？”

瘟神回道：“往前走，你会知道的。”

菩提继续走着，直到他看到人们排队漂流，他放心了，然后加快脚步向前走去。

走着走着，菩提停住了。“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吧。”菩提对着面前的空间轻声说道，“这里的湿度和气压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一旦普通人走进来，轻者风湿复发，重者脾脏破裂。”

“当然当然”，瘟神迈着稳健的脚步走了出来，“没想到只有你菩提一个人敢来到这里，果然都是一群废物。”

“你想干什么？”菩提问。

“你会知道的，”瘟神走过来，“而且”，瘟神再靠近一点，“你一个人也救不了……”

菩提怒火中烧，上去就给瘟神一套组合拳。最后一拳挥出的一瞬间，瘟神消失不见，“这是在地下，一旦我把气压和湿度再增加，没有人能活着离开这里，老祖不为了自己考虑，也要为了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游客考虑考虑。”

菩提冷静下来。

“还有，”瘟神露出了诡异的声音，“你一个人也救不了……”

此刻菩提格外冷静，他知道他现在必须冷静……

不久之后，武汉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急剧增多。

早晨的太阳又升起了，黄岛狐仙正打坐，“大师”，一句洪亮的声音喊了出来。

“呦，老祖来了，快坐快坐。”狐仙说。

“打扰大师修行，请大师见谅。”菩提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不是瘟神那小子的事情啊？”狐仙问。

“大师神机妙算，晚辈佩服。不知大师有什么计划。”菩提回。

“老祖啊，你看到那石头没有？”

“看到了。几年前看它就有要碎的意思。”

“是开，要放在以前早就碎了，今时不同往日啊。”

今时不同往日，菩提豁然开朗，“谢大师指点！”

2020 年的前七个月，一切都变了，人们每天提心吊胆，不愿意出门，用尽全力防止自己被感染。

菩提老祖、平度真君、莘县道人和阳信老姑再一次坐在了真君的八仙桌上。

“老祖”，阳信老姑率先发问，“狐仙是不是还在修炼？”

“大师不来，应该有她的深意。”菩提回。

“我看她就是不敢来”，莘县道人坚毅的拍了桌子，“瘟神作祟的这七个月，正好又引动风邪，使风邪亢盛的时候，霜霜已经发了三次烧了。这孩子向来皮肤紧实，极少生病，下凡十几年到去年一共才生了四次病。看她生病我心疼啊！”

“道人请息怒。”菩提说。

“我怎么息怒”，莘县道人老泪横流，“还有她那个学校，她那些老师和领导，一个个都是胆小鬼，都是废物，本来霜霜生病就不容易，还把她赶回家去，真是无能无用！”

“道人啊”，老姑说，“那学校也是为了学生吧。”

“胡说八道！”，莘县道人说，“他们想保住的只有自己的乌纱帽！什么为了学生健康，还什么为了疫情防控，一群吃里扒外什么都不会干的废物，如果他们真为了那么多，怎么不把自己的官位交出来，让能把所有事情干周全的人上自己的位！”

“道人怎么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啊？”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是什么风把狐仙吹过来了。”莘县道人擦干眼泪。

菩提见黄岛狐仙到来，连忙起身让座，“大师请坐。”

狐仙落座。

平度真君长叹一声，露出了欣慰的表情，说：“安阳，我们好久没有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了。”

“昂，上回坐一起应该是一百年前了吧。”阳信老姑说。

“是开，好久了。”黄岛狐仙也说。

“昂对，一百年过去了啊。狐仙今天过来应该带了什么好东西吧。”莘

县道人卸下包袱般的说道。

“知己莫若你们仨”，狐仙笑着说，接着说道，“不知真君敢不敢犯天下之大不韪？”

在坐的和在站的都看着狐仙。

“不敢。”平度真君叹了口气。

“狐仙有什么打算吗？”老姑问。

“老狐狸你要干什么？”道人发问，然后说：“贫道绝不会让你不顾自己的性命为所欲为的。”

“别卖关子了”，平度真君说，“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做傻事，尤其是不能在瘟神面前。”

“我太感动了。”黄岛狐仙说，说着就抹了一把眼泪。

平度真君补充道：“我只会遵从自己，曾经人们经过我的牌位前，没有一个人给我留下贡品，只有孙孙把她手里唯一一根香蕉留了下来，所以我发誓要保佑这个孩子，所以当她今年在水上乐园从高空滑下已经断气

的时候，我也像去年老姑那样，宁愿损失修为也要帮她把已经断掉的气接上，只不过逆转生死是大忌，本君损失了二十倍于老姑的修为，整整四百年。”

“我这半年没有保佑明明。”狐仙说。

“什么！岂有此理！”“你这是渎职大罪！”

……

阳信老姑和莘县道人破口大骂。

“没办法啊……”，黄岛狐仙说，“菩提啊……”

“大师请讲。”

“你知道为什么今年明明高考没考好了吧。”

“大师如此所为，必有您的深意。”

“是开”，黄岛狐仙长叹一声，“明明今年考到了山西，等明明去山西，你也跟着去，到时候瘟神一定主动现身。”

“为什么说瘟神一定会主动现身。”平度真君震惊的问。

“真君可能不知道，明明这孩子很特殊，瘟神一见到他就浑身发抖，所以明明来到狐仙洞之前，瘟神就在他身上下了很多咒语。”

“您的意思是要通过明明引瘟神现身？”菩提问。

“没错，到时候瘟神一定会在黄河边现身。”黄岛狐仙又说。

“老狐狸你怎么确定一定是在黄河边？”莘县道人问。

“因为只有那里的黄河水才能掩盖瘟神的咒语，抹去他作恶的证据。所以黄河会诱发瘟神杀害明明的企图。”

“明明如果出事儿，你岂不是就要受下地狱的酷刑了！”阳信老姑说。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黄岛狐仙说，“而且，菩提老祖虽然比我们年轻，但是实力并不比我们差，我们应该相信他啊。”

“菩提。”平度真君说。

“真君。”菩提老祖回。

沉默了好久，平度真君说：“此去凶险，千万小心。”

“菩提”，菩提顿了一下，“明白。”

（3）黄河之水荡涤瘟神罪

明明一家踏上了前往山西的火车，菩提也混在人群里上了车。漫长的车程让乘客们昏昏欲睡，但是让菩提的神经越发紧张。终于，车到站了，菩提跟随明明一家下车了，虽然来过很多次，但这一次，菩提却不自觉的流下了冷汗。菩提感受到瘟神就在这里，太行山以西已经因为瘟神的存在变得越发异常。

从来到晋中市榆次区的那一刻，明明身上的咒语就越发的明显，菩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菩提永远也不会忘记茗茗那不自主颤动的肉体和那一直睁大的双眼，瘟神的咒语就像把他全然堵住一样。

直到明明进入了山西中医学院，明明父母离开了山西，菩提依旧没有感知到瘟神的存在，又过了几天，依旧没有进展。直到国庆假期的某一天，山西中医学院依旧在军训，但是瘟神的气息竟然出现在了学校里。

学校办公室里，某个领导正在工作，他不自觉甚至可以说是不受控制的一回头，发现他的背后站着一个人。

领导吓了一跳，跪下，“大人在上，请宽恕小人招待不周之罪。”说完依旧全身颤抖。

“无妨。”

“大人到来有何吩咐？”

“我要杀死你们学校一个学生。”

“大人不可啊，死了一个学生，我的乌纱帽可就不保了啊。”

瘟神苦笑一声，说：“如果你让一个被我诅咒的人留在学校里，不用我杀，总有一天他会死在你的面前。他总会死的，你的乌纱帽总是保不住的。”

“可是大人，我求您了，我只想保住我的官位啊，您要是想杀死他，您您您，对了，我可以把他赶出学校，然后您再下手。”

“你有什么本事把他赶出去？”瘟神鄙夷的问。

“大人只需要加大诅咒的力量，我就有办法让他离开学校去医院看病，甚至通过看病的事情，设计一个圈套把他赶走都行。”

“这一切可是都是你说的，我也正有此意。”瘟神诡异的笑着说，随即便坐下施法，瘟神的手中出现了紫色的光线，随即光线消失。

通过法力的感知进行窃听的菩提知道，这是瘟神的咒语，接着菩提向他们两个所在的那个房间千里传音：“瘟神！”领导被吓了一跳，瘫坐在地上四下张望，“瘟神！你为什么要杀害明明！”

“原来菩提老祖早就来了”，瘟神笑着说，“告诉你也无妨，如果我的实力足够干掉那个孩子，我就不会费劲力气给他下咒语了。”

“原来如此。”菩提道。

“我也害怕下地狱，所以我会把他的灵魂彻底打散，这样就没有我下咒语的痕迹了。”

“用黄河水。”菩提沉静的说。

瘟神先是顿住了一下，然后镇定下来，“既然你知道了，我就不必多说了。后会有期吧，菩提小儿。”然后瘟神化成一缕烟消失了。

“这孩子不能留，这孩子不能留！他要留在学校里，不但我要丢乌纱帽，我的性命也会不保！”领导想着。

这是一通电话把领导的魂拉了回来，他接电话，电话那头传来让他舒服的声音。

“领导，我作为辅导员负责的一个班里有个叫明明的学生精神不对劲，您看这怎么办。”

领导镇静下来，咳了咳嗓子，“你把他父母找来，就算是住在新疆也找来，然后让他父母带着他去山大一院看病，记得现在立刻跟他谈话，把他怎么回事搞明白。”

“那如果他住院了怎么办？”

领导说：“你不用管，山大一院一定会让他住院，我又不是第一次利用这个医院。只要住院，至少半个月，半个月住院不能上课，我们就有理由让他休学，这样他是死是活就和我们山西中医学院没关系了，等他明年来复学的时候，不管他病好没好，只要学校轻描淡写说一句不符合复学条件，他就得再休学一年，后年他再来复学的时候，再故技重施，只要在他休学三年之后仍然不能复学，我们就可以以他不能在修业年限内完成学习为由，把他退学，然后这个学生是死是活就彻底和学校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辅导员在电话那头惊呼：“领导英明。”

明明在父母陪同下离开学校去看病了。

又过了几天，瘟神已经在黄河边施完法了。

“瘟神！”菩提坚毅的声音传来。

“你来晚了”，瘟神说，“我已经把该干的干完了。”

“你干了什么！”菩提问。

瘟神略带得意的说：“我只是把所有步骤都准备好而已，不出十分钟，明明那孩子就会失去自己的意识，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到这里来……”

“无耻！”菩提大喊。

“无耻又怎么样，从制造这场瘟疫开始，我就不是一个正人君子了，但那又算得了什么，我是瘟疫的创造者，只有我才能结束这场瘟疫，你们对我无可奈何！”说完，瘟神大笑起来。

“那如果拿你祭黄河呢？”菩提低下头压抑住心中的怒火冷静的说。

“那么瘟疫永远也不会消失。”瘟神得意的说。

菩提低下的头突然抬起，然后加速向瘟神冲去。

“你你你，你要干什么，你会后悔的！”瘟神连连后退，直到半只脚踏出了黄河岸边。

菩提飞奔而来，一脚飞踹踢在了瘟神胸膛。瘟神随即被踹飞，然后坠入了黄河。

“今时不同往日，你不用琢磨这句话了。”菩提低声说。

回到黄岛菩提寺稍作休息，菩提前往狐仙洞拜访黄岛狐仙，刚刚到洞口，菩提就听到狐仙的声音：“老祖不必多礼，请进。”进洞后，菩提惊讶的发现，平度真君、莘县道人、阳信老姑和黄岛狐仙都坐在狐仙洞里。

“安阳，老祖，干的不错！”平度真君说。

“昂对，真是出了一口恶气。”莘县道人说。

“昂，那一脚让人心情舒畅。”阳信老姑说。

“是开，总算把瘟神那厮收拾了。”黄岛狐仙说。

“各位过誉了，毕竟神治已经消失”，菩提回头看了看天，“现在已经是人治的时代了。”

天神篇

（4）民仙收徒

过了几年，到了 2022 年，被神仙庇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虽然他们长大了，但是各位神仙依旧注视着他们。

某一天，菩提拜访狐仙时询问道：“大师，我有一点不明白。 “老祖请讲。”狐仙说。

为什么瘟神会觉得明明能够威胁他，明明只是一个孩子啊。” 菩提说到。

狐仙听到这个问题笑了：“你是菩提老祖，法力比我们所有人都强，难道也想不出来吗？”

菩提回：“大师过誉了，论法力晚辈略有突出，但论经历，大师和道人四位，那是晚辈所不及的，请大师指点。”

“老祖啊，”狐仙说，“你信不信这四个孩子都有能够消灭瘟神的潜力。”

“大师此言何意？”

“现在早就不是神仙的时代了，能消灭瘟神的，只能是人。”

菩提茅塞顿开：“谢大师指点。”

“哈哈哈哈哈……”

一阵爽朗的笑声传来，狐仙听到弥勒佛来到，内心起疑。

“菩提老祖安好，此冬虫夏草敬上黄岛狐仙。”弥勒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弥勒啊，我等民仙虽为世间第一批神仙，但论法力，汝等天神地神鬼神佛等可远超于我们，而且从来不把我们当正神看待，不知弥勒佛远到寒舍山洞，有何贵干。”狐仙说。

“大师言重了，”弥勒佛解释，“虽然神界无视大师，但依然有菩提愿自称晚辈，瘟神一事，神界无视，但我始终关注。瘟神亦为民仙，但其所为，远超诸神。故我弥勒，理应摒弃诸神之糟粕，当恭敬于狐仙。”

“算你会说，”狐仙笑着说，“但言来意。”

“我请月老破例一次，这次牵线不牵姻缘，只为将四位大师的弟子，集合在同一个地方。”

“弟子？”菩提疑惑道。

“大师岂无此意乎？大师之友岂无此意乎？”弥勒佛说。

“哈哈哈，有哉，谢弥勒，谢月老啊。”狐仙说。

济南中医药学院中，孙孙、霜霜、蔡蔡、明明四个人在孙孙的舍友琴琴的介绍下见面了。他们还不知道，见面的那一刻，他们就拥有了四位庇护神仙的法力。

（5）初觉法力

明明是一个外表成熟，内心幼稚的男孩，有一种肉体和心灵的反差感。这天下午，琴琴、明明、霜霜、蔡蔡和孙孙在打羽毛球。孙孙和琴琴对打的时候，恰好碰上刮风，羽毛球轨迹变幻莫测。突然一阵风刮来，羽毛球落到了明明手里。突然又一阵风刮来，羽毛球再次落到了明明手里。明明想下一阵风不会还把球吹到我手里吧。突然第三阵风刮来，羽毛球果真落到明明手里。

明明意识到了什么，他让自己蹲在地上镇静下来，不久后他发现，风不刮了。他又凝神聚气，想让风刮起来，风竟然真的如其所想，向东南方刮去。

此时明明有了一个神奇的想法，他是否可以通过控制风向让球再一次落到自己手里。明明只是这么想想，但是真的就如其所想，他精准的控制风向的变化让球落到了自己手里。

明明很疑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霜霜是一个热情似火，勇敢活泼的女孩，时刻保持一份活力。这天晚上，霜霜在宿舍准备睡觉，但是突然她从地面感觉到和自己间隔七个房间的那个宿舍正在吵架，她能清晰的感知到那里面的动静。

她问蔡蔡听到有什么动静没有，奈何蔡蔡已经睡着。她又问其他几个舍友，她们都说没听到动静。

但是霜霜很清楚，这绝对不是幻觉。于是她决定亲自去看看，也正当走到那个宿舍门口的时候，她隐隐的听到里面在争吵。她又下意识的后退两步，因为她又隐隐的听到里面的人正在走出来。

正当她怀疑为什么自己明明没听到任何脚步却会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那个宿舍的门打开了一个女生骂骂咧咧的走了出来。

霜霜又从地面感受到蔡蔡从床上下来，她马上跑回宿舍，发现蔡蔡果然下床了在喝水。

霜霜很疑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孙孙是一个开朗乐观，认真勤恳的女孩，仿佛不曾伤心过一样。第二天早上，孙孙依然试图在一分钟之内和温暖的床分离，经过一番挣扎，她终于做到了。她打开盖子拿着水杯正要去给只有半杯水的水杯打水，突然一只蜜蜂飞到了她的面前。孙孙手持没有盖子的水杯，下意识的让杯口对准蜜蜂，自然，水倾倒了出来。但是就在孙孙惊恐水倒出来了还没来得及发出尖叫的时候，水竟然奇迹般地形成了一个水球悬浮在空中。孙孙又发现，自己竟然可以用一种自己说不清的方法控制水球的移动，

并且顺利的让水球回到杯子里。孙孙往杯子里看，杯子里的水球突然爆开，把孙孙吓了一跳。

孙孙很清楚，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她自己做到的。

孙孙很疑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蔡蔡是一个冷静沉稳，从容自如的女孩，随性而永远可靠。也是这天早上，蔡蔡正急着要走出宿舍，但是一出宿舍大门就被一块儿大石头绊倒，这块儿石头属于火上浇油，让蔡蔡怒上心头，于是蔡蔡一拳把石头打的稀碎。

这时蔡蔡也不觉得生气了，只剩下了惊讶，自己竟然可以把一块大石头一拳四分五裂成无数块儿小石头。

蔡蔡去餐厅的路上先是觉得不可思议，但很快她就意识到，这是她自己做到的。

蔡蔡也很疑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午她们四个打球的时候讨论这些奇怪的事。蔡蔡突发奇想：“我们不会有了传说中神仙才有的法力吧。”

“虽然听起来很荒谬”，霜霜说，“但我们可以试试。”

孙孙说：“可是怎么试？”

“这好办。”明明说，然后捡起一块儿石头，瞄准远处操场那边的树梢扔了过去。结果如他们所料，石头不带任何下坠的飞了出去，像子弹一样砸中了树上的鸟。

这下他们都相信了，他们四个确实都有了法力。

晚上，他们四个惊奇的发现，他们出现在了同一个梦境中。在这个梦里，狐仙、道人、老姑、真君与他们亲切交谈了四位神仙与他们四个相遇的故事。

“虽然有了法力，但是你们还需要历练。”狐仙说。

“历练之路，不容易啊。”老姑说。

“你们在世间的每时每刻都在历练，不必特意上心。”真君说。

“霜霜……”道人还没说完，霜霜就说：“完成了历练，我会不只是您

的童子。”

“好！！！”说完，莘县道人便高兴的掩面而泣。

天亮了，梦醒了，他们四个仿佛知道了法力意味着什么。

仍然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下午，孙孙像往常一样在路上走着，只不过抬起头时，她已经处在了扬沙的中央。

这时她敏锐的感觉到有一个人影在沙尘中移动，她很明确，这是一种以她自己为中心的移动。

扬沙低能见度、快速移动并且自己还处在移动路径的中心，无数不合理的因素让孙孙汗毛直立。

孙孙决定使用法力对周围进行搜索。通过法力，她的眼睛能透过沙尘看见所有物体，包括每一片落叶。

但是突然一股沙尘扑向了孙孙的眼睛，这显然是那个移动中的人早有预料。

这股沙尘让孙孙睁不开眼睛，自然也就无法对周围进行观察。

就在孙孙揉眼睛的过程中，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把孙孙往后推，孙孙后退好多步，没站稳倒地了。

此时孙孙还睁不开眼睛，当孙孙站起来的时候，她很明显的感受到左边有一股冲击袭来，但是自己根本睁不开眼，自然无法采取应对的措施。

孙孙灵机一动，用法力把空气中的水汽聚合成一个水球，然后爆开，让水打在自己的眼睛上，也打在这莫名出现的扬沙上。扬沙消失了，她也终于可以睁开眼睛看清周围。

孙孙向左看去，一股冲击正在向她飞奔而来。孙孙连忙用法力形成一道屏障，但这股强大的冲击力却冲破屏障，把孙孙击飞，让她重重的摔在好几米远的马路上。

当孙孙再站起来的时候，一个拳头已经出现在了孙孙的面前。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树林中一个光点划出一道线向天空飞去，然后在半空消失，又从消失的地方划出一道线向孙孙飞来，然后那个光点重重且稳稳的落在了孙孙面前，并且一只手抓住了袭来的拳头。

孙孙定睛一看，面前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舍友黄黄。缓过神

儿来的孙孙也制造了一个冲击，将那个被抓住拳头的人击飞数米远。

可是在那个人快要落地的时候，他竟然变成了一滩沙子。那滩沙子想要依靠吹来的风溜之大吉！！！

显然沙子的企图被发现了，因为此时沙子所处的位置气压突然增大，让任何一粒尘土都离不开地面，也就是说，风向下吹了。

然后草丛中走出了另一个人，是孙孙的另一个舍友佳佳。

孙孙的脑海里闪过一个想法：“你们两个也有法力？”

毕竟在开学的时候，黄黄的手上的美甲和脸上的粉底、假睫毛、口红都给孙孙一种不好惹的感觉，虽然后来孙孙知道这种第一感觉是错误的，但是她今天才意识到，造成这种第一感觉的是出自那运用法力的丰富经验。

“难道我要说没有吗？宝儿～”黄黄说。

那滩沙子终于知道耗不过，聚成人形了。

佳佳质问沙子：“你是什么人？”

沙子形成了人形，但是不打算说话。

一滩沙子竟然这么顽固，佳佳也是毫不客气，继续增大了压强，让沙子呈现出一种要解体但是不会解体的特殊状态。

这种折磨人的状态没过多久就让沙子打开了那闭住的口。

（6）明明北大山见山神

“我是夏津山神派来的。”

沙子这一番话让佳佳和黄黄感到疑惑。夏津山神为什么会派人来，如果是夏津山神派来的，为什么要攻击孙孙。

“夏津山神是谁啊？”孙孙问。

“我的法力就是从夏津山神那里得到的。”佳佳说。

“他说的也不像假话，毕竟都要魂飞魄散了。”黄黄说，又接着问，“你跟山神什么关系？”

“我……我……”

“快说！”随即佳佳又增大了气压。

“我是山神的弟子。”沙子说。

“那你为什么要攻击孙孙？”黄黄质问他。

沙子再也不说话，几秒过后沙子成型的躯体再次解离。

佳佳也停止了加压，她知道沙子自杀了。

“你们也是从神仙那里得到的法力吗？”孙孙问。

“是的，”黄黄说，“我是从牟平龙王那里得到的法力。”

此时的某个地方，阳信老姑和夏津山神正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我向来认为山神胸怀宽广，现在不了。”老姑说。

“何出此言？”山神问。

“山神的弟子竟然会对一个小孩儿下手。”老姑又说。

“不必多言，老姑直说就好。”山神说。

老姑喝了口茶，接着说：“堂堂山神，何必与那小小正神闹别扭。”

“笑话！”山神轻蔑道，“老姑岂不知当今我等已经不是正神？所有的正神，都是那玉帝、佛祖、菩萨的。”

“怎能不知？”

“你我统治世界的时候，那正神还不知在谁的肚子里呢！”夏津山神愤怒的说，“凭什么他们取代我们的正神之位。”

此时在马路上，“沙子为什么……”

她们三个想不明白，于是先就这么放下了。

下午孙孙去打球的时候和明明、霜霜、蔡蔡说起了沙子这件事。

“说起来最近北大山有点儿奇怪。”明明说。

“北大山，是徐志摩坠机的那座山吗？”霜霜问。

“是的，”明明喝了口水继续说，“据说徐志摩还魂了。”

“啊，真的假的。”蔡蔡背后一身冷汗，“我前几天才和霜霜去爬的。”

“等周日我再去一趟北大山，把这个事情弄明白。”明明说。

晚上孙孙回到宿舍。

“佳佳，夏津山神很仇视其他神仙吗？”孙孙问。

“不是其他神仙，准确来说，是其他正神。”佳佳回道，“每次我在梦里和他对话，他都一定会表达对正神的不满，并且态度还很强烈。我感觉他这样完全没必要，都成神仙了，有什么好争的，但他一直都这样。”

“在梦里对话？”孙孙很惊奇自己听到了什么。

“对呀，我们可以用法力和神仙们对话，只不过我只有睡觉的时候有空，所以只能在梦里。”佳佳说，然后黄黄也过来了，“不一定非要跟神仙，我们也可以用法力互相对话，就像……就像千里传音。”

孙孙决定在睡觉之前试一试千里传音。

“什么声音！”明明惊讶的说。

“蔡蔡你听到没，怎么会有孙孙的声音！”霜霜说。

“你们没听说过千里传音吗？”孙孙憋笑着说。

“真的诶，真的诶，我听到了，我真的听到了，我说话你们也能听到吗？”

明明说。

“能能能，我也听得到。”蔡蔡兴奋的说。

孙孙把夏津山神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三个。

明明突发奇想：“你们说菩提会不会是第一个被夏津山神干掉的正神。”

“对啊，菩提老祖跟狐仙走的很近，甚至就居住在同一座山上，山神最容易接触的是菩提，山神最容易交手的也是菩提。”

“看来我必须亲自去一趟北大山了。”明明说。

周日早上，明明到了北大山脚下，然后步伐坚定的上山了。

明明走到了徐志摩纪念平台。“徐志摩前辈，请您现身吧。”

树林后面真的走出了徐志摩，和那座徐志摩雕塑一模一样。“第一个敢让鬼魂现身的，竟然是你一个毛头小子。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你叫什么名字。”

“晚辈明明，见过前辈。”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实不相瞒，只要您在地上，我就能感受到您的存在，即使您是鬼魂。”

“你的法力不像是来自鲁西北诸仙的。”

“确实，我的法力来自鲁东南狐仙洞。狐仙洞附近有菩提寺。”

听到菩提寺，徐志摩两眼睁大，仔细打量着面前的小孩儿，“菩提，竟然也敢立寺。”

“您应该不是徐志摩吧。”

夏津山神意识到自己暴露了，徐志摩怎么可能对正神有这么大偏见。“确实。”

“晚辈见过夏津山神。”

山神长呼一口气。

“我是夏津山神。”

“不知山神可否放下偏见。”

“笑话，民仙和正神的分歧，怎么可能是一种偏见。”

“也对，分歧伤害了我的朋友，连偏见都算不上。”

这让山神哑口无言，过了好久，山神说：“正是因为沙子动了邪念，本山神才来到这里。”

“您口中的分歧，竟然被自己的徒弟利用了。”

“沙子已经被处决，晚辈就给本山神留点儿脸面吧。”

“当然可以，只是不知山神可否指点晚辈？”

（7）狐仙出面山神息怒

当明明提出向山神求教的时候，山神正心烦意乱，没有在意明明的话。

“晚辈可以请菩提老祖与您见面。”

现在山神在意了，因为他派沙子到济南来，最初就是为了通过明明见菩提。

“当然可以，但施招数无妨。”

“谢山神。”明明拱手鞠躬，鞠躬后起身的一刹那，便化作一道光线，快速掠过山神，而后急转弯再次掠过，每次掠过都在山神周围形成光爆。

而山神岿然不动，对明明的攻势显然感觉毫无压力，山神以自身为中心释放一道三百六十度的冲击就将明明如海浪一般的连续近身进攻终结。

明明被冲击弹开之后在空中旋转七百二十度平稳落地，紧接着就说：“正合我意。”

“什么！”山神往脚下一看，地面已经因为明明高强度的连续攻势而开裂，并且地面彻底裂开之后，下面是明明制造的一个深坑。

扑通一声，山神掉进了坑里。

明明快走到坑的边缘的时候，但是突然发现坑里没有山神，只有一堆很大的土块儿。紧接着明明脚下的土地也裂开了，并且地面之下也有一个深坑。明明摔了进去，接着大地颤动，明明听见树木倒塌的声音，然后自己所处的深坑坑口就被倒塌的树木封住了。

山神在地面现身，毕竟对于制造深坑，相比于自己，明明太小儿科了。

山神走上前去查看，刚走到被封住的坑口边缘，他就感受到坑里一股震动，下一秒，明明就从山神掉进去的那个坑里跳了出来。

在坑里明明就意识到两个坑距离很近，又想到山神肯定可以用法力感知到地下的动静，所以专门等到山神走到坑的边缘的时候才用法力打通坑间隧道，从没有封闭的那个坑口跳出来。

接着明明聚集自己和山神中间的气体，也就是增强中间的压强，然后松开压力，加压后的气体被卸掉压力后，向四面八方散开，把明明和山神推往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毕竟这样就不用担心山神下一步的近身攻势了。

“山神！”山神刚站稳脚步，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狐仙从山下走了上来，旁边还有菩提。

“是什么让狐仙亲自出山了。”山神闭上眼睛问，他要尽量的不看见菩提。

“晚辈菩提见过山神。”

“什么，”明明心中震惊，“这个看上去三十岁的男的，竟然就是菩提。”

“老祖应该给明明说明说明吧。”山神回。

“还是由山神来说明吧。”狐仙笑着说。

“也罢也罢。”山神睁开眼睛，“我们民仙是最早生活在世界上的神仙，也是最早保佑天地众生的神仙，那些正神的出现，是在我们不知道多少万年之后的事情。”

“这就是老祖这么年轻的原因吗？”明明想。

“但是那些正神出现后，他们自称正神，却名不副实，不但没有全力保佑世间，反而搞出了争权夺利的勾当，”山神愤怒的说，“并且还四处

打压我们这些民仙。”

“山神啊，”狐仙说，“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有，现在已经不是神管理一切的时代了。”

“难道我们已经连立身的位置都没有了吗？”山神吼道。

“不只是你们，也包括所有的正神。”菩提说。

“笑话，谁教你菩提的。”山神不屑一顾。

“我教的。”狐仙说。

在场所有人沉默许久，“既然是狐仙所教，”山神说，“那你菩提说说，神仙退位以后和以前有什么区别。”

“回山神，”菩提说，“以前世界由诸位来看守，现在，我们教会这些孩子们如何看守，不久的将来，”菩提顿了一下，“由孩子们来看守，再过不久，由世间生灵自己看守。”

“是开山神，神仙们已经不需要再为世间做太多事情了，自然也不需要互相争抢什么了。”狐仙说。

送走山神回府之后，狐仙和菩提离开了济南，明明也下了山，但下山之前，明明请教菩提什么时候疫情能够结束，菩提只说了十二个字——分而复合之时，即是终结之日。

（8）霜霜蔡蔡战风雨雷电

“你见到菩提了！”孙孙说。

“照这么说的话，是不是看着二三十的就是正神，看着五六十的就是民仙？”霜霜问。

“应该就是，菩提就很年轻，狐仙山神他们就很老。”明明说。

“可是什么叫分而复合之时？”蔡蔡问，“为什么我总感觉就在不久后？”

“但愿吧。”明明说。

果然，不到一个月，济南大学生因为疫情要提早放寒假了。

将要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蔡蔡怎么也睡不好，十点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了好像两个小时后，一声惊雷将她惊醒。蔡蔡起来看了看表，竟然早上五点了。

虽然外面天还黑着，但蔡蔡很明确，外面没有下雨，那声雷很奇怪。

于是蔡蔡叫醒了霜霜，果然霜霜也没睡着，并且也没有意识到已经五点

了。

所有奇怪的感觉让她们两个绷紧了神经。

想到今天学校会组织班车把学生们送到各个车站，她们决定去学校的桥上看看，毕竟学生们包括明明、孙孙和琴琴就是要在桥上上车的。

她们两个来到了桥上，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但也正是这没有任何异常，让她们越发感到异常。

果然，一道闪电突然间从天空劈了下来，并且直接劈中桥面的沥青。

多亏两人没有放松警惕，及时向后一跳躲开了。她们抬头一看，有两男两女正浮在空中，其中一男大手一挥，天空开始隆隆作响，又有一女大手一挥，天空劈下一道闪电。

霜霜和蔡蔡往两边一跳，躲开了，但是桥面的沥青已经在闪电的重创下开裂。

“看来他们四个的目标应该是我们。”霜霜说。

“可是为什么呢？”蔡蔡疑惑。

另一女也开始大手一挥，天上开始倾倒下瓢泼大雨，雨水的冲击力给蔡蔡和霜霜形成了极大的压迫。而后另一男也大手一挥，周围便刮起了呼呼的狂风。在暴风骤雨的交错下，雨水的击打、雨水落地的噪音和狂风的呼啸让霜霜和蔡蔡不但行动困难，甚至连彼此所处的位置都无法辨别。

天空又开始隆隆作响，蔡蔡擦去眼睛上的雨水，发现霜霜马上就要昏倒在地，可是抬头一看，一女大手又是一挥，蔡蔡知道闪电又要降下，并且在暴风骤雨中躲无可躲，即使自己躲开了，霜霜马上就要昏倒，也无法避开。

危急之下，蔡蔡用尽全力，向霜霜撞去，撞击的一瞬间形成的相互作用力，使得两个人向截然相反的桥两边滚去，撞到桥墩子上，正好避开了劈在中间的闪电。

霜霜也清醒过来，她意识到如果能将他们四个所在的高度降低，就可以破解当前被动的局面，与他们正面交锋了。于是霜霜施展法力，让附近的气流急剧下降。他们四个的高度确实开始下降了，但是不久之后，便开始施展更大的暴风骤雨。在这种情况下和他们硬碰硬正面交锋必输无疑。

蔡蔡见情况不妙，脑袋飞速运转的过程中，霜霜没有了力气，下降的气流消失了。但是下降气流消失的一瞬间，蔡蔡制造了同样强烈的上升气流，四个人被吹上高空。

蔡蔡想对了，下降气流之所以不能把他们牵制到地桥面上，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想下来，在给自己制造上升气流，既然这样那就别让他们下来了，顺从他们上升的欲望，让他们远离桥面。并且蔡蔡又想对了，近地面释放闪电产生的强大威力可能误伤自己，所以霜霜释放下降气流的时候没有闪电被制造出来。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过于远离地面的时候，瞄准也会变得困难。

果然，因为远离桥面，闪电的力量减弱，并且误差变大。可是紧接着，闪电噼里啪啦一个接着一个的降下，虽然一道也没有击中霜霜和蔡蔡，但是很明显，闪电降下的频率加快了。

“他们想用频率的提高弥补威力的减弱。”蔡蔡意识到。她急忙拉着霜霜躲到下面的桥洞。

强烈的狂风暴雨雷电不停降下，但是桥是钢筋混凝土建造的，不仅强度大，能够承受闪电击中瞬间产生的冲击力，而且能将闪电传导进地面，所以霜霜和蔡蔡终于有了一丝喘息的余地。

几分钟后，霜霜观察到，风雨雷电连续的轰击，终于使得桥体开裂，如果他们继续轰击，桥体坍塌把她们两个压在废墟之下是迟早的事情。

眼看裂缝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蔡蔡和霜霜屏住了呼吸，紧紧握住彼此的手，她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桥体真的要坍塌，那就一跃而出，沿河道向下逃跑，因为这条河道，从来都没有水。

可是霜霜突然感受到，大雨让上游河水泛滥了。没办法，霜霜一不做二不休，捡起一块儿石头砸向上游河道，上游河道产生了坍塌，正好堵住了向下游滚滚而来的洪水。“没办法了，疏通河道的事情就交给市政吧。”霜霜长舒了一口气。

她们的手依旧相互紧握，再等几分钟，这座桥就要被轰击的四分五裂了。

轰击停止了。就在那么一瞬间，轰击停止了。霜霜和蔡蔡不敢相信，这座桥马上就要塌了，轰击竟然停止了，霜霜谨慎的探出头看去，那两男两女已经消失不见。

“终于结束了。”霜霜说，然后瘫坐在地上。

“不对，还没有结束！”蔡蔡突然意识到，班车马上就要行驶进并停到这座桥上。

蔡蔡用自己仅剩的力量，通过法力把河道里的沙土石块填补到桥体的裂缝处。

“班车要来了！”霜霜也用自己仅剩的力量把所有能用来修桥的东西补到桥体上。

第一辆班车开到了桥上，紧接着第二辆第三辆，一共停了六辆大巴。目前看来，桥体是能够撑住的。

霜霜长呼一口气，呼完气的一瞬间，一个小土块落到了她的头上，霜霜刚刚放松的精神又警惕了起来。她意识到，那不是幻听，是货真价实学生的声音，数百学生也会踏上这座桥，其中就有琴琴、孙孙和明明。

霜霜急忙用法力创造上升气流支撑桥体，但霜霜已经几乎精疲力竭，撑起一座桥很困难。蔡蔡见修桥无望，也开始用最后的力气支撑桥体，毕竟现在能够支撑桥阻止其坍塌的只有她们两个，能够让琴琴、孙孙和明明安全离开的，也只有她们两个。

“孙孙他们上车了。”蔡蔡说。

“车发动了。”霜霜说。

车走了，桥上空了，她们两个也可以休息了。

她们两个躺在地上。

“多亏我们不坐第一趟车，现在我们可以慢慢修桥了。”霜霜说。

（9）龙王降甘露平瘟疫

人们都回家了，莫名其妙的都回家了，很难不往这是瘟神最后的反扑这方面想。虽然这场反扑并不能对人间造成什么很严重的后果，但也足够在一段时间内扰乱人间的秩序。

连瘟神从来没想过，自己的杰作这次竟然蔓延到了天涯海角，无孔不入。这要放在几百一千年以前没有西医而且只有中医一家独大的时候，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也正是这种成为现实的不可能，虽然他已经烟消云散，但他的力量依旧能够在世间盘旋。

因此，当北京的学生们被外国人利用的时候，通过游行示威迫使疫情防控放松的时候，瘟神笑得合不拢嘴。当瘟神又听到“新冠应该叫感冒”的时候，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自己的杰作，自己能不清楚吗？自己的杰作比感冒厉害几十倍几百倍，自己能不知道吗？

瘟神知道，感染新冠的人们越来越多，当他们的喉咙如同吞下刀片，他们的嗅觉味觉逐渐消失的时候，当他们意识到这根本不是感冒的时候，当他们意识到所谓的感冒是一种欺骗的时候，天下一定会大乱。但他现在最关注的，是已经回到家的明明，他迫切的想看到明明被自己的咒语折磨死，这样就没有能够威胁他的人了，即使自己失去了肉体只剩下了力量。这也是瘟神执迷于不停对明明下咒语而且下一条又一条咒语的原因。

“是什么底气让狐仙竟然还有闲情逸致叫我过来喝茶。”

“龙王远道而来，理应先喝杯茶。”

“你不担心明明吗？”牟平龙王说。

“龙王先喝茶吧。”狐仙回。

由于瘟神咒语的加强，明明回家后，心神不宁，魂无所依，甚至和琴琴闹掰了。明明的情况日益严重，虽然他不知道自己身上有瘟神的咒语，但他也在想办法拯救自己，直到他想到了电休克，并且又发现附近的六汪镇有一家精神病院能够开展电休克治疗。

不过明明想的可不是去六汪乡镇卫生院做电休克。他去六汪住院了，以进行电休克治疗的名义住院。六汪乡镇卫生院的院长知道他是来医院做电休克的，亲自为他办理的住院。

入院之后，院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这里住院要听话”。

这可正中明明下怀。因为明明知道，人越是强调什么，就越说明他缺乏什么。院长强调住院要听话，正是因为在这里住院的人很少听话。随后

明明在病房里四处溜达，亲自观察这里的患者是什么状态，这里的医护人员又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又用法力通过地面和墙壁，感知到了其他病房的患者是什么状态，以及其他病房的医护人员是怎么工作的。

最后明明得出结论，这家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根本不把患者当人看，所以听话的很少。

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明明兴奋的躺在病床上，双手顶住自己的太阳穴，通过法力，明明对自己的大脑释放了电流。

“电休克哪用得着他们那群不三不四的东西？”明明想。

随即明明昏睡了过去，果然，明明昏睡这二十天，没有任何人叫他醒来。

“难怪瘟神要给他下咒语……”牟平龙王说。

“龙王看到了吗？”狐仙说。

“看到什么？”牟平龙王问。

“当然是咒语。”狐仙说。

明明身上的咒语，在明明对自己放电的那一刻就被法力打散彻底消失了。

“孙孙、霜霜、蔡蔡、佳佳和黄黄她们五个应该都被瘟神袭击了。”狐仙喝了口茶，接着说。

“狐仙曾说，现在是人治的世界……”龙王也喝了口茶，说。

“你记得平度真君和阳信老姑怎么损失修为的吗？”狐仙问。

“说的在理。”牟平龙王随即施法降下一场甘露驱散瘟疫毒邪。

“龙王果然还是那个龙王。”狐仙笑着说。

“瘟疫马上就会过去了，现在我比较在意那风伯雨师雷公电母为什么要袭击蔡蔡和霜霜。”牟平龙王说。

（10）第一次寻常的出游

疫情过去了，突然的就过去了。人们不知道是该欣喜还是该担忧，三年不曾过去的瘟疫，在一夜之间消失，人们先是议论纷纷，可是过了不久，人们也终于接受了疫情过去的事实。虽然认识转变的整个过程进行的并不顺畅吧。

济南的大学开学了。和以前相比，没有了封控，没有了核酸检测，学生们去千佛山，去大明湖，去所有曾经想去但没去的地方。

孙孙、霜霜、蔡蔡、明明成功被天桥区新开的庙会所吸引，他们四个本打算周日再去，但他们总有同学周六就去，从他们拍的照片中得知，那个庙会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意思，加上天桥区太远了，他们就决定不去了。

周日，蔡蔡和朋友出去玩了，孙孙他们三个和往常一样去羽毛球场打羽毛球。本来就想出去玩的明明，依然想出去玩，于是他建议，“我们四点去商业街溜溜吧。”

“你是不是想出去了。”孙孙问。

“确实。”

他们来到了商业街。

这是明明第一次在商业街正经八百的逛悠。他们三个每人买了一大桶鸡柳，找地方坐了下来。

“明明，你复读了两年？”霜霜问。

“没错，我上了五年高中。”明明说。

她们两个知道明明复读过，但从来没问这五年发生了什么。

“你之前没想过去做电休克吗？”孙孙问。

“当初哪能跟现在比？”明明说，毕竟神仙们一直没有跟他们几个说过瘟神诅咒的事情。

“甚至当时都在学校自杀过。” 明明继续说。

“自杀？”霜霜和孙孙睁大了眼睛，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不过复读这年好了。”

“怎么好的？”

“这就说来话长了。”

“那你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的话，就是……有心事了。”

“有心事了？”孙孙说。

“还是说来话长吧。”霜霜说。

“我初二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明明说。

“怎么又初二了？”

“你们先让我说完，”明明继续说，“她俩是双胞胎。”

“你喜欢的姐姐还是妹妹？”霜霜瞬间来了兴致。

“妹妹，但是高中的时候跟她姐姐在一个学校。”

“那妹妹去哪里了？”孙孙也来了兴致。

“去一中了。你们为什么这么兴奋？”

“然后呢然后呢？”

“我一直都觉得她们两个是一个人，但是去年情志学课上做的调查让我意识到，她们两个不一样。”

“这跟复读有什么关系？”孙孙问。

“我有一个朋友叫硕硕，她是一个好人，好到其他形容词在她面前都暗淡无光。她曾经问我你跟几个人说过我喜欢你，我说四个，都是短头发。她说，初恋会影响择偶标准。”

“四个！”霜霜和孙孙惊呼。

“不只四个。”明明说，随即又是一阵惊呼。

“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如果没有她们的话，我不可能在学校里硬撑三个月不休息。”

2022 年春天，明明所在的超然复读学校本该每一个月让学生放假的，但是因为疫情反弹，黄岛的学生必须留校继续学习，而后全山东疫情反弹，复读学校全山东招生，所以后续两个月所有学生都不能离校。

正是因为疫情反弹，所以在学校里一连待了三个月。“在学校关着会让病情加重，我就总莫名其妙觉得人家对我有意见。”没错，明明所遭受的病情正是来自于瘟神下在他身上的咒语。

“那你怎么办的？”霜霜问。

“没法办，就去试探试探，试探多了就把人家试探恼了。”

“所以就只能转移目标。”孙孙脱口而出。

“是开，可是你为啥那么兴奋。”

“继续继续。”霜霜也兴奋起来。

“如果不是她们让我有心事的话，我根本不可能在学校撑三个月。”

明明继续说：“不过说起来我得感谢好人硕硕，如果不是她，我还意识不到短头发这个问题，说到底是她点醒了我。”

“然后就是情志学那个调查，虽然调查用的网络沙盘是没有灵魂的沙盘。我一直觉得她俩双胞胎是一个人，但我在沙盘上放房子的时候还是意识到，这个房子是给她放的，不是给她姐姐放的。”

“不过说起来你这也没什么问题，虽然整个过程听起来很花心……”霜霜说。

“花心啥。我一没胡言乱语，二没伤害他人，都是只在心里憋着，怎么能算是花心。而且说到底，一切的一切，不都是因为忘不了最开始的那个吗，我是很专一的。”

“也是，都是短头发，跟最开始的那个一样。那你还想最开始那个吗？”霜霜问。

“暂时不想了。”

“没事儿，真有缘分迟早就见面了。”孙孙说。

是开，迟早啊……

（11）四个人认识以来首次一起去逛街

“啊，你们孤立我……”蔡蔡笑着说，“明明的故事你们竟然一个星期了不和我说。”

“不是啊，”霜霜说，“我们只是……忘了。”

孙孙笑的捂肚子。

“要不我们再去商业街？”明明说。

“好吧，原谅你们了，”蔡蔡依然笑着说。

“我们要去鬼屋吗？”霜霜问。

“鬼屋？”孙孙也问。

“你们进鬼屋，我在外面看书。”明明说。

“你竟然能在鬼屋外面看进去书，”蔡蔡说，“难以置信。”

他们真的，单肩包里装着明明的书去了鬼屋。

没有想到，这个春季学期四个人首次一起去逛街，或者说疫情结束以来四个人首次一起去逛街，甚至是四个人认识以来首次一起去逛街，竟然会带着一本书。

鬼屋里面，“啊”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们三个进去了，而明明，则自己坐在鬼屋门口，耐心的看书复习。

鬼屋里面，“啊”的声音依旧此起彼伏。正入迷复习的明明，突然间通过法力感受到一股气流从脸前划过，于是他快速的伸出左手，就正好抓住了一颗快速飞过的网球，明明左手的手心抓住网球，而手背方向，有一个孩子正蹲在地上玩耍，当小孩的妈妈快步赶来时，她很庆幸自己的孩子没有被网球砸到，因为他在楼层另一边的时候，就发现网球被一个小朋友猛力击出，她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几乎要崩溃了，因为距离太远，她无能为力。

庆幸的是，孩子被救下了，并且是被正在看书的明明给救下的。

鬼屋里面，又响起了一阵“啊”的声音。明明把左手收回，放下网球，眼睛依旧入迷的盯在书上。小孩的妈妈看了看明明，看了看明明手里的书，没有打扰他，抱着孩子走了。

她们三个终于从鬼屋里出来了，正好明明看完书。他们继续逛街，竟然

发现了一家佳乐家，他们进去后才发现，学校的物价居然那么贵。

稍微买了一点东西，从佳乐家出来后，一排抓娃娃机映入眼帘，蔡蔡果断的兑换了十个币，她看出明明是今天运气最好的人，所以他请求明明帮自己抓一个。

明明经过几番挣扎，最终把那两个币投了进去，然后他屏息凝神，在反复确认爪子已经位于最佳位置的时候，果断按下了启动键。爪子缓缓下降，落到了一个娃娃身上，然后爪子上提。

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此时，上提的爪子，把娃娃夹起来，稳稳的送到了出口。他们四个沸腾了。

霜霜也想获得一下明明的运气，于是也请你帮自己抓一个，明明对各台机器进行慎重观察和反复思考，最终确定了目标，两个币被接坚定的投了进去，校准、操作，启动键按下，爪子缓缓下降，但是没有抓到任何东西。

然后爪子开始上升。就在上升的过程中，调皮的爪子把一个茄子状的娃娃给带了出来。四个人又沸腾了。

虽然孙孙只在旁边看着，但明明觉得谁也不能缺，于是自己又去兑换了

几个币，可是现在他没有运气了，所有币都用完了也没抓上来，在最后两个币的时候，他想过用法力把娃娃推出来，可他没有那样做。

毕竟……

法力不是这么用的……

（12）应援会明明战雷公

中午，明明打开手机，然后瞬间睁大了眼睛，盯着群的消息，“这是啥？”，他又仔细一看，终于明白了“应援”是什么意思。

虽然孙孙不追那三小只，但是吧，孙孙其他学校的朋友喜欢凑三小只的热闹，所以她决定晚上去操场看看。

虽然明明不追星，但是吧，明明喜欢凑热闹，所以他决定晚上和孙孙一起去操场看看。

晚上五点半，他们俩经过好几分钟的迷惑位移终于碰面了。

此时，操场的人还不是很多，也就一个人在坐着，几个人在跑步，一群人扛着旗走了过来……

一群人，还扛着旗。估计就是那些人了。

他俩凑了上去，还没凑过去，音响就响了起来，大声播放着三小只的歌。看来就是这群人了。

而且让孙孙没想到的是，明明竟然对三小只的歌那么熟悉。

人越来越多，音乐之外声音也越来越嘈杂，但就在这嘈杂中，明明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仿佛天空中雷霆在低鸣。

明明心头一紧的向不和谐声音所在的空域看去，一个人在夜空暗淡的云彩里若隐若现。

他移动了，他正向这边缓缓移动而来。

“这绝对是袭击蔡蔡和霜霜的四个人里打雷的那个。”明明预感到。

“如果和他在操场上开战，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里，明明的精神紧张了起来，操场上还有这么多人。他开始飞快的思考对策，一分一秒都不敢耽误，如果他是一台电脑，他的中央处理器绝对已经烧了。

孙孙去校门口接她的同学，孙孙离开后，明明接着就向天空看去，那个人已经移动到了操场的东侧。

看来自己必须去迎战了，而且要想确保所有人的安全，必须在孙孙把朋友带到操场来之前解决他。

如果一对四的话根本毫无胜算，但是一对一胜算还是很大的。

明明走出操场，走向操场观众席的后面，那个人所在空域的正下方。此时，夜晚大大小小的云正在风的吹动下向他飘去，明明放慢了脚步，他在等待时机。

他依旧处在原位，但是现在，他被夜晚的云彻底环绕。“或者说，他已经被云淹没了。”

明明果断使用了当初和山神交战使用的招数——快速掠过。

和上次一样，由于速度太快，明明向天空飞去的一瞬间，自己所处的地方产生的极高亮度和响度的光爆，就这一瞬间，光爆出现前还在地面的明明，光爆后就不见了，因为他正在飞快的飞向那个位于空中的人。

云中那个人没有移动。明明冲了上去，在快速掠过后的一瞬间释放范围不大但威力强劲的爆炸，并产生耀眼的爆炸光芒和响亮的爆炸声音，反复的快速掠过使得云彩从地面上看一闪一闪的，还能听见微微的轰隆轰隆声。

他还是没有移动，因为他知道，明明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并且还是在自己处于空中的优势情况下。可是突然间他又发现，明明没有攻击自己，他一直在攻击淹没自己的云彩。他终于意识到明明攻击的目标一直都不是自己。地面再次产生光爆，明明平稳的落到了地面上。

他本想在空中释放雷暴，可现在他不能了，因为淹没他的云彩在明明的反复轰击之下被挂上了大量的电荷，如果现在释放雷暴，就相当于引爆了整片云海。

但是明明的目标本就不是想让云彩被引爆。快速掠过就意味着，明明冲向天空就是攻势的开始，平稳落地就是攻势的结束。在明明落地站好后，云海内就产生了数量和威力堪比雷暴强度的雷。

驾驭雷的神仙竟然被雷击败，重重的栽到地面上，使得尘土飞扬。“我雷公从未遭受这般。”飞扬的尘土中，雷公冲了出来，向明明所在的地方冲来，要与明明近身作战。

雷公冲上来便气势汹汹连续冲拳，明明一边后退一边揉手化解，雷公一腿踢来，明明转身用手拨开，后贴身移步到雷公身后右脚一蹬，雷公便飞出几米远。雷公再次冲上来，左右两拳都被明明拨开，后又两拳正面冲击，被明明双推掌顶开。借后退的力量蹬地加速，雷公右脚踢来。可是这一腿被明明双臂防御，明明接下这一腿飞出几米远，才知道这一腿被雷公通过法力带上了雷。

两人分开了一段距离，雷公拿起身边的短铁棒，明明见状也拿起了身边的长木棍。雷公单手持棒，冲上去迎面劈棒，明明迎面格挡拨开后，左

右开弓连续进攻。雷公一边后退一边左右拨开明明的连续进攻。明明花棍移动位置，过程中有一瞬间背对雷公。雷公怎么可能放过这绝佳的时机，又使用法力给铁棒带上了雷。雷公选择铁棒不是为了使用铁棒的硬度和强度，而是为了利用铁棒的导体性质让雷可以在铁棒上快速布局。雷公将铁棒劈下，明明也是料到了，迅速换手用木棍挡在自己背上防住雷公劈棒。雷公顿时慌了，因为明明的木棍不是导体，雷公的法力不能传导到明明身上，这就相当于明明用一根木棍挡住了雷公的强雷轰击。

明明交换两手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为了下一招横扫千钧。这一击，明明把法力距离到了混的前端，一击抡出去，雷公被击飞进了器材室，没等落地就飞出器材室逃走了。

明明丢下手中的木棍，快速跑回应援人群，此时孙孙正好领着她的朋友走过来。

最后应援顺利的结束了，没有再被任何打扰顺利的结束了。

（13）孙孙介绍正神界

“这雷公可是玉皇大帝的手下。”牟平龙王说。

“可我想不出玉皇大帝的手下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这里？”黄黄说。

“我也觉得奇怪。”牟平龙王喝了杯茶。

“龙王能告诉我正神们的具体情况吗？”黄黄问到。

此时在餐厅，明明正要去打饭，打饭的窗口还有一个穿着西服的女人在排队，打完卡付完钱，明明听到有人说：“你是不是那天在商场看书？”

明明回头一看，自己并不认识这个人。

“如果不是你，我的孩子就被网球砸伤了。你叫什么名字？”

明明想起来了自己徒手拦截网球的事情。“我叫明明。您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学校？您好像不是老师吧。”

“我看你的书只有这个学校能教，正好我的同事邀请我来讨论事情，所以我打算碰碰运气，结果我的运气还不错。经过讨论，明明同学，我代表主办方市中区残联正式邀请你作为志愿者参加‘英上助残’活动的开

幕式。”

“真的吗！”明明很吃惊，“我可以再带几个好朋友一起当志愿者吗？”

“当然可以，好孩子的好朋友，肯定也是好孩子。”

晚上，明明和孙孙蔡蔡霜霜说了这件事情。

“什么时候去啊！”霜霜激动的问。

“运动会之后。”明明说。

“啊……那我不是还得给学生会干活。”霜霜说，语气里带着沮丧。

“什么活？”明明问。

“就那边，学生会在干活，只不过当官的都在偷懒。当官的要做的，就是使唤下面的人。”蔡蔡说。

“学生会那也叫官？学生会连个灰都不算。也就是说学生会的人还没在党政军正经当个一官半职就有了当官的脾气？”明明说。

“可以这么说。”霜霜说。

“不给他们点儿威慑还反了那些老巫婆了。要不等会儿咱们跟着霜霜一块儿，让那些老巫婆一看就觉得霜霜不好惹。”明明说。

“好！”孙孙说。

他们四个吃完饭，浩浩荡荡的向目标方向走去，本来很郁闷的霜霜，有他们三个帮着干活，也不郁闷了。

干活的过程中，孙孙说：“黄黄今中午问了牟平龙王正神的事情。”

他们三个警觉起来。

“牟平龙王怎么说的？”，明明问。

“龙王说：‘正神分三界神和佛家神，三界神分成天地鬼三界，最厉害的是天神的三清——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但三清不负责管理世界，真正管理世界的，是三清之下的六御，分为“东、南、西、北、中、地”六御，六御之下就是四值功曹、五岳大帝和二十八宿等其他天神。六御最高的是中央的玉皇大帝，那次袭击蔡蔡和霜霜的雷公电母风伯雨师都是玉皇大帝直属的手下。’”

“那就是雷公电母风伯雨师？”霜霜震惊的说。

“对，”孙孙继续说，“天神中和六御齐平的有五方五老，但他们也不负责管理世界。地神的最高统帅是姜子牙，是五方五老之一的东华帝君未来的接班人。姜子牙之下还有蓬莱三仙、四海龙王等等。”

“那鬼神呢？”蔡蔡问。

孙孙继续说：“鬼神的最高统帅是酆都大帝，下有五方鬼帝、十殿阎罗等等，再往下还有崔珏、钟馗、孟婆、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

“鬼神的组织架构就这么简单？”明明问。

“确实，不过鬼界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地藏菩萨不在佛家在鬼界。”

“地藏菩萨又是谁？”明明问。

“三界之外还有一个佛家的世界，佛家最早的统帅是燃灯佛，燃灯佛死后，由现在的如来佛接手统帅之位，如来佛有药师佛和阿弥陀佛辅佐，三位佛又各有两位菩萨辅佐。如来佛未来的接班人是弥勒佛。如来佛之下有其他诸佛、十八罗汉和其他弟子。而地藏王菩萨，虽然属于佛家神，

但是他发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现在还在鬼界。”孙孙说。

“不过正神和道人、老姑、真君、狐仙他们民仙到底有什么恩怨？”霜霜问。

孙孙说：“这个问题佳佳详细问过夏津山神。山神的回答是，正神出现之前，民仙已经存在了不知几万年，所以民仙看起来老，正神看起来年轻。民仙所做的很纯粹，就是护佑天下苍生。可正神出现之后，带来了一股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的不正之风，甚至有的正神为了利益，都敢对天下苍生食肉吸髓。正神虽然也在护佑世界，但是相比于民仙，做的并不好，甚至不称职，但尽管这样，正神们依旧厚着脸皮抢夺民仙的位置，甚至对民仙赶尽杀绝，正是因为民仙和正神有这样的矛盾，所以他才那么抵触正神。‘厚着脸皮’这四个字是山神说的。”

“我倒想知道菩提老祖属于三界的哪一界？”蔡蔡问。

“菩提老祖现在只是一个正神，不属于任何一界。不过他和民仙走那么近，不被开除神籍就已经不错了。”孙孙说完，他们四个都笑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定要见见黄黄和佳佳。”明明对她们三个说。

（14）英雄山孙孙霜霜明明大战风伯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引出来？”

“你确定吗？”蔡蔡问明明，“你打算什么时候引他们出来，我们一块儿。”

“明天去当志愿者的时候。到时候我们会去英雄山参观纪念馆，那里地形开阔，可以好好斗一场。”明明说。

“啊……那天我要去看演唱会，要不我不去了去帮你们吧。”蔡蔡担心的说。

“我认为不用，我查过那一天白天是晴天，这就意味着他们肯定不能四个同时出现，因为他们一旦同时一起出现，单单是天气的变化就会让他们暴露。但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引他们几个出来。”明明说的很坚定，像是要大干一场的样子。

晚上，明明和狐仙千里传音，狐仙则直接把他拉进梦里。

“大师好。”

“呦，明明来了，快来坐。”

“明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请教什么问题也先坐下。”

明明坐下了。

“来来来，葡萄。”狐仙继续说，“这可是大泽山的葡萄，平度真君送来的。”

“谢谢大师。”明明拿起一颗葡萄，却发现这紫色的葡萄里面通绿通绿的，明明又摘下几颗，发现这串儿葡萄虽然外面看紫的发亮，但是其内部绿的透光。

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摘了好多了，“谢大师。”明明恍然大悟。

告别狐仙后醒来，已然是早上五点半，天已经亮了。明明下楼环顾四周，确定周围没人注意到自己之后，使用法力掀起一阵呼啸的风后潇洒离场。至于这个风强到了什么地步，强到了大学城所有的学校都清晰的听到了这阵呼啸。

“你们谁刮的风！”蔡蔡朝他们三个千里传音，“我打车去演唱会，车都被刮熄火了！”

“不是风伯吗？”霜霜问。

“不是，是我。”明明说。

“你刮风干啥，我都被吓醒了。”孙孙笑着说。

“一串葡萄之所以被摘下，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从外面看起来是紫色的。”

“就是说你要和风伯斗风，通过展示用风的实力，把风伯引出来？”蔡蔡说。

“是开。”

“对呀，大晴天的，只有风伯跟我们打起来他们不会暴露，因为大风只会让天空更晴朗。”霜霜说。

果然四个人聊着天的过程中，风伯的一阵风呼啸而来。明明也毫不示弱，刮回去一阵剧烈的风。

孙孙、霜霜和明明打一辆车前往英雄山山脚下开幕式会场。等车的过程中，又一阵剧烈的风刮来。

这一次反击风伯的是孙孙。如果说风伯刮风是要展示威力，那明明他们刮风就是要制造声音，通过声音告诉风伯自己所处的位置，让他来找。越是狭窄的地方，声音越大，他们所经过的高速公路行于山间，正是天然的扩音器，并且一阵风可以让车跑的更快。于是三个人和风伯一来一往，一直进行了六个回合。

到了“英上助残”开幕式现场，风伯又刮来一阵风，明明他们三个是所有人里，除了特教学院的人，唯三从学校邀请来的，因此他们三个被选为志愿者代表发言。

发言的过程中，明明以树林为纸，以风力为笔，写下“上山”二字。

三人演讲毕，掌声毕，随即风毕。

所有人坐车上山参观纪念馆。上山的过程中，孙孙仔细观察周围的地形。

所有人安全的进了纪念馆。明明在最后，后脚刚踏进大门，就朝门口使用法力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这样风就不能通过这个不大不小的门吹进来了。

参观完毕，孙孙、霜霜和明明警惕的观察着四周，直到确定所有人安全下山之后，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你们果然在这里。”

他们朝声音的方向看去，一个人正站山路上。

“见过风伯前辈。”明明首先上前问候。

“你们让雷公落荒而逃，难道又动了我的心思了？”风伯说到。

“非也，晚辈只想询问风伯：诸神在此，意欲何为？”明明冷静的说。

“清理门户。”说完，风伯手一挥，一股强风从他的后面吹来，吹的孙孙他们连连后退。

“小小民仙，竟然也敢收凡人为徒，和天庭作对。”风伯说完，风力增强了一个层次。

“民仙一日不除，神界一日不宁。”风伯说罢，风力又增强了三个层次。此时孙孙他们三个，只能躲在柱子后面抵御强风。

“你们说他会不会把这座山给削平？”孙孙在呼啸的风声中大喊到。

“风伯！难不成你要削平这座山！你知道如果山体滑坡会有什么后果吗！”明明朝着风伯喊过去。

“无非就是十条人命罢了。”风伯平静的喊道。

果然正神不但做的不好，甚至还不称职。

“所有民仙都要除掉，和民仙有关的人也都要诛杀！”风伯大喊。此时，纪念馆受风的墙壁突然垮塌出一个大洞，内外的所有玻璃几乎同时全部被风吹裂。

见他们三个没有动静，风伯停止了风力上前看去，果然他们三个，通过墙上的洞进入了纪念馆。风伯见状，将风力通过墙洞，直接输送进纪念馆内部。

风力越来越大，风伯却没有感受到纪念馆内部有人移动，这说明他们贴着墙壁，见状，风伯又加大了风力。显然，风伯并没有进过纪念馆，所以他意识不到，三人就在其侧面一墙之隔。霜霜一拳打在墙上，通过法力打开一个大洞，风伯吹进的强风，通过这个大洞喷涌而出，把风伯重

重的砸在柱子上。

三个人趁着这次机会跑到了树林子里，而风伯缓了一口气，继续向他们跑进了树林子里吹强风。孙孙他们躲进树林子里是有道理的，因为树林是对付风的天然屏障，能够有效的降低风速和减弱风力。

三人也缓了一口气，可是突然他们意识到，风变弱了。这时霜霜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风伯纵火了。确实，此时风伯站在柱子旁，左手拿着捡起的地上七零八落的纸片，右手还没有关掉打火机。

孙孙也是快速反应，使用同等力量的风抵消了风伯的风。现在火势暂停了蔓延，风伯见状，加强了风力，霜霜也加强风力。论及法力，孙孙一个人肯定比不过风伯，但是三个人可以。

风伯使劲加力，他们三个也使劲加力，风伯必然是用风高手，三个人合力也不见得能敌得过。但他们三个从来没想过和风伯斗风，“应该可以了吧”，孙孙暗示现在可以停手了。从风伯的角度看，自己的风积累了强大的能量，三人施加的阻力突然消失的一瞬间，大量的能量瞬间释放，自己纵的火，一下子又被自己给吹灭了，而且正好熄灭在孙孙他们的面前。

孙孙他们三个走出了树林，风伯也走上前，他们站在了同一条大路上。

双方站定后，风伯快步冲来，霜霜迎头而上，一击长拳和风伯的拳头顶在了一起，然后霜霜意识到，风伯的法力正好聚集在拳头上，也就是说，风伯拳头带风。这股风把霜霜顶出几米远。

明明接着冲了上去，他没有和风伯硬碰硬，而是和风伯的近身纠缠，由于近身纠缠，风伯多次想要从拳头打出风力都被明明化解。但是明明能化解风伯，风伯也能化解明明。

紧接着风伯见近身纠缠难解难分，便把法力从拳头分散到了手掌，接着对明明双推掌使用风力将明明推飞出几米远。

明明飞出去的同时，孙孙一个前滚翻从明明下方翻到了风伯身后，接着一击寸拳，于方寸之中聚合法力，将风伯击飞几步远。风伯转身，还没有站稳，孙孙又快速连续冲拳对风伯猛烈进攻，然后孙孙将法力聚集在最后一拳上全力打出，将风伯击飞几米远，落地后的风伯借助地面弹起自己的反弹力飞走了。

尘埃落定，正神确实要消灭民仙……

（15）美术馆蔡蔡突袭雨师

“这怎么办，正神真的要消灭民仙，那莘县道人他们民仙岂不是很危险。”霜霜说。

风伯虽然匆匆逃走了，霜霜他们三个却走得很慢，依然在山上。

“我也比较担心他们……”明明若有所思的说。

此时离完全下山还有一半的路。

“我们在这担心也没用啊，”孙孙说，“他们也那么老了，肯定能想到应对的方法的。”

确实，他们完全没必要担心民仙们。

“那我们去千佛山吧。”放心下来的霜霜提议。

下山后，他们踏上了去千佛山的公交车。

下了公交车，他们决定先找地方吃饭，不过，她们几乎同时意识到，现在的气温比平时这个时候要高，并且绝对不是正常的近中午气温。

“雨师是不是主管下雨？”霜霜突然问到。

这一问，还有这天气，让三个人都警觉起来。

“难道雨师就在附近？”明明说。

“在山上。”孙孙说。

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三个加快了上坡的脚步，往千佛山入口跑。

可是上坡到了入口处，一个风度翩翩的女性从从山顶迅速飞了下来稳稳落在三人面前。“她就是雨师。”霜霜警惕的说。毕竟上次交手他们四个的力量使得蔡蔡和霜霜陷入绝境，雨师主动出现，谨慎一点总是好的。

背对着他们的雨师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又飞走了。霜霜他们三个赶紧追了上去，就在雨师的踪迹已经不见了的时候，已经消失的雨师又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雨师又向前快速飞走，他们又追，就在雨师的踪迹又不见了的时候，已经消失的雨师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

明明有了一个奇妙的想法。他提议去右手边这家餐馆吃饭。虽然很想继续追，但是孙孙和霜霜也又累又饿的不行了，所以他们决定去吃饭。

果然，明明两笼小笼包下肚，抬头一看，雨师正站在店门口。

明明和她千里传音：“直接说个地方吧前辈。”

“美术馆。”雨师传音完就走了。

既然雨师都把地方指明了，他们也没理由不去了。

吃完饭，他们坐车去了山东美术馆。

其实，刚刚进入美术馆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什么头绪，毕竟如果要淹没美术馆的话，场馆应急预案比他们三个都快。

他们三个在一楼大厅想了好久，最后决定既来之则安心，好好看看艺术馆，毕竟来艺术馆怎么能不搞点艺术?

他们放松的欣赏完了一楼的展馆，然后霜霜带着他们两个拍起照来。他们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拍出了一张又一张让他们笑得合不拢嘴的照片。

一楼拍完了，他们又去半二楼拍，因为半二楼有教室，所以拍了一会儿，他们又找了一个小地方拍，每拍一张他们都笑的合不拢嘴，突然霜霜发

现，孙孙的脸又肿了。

前天孙孙确实因为脸肿的原因去了医院，但今天之前孙孙已经好了。

“你不会是笑的脸肿了吧？”霜霜说。

“心在志为喜，心气实则笑不休，笑的时候心精大量化气，心为火脏，心气中阳气远远大于阴气，所以心气增强可以让人在笑不休的同时产生热，热又可以疏松腠理，使外界湿气易于进入。心其华在面，心气顺着手少阴心经上行至面，所以笑的多，确实会脸部发肿。”明明分析到，“不过这里湿气这么重，看来雨师在提醒我们了。”

“我们从半二楼电梯上二楼吧。”明明说。

二楼，不见雨师现身，所以他们又继续看展览馆，不一会儿，他们拿出手机拍照，忘掉了雨师的事情，或者说把雨师的事情扔到了一边。

他们甚至还去了三楼看展览。

终于在三楼，雨师现身了，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容，“你们终于来了”，她说。

“雨师前辈，”明明说，“别来无恙。”

雨师大手一挥，他们三个看向外面，并没有下雨。但是转回头来一看，孙孙的脸更加肿了。

“受死吧。”雨师小声但是恶狠狠的说，脸上还带着得意的微笑，但是突然，她的笑容消失了，甚至开始四处张望。

“我的机关呢。”她说。

“就是那些带着您的法力的积木吗？”

“什么！”雨师不敢相信。

那些积木带有的水气太强，水气再多一点就会触发，就像脾恶湿，正是因为脾的水气太多。”明明说。

雨师感到不可思议。

“难道您觉得我们全程都在拍照仅仅是在拍照吗？”明明说。

“你们趁拍照的时候发现了我的机关。”

“是的。”明明说，“这是前辈您消灭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没错，最后的机会已然从雨师手中悄然溜走。雨师最终双手左右平举，周围的水气更浓了，甚至视线都开始模糊。 孙孙受到雨师的湿气三次侵袭，不能和雨师作战，霜霜和明明由于视线模糊，一前一后守在孙孙身边，不一会儿周围就彻底被雾气笼罩。

湿气还在不断上升，又过了一会儿，霜霜蹲在地上，出现了面色发青、口张鼻扇的憋闷症状，明明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气闭。雨师的湿气闭住了霜霜气机的出入，这样下去霜霜会昏倒晕厥的。

明明也开始感到呼吸不畅。这种情况下反击是不太可能了。情况已经不容乐观。

“我这是碰到了谁。”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雾气之外传来，正在雨师背后。

雨师猛地回头，被蔡蔡一个飞踢踹出几米远。

被踹飞的雨师落地的时候，聚集了法力让自己保持平衡，这样，困住孙孙他们三个的水气就减弱了。一对四的处境下，雨师眼看他们三个脱困，知道自己败局已定，飞步逃跑了。

蔡蔡去看演唱会之前，很巧合的也去了美术馆。

救下他们三个，蔡蔡马上奔赴演唱会现场，孙孙、霜霜和明明坐了公交车回学校。

（16）解放阁边孙孙霜霜蔡蔡明明迎战电母

大战雨师一周后的那个早上，明明仍然一大早就起床，仍然起床后前往操场跑步。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直到一不小心摔倒来了一个前滚翻，然后一道闪电劈中他摔倒前的位置。

明明回头抬头一看，是一位和雨师一样风度翩翩的女性，他知道，这一定是电母了。

明明右腿后移，蓄势待发，后右腿使劲一蹬，接着明明所在的位置产生了光爆，明明消失了，因为明明正朝着电母飞速冲去。明明想使用对付雷公的办法，通过快速掠过产生爆炸来对付电母，只不过这天没有云彩，不能像那天一样用云积累电荷，所以设想中能给电母造成伤害的，就是这快速掠过产生的光爆炸。

可是就在明明马上就要掠过电母的时候，电母竟然使出了同样的招数，和明明周旋起来，两人一来一往的过程中，顿时天空中一定区域内不同的位置接连不断的产生了无数光爆，发出了接连不断的爆炸声，此时天空仿佛在不停的闪耀。

不一会儿，电母一个直角转弯飞向别处，明明也毫不示弱，一个锐角转

弯追了上去。

明明追着到了这座山头，两人在山顶站定各自喘了口气，后电母又飞向别处，明明又继续追逐到了下一座山头。电母跑的越来越远，明明追的也越来越远。最后他们来到了护城河边解放阁附近。

电母和明明都气喘吁吁，但电母依然没有停下的意思。电母故技重施，一下光爆快速向上飞去，仍然是直角转弯，飞过解放阁。明明也是，光爆后贴地飞行，从侧面直角转弯绕过解放阁。眼看电母飞进了一个挂着很多诸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民政”等牌子的建筑。明明也跟进去，刚快速进门，明明就听到了爆炸声。很明显这是电母迅速站定的一瞬间自身速度迅速降低造成的。明明也找到一个隐蔽的位置迅速站定。然后通过法力利用地面感知周围，接着迅速转移。

明明很明显的感受到屋子里人们在讨论副国级干部到来的事情。他找到一个地方站住，仔细感知这座建筑物。他感知到，在不久后副国级干部就会到来、门口有登记处、副国级干部将会经过会议室、会议室还有不少聋人朋友。 “如果在这里副国级干部被刺杀，我进门没有登记，必然会找到我的头上。”明明这样想，事实上电母也是这么想的。想到这里明明顺手就拿走一件志愿者背心穿上，然后从后门进入会议室，并且时刻通过脚下的地面感知整座建筑物。

就这样，明明警惕了一个小时，接着，明明感觉到门口一群人进来了，而跟在队伍最后面的，正是电母。

明明继续保持警惕，提防电母提前动手，这一警惕让明明发现电母已经跃跃欲试了。

“电母前辈请住手。”明明朝着电母千里传音。“如果你在这里杀人，我就没有必要继续收敛了。”明明继续警告电母。

电母不再跃跃欲试，耐心的跟在队伍后面，这支队伍的人陆陆续续进了会议室，明明也睁大眼睛一直到看到电母出现。电母也盯着明明，在对视中，电母没有轻举妄动，一直到队伍的所有人都走出了建筑物。

“少了一个人。”明明感知到电母并没有离开。

大部队离开后，明明和聋人朋友们进行了合照。

“你是主管叫来的吗？”

“我是。”明明说，明明接着说，“我可以明天再来吗？”

“当然可以，先登记上今天的时长吧。”

登记后，“我可以再带几个人来吗？”明明问。

“当然可以。”

明明之所以要把孙孙她们都带过来，是因为电母也给明明千里传音，“如果三天之内你不能把我赶出这个屋，这里所有人都活不了。”

第二天上午霜霜被猫抓了，“我们快去吧，我没事儿。”霜霜说。

“电母还有几天，你可能连一天都没有了。”蔡蔡说到。

打完疫苗他们就坐上了去解放阁的地铁，然后打车到了电母所在的这个民政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半。

这天下午他们的工作是整理资料。说到工作，最厉害的肯定非蔡蔡莫属，所以蔡蔡全力工作，而其他三个人则表面上在工作，实际上在使用法力通过地面搜索电母的位置。

“什么情况？怎么找不到电母在哪里？”明明说，他已经搜索了半个小时了。

“我也没找到。”孙孙说。

“找不到啊。”霜霜说，接着一手扶墙。

“啊！”霜霜大叫一声。

“怎么了？”专心工作的蔡蔡问。

“没事，被电了一下。”霜霜说。

“你说电。”明明把手放到墙上。

“没有感觉到电……但是……”明明释放法力通过墙壁进行搜索，找到墙壁上有一处是黑色的，明显被电焦的痕迹。

“应该就是这里了，在那边的小走廊。”明明说电母是漂浮在空中的，所以地面搜索不到，电母漂浮的时候偶尔会接触到墙壁，经过传导，所以墙壁会时常带电又有时没有带电，并且被接触的墙壁会焦黑。

“她在走廊上？”霜霜问。

“不是，不在大走廊，在一个小走廊，这个走廊好像几乎没人经过，像

是消防通道。”明明说。

“消防通道！那就好说了，我去对付她。”霜霜说。

“恐怕不行了，我们的志愿服务工作完成了。”蔡蔡说。

没办法，他们只能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的同一时间，他们又来到了这里。

“你们说她还会在消防通道里吗？”霜霜问。

“我感觉应该会在，毕竟是她威胁我们到这里的。”明明说。

他们刚进门，一个小朋友就急着冲出去找妈妈，“这种地方肯定不能让孩子自己跑出去”，明明伸手就去拉，结果被孩子电到了。

孩子跑出去了，“电母还在给我们发信号，看来电母确实没走。”明明说。

主管介绍任务的同时明明继续搜索电母的方位，主管介绍完任务就离开了。

主管一下楼，明明就用快速掠过冲入了消防通道，但他冲进去，只是为了查看电母的具体位置。虽然快速掠过产生的光爆声音很大，但是在楼内有童声合唱的情况下就不值一提了。

接着孙孙使用快速掠过，冲进消防通道和电母硬碰硬起来。

“终于来了。”电母也很兴奋。两个人的交手爆炸声频频甚是激烈。

可是突然孙孙就离开了消防通道，电母很诧异，毕竟她们两个在这狭窄的消防通道里面快速掠过斗得正兴奋。于是，电母通过地面对孙孙他们所处的房间进行感知，原来是主管回来交代事情。主管走后，蔡蔡快速掠过冲了进来，和电母一番交手。然后蔡蔡也突然就冲出了消防通道。

电母再次通过地面进行感知果然是那个烦人的主管又回来了。电母决定通过地面传导，把主管电糊涂，在没有感觉的情况下被电的主管，开始糊涂的说蔡蔡他们没按自己的要求做，并且还说出了，第二个版本的工作要求。

这正合蔡蔡的意，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在这停留的时间长一点，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对付电母了。

被电的主管回到办公室睡着了，感觉到主管睡着这一现象的霜霜果断的使用快速掠过冲进消防通道。

经过两番被突袭之后，电母分了心，没有为应对下次突袭提前做准备。霜霜冲进去，可谓杀了电母一个措手不及。 这一次双方的接连光爆持续的时间最长，超过了刚才两次突袭持续时间之和的两倍。

被霜霜杀了个猝不及防的电母冲出了消防通道，霜霜也跟着电母冲了出去。两人在大走廊上站定现身。站定的一瞬间，电母就通过地面传导，把楼里面的大人小孩儿全部电晕，毕竟这样电母就可以大开大合的和他们四个决斗了。

电母来势汹汹向霜霜快步冲来，霜霜左右躲闪电母的攻击。毕竟霜霜吸收了上次和风伯作战被击飞的经验，没有和电母拳头对拳头硬碰硬。

没有几招，霜霜发现电母为了进攻的连贯和连续，每几次进攻的间隙都会有一个转身，于是在躲闪电母的同时，双双抓住这个间隙，一个侧踹踢在电母的后背上，让其远离自己。

中了一脚的电母再次向霜霜冲来，霜霜先是后退到走廊桌子的后面，接着用力一蹬让桌子向电母滑去，电母一个跳跃躲开了桌子，却躲不开跟在桌子后面的霜霜，情急之下，电母一个蹬脚，和双双的侧踹脚，顶在

了一起。电母蹬出去带着法力，霜霜踹出去也带着法力。两股法力的冲击，使得两人节节后退。

电母看形式不妙，开始朝周围释放强大的电流。霜霜一时间搞不明白电母要干什么，毕竟她知道空气是不导电的。 这时孙孙喊到：“空气在电流作用下会产生臭氧和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等有毒气体。”

霜霜意识到，如果不阻止电母的话，不止他们四个会被毒死，这里昏倒的所有人都会被毒死。

而电母释放强大电流让自己的周围也产生了大量的有毒气体，由于它可以通过法力进行解毒，所以它并不怕有毒气体，这些毒气成为了电母的金钟罩铁布衫。

见势不妙，霜霜果断一拳下去把旁边洗手池的水龙头砸个粉碎，洗手池喷出的水，不但吸收了有毒气体，还传导走了电母的电。

这时霜霜毫不犹豫冲了上去，将法力转移到肘上，一个顶肘把电母击飞到了墙上。

电母瘫坐在地上，没有了招架之力，也是迅速飞走了。

霜霜他们四个，关掉了水管阀门，把电母在墙上形成的大窟窿，覆盖上一张海报，稍微收拾一下现场，又继续开始工作。

所有人在醒来后，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明明他们完成了工作便离开了。

地铁上，“你们看他们开地铁的真帅”，明明说。

“确实很帅。”孙孙说。

“但是没有雷公帅。”明明笑着说。

此时阳信老姑家里。

“真君感觉怎么样？”老姑说。

平度真君已经高兴得合不拢嘴，“安阳来。”说罢，将面前的茶一饮而尽。

“把正神都给打败了，看来他们应该可以独当一面了。”莘县道人说的满脸欣慰。

四天后，明明和孙孙去操场跑步，只不过这次孙孙带了佳佳。

（17）齐上三圣庙

“玉帝来见山神了。”佳佳说。

“什么时候？”孙孙问，玉皇大帝亲自出面可是件大事。

“前几天，你们打败电母之后没有几天。”佳佳说。

“他去见民仙干什么？”明明接着问。

“去下战书，顺便把山神打伤。”

“山神没事吧？”明明和孙孙一起说。

“没有大伤。山神说后天玉帝要让雷公电母风伯雨师淹了这片大学城。”佳佳回答，接着说，“狐仙和龙王不知道一起去哪里了，真君老姑道人在一起喝茶，所以玉皇大帝只能对山神下手。”

“小人。玉皇大帝就是个小人。”明明愤怒的说。

“不过他们好像要在长清湖动手。”佳佳说。

“对了，明天我们正好要去长清湖参加挑战赛，到时候我们可以顺便在

长清湖边研究研究对策。”

第二天，孙孙、霜霜、蔡蔡和明明动身前往长清湖挑战赛，一出门他们就被打广告的团团围住，明明见这些人越来越多，于是开始用法力加强周围的湿气，就像雨师在艺术馆那样，在所有人快要晕倒的时候，明明大喊一声“时间不够了快走”，他们四个迅速离开，而那些快要晕倒的人则瞬间被喊醒，又原地站直了。

到了挑战赛现场，他们四个耐心观察周围的环境，这天万里无云，太阳高照，让人根本想不到明天这里就要被水淹没。

参加挑战赛的还有大学城各个学校的很多学生，经过一番热身活动，主持人宣布挑战赛正式开始。所有人完成了前面几项任务后，被分成四个小队去完成最后的公开演讲任务。

明明和蔡蔡所在的小队和霜霜所在的小队进入了长清湖园区，而孙孙所在的小队去了工业学院。

孙孙和队伍一起在工业学院轮流演讲。工业学院正好在长清湖的北边，东边有徐志摩坠机的北大山。想到这里，孙孙突然意识到，之所以要在长清湖动手，一方面是因为大学城正好就围绕长清湖布局，另一方面，长清湖附近有很多山，可以操控全局，并且如果人们要上山躲避洪水，

那么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就会大开杀戒，谁也活不了。

霜霜和队伍在长清湖园区外围演讲。她看到长清湖周围星罗棋布的高楼陷入沉思，因为如果长清湖洪水泛滥淹没了大学城，那么大学城里面的居民同样会受灾。可是楼这么高，如果跑上高层仍然可以避免人员伤亡。一个不好的想法出现在霜霜脑海里——这次洪水可能比这高楼还高，人们想要躲避洪水只能上山。

蔡蔡和明明和队伍在长清湖园区内演讲。他们听到了孙孙和霜霜的千里传音。“也就是说，我们要确定出他们四个在哪座山上，或者说每座山上都有。”明明说，蔡蔡接着说，“然后还要在今天之内阻止他们，如果他们明天动手发动洪水，肯定不会有人活下来。”这时候明明想到一个办法，他在经过水利装置的时候假装看景停了一会儿。蔡蔡迅速意识到明明的意图，凭借他们两个的法力根本不可能同时感知周围所有的山，但是长清湖北边有大型水利装置，通过这个装置不断释放的强大力量，他们完全可以把法力立刻且同时传递到所有的山上并实现全覆盖。

仅仅几秒的时间，明明就确定雷公他们在双龙山上。

下午两点，所有参赛者都完成了挑战任务，在人力资本银行获得了参赛证书。

接着孙孙他们四个骑上共享电车直接前往双龙山。

上山的路很长，难以想象如果全站满人被雷公他们灭口的话。但是孙孙四个是绝对不会停下脚步的，毕竟如果他们不上山，其他谁上山全都没有意义。

孙孙他们到了山顶的三圣庙，里面供奉着财神玉帝观音等正神。作为后辈，还是要向他们行礼的。但和其他人眼神中带着感激不同，他们行礼时眼神中带着坚定。

一个个行礼结束，天空响雷了。抬头一看，晴朗的天空已经被多云覆盖。“可以出去了。”明明说。

他们到了庙门口一字排开。此时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在正对他们的天空中一字排开。

孙孙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能熟练使用法力，甚至对于法力的意义一知半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理解了民仙和正神的冲突，甚至还敢于主动冲上前去对抗并击败风伯。经过了这一年的历练，她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懵懵懂懂的孙孙了，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白法力的意义，都更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战胜面前的正神。

霜霜去年冬天就和雷公电母风伯雨师有一番激战，当时无论是在法力上还是在战术上自己都处于下风，如果不是蔡蔡，自己可能当时就死在了学校的桥上。现在她成长了，她不但能够单挑电母，甚至还不畏惧此时此刻和那曾经把自己压制的喘不过气的对手再次决战。

蔡蔡一直都是最厉害的那一个，在桥上救下霜霜，美术馆突击雨师，向来临危不乱。她不曾向泉城任何人展露自己真实的一面，除了孙孙霜霜明明。现在她和他们三个站在一起，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觉能够战胜天上的四个对手。

明明是他们中第一个感受到法力存在的，并且也是运用法力最熟练的，刚刚得到法力不久就可以和夏津山神交手，敢于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向自己释放电流，智斗雷公，和孙孙霜霜蔡蔡一起做所有其他人不知道但却是其他人能够正常生活甚至活着的必要前提的事情。现在他和孙孙她们三个所做的，仍然是这样的事情。

现在，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18）孙孙霜霜蔡蔡明明齐战风伯电母雨师雷公

两军对垒中，大战一触即发。

孙孙他们四个快速掠过到达不同的地点。孙孙去了庙里，霜霜去了上山经过的山脊，蔡蔡去了另外一座山头的山顶，明明去了两个山头之间的鞍部。

雷公他们四个也快速掠过到对应地点，风伯对付孙孙，电母对付霜霜，雨师对付蔡蔡，雷公对付明明。

风伯和孙孙在庙里站定。“再次得罪了，风伯前辈。”“不必多礼。”风伯首先上前，将法力聚集到拳头之中，每一拳都能够打出足够强劲的冲击力。孙孙没有和他硬碰硬，主动的进行躲避，以退为进，让风伯足够强大的威力全都扑空。祈福树上的丝带被风吹得左摇右晃，庙里的建筑物和放置物，包括玉皇殿、观音祠，以及孔子像、月老像，等等等等，全都被风伯一阵阵的风，吹得乱糟糟。孙孙依然在后退，退进了至圣先师殿堂，“进入一个封闭的环境实在是不明智”，风伯想到，接着一拳打进去，把包括孔子像在内的所有东西，全部摧毁。殿堂内部的一切开始逐渐的倒塌，灰尘四起。可就在这灰尘里，孙孙鱼跃而出稳稳落在风伯后面，接着聚集法力冲拳把风伯击了进去，同时殿堂内部逐渐倒塌的一切在孙孙法力的作用下一瞬间全都成为了废墟，风伯就被废墟掩埋了。

电母和霜霜在山脊站定。这里正好是石阶路，电母半蹲，手掌着地，朝着石阶释放电流。电母心想霜霜刚刚打败自己得意忘形，竟然选择了这么一个导电非常容易的地方和自己交手，可是这里正是上山的路，霜霜一步步的走上来，怎么可能不了解这里的环境。所以霜霜腾空一跃，两手同向挥舞，使用法力切断了生长在周围的草的茎杆，其中的内容物随着法力一起，围着电母画了一个圈。电母低头一看，是白色橡胶，可是她心里更高兴了，“难道这个圈能够阻止电流通过大地传导吗？”接着抬头一看，霜霜的脚下，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橡胶。电母站起身来，将强力的电流，直接朝着霜霜打出去，霜霜没有腾空一跃，他把自己藏在手里的橡胶扔了出去，密密麻麻的橡胶，就像是一道移动的屏障，让电流无法前进的同时在屏障上越积越多，并且向电母冲去。电母就这样被自己的电流给打倒在地。

蔡蔡和雨师在山顶站定。山顶是个危险的地方，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掉下万丈深渊，所以在这里，双方交手的力度必须适当，否则仅仅是反弹力也会让自己粉身碎骨。在这种没法再空旷的环境中，雨师没有办法像在艺术馆那样快速提高空气湿度，因此，雨师和蔡蔡的交锋主要是拳脚之上的交锋。虽然可以将法力聚集在拳脚之上，但是双方都很严谨，没有一下子聚集太多法力，以防反作用力让自己掉下悬崖。几个回合下来双方难解难分，这时雨师决定使用高密度的雨点，产生少量山体滑坡，让山顶的面积减少，来限制双方交手的可控范围。越来越少的可用面积，

使得双方的出手越发严谨，直到蔡蔡突然增加了自己出手的力量。雨师也骤然发力，可也就是在发力之后才发现，山顶已经变成了一座稍微倾斜的坡，而蔡蔡正处于坡顶。自己在减少山顶的面积，可蔡蔡却在一招一式之间悄悄的改变山顶的坡度。处于上风的蔡蔡不再严谨，而是完全释放自己的力量，将雨师打下悬崖。

明明和雷公在鞍部站定。双方谁都没有轻举妄动，直到雨师降下密集的雨点，制造了山体滑坡奔腾而下。就在滑坡快要冲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一跃而起，随后稳稳的站在了停稳的滑坡上。“你不怕我们的交手也造成山体滑坡淹没下面的学校？”雷公问。明明回答说：“因为同性恋这种不大的事情，全校逼死一个上过春晚的学生，这种学校淹没了算完。”话音一落，双方便交起手来。几个回合后，雷公一拳带雷而出，明明双手推掌防御。这一次明明正面顶住了雷公的法力，而不是像上次一样使用木棍这种绝缘体防御。接着明明顺势冲了上去，雷公也冲了上去，这场法力的对冲以雷公飞出摔在地上和明明稳稳站在原地结束。

孙孙霜霜蔡蔡来到鞍部。

“没事吧。”明明问。

“没事。”蔡蔡说。

“我也没事。”孙孙说。

“没什么事。”霜霜说。

“可以后退了现在。”明明冷静的说。

话音刚落，孙孙他们四个就朝四个方向用力一跃后退十米，与此同时雷公他们四个扑向了他们刚才的位置，强大的法力在那个地方制造了一个大坑。然后山体动荡，明明他们制造的山体滑坡，稳稳的落在并填满了大坑，掩埋了雷公电母风伯雨师。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隐隐觉得后面的山瘦了。

作为正神，雷公电母风伯雨师不会死。霜霜蔡蔡明明在孙孙的介绍下和佳佳黄黄见面。六个人投入到了期末复习之中。

地神篇

（19）姜子牙现身

此时的佳佳还在睡梦中遨游。

现实中，她不能真正的飞翔，但是在梦里可以。

不一会儿，她碰到了自己的偶像，并和他热情的打招呼。

又过了一会儿，她在空中抓到了自己最喜欢的美食，兴致勃勃的吃了起来。

但是不久之后，她感到自己在晃动。她终于开始疑惑：这是在空中，自己怎么会感受到地面的晃动？

“不好！”

她猛地醒来，发现自己所处的地方正在剧烈晃动。

此时的佳佳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地震了。

毕竟自期末考试完放暑假以来，甚至是自出生以来，他从未经历过地震，也从未料想到自己的家乡会经历地震。

她尽量镇静地穿好衣服，然后猛地一跳，她竟然飞出了窗外。她想让自己停止这无序的飞行，结果真的停住了。她又试着让在空中漂浮的倒立的自己正过身子来，竟然真的自己的身体在缓缓旋转，并且翻转了过来。

“我的法力来自于山神……”，佳佳意识到，山神一定遇到麻烦了。

佳佳从空中迅速下落，手掌击在地面上，通过地震产生的能量，佳佳感受到了山神的方位，并且此时的山神正在和一个人打斗。

佳佳快速的飞过去，终于看到了正在战斗的夏津山神。

“姜子牙，你这是痴心妄想！”夏津山神声嘶力竭的说。

“是不是痴心妄想，不久后你就知道了。”姜子牙回道。

随后姜子牙用拳头猛砸地面，一道地震波被向着山神释放了出来。

显然，精疲力尽的山神对于这道波，就像小船对于滔天巨浪。

佳佳迅速下落在了山神前面，利用下落的加速度产生的能量，佳佳也向姜子牙释放出了一道地震波。两股波相互碰撞产生了复杂的波动，让佳

佳根本不能站稳。

姜子牙纹丝不动。

山神扶住就要摔倒的佳佳。

“慢着，姜太公。”

“坐鹿罗汉，你别来搅局。”

“我也不想搅局，难道你真的要对这个孩子下手吗？”

现场仿佛静止了一样，山神的眼睛紧紧盯着姜子牙，姜子牙也站在那里仿佛在思考什么，坐鹿罗汉骑着鹿从地震造成的烟尘中缓缓走来。

佳佳看了看山神紧张的脸，又看了看面前两位从未见过的正神……

地震从此刻便停止了。

“也罢……”姜子牙甩甩长袖，走了。

缓过神的佳佳站起来刚要去追，就被山神拉住胳膊。

“那可是地神的最高统帅姜子牙，可不是雷公电母风伯雨师那样的小喽啰。”山神说。

“是啊，即使是打败那样小喽啰的孩子，也是经过了时间的历练的。”坐鹿罗汉走过来说。

“见过坐鹿罗汉。”佳佳向坐鹿罗汉行礼。

“不必多礼。”

“你们说痴心妄想？”佳佳问。

“我认为山神说的不全对，至少目前来说不能彻底算是痴心妄想。”坐鹿罗汉说。

“刚来一个姜子牙，又来了一个坐鹿罗汉是什么意思？”山神鄙夷的问。

“如果不是我，山神恐怕已经遭遇不测了。山神不应先向我道谢吗？”坐鹿罗汉回道。

“少在这里油嘴滑舌。”夏津山神回。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坐鹿罗汉说，“姜太公已经表达的很清楚了，他要带领众地神向你们宣战，既然我恰好来到了这里，而且参与了你们的缠斗，那我就转告药师佛的命令——佛界将会关注并在适当的时候插手你们的争斗。”

“你们有何目的！”山神怒目而视。

“你只需要知道，我们不属于你们任何一个阵营。”说罢，坐鹿罗汉头也不回的走了。

安顿好山神，佳佳收到了霜霜的千里传音，是来问关于地震的事情的。佳佳把事实的经过告诉了霜霜霜霜十分震惊。佳佳还说“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应该都能飞了。”，霜霜更加震惊。

这个凌晨，住在鲁西北的霜霜蔡蔡和佳佳先互通了消息，早晨又和鲁东南的孙孙明明和黄黄互通了消息。

（20）佳佳蹬倒南海龙王

虽然姜子牙向民仙们宣战了，但是一个月过去，地神并没有什么动静，眼看就要开学，夏津山神安慰佳佳他们六个无需多心，让他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可是夏津山神又有什么办法呢？或者说众民仙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甚至不知道姜子牙有什么计划，民仙可是不能“无需多心”的。

佳佳他们六个开学了。学校里一如往常。

这天明明向孙孙和黄黄展示了一个酒葫芦，他们在操场坐下，明明让孙孙和黄黄感受一下它的重量。孙孙想要把葫芦拿起来，却发现好像重达千斤。

“这是我制造的小玩意儿，里面是一个小世界，所以它重达千斤，拿起它来是必须使用法力的。”明明眼里放光的说。

他们又找了一个角落，明明拿着葫芦，不一会儿，葫芦前面出现了若有若无的一个法阵。黄黄和孙孙进入法阵，明明的面前真实的世界中法阵消失了。黄黄和孙孙一起随着法阵消失了，因为黄黄和孙孙进入了葫芦中的世界。

“这里好像大到没有边际……”孙孙说。

“这是我所能做到的以出口法阵为中心最大的范围了，它有边界，只是太远了而已。”明明向她们千里传音。

“如果把葫芦也带进来还能出去吗？”黄黄笑着问。

“葫芦是带不进法阵的，而且葫芦重达千斤，一般人也带不走。”明明回答。

“霜霜和蔡蔡应该也会喜欢这里面的晴天吧。”孙孙说。

又过了好几天。

这一天下午的夕阳柔和而耀眼，明明和孙孙佳佳黄黄来到园博园游玩。

一路上他们拍了很多照片，包括但不仅限于“思考明”“托起摩天轮的孙”和“和高塔一样高的佳”以及“善于表情管理的黄”。

他们沿着湖边走，隐隐约约间，黄黄感受到太阳越发的炎热了起来，他紧紧盯着眼前的太阳。

另外三人发现了黄黄在盯着太阳，于是也盯着太阳看。

之后明明下意识的大喊一声“快走！”。他们四个紧急离湖边走远了几步。接下来，一股滔天巨浪从湖里喷涌而出，差点儿溅了他们一身。

“这水是热的。”佳佳说。

这水确实是热的，甚至整个湖的水都是热的，北边的水力装置也发出了出故障的声音，水面之下突然飞出了一条全身赤色的巨龙。

那巨龙二话不说就向他们四个吐出一个火球，明明见状使用法力依靠湖水形成了一道水幕，火球和水幕接触的时候，产生了大量的水汽，明明继续使用法力的制造风向，吹动水汽向巨龙飞去。虽然水汽移动的过程中消耗了部分的热量，奈何火球太大，热能相当足够。水汽打在巨龙的身上，巨龙被烫的哀嚎，随即重重的冲向湖面。

又是一个滔天巨浪。

他们四个谨慎的走向湖面。在湖的中央，红色的巨龙现出了人形，渐渐的向空中漂浮起来。

“没想到我南海龙王敖钦也有被火焰戏弄的时候。”

“南海龙王，姜子牙的手下！”黄黄想到了牟平龙王曾经对正神的介绍。

敖钦继续对湖水进行加热，湖水迅速升温，立刻就沸腾了。飞在空中的敖钦则利用滚烫的湖水凝聚成一个比刚才的火球还巨大的水球。

“我看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敖钦大喊。

“我们也会飞啊！”佳佳向黄黄喊。

“对呀！”孙孙说。

说罢，佳佳向敖钦飞去。

“她就这么飞过去了？”明明震惊了。

“她就这么飞过来了？”敖钦也震惊了。

然后，敖钦把水球向佳佳推了出去。和佳佳撞在一起的水球四分五裂成了水滴。

这时敖钦才看清，佳佳是前滚翻着飞过来的。

佳佳的飞行方式让她的周围形成了漩涡，这漩涡不仅让佳佳隔绝了热水，还让水球四分五裂的更加彻底。

最后佳佳一脚踢在敖钦额头之上，随后猛力一蹬，敖钦摔下水面，佳佳优雅的飞了回来。

“你们说南海龙王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明明问。

“很明显是来刺杀我们的。”佳佳说。

“你们说牟平龙王和四海龙王有什么关系？”孙孙问。

“哎……”黄黄笑着大声叹了一口气，“牟平龙王说不要把那些龙王和他并列……”

（21）霜霜砸倒西海龙王

“依真君之见，难道姜子牙也要对孩子们下手吗？”狐仙问。

“就不用依我之见了吧，情况已经很明了了。”平度真君回答，接着说，“这也算是历练的一部分吧。”

确实，毕竟经历的一切，无论是看到的、听到的，还是感受到的，都是历练。

在地铁上的霜霜蔡蔡和明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既然这样就不用担心这次出游融创会遇到什么了。

“如果遇到了，就像上次佳佳一样冲上去。”霜霜说。

说罢，明明和蔡蔡都笑了。

融创乐园里面，聚集了好多被极低的优惠票价所吸引而来的学生。霜霜已经预料到了，所以她做好了排队的准备，她找了一个项目的长队排了起来。蔡蔡和明明则在乐园里继续游览，他们走到一座桥上，对面的坡上，一辆满载游客的轨道车迅速冲下，激起了很高很多的水花。在水花的作用下，一条彩虹活灵活现的产生了。

终于，蔡蔡决定去坐海盗船，明明则去看看霜霜排队排的怎么样。

终于，霜霜坐上了弹跳小丑的座位，控制室一番操作下来，让霜霜想再来一次，可是后面的队伍依然很长，所以霜霜放弃了这个想法。

乐园里有很多演员扮演各种角色，明明和一个演员合了一个影，照片里明明的一身正气压过了演员扮演的丧尸。

过了好久蔡蔡也从海盗船上下来了。蔡蔡着急的找到明明他们俩，“我刚才在海盗船上听到了低鸣声。”

“什么的低鸣声？”明明问。

“不知道，那个声音很低，我怀疑是哪个龙王的声音。”

他们三个警惕起来，立刻往蔡蔡指的方向跑去。

可是一直跑到了没有人的地方，也没有发现龙王的身影。

此时的他们已经精疲力竭。明明拿出酒葫芦，放在了一张被称作“巨人的桌子”的桌子上。他们三个通过入口法阵进入了葫芦。

别墅里，惬意的音乐之下，有着三个更加惬意休息的人。蔡蔡估计龙王得气死了。

休息完后，他们离开了酒葫芦，打算继续追击龙王。

这时一阵强风吹了过来，明明提前研究了一遍四海龙王，看来是司掌风的西海龙王敖闰在提示他们了。

强风断断续续，风力越来越强，吹得融创乐园里的游乐设施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

“他要让我们亲眼看到乐园的毁灭，太恶毒了。”蔡蔡说。

“我有办法了，我要去坐大茶杯。”霜霜兴奋的说。

“什么时候了还坐大茶杯。”蔡蔡无语的说。

“我们要相信霜霜。”明明说。

明明和蔡蔡在场地外站岗，霜霜去排队。

终于排到霜霜了，从设施一启动，霜霜就使劲的转动茶杯，让同一个茶

杯的人发出了响亮的笑声。

“好了，我们再去精灵飞舞。”霜霜说。

精灵飞舞是一个高空项目，它载着人们缓缓的飞上高空再飞下来，让人们俯瞰整个游乐场。

飞到最高处的时候，霜霜打了一个响指，大茶杯的基座发出了巨大的响声，霜霜又向远处看去，然后一手抓起明明的酒葫芦用法力扔了出去，砸在了敖闰的头上。

西海龙王敖闰不断的刮起强风，确实是想让他们三个目睹游乐场变成废墟，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想当然的以为只有自己会搞破坏，而霜霜他们是不会破坏游乐设施的。霜霜利用了他这一想当然的以为，用法力破坏了大茶杯，让大茶杯发出巨大的声音，这巨大的声音让他摸不着头脑，乱了阵脚，而游玩的人们是不会乱了阵脚的。而在空中，霜霜可以轻而易举的发现那个不同寻常焦急的人。

“我的酒葫芦……”明明说。

“啊，对不起……”

“没事儿，葫芦不会有事儿，我比较担心敖闰，毕竟那酒葫芦重达千斤。”明明笑着说。

（22）黄黄战胜两位龙王

明明的电话响了。

是黄黄打过来的，就在明明他们三个刚从融创乐园出来的那一刻打过来的。

黄黄佳佳和孙孙想请明明一起去唱歌，毕竟有了明明，她们三个女生也安全。

“为什么要晚上去呢？”明明问。

“因为下星期事情多，只有今天晚上了，我们打算一晚上都在 ktv，这样就不用回去了。”黄黄解释到。

明明答应了她们。

离开融创，下了地铁，明明就去找黄黄她们了。

“明——明——”见到明明如约而来，孙孙大喊到。

他们订购了一个小包间。明明和霜霜蔡蔡逛了一天，于是唱了一会儿就先睡为敬。

不一会儿，明明好像听到了雨雪交加的声音。

这声音让他猛然惊醒。

“你们听到没有……”明明说。

“听到了。”黄黄说。

他们四个急忙跑下楼，果然，外面暴雨暴雪疯狂袭来，仿佛要淹没大学城。

明明把主楼玻璃大门打开，结果雨和雪像洪水一样的涌进来，把他们四个推进楼里。孙孙急忙伸出食指用法力把大门关上。

“出不去，怎么办？”明明问。

“上楼，从窗口飞出去！”佳佳说。

他们四个又急忙上楼。

佳佳从窗口往外一跳，立刻被暴雨暴雪击打的飞不起来，幸好抓住了窗

沿才没掉下楼，不过佳佳在飞出去的那一刻明确了有两条龙在楼顶的空中盘旋。

“看来剩下两个龙王也来了。”孙孙说。

“既然这样，又要委屈酒葫芦了。”明明说。

两位龙王一心想为受伤的两位弟弟报仇，已经什么都不管了，什么祈雨赐福都不管了，只想杀死明明他们。

明明从窗口探出头去，顶着雨雪把葫芦向天空龙王们所在的方向扔了出去。自然两个龙王轻而易举的躲开了。但酒葫芦经过龙王的时候，入口法阵突然打开，黄黄一跃而出，成功的骑在了一条龙的脖子上。

雪小了，黄黄骑在那条白龙身上，还有一条青龙。

黄黄用法力把雨水聚集在青龙的头部，随后施法的手握拳，青龙的嘴就被冻住了。雨停了。在白龙挣扎的时候，黄黄又抓住机会，一指戳进白龙的右眼。雪停了。

落下的重达千斤的葫芦又恰好砸在了青龙的头上。黄黄接住葫芦飞了回来，东海龙王敖广和北海龙王敖顺急匆匆的向天边逃跑了。

第二天白天，两个交警在路上走着，迎面走来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说：“呦，二位要去干什么啊？”

两个警察头也不摆的继续往前走过老太太。

“你们应该不是警察吧。”老太太继续说。

两个假警察这才转过身来，老太太，或者说黄岛狐仙，也转过身来，假警察这才精神起来做好战斗准备。

假警察刚要往前冲，狐仙的身后就吹来一股强大的气流，让假警察根本无法前进，最后被吹进了水沟里。

“唉……真君，你那里怎么样啊？”狐仙问。

“本君好了。”平度真君千里传音。

“一群乌合之众。”莘县道人千里传音说，“竟然接不住贫道一掌。”

“现在应该只剩下姜子牙和四海龙王能对付孩子们了吧。”阳信老姑千

里传音。

“牟平龙王到哪里了？地神的手下们都帮你清理完了。”夏津山神说。

“本龙王已经到济南了。”

（23）弘阳广场齐战姜子牙

长途跋涉的牟平龙王站在了姜子牙的身后。

“姜太公尚安？”牟平龙王说。

“可是那牟平的老龙王？”说完，姜子牙转过身来。

姜子牙诡异的笑容让牟平龙王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今天是夏津山神徒弟的生日，作为前辈，自然要送点儿东西的。”姜子牙说。

“我也是”，牟平龙王长呼一口气，“我要把你的胡子放在礼物盒里。”说罢，狠狠地瞪着姜子牙。

佳佳他们并不知道民仙们的计划，此时黄黄佳佳孙孙明明他们四个正赶往弘阳广场准备给佳佳过生日。

下了出租车，热闹的氛围扑面而来。这是黄黄找的地方，明明不自觉的赞扬黄黄眼光真好。

在黄黄的安排中，他们可以在弘阳广场里面的一个饭店为佳佳庆祝生

日，可是百密一疏，黄黄忘了预订。

他们要排好长时间的队，所以孙孙和明明先去其他地方逛逛，不想转悠的佳佳和黄黄则耐心坐着等待排队叫号。

“对了，佳佳，你是怎么遇到夏津山神的？”

“呃……我忘了。”

“那你还记得什么时候第一次遇到夏津山神的吗？”

“这……也忘了。”

“夏津山神的事情你都不记得了吗？”

“确切来说，2020 年和之前的事情我都记得的很少。”

……

明明和孙孙在弘阳广场逛游，过了好久，他们两个回到了心形红绿灯那里。

虽然已经是第二次见，但明明还是惊叹的说：“天呐，这里连红绿灯都是‘爱你’的模样。”

所有人都沉浸在红绿灯带来的温馨之中，不由感叹这里真是个好地方。

突然，天空落下两个人影。烟尘散去，两个人稳稳的站在地面上。接着，他们用法力开始了战斗。

人群慌了，明明和孙孙也慌了一下，但明明马上想到，没见过的神仙，可能有一个是牟平龙王，于是明明千里传音。

“我是牟平龙王。”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明明和孙孙马上逆着人群冲了上去。

两个人同时快速掠过牟平龙王他们，帮助牟平龙王脱困。

牟平龙王和明明孙孙站定，姜子牙也站定。

“既然来了，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姜子牙和地神们的厉害吧。四海龙王！”

孙孙往天上看去，四条龙正在天空盘旋作法。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姜子牙说。

姜太公拔出随身的宝剑，明明见状随手拿起一根长棍，并扔了两根给孙孙和牟平龙王。

这个路口的人全都逃难去了，“现在可以和你们在毫无打扰的情况下决战了。”姜子牙最后说。

四海龙王现出人形来到地面。

“你们四个又做了什么。”

“布置了一点儿幕后而已。”西海龙王说。然后，天空中电闪雷鸣，巨大的雷声风声暴雨暴雪似如约而至，让明明和孙孙连眼睛都睁不开，站都站不稳。

“想的美”，牟平龙王岿然不动，大手一挥，随后雨雪风雷仿佛静止了一样。作法完毕，牟平龙王首先冲了上去。

四海龙王拔出随身宝刀，本想要拦住牟平龙王，可是没想到牟平龙王的

胳膊窝之下，明明一棍戳出，头顶之上，孙孙一棍抡出，两位海龙王便倒下了。牟平龙王有把另外两个海龙王打倒在地，直奔姜子牙而去。

姜子牙也毫不示弱，单手持剑劈撩斩抹，和牟平龙王打的难解难分。

孙孙和明明在后面牵制四海龙王掩护牟平龙王，奈何双拳难敌四手。牟平龙王也是，说到底法力还是比姜子牙弱一点。

就在他们即将陷入绝境的时候，佳佳从弘阳广场商场的四层飞跃而下，快速掠过四海龙王，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没有参与之前的战斗所以精力充沛的佳佳快速掠过杀的不亦乐乎，让四海龙王败下阵来。四海龙王见势不妙，想要四条龙撞击商场和他们同归于尽。

“你们长眼喘气儿呐。”黄黄在佳佳跳出的那个地方施法，用停在空中的雨滴形成一道够够的屏障，让商场顶住了龙王们的冲击。

随后，姜子牙也不再留手，单手持剑转为双手持剑，迅速把牟平龙王打倒在地。

黄黄从四层一跃而下，拿起龙王手中的长棍继续和姜子牙交战。

因为牟平龙王被打败，所以黄黄战斗意志很充沛，姜子牙马上体力不支

败下阵来。

黄黄扶起牟平龙王。佳佳也急忙跑去看牟平龙王伤的怎么样。

“快躲开！”牟平龙王大喊。

佳佳被东边来的一道法力打中。随后便瞳孔收紧，呼吸不畅，极其难受。

“这是鬼界的摄魂术！”姜子牙说。

“对不起，我月光菩萨奉药师佛令，不能让你们杀死姜子牙。”

“药师佛让你杀死其他人吗！！！”黄黄冲他大喊。

“药师佛并无类似命令。”

“什么是摄魂术？”明明问。

“人间的灵魂要去往鬼界，一般来说需要鬼界的差使使用摄魂术。”牟平龙王说。

“去往鬼界，那和死了有什么区别？”孙孙问。

“没有区别。”牟平龙王说。

“佳佳！！！一定要撑住啊！！！”孙孙喊。

此时在佳佳的意识里，佳佳感受到自己正在面朝上的下落，她睁开眼，看到了夏津山神正从上而下飞向自己。虽然自己很虚弱，但佳佳还是伸出手，努力去抓山神的手。

终于，山神抓住了佳佳的手，无数的回忆在此刻出现在了佳佳的脑海里，这时她才知道，自己是已经在瘟神手里死过一次的人，是山神救回了她，所以她才会丢失 2020 年之前的记忆。

“我都想起来了，”佳佳说，“谢谢你，山神。”

现实世界，佳佳猛地长呼一口气，随后气息调顺，她闭上眼，再睁开眼的那一刻，她的瞳孔也恢复正常了。

“你没事吧，佳佳。”孙孙急着问。

“我没事了……”

“善哉……”月光菩萨双手合十，随后走了。

“真是让我，自愧不如。”姜子牙说，牟平龙王他们回头看，“为表歉意，奉上小神佩剑。”明明代众人接过宝剑，随后姜子牙携四海龙王走了。

人们从慌乱中缓过神来回到路口，仿佛做了一场梦，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黄黄孙孙和明明在黄黄安排的餐厅里给佳佳庆祝了生日。

鬼神篇

（24）鬼界觊觎

一个晚上，在梦中……

“晚辈明明见过菩提老祖。”

“不必多礼。”

“敢问可否得到老祖指点。”

“但说无妨。”

“谢老祖。”明明继续说，“请问老祖，有哪个凡人打败过姜子牙吗？”

“确实没有，你们是第一个。怎么了？”老祖问。

“有一点儿不踏实的感觉。”

“为什么这么说？”

“我等凡人，岂能和神仙媲美。”

“没有法力的话，神仙都是凡人，不必多想。”

“多谢老祖。”

菩提老祖说：“见面当有礼相送，请明明收下这夜明珠。”

明明激动的说：“万分感谢老祖。”

醒来后，明明的手上多了一个夜明珠。

此刻，平度真君府上……

“诸位可知鬼界很不太平。”莘县道人说。

“本龙王亲眼见了月光菩萨使用摄魂术，怎会不知。”

“总有我们不知的，比如鬼界出现了很多邪术。”平度真君说。

“对，那些邪术，或者说所有的邪术，伤人肉体乱人心神之流，混乱不堪。”阳信老姑说。

“没错，虽说法力运动以千变化以万，终以气为机关来施展，邪术则不然，机关万千，可为人，可为生灵，可为一切。万千为机关则世间为下

品，皆可随意践踏。邪术之害大矣。”平度真君说。

“邪术之害不必多言”，黄岛狐仙说，“但鬼界动静这般，其出反常也。”

“是也，”夏津山神也说，“孩子们首站姜子牙即大获全胜，必引起那鬼界酆都大帝觑觎。”

“其有计乎？”阳信老姑问。

……

此时宿舍里只有孙孙佳佳黄黄三个。

“你们说明明对这剑做了什么？”黄黄问。

“我也想知道，这把剑好像毫无生气一样，看起来根本不像地神统帅的剑。”孙孙说。

“明明把它送到我们手里，必然有他的深意。”我们就放在宿舍里就好了。

此前，明明在观察夜明珠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琴”字。这必然是菩提留

下的暗示。想到这里，明明便将法力注入姜子牙的宝剑并将法力封锁，随后便送至孙孙手中，希望以此能够保护琴琴。

当初是琴琴让他们几个人相遇，现在保护琴琴在所不辞。

（25）琴琴首战告捷

“为什么最近出去要带剑？或者说为什么一定要带的是剑？”琴琴表示搞不明白明明的想法。

但琴琴一看到剑那么帅，出门的时候顺手就拿上了。

走在路上，琴琴的心情也十分舒畅，毕竟是这么帅的一把剑。

她曾在宿舍里问过孙孙这把剑是从哪里得到的，孙孙并没有多说什么，只说是捡的，毕竟向琴琴也解释不通法力的事情。

可这么帅的剑，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就捡到呢？

琴琴也没有多问什么，出门的时候顺手就拿上了。

琴琴神清气爽的走在路上，从剑鞘拔出宝剑端详。她左手成剑指，再剑身上向剑尖抹了一下，宝剑竟然放出光来，吓得她赶紧把剑插回剑鞘。

虽然感到奇怪，但琴琴还是拿着剑继续往前走，毕竟这剑太帅了。

迎面走来的穿黑衣服和白衣服的两个人，一直盯着琴琴。琴琴感到来者不善，谨慎的往前走。

直到走到三个人侧向成一条线的位置。黑衣服的人突然抓住琴琴的胳膊。琴琴急忙挣脱要快速逃离。黑衣服的人捡起一块石头，打中了琴琴膝盖的腘窝，随后琴琴摔倒在地，剑也飞到一边。

就在那两个人接近琴琴的时候，宝剑突然自己从剑鞘里飞了出来刺向他们。两个人措手不及紧急避让躲开了。之后宝剑来了一个回旋，稳稳的回到了琴琴手中，被琴琴抓住。

琴琴也是呆住了，但她管不了那么多，她冲上去划出了一道剑气，可是剑气好像凝固住一样，没办法，她又交叉划出了一道，两道剑气叠加在一起的那一刻，发出了强烈的共振和冲击，把那两个人击飞数米远，琴琴也没站稳，摔倒在地。琴琴站起来警戒，却发现那两个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这可太奇怪了，至少是对琴琴来说。她回宿舍后接着就问孙孙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儿。

毕竟孙孙只是接过了宝剑，至于明明对宝剑做了什么她也一无所知。孙孙挥了好多下，都一点反应都没有，直到她意识到了什么。他把剑指放在剑身上，向剑尖划了出去，随后挥出两道交叉的剑气。剑气叠加之下，宿舍的窗玻璃被震碎成了玻璃渣。

“你们在干什么？”正在睡觉的佳佳被着巨大的声响惊醒，随后震惊的望着一地的玻璃。

“明明的杰作也太……”黄黄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琴琴问到。

到了现在，孙孙才能顺利的向琴琴解释法力的事情。

“菩提老祖给出的暗示指向了你，所以明明才对这把姜子牙的宝剑动了手脚。”孙孙解释到。

“可暗示为什么要指向我呢？”琴琴问。

“可能因为是你把我们几个人聚到一起的吧，”孙孙接着回答，“反正最近出门小心点，随身拿剑吧。”

“原来是这样……”琴琴意识到。

不过现在琴琴至少可以通过宝剑使用法力，也算是拥有法力了吧。

此时狐仙的山洞里。

“老祖高见啊……”

“大师过誉了。”

“鬼界果然派黑白无常对琴琴下手了。”狐仙说。

“剩下的就看孩子们了。”菩提老祖说。

过了几天，琴琴像往常一样在路边走着，迎面又遇到了黑白无常。

黑白无常拔出佩剑，这次琴琴没有跑，也是拔出宝剑，随后剑指放在剑身上抹向剑尖，宝剑像上次那样发出的光芒。随后他们三个开始了第一轮正面战斗。

由于剑上有法力，琴琴虽然从没学过剑术，确把宝剑运用的灵活得当。

明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剑气的凝固，凝固的剑气进可攻退可守，当黑白无常在剑气之内的时候，他们的行动仿佛受到了气的阻碍，变得慢了下来，此时的他们根本无力抵御琴琴两道剑气叠加的共振与冲击。

就这样，第一轮战斗，琴琴胜利了，黑白无常灰溜溜的逃跑了。

（26）救琴琴冒险入鬼界

几天后，琴琴再一次见到了黑白无常。

同样的，琴琴毫不畏惧，上去就和他们交战在了一起。这次黑白无常一反常态，不再和琴琴硬碰硬交战，而是在交战的过程中穿插使用摄魂术。

可琴琴宝剑上的法力是明明注入的啊，所以黑白无常的摄魂术一次一次的被琴琴手中的宝剑化解。见势不妙，黑白无常又一次逃跑了。

第二次交手，还是以琴琴的胜利告结。

“他们和我这次交手的时候，好像使用了一些奇怪的法力。”琴琴对孙孙说。

“什么奇怪的法力，不会是摄魂术吧？”孙孙警惕起来。

“什么是摄魂术？”琴琴问。

“就是一种摄取人的灵魂进入鬼界的法术。我中过。”佳佳说。

“把人的灵魂带去鬼界，和把人杀死有什么区别？”琴琴问。

“没有区别，当时我中摄魂术的时候都感觉无法呼吸，就和死了一模一样。”佳佳说。

“你们有听说过邪术吗？”黄黄问。

黄黄把从牟平龙王那里得来关于邪术的事情告诉了她们。

“这么说的话摄魂术也是一种邪术。”孙孙说。

“确实，这也是为什么邪术无法禁绝的原因。因为三界确实需要邪术，至少是摄魂术。”黄黄说。

“看来我下次要小心点了。”琴琴想。

又过了几天，琴琴又遇到了黑白无常，第三次交手一触即发。

经过了前两次的战斗，琴琴对法力的使用变得更加熟练。期间，陆陆续续的黑白无常击出夹杂摄魂术的法力，都被琴琴用剑气化解。最后琴琴一个剪腕花把黑白无常打的地覆天翻。

此时琴琴的后面，牛头马面用法力夹杂摄魂术偷袭琴琴。琴琴措手不及被摄魂术打中。

“黑白无常真是废物。”马面说，“还得靠咱哥俩，是吧牛头？”

“那是。”牛头回。

明明和孙孙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琴琴已经没有了呼吸，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已经不见了人影。

第三次交手，说到底以琴琴的失败告结。

孙孙把琴琴背回宿舍，佳佳和黄黄焦头烂额。

“有什么办法可以进入鬼界？”明明千里传音。

孙孙顿了一下，随后说：“可我们连鬼界在哪里都不知道。”

此时，得到琴琴死亡消息的蔡蔡和霜霜正在和阳信老姑千里传音。

“见过老姑。”她们两人说。

“不必多礼。鬼界的事情我可以为你们解答，但是具体的事情还得你们亲自去做。”

“老姑请讲。” 蔡蔡说。

阳信老姑说：“鬼界和人间是领域重合的。人间所及之处，亦是鬼界。”

“我好像不明白。” 老姑说完，霜霜说。

“人间为阳，鬼界为阴，阴阳本就一体。” 老姑说。

“这么说的话，鬼界就在我们身边。可我们为什么看不见鬼界。” 蔡蔡又问。

“阳盛之人岂能见阴盛之物。” 老姑笑着说。

“这样的话，我们怎样才能进入鬼界呢？” 蔡蔡继续问。

“我若没有记错，菩提老祖给了明明夜明珠，人之阴阳，可变甚少，但夜明珠加持下的阴气旺盛，足以使人进入阴界，只是一个夜明珠加持的阴气，只足够一个人进入鬼界。” 老姑继续笑着说。

“谢老姑。”

“不要着急，我这里还有一个夜明珠，两颗夜明珠可以让你们实现人间和鬼界的通信。”

蔡蔡和霜霜向阳信老姑道完谢便和明明以及孙孙她们三个互通了消息。

“让我去吧。”明明说。

此时所有人都不说话，因为他们知道进入鬼界便凶多吉少，而一个夜明珠只能让一个人进入鬼界。

“来不及了，就让我去吧。”明明说的很冷静。

“好，我们多通信。”黄黄说。

明明在室外站定，激发了夜明珠的阴气。明明看到周围的环境改变了，变成了一个不曾拥有白天的世界——这就是鬼界。

（27）明明首战崔珏

鬼界没有白天，除此之外和人间并无差异。鬼界阴盛阳衰的鬼和人间阳盛阴衰的人其实是一样的。直到来到了鬼界，明明才真正的知道了什么是死亡——就是从人间去往鬼界的过程。人在死后阳气渐衰，阴气渐盛，他就从人间抵达了鬼界，这一刻，人变成了鬼，这就是人间看来的死亡。

明明拿出夜明珠，夜明珠上有鬼界和人间的对比地图，人间的学校在鬼界是一片小村庄。明明向一个正在地里工作的老爷爷询问关于鬼界的事情。

“小伙子，你才死没多久吧。”老爷爷爽朗的说，“凡是来到这鬼界的，首先要去那判官府向分属判官报道，判官会根据十殿阎罗的指示给你安排在鬼界需要房子钱财之类的东西，然后你就可以在鬼界生活了。如果你人间的家人给你送钱什么的，也会由判官送到你手里。”

“我忘了判官府怎么走了。”明明佯装迷路。

“这怎么能忘了呢？所有进入鬼界的人，诶！你也别怪我说话不严谨，鬼和人是一样的。鬼界被分成十片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一位阎王爷，鬼界所有人都要从阎王爷设定的摆渡口进入鬼界，摆渡口往前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通向判官府，在判官府办完手续再往前走，才是我们所生活的鬼界。不过在这儿当鬼也挺好的，人有生老病死是因为他们有阳气，

我们一点阳气都没有了何谈生老病死呢？一百年前死的时候我长什么样，现在我还长什么样。”

看来可以从判官府得到琴琴的消息，明明紧急的看着地图前往判官府。

在路上，明明看见两个熟悉的人影，正是黑白无常。

怒气、怨恨，想焰火一样喷涌而出，明明上去杀了黑白无常一个措手不及。“竟敢在本判官分属的领地生事。他在那里，牛头大人马面大人。”分属判官带着牛头马面也赶来了。明明继续杀了牛头马面一个地覆天翻，然后一脚踢飞了分属判官。

明明冲上去抓住分属判官的衣领，正要质问他琴琴在哪里，夜明珠突然对他千里传音：“小心头顶”。收到讯息的明明立刻松开手后退几步，一个身影从空中重重的落在明明刚刚的位置上。分属判官立刻行礼：“崔珏大人。”

这就是酆都两大判官之一的崔珏，明明试探着和他交手。三个回合下来，明明完全处于劣势。见势不妙，明明收回了夜明珠的阴气加持，回到了人间。

回到人间的明明发现自己竟然在市中心，离学校好远好远。“原来在鬼

界走了这么多路。”

明明坐公交车回到了学校。

酒葫芦的别墅里，孙孙把没有呼吸琴琴搬到床上后就去和大家商讨对策。

“牟平龙王说，牛头马面黑白无常这四个鬼界差使之所以要对死去的人使用摄魂术，是为了维持鬼界秩序，让灵魂精确而顺利的到达鬼界摆渡口，然后进入判官府接受管理，而不是像明明这样随便选一个地方就进入鬼界。” 黄黄说。

“原来如此……”，明明继续说，“我去这一趟遇到了鬼界众判官两大头领之一的崔珏，而且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你们说，崔珏和钟馗是鬼界众判官的头领，怎么和牛头马面黑白无常这四个跑腿的一样亲自‘下凡’？” 霜霜问。

“看来鬼界已经对我们有防备了。” 蔡蔡说。

“如果我们不主动前去鬼界的话，说不定为了对付我们，总有一天鬼界会进攻人间。现在已经不只是救回琴琴这么简单了。” 明明说。

“下一步我们怎么办？”佳佳问。

“我打算再去挑战崔珏。”明明说。

“可是你打不过他啊，这不是去送死吗？”黄黄说。

“所有人死后进入鬼界都需要经过判官府，判官是设法得到琴琴消息的最快手段了。”明明解释道，“如果能再有几颗夜明珠，我们一起去，说不定就能打败崔珏……等等，崔珏不会在我的兜里放夜明珠了吧。”

明明的兜里真的有四颗夜明珠。

“看来崔判官在请我们，现在我们应该接受他的邀请了。”孙孙说。

（28）三战崔珏

明明来到鬼界再一次挑战崔珏。

和上次一样，没有几个回合，明明便败下阵来，收回夜明珠阴气加持逃跑了。

“不行，根本打不过。”明明对孙孙她们几个说，“这次也就多撑了几个回合，这点时间根本不足以让你们偷袭判官府。”

“那怎么办，现在判官府是在鬼界找到琴琴的唯一途径了。”孙孙说。

“要不这么着吧，我们也不等了，下次你带着姜子牙的剑去，我们直接行动。”佳佳提议。

明明带着剑第三次挑战崔珏。

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明明很清楚，这次挑战一定会失败。可是失败没关系，重要的是为她们偷袭判官府拖延时间。

和前两次一样，崔珏对付明明根本不需要两只手，即使是明明双手持剑的情况下。

明明估计到时间应该够了，聚集法力向崔珏冲去。

崔珏也聚集法力向明明冲去。

胜负已分，明明倒在了崔珏面前。

就这样，明明被关进了判官府的地牢里。宝剑被分属判官收进了判官府。

地牢里还有另一个人，他安静的坐着。

“叫崔珏的，有本事我们再来三百回合！”明明向地牢外面喊到。

地牢里面的另一个人依然安静的坐着。

直到明明坐下深呼了一口气，那个人说话了。

“小伙子……”他说。

“您好。”明明回。

“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他问。

“我是被抓进来的。”明明又回。

“你理解错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来到鬼界。”

“您是……”

他也深呼一口气，然后说：“我是地藏菩萨。”

“见过地藏菩萨”，明明说，“晚辈前来鬼界，是要救回我的朋友。”

“能够拯救已死之人的只有转生来世，把灵魂带回人间之事，未曾有过。”

“地藏菩萨有所不知，我的朋友并未死亡，却中了那鬼界差使的摄魂术……”

“确实荒谬，但是说到底，你的朋友已经死亡，已死之人复生，未尝有也，有者唯转生来世。如果灵魂能够回到人间，要这地狱何用，要我地藏菩萨何用。”地藏菩萨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奈何以我之法力，不能渡尽鬼界灵魂，助其转生来世。我曾发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现在看来，是我狂妄了。”

说罢，地藏菩萨平静了下来。

“敢问鬼界存在的意义何在？”明明问。

“引渡灵魂，助其转世。”地藏菩萨回。

“地藏菩萨为何被关在这地牢之中？”明明接着问。

“酆都大帝一声令下罢了。”地藏菩萨答。

“这样的鬼界，真的能够渡尽所有灵魂吗？”明明又问。

地藏菩萨沉默不语。

“晚辈初入鬼界，对鬼界知之甚少，但晚辈知道，我的朋友不应该来到鬼界，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带她回去，所以，即使从来没有人办过这种事，我也愿意去做。”

这时，佳佳千里传音来了：“明明。”

“我听到了。”

“如果我没猜错，宝剑应该在判官府内部，快操纵它和我们里应外合。”

听到这里，明明欣喜若狂，原来佳佳的建议是这个意图。

“好！”

宝剑被明明注入了法力，所以明明远程操纵宝剑不成问题。明明盘坐在地上，屏气凝神，通过宝剑感知判官府内部的环境，随后剑指一挥，宝剑便在判官府内部大杀四方，判官府的兵卒被杀的一个不留。

里应外合之下，佳佳顺利的拿到了判官府的生死分簿，并且找到了琴琴的信息。

“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您，地藏菩萨”，明明深呼吸了一口气，“现在我该去见我的朋友了。”

随后明明左手握拳聚合法力，瞄准牢门冲去。

牢门被冲开了，狱卒大喊：“有鬼越狱了！”

地牢乱成了一片，打斗声、叫喊声、脚步声铺天盖地。

听着外面嘈杂的声音，地藏菩萨热泪盈眶，双手合十虔诚的说道：“善哉！”

（29）找到琴琴

“琴琴应该在这条街上。”拿着生死分簿的佳佳千里传音对明明说。

“我知道了，我马上去。”明明回到。

就在刚刚，明明和佳佳把判官府搞得地覆天翻，虽然他们两个累的不行了，但是一想到就要找到琴琴了，他们便精神百倍。

摆脱了追兵，明明的脚步慢了下来，他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我在这里。”佳佳向明明招手。

“你找到琴琴了吗？”

“还没。”

“琴琴——”

“你小点儿声，想把追兵引过来吗？”

“你们找我？”明明和佳佳的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明明和佳佳不敢想象的一回头，正是琴琴！他俩的眼泪哗的就流出来了。

琴琴这几天住在一个小村庄里，在这个村庄里面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在这里，琴琴最喜欢的，就是和这些新朋友一起吟诗作赋。

“这个村子应该是在人间的趵突泉附近。”明明对照地图看了看。

此时明明和佳佳正在琴琴的小屋里休息。

琴琴给他们泡茶。

“你们是怎么来鬼界的？”琴琴问。

“我们用夜明珠来的。”接着佳佳向她介绍夜明珠，然后说：“我们回去吧。”

“回人间吗？”琴琴说。

“对！”佳佳说。

“……”琴琴沉默不语。

“怎么了琴琴，你不想回去吗？”佳佳问。

“不是，只是这样我就要和在这里的几个朋友分别了。”

“你先不用急，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把琴琴带回去。”正在查看地图的明明对佳佳说。

“我带你们去见见我的朋友吧。”接着，琴琴带着他们去了山里。

此时，琴琴的朋友们正在畅饮品酒。

“李叔好啊。”

“琴琴！”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抱住琴琴。

“谆谆又长高了。”虽然琴琴知道鬼界的人不会长高。

“我明天还会长高。”

“是琴琴啊，快来快来，喝一杯。”李叔说。

“我带了两个朋友过来。”

“一起坐一起坐，来了就坐。”李叔热情的说。

“是我我可能也不想走。”佳佳不说话，对明明千里传音。

“是开。”明明也不说话，对佳佳千里传音。

琴琴的朋友们都来了，他们饮酒作乐、投壶写诗，笛声、歌声响彻山林。

“你中摄魂术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回到琴琴的小屋里，明明问琴琴。

“就很难受，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在摆渡口了，而且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

“地藏菩萨告诉我”，明明喝了一口水，“鬼界存在的意义在于引渡灵魂。”

“喂，当我们不存在呢。”夜明珠传来黄黄的声音。

“哦对不起！”明明大声道歉，然后接着说：“地藏菩萨说，鬼界的任务是助人转世。”

“可我没听说过转世的事情。” 琴琴说。

“你知道孟婆吗？” 孙孙问。

“我听说过”，琴琴说，“她是黄泉路的差使。”

“黄泉路就是转世之路。” 蔡蔡说。

“对，阳信老姑说的。” 霜霜说。

“然后呢？” 明明问。

“然后我们就忘了阳信老姑怎么说的了。” 霜霜不好意思的说。

“那地藏菩萨或者阳信老姑有说怎么把琴琴带回去吗？” 佳佳问。

“我记得很清楚，老姑说她也没办法。” 蔡蔡说。

“地藏菩萨说从没有过。” 明明说。

“你们回不去的。” 门外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明明和佳佳警觉起来，琴琴从明明手中接过宝剑前去开门。门开了，见没什么情况，明明和佳佳放松下来，前去同琴琴接客。

“敢问来者何人？”琴琴抱拳行礼。

“判官钟馗是也。”钟馗继续说，“返回人间唯一的办法只有黄泉路那条不能回头的路。”

“敢问钟馗大人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明明抱拳行礼。

“本判官可不像崔珏那个木头一样。”

“敢问后方来者是不是崔珏？”佳佳抱拳行礼。

明明和琴琴往远处一看，钟馗也回头一看，果然是崔珏。

“如果要带她回去，你们只能去黄泉路，先去吧，我拖住那个木头。”钟馗说。

“谢钟馗大人。”琴琴明明佳佳齐声说。

（30）齐战十殿阎罗

“我们去黄泉路能干什么？”佳佳问。

虽然他们在快速跑动，但他们还是听到了钟馗和崔珏打起来的声音。

“我们不去黄泉路能干什么？”明明回道。

至于黄泉路是什么情况，他们也什么都不知道。

“谁也别想逃出十殿阎罗秦广王的手掌心。”

“小心！”琴琴突然大喊，顺手就把佳佳和明明推到一边，然后秦广王从空中落下，激起了很高的烟尘。烟尘散去，琴琴正用宝剑顶住阎王的袭击。

见此情景，明明大量的聚集法力，从手中向秦广王释放出去。秦广王撤步后退，琴琴也撤步后退，明明法力打空。

“楚江王来也！”佳佳的后面又冲出楚江王，明明见状也冲了出去和楚江王顶在一起。“还有我宋帝王！”宋帝王打算从上面偷袭明明，被佳佳顶住。此时明明和佳佳背靠背被楚江王和宋帝王夹在中间。琴琴见状向着他们四个就划出一道剑气，楚江王和宋帝王十分确信琴琴不会挥出

第二剑，可现实却是琴琴二话不说就把第二剑挥了出去。

现场再次烟尘四起，烟尘散去，明明和佳佳顶住了剑气冲击，楚江王和宋帝王则被剑气击飞数十米远。

秦广王全身裹挟着法力冲了过来。明明大喊：“把剑给我！”随后拿过宝剑和秦广王扭打在一起。明明的法力加上经过琴琴训练的宝剑的法力足够对付一位阎王，秦广王也败下阵来。

随后五官王和阎罗王赶了过来。明明刚刚和两位法力高强的阎王交手过，已经精疲力竭。明明战胜秦广王是因为聚合了宝剑的法力，佳佳和接过宝剑的琴琴对战两位阎王，明知必输无疑，却还是得硬着头皮冲上去和他们战斗。佳佳和琴琴很快就处于下风，危急关头，蔡蔡和霜霜及时出现，继续跟阎罗王和五官战斗王，才帮助佳佳和琴琴脱险。

“你们怎么样？”孙孙也来了。

“目前还没事。”明明对她说。

接下来，卞城王、泰山王、都市王、平等王、转轮王同时出现。孙孙见状，喜上眉梢，大喊：“黄黄！”

黄黄从空中落下，落下的过程中向下释放法力冲击，孙孙马步扎稳，向上释放法力冲击，两股冲击相互作用产生的横向冲击，不但轰飞了刚刚到来的五位阎王，还把被打败刚刚站起来的五位阎王也轰飞，周围烟尘四起。

烟尘散去，“琴琴呢？”孙孙问。

“你们的朋友已经被蔽心术控制，往黄泉路走了。”刚刚站起来的秦广王说。

“原来是以心神为机关的邪术！”，明明听到秦广王这话如是说。随即拿起地上琴琴没有拿走的宝剑，用剑柄把虚弱的秦广王砸晕。

孙孙他们六个加紧往黄泉路赶去。终于，他们看到了黄泉路的入口。黄泉路上，孟婆正在分发孟婆汤，琴琴已经走上了黄泉路。

“嘿嘿，牛头，我们要立功了！”牛头马面突然窜了出来。

“我们立功才是最多的。”黑白无常也窜了出来。

虚弱至极的孙孙他们六个虽然已经没有了力气，但是和牛头马面黑白无常战斗还是可以的。

黄泉路上，孟婆板着个脸走到琴琴面前，打算给琴琴分发孟婆汤。看到琴琴被蔽心术控制，随即便帮琴琴解除。

回过神来的琴琴看见板着脸的孟婆被吓住了。可是接下来孟婆便展露出了和蔼的表情。

“您是孟婆？”琴琴鼓起勇气问。

“我是”，孟婆和蔼的说，“孩子，你渴望转世吗？”

“我不想。”琴琴坚定的说。

“走上黄泉路的人甚至说来到鬼界的人没有一个不渴望转世来生的”，孟婆接着说，“无论他们生前多么渴望死亡，在鬼界，他们都渴望转世，或者说——渴望新生。”

听到新生二字，想到自己并不算长的人生经历中的那些痛苦，琴琴动摇了。

“获得新生，再来一辈子，难道不好吗？”孟婆说。

“不！我想回去。”琴琴突然坚定起来。

孟婆愣了一愣，随后并不惊讶而且和蔼的说，“你为什么想回去呢？这里可是黄泉路，是不能回头的。无数的灵魂喝了孟婆汤走上黄泉路，即使绝大多数都在黄泉路上消亡了，能够转世来生的少之又少，人们依旧渴望转世，依然奋不顾身的走上黄泉路啊。”

“因为我还有重要的朋友，无论是在鬼界，还是在人间。”琴琴回头看着黄泉路入口正在和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对峙的孙孙他们，孟婆示意黑白无常牛头马面停手。

孟婆笑了，“你是明智的，孩子”，琴琴转过头来，孟婆说罢，从兜里拿出一颗玉制的珠子。

“这是我的法器玉珠，有了它，你也可以使用法力了”，孟婆说，“收下吧。”

琴琴接过玉珠，神色平静的看着它，又看了看孟婆，点了点头，转身在所有渴望转世的鬼的目光中逆着黄泉路走去。

就这样，走出黄泉路的那一刻，没有呼吸的琴琴，重新恢复了呼吸。

孙孙他们和死而复生的琴琴紧紧相拥在一起。

（31）琴琴掌控邪术

虽然琴琴死而复生，但是仍然有太多的疑点没有解决。比如酆都大帝为什么要囚禁地藏菩萨、鬼界为什么要取琴琴性命，甚至于明明他们从未涉及的邪术，等等等等，都是还未解开的谜团。

诸多的疑惑让明明夜不能寐，但宿舍深夜封楼，于是他利用人间和鬼界的领域重合机制来到了操场。毕竟人间所及之处尽是鬼界，人间走不通的路可以借由鬼界之路走通，鬼界到不了的地方亦可以借由人间到达。

在四下无人的操场走了一会儿，明明也有了困意。但是就在刚打算回宿舍睡觉的时候，他听到了孟婆的千里传音：“请留步。”

孟婆要负责黄泉路的工作，必不会亲自来到人间，想必是通过琴琴身上的玉珠才传音的吧。

可是孟婆毕竟本就是鬼界差使，不需要夜明珠的阴气加持，她身上应该没有夜明珠，明明又不能操纵琴琴的玉珠。思来想去只能单方面接受孟婆的消息，明明还是决定留在了操场上。

不一会儿，琴琴来到了操场。机警的明明一眼看出琴琴被蔽心术控制，可是这蔽心术从何而来？这时孟婆又向明明千里传音：“这玉珠毕竟是鬼界法器，鬼界和邪术密不可分。邪术的泛滥，和当初酆都大帝为了管

理鬼界助灵魂转世破了邪术之戒脱不了干系。破解你们想破解的鬼界之谜，必须学会对付邪术。”

接着，孟婆向明明发出请求：“对年轻人话不必多言。我对琴琴施加了蔽心术，请助其破解邪术一臂之力。”

“遵命。” 虽然无法亲口告知孟婆，但明明还是默念到。

琴琴走到明明的面前，明明也往前走了一步，就是这一步，让明明感知到了琴琴的内心世界。

“向他发出挑战吧。” 这是孟婆的声音。

“您说什么？” 琴琴问。

“向他发出挑战吧。” 孟婆仍然说。

“可是，为什么？难道我要向明明挥剑吗？” 琴琴在纠结。

“来吧。” 现实世界中的明明开口了。

“你需要一次挑战来证明自己，你的宝剑来自姜子牙，宝剑上的法力来

自于我，玉珠上的法力来自孟婆，唯独没有法力属于你自己。”

“明明为什么会这么说。”琴琴想，她正被蔽心术控制说不了话。

“他都这么说了，去挑战他吧，他打败了姜子牙，打败了他，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拥有姜子牙的宝剑和宝剑上的法力。”说罢，孟婆加强了蔽心术的控制。

琴琴只能用仅存的一点儿意识眼睁睁看着自己向明明说出：“我要向你发出挑战。”

“既然这样，可别让我失望啊。”也是说罢，明明腾空一跃如射箭一般打出一道冲击，琴琴自如的向右躲开，明明又打出第二箭第三箭，琴琴仍然顺利躲开。

琴琴冲了上来，向明明挥出第一道剑气。可剑气毕竟是明明的杰作，就在琴琴要挥出第二道的时候，明明右手一挥提前制造了第二道剑气，琴琴措手不及被击退，但还是及时将宝剑插在地上保持住了平衡。

琴琴抬头一看，明明又一支箭向自己射了过来，她迅速抬起宝剑挡住了明明的攻击，可是她也发现，挡住攻击和听到响声的那一刻，这支箭便消散了。琴琴立刻后退，几乎同时，刚刚琴琴以站立的地方为圆心一定

范围内便产生了强烈的逆时针法力冲击。

明明知道刚刚琴琴所做的的一切都是孟婆在操纵，现在琴琴的内心世界里，琴琴正用尽全部的力量去保持自己的独立心神。

现实世界中，琴琴不甘示弱，向明明又挥出了一道剑气，明明同样又是提前挥出了第二道剑气。剑气叠加扬起琴琴脚下的一地灰尘，灰尘散去，琴琴不在灰尘之中。明明下意识的向后看，琴琴正用玉珠向自己发动持续的法力冲击。明明措手不及被法力击飞到操场的铁栅栏上，同样扬起了那边一地灰尘。

“不错。”明明的手从飞扬的灰尘中伸出，随后灰尘散去，明明手中多了一根棍子，正是这根棍子让明明防住了琴琴的持续冲击。“接下来，我要正式一点儿了。”

琴琴提剑冲来，明明主动出击，两个人打的风生水起。当初琴琴三战黑白无常，打的不说十分艰难，但也并不容易，可现在，她竟能和明明打的难解难分，和自己法力的来源之一打的难解难分，这是莫大的进步。想到这里，琴琴的精神放松下来，她享受着和明明战斗的一招一式，正是在此刻，琴琴的独立意识开始变强，正逐渐压倒蔽心术的控制。

“让我们一招定胜负吧。”琴琴对明明喊。

“来呀。”明明也喊。

这一招，四起的烟尘淹没了整个操场。烟尘散去，明明用棍子支撑着自己，而琴琴手中的剑指着明明的喉咙，没有刺进去。在最后一刻，琴琴的精神战胜了蔽心术的控制。

“你们做的不错。”孟婆说。

“琴琴做的不错。”明明说。

“谢谢孟婆老师。”琴琴说。

（32）云中蔡氏钦赐如意法新觥筹琼月天君

在孟婆和明明的帮助下，琴琴经过多次训练已经可以对抗邪术了。这一天，琴琴前去黄泉路拜访孟婆。

“看来你们可以去解答最终的问题了。”孟婆对琴琴说。

“请孟婆老师指教。”琴琴行礼。

“你们需要去解救地藏菩萨。”孟婆说出了一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问题。

“我听明明说囚禁地藏菩萨是酆都大帝的命令。”琴琴说。

“确实，但酆都大帝为什么要囚禁他，相信地藏菩萨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孟婆说。

酒葫芦里，明明给别墅贴上了对联，上联“金银无尽”，下联“功德无量”，横批“万寿无疆”。

“我当时还真没来得及问怎么回事。”明明说。

“你不用问了，孟婆让我们去救他。”琴琴说。

“让我们去救地藏菩萨？”蔡蔡问。

“正是。”琴琴说。

“可那是地牢，上次明明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气喘吁吁了，可见里面多么危险。”霜霜说。

“不要急，我先去拜访拜访崔珏，如果不行我再去求助钟馗，总有办法救出地藏菩萨的。”明明说。

明明带着礼品前去鬼界判官总府。

“别来无恙，牛头马面。”此时牛头马面正在判官总府门口无所事事。

“无恙。”牛头有气无力的说。

“我要跟你打一架。”马面说，随后撸起袖子。

随后明明被黑白无常用摄魂术偷袭。“二位无常想对我这副至阴之体做甚？”明明问，因为摄魂术的效果是让人的灵魂进入鬼界，所以只对阳盛的人有用，能进入鬼界的都是阴盛之体，摄魂术自然无效。

“没什么，做一下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

“请报崔判官明明携礼而来。”

“你进就行了，我们又不是给他看家的。”

“谢四位。”

此时崔珏正在办公室里工作。

“见过崔判官。莘县萝卜奉上。”明明行礼。

“但言来意便可。”

“晚辈想见一个人。”

“如果是地藏菩萨，不行。”

“崔判官何出此言？”

“此乃酆都大帝令，本官无权违背。”

“不知判官可否详言。”

“某日，酆都大帝下令判官府逮捕地藏菩萨，但并未说明原因。奉劝汝等勿与酆都大帝作对。鬼界有五方鬼帝十殿阎罗，五方鬼帝不过问鬼界事务，故不足语之，汝等虽战胜十殿阎罗，但相比之下，酆都大帝法力高强无比，十殿阎罗之十殿结合亦不能企及，且酆都大帝精通诸多邪术，汝等与其盘算胜之，不如前去劫狱。”

虽然什么都没问出来，但终归崔判官还是给了一个不错的思路。琴琴霜霜蔡蔡明明随即一不做二不休杀进了地牢。

逃离地牢之后，明明问地藏菩萨：“敢问地藏菩萨，酆都大帝逮捕您意欲何为？”

“与其关心我意欲何为，倒不如先关心关心你们自己。”酆都大帝缓步走来。

琴琴他们立刻准备战斗。

“善哉！”地藏菩萨双手合十。

明明上前一步：“你们退后。”

只见酆都大帝闭上眼睛，然后使劲一睁，明明的心智就被控制了。

被控制的明明转过身去，刚要对琴琴她们三个发动攻击，蔡蔡就打开自己的水壶，朝着明明的脸泼了过去，然后施加法力让水壶里的水顺着鼻子和嘴全部进入明明的胃里。

“这是……酒？”霜霜问。

明明不能喝酒，酒水入胃立刻醉倒。

酆都大帝还是比较谨慎的，他选择改变目标去控制霜霜。

霜霜看大事不妙，拿起蔡蔡的水壶咕嘟咕嘟就往肚子里灌酒。他想去控制琴琴，却发现琴琴强大的意志根本不会被控制。

如果硬碰硬，琴琴他们必输无疑，但眼见这种情景，酆都大帝也是谨慎起来，不敢轻举妄动。然后他转换了思路，用法力控制气流从体外挤压明明的腹部。毕竟说到底他也是控制了明明，所以他想让明明醒来继续为他所用。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蔡蔡的酒水里事先混入了琴琴他们四个的法力。琴琴霜霜蔡蔡，用法力控制酒水从体内撑起明明的腹部。

确实，酆都大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这场以明明的胃为战场的僵持中，他不需要速战速决，因为他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入胃的酒水会慢慢被明明的肉体运化掉，明明会自然而然的醒来。而且吐出的酒水可以被她们三个继续利用，但现在酒水被运化掉，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酒让明明醉倒了。

可很快，酆都大帝意识到他错了。酒水里混有法力，随着酒被慢慢的运化，明明开始大量的出汗，而就在这些汗里，裹挟着明明的法力。蔡蔡把这些汗泌别清浊，将含有法力的轻清部分收集到备用容器里。

而刚才霜霜也喝了大量的酒，也开始出汗，蔡蔡又迅速收集了霜霜的法力。

就这样，加上自己的法力，蔡蔡成功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幻化体——云中蔡氏钦赐如意法新觥筹琼月天君，简称“云君”。

云君一拳打向酆都大帝，酆都大帝这次彻底输了。

（33）琴琴摧毁黄泉路

“请您回答我们的问题。”蔡蔡说。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们的问题。”酆都大帝艰难的站起身来说。

“因为您输了。”蔡蔡说。

“也罢，你们想知道什么？”

“您为什么要囚禁地藏菩萨？”

酆都大帝沉默不语……

过了许久，酆都大帝终于开口说话。

“你们可知人间每年有多少新生的婴儿？”酆都大帝问。

“数不胜数。”霜霜说。

“那你们可知这些新生的婴儿有多少来自于鬼界灵魂转世？”酆都大帝继续问。

明明他们只知道孟婆说过转世很难，至于难到什么地步，他们并不清楚。

酆都大帝说：“走上黄泉路的，十万人里不一定能有一个转世成功，如果不能转生来世，他们将消亡在黄泉路上。”

“难道大帝忘记了鬼界存在的意义吗？难道酆都大帝忘记了为什么我要协助您创造鬼界吗？”地藏菩萨问。

“当然没有忘记。引渡魂灵，助其转生。”酆都大帝说。

地藏菩萨继续问：“可是以大帝的法力竟连十万分之一都不能引渡？”

“地藏菩萨可否知道转生来世意味着什么？”酆都大帝问。

“当然是新生。”地藏菩萨回。

酆都大帝继续说：“你错了。”

“你可知他们有多少人生前迫切求死？”酆都大帝又继续说。

地藏菩萨沉默不语……

“人间对于他们，就是五浊恶世，地藏菩萨也要引渡吗？”

地藏菩萨依旧沉默不语……

“无论前世多么的渴求死亡，但凡进入鬼界，无不渴求新生，然后冒着灰飞烟灭的风险走上黄泉路，只为回到那曾经被自己视为地狱的人间，岂不荒谬。”

然后，酆都大帝继续说：“当初我所想的确实和您一样，只是后来我意识到，与其帮助他们转生来世，还不如把他们好好安顿在鬼界。受摄魂术即将来到鬼界的灵魂，都需要经过阎王和判官的审理，待其进入鬼界后，生前恶者死，生前善者由判官府好生安顿，帮助他们在鬼界定居，从此远离世间污浊，岂不美哉？”

“鬼界确实是个宜居之地。”琴琴说。

“荒谬！”地藏菩萨突然大声喊，“你以为人们真的愿意把余生留在鬼界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吗？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所有灵魂都渴望转世！人间污浊，可人间亦有清流啊！”

地藏菩萨哭成了一个泪人，酆都大帝沉默不语。

这时孟婆千里传音：“你们快来黄泉路。”

听到孟婆焦急的声音，明明蔡蔡霜霜琴琴迅速赶往黄泉路，地藏菩萨和酆都大帝紧随其后。

明明他们之前来黄泉路的时候只想着救琴琴，没仔细看这里的具体环境，现在这一次来，才发现黄泉路起于海岸，一直延伸到看不到尽头的远洋。

“确切来说黄泉路起于曾经的奈何桥，就是现在的石门入口处。”孟婆说。

“黄泉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明明问。

“黄泉路所在的这片海洋叫做无尽苦海，奈何桥就是被无尽苦海的海啸冲毁的。”孟婆看着暗流涌动的无尽苦海说。

孟婆继续说：“黄泉路实现灵魂转世需要很强大的法力，这股法力不停引动无尽苦海，使得无尽苦海每天都在海啸，所有的转世失败都是因为被苦海吞没。”

“原来是这样……”明明他们四个感到震惊。

“为什么要把黄泉路建在无尽苦海上？”明明问。

“难道还有其他能够承载黄泉路法力的东西吗？”酆都大帝说。

琴琴突然想到了什么：“孟婆老师，请问鬼界当初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

“你能让拥有法力的人聚集在一起，就已经对正神有相当的威胁了。”酆都大帝说，“而且地藏菩萨曾经进行过占卜，你甚至会决定鬼界未来的走向。相信即使是地藏菩萨也容忍不了鬼界被凡人左右吧。”

“鬼界未来的走向……”琴琴想。

“你也看到了，地藏菩萨，这海啸，这千万年间无尽苦海从黄泉路累积的法力，岂是你我所能对抗的，如果不把你囚禁起来，让你去加固黄泉路，你必死无疑。”酆都大帝继续说，“而且用不了多久，无尽苦海的海啸就会吞没整个鬼界。”

“什么！”明明不可思议的喊到。

“玉珠加上姜子牙的宝剑，可否逆转这场危机？”琴琴问。

“可以，”孟婆说，“但仅仅制止海啸治标不治本。”

“你想毁掉黄泉路吗孟婆！”地藏菩萨大喊。

“小神只是陈述事实。”

“善哉！”地藏菩萨双手合十，痛哭流涕。

地藏菩萨的眼泪掉在地上的一瞬间，海啸爆发了，随即第一道巨浪袭来。

“云君助我！”蔡蔡大喊，随后云君挡住了第一道巨浪，接着更高的第二道巨浪袭来。

“快后退！这不是云君能挡住的。”蔡蔡喊，所有人迅速后退，躲过了第二道巨浪，然后是第三道巨浪奔涌而来。

这一次明明蔡蔡霜霜没有来得及逃离，巨浪淹没了他们三个，将他们裹挟到黄泉路上。

第四道巨浪打来，将黄泉路冲击出无数裂缝。

眼见第五道滔天巨浪袭来，琴琴一跃浮空，用法力将巨浪一劈两半，随

后又将海水劈的四分五裂，散落成水花的海水带着琴琴的法力渗入了黄泉路的裂缝。

第六道巨浪蓄势待发即将袭来。

现在，琴琴需要做出一个抉择——是否要毁掉黄泉路。

“黄泉路一日不毁，海啸一日不除，但鬼界应该不会再有第二条黄泉路。”孟婆说。

“不要毁掉黄泉路！我们想转世！”黄泉路的入口聚集了无数渴望转世痛哭流涕的灵魂。

山里，谆谆问：“李叔，你说鬼界会被海啸覆灭吗？”

……

这一刻，琴琴听见了鬼界所有人的声音，只有酆都大帝和地藏菩萨沉默不语。

“琴琴！”明明喊。

“无论你怎么决定！”蔡蔡喊。

“我们都支持你！”霜霜喊。

然后，他们三个加上云君用尽全部的法力攻破了第六道巨浪。

第七道浪在刹那间袭来……

浮在空中的琴琴施展了法力。

黄泉路轰然倒塌，随后海啸退去。

明明蔡蔡霜霜在云君的保护下安然无恙。

“成佛之日不知何时能够到来”，地藏菩萨轻声说，然后双手合十：“善哉！”

经此一役，玉皇大帝认定琴琴他们所有人为凡圣——即和正神民仙齐平的第三股势力。

烛明游记

（34）七位凡圣

太师父：

琴琴从容的走在路上。

终于她在一座山下站住了。她闭上眼，渐渐的，一条石阶小路出现在苍翠的山林里。

琴琴顺着这条小路向上走，每走一步脚步离开的同时，刚刚还在脚下的石阶就消失不见。以这条山坡的倾斜度，没有阶梯是根本上不了山的。

琴琴走到了山顶。山顶上有一座房子，房子旁边有一片菜地，房子和菜地前面是一片空旷的平地。琴琴去菜地取了些菜，用屋里水缸的水洗净，后置于案板上。而后琴琴走到了平地的中央。

由于刚刚采来的菜坚韧而富有弹性，因此下刀之前需要通过练功凝神静气。琴琴在平地上缓缓的闭上双眼，这一刻，仿佛脚下的平地被无限延展，广阔而没有边际。起势后的琴琴心如止水，正如下刀前要缓，而后琴琴猛地打出一阵拳风，正如下刀时要快，一快一慢交替进行，激发体内阳气运行，让体内湿气尽数消散。

当然，正如做菜而非一步到位，练功也不都是这样。紧接着，有时琴琴

如拨草寻蛇，用这种功法缓缓熬出的汤才会清爽可口，有时琴琴如鹰熊斗智，用这种功法炒出的菜才会劲爆热烈……

功毕，食毕，琴琴拿出了刚才没吃完的馒头，她走到门口，看着这没有围墙的一亩三分地，又远眺山下那星星点点，默默笑了出来。

大师祖：

孙孙正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飞速潜行。

她潜行到铁轨旁边，远远看见动车飞奔而来，她知道，这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在列车飞奔而过的时候。

砰！孙孙撞破玻璃冲进了列车，正好就是列车组乘务员被劫持的那节车厢。

时间仿佛静止了，孙孙却不敢静止，立刻蹲在地上，列车运行产生的压强把劫匪甩出车外，最后一个劫匪飞出去的同时，孙孙把用法力拼好的玻璃装在了车厢原位，随后用法力加热再迅速降温，玻璃就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车停了，孙孙和其他乘客一起下了车，仿佛没有人劫持这班次列车。

二师祖：

霜霜在路口等红绿灯。

突然一辆车从她的面前飞驰而过，撞上了右边另一辆车。霜霜淡定的站在原地，然后扭头看去，车前盖在缓缓的冒白烟。

霜霜意识到事情不对劲，神情紧张起来，然后快步冲向车祸现场。

确实，飞驰而过的那辆车已经起火了，而且旁边就是加油站。霜霜把车上的人救了出来安置在路边，回头看去，车子已经冒出火星，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见势不妙，霜霜立刻跑到加油站前面，摆手用法力向车子吹起大风，带起了地上的沙子。

车子爆炸了，爆炸的冲击波被沙尘抵消，一场危机被成功化解。

三师祖：

蔡蔡走在村口。

突然，她看到了一个石墩子。按说村里是不会有石墩子的。蔡蔡直勾勾的盯着石墩子，眼神锐利到可以在石墩子上刻字。

半个小时过去了，蔡蔡的眼神不曾从石墩子上离开一瞬间。此时的石墩子俨然成为了蔡蔡的眼中钉。

蔡蔡闭上眼仰起头，深呼吸一大口，然后走上前去，两手把石墩子抱了起来搬到一边，然后转身离开。

可是刚走那么一瞬间，蔡蔡就停下了脚步，回头继续看着那个石墩子，然后如蛇一般冷静的说：“云君。”

云君猛地出现，一拳砸碎了那个石墩子。

随后蔡蔡继续走在村口。

四师祖：

明明在餐馆就坐，耐心的等着自己的饭菜。

“喂！！！……”突然，明明的身后传来了店主和食客争吵的声音，而

后食客和店主打了起来。

虽然他们的话语嘈嘈杂杂，但明明还是从他们的争吵中听出了“小混混闹事”的意思。

小混混们把店主打倒后就要走。

“你们，钱还没给。”明明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回头。

小混混们转过头来，“你少管闲事！”接着气势汹汹的朝背对着他们的明明走去，直到一个酒葫芦从他们的视野正中缓缓升起，他们才原地站住。

随后，酒葫芦开始极速的在餐馆里乱飞，并做锐角转弯，将这群小混混一个个击倒在地。明明起身朝他们走去。

一个小混混开始求饶：“饶命，大侠饶命。”

明明一把抓起他的衣领，“叫上仙。”，然后把他扔在地上。

“上仙饶命，上仙饶命……”小混混们抱头鼠窜逃跑了。

金护法：

佳佳在看电视剧。

突然，她听到墙角有一些异常的响声。她首先想的是家里进了老鼠，接着又顺其自然的想到了实验室那只被他处死的小鼠。

然后她意识到，这不是老鼠会发出的声音。然后她想的是插座漏电了，于是她用法力把电闸拨了下来。

异常的响声还没有消失，在没有任何思路的情况下，佳佳向声音所在之处走了过去，她看到一只麻雀在全力扇动翅膀。

佳佳把麻雀救了出来，让麻雀向天空飞去。

银护法：

黄黄来到了海边。

大风和大雪还有大海，让黄黄发出了激动的呼喊声。于是乎，黄黄随手捡起脚边的木板，然后聚合法力向大海冲去。

在法力的推动下，黄黄一跃而起，顺手将木板置于脚下，稳稳的在海面上冲起浪来，她向左右看去，海鸥在她的身边一字排开。黄黄冲向前面的巨浪，大浪一扑而下，黄黄从浪里冲了出来，向岸边冲去。海鸥在黄黄周围成云团状飞行，黄黄从海面跳起来空翻一圈，落下的一瞬间，海鸥又转换成旋风阵型围绕黄黄飞行。

最后，黄黄将冲浪板侧过来刹车，稳稳的停在了沙滩上，然后双臂展开，海鸥队形解散，像烟花在低空绽开，无比热烈。

（35）明明只身入晋地

现在，烛明上仙正御剑飞行在太原的天空上。

几日前在酒葫芦里……

“你去山西干什么？”逐霜上仙，也就是二师祖霜霜，问到。

“对呀，你不是在那里被陷害退学过吗。”兰孙上仙，也就是大师祖孙孙，接着说。

“我一个朋友遇到困难了，我必须去。”烛明上仙，也就是四师祖明明，说到。

“你现在就去吗？”荇蔡上仙，也就是三师祖蔡蔡，问到。

“对，现在就得去。”

“你的朋友发生了什么？”阖佳上仙，也就是金护法佳佳，问到。

“说来复杂，等我回来会详细告诉你们的。”

“你得去几天？”玄黄上仙，也就是银护法黄黄，问到。

“不好说几天。”

“你需要什么？”抚琴上仙，也就是太师父琴琴，说到。

“需要宝剑。”

于是，烛明上仙就驾驭着姜子牙的宝剑出发了。

太原的天阴沉沉的，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

上仙向前远眺，马上就要进入城区了。

然而就在这时，上仙的右边升起了一个御枪飞行的人。

不由分说，那个人向烛明上仙撞了过来。

虽然上仙被撞下宝剑，但好在御剑技术尚在，又稳稳地踩在了宝剑上。

上仙回头看去，那个神秘人从长枪上跳起，用力猛踢枪杆，长枪就如离弦的弓箭一样骤然加速，向上仙飞来。

上仙一跃而起，长枪打了个空，撞在了山头上。

上仙持剑稳稳落地后，只见那神秘人如饿虎扑食般袭来，上仙迎头而上，和他打成一团。

几个回合过后，双方不分上下，彼此虎视眈眈的警惕着对方的下一次进攻。

突然，烛明上仙想到了莘县道人讲过的故事：

“一万多年前，阿弥陀佛杀害了晋地德高望重的吕梁尊者，后太原将军便盘灭了晋地诸神，无论正民。”

想到这里，明明首先开口：“您是太原将军吗？”

“看你年纪轻轻，竟然能猜到我的名号，”太原将军收起架势，“想必你定有高人指导，莫非你就是玉皇老儿新封凡圣之一。”

“晚辈烛明见过将军。”

“这里不该有其他神仙，念你年轻，快回吧。”

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闪过烛明上仙的脑海，于是上仙说：“回，暂时是不能回的，但晚辈可以帮助寻找吕梁尊者。”

“笑话！吕梁尊者遇害都是一万多年前的事了，岂有寻找一说？”

“那就恳请将军宽限几日，如我食言，必当谢罪。”

（36）依附凡人的民仙

烛明上仙肯定不会随口乱说能寻找到吕梁尊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吕梁尊者的线索，就在上仙的朋友婷婷身上。

晋地的天放晴了，婷婷午睡醒来出门上学。

“你看她……”一群人在路上小声嘀咕。

婷婷知道这是在嘀咕她，但她又能怎么样呢，只好耳不听为静。

这样的嘀咕在婷婷的身边并不少见，虽然很烦，但婷婷还是有足够的忍耐力的。

吕梁的高中晚上十点才放学。晚上放学回家时下雨了，走在路上的婷婷正好没有带伞被雨淋湿，只不过婷婷很明显的感受到这雨是暖的，这暖雨让婷婷难得睡得很安稳。

第二天早上，婷婷醒来去上学。

“你看她……”还是那一群人在路上小声嘀咕。

婷婷知道这是在嘀咕她，所以她上去就抓住带头嘀咕那个人的衣领，然

后给了她两拳。

带头的窝在地上痛苦的呻吟。

其他嘀咕的人看到领头这般惨样，怒火中烧，上去就把婷婷包围住，但是却被婷婷一个个打倒在地。

周围的同学无论男女，看到有人被欺负，在没有对事情进行任何了解的情况下，都去帮着被打的那群人制服婷婷。他们的下场都很惨烈，无论男女，都被婷婷制服，瘫坐在地。

此时，一团气流裹挟了婷婷，气流片刻便散去，婷婷却换上了一身黑色的西装。她的脸一点都没变，但是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这不是平常的婷婷。

因为打架，婷婷这天没有上学，但她也没有回家，因为她发现自己能飞。于是，她飞去了那些她没去过的地方，她去了风景名胜，也去了贫困地区。在某地，她亲眼看见警方解救被拐卖妇女遭到阻拦的现场，一声声“交了钱了，交了钱了”让她十分生气。“既然警察不能暴力执法，那么我来。”想到这里，他上去就打掉了那个村长的门牙。

见村长被打，购买妇女的那家人有了做乱的由头，齐哄哄的向婷婷的方

向冲了过去。虽然对方人多，但婷婷也不甘示弱，站定起势，腾空一跃，而后消失不见，做乱的人群中连续出现了六道婷婷的幻影，使用六招不同的招式，最后一道幻影从天而降，显出婷婷的真身，七招下来，没有人能够站着。

晚上，游历山西一圈的婷婷回到了吕梁。

“好久不见。”一个诡异的声音从婷婷背后传来。

“我好像不认识你。”婷婷说。

“我是谁不重要，你只需要知道，如果你想找回你全部的力量，你需要去你那里的一中找烛明上仙。”

“烛明上仙是谁？”

“就是你认识的那个明明。”

“原来是他夺走了我的力量！”

这个神秘人到底是谁？其实就是太原将军。

让我们回到烛明上仙和太原将军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想怎么寻找吕梁尊者？”

“将军莫急。”上仙说罢，大手一挥，当晚，整个晋地下起一场大雨。

雨中，一个人的意识被大雨萃取出来，凝聚到一片叶子上。

第二天上午，婷婷前往了一中，她来是为了找明明，不是来上学的，所以她徒手掰弯了学校的铁门，顺便打倒了阻挡她的保安。

一个老师从教学楼走了出来，看到保安躺在地上，他慌了，但看到歹徒是婷婷，他又笑了，因为他是婷婷的班主任。

这个老师缓步走上前去，婷婷看清走来的是谁以后，首先说：“我记得你。”接着一把掐住这个老师的脖子，“就是你收我们班的黑钱！”，然后把他摔在墙上。

接着婷婷抬头看向教学楼，还有很多在看热闹的老师，要说他们没有收黑钱，婷婷肯定不信。

于是婷婷再次使出了六道幻影，大喊：“烛明，出来见我！”把学校广

场毁了个天翻地覆。

然后一个箭步跳起，撞破窗户进入教师办公室，把那些收黑钱的老师打的头破血流，然后对学校进行无差别扫荡，无论师生，无论是好是坏。

婷婷扫荡学校的间隙，一个老师跑到了车上，打算驾车逃离，但一个课桌撞破教室的窗玻璃飞了出来，正好砸在汽车的前盖上，引起了爆炸，这个老师也一命呜呼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烛明上仙慢慢的走进了学校。

说到这里就得回溯到那场雨了，烛明上仙和叶子里的意识进行了这样的交流：

“我在哪里？”

“你在这里。”

“我是谁？”

“你看呢？那个平凡的你，那个自信的你，那个痛苦的你，她们都不是你，她们又都是你。”

“你是？”

“我是明明，就是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你认识的那个明明。”

“我这是，终于摆脱来自疾病的折磨了吗？”

“是开，不过，还差一点儿。”

没错，这正是婷婷的意识。

“你说的还差一点儿，指的是……”婷婷问。

“你的疾病是因为你的体内留存有两副意识。”明明说。

“她是谁？我是说那副意识。”

“你回忆一下，可能很久之前，长到一万多年以前，那具肉体消亡后，她的意识依附于一尊石像，终于在十几年前，她找到了自己新的归宿，和你共用一具肉体。所以，你回忆一下，她的名字是什么？”

“吕梁尊者。”

明明面带笑容的说：“没错，就是她。”

婷婷若有所思。

“关于我那就说来话长了，我会找时间详细告诉你的。”明明继续说，“现在你的意识被我萃取到了一片叶子上，你的肉体内只有吕梁尊者的意识，唯一的问题是她的意识和你的意识产生了错杂，导致她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婷婷。你需要找机会让她认清自己是谁，虽然她有一段痛苦的过往。”

“我明白了。”

（37）三副意识的交流

烛明上仙走进学校。

“你是……”上仙说。

“我是婷婷啊，怎么，认不出我了？”

“不，你不是她，虽然长得一模一样，但是，你不是她。”

“那我们过两招，我会用实力告诉你我就是婷婷。”

说罢，婷婷摆开架势，上仙也摆开架势。婷婷起势，后化为连续的六道幻影，每一道幻影都使用不同的招式。婷婷起势后，明明紧随其后也起势，也化为连续的六道幻影，每一道幻影都是用不同的招式，又和婷婷的招式不同。

双方的第七道幻影对撞在一起，对撞的反作用力使双方拉开了距离。

“现在你相信我是婷婷了吧。”

“好吧，我相信。”

“那你该给我了。”

“什么？”

“我的另一部分力量啊。”

“说得对，该给你了。”

明明把叶子交给了婷婷，“接下来，你想去哪里？”

“去青岛吧，好久之前就想去你那里了。”

婷婷高兴地走出了学校，刚一回头要找明明叙旧，明明便不见了踪影。

“算了，不管他了。”

婷婷唤醒了那片叶子中的意识。

“你是……”叶片中的意识现出了婷婷同样的人形。

“我是你的本体啊。”

“明明通过那场雨把我的意识封存在叶片里，也就是说，你是吕梁尊者。”

“什么吕梁尊者，我就是你啊。”

“不，你不是我，你是一个民仙。”那意识的人形说。

“你才是民仙！我再说一遍！我就是你！”

说罢，婷婷，或者说吕梁尊者，把意识的人形收回到了叶片中。

过了几天，婷婷终于踏上了青岛的土地。

上仙把她带到了小珠山，他们两个言语不多，爬了好久终于来到了菩提寺。

明明首先对着菩提寺行礼，而后进入。

“你今天很奇怪啊。”婷婷说。

“哪里奇怪了？”

“你不但路上话不多，来到这里举动还很奇怪。”

“这山里住着德高望重的正神和民仙。”明明说。

“民仙到底是什么，这个叶子里的人也民仙民仙的。”

“或许你就是一个民仙呢？”

“打住打住，我就是我，怎么可能是民仙。”

“可你和婷婷相差甚远。”明明说。

“我就是我，不会是别的什么！”婷婷说。

“你不是你。”

听到这里，婷婷拿出了那片叶子：“难道你也觉得这片叶子才是真正的婷婷？”

“不错。”

“那我只能用拳头改变你的看法了。”婷婷说罢，一把剑和一杆长枪从

天而降，插在婷婷两侧的地面上。

婷婷拿起剑，一个箭步向明明冲过来，明明也拿出尚未归还琴琴的宝剑，与婷婷一来一往的对打起来。

明明真本事必然是有的，与婷婷缠斗了三十个回合后，婷婷停止了进攻。

“好，既然用剑打不过你，那我就用枪。”说罢，婷婷拿起了身边那杆长枪。

“依然是冷兵器。”明明说。

“反正都是枪。”婷婷说罢，一枪劈来。

明明极速躲开，第二场激战就这么开始了。

战斗的一开始，婷婷还狂妄的笑着，可越到后面还没有把明明打倒，她就越着急。

“为什么！为什么要帮那个废物！”此时的婷婷，或者说吕梁尊者，已经怒不可遏，“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都是，失败者！”说罢，吕梁尊者扔下手中的武器，然后聚集法力，长枪和剑向天空飞去并融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火球，随后在法力加持下，一个巨大的火球出现在了菩提寺上空。

“我认为婷婷会用实际行动告诉你，她从不是你所说的废物。”明明说的十分冷静，因为此时婷婷那意识的人形已经站在了她的身后，然后化作法力融入了明明。

“漫长的共生岁月让你拥有了婷婷的记忆，可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你不会理解的是，婷婷对于自己和他人无差别的拯救渴望，是最符合‘救世’二字的品质。”

明明也开始聚集法力。

“婷婷从来都不是，失败者！”

两股法力对冲下，吕梁尊者倒在地上。

婷婷的意识也回归了肉体，通过那片叶子，在场的三副意识得以交流：

“原来我是一个民仙，还是一个千万年前就死去了的民仙，原来我才是那个失败者。”吕梁尊者说。

“不，你不是，你也在顽强的生活，也在寻找自己的归宿。”婷婷说。

“那又有什么用，到头来我只是个外来者。”吕梁尊者说。

“谁说你是外来者？”上仙说。

“难道我要和她共用一具肉体吗？”吕梁尊者对上仙说。

“也不是不可以。”婷婷说。

吕梁尊者沉默了好久，“罢了罢了，就听你们的吧。作为补偿，我也会把法力和婷婷共享的。”

在屋里看戏的菩提笑了出来。

明明把婷婷送到了机场，婷婷和吕梁尊者坐飞机回到了吕梁。

佛神篇

（38）毁灭黄泉路的罪魁祸首

鬼界的山里，李叔正在给孩子们讲故事。

“曾经有一条黄泉路，能够走到黄泉路尽头的人，都可以转世来生……”

这些孩子都是抚琴上仙在鬼界收的弟子。因为他们年龄尚小又无父母照顾，上仙不忍，便收他们为弟子。

李叔的故事让孩子们心驰神往，忘却了练功的疲惫。

“琴琴。”屋里，谆谆正和上仙收拾书卷。

“怎么了？”上仙回谆谆。

“李叔这么讲故事，你不怕孩子们抱怨你毁了黄泉路吗？”

“李叔说的都是事实，没有什么好怕的。”

“也是，不过李叔从来没说是你毁掉了黄泉路啊。”

上仙若有所思，“李叔这样，自有他的深意吧。”

直到某日，一个歹徒闯进了山里，打伤了李叔和几个弟子。

“站住。”大弟子常山拿剑指着歹徒，“你要再敢往前一步，我保证你身首异处。”

“年纪不大，口气不小。”说罢，歹徒和常山便交起手来。

上仙很快便赶到现场。

歹徒见上仙到来，找准间隙抽身向上仙冲去，上仙在被动下使出两招防身，后常山冲来，再次把歹徒牵制住。

可毕竟常山剑术尚不精，歹徒找准时机，向上仙扔出一把匕首，刺进了上仙的心脏。

好在上仙有玉珠在手，及时修复了伤口。

“小子，告诉你，我乃举钵罗汉，而站在你面前的就是曾经毁掉黄泉路，让地藏菩萨继续流亡鬼界的孟婆弟子琴琴。”

看到玉珠，常山明白了，自己的师父竟然是毁灭黄泉路的罪魁祸首。

“师父，”常山平复好心境，“弟子失礼了，常山今日必将汝等二人尽数收捕，前去向地藏菩萨谢罪。”

“来吧！”举钵罗汉喊道。

“我虽无意逐鹿，但你若心意已决，我愿与你过最后一招。”上仙说。

说罢常山和上仙、罗汉缠斗在一起。

这一刻，山里尽显刀光剑影。

数招过后，“是该结束这一切了”，上仙想。

于是上仙聚集法力，蓄力一击，把常山击败。

“举钵罗汉！”

“上仙叫小神有何用意？”举钵罗汉说。

“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上仙说。

“佛界正在物色黄泉路的修建位置”，举钵罗汉说，“我们很快会再见

面的。”

说罢，举钵罗汉走了。

抚琴上仙知道，这片山林已经不太平了，于是她把弟子尽数交给李叔，自己则去追踪佛界的信息。

上仙隐瞒了自己毁灭黄泉路的事实，但李叔和谆谆从未隐瞒过任何关于自己的事情。

“相信在李叔和谆谆的帮助下，孩子们能尽快适应鬼界的生活吧。”上仙想，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

（39）凡圣齐拆黄泉路

劫持高铁的各路匪徒已经被兰孙上仙清理干净。

这天阴云密布，厚重的乌云压得人喘不过气。

走在街上的兰孙上仙隐隐约约产生了一种不妙的预感。

突然，抚琴上仙出现在了兰孙上仙的面前。

“琴琴，你什么时候来的平度？”兰孙上仙惊讶的问。

“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佛界要在平度的天空中修建黄泉路。”抚琴上仙说。

“什么！那岂不是要把平度变成下一个无尽苦海！”兰孙上仙感到不可思议，虽然她也听闻佛界一心想要解救地藏菩萨，但她从没想到过佛界竟然这么偏激。

“在哪里？”兰孙上仙问。

“就在我们头顶，”抚琴上仙说，“看这浓密的乌云，留给我们的时间应该不多了，我们直接飞上去吧。”

说罢，二位上仙便直冲云霄飞了上去。

乌云之上，她们的第一组敌人，是坐鹿罗汉和欢喜罗汉。

由于孙孙和琴琴是突袭上去的，杀了二位罗汉一个措手不及，第一场战斗很顺利的就结束了。

第一场战斗结束之后，其他十六位罗汉一拥而上，想要用人海战术拦截孙孙和琴琴。

兰孙上仙见状，决定使出杀手锏。只见兰孙上仙经烈火缠身化作了一只火凤，她的翅膀矫健有力，她的身躯宽广如海，她向罗汉们冲了过去，罗汉们一下子就没有了还手之力。

抚琴上仙坐在火凤的背上，继续向上飞去。

接下来迎击她们的是佛界众弟子。

即使孙孙变成了火凤，也还是对付不了对方人数的众多，她们在刚刚修好的黄泉路基底降落，孙孙现出真身，琴琴和孙孙很快就被众弟子包围。

就在这时，逐霜上仙从天而降。“是霜霜！”孙孙和琴琴兴奋地喊道。

“让你们看看傲霜三七的厉害！”霜霜说着，从兜里拿出一只守宫扔到空中，这条守宫随即变成了一条四足两翼巨龙，这就是以守宫为基础霜霜用法力创造的傲霜三七。

傲霜三七持续怒吼出法力冲击，将佛界众弟子杀的人仰马翻。

然后迎击上仙们的是佛界诸佛。

“怎么不叫上我们！”荇蔡上仙、烛明上仙、阖佳上仙和玄黄上仙赶来的正是时候。

打倒诸佛需要多少人？只需要七个。无论是太师父、四位师祖，还是金银护法，他们都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誓要把黄泉路从平度上空拆除。

诸佛退却，接下来走上前的，是六位菩萨。

“别来无恙，各位菩萨。”烛明上仙说。

“我等救地藏菩萨心意已决，烦请各位上仙不要阻拦。”观世音菩萨说。

“汝等可知黄泉路会使人间大乱。”荇蔡上仙说。

“若不是黄泉路被毁，地藏菩萨早已不需在鬼界受苦。”文殊菩萨说。

“如此，我愿以我之肉体，作黄泉路之地基。”抚琴上仙说。

“所言为真？”日光菩萨说。

“非也，抚琴上仙拯鬼界于无尽苦海，功德无量，何以作地基。”玄黄上仙说。

“地藏菩萨的使命，应由他自己来完成。”阖佳上仙说。

听到这里，六位菩萨动摇了。

兰孙上仙再次化作了火凤：“云君、酒葫芦、傲霜三七且随我来！”七位上仙开始拆除已经修建好的黄泉路的基底，而六位菩萨则在一旁静坐，没有阻拦。

乌云散去，现出湛蓝的天空，人间仍有序的运转，仿佛刚才的危机不曾发生。

上仙们坐在兰孙火凤和傲霜三七的背上，在平度的天空中转了好久，仍不忍离去。

毕竟……

他们保卫了人间。

后记

（40）游乐场和潍城博士

虽然佛界计划的粉碎已经是一个月之前的事情了，但是对于参与这件事情的各路神仙来说，这一切仿佛刚刚发生，就比如超市里那位名为烛明的凡圣，他从货架上拿起两大袋切片面包，在篮子里找了一个稳定的地方安置好。

“你是有出游综合征吗？”黄黄看到篮子里这两大袋面包震惊的说。

诸位凡圣是该找一个时机，去把自己紧张的神经放松一下了。于是，他们决定明天出个远门，去融创好好玩一天。

第二天一早，除了蔡蔡要睡觉不去，其他六位坐在傲霜三七的背上，浩浩荡荡的向济南城东飞去。今日的济南城晴空万里，飞行非常顺利，很快他们便到达了目的地。

趁着游乐场没开门的功夫，他们打算先好好拍几张照片。就在这时，一只鸽子飞到了明明身边，随后便飞走了。顺着鸽子飞走的方向，明明顺利的发现了一群鸽子，十五元一杯鸽粮，看似很贵，实则也不便宜，但对于明明他们六个来说，至少有不下十种方法和鸽子们互动。

明明走到鸽群旁边，轻轻闭上眼睛，随即周围的空气以他为中心旋转起来。鸽子们感受到了气的流动，纷纷展开翅膀借风飞翔。明明睁开眼睛，

伸出右手，气流停止了，一只鸽子稳稳的落在明明的手上。

终于，游乐场开始了一天的营业。

明明他们六个开心的进入了游乐场。首先他们走进了飞跃丝路的项目，虽说飞行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是在飞跃丝路面前，他们还是开心的喊了起来。或许在这一刻，他们真正的放松下来了吧。

虽然明明是他们六个中唯一的男生，但是他确实连过山车都不敢坐。明明不是会飞吗？是的，飞和过山车是不一样的。他们五个在各个游乐项目之间，追求刺激，明明在场外坐着，好不热闹。听着他们几个在大转盘上开心的疯狂尖叫，明明拿出了昨天买的面包补充能量，渐渐的，明明敏锐的耳朵似乎听出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他停止了咀嚼，警惕的盯着转盘，在十分确信转盘正在失控后，他把面包搓成一团塞进嘴里，两手按在长凳上，通过地面向转盘施加法力，想要让转盘停止转动，至少是不让转盘失控。转盘上的她们五个玩的十分开心，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悄然靠近，然而明明已经紧张的冷汗淋漓，但凡他稍微放松法力，整个转盘甚至还有脱轨的风险。

但是事与愿违，越是想让转盘停下，转盘反而在缓慢加速。“这绝不可能是设备故障！”明明抬眼望去，孙孙已经有了眩晕的迹象，可他又能怎么做？他不知道这股让转盘失控的力量从何而来，他所做的只能是坚

持住这剩下的一分钟，等待项目结束。

终于，项目结束了。双脚踏出转盘的一瞬间，孙孙便剧烈的呕吐了起来。“你们扶着她！”明明飞快的跑过去，然后在孙孙背上猛拍一掌，法力顺着这一掌荡涤了孙孙的胃，孙孙停止了呕吐。

明明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的抬了一下头，也正是这一次抬头，他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虽然不知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明明笃定那个人很可疑，刚刚如释重负的脸又紧张了起来。琴琴看到明明的反应，也顺着明明的视线看去，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正迈着矫健的步伐快速离开。也就两三秒的功夫，明明和琴琴不约而同的快步疾跑翻出护栏向前追去。明明和神秘人在小路上急步追逐，这个神秘人虽然头发花白，但是跑起来还挺快，而且是还在盘曲的小路上。渐渐的，神秘人把明明甩在了身后，他已经对这场追逐失去了兴趣，只要跑到人群里，他就再也不需要担心被明明抓住。显然神秘人不想再等，他的脚步越来越快，也正是在他飞速奔跑的过程中，琴琴从另一条小路走到了他的前面。

琴琴右手从双眼前划过。在神秘人看到琴琴眼睛的那一刻，他就被琴琴控制住了，这是无言术。

明明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所谓无言术，其中一层含义就是知无不言，琴琴给了明明一个手势，明明深吸一口气调整好呼吸，开始对神秘人进

行盘问。

“你是谁。”

“潍城博士。”

“你的身份。”

“一个民仙。”

“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盘问进行的很快，但是到第三个问题的时候，潍城博士并没有按照预想中的那样快速作答，而是两眼睁大，露出了诡异的笑容。明明见状，立刻进步掩手肱拳攻去，潍城博士腰拦肘挡住，明明放低身法，接一个扫堂腿，潍城博士跳起来，接一个腾空摆莲，随后便是二者复杂多变的近身缠打直到几秒钟后潍城博士用腾空双飞脚将明明踢开后逃走。

琴琴走到明明身边，满脸疑惑。

“是麝香，”明明闻了闻自己的拳头，“他身上有大量的麝香。”

用大剂量麝香开心窍解除邪术的控制，这个博士是有水平的。

在琴琴和明明追击潍城博士的这段时间，孙孙慢慢的缓了过来。

“孙孙你怎么样？”霜霜担忧的问。

“我没事的。”孙孙笑着说，虽然她并不像没事的样子。

“我们回来了。”明明和琴琴走了回来。

“那是什么人？”佳佳问。

“那是个民仙，叫潍城博士。”琴琴说。

“民仙？”相信不只是黄黄，所有人都又惊讶又疑惑，“这是最近又出什么事了吗？”

“不像”，琴琴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不可能不知道。”

“但他袭击我们也是实打实的。”明明说。

“好不容易出来玩，大家别想这么多了。”孙孙虚弱的说。

“你先别说话了。”佳佳扶住孙孙担心的说。

“你们先去玩吧，我在这里缓一缓就去找你们。”孙孙说。

“我们在这儿陪你吧。”黄黄说。

“不用，你们先去玩吧。”孙孙说的也是，毕竟他们是出来玩的。

“那你在这里歇一会儿，等会儿来找我们。”佳佳说。

“好。”

孙孙原地休息，黄黄和霜霜往西南走，去了惊险项目区，琴琴佳佳和明明往南走，去了缓和项目区。

琴琴佳佳明明在缓和区走着，隔三差五就能听到远处霜霜和黄黄兴奋的尖叫。当一个人有心事的时候，时间会变成一种显性的尺度，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都变得无比具体。虽然孙孙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了，但怎么可能没有问题。所以坐上热气球的时候，忧心忡忡的明明向孙孙千里传音：“你怎样？”

“我和霜霜她们在一块儿。”

孙孙没事，明明终于松了一口气，毕竟他们是出来玩的，此时此刻，潍城博士也不重要了，他们累了，应该彻彻底底的放松了，至于那些危险，就等危险发生的时候再说吧。

时间已是下午。

琴琴他们和黄黄她们在惊险区会合。经过霜霜的一番怂恿，明明和琴琴黄黄还有霜霜一起去坐海盗船，但参考过山车，海盗船终究和飞是不一样的，强烈的失重感让明明在海盗船上大叫起来，下船的时候，明明几乎已经站不稳了，虽然他的心脏扑通直跳，但他还是坚持着让自己站稳。

“你这就不行了。”琴琴笑着说。

“确实，不行了。”明明说。

“难受吗？”霜霜问。

“没事儿，有你们就不难受。”

可能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报，明明在最恰当的时机遇到了最恰当的这群

人，共同经历了最恰当的事情，度过了最恰当的时光。

“如果这是一场梦，我希望永远也醒不过来。”

夜晚，降临了，游客也渐渐少了，此时的游乐场，少了几分喧嚣，多了几分静谧，远处的摩天轮光彩夺目，近处的玫瑰花香气扑鼻，明明他们在路上慢慢的走，不急不慌，不忙不乱，确实已经玩儿了一天了，但根本感觉不到累。

霜霜在花丛旁边蹲下拍照，其他人继续缓缓的走，今晚的星空繁星点点，天公作美，众星云集，黄黄驻足于此，对着星空拍起照来。“我们去灯光街吧。”孙孙他们四个遂向灯光街走去，在灯光街的入口，佳佳让孙孙帮自己拍照，琴琴和明明进入了街区，斑驳流影如飞天，十里星汉落人间，街区成功的用灯笼和光影打造出了一片人间天堂，灯笼在天，画出千里锦绣，光影在地，映出条条锦鲤，琴琴成功的被地上的锦鲤吸引，古有猴子捞月，今有琴琴捞锦鲤，妙哉，妙哉。

“明明。”

“没想到蔡蔡最终还是来了。”

“你……”

“我知道。”

蔡蔡不说话了，看着明明，明明看着被锦鲤吸引的琴琴。

许久，明明转过身来，面向蔡蔡。

“这是一场梦，”明明叹了口气，继续说，“一场多么美好的梦啊。”

蔡蔡仍然看着明明。

“只是……”明明哽咽了，“只是这么美好的梦，为什么醒来的时候却那么悲伤呢。如果是在现实中，我们是绝对不会抛下任何人自己走开的，可这是梦里，没有恐惧，没有危险，甚至没有死亡，一束漂亮的花，一盏美丽的灯，一片灿烂的星空，甚至几条锦鲤，都可以让你们开心好久，这样的一番天地，不正是我想要为你们创造的吗？”

“可是，”明明抹掉眼泪，继续说，“这终究只是一场梦，终究只是一场虚幻，就像阳光下的泡泡，虽然绚丽，但一触即破，我们终究不能沉醉于梦中。”

“对，”蔡蔡说，“我们是在最恰当的时机遇到的最恰当的人，就算离

开了梦境，我们依然可以亲手开辟属于我们的幸福。”

“既然这样，”明明说，“梦，该醒了。”

（41）“只是想多了解你们一些罢了。”

蔡蔡闭上眼睛施展法力，云君渐渐成型，随后蔡蔡猛地睁眼，云君一拳打在地上，巨大的冲击力激发了强烈的横波，刹那间，整个游乐场地动山摇，惊到了花丛旁边的霜霜，吓到了正看星星的黄黄，灯光街溃散倒塌，在街区成为废墟之前，孙孙扔下手机，快步上前把佳佳拉走，横波还切断了灯光街的电力供应，地上的锦鲤消失了，琴琴惊慌失措的站起来。明明和蔡蔡转过身，目光坚毅的看着过山车的最高点。

游乐场毁灭了，不，准确来说，是梦结束了，他们一直都在原地，他们所看到的花丛，他们所仰望的星空，他们所游玩的街区，自始至终都不曾在现实存在过，唯一存在的，只有那站在过山车最高点的潍城博士。

“打遍三界又让佛界为之颤抖的凡圣，果然名不虚传。”

“费了这么大力气把我们囚禁在梦中，你居心为何？”明明喊。

“只是请你们帮我做个实验”，潍城博士从兜里拿出一枚硬币，“你们觉得战胜我的概率有多大？”

“七打一，轻而易举。”蔡蔡说。

听到这，潍城博士再拿出三枚硬币，与此同时游乐场放起了绚丽的烟花，

“倘若现在我占据主场”，接着又拿出四枚硬币，“再加上井龙王的力量”，潍城博士深吸一口气，拿出了最后两枚硬币：“你们觉得又有多少呢？”

“一千零二十四分之一，这是十枚硬币全为正面的概率”，明明说，“如果我们现在投降，那我们获胜的概率肯定为零，所以我们愿意为了那千分之一，与你决战。”

“好！”潍城博士把十枚硬币抛向空中，然后双臂展开，慢慢浮空，“拿出我的全部，赌上我的一切，沉眠于济南的井龙王，将你的力量，完完全全的献给我吧！”

大地开始震动，地面亦慢慢开裂，随着一声咆哮，海盗船倾然崩塌，一条青白相间的龙从海盗船的废墟之下腾跃而出，环绕在潍城博士的身边。

“这个井龙王是什么来头？”黄黄问。

“姜太公说井龙王曾经是个人，但是他一心想要成为龙王，以至于最终走火入魔，成龙之日同时也成为了他的忌日。姜太公都不知道井龙王沉眠在济南。”琴琴说。

“你们看！”孙孙喊。

只见左手插兜的潍城博士，向右上方伸出他的右手，一颗白色的光球便被井龙王吐出，稳稳的落在潍城博士的手里。然后潍城博士把光球拿到身边，右手向下一顿，光球的体积瞬间增大了两倍，并向各个方向释放强烈的直流风，迫使各位凡圣不能行动分毫。

暴风之下，明明拿出他的酒葫芦向潍城博士扔去。酒葫芦个头不大，但是重达千斤，无论多么强的直流风都对抗不了如此高的密度。

如明明所想，酒葫芦的冲击力成功引爆了潍城博士的光球，产生的强烈亮光让潍城博士短暂性失明。潍城博士的视觉恢复的第一个瞬间，他看到霜霜的巨龙三七已经向他怒吼出强烈的雷电冲击，情急之下，潍城博士只能使用法力徒手防御。

如果就这么僵持下去，那么霜霜必胜无疑，可是情况有变，井龙王像蟒蛇右手螺旋缠绕柱子一般顺着雷电冲击就往三七的方向飞去。见势不妙，霜霜立刻指挥三七停手撤退，好在及时撤退了那么一两秒，井龙王和三七擦肩而过，直线距离不足三公分。而在三七撤退的同时，孙孙一跃腾空化作兰孙火凤，流利自然又迅速的撞向了潍城博士，浮在空中的潍城博士瞬间被火海吞没。

孙孙从火海中跳出来，稳稳落地。“结束了。”孙孙看着火海说。

“还没有！”蔡蔡和云君及时用法力对冲了从火海中到来的火焰攻击。

火海正慢慢变得规则起来，也就是说，这些火焰正慢慢化作潍城博士的一部分，井龙王也飞了回去，围绕在火海周围。可是突然间，井龙王发出了哀嚎，他的龙体正在被火焰撕裂，而且肉体撕裂形成的碎片越来越小。明明他们震惊了，一条龙王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潍城博士吞噬。

火焰散去，潍城博士非但毫发未伤，甚至还篡夺了井龙王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强大到他的目光中都充满杀气。

潍城博士举起右拳，然后张开，一个光球出现在了他的手中，他把光球拿到身前，随后握紧右手，光球消失了，但是几秒钟后，十倍于刚才的狂风排山倒海般刮来。

琴琴本来就体重轻，狂风直接把她向后刮飞，好在明明及时扶住了她。

“好大的风。”明明说。

“好大的风。”琴琴也说。

“所以他身上没有麝香了！”明明说。

明明一句话让琴琴看到了转机。琴琴右手抹过双眼，施展了无言术。几秒钟后，风停了，如她所料，潍城博士被控制了。

“我们上，佳佳。”黄黄说。

黄黄快速跑到潍城博士侧方向，用法力构建了一层屏障，形成了一层密闭的区域，将潍城博士封锁住，随后收缩屏障，增大密闭区域内的气压，同时引动屏障内的气体，增加屏障内的温度，随着气压和温度的升高，潍城博士渐渐出现了一些异样。看到这里，佳佳也明白了，当人体内阴气过盛的时候，就会将阳气格拒于外，这叫阴盛格阳，类似的，可以试试用法力把井龙王之气逼出来，只要井龙王和潍城博士分离，潍城博士必败无疑，虽然不确定能不能用法力逼出井龙王，但是，值得一试。

明白了这一切，佳佳瞅准时机，直冲潍城博士飞去，她冲破了屏障，一脚踢在潍城博士身上。黄黄的办法奏效了，佳佳成功的从潍城博士的肉体中，踢出了井龙王的灵魂。

井龙王很快便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但他刚要逃跑，强烈的下降气流就把他压进地面的裂缝里。

“永远沉眠于济南的地下吧。”黄黄说。

井龙王的灵魂被分离后，潍城博士坠落在地，一开始被抛在空中的十枚硬币尽数落在他的面前，全是正面。

“即使只有千分之一的概率，一旦发生，就是百分之百啊。”博士说罢，随即昏了过去。

许久，潍城博士醒来。

“博士，接受死亡吧。”明明说。

“住手！”孙孙喊到。

“怎么了孙孙？”不只是佳佳，诸位凡圣都很疑惑。

“其实……”

这就要回到他们分头行动的时候了。

明明他们离开之后，孙孙原地休息。

“您好，名为兰孙的凡圣。”

“潍城博士，果然人如其名。”

“哦？何以见得？”

“看长相。”

“上仙真会开玩笑，实不相瞒，我有一事相求。”

“何不明说，非要搞偷袭？”

“不可明说而已。”

……

孙孙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大家。

“所以到底是什么事？”明明问。

“做实验啊，他一开始就说了。”孙孙说。

“啊？”

“生风机关”，博士从兜里拿出一个装置，“我自己制造的机关，打算等着用来和弥勒佛过招的。”

“那为什么要把我们囚禁在梦中？”明明又问。

“只是想多了解你们一些罢了。”

“嗯……好吧。”明明说。

告别了潍城博士，诸位凡圣坐上了归去的地铁，啊，多么惊险刺激的一天啊。

（42）“我愿意成为您的学生”

“我们明天坐地铁去千佛山吧。”凌凌说。

五一到来了，霜霜蔡蔡佳佳黄黄都回家了，只剩下琴琴孙孙明明，以及孙孙她们宿舍的凌凌，留守阵地。

“其实我们可以飞……”孙孙还没说完就意识到这话说的不对，他们从来没有在凌凌面前使用过法力，“我们坐地铁去吧。”

第二天，他们四个顺利的来到了千佛山。

进了千佛山牌坊，迎面而来的是千佛山庙会，庙会上卖糖球的，卖玩具的，卖工艺品的，应有尽有，孙孙他们四个一人买了一条手链，据说当编手链的草断了的时候，愿望就会实现，但更吸引人的是，无数条相似的手链中，只有这四条带有不明来源的法力。

过了庙会，就是漫长的登山台阶。虽然这只是一座山，但是说这是佛界的地盘根本不为过，越往山上走，佛界的气息就越发浓郁，过了云径禅关，进入兴国禅寺，诸佛开始真真正正的展现出他们的威严和气势。

祭拜完诸佛，琴琴他们四个接着就向山顶进发。去山顶的路并不远，但是很陡，虽然陡，但是挡不住他们四个征服千佛山的脚步，没有多久，

他们就登上了山顶。

“千佛山，不过如此。”凌凌说。

“不，我们还没征服弥勒佛。”明明说。这话琴琴和孙孙听到的是一个意思，没有见过法力的凌凌听到的又是一个意思。

“走，去征服他。”凌凌说。

“走，去征服他。”琴琴和孙孙说。

他们下山前往弥勒胜苑，接近中午的千佛山温度骤然上升，以至于双脚踏入弥勒胜苑的时候，明明已经没力气了。但是年轻就是好，琴琴孙孙凌凌依旧精力充沛的往那巨大的弥勒佛像跑去。坐在树荫下的明明一碗冰豆花下肚，瞬间感觉就像捡回来半条命，烈日、凉风、树荫，以及一个树荫下的人，多么和谐的时刻啊。在这和谐的瞬间，明明和谐的抬起他的头，发现了一个熟悉的不和谐的人。

“这不是潍城博士吗？”明明想。

此时，潍城博士正在弥勒佛像前仰望佛像。明明正走过去的时候，潍城博士举起右手张开，他的手里变出了一个黑色的能量球，博士把手放到

身前，右手握紧，能量球消失，随后以能量球为中心，一片无形的领域向各个方向展开，不止领域内的天空变成了红色，领域内的一切都被复合上了一层红色，凡是带有红色的事物都静止了，而不带红色的，除了博士，就只有戴着庙会买的手链的孙孙他们。

“原来如此。”明明低语。

琴琴她们三个走过来。

“这是怎么了？”凌凌问。

“这……这说来话长……”孙孙说。

“你不会要在这里和弥勒佛过招吧？”琴琴问博士。

“这已经显而易见了。”明明对琴琴说。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凌凌说。

“其实……不明白没事，等会儿你会看明白的。”明明对凌凌说。

“善哉。”弥勒佛从他的佛像后面走了出来，“久违了，博士。”

“久违了，弥勒佛。”

“他是弥勒佛？”凌凌说。

“虽然……好吧，你所看到的和你所听到的，都是真的。”明明说。

“你的计划这一年半来实施的怎么样了？”博士问。

“实施的怎么样，看你身边这些孩子不就知道了。”弥勒佛说。

“弥勒佛的计划是什么？”凌凌问孙孙。

“是……弥勒佛的计划是什么？”孙孙问明明。

“盎！不会是弥勒佛让狐仙他们给我们法力的吧。”明明惊讶的说。

“啊？”孙孙也震惊了。

“确实是我。”弥勒佛说。

“好了孩子们，今天是我们的主场，我们一年就切磋这么一回，你们先

后退。”潍城博士说。

孙孙他们四个后退了几十步。

“来吧！弥勒佛！”

听到博士喊的这么大声，明明下意识的把两条胳膊放在她们三个身后。

果然，如明明所料，潍城博士启动了生风机关，在琴琴孙孙凌凌被强风向后吹飞的时候，明明的胳膊及时扶住了她们。

“你们看。”明明说。

凌凌她们三个向前方看去，弥勒佛竟然把自己罩在了金钟之内，在强风中纹丝不动。

“你们看博士的手。”凌凌喊。

只见博士给手里的生风机关注入法力，然后放在身后，令其浮空。在生风机关的强风之下，潍城博士积累了足够的向前势能，他一跃而起，大量的势能迅速转化为动能，于是乎，快速位移的潍城博士，一脚踢碎金钟把弥勒佛踢飞。随着一声巨响，弥勒佛贴在墙壁上陷了进去。

潍城博士稳稳的站在了地上，但是切磋还没有结束，博士站立的地方，早已被弥勒佛布下法阵，法阵很快被弥勒佛引爆，博士根本逃不开。

风停了。

潍城博士身受重伤，倒在地上，弥勒佛从墙上下来，毫发无伤。

凌凌走上前扶起潍城博士，“这是您第几次挑战弥勒佛了？”

“第五十一次了。”潍城博士说。

“您为什么一年又一年一定要打败弥勒佛呢？”凌凌又问。

“民仙收徒最初是我的设想，可是如果我都不能战胜眼前的困难，我的徒弟或者说我的学生，又怎么能战胜它呢？”潍城博士说。

“可对方是整个佛界未来的领导者，您只是一个民仙，仅此而已，你们的实力本就不均衡，你们的切磋本就不公平。”明明说。

“对呀，姜子牙也不是输给了我们之中某一个人啊。”孙孙说。

“您没必要这么强求自己。”琴琴说。

“而且您做不到的事情，您的学生不一定做不到。”凌凌说。

“怎么可能呢。”潍城博士说。

“怎么不可能？我就是潍城人，我愿意成为您的学生，向您证明您的学生能做到。”凌凌说。

听到凌凌说要去挑战弥勒佛，琴琴孙孙明明本想劝阻，但是潍城博士首先开口了。

“既然这样，凌凌，接受我的法力吧。”

同样是一颗光球，只是这颗光球失去了它该有的杀气，它的光线温婉柔和，像是倾注了博士所有的温柔。

凌凌用右手接过博士双手捧着的光球，然后用力一握，光球消失，化作凌凌的法力。

凌凌走上前去，站定。

“我们的直线距离只有五十米。”弥勒佛说。

“五十米，足矣。”凌凌回。

凌凌手拿生风机关，和刚才博士做的一样，制造了吹向各个方向的强风。也是和刚才一样，弥勒佛用金钟防御。接着凌凌把生风机关放在身后积累势能。

“凌凌这不是和博士刚才一样吗？”孙孙问。

“确实一样”，博士说，“但是这有必要。”

“为什么？”孙孙继续问。

博士说：“生风机关的强风吹向各个方向，弥勒佛根本不能靠近凌凌，一但弥勒佛离开地面，无论他用什么办法，都会被风吹走，所以他只有地面金钟防御这一条路可走。”

这时凌凌已经蓄好了势能，同刚才一样，大量的势能被转换成动能，凌凌踢破了金钟，可是毕竟凌凌刚刚获得法力，虽然这次冲击比博士那次要快，但并没有将弥勒佛踢飞多远。

“那么现在……等等！那是什么！”弥勒佛惊诧那生风机关竟然以更快的速度从空中向自己飞来。

准确来说是砸来。凌凌是用空中前滚翻踢破的金钟，前滚翻之前，生风机关向下刮风积累了大量的向上势能，前滚翻的过程中凌凌用法力解除了生风机关的位置恒定，向上势能转化为动能，同时又用法力牵引生风机关向自己移动。生风机关和凌凌的距离越来越近，生风机关的速度越来越快，快到弥勒佛来不及引爆法阵。

生风机关砸中弥勒佛的同时，自身也爆炸了，剧烈的爆炸让弥勒佛再无反抗之力。

“凌凌真的，做到了。”潍城博士低声说。

领域收回，一切恢复如初，和领域展开之前的时候一模一样。

他们四个下山了。

“太厉害了。”琴琴说。

“太厉害了。”明明说。

“孙孙可以变成火凤是不是？”凌凌问。

“嗯。”孙孙笑着说。

“我要回去骑孙孙！！！”凌凌兴奋的说。

（43）愿此夜，永不落幕

从千佛山下山后，累了的凌凌先回学校了，不累的琴琴孙孙明明则向趵突泉五龙潭进发。

他们沿着一条特种兵路线，迅速的穿过了趵突泉，接着就进入了五龙潭公园，公园景色秀美，令人心旷神怡。最终他们走到了五龙潭，五条龙气势汹涌，神态威严。

“我们拍张照吧。”明明说。

他们三个站好，明明按下了快门，拍照完成。

“拍的不错。”琴琴和孙孙说。

可是抬起头，他们却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双龙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但是想回五龙潭，也做不到。既然这样，那就在山上走走吧。

他们走在山路上……

“这气温，这湿度，这花这草，一派清明的气息。”明明说。

“没错，这就是清明。”琴琴说。

“我们从五一穿越回清明了？”孙孙说。

“虽然不知道这个幻境的来历，但这幻境里的双龙山，确实跟我们清明上山时候一模一样。”琴琴说。

“既然这样，再过一次清明也不是不行。”明明说。

他们爬上了一个山头……

“孙孙你记不记得那里。”明明说。

“哪里？”

“那里，蔡蔡打败雨师的那个地方。”

当初在战斗中蔡蔡削出的斜坡，至今依然存在。

他们又爬上一个山头……

“清明来的时候还真没发现，这山腰的土壤好像是滑坡下来的。”琴琴说。

“自信点儿，把好像去了，曾经这下面埋着雷公电母风伯雨师。”明明说。

“具体是怎么回事？”琴琴问。

“我在那个山腰打败雷公后，蔡蔡霜霜孙孙她们赶过来和我会合，突然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向我们发动偷袭，我们及时的躲开之后，山体滑坡掩埋了他们四位天神。”

“原来如此。”

他们快要走到三圣堂了……

“看地上这些白色的胶，琴琴。”孙孙说。

“这不会是霜霜打败电母用的吧。”琴琴说。

“你真会猜。”明明说。

他们进了三圣堂……

“上次来的时候还真没注意到，至圣先师殿已经修好了。”孙孙说。

“这可是孙孙打败风伯的地方。”琴琴和明明说。

他们打算下山了……

“来都来了，我给你们拍个照吧。”明明说。

琴琴和孙孙在台阶上站好。快门按下，一张不错的照片拍好了。同样抬头一看，他们回到了五龙潭。

最后看了一眼五龙潭，琴琴他们三个穿过漫长的巷子，往芙蓉街走去。

芙蓉街人山人海，他们三个紧紧跟住彼此，一但分开，走丢无疑。拥挤的芙蓉街并没有带来多么快乐的体验，但是超意兴可以。

出了芙蓉街，琴琴他们三个去超意兴用膳，用膳毕，夜幕降临了。

“曲水亭街往这里走。”

夜晚的曲水亭街也是相当热闹的，漫步于此也有别样的意境。

“好久不见啊。”一个低沉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风伯也来过五一吗？”明明笑着问。

“神仙也是要休息的。”风伯笑着回道。

“雨师雷公电母没来吗？”孙孙问。

“在这边。”雨师的声音从另一边传来。

“你们根本不像打过一架的样子。”琴琴说。

“打不过。”雷公说。

“现在是真打不过了。”电母接着雷公说。

琴琴买了一个小灯笼。

“这灯笼真不错。”风伯说。

“确实，这灯笼让琴琴变成了嫦娥。”明明说。

“那我就变成玉兔。”孙孙说。

“据说月宫里有玉兔和蟾蜍，那我就变成蟾蜍。”明明说。

“合着月宫就在你们学校实验室。”电母说。

大家都笑了。

“在这河边拍个照吧。”孙孙说。

“去那边，咱四个也拍。”雷公说。

风伯雨师雷公电母走去了别处拍照。

夜幕之下，琴琴举起灯笼，灯笼的光照在了她的脸上，或许唯有在这明暗之间，此夜才有意义吧。

愿此夜，永不落幕。

（44）五圣归降

“你们是谁？”明明大声呵斥。

按照以往来说，在梦中和菩提老祖他们通讯是最容易的，可是这次，出现在明明面前的不是菩提老祖，而是一片茫茫的黑暗。明明感受到，在这黑暗当中，潜伏着一些危险分子。

“如果你们再不出来，我就把这里毁灭。”明明再一次警告。

一个黑影在明明背后十米现出了人形，明明立刻转身，冲上去一拳将其打散。

又一个黑影现出了人形，明明又是一拳将其打散。

无数个黑影现出了人形，被明明逐个打散。

黑影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把明明层层包围，殊不知，他们的身上早已经留下了明明的法力。明明双眼缓缓闭上，黑影身上的法力被尽数引爆，巨大的爆炸将这黑暗粉碎。

没错，明明从一开始就想毁灭这里。

梦中醒来的明明及时向其他凡圣千里传音告知这异常的情况，但是琴琴孙孙佳佳黄黄凌凌却迟迟没有回应。

明明借助东南风用法力搜索她们五个的踪迹，竟然没有搜索到。

明明出门去找她们，直到一股东南风吹来一张纸，上面写到：兰孙等五位凡圣已归降天界，你等尽快投降，勿要抵抗。

明明火上心头：“什么破边界感，我对你们拿出真心，你们有对我拿出真心吗？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你们最好以后碰到那种不顾自己死活只知道为你们卖命的白痴！”

共工篇

（45）曦曦

“烛明啊，你们最近怎么样啊？”

面对狐仙亲切的询问，明明又一次无奈的说出了“没有进展”四个字。

兰孙等凡圣集体归降天界，正神和民仙的力量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是法力无法改变的事实。而在学校里，收受贿赂，无法无天，一年前和明明握手的领导全被处分走了，没人能坚定的说哪个辅导员哪个小组长哪个领导是个清官，这是法力能改变却无力改变的事实，它让明明无数次骂出“苟者狗也”的凡圣粗话。

身心俱疲的明明正无力的躺在床上看手机。

“你下午有什么打算吗？”

是曦曦发来的，一个乒乓球很厉害的女生。

明明立马坐了起来，回复到：“还没有。”

“我感觉今下午没什么事情”，曦曦说，“想放松放松。”

“要不我们去外面逛逛吧。”明明说。

“去哪里啊？”

明明把长清乐园的位置发给了她。

“这有点远啊。”曦曦说。

“不远，有公交车。”明明说。

“霜霜去吗？”

“霜霜回家了。”

曦曦没有了动静。

许久，明明给曦曦发消息：“你在……”

“我在考虑去不去，毕竟我一个女生，不安全，其实我还挺想去的。”

“我保护你的安全。”

就这样，下午五点，他们两个坐上了向西去市区的车。

车上，明明说的话比这几个月都多，他很兴奋，十分兴奋。他曾以为自己的精神可以不再依赖任何联系，可是他错了，他本就不是一个苦行僧，孤独、压抑可以轻而易举的将他击垮。太师父走了，大师祖也走了，失去了精神支柱，仅剩的三位凡圣之间的联系也瓦解了。直到坐上了车，明明紧皱的眉头才彻底放松下来，悲伤、叹息烟消云散，幽默、快乐重新占优，啊！这才是原来的烛明上仙啊！

下了车，他们两个去到了天下第一笼吃饭。饭是好饭，只可惜曦曦吃不了太多，但这不影响他们说出诸如“不想当厨子的大夫不是好的医生”这种五志之喜的语言。

吃完饭，他们去街上四处逛逛。在这片地界，大学城往南去灵岩寺的路上根本看不到楼的身影，大学城往西去黄河的路上过了某个界线也是一片的村庄，人不能总是沉浸在商业街纷繁的灯光下，需要去人间各处亲身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两百块钱意味着什么，才能理解杀害法官的农民工到底有着怎样的愤怒。

“你想要什么？”曦曦拿起一瓶饮料，然后转头问明明。

“这个吧。”明明刚拿出手机，曦曦就吧两瓶饮料的钱全付了。

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离开商店，他们去到公园里休息，这时，天空发出了滚滚的雷声。

“要下雨了。”曦曦说。

“莫急，让我来。”明明说。

“什么？”曦曦疑惑的看着明明。

明明闭上眼睛，向天上千里传音：“下来！雷公！”

雷公应声而下，重重且稳稳的落在地上。

天上突然掉下个人，把曦曦吓了一跳。

“烛明上仙应该知道这是我的日常工作，也是天界的一般安排。”雷公说。

“当然知道，但我就是要让你等会儿再工作。”明明回到。

“我们现在师出有名，不像以前，请您不要干扰我们。”雷公说。

“烛明上仙，我们大可不必这么……”风伯千里传音还没说完，就被明明掐断了。

“既然这样，那只能实力决定一切了。电母！”雷公喊完，电母开始增加空气中的电荷，把公园里的人全都电晕。

明明把自己手中的饮料打开向上一泼，饮料马上便分成无数水珠，围绕曦曦运转，保护曦曦免受电荷攻击。

曦曦看到无数水珠围绕着自己运动，感到不可思议。

明明和雷公打了起来。几年来，明明经过了无数历练，雷公早已不是他的对手。短暂的近身缠斗后，雷公抓住机会，把明明踢飞。明明控制姿态浮空，同时聚合法力，把一个巨大的风球狠狠地砸向地面的雷公，巨大的风力吹散了空气中的电荷和围绕着曦曦的水珠，也把雷公狠狠的吹在墙上。

“上仙为何如此不留手？”雷公问，他感受到了明明法力的可怕。

“天界夺走了半数以上的凡圣，我何以留手。”明明回。

如此，本该应时而至的降水延迟了几个小时。

明明和曦曦继续逛街。

“他是谁啊？”曦曦问，刚刚看完一场激烈的对战，她还意犹未尽。

“天界的雷公而已。”明明回。

“天界？”曦曦继续问。“你想知道的话等有时间我给你介绍，目前你可以理解为神仙。”

“那你也是神仙？”

明明叹了一口气，说：“神仙又能怎么样呢？法力又不能解决一切。每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我都在想，半年过去了，以我现在的能力，我能解决那些问题了吗？答案毫无疑问，都是不能。所以我感觉，我也挺没用的。”

曦曦说：“不要这么想啦，我们一没有钱，二没有权，总有些事情是我们没办法解决的。神仙又怎么样，神仙想下雨也得等着。”

“说的也是，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秋——”明明说完，曦曦和明明都笑了。

（46）红月

八月十五的晚上，明明和曦曦复习完离开教学楼在路上走着。这本该是个月光明媚的晚上，奈何月亮被乌云挡住。

“这不对啊……”明明说。

“怎么了？”曦曦问。

“根据计算，今晚应该晴空万里月光普照才对。”

“可能你算错了吧。”

“霜霜，注意警戒，今晚很不对劲。”明明给霜霜千里传音。

“你在跟霜霜说话吗？”曦曦问。

“准确来说，这叫千里传音。”

“有法力真好，什么都能干。”

“要不给你点儿？”明明笑着说。

“算了算了，不麻烦你了。”曦曦也笑了。

就在他们谈笑风生间，乌云散去，月亮的光芒照耀大地，明明转头看去，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因为……

他看到了一轮红色的月亮。

明明立刻摆好架势，把曦曦挡在身后。果然，几秒钟后，街上的学生陆续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吼叫，然后发疯一般的互相攻击，血色和月色混杂在一起。

明明见状，径直冲进混乱的人群，一番点穴，把人们尽数放倒。曦曦看到明明成功脱身，也是松了一口气，然后偶然间一回头，一个人正发疯的朝他扑来。震惊、慌张、恐惧，所有的情绪一窝蜂的走遍她身上每一个毛孔，直到明明一脚把那个人踢飞。

“曦曦！呃……我是不是来晚了？”霜霜看到地上躺着的全是人。

“或许……不晚……”明明说。接着他转身便两手抓住了曦曦的两个手腕。此时的曦曦也已经开始发疯，势大力沉的要掐明明的脖子。

明明把曦曦的力量别开，曦曦扑倒在地上，但接着又一个前滚翻站了起

来，继续朝着明明和霜霜扑过来。

明明和霜霜来回躲避，不敢贸然进攻，毕竟这是曦曦，不是街上那些随随便便的人。

终于，万番躲避下还是百密一疏，曦曦抓住机会，两手向着明明脖子抓了过去，明明虽然抓住了曦曦的手腕，但还是在曦曦势大力沉的扑杀下节节后退，直到后背顶在路灯上。

霜霜见明明节节后退，上去抱住曦曦想控制住她。此时，曦曦两手瞄准明明的脖子，霜霜抱住曦曦，明明后背顶在路灯上两手抓住曦曦手腕，三个人形成了力的平衡，开始僵持。

“怎么办！这是曦曦，不能动手！”霜霜喊。

“没办法了，用那招吧。”明明说罢，闭上眼睛，随后睁开，他的眼睛发出蓝光，他想通过对视进入曦曦的意识，铲除让曦曦发狂的因素。可是好几秒过去了，曦曦的力量越来越大，明明却根本无法进入……

意识的空间里，曦曦睁开眼睛，呈现在她面前的是另一个自己。

“你是谁？”曦曦大声质问。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

曦曦跟明明摆架势一样摆好架势。

“厉害厉害，只看了一遍就学会了，你不是神仙真是屈才了。”

“你想干什么！”

“我可以成为你法力。”

“什么意思？”

“有了法力，尤其是有了我作为你的法力，你绝对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正神。”

曦曦收回了架势。

“想通了？”

“我想知道，有了法力、成为正神可以干什么？”曦曦问。

“你可以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

“杀人放火也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不想。”曦曦说。

“你说什么？”

“我想像明明和霜霜那样，能够把更多人护在身后。”

“你确定烛明逐霜……明明霜霜就不会杀人吗？”

“他们杀人绝对是为了保护其他人，而不是随随便便肆意妄为。”

“说的好听，没了我，没有法力，你只有被保护的份儿。”

“没关系”，曦曦说，然后转身背对她，接着抬头看着意识空间中茫茫的黑暗，“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有能力保护其他人的，正如孩子们相信流星会实现他们的愿望。”

“流星实现过你的愿望吗？”

曦曦闭上眼睛，说：“没有，但或许今天……”然后睁开眼睛，一颗流星真的朝着她飞来，重重的落在意识空间中两个人的中间。

曦曦转回身。流星的光芒散去后，他们才发现这是一柄枪。

枪尖发出了强烈的光芒，随后霜霜和明明的投影出现在了那里，霜霜朝着曦曦挥手，明明死死盯住那个冒牌货。

投影散去，化作光点回到了枪里，曦曦走上前去，拔出插进地面的长枪，直直的朝着对方投了出去……

明明和霜霜还在坚持。终于，曦曦恢复了意识，喘着气虚弱的倒在霜霜身上。

明明喘了一口气，说：“幸亏新泰长老来的及时。”

（47）新泰长老

明明和霜霜来到餐厅时，曦曦正和一位老奶奶聊天。

“莫非您就是新泰长老？”明明问。

“正是老朽。”长老笑着说。

霜霜和明明坐下，霜霜问：“您吃饭了吗？要不我们请您吃点儿。”

“我可吃不下这餐厅那么油腻的饭，逐霜上仙就不必破费了。”

“逐霜上仙？”曦曦从没听过霜霜这个称号。

“是我啦。”霜霜笑着说。

“长老知道那晚上的月亮是怎么回事吗？”明明问。

“对呀，我问了黄黄她们，她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月亮会变红。”霜霜说。

“对呀长老奶奶，这是怎么回事啊？”曦曦问。

“实不相瞒，老朽也不清楚。”新泰长老喝了一口水，“但老朽有一个

办法，需要烛明上仙帮忙。”

毕竟长老的办法比较危险，晚上，明明离开了学校，去到了商业街。

他去家家悦买了一罐啤酒，然后上了二楼。

明明酒量并不大，但最近他烦的不行，怒火驱使下，他决定喝点儿。

他坐在二楼一片没人的地方，慢慢的喝着啤酒，半罐啤酒下肚，如长老所料，出现了另一个明明带着戏谑的表情围着自己踱步。

“烛明上仙，是什么让你坐在这里独自喝酒？”他戏谑的说。

“要你管。”明明说。

“你什么都改变不了，无论是你的眼睛，还是你的大脑，甚至于，你的朋友。”

“你说够了没。”明明问。

“当然没有，以你现在的能力，你什么都做不到。”

“所以呢？”

“所以”，他凑了过来，“你需要我帮你报仇吗？”

“请问”，明明慢慢抬起头露出杀意四起的眼神，“你是在问我吗？”

一瞬间，明明逮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按在了桌子上，他开始挣扎，但每一次挣扎都被明明反复控制住，紧跟着机关枪一样的进攻。

终于他挣脱出来，和明明近身缠斗，可他面临的，是喝醉了的烛明上仙。喝醉了的烛明虽然怒火中烧但更加冷静，他的每一招都被流畅的化解。

处于下风的他伸手去掐明明的脖子，却被明明首先掐住了脖子。“记住自己的主子是谁！”烛明上仙边说边转圈把他扔飞出十几米远，转圈时顺势拿起剩下半罐啤酒一饮而尽，接着像甩鞭子一样把易拉罐朝着他扔过去。

他用自己最后的力量在地上滚了一下躲过易拉罐的攻击。易拉罐砸在地上，留下一片碎掉的地砖。

明明呼吸一口气，向他走过去，然后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悬空：“你是什么人？”

他一言不发。

明明用力掐他的脖子。他想要哀嚎，但是发不出声音。

“既然这样，受死吧。”

“烛明上仙手下留……好吧还是晚了一步。”长老千里传音。明明已经把他杀了。

“很好，下次别让他喝酒了。”霜霜说。

“怎么样奶奶？”曦曦问。

“没事，至少我们收集到了一些资料，胜利，终将属于我们。”新泰长老说。

（48）曦和上仙

某日下午，太阳还没落山，淡红色的月亮已经升起。

霜霜正在图书馆复习做题。

渐渐的，周围的环境变得模糊起来，东摇西晃，色彩的边界渐渐模糊不清，并开始混合，最终杂乱无章。

霜霜仍在聚精会神的做题，丝毫没有意识到周围环境的改变。

“真专注啊，你……”霜霜的幻影说。

霜霜毫无反应。

“呵呵，风光一时的逐霜上仙，竟然被这几道题给困在图书馆，真是让人贻笑大方。”

霜霜依旧毫无反应。

她弯腰凑过去，说：“你以为你现在复习，立刻就能记住了吗！”然后她挺直腰板，猖狂的大笑起来，然后又弯腰凑过去，说：“你……”

“你挡住我的光了！”霜霜叫到，然后狠狠的敲她的头顶，把她吓得一激灵。

缓过来的她站好整了整衣领，接着说：“临时抱佛脚，怎么都……”

“又对了一个。”霜霜说。

听到霜霜的声音，她低头仔细看了看霜霜，发现她根本没听自己说话，一直在专心做题。

她恼羞成怒，抓住霜霜的衣领把霜霜拉到自己面前，大喊：“我跟你说话呢！你很狂啊！”

突然，霜霜右手抓住猛力抓住她的左手腕，“不狂”，霜霜说，“如何被称作上仙！”说罢，便把她扔出十数米远。

霜霜走过去，抓住她的脖子把她提起来，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她，手越来越用力，直到她喘不上气，发不出声音，开始哀求霜霜饶命。

霜霜没有松手，只是冷冷的说：“把一切复原。”语气里带着三分薄凉四分睥睨和一分的毫不在意。

渐渐的，周围的环境被复原了，模糊的色彩有了明确的边界，并回到自己原本的位置。

“上仙……饶命……”随即，她没有了气息，连肉体也消散殆尽。

霜霜重新坐回椅子上，深呼吸一口气，闭目养神。

五秒钟后，明明打开门。“霜霜。”

霜霜应声而去。

“怎么样，长老奶奶。”曦曦问新泰长老。

“可以了，资料收集的足够了，逐霜上仙就是靠得住。当然，烛明上仙也很厉害。”

“他们都有称号，我也想有一个。”曦曦说。

“要不你叫……敏捷小松鼠？”明明笑着说。

“你好好给人家取”，霜霜说，“要不你叫……曦和？”

“曦和上仙，不错不错。”明明说。

“霜霜真会取名。”曦曦笑着说，然后转头问新泰长老：“那个红月亮分析的怎么样了奶奶？”

“或许天界的飞凌上仙知道事情的原委。”

“凌凌？”明明问。

“对。”新泰长老说。

（49）共工复活

“咚咚咚……”

飞凌上仙家响起了敲门声。

上仙坐在椅子上用法力开门，潍城博士坐在上仙旁边。

进来的是新泰长老，还有明明霜霜曦曦。

“恭迎长老和诸位上仙。”潍城博士说。

“不必多礼，博士，既然您和飞凌上仙坐在一起，您应该知道我们的来意。”新泰长老说。

“诸位但问无妨，我必全盘告知。”博士说。

“凌凌竟然不在天界住着？”明明问。

“我不喜欢住天上。”凌凌笑着说。

“不是，跑题了，那那轮红色的月亮是怎么回事？”明明继续追问到。

“对啊，那坨月亮让人发狂，我们在的街上都血流成河，那我们不在的地方呢！”霜霜也追问到。

“稍安勿躁，两位，请容我细细道来。”

“博士不像是要有所隐瞒的意思，你们两个先别生气，听博士说。”曦曦在后面拉着两个人说。

据博士所说，抚琴兰孙阖佳玄黄四位上仙正在想尽办法复活已死的上古水神共工。

“共工？他很厉害吗？”明明问。

“烛明上仙不要轻敌，就是那个怒触不周山的共工，敢问烛明上仙能徒手毁灭一座大山吗？”博士笑着说。

“那那轮红色的月亮也是她们四个的杰作？”霜霜问。

潍城博士点了点头。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明明继续问。

“有没有可能这不是屠杀，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祭祀。”博士说出最后两个字后，一切都明了了。

“她们怎么复活共工？”明明又问。

“我能复活井龙王，想必复活共工对她们来说不是难事，而且还给共工祭祀法力。”

明明不再问，霜霜也面露愁容，长老沉默不语。虽然还没听完明明霜霜与其他诸位上仙共同作战的传奇故事，曦曦也明白了明明和霜霜的反应。

许久，明明摆头对霜霜和曦曦说：“我们只杀共工。”

“在哪里？”明明转回头问博士。

“你们学校体育馆。”

路上，明明马不停蹄的从往体育馆跑去。就在快要跑到体育馆的时候，一个被祭祀的灵魂飞过了明明身边，眼看就要被吸进体育馆大门了，明明用法力要把他使劲吸出，可共工是上古的水神，法力高强，终究还是把那个灵魂吸走了。

明明在体育馆门前喘着粗气停了下来，“可恶”二字脱口而出。

“没事，里面的人都被长老打晕搬走了。”霜霜走过来，说。

“我们进去吧。”曦曦走过来，说。水是趋下闭藏的，共工一定是在体育馆最下层复活，于是他们三个踏进了负一层乒乓球场。

明明霜霜曦曦蹑手蹑脚的走进了乒乓球场。突然，场馆的大门发出了吱嘎吱嘎的响声，他们回头看去，大门瞬间关闭。然后，场馆的中间爆发出一簇紫色的火苗。明明赶快用法力击碎大门的玻璃，随着法力的运行，玻璃碎片整齐的排列在他们三个面前。最后，紫色的火苗变的浅蓝。

“紫外线有害健康。”明明说，说完，他打散整齐的玻璃碎片，用法力驱使碎片向火苗射去。

就在碎片穿过火苗之后，一块块的玻璃竟然变成了玻璃粉尘。接着，蓝色的火苗重重的砸在地上，向各个方向迸发出蓝色的火焰。即便是使用法力防御，强烈的火焰还是迫使他们闭上了眼睛，而当他们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火苗所在之处，已经是复活的共工。

（50）水来土掩

乒乓球场，复活的共工站在原地还没有睁开眼睛……

就在明明试探性的向前上步的时候，共工突然睁开了眼睛，那股压迫感让明明顿了一下，但随即明明便作下背水一战的决定，快步上前一拳直击共工面门。

就在要打中的时候，共工突然以他的小臂和明明的小臂成九十度直角的架势轻松抓住了明明的手腕。明明立刻曲臂以求挣脱，却根本无法成功，直到共工原地不动轻而易举的把明明推飞到后面的墙壁上。

霜霜本想召唤她那名叫傲霜三七的四足两翼巨龙，奈何场地太小只得作罢，随即聚合风球推向共工。

共工右手斜劈下来，风球瞬间溃散后又重新聚合，向霜霜飞来。霜霜推开曦曦，用法力防御，最终还是被吹在明明旁边的墙上。

曦曦被推开后，一个侧翻摆正姿态的同时右拳猛击地面，把所有刚刚被火焰倾覆的乒乓球台震起来，用法力驱使它们砸向共工。

共工见这么多庞然大物飞过来，左右开弓，一拳一个，乒乓球台碎的碎飞的飞，并且把最后一张球台扔向曦曦，好在霜霜和明明及时恢复并赶

过去一人出一拳把飞来的球台打碎。

到了现在，共工决定展示他的全部实力。他抬起右脚。一跺脚，大学城全部水管同时破裂，二跺脚，长清湖水应召而动汹涌翻滚，三跺脚，济西湿地公园大雨磅礴巨浪滔天。这才是共工真正的力量，这才是水神真正的力量。此时此刻，各路诸水向着共工涌来毁灭了经过的一切。

“这么下去整个济南城都会覆灭的，不能让他继续下去。”明明说，说罢，明明拿出他那重达千斤的酒葫芦直直的向着共工扔出去，然后冲向共工，打算以命相博。霜霜和曦曦也冲了上去。

他们三个和共工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搏斗的过程中瓢泼大雨淋进了乒乓球场。搏斗过后，他们三个用法力和共工争抢雨水，最终共工只拿到了水的四成，他们三个有六成的水。

见优势在我，明明霜霜曦曦用法力控制雨水向共工发起进攻。三人异口同声：“去！”一声令下，滚滚潮水向共工袭去，共工以自己的四成水流抵抗，后转被动为主动，变客场为主场，势压明明霜霜曦曦，汹涌的水掀起大浪，向他们三个打来，明明立刻转身背对着浪把他们两个挡在身下。

但是大浪没有打下来，曦曦从明明身下探出头，她看到一座土墙出现在

面前。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各位上仙。”新泰长老从窗外探出头来说。共工接着一个浪往窗外打出去，新泰长老赶紧抱头蹲下躲在窗外的墙角里。

长老扔进来的，是泰山的黄土。

见到泰山黄土，水神共工突然仰天怒吼，水仿佛凭空变出来一样，越来越多。

霜霜明明曦曦一起把右手放在土墙上，土墙分散成土壤，也是越来越多。

共工指挥水流，向曦曦他们三个涌来。

曦曦他们三个，用法力驱使土壤袭去。

土和水的对抗中，共工先占优势，而后转为颓势，最终滚滚的黄土击垮了共工，从黄土中翻身而出的共工，迎接的是明明霜霜曦曦三人合力的天降一击。

再一次，水神共工，卒。

“共工毁坏的所有东西，泰山黄土会修复的。”长老说。

（51）欢声笑语的一个晚上

共工的事情过去几天了。

虽然复活的进程被终止了，但这不代表共工不会在别处复活。但是，这和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明明需要做的，是安然的享受现在的时光，不被打扰，不必忧烦。

晚上六点，坐在图书馆的明明收到了霜霜的消息。

“你在练针灸吗？”霜霜问。

“我在图书馆。”明明回。

接着霜霜连发了三个泪眼汪汪的表情。

“你怎么了？”明明问。

“没什么，就是想找你打球。”

“好。”

“真的吗？我在体育馆等你。”霜霜兴奋的说。

明明到了体育馆。

“嗨。”

“嗨，你终于来了。”霜霜说。

“咱们去里面吧。”

明明拿出球拍。

“你还没完饭吗？”明明看见霜霜还在吃肉夹馍。

“昂——没有，我打算看英语来着，但越看越打盹，我打算打会儿球再去看。”

“六点四十五去怎么样，我七点要去找曦曦。”

他们在体育馆打起乒乓球。

霜霜球技见长，四场下来已经最高能和明明打到八比十一了。

六点四十五，他们两个动身去找曦曦。

路上，霜霜问明明：“你带针了吗？”

“带了，怎么了。”

“能不能借我一根，我扎一下还不打盹。”

“好。”

到了地方，曦曦还没从楼上下来。

“哦，针。”霜霜对明明说。

明明去拿针，刚拿出来，曦曦就从楼上下来了。

明明直接上手扎了自己的合谷穴一针，把霜霜和曦曦吓了一跳。

“不疼吗？”霜霜问。

“不疼啊。”明明说。

“我能扎你一下吗？”曦曦问明明。

明明直接伸手给她。

曦曦很顺利的扎了进去。

“我能扎吗？”霜霜说。

明明也伸出手去。

可是霜霜做了很久的思想准备也没扎的下去。

“你扎快点儿，越快越好，慢了才疼。”

曦曦在旁边期待的看着霜霜动手。

明明不停的鼓励霜霜，让她放下心理负担。

终于，霜霜扎了下去。

“再扎，还不到。”

“还不到！”霜霜扎了很深了。

“到了。”明明说，然后霜霜松手。

“不疼吗？”霜霜问。

“不疼啊。”明明说。

见明明反复说不疼，曦曦也坐下扎了自己的阴陵穴。

“其实我们可以来点儿厉害的。”明明说。

“什么厉害的？”霜霜曦曦齐声问。

明明让霜霜伸手，拿出一根针扎进了她的合谷穴，然后明明对曦曦说：“试一试用法力打通霜霜的经络。”

“通过一根针？”曦曦诧异的说。

“没错，试一试。”明明说。

曦曦三指捏住针柄，把法力顺着针打进霜霜体内，法力顺着霜霜的经络

反复游走，把霜霜全身打通。刹那间，霜霜精神焕发舒畅了许多。

“真好，我竟然不打盹了。”霜霜说。

“疼吗？”明明曦曦问。 “不疼。”霜霜说。

“也就是说，你不怕扎针了？”明明问。

“怕。”霜霜说。

他们三个都笑了起来。

欢声笑语中，天空的乌云也消散了。

（52）“现在，贫道就是霜霜。”

“不好了！”曦曦慌张的跑向乒乓球场，明明正在乒乓球场休息。

“怎么了？”明明问。

“长清湖水变混浊了。”

“你怀疑是……”

“对。”

这几天依旧会出现红月亮，也就是预示着，共工还没有被消灭，他在某个地方潜伏、潜伏，最后一触即发。

“怎么办？”

“我有个办法。”明明抬起头说。

“你说。”

“从某种层面上讲，只要我们能定位到共工在哪里，就可以对他发动远程打击。”

“我们需要卫星？”

“不不不”，明明摇摇头，“无论是造一台卫星还是侵入卫星，以我们的能力都不足以做到。”

“那……用法力能做到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毕竟只要确定了两个维度，我们就可以定位平面上任何一个点。”

“我们可以用法力设计两个正交的维度！”曦曦恍然大悟。

“也不用正交，只要两个向量不平行，就可以张出平面上任何一个向量，在球面上也是可以的，这样我们就能确定所有的位置。”明明解释到。

“那么把我们当作三个点，以我为原点，以你们为向量终点，我们就有了两个向量了。原来如此。但还有一个问题，我联系不上霜霜，千里传音也不行。”

“我也是，但这不重要，只要我们两个的向量方向是确定的，你跟霜霜和我们向量平行的概率就是一个无穷小，可以忽略。但还有最后一个问

题，我们要扩大确定量。”

“何出此言？”曦曦问。

“因为我们要定位，就必须用法力缩放向量，缩向量不需要那么多的法力，但放向量却需要很多。假设说向量伸长一倍需要增加一倍的法力，那么初始向量越长，我们的效率就会越高，高效率可以让我们留出足够的法力对共工发动打击。”

“妙啊！”

“事不宜迟，我先去也。”说罢，明明把法力聚合成剑的形状，然后他手握剑柄，法力散去，一把剑成形，他接着把剑向上扔去，宝剑翻滚几圈后稳稳的浮在了低空。

明明跳上去，御剑向北飞行。

几小时后，明明千里传音：“够远了吧。”

“够了，你都飞到北京去了。”曦曦说。

“好，现在就差霜霜了。”

“二位上仙稍安勿躁。”明明和曦曦听到了莘县道人的千里传音。

“莫担心，这是霜霜的师父，莘县道人。”

“哦，你好道人。”曦曦说。

“上仙好，现在我将向你们细细道来霜霜的一举一动……”

想象的世界里，大明湖入口锁了，霜霜正站在大明湖入口处。

霜霜说：“现在，贫道就是霜霜。”

“曦曦我害怕！”明明说。

曦曦已经笑得停不下来。想象的世界继续，霜霜抱起胳膊，戏谑的说：

“就这，也想难的倒贫道？”

“够了，不要再夺舍霜霜了。”明明说。

曦曦好不容易才不笑了。

想象的世界继续继续，霜霜走上前去撬锁，也正在这时，一个保安发现了霜霜，霜霜会怎么做呢？

“等会儿，这保安怎么跟我长的一模一样？”明明问。

“当时天太黑，我没看清那个保安的样子，凑合凑合吧。”

保安说：“嘿！问你小子话呢，你是来做什么的？”

“你让他说话文明点儿。”明明说。

“好的好的。”

保安说：“嘿！问您小子话呢，您是来做什么的！”

曦曦又笑得停不下来了。

“算了，凑合凑合吧。”明明说。

一个保安发现了霜霜，霜霜会怎么做呢？

“总不能向保安求饶吧。”明明说。

霜霜说：“保安大叔，我上有老下有小，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才来干这行的，你就放过我吧。”

保安说：“不可能，我有一颗正义的心，不可能让你走！”

这个计策不对，换一个。

曦曦好不容易停下不笑了。

“总不能威胁人家吧。”曦曦说。

霜霜说：“如果你再不让开，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保安说：“不可能，我有一颗正义的心，你就算威胁我，我也不可能让你走！”

“好吧，软硬不吃是吧”，明明说，“直接动手。”

霜霜确实是这么做的。

两个小时之后，霜霜走过了那片小路。

“等会儿，那片小路要走两个小时？”曦曦说。

“应该加点儿奇奇怪怪的东西。”明明说。

这两个小时里，在这片小路上，霜霜先是踩到了一块儿西瓜皮摔倒了，然后摔丢了方向，在这里迷了路，反正捣鼓了好一阵，最后走过了那片小路，找到了一块儿空旷无人的地方。

“不错不错，也就是说霜霜准备好了。”

“那是。”霜霜千里传音。

“霜霜！”曦曦兴奋的喊。

“那来吧！”明明喊到。

他们三个聚合分别法力，然后曦曦把法力一部分传给明明，一部分传给霜霜，这样，两个互不平行的向量便形成了。

很快，他们确定就了共工的位置。

“来吧，让我们给共工天降一击！”

他们三个把法力对着共工的方向朝天扔去，三股法力在天空中聚合成一股强大的法力，然后猛然降落在济南的南部山区，向四面八方迸发出强大的冲击力。

使共工复活的难度又上升了。

（53）酣畅淋漓的乒乓球比赛

明明应霜霜之约来到了乒乓球场，霜霜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从这场比赛的选手就可以看出，这必将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

第一局，霜霜首先发球。一个侧身直线急长球让明明措手不及，回球冒高，霜霜直接上步扑正手得分。第二球，霜霜依然侧身发直线急长球，明明早有预料，回球到霜霜正手位，霜霜果断上步扑正手到明明正手位。明明一挡，然后退步，霜霜继续进攻顺势后退，明明也进攻，两个人形成了激烈的对拉，在这场拉锯战中，霜霜略胜一筹，明明击球下网。 在第一句中，霜霜占尽优势，用六分钟，以十一比三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明明稳定心态开始反攻。明明多次使用下旋球针对霜霜搓球不稳的劣势，霜霜虽然积极调整，但还是无力回天败下阵来。明明以十一比六赢下第二局。

第三局，霜霜开始全力反攻，在前几球屡屡得手。明明见状，使出了自己拿手的推挡技术，多次将霜霜的前冲弧圈球挡回。

比赛进入了白内障阶段，双方比分交替上涨，飙升到十比十。在这关键的时刻，霜霜竟然一改以往猛烈进攻的打法，出其不意的发了一个长下旋球，让明明措手不及。明明在霜霜的压迫感之下选择静观其变沉着应

对，下一球发了一个左侧下旋斜线短球，但是从球台右侧飞出，让霜霜措手不及。比分来到了十一比十一，这一球，霜霜由改回了自己迅猛的打法，又发了一个急长球，频繁的变化让明明应接不暇精神混乱，最后明明发球失误，以十一比十三败下阵来。

比赛进入到了第四局，明明和霜霜都已经开始精疲力竭，已经不像最开始那样能够打出强烈的进攻和繁多的变化，到了第五局，更多的他们像是在硬撑自己的身体，汗水哗哗直流，肚子开始饥饿。

显然在逆境中，两人都打出了自己的风范，这种风范超过了很多人。不过，明明更胜一筹，连赢两局，把大比分拉到了三比二。

霜霜已经被逼到绝境，她开始猛力搏杀，打出了五比零的开局。明明调整呼吸及时应对，七比二，八比四，九比七，一直到十比九。

经过多次的搏杀，霜霜开始虚脱，最后发球失误，让明明赢下了第六局。

本次比赛以明明对霜霜四比二结束。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霜霜说。

“可惜我们的曦和上仙不在，看不到这精彩的对局。”明明说。

“等她好了，我们三个可以再比一场。”霜霜说。

“还是让他先好好歇着吧。”明明发自肺腑的说。

（54）“那个叫艾绒的家伙”

明明走到学校的湖边。

他停下了脚步。

“该停手了，兰孙上仙。”

兰孙上仙转过身来，说：“不可能的，以你现在的能力，杀了我应该轻而易举吧。”

明明深呼一口气，说：“既然你想，那我就成全你。”说罢，明明拿出酒葫芦朝孙孙扔了出去，孙孙一躲避开酒葫芦的攻击，然后烛明上仙手指一回，酒葫芦掉头又朝孙孙追击而去。接着孙孙经烈火缠身化作一只火凤往天上飞去，酒葫芦则瞄准孙孙紧追不舍。

经过一番追逐，孙孙调转矛头往明明的方向飞来，但出人意料的是，明明没有躲避，而是操纵酒葫芦加速追孙孙。孙孙果断更改战术，一个拉升转到酒葫芦后面撞向明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烟尘蔽月。几秒后，明明抓着酒葫芦被从烟尘中带飞了出来。然后明明也操纵酒葫芦拉升，在一定的高度，把酒葫芦扔向烟尘的中心，又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烟尘遮蔽了所有星星。

明明稳稳的落在地上，烟尘散去，孙孙依然站在那里。

“你打歪了。”孙孙说。

“我必须打歪。”明明回到。

烛明上仙转身离开，去教学楼找曦和上仙。

“刚才怎么了？”曦曦问。

“没事，跟孙孙打了一场。”

“你们见面了。”

“见面了，她不想停手。”

“先干正事吧。”曦曦教明明一指禅推拿法和滚法。示范后，明明拿过米袋练了起来，曦曦拿出针灸包也开始练习。

许久，明明越发的熟练。

“不错，推的可以。”曦曦说。

明明却叹了口气。

“是关于兰孙上仙的吗？”

“是的。”明明说，然后摇了摇头振奋精神：“算了，不管她们了，你要问啥？”

“我看视频上是这么扎的，可我扎不进去。”

“我来试试。”明明拿过针，手指垫在针的右侧开始进针，真的扎不进去。但明明没有退针，他用法力把针尖磨细，然后成功的扎了进去。

“是针的问题。”明明说。

“原来如此。对了，你会温针灸吗？”

“不会诶。”

“温针灸需要艾绒，我们没有。”

“不急，我明天去买。”

第二天黄昏时刻，明明来到了长清市区。

看着远处的夕阳，明明说：“又要变天了啊。”

他去到药店，但是没有任何一家药店有艾绒。

他给霜霜和曦曦千里传音：“我们的任务失败了，我们至今没有找到那个叫艾绒的家伙。”

“哈哈哈笑死我了。”霜霜说。

曦曦也笑了，说：“那我从网上买吧。”

“好吧，现在该去完成第二个任务了。”

他来到便利店，问了问店长，然后千里传音给霜霜：“芒果奶糕明天才来。”

“真不巧。”霜霜说。

“要不我明天再来一趟，我发现这里的炉包很便宜。”

“我从网上买吧，谢谢你。”霜霜说。

明明又看了一眼夕阳，说：“不过，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55）出发前的派对

在霜霜的邀请下，包括明明曦曦的四个人来到了乒乓球场打球，但霜霜和明明忽视了一个问题——曦曦社恐。

无奈之下，曦曦把明明拉到远处一张桌子上打球。

乒乓球一来一回，曦曦放松了许多，看曦曦放松了，明明说：“诶，别光顾着社恐啊，你看跟咱们一起来的那两个人，是不是有点奇特。”

听到这，曦曦用手抓住球，然后看向霜霜那边，明明站到曦曦这边来。

“看出来了没？”明明问。

“看出来了，他们头发都湿漉漉的。”

“没错。酒葫芦，去。”明明小声说，说罢，酒葫芦便从球场高处冒出来到球场中央浮空。

“你要干什么？”曦曦问。

“没什么，把这里的人都弄醉了，好干事情。”明明说。

然后，酒葫芦向空中喷射出高浓度酒，顿时，整个球场弥漫着酒的气味，酒气被人们吸入口中，人们一个个的瘫软倒地，失去意识。

“动手，霜霜。”明明喊。

霜霜两掌打在那两个人身上，紧接着两个人应声倒地，同时两个魂灵飞出肉体，被球场中央突然出现的黑洞吸走。

“有杀气。”明明把曦曦挡在身后。

“他来了。”霜霜严阵以待。

共工再次现身。

但共工没有犹豫，直接冲破防盗窗飞走了。

“看来他并不想和我们纠缠。”霜霜说。

现在，全新的任务——征伐共工，已经开启。

“既然这样，征伐共工之前，让我们办一场/*凡圣粗话*/的派对。”明明喊。

灯关了，倒在地上的人们一个个带着醉醺醺的面容突然睁开眼睛，起身喘着粗气。

聚光灯打开，照着站在球场中间的明明。所有人的目光聚集过来。明明大手一挥，一台打碟机出现在明明身前。在法力的帮助下，从没打过碟的明明熟练的打起碟来。

人们沸腾了起来，发出了热情的欢呼。

霜霜的歌声出现在场馆里，另一个聚光灯打开，照亮了霜霜。霜霜的歌声是那么优美，那么令人陶醉。

人们随着音乐跳跃，欢呼声响彻云霄，现场再次沸腾起来。

最后一个聚光灯照亮了摆好姿势的曦曦。

在音乐声和歌声中，曦曦自信的跳起舞来。曦曦的舞步是那么韵律十足，那么节奏鲜明。

音乐、歌声、舞步，派对的所有元素都已经具备，整个派对最精彩的部分，已经到来，欢呼、跳跃、热情遍布整个场馆。

明明从未如此兴奋，霜霜从未如此欢快，曦曦从未在陌生人面前如此自在。

过了许久，歌声结束，派对也落幕了。人们重新醉倒在乒乓球场的地板上，而烛明、逐霜、曦和三位上仙，将踏上征伐共工的旅程。

（56）红纪之地起惊雷

霜霜曦曦明明坐在傲霜三七背上在天空盘旋，想尽一切办法搜索共工的踪迹。

终于，他们发现了共工，于是他们紧急降落。

地面，共工淡定的走进了融创茂，然后消失在了人群中。

他们三个也进入了融创茂，左看右看，看不见到底哪一个是共工。

一想到共工巨大的破坏力，曦曦就开始着急。身经百战的明明和霜霜耐心的告诉曦曦要冷静。

曦曦冷静下来后，明明开始用法力通过地面感知整个商场，果然，他成功找到了共工。

确定共工的具体方位后，他们三个迅速有条理的穿过人群，往已确定的方向跑去。

“发现共工了！”明明对霜霜和曦曦说，然后拿出酒葫芦就朝共工扔了出去。共工慢慢的回过头来，商场四下的卷帘门瞬间关闭，酒葫芦砸在卷帘门，并嵌在了上面。

漆黑的商场内，明明一拳砸开卷帘门，带着霜霜和曦曦冲了出去。而就在第四个人想出去的时候，卷帘门恢复了原形，把他牢牢困在里面。

“三七！”早已在空中就绪的傲霜三七吐出了一个能量球打在地面上，共工一个后跳躲开。接着霜霜抬手向共工打出一道闪电，共工扔出水球化解。明明扔出密密麻麻针尖一样的冰块，共工鼓动风力吹开。曦曦借着共工的风力又加上了自己的风力向共工呼啸吹去，共工用风力对冲，被逼得后退数十米到了空旷的地方。

他抬起头，以他为中点的等边三角形站着的曦曦霜霜明明，手持风雷雨三气，同时向他发动攻击。

共工所在之处，剧烈的冲击波向四面八方散开。

“我要淹没你们！”

“你不能！”明明从后面擒住了共工的脖子，霜霜和曦曦，一个一拳带雷，一个一拳带风，重重的打在共工的肚子上。

四个人就这么定住了十几秒，然后霜霜才慢慢抬起头，说：“他死了吗？”

“他死了。”明明说。

曦曦也抬起头，确定了以后，说：“他真的死了。”

然后，共工的肉体四散而开，化作了一个小小的光球，这是共工最后的法力。

“打散它吧。”曦曦说。

可就在这时，一阵狂风刮来，把光球向西吹走，他们三个摆开架势抵挡狂风。风力停止，曦曦最先收起架势，问：“这是什么情况？”

霜霜沉默不语。

明明说：“这是迭代的生风机关。”

“其他凡圣参与进来了？”曦曦又问。

“看来是的。霜霜，霜霜……”

“嗯？哦，怎么了？”

“继续追击吧。”明明说。

他们三个坐上傲霜三七继续追击，到了红纪之地。

“找到了。”明明说。

“你们还是晚了一步。”兰孙上仙走出来捡起光球，阖佳上仙紧随其后。

“孙孙，佳佳……”霜霜看着眼前两位正神，感情复杂。

“她们就是兰孙阖佳两位上仙……”曦曦想。

“放手，你们快放手吧。”明明说。

“不可能。”孙孙说。

“绝不能让共工再伤害任何人！”明明坚定的说。

曦曦有被振奋到，右手放在左上方，然后使劲向右下方一甩，顺手一抓，一根长棍便出现在她的手中，这是她的法器，虽然没有酒葫芦精密，没有傲霜三七帅气，但很实用。

曦曦站到霜霜前方，和明明站在一起。孙孙吞下光球，获得了共工的法力，全身散发出冷焰。佳佳走上前和孙孙站在一起。

明明首先出手，穿掌近身孙孙。佳佳上前保护孙孙，被明明收掌后推开。明明转身一拳打出，却被冷焰逼退。曦曦举棍摔来，被孙孙用法力轻松格住。接着孙孙轻轻一跺脚便地动山摇，随即冷焰增强寒气逼人。

佳佳趁势上前扫堂腿要攻击曦曦，却被曦曦用棍戳中喉咙，不得不退。孙孙见状，手一指，用法力把曦曦击退。曦曦持棍格挡，后退数米。佳佳趁势用法力发出气流冲击，后退的曦曦站稳后转身一周把棍扔出，把气流戳散直捣佳佳而去。孙孙又是手一指，用法力把棍子击飞，保护了佳佳。

孙孙聚合法力起跳，在共工法力的辅助下，于空中经烈火缠身化作一只无比巨大的火凤，直冲明明和曦曦而来。明明冲到曦曦的身前，用法力把酒葫芦猛力向着火凤扔出。半空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冲击波传遍整个山东。

爆炸产生的烟尘中，酒葫芦飞了出来，嵌在明明脚边的地砖里。明明精疲力竭的单膝跪地。

霜霜沉默不语。

虽然共工的法力被消灭了，但是不管是孙孙还是明明，亦或是佳佳，这场战斗没有胜者。

由于共工的法力，孙孙没事，和佳佳一同离场。

明明休息好后，也和曦曦霜霜一起离场。

“啊，没事就好。”霜霜露出了笑容。

“对方也没事，双方都没事。”听到明明这么说，霜霜真正的笑了。

“话说，我是说如果，如果有一天，孙孙她们重新回归了凡圣的队伍，你会接纳他们吗？”霜霜问。

“会的。”明明虽然说话没有力气，但也没有犹豫。

“曦曦感觉怎样？”霜霜问。

“感觉太舒畅了！”

终章

（57）活力十足的青青

又是一个无事发生的白天，霜霜出去玩了，曦曦在忙，只剩下明明百无聊赖的坐在电脑前面。明明可以背书，但是这周的事情已经做完，如果去做下周的事情，那么提前做完有什么意义呢？霜霜和曦曦不在，明明也像蔫儿了的黄花菜，感觉自己好像跟不上时代，马上就要歇菜。他确实想霜霜和曦曦，但是，再怎么想他们也不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就在这时，一个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好久没去弘阳广场了。

在确认霜霜和曦曦没有什么需要捎的东西后，明明给他的朋友青青发微信：“去弘阳广场吗？”

说到青青，那是刚来济南的时候因为吹喇叭认识的一个男生。当时青青拿着一个喇叭，或者说一个唢呐，然后巧了，当时明明也沉迷于吹喇叭，然后他们就王八瞪绿豆瞪对眼儿了，渐渐熟悉起来。

“弘阳广场？那是哪里？”青青回消息了。

“不远，坐地铁就去了。”明明回。

此时的青青也正百无聊赖的躺在床上看手机，看到明明盛情邀请，立马就同意了，然后急急忙忙的穿上衣服去找明明。就这样，他们出发前去弘阳广场。

地铁上，明明很能说，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今天的青青更能说：“……我们那个老师是这么说的……何首乌在唐代以前都没有生发乌发的功能……这就是一个文化药性的问题……当时龙胆泻肝丸出事儿的时候就有人叫唤中成药都是……我只能说他们在那里叫唤……”

明明耐心的倾听着。

而下了地铁，青青依然有说不完的话：“……有道是中国的导演散是满天星……但聚是一坨/*学生粗话*/……你看焦点访谈中国诗词大会哪个不是精品中的精品……你在看春晚……哎呀……没眼看……不是我说他……是真没眼看……”

青青从下楼一直说到了走到印象济南。

印象济南商圈里，欢快的喷泉正和着卡门序曲灵动的舞蹈。他们走进了超意兴，舒坦的吃了一顿饭，然后四处逛了逛，看了一些花和草，转了一圈弘阳广场各楼层后，青青提出要去文化馆。

说走就走，他们走进了不远处的文化馆。馆内，无数艺术品等着他们品鉴，无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着他们吸收，他们耐心的走在文化馆的走廊里，直到明明看见一个黑影从眼前闪过。

“稍等片刻，我去去就回。”明明说。

“好的。”青青以为明明去上厕所，但是明明走出走廊后立刻用法力加速，眨眼间，明明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五十米每秒。他冲出文化馆，冲向印象济南，又冲向地铁站。那个黑影上了车，他又冲上车，反正一定要把他抓住。

终于，明明不但迷昏了车上的所有乘客，而且和黑影的距离已经不足一米。

“说，你是谁，不然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再怎么说明明也是身经百战，他一眼就看出了黑影身上携带者法力。明明伸手拽下他的黑色袍子，但袍子下面什么都没有，他回头一看，一根黑色的短棒正直直的朝自己飞来，他急忙躲闪，然后他发现车后驾驶室和车前驾驶室都有一个窟窿，也就是说，短棒不是车内谁扔出来的，而是从车外贯穿整俩列车。

更惊险的是短棒贯穿了车辆的驾驶室，列车停止了运行。后面的列车正在驶来，不久后就会追尾，就会车毁人亡。

“就这，还想难住我？”其实明明并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知道所有的东西出了故障，拍一拍几乎就能回复，这么大的贯穿看来是需要更强有

力的撞击了。

明明摆好架势，用法力加速往前驾驶室撞过去，又把驾驶室撞出一个人形的窟窿，然后撞破玻璃冲出列车，沿着地铁轨道跑到了下一个站台。

五秒钟后，列车开始了运动，追尾事故没有发生。

明明则以极快的速度跑回了文化馆。

“我/*青青粗话*/，这才过了一分钟。”

（58）豪迈奔放的晶晶

早上，明明睡到九点才起床。他走去阳台，发现昨天那一抹法力正缓缓渗入操场。明明立刻警觉起来，困意瞬间消失，他穿好衣服下楼，缓步向操场走去，尽力不发出声音，以防打草惊蛇。

操场上，霜霜和小伙伴们正在上明明熟悉的老师的飞盘课。霜霜见明明走了过来，和明明打招呼。这声招呼暴露了明明，那一抹法力偷偷逃走了。

明明走过去加入了他们的飞盘运动。中场休息时，明明对霜霜说：“我昨天碰上点儿事情。”然后详细的说明了昨天在弘阳广场发生的事情。

“他进操场了？”霜霜问。

“已经跑了。”明明说。

“他是谁？”霜霜又问。

“你们在聊什么啊？”霜霜和明明的朋友晶晶走了过来，她是一个扔飞盘很厉害的女生。

霜霜给明明使了个眼色。

“说吧。”明明说。

“没啥，就是明明昨天碰到鬼了。”霜霜说。

“鬼？在哪里？”晶晶问。

“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去抓鬼。”明明说。

“你要去抓鬼？我跟你一起吧。”晶晶觉得明明在说笑，可能是要去哪个地方玩。

“好啊。”明明说。

明明和晶晶骑上车子去抓鬼了，他们去到了商业街。

“你的意思是鬼在商业街？”晶晶下车后问。

“是的，先吃点儿饭吧，吃饱饭才有力气抓鬼。”明明说。

他们去到了一家中式快餐厅，买好饭，明明先端着饭落座，就在这时，一个人站在了餐桌另一边。

“敢问来者何人？”明明首先开口。

“小神文昌帝君。”

“就是那个掌管考试学业功名禄位的文昌帝君？”明明问。

虽然明明从没见过帝君，但以他之见，文昌帝君必有渎职大罪，于是他问帝君：“敢问帝君，你知道如今天下有多少人因为考试学业走向死亡吗？”

“小神知晓。”

“知道你还无动于衷！”明明怒火中烧，大喊到。

晶晶听到明明大喊吓了一跳。

“小神只是一介书生，今日前来只为劝诫烛明上仙归顺天界。打斗之事，有南斗六君来处理。”

听罢，明明掀翻身前的桌子，文昌帝君见状，用力往下一按，桌子又回到了原位。明明趁势抓住帝君的胳膊，把他扔出餐厅。

餐厅外，南御南极长生大帝玉清真王的手下司命星君接住了文昌帝君。

“怎么了？”晶晶走到明明身边问。

“他来了。”明明说。

“那个鬼？”

“对，那个能打的。等我一会儿。”说罢，明明猛的冲向司命星君右拳打去，星君左手挡开明明的胳膊，明明收回右手左拳又打去，被星君抓住。

“汝等凡圣拥有打败共工的实力，已经对正神界造成威胁，小神奉长生大帝命令，如果今天不能劝降上仙，就只能送你下地狱了。”

“想得美！”明明右手抓住星君的手调转矛头右脚猛攻其腹部，把司命星君踢开。随即继续上前左右开弓攻其上路，却一招一式都被星君挡住。然后明明主动上前以肘迎击，星君连续闪避尽数躲开。

司命星君果然武功高强，意识到这，明明开始冷静下来。

明明下沉重心，斜对星君，星君果断进攻明明上路。明明彻底放低身姿，扫堂腿进攻星君下路，星君跳起躲避的时候，明明突然往上一推，把司命星君推飞进餐厅，砸坏了两台桌子。星君从桌子的废墟上站起，看四周都在看他，他果断使用法力往地面放电把人们电晕。

就在晶晶要晕倒的时候，司命星君立即掐住了她的脖子。

“烛明上仙，立刻束手就擒。”

“卑鄙！无耻！”说罢，明明向前击出一个耀眼的光球。

见明明依然进攻，司命星君把晶晶挡在自己身前。

但是那个光球却拐了个弯，飞向了晶晶的手腕，然后晶晶气化成了无数的水滴，又在明明的身后聚合。回过神来的晶晶看向自己的手腕，多出一串晶莹剔透的珠子。

明明给的这串珠子带有他的法力，刚刚晶晶在慌乱之中使用了法力把自己变成了无数的水滴进而脱身。

司命星君没有了筹码愣在原地，明明直接进步冲拳，受伤的星君逃跑了。

“你要不跑我今天就要你老命！”明明朝他大喊。

吃饭的时候，晶晶问明明：“也就是说你和霜霜都是神仙？”

“可以这么说。”

“那那个司命星君为什么要跟你打起来？”

“可能是因为那么厉害的共工都让我们对付了，他们觉得我们可能对正神界造成威胁吧。”

“那他们岂不是还会再来？”

“所以最近我得保持戒备，你得带好手串。”

然后明明喝了口粥，说：“这是个危险无可置疑，但这也可能是个机遇。”

“嗯。”晶晶说，说罢，他们两个把粥一饮而尽。

（59）挥出剑气的镰刀

“生日快乐，明明。”曦曦给明明千里传音。

“天呐，你真的卡零点给我发祝福。”明明回到。

“哈哈你们都没睡啊，生日快乐明明。”霜霜也说。

明明要感动死了。

这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明明和晶晶、青青、兆宏、玉隆一共五个人结伴爬山。

当日，已经立冬，但气温高达二十度，天气晴朗，又不是烈日高照，属实是一个爬山的好天气。

明明再一次来到了那气立神机的双龙山，感到一股怀念之情油然而生。曾经，明明和诸位师祖在这里打败了雷公电母风伯雨师，挽救了即将被洪水淹没的大学城。如果不是隐藏身份的需要，明明巴不得告诉所有人这传奇的故事。现在明明再次来到这里，他的身后，又是另一群意气风发的人。正所谓双龙山上出英雄，说的是啊。

明明手拿一把镰刀，和众人一起踏上了征服双龙山的旅程。

这天的双龙山，秋高气爽，漫山秀丽，山上那一抹红色，为已经到来的冬天，增加了几分生气。一路上，青青总能发现一些神奇的植物，不在土里就在头上，侧柏遍布的双龙山，有着自己独有的财富。

兆宏和玉隆两个登山爱好者，则是兴高采烈的大步走着。走一路山，看一路景，在山间地头感受着秋冬之交的新鲜清气，实在是一件美事。

明明走在前面，他已经对这座山了如指掌，对每个山头，他都如数家珍，他给所有人播报所处位置的情况。如果不是控制住了自己，明明简直想带着霜霜的照片一起上山，来补偿霜霜缺席本次登山的遗憾。

晶晶失策了，她穿的衣服太厚了。伴随着气温的逐渐上升，她有点儿喘不动气。但是在手串的法力加持下，走到山腰的时候，她渐渐适应了这身闷热的衣服，甚至于感觉有点儿冷。

“冷？”明明问，他也感觉有点儿冷。

气温确实在下降，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他来了。”明明说。

一个人突然从天而降，稳稳的落在了他们的面前。

在青青兆宏玉隆正困惑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明明和晶晶首先行礼。

“敢问来者何人？”明明问。

“本神司禄星君，奉长生大帝命前来捉拿汝等？”

“啥？”青青发出了听不懂的声音。

“你的名号我们知道了，但能不能抓住我们”，晶晶摆开架势，“就得看你八字硬不硬了！”

明明也摆开架势。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说罢，司禄星君睁开眼睛。只见在他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所有的植物都发疯一般的生长起来，转眼间，五米高的树长到了五十米高，低矮的植物放烟花一般的飞速四处蔓延。

“都过来！”明明大喊，随即和晶晶一前一后把他们三个挡在中间。

晶晶浮空聚合法力，然后向周围不停喷射出汹涌的水柱，疯狂的植物退

却了，可是马上又以更快的速度长了起来。

“怎么办，他们越长越快了。”晶晶说。

“诶，克木的不是金吗？”青青说。

“对诶，明明不是有镰刀吗？”兆宏说。

“要不用镰刀试试。”玉隆说。

“好！”明明把法力聚合在镰刀上，然后用镰刀挥出一道剑气，剑气所到之处，只剩下百草的残骸。

“啊！有用！”青青兴奋的说。

“交给你了。”明明把镰刀交给青青，自己冲上去和司禄星君打了起来。晶晶刚想冲上去，就被突然长出来的植物给拦住。

“什么！”明明大惊。如果是晶晶和自己一起来对付司禄星君的话那必胜无疑，但现在晶晶和自己被兵分两路，打星君打不过，对付植物不好对付，形势极为不利。

“这些植物割不完啊。”青青说。

“我们必须想办法出去帮明明。”晶晶说。

“哇塞，那人差点儿把明明撂倒了！”兆宏说。

“是不是只要我们或者明明有一边能够打赢就行？”玉隆说。

“是，只要一边赢了，另一边必赢无疑，诶，我有办法了，明明，你的镰刀。”青青喊。

“给你了！”明明喊。

“给我了？诶，这镰刀？”

众人低头看去，镰刀竟然变得锃光瓦亮，甚至发出明亮的银光。

“这是烛明上仙的法力！”晶晶说。

“烛明上仙？”青青再一次发出了听不懂的声音。

“就是明明！”

“嗷，我知道了”，青青举起镰刀，使劲的挥了出去，顿时，所有疯长的植物被割倒，囚笼被打破了。“是这样吗？”

“走，青青，去帮明明。”

“好。”

就这样，司禄星君被打跑了。

中午，她们五个去到了餐厅吃饭。

“哇塞，刚才砍树砍的太解压了。”青青说。

“不只是砍树，或许你还可以和琴琴比比。”明明说。

“琴琴？”青青又一次发出了疑惑的声音。

“他的宝剑里面就有我的法力。”明明解释到。

他们在餐厅聊得饶有兴致，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登山。

晚上，明明把酒葫芦里的别墅布置了布置，然后给琴琴千里传音：“你我诞辰之日，何不来酒葫芦聚个餐。”

琴琴如约而至。

“来，你尝尝。”琴琴说。

“不错，这个虾皮饼干真不错。”明明说。

琴琴坐下，笑着说：“哎，好久没来这里了。”

“你要想来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明明也笑着说。

“哎，今晚真好。”琴琴说。

“确实，又是一个无事发生的夜晚。”明明伸了个懒腰说。

“希望以后每个夜晚都能像今晚一样。”琴琴说。

“借你吉言，让我们为今晚干杯！”说罢，他们两个碰了一下茶杯，随后将里面的热茶一饮而尽。

（60）“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你了”

又是一个无事发生的晚上。

明明霜霜晶晶正打车准备出去唱歌。等车的时候，霜霜问起了南斗六君的事情。

“不得不说，这南斗六君确实有点儿水平。”明明说。

“哎对，那个叫司命星君的只用一只手就能把我提起来，明明打了好久才打赢。”晶晶说。

“那那个叫玉清真王的南极长生大帝岂不是得厉害到翻云覆雨只手遮天。”霜霜说。

“岂止，狐仙说玉清真王动动手指就能移平一座山。”明明说。

“啊，蔡蔡的云君那么大也移不动一座山啊。”霜霜说。

“对呀，那就算我们打败了南斗六君，但如果有一天真的跟玉清真王打起来了，我们岂不是一点胜算都没有。”晶晶说。

确实，目前来说他们没有一点胜算，但以后有没有胜算，跟现在又有什

么关系呢。

到了地方，其他小伙伴还没有来，晶晶和霜霜坐在大厅里聊天。

“霜霜你怎么知道南斗六君的事情的？”

“明明跟我说的啊。”

“难道你也有法力？”

“对呀，你不是也有吗？”

“我的法力是从明明给的手串得到的，不能算是我的。”

明明走了过来，说：“抚琴上仙的法力同样是来自于外物，在你手里就是你的。”

兆宏带着他的小伙伴来了，他们所有人去一个房间里唱歌。

不得不说兆宏唱歌是有点儿水平的，不但音色浑厚，而且声音响亮，其他几个小伙伴个个都是唱歌的能手，一个个都是麦霸。

大家唱的非常开心，也就在这是，明明听到了来自延寿星君的千里传音：“小神延寿星君，前来挑战烛明上仙。”

“我若不应战，汝将何为。”

“看门二人，必死无疑。”

“是个难以拒绝的条件。”然后，明明对在场的各位表示自己去上厕所，并且给霜霜和晶晶使了一个眼色，然后出门应战延寿星君。

霜霜和晶晶明白了明明的意思，把大门用法力加固了好几层。

明明来到大厅，延寿星君首先行礼，明明随即两掌打晕了服务台的两个人，然后拳心朝上举拳预备摆好架势。

明明首先进步一搂，接着一拳攻去，星君抓住了明明的手，明明顺势反缠星君手腕，控制住星君的胳膊，星君没有后退，反而下势进步，猛戳明明腹部。

明明被戳的后退几步，打扑打扑衣服，延寿星君也打扑打扑衣服。就在他们打扑衣服的时候，一队人从他们的房间里出来，从他们两个中间穿过，从门口走了出去。这队人走出去之后，明明果断进攻，直杀星君咽

喉，星君后撤躲避，明明乘胜追击，星君继续躲避，然后抓住明明进攻的破绽，一招打中明明的腹部，明明继续进攻，又被星君打中颈部，明明又继续进攻，这次直接被星君打飞。

落地后的明明顺势推门装作无事发生的进入房间。霜霜和晶晶看明明回来了，也说要去上厕所，然后出门迎战延寿星君。

门外，星君端庄的站在那里。

霜霜出门之后，先向着延寿星君行礼，星君回礼。

晶晶刚走出门，延寿星君直接向二人冲了过来，准备速战速决。

而就在这时，才关上门的晶晶突然回头，星君就被一个巨大的水球包裹住。霜霜随即施展法力把水球冻住，然后一拳贯穿把冰球打碎把里面的星君打飞。

“不错不错，两位的配合简直绝妙。”延寿星君说，随即毫发无伤的站起来。

“我说星君啊”，不知何处传来了狐仙的声音，“你还是回去吧。”

“是狐仙大师。”霜霜兴奋的说。

“黄岛狐仙不在狐仙洞待着，怎么来济南了？”星君说。

“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他们吧。”狐仙对星君说。

“大师您让开，我们要干掉他！”晶晶说，随即聚合法力，打出一股强有力的持续性水柱喷射。星君一手接下晶晶的攻击，另一手扶着身后的墙壁。

这是晶晶用尽自己全部力气打出的攻击，所以并不能持续多久，但在水柱攻击结束的同时，霜霜右手举起，随即一道闪电从他的右手发射出来，直击星君心脏。星君也打出一道闪电对冲掉霜霜的攻击。大厅内发出了巨大的响声。

“停下！你们是要拆了这里吗？”狐仙说罢，晶晶和霜霜停手。

“小神只是秉公办事。”延寿星君向狐仙道歉后说。

“我还是那句话，看在我以前救过你们南斗六君的面子上，你就放过他们吧。”狐仙继续说。

“行吧。”说罢，延寿星君走了。

明明也从屋子里走出来向狐仙行礼：“敢问大师所言为真？”

“为真，我确实救过他们六个”，然后狐仙继续说，“明明啊，我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你了。”

（61）黄岛狐仙的法力，由我接手

几天后，明明霜霜晶晶和狐仙在酒葫芦里聊天。

“这酒葫芦竟然别有洞天。”晶晶说。

“这是明明的杰作，刚进来的时候我也很惊讶。”霜霜说。

“大师您说您救过南斗六君是怎么回事啊？”明明问。

“这可说来话长了，但说起来，他们六个曾经只是普通人，被神仙所救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吧。”

“普通人？”霜霜惊讶的说。

“这么厉害的普通人？”晶晶说。

“那您说这是最后一次见我是什么意思？”明明问。

狐仙让霜霜和晶晶出去，自己要和明明单独聊聊。

许久，明明也出来了。

“大师呢？”见狐仙没有出来，霜霜问。

“大师仙逝了。”明明说。

“啊？”

“这是民仙最后的计划，从今天起，黄岛狐仙的法力，由我接手，黄岛狐仙的职责，由我承担。”

当初弥勒佛提出民仙收徒，无非就是要利用民仙让神界在人间培养代理人，而民仙最后的计划，便是帮助诸位凡圣打败神界，在人间实现人治。为此，民仙必须成为首先牺牲的那个。

“啊！道人！”霜霜惊呼。

明明晶晶和霜霜一起，去到了莘县。他们来到了莘县道人的住处，道人正在跟一个人打斗。

“益算星君别来无恙。”道人喘着粗气说。

“道人不愧是道人，果然老当益壮，你今天就死在这里吧。”说罢，益算星君朝着莘县道人冲了过来，然后被明明半路截胡。

“你想得美！”明明挡在莘县道人身前。

“烛明上仙好身手！小神请教了！”

明明和益算星君打的难解难分。

“道人你没事吧。”霜霜跑过来说。

“我没事，对了霜霜……”

“你也要死吗？”霜霜的眼睛湿润了。

“这是我们的计划，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计划。”

晶晶跑过来，看到霜霜正在大哭。

莘县道人看了看正在和益算星君斗法的明明，明明抽出空也看了看莘县道人。

“从今天起，莘县道人的法力，由霜霜接手，莘县道人的职责，由霜霜承担。”然后道人闭上眼睛消失了，他的法力融入了霜霜。

“霜霜……”晶晶拍拍霜霜的后背安慰霜霜。

“益算星君！”霜霜大喊，“受死吧！”然后霜霜朝着星君一跃而起，一拳打在星君胸口处。

星君被打的心跳骤停昏迷了。

“走吧。”霜霜说。

“去哪里？”明明和晶晶问。

“道人临死之前让我去救菩提。”

民仙开始实施他们最后的计划，作为和民仙走的最近的正神，菩提首当其冲。

他们又去到了黄岛。此时的菩提寺正被度厄星君和上生星君围攻，菩提以一敌二难以招架。在两位星君即将结果菩提的时候，明明和霜霜挡在了菩提的身前防住了星君们的攻击，晶晶则聚合法力释放水柱把两位星君击退。

“菩提的性命由我保护！”明明朝两位星君大喊。

“这是狐仙的法力……”度厄星君说。

“走吧……”上生星君说。

（62）平度真君的职责，由我承担

“当我们赶到的时候，阳信老姑已经死了。”酒葫芦里，明明对蔡蔡说。

“我知道了。”蔡蔡说完这四个字后一言不发。

“晶晶呢？”霜霜问明明。

“这次行动太危险，我让她先回去了。”明明说。

沉默了许久，蔡蔡说：“从今天起……”

明明和霜霜朝蔡蔡看去。

“阳信老姑的法力，由我接手，阳信老姑的职责，由我承担。”

他们三个去到阳信，收拾了老姑的遗物，然后启程前往平度，迎战诸位天神。

平度，孙孙和玉清真王来到了平度真君的住处。

“孙孙来了。”真君说。

“真君在上，今日我们来取您的性命。”玉清真王说。

“料到了”，真君面带着微笑说，“动手吧孙孙。”

孙孙犹豫了。

“你现在是正神。”玉清真王说。

经过了反复的内心挣扎，孙孙最终还是杀死了平度真君。

“从现在开始，平度真君的法力，由我接手。”孙孙说。

“真君！”刚刚赶到这里的霜霜蔡蔡明明朝里屋喊到。

“真君已经死了。”玉清真王主动从里门出来迎接三位上仙。

“卑鄙！无耻！”蔡蔡大声呵斥玉清真王。

“今天我们必须要了你的老命！”明明喊到。

孙孙也从里门出来。

“是兰孙上仙亲手杀死了平度真君。”玉清真王说。

“孙孙！你怎么能这样！”霜霜喊。

“因为”，孙孙走到霜霜他们三个那边，“从今天起，平度真君的职责，由我承担。”

“你这是要背叛天界了，兰孙上仙。”玉清真王嗤笑着说，“当年背叛民仙，现在你又要背叛天界。”

“没错，我就是要背叛天界。”

玉清真王发出了一阵笑声，然后低声说到：“去死吧。”然后，一阵狂风从玉清真王身后刮了出来，孙孙霜霜蔡蔡明明使用法力制造了一个流线型防御屏障，防住了玉清真王的狂风。

“雕虫小技。”说罢，玉清真王一跺脚，整个平度爆发了强烈的地震，猛烈的地震波震碎了孙孙他们的屏障。

“看你后面吧！”霜霜说。

玉清真王回头一看，傲霜三七已经在空中积蓄好了法力，朝着他怒吼出

一道法力冲击，激起了无数扬尘。

现在轮到四位上仙了。

明明拿出酒葫芦直直的朝着玉清真王扔了出去。玉清真王左手防住傲霜三七的攻击，右手把酒葫芦打碎，然后左手一推，把傲霜三七的进攻反弹回去，直接把傲霜三七打回原形。而他的头顶，云君一拳打了过来，被玉清真王双手防住。在云君和他角力的时候，孙孙纵身一跃经烈火缠身化作一只火凤，朝着玉清真王俯冲下来。

玉清真王蓄积法力，把云君打散，然后徒手抓住了兰孙火凤的脖子。孙孙让自己身上的火焰烧的更加旺盛，然后张开翅膀，把玉清真王包裹了起来。

至此，玉清真王受到重创，再起不能。

此后，平度真君兰孙上仙孙孙、莘县道人逐霜上仙霜霜、阳信老姑荇蔡上仙蔡蔡、黄岛狐仙烛明上仙明明，继承了民仙们的法力与责任，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保佑着天下苍生。

漫谈

（杂谈）杂谈

“拜见上仙。”

“不必多礼。”

“谢上仙。”

“汝为何而来？”

“我来向您求的一方安宁。”

“何出此言？”

“我和一个朋友提出绝交了。他经常做一些越界的事情。”

“他是在破坏你们的关系吗？”

“不是，我很感谢他曾经为我们做过的一切，也永远不会忘记。”

“也就是说，并不是他导致了你们的绝交。”

“难道您是在说，是我导致了我们绝交？可他经常做一些越界的事情

啊，他做这些事情也给我造成了困扰。”

“他为你做了多少事情？”

“很多。”

“你为他做了多少事情？”

“我为什么要为他做事情，是他侵犯了我的边界感。”

“也就是说，论付出的话，是他付出的多。”

“可我没让他付出呀，他在侵犯我的边界感。”

“在他眼里，你们是什么人？”

“他说他的世界里只有我们，这很自作多情。”

“那在你眼里，他又是什么人？”

“一个普通过客。”

“也就是说，他更重视和你们的关系。”

“可是我没让他这么重视呀，他不停的在越界。”

“这已经是你第四次提到越界和边界感的问题了。”

“可事实就是这样，他就是在越界，在侵犯我的边界。”

“他这么重视你们，他就没有边界感吗？但是他愿意为你们敞开心扉，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对他敞开心扉？”

“他还未经我们同意偷偷的弄了 44 个网页、74 篇公众号、1174 张照片和 73222 字的故事，这很冒犯。”

“如果我是一个凡人，我会被感动死的，绝大多数人也会因为有这么一个重视自己的朋友被感动死的。”

“我没让他弄。”

“不是你撞的你就不去扶了吗？”

“……”

“所以说，破坏关系的不是他，付出少的一方不是他，轻视友情的也不是他。”

“可侵犯边界感的是他。”

“但敞不开心菲的是你。刚才本仙就已经说过了，他愿意放弃自己的边界，为你们敞开心扉，你们为什么就一定要强调边界，不能为他敞开心扉呢？”

“可他是男生，我们是女生。”

“他都不在意你们是女生，你们为什么要在意他是男生？”

“我们……”

“你们的友情本身就不平等，你们的付出不能与他的付出相匹配，你们的真诚不能与他的真诚相匹配，他的眼里只有你们，但你们的眼里只有自己。更重要的是，他能包容你们无数次，但你们只能包容他寥寥几次，所以是你提出的绝交。”

“我……”

“友情的不公平，不能埋怨无私的他，只能苛责自私的你。最重要的是，你们所谓的边界感，本就源于你们的自私，但是你们还以边界感为理由，轻而易举的否定了对方的付出，这叫忘恩负义。”

“……”

“难道你们真的觉得，仅凭一句边界感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忘恩负义吗？”

（亦是）亦是杂谈

“拜见上仙。”

“不必多礼。”

“谢上仙。”

“你为何而来。”

“我来向您求得一方安宁。”

“何出此言。”

“我有一个疑惑。”

“但说无妨。”

“我的朋友们和我绝交了，她们说我越界，说我自我感动。不知我的所作所为是否和那些拥有家长权威的家长等同。”

“你觉得什么是家长权威？”

“就是家长在子女面前所谓的绝对权威。”

“它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不认错和乱认错。”

“什么是不认错？”

“就像当爸妈的把孩子逼出精神病来之后，大喊：‘我养你你还那么多意见！’”

“那什么是乱认错。”

“就像当爸妈的把孩子逼出精神病来之后，悲伤的说：‘我错就错在让你去看病。’”

“也就是说，家长权威觉得自己不会犯错？”

“然也。当爸妈的不是神，一定会犯错。”

“如果你变成了这样的家长，你会怎么样？”

“我会自掘坟墓，是真真正正死亡意义上的自掘坟墓。”

“你刚才说，你的朋友和你绝交，说你越界，说你自我感动。为什么你会觉得你的所作所为会和家长权威等同。”

“自认为不会犯错的家长，他们控制子女，逼迫子女，威胁子女，精神绑架子女，在意图不被满足的时候，他们只强调自己的付出，只强调‘我是为了你好’，从不顾自己付出的实际效果，从不顾‘这真的对你好吗’，他们很可能越界，但他们一定自我感动。”

“你控制过你的朋友吗？”

“没有。”

“你威胁过你的朋友吗？”

“没有。”

“你精神绑架过他们吗？”

“没有。”

“那你何必觉得二者等同呢？”

“可他们觉得我唠叨，觉得我跟个父亲一样，觉得我很烦。”

“如果你真是一个父亲，那你也是个没有权威的父亲。在你们的关系中，你从来都不认为你是至高无上的，事实也是如此。既然连权威都没有，那二者便不可能等同。”

“那我为何烦恼？”

“你烦恼在你对你的朋友敞开心扉，但她们却不肯对你敞开心扉，你的付出理应得到她们的回应，但她们却没有回应。”

“所以……”

“所以你不能和家长权威划等号。”

自由自在

（1）明明晶晶平地震

这里是众泉水汇聚之地——济南。

在这里，众神谢幕，人治始兴。它美好，亦不太平；它兴旺，亦有挑战；它盛大，亦将热烈。 济南西部边陲，有一个无名小镇，这里坐落着济南中医学院。今日傍晚，学院里两名学生坐上了小镇的公交车，开始了他们的出行。

“终于上车了。”明明用他浑厚的男性嗓音说。

说到明明，同学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来自青岛的潍坊复读生，同学们不知道的是，明明乃黄岛狐仙其人，亦是烛明上仙。他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保佑着天下苍生。

而与他同行的那位女生，名叫晶晶，不久前在明明和南斗六星的大战中，晶晶得到明明以法力制作的手串，亦获得了烛明上仙的法力。

“咱们还有多久才到啊？”晶晶问。

“大概二十分钟吧。”明明说。

今晚晶晶要外出买衣服，明明为其引路。终于，他们来到了服装城，这里琳琅满目的衣服让晶晶目不暇接，于是晶晶开始一件一件的试衣服，啊，这座服装城终于遇到了真正理解它的人。

然而晶晶试衣服的过程中，大地突然开始震动。明明意识到大事不妙，晶晶亦有这种感觉。“你看这件怎么样？”晶晶问明明，言外之意，就是情况如何。

“这件没刚才那件好看（情况不容乐观）。”明明说。

“那这件呢（有办法吗）？”晶晶说。

“这件倒是不错（我试试）。”明明说，说罢，明明开始不停地用脚尖敲击地面，用法力安抚躁动的大地。

然而这并不很管用，虽然大地的震感瞬间消失，但明明用法力感知到一股力量在驱使大地躁动不安。

“我去试试衣服。”晶晶走进了试衣间。

关上试衣间的门后，晶晶把法力聚合在手串上，须臾，手串上的十颗珠子互相分离，漂浮在晶晶的面前。“你们去看看什么情况。”晶晶说

完，十颗珠子悄无声息的飞出服装城，搜寻着周围的异常情况，终于，它们发现路边的一棵大树在随着地震有节律的摇晃，这绝对是地震的来源。于是十颗珠子一颗一下，把那棵大树打成了筛子。

地震停止了。随后晶晶买了两件短袖和两条裤子，和明明一起离开了服装城。

明明和晶晶走到那棵被打成筛子的大树旁边。

“出来！”明明厉声说到。

萤火虫大小的大树精灵们从树皮下胆战心惊的飞了出来。

“你们在干什么！”明明呵斥到。

大树精灵们吱吱呀呀，表达着自己被湿虫袭扰的痛苦。

“诶？病者一身尽痛，发热，日晡所剧者，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可与麻杏苡甘汤。”晶晶说。

“是诶。”明明遂变出砂锅开始熬药，待药物熬好放凉，明明把药液泼向大树，无数的湿虫尸体呜呜泱泱的掉了出来。

解决了地震的问题，酣畅淋漓的明明和晶晶打车回到了学校，此时是晚上九点半。

(2) 乒乓球场的一次闲谈

这天晚上晶晶难得的有了空闲，于是在群里约霜霜打乒乓球，而且果然不出所料，明明看到她们打球的消息，也去到了乒乓球场。

奈何这几日被正神的事情搞得心神俱疲，明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坐着看他们两个打。

“你是说正神也盯上你了？”霜霜问。

“你的意思是正神已经打上你的注意了？”明明问。

“对呀，前天他们还派了个人来招安我。”

“他/*凡圣粗话*/，想/*凡圣粗话*/了吧。”明明愤愤地说。

“哎呀你们别急啊，至少现在没有正神是吧。”晶晶安慰他们说。

“也是，不过前几天我和毓秀神女抟鹏将军出去玩的时候还打败了一个叫九天雷祖的正神。”

“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霜霜从未听过这两个名号。

“抟鹏将军你们见过的，就上次跟我们一起打羽毛球那个。”明明说。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啊。”晶晶说。

“你有对付正神的计划吗？哎呦好球！”霜霜说。

“目前还没有，但是我警告了正神界，如果他们敢踏足济南，杀无赦。”明明说。

“合着那天是你喊的”，晶晶笑着说，“我当时快睡着了让你给喊醒了。”

三个人都笑了。

“对了，霜霜看到没，晶晶这身衣服是那天晚上买的。”明明说。

“哎呀，你不说我还没看见。”

“哎呀，这么大身衣服你没看见。”晶晶笑着说。

“哎呀，这回看见了。”霜霜也笑了。

打完球他们三个去餐厅吃饭。

“你们看。”明明翻出一张照片来。

“这是你扎的吗？”晶晶问。

“对，这个阿姨膝盖不好，我给他扎了四针。”明明说。

“效果怎样？”霜霜问。

“他当时说膝盖好点了，但今天又不好了。”

“你扎的哪里？”晶晶接着问。

“太冲行间侠溪足临泣。”

“什么证？”晶晶又问。

“我也不知道，老师就这么扎的。”

“你这……”霜霜无语了，“一个中医竟然能不辨证。”

“我们又没学针灸，我这扎针都是跟老师学的。”

“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先辨证再扎。”晶晶说。

……

聊着聊着他们谈到了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

“你们怎么认识的？”霜霜问明明。

“就之前一块儿上课认识的。”明明说。

“哎对了，什么时候让我们去看看你们的房车怎么样？”晶晶说。

“行啊，等什么时候有空就带你们去看。”

“他们不会有意见吧？”霜霜又问。

“他俩？他俩不可能有意见。”

“你确定？”霜霜不太相信的说。

“我当然确定，之前毓秀迷路的时候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他俩不跟你们一样有那么多顾忌。”

“原来是这样。”晶晶说，“等会儿你们去哪里？”

“我要回趟家，三教封了，我无处可去了。”霜霜说。

“霜霜回家，就像坐电梯去四楼一样简单。”明明说。

“真好，我也想半小时就回家。”晶晶说。

（3）莱西太傅

严寒的冬天过去了。

这天，晶晶完成了她的工作，于是沉迷乒乓球的她，再一次的明明叫了出来。

打球的过程中，他们顺便聊天。

“你最近怎么样？”晶晶问。

“最近不太好，差点让那些正神气死。”明明说。

“这次是哪个正神？”

“北极紫微大帝。”

“他干什么了？”

“他纵容人口买卖，还滥行杀生，把一个女孩给杀了。诶，好球。”

“啊？这不胡闹嘛！”

“这事儿给我是越想越气，总有一天我要好好收拾了这个欠收拾的东西。”

“哎……”

“不说他了。你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最近济南的泉水纷纷异动。”

“是谁说的？”

“我说的。”明明笑了出来。

“哎呀，你……”晶晶也笑了。

“几天前我和毓秀神女抟鹏将军去黄河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去年我们在大明湖杀了一条白蛇，几天前我们杀了一头猛虎。他们分别和白泉黑虎泉有关。”

“照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其他泉水也会异动。”

“不排除这种可能，并且很有可能。”

“那我们岂不是得准备起来了？”

“目前还不用惊慌，我们三个会出手的，不过说起来，你认识莱西太傅吗？”

“莱西太傅？那是谁？”

“是莱西的民仙。”

“民仙？民仙不是已经灭亡了吗？”

“只能说是平度真君莘县道人他们四个灭亡了，也不能算是灭亡，我们继承了他们。或许莱西太傅能教你更多东西。”

“你教我的应该够了吧。”

“不大够，现在泉水异动，你得多学点东西为好。”

“好吧。”

他们又打了一会儿球，明明累了。

“请问我能跟你一块儿打球吗？”一个老人走了过来。

“当然可以老师。”

“我不是老师。”

“哦，当然可以爷爷。”

晶晶开始打球了。

“你打的很厉害啊。”那个爷爷说。

“哎呀，都是明明教得好。”

“既然这样我们来点儿更好玩的怎么样？”

“好啊，您想怎么打？”

“来，接球。”

一瞬间，那个爷爷打出了一个飞快的球，晶晶被动防御，顶住了这一球。接下来又是好几个攻击力非常大的球，没办法，晶晶只好使用法力，进行防御，伺机进攻。终于，晶晶找到了机会，将对方一击击杀。

晶晶大口喘着粗气。

“不错不错，晶晶果然深得烛明上仙法力。”

“啊，您认得我？”

“太傅，你别戏弄她了。”

“啊，您就是莱西太傅？”

“对，我就是。”

“太傅果然还是人老心不老。”明明说。

“上仙放心，我会把我所有的一切，全部教给晶晶的。”

“太傅是住在学校了吗？”晶晶问。

“我不住在学校，但我确实在你们这个兔子都没有的荒郊野岭住着。哎你们这地方，真奇怪，我提个意见，他们竟然对提意见的人有意见。”

“你直接往省政府提，你别给这帮子人提啊。”

“那不行，总有一天我要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4）太傅指点晶晶

晶晶来到了和莱西太傅约定的地点。

“诶？明明没来吗？”晶晶问。

“这个时候烛明上仙应该已经打进紫微大帝的地盘了。”太傅说。

“啥？”

“不要紧，烛明上仙法力高强，没事儿的。”

“那就好，话说太傅约我到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指导我吗？”

“当然，不知晶晶是否能够彻底掌控自己手中的法力了？”

晶晶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能掌握十分之六七了吧，很多时候我还是会忘记我还有法力。”

“十分之六七可不行。如果不能百分之百的掌控法力，就极有可能被利用。”

“太傅所说的利用是指什么？”

“你看这里。”

晶晶看向太傅的手，自己的手串竟然不知何时被太傅窃取。

“而现在”，太傅说，“我可以使用你的法力”，太傅让自己分散成了无数的水珠，又在晶晶身后聚合成形，“就像现在这样。”

“敢问太傅我该如何掌控自己的法力？”

“你和抚琴上仙一样，法力来自于外物，除了多加使用，别无他法。”

“可我也用过很多次了，但现在依然无法掌控。”

“等你把这串珠子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之后，你就能掌控了。”

几天后，明明霜霜晶晶兆宏在操场玩飞盘。

“前几天我听太傅说明明杀进天界了。”晶晶说。

“啊？”霜霜感到震惊，她对明明说：“你自己单杀天界？”

“哪能我自己单杀天界？当然是跟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一起。”

“哇塞，就你们三个人诶。”兆宏说。

“只能说那北极紫微大帝太气人，不过好在最后是他及时醒悟，我们没说打的他死我活。”明明说。

“那你们……和好了？”霜霜问。

“也不能说是和好，最后紫微大帝把自己关在院子里，然后院子里夸夸夸好几道天雷降下来。”

“挨，那你们呢？”晶晶问。

“我们在院子外面，享受着他给我们准备的大餐。”明明说，“对了，晶晶跟太傅学的怎样？”

“那天莱西太傅说让这串手链成为我的一部分，但我现在还感觉不对。”晶晶说。

“是哪里不对。”兆宏说。

“就……”，晶晶说，“就总感觉它是外物，嗯对，它是外物。”

“外物啥，给你了就是你的。”明明说。

“哎呀，是我的我也得跟它增进增进感情吧。”晶晶说。

“要不你试试让它消失？”霜霜说。

“这可以吗？”怀疑自己的那一刻，晶晶的手串成功消失了。

“诶，这不是可以了？”兆宏说。

“啊！那我岂不是没法力可用了。”正说着，晶晶又把手串变了出来。

明明笑了，“看来这个手串认识你了”，他说。

“对呀，现在你可以跟我们一样了。”霜霜兴奋的说。

“可以飞吗？”兆宏问。

晶晶试了试，自己真的漂浮了起来。

“不错不错，太傅教学生就是厉害。”明明一边鼓掌一边笑着说。

然后他们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极限飞盘运动。

(5) 青青明明游明水古城

明明给青青发消息，问他去不去明水古城。青青爽快的答应了。

于是三天后，两个人坐上了前往章丘的火车。

在火车上，青青谈起了他最近碰到的一件事情。

“说起来，最近向阳的病情又加重了。”青青说。

“向阳？向阳是谁。”

“昂，我的一个病号。”

“他怎么了？”明明问。

“她已经好久不来月经了，按说女性在三十五岁后卵巢功能才开始下降，绝经年龄应该在四十九岁才对。”

“月经的问题，不是应该从肾虚肝郁血虚来考虑吗？”

“我就是这么考虑的”，青青说，“但没用啊。”

“要不你让她去我那里，我给她看看？”明明说。

“是我医术尚浅，有赖你了。”

半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明水古城。

两个人在古城走着，整座古城给他们一种马上就要黄了的感觉，最近的招牌都是去年的，不过好在古城的水还是能看的，又绿又清澈，只是上面漂浮了一层柳絮，看着有些别扭。

“这柳絮飘得好烦人。”明明说。

“嗯？需要用镰刀吗？”青青手拿镰刀跃跃欲试。

“哈？你从哪里弄来的镰刀？”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就是一变就变出来了。”

“看来这把镰刀喜欢你”，明明说，“但以你现在的法力，貌似不能一改整座景区，你需要吸收点法力。”

“从哪里吸收法力？”

“最近济南泉水异动，你直接从泉水里吸收吧，也让泉水们安静点儿。”

首先，青青和明明去到了梅花泉，那个比趵突泉还热烈的泉水。青青刚把手伸进泉水，一股感受直冲他的脑海，吓得他急忙把手拿出来。但缓了一会儿后，他又重新把手放了进去，耐心感受着来自泉水的法力，让法力进入自己的肉体。

然后，青青和明明来到了金镜泉，那个在烈日下金光闪闪的泉水。青青把手放进泉水，一股清凉瞬间传遍了他的每一寸肌肤，烈日当空，青青舒服的感受着泉水的力量。

接着，青青和明明去到了墨泉，那个水深如墨的泉水。这次不需要伸手，远远的青青就感受到那零点三方每秒的泉水蕴含的法力。获得墨泉的法力后，青青感到全身的经络都通畅了。

最后，他们来到了百脉泉。百脉泉者，百脉一宗，泉水呈水珠状从池底漂浮而上。这泉水做好的法力让青青入了神，他闭上眼睛，张开双臂，右手拿着的镰刀现出金光，他睁开眼，把镰刀使劲一挥，仿佛劈开千斤重物，刹那间，明水古城狂风四起，所有的柳絮一并被青青肃清。

“不得不说，这地方真不错，唯一的缺点是可能要黄了。”明明说。

“这么好的地方，我很不希望它黄。”青青说。

“不过没啥，就算黄了，这里的法力已经为你所用了，黄了也没事儿了。”

“哦，老天，它可千万别黄啊，它要黄了我得找相关部门好好沟通沟通。”

（6）明明和青青的闲谈

这是一个晴朗的傍晚，青青正在学校小门口的各个摊贩手中物色自己的晚餐。就在他刚买下一杯西瓜汁的时候，明明发来了消息：“去超意兴吗？”

青青果断的说好，然后在小门口等待明明。明明到来后，两个人骑车前往了超意兴吃饭。

吃饭的时候，两个人谈到了向阳。

“对了，话说向阳的病治好了吗？”青青问。

“哦对，你不说我还忘了告诉你了，向阳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明明说。

“啊？”

“向阳是上古之人。”

听到上古之人四个字，青青又清楚又迷惑的说：“上古之人，你是说其知道？”

“不是”，明明说，“她早就死去了，我们所认识的向阳，只是过去那个人的投影。”

“也就是说向阳死了？”

“也不能说是死了，只能说是消失了，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说到这里，青青明白了过来：“哦，原来是这样。”

“向阳的事情已经解决了，说起来现在该说你的问题了。”

“我？”

“对啊，你明水古城那一镰刀切到正神界的尾巴了，最近来了好几个正神问我你的名号。”

“我好像没有名号。”青青说。

“那现在起一个吧。”明明说。

“我的法力是你给的，你帮我起吧。”

“既然这样，那叫青禾如何？”明明说。

“青禾，青禾上仙吗？”青青说。

“是的，青禾上仙。”

“真是不错的名号”，青青说，“哎，光说我了，你最近怎么样？”

“我？”明明说，“还那样，和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周游四方顺便去了一趟红纪之地。”

“红纪之地的药材应该不错吧。”

“确实不错”，明明说，“他们的龙眼肉甘甜可口，补益之力甚佳，不一样的是，这次没有争斗，就是和毓秀神女去逛了一圈。”

“我还没去过红纪之地，之前那里发生了什么？”青青问。

“之前……”明明说，“之前我与曦和上仙在红纪之地战胜了拥有共工神力的兰孙阖佳两位上仙。也就是去年的下半年的事儿，当时的动静你应该有感觉。”

“合着那个巨大的震动是你们弄出来的。”

“应该就是了。”明明说。

“那这么看来在红纪之地也是有着一段故事的了。”

“对的。”明明说。

“说起来名号的事情，晶晶是不是还没名号？”

“晶晶？晶晶自己起了，叫紫晶。”明明说。

“紫晶上仙，也不错啊。”青青说。

吃完饭，两个人在商业街逛了一会儿，待天色渐渐昏暗了下来，两个人骑着车离开了商业街。

啊，这又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没有风波，没有浪潮，没有打斗，没有交战，有的只是两个拥有法力的普通人，和一片万家灯火的居民区，以及几个学校，和一条繁忙的大学路。

这和谐的日子，这美好的夜晚，以及那无事发生又丰富多彩而惊险刺激的人间，希望它能维持足够长的时间吧。

（7）太傅遇险

这本该是一个安静的白天。

莱西太傅踉踉跄跄的从厂房中跑出来，他把手放在地上一只已经死亡的麻雀身上，给了他另一次生命。“去找晶晶，让她来救我。”太傅说。

鸟儿飞走了，太傅也倒在了地上。

此时的济南，晴空万里，阳光高照，晶晶正和霜霜在操场遛弯。太傅所托付的鸟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济南，落在了晶晶的头顶。

晶晶见一只麻雀落在自己的头顶，抬手就要把他赶走。

然后麻雀开口了：“晶晶，莱西太傅需要你。”

“什么？太傅！”晶晶诧异的说。

据麻雀所说，太傅前往协和医院看病，偶遇一个姓董的大夫做手术把手术刀落在了患者体内。就在两方为此争执不下的时候，董大夫突然冷笑一声，威胁到要让患者付出代价。听到董大夫这么说，莱西太傅果断出手，打断了董医生的门牙。可谁知董医生身后有坐鹿罗汉保佑，

于是莱西太傅和坐鹿罗汉在医院里进行了一场大战，最后太傅败下阵来。

听到这个消息，霜霜召唤出她那名为傲霜三七的四足两翼巨龙，带着晶晶一起飞往北京。

“霜霜，你说太傅不会有事儿吧。”晶晶说。

“不会，太傅身经百战，不会有事儿的。”霜霜说。

终于，他们抵达了北京，一番辗转，他们到达了协和医院，两个人走在医院里，寻找着莱西太傅的踪迹。

“看得出来坐鹿罗汉已经控制了这里，太傅既然能用一只麻雀给我们发信号，想必是已经逃到了医院楼外，但我们却找不到太傅的踪迹。”霜霜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晶晶问。

“既然在外面找不到太傅的踪迹，那我们进楼吧。”霜霜说。

“你是说……直接进入坐鹿罗汉的陷阱？”晶晶问。

“没错，就是要直接进去。”

霜霜和晶晶进入了医院的大楼，他们一层层的搜查，希望能够找到坐鹿罗汉或者是莱西太傅的踪迹。

“诶，霜霜你看，这有一个姓董的大夫。”

霜霜看去，晶晶正指着墙上的宣传栏。

“那我们去看看吧。”霜霜说。

他们去到了董医生所在的科室，此时的董医生还没有回到诊室，想必是正在和坐鹿罗汉毁尸灭迹。

想到这里，晶晶越发担心起来，于是她大喊：“姓董的！出来见我！”

这一喊把医院所有人都吓得不轻，包括董医生。

董医生从诊区的暗门刚走了出来，晶晶就一把掐住他的脖子，质问他道：“你把你把太傅藏到哪里去了！”

但董大夫没有惊慌，也没有害怕，他说：“小姑娘，说大话是会害了自己的。”

“哦？”晶晶用法力给诊区刮了一趟穿堂风，然后董大夫面露惊恐，他知道此时掐住他的也是一个神仙，并且法力不逊于坐鹿罗汉。

“请紫晶上仙放过他吧。”坐鹿罗汉走了出来。

“想得美！现在就立刻告诉我太傅的下落！”

(8) 真正成为了凡圣

听闻晶晶一定要追问莱西太傅的下落，坐鹿罗汉说：“紫晶上仙可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莱西太傅公然伤害罗汉保佑的人选，与正神界作对，他该死。”

“你！”晶晶愤怒的说：“果然，正神界在保佑人间的事情上，不但做的不好，而且还不称职。什么样的人都能得到罗汉保佑的话，那么这个保佑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说罢，晶晶一把将董医生扔出窗外，几秒钟自由落体后，董医生坠亡。

“善哉！”坐鹿罗汉默念。

“罗汉莫非还想与我们一战。”霜霜说。

“既然你们杀害了我保佑的对象，那我是一定要与你们一战了。善哉。”

“少在这里善哉！”霜霜一拳打了过去，把罗汉打飞数米。罗汉凭借自身的内力，稳稳的站在地面上。

霜霜继续进攻，一直把罗汉逼出窗外。离开了大楼，坐鹿罗汉的鹿和逐霜上仙的龙在空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双方打得不分上下。而

地面上，逐霜上仙和坐鹿罗汉则打的有来有回。

晶晶见霜霜牵制住了坐鹿罗汉，自己打开了诊区的暗门，果然，莱西太傅倒在里面。晶晶立刻拿出针来，一下子扎在了太傅的人中上，太傅触电一样的反弹了一下随即醒来。

“你没事吧太傅！”晶晶喊到。

“我没事儿了，晶晶果然来了。”莱西太傅说。

“太傅没事儿了，那我去帮霜霜了。”

“好。”

晶晶从窗户跳下来，和霜霜一同与坐鹿罗汉作战。

“神鹿下来！”坐鹿罗汉喊到。神鹿应声而下，其触及地面的那一刻，整个北京城爆发了巨大的地震。

“既然两位上仙使出了真本事，那老衲便不再留手了。”坐鹿罗汉说。

地震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坐鹿罗汉感受到一股来自镰刀的巨大

法力，将神鹿瞬间划伤，随即地震停止。

“嗨，你们好。”

“是青青！”霜霜喊。

“青禾上仙也要与正神界作对吗？”坐鹿罗汉恶狠狠的说。

“好像我本来就在和正神界作对。”青青说。

“罢了，罢了。”坐鹿罗汉说：“既然这样，老衲只能让你们葬送在这片土地上了。”

“您好像不能。”晶晶说。随即罗汉周身出现了六颗珠子，变化为六根缆绳，把罗汉紧紧的捆住。

“您将不能再次胡作非为。”晶晶说。

“您的行为已经表明，正神界的所作所为不但做的不好，而且很不称职。”霜霜说，“我们会把您送回正神界，晶晶的这些缆绳会在六天后解开，希望这六天您能好好反思自己。”

成功营救了莱西太傅，太傅决定请霜霜晶晶青青吃饭。

“对了，青青怎么也来北京了？”太傅问。

“我来北京旅游，恰好看到你们。”青青说。

“看得出来，青青和晶晶也拥有保佑天下苍生的能力了。”太傅说。

是的，从烛明上仙获得法力的紫晶上仙和青禾上仙，真正成为了凡圣。

凡圣名录

抚琴上仙

琴琴，乐天独立，志向坚定，从不但总是核心，被称作抚琴上仙，为凡圣太师父。传说中是琴琴让诸位凡圣相见，在被鬼界差使杀害后，于诸位凡圣与孟婆共同帮助下重新回到人间。她的法力来自于孟婆玉珠和姜子牙宝剑，其人还精通各种邪术。她在霜霜蔡蔡明明的帮助下毁灭黄泉路拯救了鬼界，在平度和孙孙霜霜蔡蔡明明佳佳黄黄粉碎了佛界重建黄泉路的阴谋。她还在融创乐园与潍城博士的战斗中熟识了潍城博士，亲眼见证了凌凌战胜弥勒佛的全过程。此后便和兰孙阖佳玄黄飞凌四位上仙一同归降天界。

兰孙上仙

孙孙，开朗乐观，认真勤恳，仿佛不曾伤心过一样，被称为兰孙上仙，为凡圣大师祖。传说中孙孙在巧合中以其虔诚的内心获得平度真君赐予的法力，并在逐渐了解正神和民仙的恩怨纠葛的过程中迅速成长。曾和夏津山神叛逃弟子作战，于英雄山在霜霜明明的帮助下和风伯交手，最终在双龙山大战风伯取胜，平息了天神的侵扰。后协助佳佳在园博园战胜南海龙王敖钦，协助黄黄在商业街战胜东海龙王敖广和北海龙王敖顺，在弘阳广场于牟平龙王的帮助下同明明佳佳黄黄一起战胜地神领袖姜子牙。琴琴遇害后，她和霜霜蔡蔡明明佳佳黄黄一起战胜十殿阎罗成功救回琴琴。又在平度，她化身火凤，同琴琴霜霜蔡蔡明明佳佳黄黄一

起粉碎了佛界重建黄泉路的阴谋。黄泉路阴谋粉碎后，她和琴琴霜霜蔡蔡明明佳佳黄黄在与潍城博士的战斗中熟识了潍城博士，并见证了凌凌战胜弥勒佛的全过程。此后便和抚琴阖佳玄黄飞凌四位上仙一同归降天界，策划复活共工的计划。在与南斗六君和南极长生大帝的对抗中，孙孙回心转意，正式继承了平度真君的法力和职责。

逐霜上仙

霜霜，热情似火，勇敢活泼，时刻保持一份活力，被称为逐霜上仙，为凡圣二师祖。传说中霜霜曾是莘县道人的童子，下凡历劫的过程中正值瘟神作祟，后莘县道人赐予其法力。曾和蔡蔡从雷公电母风伯雨师的压制中死里逃生，于保护中心在孙孙蔡蔡明明的帮助下和电母交手，最终在双龙山大战电母取胜，平息了天神的侵扰。后在融创乐园和蔡蔡明明粉碎了西海龙王敖闰的阴谋。琴琴遇害后，她和孙孙蔡蔡明明佳佳黄黄一起战胜十殿阎罗成功救回琴琴。在揭开鬼界谜团的过程中，协助蔡蔡战胜酆都大帝，最终帮助琴琴毁灭了黄泉路，拯救了鬼界。她用法力创造的傲霜三七，又在平度，同琴琴孙孙蔡蔡明明佳佳黄黄一起粉碎了佛界重建黄泉路的阴谋。黄泉路阴谋粉碎后，她和琴琴孙孙蔡蔡明明佳佳黄黄在与潍城博士的战斗中熟识了潍城博士。五圣归降后，同曦和烛明两位上仙一同粉碎了共工复活的计划。在与南斗六君和南极长生大帝的对抗中，霜霜正式继承了莘县道人的法力和职责。

荇蔡上仙

蔡蔡，冷静沉稳，从容自如，随性而永远可靠，被称为荇蔡上仙，为凡圣三师祖。传说中蔡蔡在阳信老姑的庇护下得到了阳信老姑赐予的法力。曾和霜霜从雷公电母风伯雨师的压制中死里逃生，于美术馆突袭雨师拯救陷入困境的孙孙霜霜明明，最终在双龙山大战雨师取胜，平息了天神的侵扰。后在融创乐园和霜霜明明粉碎了西海龙王敖闰的阴谋。琴琴遇害后，她和孙孙霜霜明明佳佳黄黄一起战胜十殿阎罗成功救回琴琴。在揭开鬼界谜团的过程中创造云君，战胜了酆都大帝，最终帮助琴琴毁灭了黄泉路，拯救了鬼界。又在平度，同琴琴孙孙霜霜明明佳佳黄黄一起粉碎了佛界重建黄泉路的阴谋。黄泉路阴谋粉碎后，她和琴琴孙孙霜霜明明佳佳黄黄在与潍城博士的战斗中熟识了潍城博士。在与南斗六君和南极长生大帝的对抗中，蔡蔡正式继承了阳信老姑的法力和职责。

烛明上仙

明明，外表成熟，内心幼稚，有一种肉体和心灵的反差感，被称为烛明上仙，为凡圣四师祖。传说中明明遭受瘟神诅咒，后得到黄岛狐仙的帮助并最终从黄岛狐仙那里得到法力。四大虾客中，明明最早发现法力并使用，曾在和夏津山神的交手中帮助改变了夏津山神偏执的想法。他甚至敢于对自己下手，也正因如此，明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解除了瘟神的诅咒。后和雷公交手，并在双龙山大战雷公取胜，平息了天神的侵扰。他制作了自己的法器酒葫芦。接着，明明和孙孙佳佳黄黄一起在园博园战胜了南海龙王敖钦，和霜霜蔡蔡一起在融创乐园粉碎了西海龙王敖闰

的阴谋，和孙孙佳佳黄黄在商业街战胜了东海龙王敖广及北海龙王敖顺，最终在弘阳广场于牟平龙王的帮助下同明明佳佳黄黄一起战胜地神领袖姜子牙。琴琴遇害后，他三战崔珏，不惜以身入局，在鬼界地牢面见了地藏菩萨，最终战胜十殿阎罗成功救回琴琴。在揭开鬼界谜团的过程中，明明启发了琴琴破解和运用邪术，协助蔡蔡战胜酆都大帝，最终帮助琴琴毁灭了黄泉路，拯救了鬼界。为帮助自己的朋友婷婷，他远赴晋地，理清了太原将军和吕梁尊者的万年事纪。又在平度同琴琴孙孙霜霜蔡蔡佳佳黄黄一起粉碎了佛界重建黄泉路的阴谋。黄泉路阴谋粉碎后，他和琴琴孙孙霜霜蔡蔡佳佳黄黄在与潍城博士的战斗中熟识了潍城博士，并见证了凌凌战胜弥勒佛的全过程。五圣归降后，他同逐霜曦和两位上仙一同粉碎了共工复活的计划。在与南斗六君和南极长生大帝的对抗中，明明正式继承了黄岛狐仙的法力和职责。

阖佳上仙

佳佳，自由灵动，随性欢乐，闻其声便知其人，被称作阖佳上仙，为凡圣金护法。传说中佳佳曾死于新冠肺炎，得夏津山神之庇护以起死回生。她曾在园博园战胜南海龙王敖钦，和孙孙明明黄黄在商业街战胜东海龙王敖广和北海龙王敖顺，于弘阳广场得牟平龙王的帮助同明明佳佳黄黄一起战胜地神领袖姜子牙。琴琴遇害后，她设计了偷天换日之策成功找到了琴琴，并和孙孙霜霜蔡蔡明明黄黄一起战胜十殿阎罗成功救回琴琴。又在平度同琴琴孙孙霜霜蔡蔡明明黄黄一起粉碎了佛界重建黄泉路的阴谋。她还在融创乐园与潍城博士的战斗中熟识了潍城博士。此后便

和兰孙抚琴玄黄飞凌四位上仙一同归降天界，策划复活共工的计划。

玄黄上仙

黄黄，情绪支柱，无可置疑，爱着她所爱的一切，被称作玄黄上仙，为凡圣银护法。传说中黄黄得牟平龙王之法力。她曾协助佳佳在园博园战胜南海龙王敖钦，和孙孙明明佳佳在商业街战胜东海龙王敖广和北海龙王敖顺，于弘阳广场得牟平龙王之帮助同明明佳佳黄黄一起战胜地神领袖姜子牙。琴琴遇害后，她和孙孙霜霜蔡蔡明明佳佳一起战胜十殿阎罗成功救回琴琴。又在平度同琴琴孙孙霜霜蔡蔡明明佳佳一起粉碎了佛界重建黄泉路的阴谋。她还在融创乐园与潍城博士的战斗中熟识了潍城博士。此后便和兰孙抚琴阖佳飞凌四位上仙一同归降天界。

飞凌上仙

凌凌，温文尔雅，刚健坤柔，优秀更优异，被称作飞凌上仙。传说中凌凌接受潍城博士的法力，亲手战胜了弥勒佛这个博士无法战胜之人。此后便和兰孙抚琴阖佳玄黄四位上仙一同归降天界，但本人住在人间。

曦和上仙

曦曦，仁爱真诚，认真专一，不但谦逊而且脚踏实地，被称作曦和上仙。传说中曦曦在红月之下发狂之时得到新泰长老的帮助而获得法力，并和明明霜霜一起粉碎了共工复活的计划。

紫晶上仙

晶晶，自信自强，大同和合，执着又专一，被称作紫晶上仙。传说中晶晶从烛明上仙手中获得法力，得莱西太傅指导，经过千番历练，最终战胜坐鹿罗汉，真正成为凡圣。

青禾上仙

青青，拥有能力，具有潜力，终能出类拔萃，被称作青禾上仙。传说中青青从烛明上仙手中获得法力，经过千番历练，最终战胜坐鹿罗汉，真正成为凡圣。

再试一试请继续

前言

鲁地真气有三，名曰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他们的故事被记述在这里。他们的其他故事被记述在这里。他们的更多故事被记述在这里。

毓秀神女

毓秀神女，姓李，传说她行遍天界，发天光，敷云雨，制惊雷，和日月，世人得其恩怀而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论于年年有余、六畜兴旺，其有一番愿景。

抟鹏将军

抟鹏将军，姓朱，传说他踏足山野，斩白蛇，降猛虎，灭蝗虫，除百害，世人得其行迹而培土稼穑，开山采石。论于日新月异、灯火通明，其有一番行动。

烛明上仙

烛明上仙，姓王，传说他游历人间，惩奸人，杀盗贼，兴民风，扬四善，世人得其衣钵而亲仁善邻，修身齐家。论于太平无事、福寿安康，其有一番作为。

此三气者，从之则生，逆之则死，得其全者顺，失其一则举步维艰、命途多舛。此为天地人之正气也，不可不勤。

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前传

（1）三盏灯相识

这里是齐鲁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奇山异水，玉宇琼楼，济南中医学院里，烛明上仙正走在去操场的路上。

说起烛明上仙，如果不提的话没有人能看出这是一位法力高强的神仙，他就跟其他普通人一样，平常的生活在这里，现在，他要去操场给国际教育学院当助教。

要说当助教这件事情，最吸引烛明上仙的不是那没有几分的学分，而是长期以来萦绕在他心头的疑惑。那是一门名为齐鲁功法的公选课上，他不止一次的感受到一股清澈的法力，这股法力清新淡雅，浑然天成，不同于烛明上仙等凡圣成熟稳重，亦不同于正神民仙通真达灵，它来自于谁，一直是烛明上仙的一个困惑。而今天，他要去操场碰碰运气，或许同去助教的正有那个人。

果真，如烛明上仙所料，那股法力出现在了操场上。随着烛明上仙越走越近，那股法力的来源最终变得明晰。她是齐鲁功法的学生之一，说不上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但也眉清目秀，开朗阳光，和她身上的法力相配。于是，在课间的时候，上仙跟她千里传音：“莫非你就是毓秀神女？”

“正是，莫非你就是传说中的烛明上仙？”

“正是在下。”

这次看起来像试一试的举动，让上仙和神女就此结识。

但令上仙感到激动的事情远不止这一件。随着时间的流逝，同样是齐鲁功法课上，上仙隐隐约约感受到课堂里有另一股与众不同的法力，它独特而别致，隐藏的那么好，它微小但豪迈，热烈而深沉，和他的所有者格格不入，却恰如其分。于是乎，一次上课前趁着老师还没到来的功夫，上仙往教室那股法力的方向千里传音：“你是抟鹏将军吗？”

“我是。”

烛明上仙和抟鹏将军就此结识。

一天晚上，神女邀请上仙和将军去跑步，他们三个……三个学生，在操场上跑了一圈又一圈，跑圈的间隙，上仙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照片上面有明亮的灯光，翠绿的操场，还有他们三个的影子。

那晚上，跑完步的他们三个一起去了这里又那里，三人分别后，吕梁尊者又来向上仙寻求精神的慰藉。上仙颇有感慨，于是临睡之时，上仙在他的随想录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真是一个无事发生又色彩斑斓的

晚上，然后安然睡去。

梦里，上仙无数次的回忆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切，毕竟从民仙自我牺牲以来，毕竟从凡圣正式承担起民仙保佑天下苍生的职责以来，已经好久没有像这天晚上那样舒畅了。在梦里，他可以用法力让今晚发生的一切重复无数遍，一直到他精疲力竭，浑身疲惫，毕竟，他是那么热爱他身边的人，热爱和他们经历过的一切，他希望每一天都能像那晚上这么快乐，他希望身边每个人都能像那晚上这么快乐，直到永远。

（2）去往任何地方的房车

“来看。”烛明上仙对抟鹏将军和毓秀神女千里传音。

将军和神女来到了上仙所说的地方。

“这车……”神女说。

“我用法力做的”，上仙说，“进去看看吧。”

那是一辆房车，不算大，但也绝不算小，车厢里面有一套干净整洁舒适实用固定式餐桌椅，旁边是一个小小的厨台，厨台台面最右边有着嵌入式电磁炉，所有的厨具都被固定在墙壁上，餐具则被安置在厨台下面的柜子里。车厢的后部是一个衣柜，衣柜的对面是上中下三张床铺，上铺则和车顶的储物柜相通，储物柜下是精美的门帘。卫生间在车厢的角落里。

“我要下铺！”将军说。

“好，下铺给你。”上仙说。

“我要上铺吧，上铺空间大。”神女说。

“那中铺就是我的了。”上仙喝了口水，然后继续说：“既然分好铺了，不妨让我们稍稍出去兜兜风。”

于是大晚上的，将军和神女坐在车上，上仙开着车，三个人出去兜风了。他们开着车转遍了整个大学城，然后在商业街把车停下，去了一家快餐店吃饭。

“包子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将军感慨道。

“那我们在车里放上袋子面，想吃包子的时候就自己做如何？”上仙说。

“好主意。不过这粥是不是太热了一点儿。”神女说。

“貌似热的不太正常。”说罢，上仙拿起筷子，猛力朝着前面坐着的那个人投了出去。

筷子被稳稳的接住。

“来者何人！”将军拍案而起。

“四值功曹值年神李丙是也。”

听闻来者是玉皇大帝的手下，神女用法力拿出王梓明的酒葫芦，然后利用酒葫芦释放的酒气把在场的人全部迷晕。

“怎么，玉皇大帝现在又想要消灭凡圣了？”

“非也，玉皇大帝派小神来纳贤。”

“何出此言。”上仙说。

“得知四大民仙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将民仙法力交付与诸位凡圣，玉皇十分敬重，故纵使兰孙上仙把玉清真王打伤，玉皇不但没有多说什么，反而给了兰孙上仙更加充裕的资源，并派遣四值功曹负责纳贤之事。”

“所以玉皇大帝又盯上我了。”烛明上仙说。

“正是，上仙如果加入天界……”

“怎么不说话了。”

“如果加入天界，上仙能获得的资源一定比从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那里获得的多。”

“放肆！”上仙亦拍案而起，然后说：“凡圣的地盘，岂容的正神口出狂言！”

“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上仙理应明察。”

“那我就明察明察！”说罢，上仙饿虎扑食般的扑向李丙，把李丙横着扔了出去。

李丙满头是血的站了起来，整理了整理衣服，然后说：“烛明上仙，你会回心转意的。”然后离开了。

抟鹏将军和毓秀神女走到烛明上仙旁边。

冷静了一会儿后，上仙敬告诸神，无论正民凡：“从今天晚上起，从现在起，凡正神踏足济南者，斩无赦！”

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发天光斩白蛇惩奸人篇

（3）神女发天光

这一天，抟鹏将军正开着车前往大明湖，烛明上仙和毓秀神女坐在车上看书。

“你有给这车起个名字吗？”神女问。

“没有诶，你们有什么想法吗？”上仙说。

“要不就叫威震天号吧。”将军说。

“这车可不会变形”，上仙合上书，“要不叫稀世难得号？”

“这也太不优雅了吧。”神女笑着说。

“那你定叫啥吧。”将军说。

“我也想不出来。”

“或者叫真气有三号？有咱们三个。”上仙说。

“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可以先用着。”神女说。

“同意。”将军说。

“说起来副驾驶的窗能不能开一下。”神女说。

“我在开车，够不到。”

“真气，开窗。”上仙一声令下，正副驾驶的窗都打开了。

神女往驾驶舱走去，坐在副驾驶上。她看着晴朗的天空，然后敏锐的发现厚厚的乌云正遮蔽天空的太阳，渐渐的，整个济南城都黑了下来。

“怎么回事？”上仙警觉的说。

“这云这么厚的吗？”将军说。

“上桥。”上仙说。

“好。”说罢，将军把车开上了前面的立交桥。

“哎，怎么飞起来了。”神女惊讶的说。

“只是用法力铺了一条天路罢了，让我们直冲云霄。”上仙回到。

真气号冲进了云层。

云层里的环境复杂多变，雨气在此处积累，雷气在这里蓄力，时不时就有一道闪电朝着他们劈来。

又不是只有云彩会放电，神女积攒法力，打出反方向的闪电防住了云层的攻击。

他们顺利的冲破了乌云的最顶层。

在乌云之上，赫然矗立着一个天神。

神女的眼神坚定起来，她从副驾驶车窗跳上车顶，然后大喊：“来者何人！”然后将军停车。

“九天雷祖是也！”

听闻对方的名号，神女果断下车冲了上去。

说到九天雷祖，那可有说头了，想当初，南极长生大帝将他的化身命名

为九天雷祖，令其主管雷部，不久后雷祖就和游玩天界的毓秀神女发生了冲突，所以这次神女一下子就猜到了他雷击济南的阴谋诡计。

神女把法力积蓄在两手，雷祖把法力聚集在双脚，手和脚的对线，伴随着轰隆的雷鸣和舞动的闪电，越发激烈起来。最激烈的时候雷祖在一秒内踢出了二十多脚，迸发的闪电正打在真气的轮胎旁边。

“我们也上吧。”

“我们去了只有挨雷的份儿，在这里等着吧。”上仙说。

此时的战场上，雷声四布，闪电横行，神女势要把当年没打完的仗打完，于是她把两手的法力聚合到右手上，然后一拳击出。雷祖也不甘示弱，聚合四周的惊雷，两手推出。随着一声巨响，黑压压的乌云被贯穿性的撕裂，天空的光亮重新照在济南的大地上。

此时，将军依旧在开车前往大明湖。

“……当时我全力一击，雷祖就败下阵来……”车上，神女依旧滔滔不绝刚才的战斗。

“快到大明湖了，你先喝口水歇歇吧。”然后上仙在他的随想录中记下

了“神女发天光”这句话。

（4）将军斩白蛇

烛明上仙抟鹏将军毓秀神女来到了大明湖畔。

乌云散去后，大明湖晴空万里，阳光照在湖面上，波光粼粼。

上仙三人在湖畔边走边看着周围的景色，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他们三个远眺大明湖上，几艘船在镜子一般的湖面上飘荡，来了又去，去了又回，而就在这时，一艘船突然从中间断成两截，然后沉没了下去。

上仙三人也是惊了一下，他们立刻把手拍在面前的石蟾蜍上，用法力感知着湖底发生的一切。

不一会儿，湖面就被血色染红。将军率先抬手，一个蚱蜢扑进了湖水。到了湖底，果然如将军所料，一条巨大的白蛇在这里游荡，白蛇的嘴里还含着没有吃完的游客尸体。

将军把法力分散到每一寸湖水中，然后驱动法力搅动湖水，奈何湖水太多，搅动难度太大，湖面的漩涡并不是很深，不足以制服白蛇，正相反，白蛇发现了正在施法的将军，向着他游了过来。

“让我们助他一臂之力。”上仙对神女说。说罢，上仙和神女再次把手

按在石蟾蜍上，把自己的法力通过蟾蜍送达湖水。

“谢谢你们！”将军使出了全力，在白蛇还有一公分就接触到自己的时候把漩涡制造了出来，顺利牵制住了白蛇。

将军松了一口气，然后对白蛇千里传音：“孽畜，还不现出原形！”

哪知白蛇还想垂死挣扎，疯狂的扭动身体，往反方向搅动漩涡。

眼看漩涡就要被打散，将军一个箭步游了过去，一拳打进白蛇的眼睛。被打中眼睛的白蛇痛苦的张开血盆大口，然后更加疯狂的扭动蛇身。

好机会！将军一步后跳等待时机，任凭白蛇来回折腾，终于，白蛇的七寸出现在了将军的面前。

将军抓住时机，双脚一蹬，螺旋加速，从蛇的这边进去，从那边出来，把白蛇贯穿。随即被贯穿心脏的白蛇肉体迸发出鲜红的血液，白蛇七窍流血而死。

一条白蛇就这么死在了将军手中。

湖畔，上仙见湖面的漩涡消失了，知道白蛇已经被将军制服，随即拿出

随想录，写下了“将军斩白蛇”这句话。

将军从湖面鱼跃而出，稳稳的落在地面上。

神女和上仙立刻用法力给将军烤干身上的水。

“这湖水怎么看也不像是会长蛇的样子啊。”神女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看来我们得下水研究研究了。”上仙说，然后往西边看去，一艘救援船正往刚才沉船的位置赶去，“等会儿吧。”

“会不会是正神干的？”神女说。

“我也有这种想法，只不过不知道是哪路正神。不用急了，看热闹的人围过来了，咱们可以混在里面慢慢研究。”

随着人群越来越庞大，神女将军上仙分散开来混进了人群，他们用法力监视着大明湖的一草一木，誓要把这场混乱的始作俑者找出来，至于千刀万剐下油锅还是什么的，先找出来再说。

（5）上仙惩奸人

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分散开混入了人群。

现场看热闹的人越来做多，景区保卫部也派人前来维持秩序，但在血色的湖水，嘈杂的人群，还有保安前前后后的吆喝声三重积分之下，游客们渐渐恐慌起来。

烛明上仙还在四处观察，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景区似乎非但没有疏散游客的打算，反而一群保安把人群紧紧围住，再回头一看，景区的出入口已经被上了锁。这不是一个好迹象，上仙如是想，他示意神女靠近出入口做好准备，示意将军后退并时刻小心，然后自己在拥挤的人群中慢慢往湖边走去。

终于，他走到了人群的最前面，看到一个像是保安队长的人在左顾右盼。他问保安队长发生了什么，保安队长没好气的说了一声别管，他继续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保安队长生气的朝着上仙大吼。就在保安队长大吼的时候，湖水慢慢的涨了上来，掀起滔天巨浪。上仙见状，果断把保安队长打晕，顺便打倒了几个保安，然后独自跑上前去，施展出一道屏障，挡住了迎面而来的大浪。

上仙回头看去，有一个带墨镜的人正站在后面的假山上，见上仙回头，

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之后迅速跳下假山。

在场的保安收到神秘人指令后纷纷拿出三棱刀来。上仙见状，猛的一脚跺地，制造了一场小型的地震，震的保安站不住脚。

人群安全了之后，上仙一跃而起，一脚飞踢在那个墨镜男的后背上，然后控制住了他。紧接着，神女打晕了看门的保安，把景区大门的锁给打碎，将军立刻疏散人群撤离现场。

上仙掐住神秘人的脖子，把他提了起来，但没想到的是神秘人不但没有挣扎，而且脸上还带着笑容，他说：“你知道我的后台是谁吗？”

“请放过他吧，烛明上仙。”

上仙转头看去，是南极长生大帝玉清真王，随即哼了一声，掐断了神秘人的脖子。

“我就说他怎么敢杀人群灭口，合着大帝就是他的后台。”

“请上仙恕罪，他每日虔诚祈求，理应得到我的庇佑。”

“说的比唱的好听！”说着，烛明上仙冲上前一掌盖在了大帝的脑门上。

玉清真王后退了几步，然后咳嗽了几声。

“看来大帝旧伤未愈，这次踏足济南，莫非又想增添新伤？”

“此次前来，只为招安烛明上仙。”

“看你好像很不乐意。”

“上仙与其他诸位上仙把我打伤，我岂能乐意？”

“趁我没空搭理你，赶紧离开济南。”说罢，上仙转过头去又一跺脚，地震停止了，然后天雷之刑降下在所有为虎作伥的奸人头上。

惩治了这些奸人之后，玉清真王便不见了踪影。上仙拿出随想录，写下了“上仙惩奸人”这句话。

真气号上，神女冲了三杯奶茶。

他们三个静静的品茶，复盘这次旅行的每一个细节。

“正神界肯定还会再来。”将军说。

“对，我们得做好计划了。”神女说。

“无妨，先喝茶吧。”上仙说。

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敷云雨降猛虎杀盗贼篇

（6）神女敷云雨

毓秀神女他们三个的第一次旅行结束了，接踵而至的是一个寒冬，寒冬过后，万物生发，百花齐放，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有一个心结一直萦绕在烛明上仙的心头，就是那条被抟鹏将军斩杀的白蛇。

为什么大明湖底会暗藏一条白蛇？针对这个问题，烛明上仙模拟过无数种情况，所有的结果都指出，白蛇和正神无关。

唯一的线索就这么断了，上仙百思不得其解，他叹了口气，抬头看着窗外的花花草草，然后才下眉头的焦虑就又上心头。

“今年天很干啊……”上仙说到。

“对呀”，毓秀神女走了过来，“外面的花都蔫了。”

“真不知道那些正神都是干什么吃的。”上仙愤愤地说。

“说来也是奇怪，统计资料显示今年黄河水位都急剧下降。”

“如果是黄河水位下降，那有必要去调查调查了。”

“那我们现在出发？”神女兴奋的问。

“上车。”上仙对将军千里传音。

这一次上仙开车，神女和将军坐在车里看窗外的风景，他们一路向西，一路上高楼，二层小楼，平房，直到最后一栋建筑都看不到，到了黄河边上。

济南的黄河与众不同，它没有巨大的声响，也没有汹涌的波浪，更没有飞湍瀑流争喧豗和砯崖转石万壑雷，它所拥有的，不，它一无所有，它只是静静的在那里流淌，不言不语，不声不响。

经过了一番地毯式的搜索，上仙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现。休息的间隙，上仙捡起手边的石子开始推演，推演了一遍又一遍，上仙累了。他放下手中的石子，深呼了一口气。

将军躺在草丛里睡着了，上仙仍在思考，神女见状，自己走到了黄河边，她看着那黄色的河水，心想：“来都来了，不如干点儿什么吧。”

然后神女闭上眼睛，一个水球渐渐的在她的身前成型，她想用自己的法力降下一场小雨，即便雨不算大，范围不算广，但至少也是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爱。而当神女睁开眼睛之后，她惊讶了起来，因为面前黄河的法

力在源源不断的汇聚到她身前的水球中。

黄河雄壮的法力让上仙放松下来，上仙慢慢回头看去，然后走到毓秀神女旁边。

水球中的法力越来越多，神女施展三盘落地之术，水球飞向空中，随后迸发开来。

草丛里睡觉的将军感到有雨点打到自己的鼻子上，他睁开眼，不可思议的看着天空：“下雨了？”

“对”，上仙说，“下雨了。”

这场雨消灭了长久以来笼罩济南的燥热之气，雨后，万物生发，百花盛放。

上仙颇有所感，于是在他的随想录里写下了“神女敷云雨”这几个字，看着天边出现的那条彩虹，他灵感迸发，重新开始了他的推演，这一次，他终于发现了端倪，找到了下一步调查的方向。

“上车了——”上仙朝着正在抓蝴蝶的将军和神女喊到。

（7）将军降猛虎

“老登我们去哪儿？”抟鹏将军问。

“不一定，还得走一会儿再看看。”烛明上仙说。

“你刚才说啥？”毓秀神女问。

“去哪儿啊。”

“不是，你叫他啥？”

“老登啊。”

“你礼貌吗？”神女笑着说。

“熟悉的人我都叫老登，不对，你是小登。”

“好好好。”

“按说登也没啥不妥的，要不是有灯，大晚上的我们还得摸黑，是吧大灯。”上仙说。

“是，既然这样，大灯我先睡会儿。”

“先别睡，我们到地方了。”

上仙把车停下，他们三个刚下车，就听到了远处传来一声虎啸。

“那是什么？”神女问。

“一个孽畜，走吧。”上仙说到。

随着他们三个越走越近，孽畜的形态最终浮现在眼前，那是一头猛虎，有着健壮的肌肉和锐利的牙齿，此时此刻，它正享受着利爪下的肥羊。

“嗯哼！”上仙大声的咳嗽了一下。

猛虎转过身来，口圆目张的望着面前的三个人，然后一声咆哮掀起狂风，接着直接朝着站在三个人中间的上仙冲了过来。

“散开！”上仙说到，然后聚合法力一拳打在猛虎的脸上。

猛虎被打的后退了几步，上仙快速的使劲摇了摇自己的手，然后说到：

“这老虎的脸真硬。”

此时上仙三人已经对猛虎形成了包围之势，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降服它。

猛虎见攻击上仙不成，转过头来往神女扑了过去。神女已经做好了准备，已经架起了结界防御，但猛虎突然把扑击改为了甩尾，打了神女一个措手不及。

神女被打飞十几米远，摔在草地上。猛虎没有犹豫，紧接着又朝着神女的方向扑了过去。危急关头，上仙果断的施展快速掠过之术，一下子移动到了神女身前，把猛虎架住。

将军见猛虎被牵制住，一记超人拳重重的打在猛虎的头顶。猛虎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开始惊慌的四处乱蹦。将军则抓住时机，骑在了猛虎的背上，照着他的脑袋一拳又一拳。伴随着最后一拳落下，猛虎七窍流血而死，全身僵硬的躺倒在地上。

降服猛虎以后，他们三个回到车上休息，顺便复盘上仙的推演。

“老灯快说你的推理。”将军说到。

“你们应该见过济南的黑虎泉吧。”上仙说。

“见过，跟这头老虎一样威武。”将军说。

“你刚才说一样……”神女反应了过来，白蛇和猛虎俱是来源于济南的泉水。

“没错，江与河是万水之水，想必天界应该就是从黄河下手制造了那两头孽物。”

“可猛虎来自于黑虎泉，那白蛇来自于哪个泉水？”神女问。

“虽然济南没有以蛇命名的泉水，但有一泉名叫白泉。”上仙解释到。

“这么说的话一切都解释的通了。”将军说。

“照这么说我们得想办法整治诸泉。”神女说。

“办法可以等会儿再想，咱们先把大灯刚才抓的那条鱼杀了填饱肚子吧。”上仙说。

（8）上仙杀盗贼

黄河的鱼还是相当可口的，吃饱喝足的三人小睡了一会儿后便准备驾车回府，而就在车子刚刚发动起来的时候，上仙隐隐约约听到一声求救，随即他把车熄火。

“老灯怎么了？”抟鹏将军问。

“你们听，有人叫救命。”烛明上仙回。

“还真是。”毓秀神女说。

上仙随即下车，他刚刚站稳脚跟，一个女孩就扑到了他的身上，同时还大喊着救命。

然后一群人跑了过来，人群最前面那个女人不停地说：“花花我们回家吧。”

“你先等会儿，你是她什么人？”上仙把那个女孩护在身后。

“我是她婆婆”，那个女人急躁的说，“花花我们回家吧。”

女孩已经害怕的说不出话，直流眼泪。

“你怎么证明？”上仙质问他。

“我们自己的家事跟你证明什么！马上滚！”一个满脸胡子的男人一边喊着一边走上来要把女孩拉走。

上仙见状，一个左正蹬把男人踢开，然后左手一抹眼睛施展了无言术，刚要往上冲的人群一看到上仙的眼睛便被控制住，动弹不得。

“如实回答，否则你们将七窍流血而死”，上仙说：“你们和这个女孩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她的婆家人，呃・・・・・・”说话的这个男人一口鲜血喷射而出，躺倒在地抽搐不止。

那群人被吓得不敢妄动，一句话也不敢说。

上仙指着最开始的那个女人，质问她：“你们是什么人？”

那个女人支支吾吾，最后说：“她没地方去，我们收留了她・・・・・・”

还没说完，她就感觉自己的胃中翻江倒海，最终她终于改口：“她是我买来给我儿子当老婆的，我花了钱的，真的花了钱的。”

“这些人都是你家里人？”

“对对对，是，都是，您身后那个也是·····”

“放肆！”上仙大喊：“买卖人口者，是为盗贼之极也，汝等必死，永世不得超生。”

上仙说罢，大手一挥，那些人一个个的纷纷开始吐血，最终都倒在了上仙的面前。

“上仙行杀戮之事，不怕下地狱吗？”一个老者的声音从上仙身后传来。

“来者何人？”上仙没有回头。

“北极紫微大帝是也。”

听到紫微大帝名号，上仙转过身来，将军和神女也从车上下来。

“我倒是不怕下地狱。”上仙拿出随想录，写下了“上仙杀盗贼”几个

字后，直接把法力聚合在笔上扔向了紫微大帝。

大帝接住了上仙的笔杆攻击，轻而易举。

“上仙确实法力高强”，紫微大帝说，“但上次打伤长生大帝可不是您一个人做到的，想必抟鹏将军和毓秀神女还没有上仙这么强大的力量吧。”

“你想作甚？”上仙说。

“希望上仙仔细考虑考虑招安的事情，如果上仙敬酒不吃，那我们只能以实力定胜负了。”

说完，北极紫微大帝就走了。

“你个老东西别跑！”抟鹏将军大喊。

“无妨，让他走吧。咱们得先把这个女孩送回家。”上仙说。

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制惊雷和日月灭蝗虫除百害兴民风扬四善篇

（9）神女制惊雷将军灭蝗虫

烛明上仙正开车打道回府，车上，抟鹏将军和毓秀神女正询问女孩的信息。

“我是山西人。”女孩说。

听闻女孩是山西人，他们三个面露难色，如果要开车把女孩送回山西，那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到的。况且他们明天还要上课。

“老灯你不是认识太原将军和吕梁尊者吗？”神女问。

“对啊，可以让他们来。”

太阳落山了，天也黑了起来。上仙把车停住等红灯，隐隐约约间他听到了天空的雷鸣，他打开收音机收听天气预报，却得到了今夜晴天的消息。这很不对劲，绿灯一亮他立马靠边停车。

“怎么突然让我们下车了？”将军问。

“这天不正常。”上仙回到。

他们抬头一看，天上已然是和上次出行一样黑压压的乌云。

上仙三人立马做好应敌的准备。不出所料，第一道雷马上劈了下来，神女立刻聚合法力架起保护罩防御，一声惊雷落下，保护罩被劈成两半。很快，第二道雷也劈了下来，上仙拿出酒葫芦扔了出去，和惊雷对冲在一起，拦截住了第二道攻击。没有几秒，第三道雷又劈了下来，将军纵身一跃，用他金刚不坏的肉体硬接了下来。

然后，无数道闪电打了下来，打的他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最后，一道闪电打中了女孩，直接夺去了她的性命。

看着女孩倒在自己的身旁，神女怒上心头，大喊到：“紫微老儿，下来受死！”然后聚合法力为三发利箭。

神女右手从左往右一划，第一支箭击发而出，射断了袭来的闪电。神女右手再次从左往右一划，第二支箭击发而出，射穿了黑压压的乌云。神女右手再一次从左往右一划，第三支箭击发而出，把在空中指挥惊雷的紫微大帝射了下来。

紫微大帝重重的摔在地上，然后站起来整理了整理衣服，接着猛地抬头，眼神中散发出锐利的光芒，无数的蝗虫便乌泱泱的从他的身后飞了过来，遮天蔽日。

将军见状，大喝一声，全济南的鸭子得将军之法力飞来驰援，很快便将蝗虫杀得一干二净。

“大帝滥行杀生之事，不怕下地狱吗？”上仙说。

大帝冷冷的哼了一声，随后说：“我们会再见面的。”说罢一甩袖子，消失不见了。

上仙三人转过身去，看着那个女孩的尸体。许久，上仙叹了一口气，打了一个响指，一团火焰便蔓延了女孩的尸体。不久后，火焰散去，一阵风刮来，把女孩的骨灰吹向天空。

算是厚葬了女孩吧。

上仙拿出随想录，写下了“神女制惊雷”和“将军灭蝗虫”两句话，然后同将军和神女打道回府。

回去的时候，上仙让将军开车，自己则和神女以弈棋的方式做推演，神女经过深思熟虑，在三百秒后车二平五，上仙想都没想直接吃掉。这场推演一直持续到将军把车开回学校。

他们三个用了几分钟调整好状态，然后回宿舍睡觉准备明天上课了。

（10）神女和日月将军除百害上仙兴民风扬四善

一周过去了，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渐渐回归了普通学生的生活，但是紫微大帝虚伪的面孔仍时不时出现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终于，上仙提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攻进天界讨伐紫微大帝。

神女和将军一听，当即拍桌表示赞同，然后，上仙开车，将军坐副驾驶，神女坐后面，三个人就这么开了一条天路直冲天界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飙车，他们进入了天界。在接近南天门的位置，他们下车把车收了起来，然后远远的观察天界的地形，寻找一条最适合的进攻路线。经过一番观察，上仙以其灵巧的计算能力，推演出了一条最快攻进紫微大帝府邸的路线。

说干就干，上仙把他那重达千斤的酒葫芦扔了出去，砸中了南天门正中央，南天门轰然倒塌，把看门的巨灵神稳稳的压在下面。

上仙三人趁机冲了进去，沿着计划好的路线冲进了天界的领地。

巨灵神从废墟中爬了起来，大吼一声，南天门机动部队倾巢而出追杀上仙他们。

“有部队跟着我们。”将军说。

“不用管他们，我们按计划行动。”上仙说。

“你们看，前面有个大鼎。”神女说。

转角处，天兵天将跟丢了目标，兵分两路追去。

上仙他们从大鼎后面悄咪咪的探出脑袋。

“嘿嘿，计划有变。”上仙笑着说。

“几位戏弄那些天兵天将算什么？有本事和老朽斗斗啊？”

上仙三人往声音的方向看去，一个神态慈祥的白胡子老者站在他们身后不远处。

“你是何人？”将军问。

“太白真君在此。”

“原来是启明老人啊。”上仙说。

“我奉劝几位趁着现在离开天界。”真君说。

“如果我们不离开呢？”神女说。

“诶呦，你们觉得你们为什么还能活着站在这里？”

“难道是紫微老儿手下留情？”将军鄙夷的说。

“确是如此。”

“用不着！”说罢，上仙拿出酒葫芦，朝着太白真君扔了出去。真君轻松躲开，然后回头一看，瞬间失去了慈祥，他看见酒葫芦四处乱飞，所过之处穿墙而入，直接拆了周围几栋楼，不出几分钟就制造了一片废墟。

“太白，退下。”这是紫微大帝的声音。

“哼！”太白真君悻悻的走了。

“不对！”上仙敏锐的观察到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出现了异常，大中午头竟然日月同天。

“紫微老儿要干什么？”将军焦急地问。

“他可能要利用太阳和月亮扰乱人间的节律，到时候什么百害俱现，人间危矣。”

“不可能！”神女往前走了一步，右手抹了一下双眼，施放了无言术，控制了太阳真君和太阴真君，节制了日月的运行，使日月相和，运行如常。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上仙兴奋的说。

“上次你用的时候就学会了。”神女说，“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百害已生。”

“我来！”将军大喊，然后右手从左往右一划，一支穿云箭成型并射了出去。穿云箭砸在地上，产生了剧烈的横波，扫荡了人间百害。

“看来你们长进了不少。”紫微大帝现身了。

“现在受死！紫微老儿！”将军举着拳就要冲上去，被上仙拉住。

“我想请问烛明上仙。”大帝说。

“你想问什么？”

“你们今天毁坏天界建筑，这个我的做法有什么区别？”

“你以战养战，我们以战止战。”上仙回到。

“人的劣根性是铲除不了的，如何以战止战，倒不如像我一样利用人的劣处，让不同的人相互制约，实现人间的和平。”

“有没有一种可能，人有劣根性是因为没有遇到我们。”

大帝闭上了眼睛，他在脑海里反复回想上仙兴民风扬四善的每一幕，然后睁开眼睛，叹了一口气，说：“是我迂腐了。”然后垂头丧气的走了。

晚上，紫微大帝给上仙三人摆下宴席，然后闭院门不出，上仙三人吃饭的过程中，有数百道天雷降在大帝的院子里。

敢受天雷之刑，看来大帝是真心悔过了，于是上仙拿出随想录，写下了“神女和日月，将军除百害，上仙兴民风扬四善”的内容。

至此，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真正的成为了鲁地的三股真气，

为世人所传唱。

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的故事——特别篇

（特别）历世几多的抟鹏

“吨吨吨”，烛明上仙准备好了三杯奶茶端到桌子上。

“老灯的手艺又进步了。”毓秀神女说。

“好喝！”抟鹏将军一饮而尽。

“好喝我等会儿再弄一点儿。”上仙说。

品茶的功夫，上仙问了一个问题：“话说小灯几岁了？”

“怪不得小灯小小年纪就一把年纪了，原来·····”将军开玩笑的说。

“想啥呢，我连二十都没有。”神女笑着说。

“太让人失望了，竟然没有打听到一些令人惊讶的东西。”将军笑着说。

“话说老灯打遍三界，应该得几百岁了吧。”神女问到。

“哪有，我才二十多点儿。”

“那我跟老灯差不多大，但是吧·····”将军说。

“快说大灯，但是啥？”神女说。

“但是如果算上前几世，我得快一千岁了。”

“你还有前几世？”上仙惊讶的说。

“合着你才是最让人惊讶的东西。”神女笑着说。

“也不能这么说快一千了，因为我这几世都是平行的。”

“什么意思？莫非·····”上仙说。

“不用莫非了”，说罢，神女转头对将军说，“快说说你前几世都经历了什么。”

“我这第一世，降生在一个农村里，我至今都记得屋子后面有一个池塘，里面有很多的泥鳅。”

“当时是什么时候？”神女问。

“应该是世纪交接那几年，我记得我还看过中国申奥成功的直播。”

“当时发生过什么事情吗？”上仙问。

“我记得当时搞计划生育，我的两个姐姐都被送人了。为了要一个男孩，我当时的父母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就这么把自己的骨肉给扔了。”

“后来呢？”神女问。

“后来他们遭报应了，他们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我，成功的被他们送出去的女儿拐走了，最终惨死他乡。”

“啊・・・・・・”神女感到惋惜。

“然后就到我的第二世了・・・・・・”

据将军所说，他的第二世降生在一个城市家庭，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但他从小就被欺负，在小区里被朋友欺负，在学校里被同学欺负。

“当时老师都不作为，我恨啊·····”将军说。

“那后来呢？”上仙问。

“后来就是我在同学的一次惨无人道的欺凌中含泪而死。算了，不说这么悲伤的事情了，我的不知道是第几世的时候，我患上了严重的疾病，但我很幸运，我遇到了一对爱我的父母，他们愿意为了给我治病倾家荡产。”

“这一世好像不错。”上仙说。

“只可惜我最终死于疾病，没能好好孝敬他们·····”将军说。

“所以你也是有无数故事的人了。”神女说。

“对，我到底经历了多少世，我自己也记不得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意识突然被带进了一个漆黑的世界里，在这里，有无数的镜子，从这些镜子里，我看到了每一世的我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最后这所有的经历一窝蜂的涌入了我的脑袋，疼得我紧紧闭住了双眼，而当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圣人，他十分的高大，十分的慈祥，我伸手去触碰他伸过来的指尖，接触的一瞬间，我感到无比的安详，也正是直到这时，我才看清楚，这个圣人就是我。”

“哇塞了！”神女和上仙异口同声。

“所以这一世，我找回了第一世我的遗骨，我杀死了第二世欺负我的同学，还亲手赡养并下葬了那爱我的父母。我做了这好几世以来所有留下遗憾的事情。”

将军喝了一口茶，又继续说：“我已经没有遗憾了，并且·····”

“并且什么？”神女和上仙问。

“并且有幸能够认识你们，和你们一起走遍世间。”

仪矩之行——向阳篇

（1）来到济南的向阳

随着列车车门缓缓打开，一个名叫向阳的女孩踏上了济南的土地。

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也不会有人想去深究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她像一个过客，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亦不留任何痕迹。

突然，一个小贼盯上了她的背包，只见在她视野的盲区，小贼慢慢靠近，然后伸出手行窃。

“啊！”盗贼痛苦的大叫，他的叫声吓到了正在走路的女孩，使得女孩下意识的回过身护住了自己的包。

窃贼跑了，灰头土脸的跑了。向阳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就感受到一股杀气，她急忙抽出包里的短剑，和袭来的棍子打在一起。

最终，那薄薄的铁片被粗壮的棍子打断，碎成两节。她抬头看去，一个头发不多的男人站在了她前方不远处。

“这就是你们济南人的待客之道吗？”向阳问到。

“首先，我不是济南人，我只是住在济南。其次，你身上貌似有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你是谁？”

“在下烛明。”

“老灯！！！”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有客人来，当然得拿出热情。”

说话间，喊话的那个女生跑了过来：“有你这么欢迎人的吗？把人家的剑都打断了。”说罢，她又转头对向阳说：“真对不起，刚才吓到你了，我让大灯等会儿给你把剑修好。”

“叫我干啥？”

“大灯你来了。”烛明说。

“没事没事”，向阳说，“刚才他说他叫烛明？”

“对，他确实叫这个名字。哦，对了，我叫毓秀，这个刚过来的，叫抟鹏。”

“我要找的就是你们，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

“你就是向阳？”毓秀说。

“对，我就是。”

“原来都是自己人，剑呢？”

向阳把两节宝剑交给了抟鹏。

“小飞说你身患不治之症……”烛明说。

“你怎么称呼人家飞凌上仙呢？”毓秀笑着说。

“这不重要”，抟鹏走了过来，手里带着刚刚修好的宝剑，“重要的是我们能给你治好。”

“这么快就修好了？而且修的这么完美？”

“我的手艺，嗨嗨嗨。”

“不过说起来为什么济南这么剑拔弩张？飞凌上仙一定要让我带武器防身。”向阳问。

“这就是一个传说般的故事了。”烛明说。

“请说一说这个故事。”向阳说。

……

传说遥远的从前

众民仙用自己的双脚丈量大地

为人类带去希望的火种

而后诸位正神统御苍天

命人间雨顺风调

顺遂万年

不久前

人类又用自己的双手开辟凡间

至此

民仙死去正神谢幕时过境迁

而后是开垦、耕耘、掠夺、极权

……

但芸芸众生中

出现了三位使者

他们一者行遍天界

命年年有余七曜周旋

一者踏足山野

令灯火通明肇基化元

一者游历人间

使福寿安康五运终天

他们将践行自己的使命

直到永远万世不竭

……

“真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浪漫故事。”向阳听的入了迷。

“又是一个我们的新版本。”抟鹏笑着说。

“妙哉妙哉，老灯的文笔更进一步了。”毓秀拍着手说。

（2）一个神奇但可怕的想法

“这就是你们的诊所？”向阳看着眼前的房车发出了疑惑的声音。

“没错，一个流动诊所。”烛明说，“这几天你就跟我们住一块儿吧。”

“可这里只有三张床。”向阳说。

“无妨，我会睡餐厅。”烛明说。

夜里，天上星星点点，向阳许久都没睡着，于是便出门去看星星。看着星星，她叹了口气。

“想什么呢？”

向阳被吓了一大跳：“你们三个异口同声吓死我了！”

“在想你病情的事情吗？”毓秀问。

向阳点了点头。

“不用担心，老灯很厉害的。”抟鹏说。

“放心吧，就算是世界无法拯救，我们也会开辟一个新的世界，更何况你的病情”，烛明说，“不早了，睡觉吧。”

四个人安稳的睡着了……

睡着？不存在的，毓秀还在看小说呢。

果然，第二天早上毓秀就是起不来，看得出来放假的时候她就没有早起过。

算了，即使现在不是放纵的时候了，也宽限他几天吧，于是烛明和抟鹏两个人出门去锻炼了。

春天还没有正式到来，早晨的天还是冷的，或者说是等待升温的，烛明拿起棍子，潇洒飘逸的来了一套棍术，抟鹏则气势磅礴的打了一套太极。

锻炼完，毓秀和向阳还没醒。趁着抟鹏也回去睡回笼觉的时候，烛明在厨房耐心的做饭。他知道，一段时间之内，这几个人是醒不过来的。

关于向阳的病情，飞凌上仙并没有告诉烛明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还是有一些线索没有逃出烛明的眼睛。就比如说见向阳第一眼的时候，烛明就很明显的感受到向阳好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她身上散发着这个世界不存在的气息。

可她如果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又会是哪个世界的呢？即便是以前诸神纷争的时代，也不曾开辟另一个世界。所以世界只有一个，那么这种气息从何而来？

想着想着，烛明转过神来，他的蛋煎糊了。

“我的天……”

做完饭，烛明拿出他一直用来推演的几块石子开始推演那个理论上不存在的世界，但最终他得出结论，那个世界绝不可能存在。

到这里，向阳身上的谜团多了起来：不同世界的气息，无法救治的疾病，以及第三点——她的身世。

关于向阳的身世，飞凌上仙亦没有多言。想着想着，烛明累了，他收起石子闭目养神了一会儿，这期间，烛明的大脑飞速运转，然后一个神奇但是可怕的想法闪过了他的脑海……

“老灯！”

烛明的思维被毓秀打断了，他回过神来睁开眼，说：“怎么了？”

“先吃饭吧，吃完饭再思考。”抟鹏说。

虽然并不确定这个想法的可靠性，但烛明至少有了一个思路，下一步就是进行检验，判断它的可能性了。

怎么说呢，虽然前路一片茫然，虽然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性可言，虽然飞凌上仙并不怎么可靠，但是吧，还是希望他们能治好向阳吧。

（3）济南最初的护法真神

抟鹏看着烛明亲手写的病历露出了疑惑的神情：“老灯真没写错？”

“我确定没有。”

“那这怎么看起来一片正常，除了隔三差五的濒死感，什么问题都没有？”

“这就是最恐怖的”，烛明看了看车外面的向阳，然后让毓秀关上门。

“你说吧老灯。”毓秀说。

“她身上有一股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气息。”

听到烛明这么说，毓秀突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你一说我也有这种感觉。”

“但是经过推演，不可能有另一个世界。”

“什么意思？”抟鹏露出了严峻的神情。

“啊——”车外面传来向阳的惨叫。

他们三个急忙走出车子。

“怎么了向阳？”毓秀走上前扶住她。

“他们来了。”烛明看向天空。

天空之上，五条骨龙在云中盘旋。

“难道这就是五龙潭？”抟鹏说。

“对。”

神界退位后，江河异动，遍引济南诸泉化身各大怪物，为祸人间，这五条骨龙，便是五龙潭的化身。

“是他们……”向阳说。

“你认识他们？”抟鹏问。

“我认识，我当然认识，我所有的记忆，全都想起来了，我们的护法真神，为何会变成如今这幅模样！”

“果然……”

“我明白了，你是曾经已经逝去的人幻象……”毓秀说。

“昂！你不是不治之症，你是失忆了，而且……已经死了。”抟鹏难以置信的说。

“正如这五条骨龙，他们也本应死亡。”烛明说，“来吧，让我们三个，送他们上路！”

“且慢”，向阳叫住了烛明三人，“既然我的肉身终将消散，我将继续你们，来自从前的力量！”

说罢，向阳幻化成无数光点，融入了他们三人。

“让我们，将骨龙尽数消灭！”烛明说。

地上，烛明一跃而起，冲向领头的那条骨龙，直接撞碎了骨龙的头颅。

“我们也来！”毓秀和抟鹏也一跃而起，把骨龙的身躯彻底撞散架。

头领被消灭了，剩下四条骨龙瞬间乱了阵脚，开始四处逃窜，并张开大嘴吐出风雨雷电各种事物。

“看来经过几万年的沉淀，他们已经包罗万象，肚子里是有点儿东西的。”毓秀说罢，骑上了一条骨龙的头，然后抓住它的颧骨，对准了另一条骨龙。待另一条骨龙被摧毁后，这条被他控制的也被毓秀手刃。

另一边，抟鹏抓住了一条骨龙的尾巴，然后旋转着把它砸向了以后一条骨龙，就这样，五条骨龙被打成了五副散乱的骨头。

“安息吧。”烛明说罢，这些骨头瞬间化成灰消散在了风中。

“希望他们的骨灰能够重新哺养济南万物。”

关于济南诸泉，曾经那都是济南这片土地最初的护法真神，但时过境迁，真神早已死去，神权不复存在，神，已经变成了为害一方的灾祸，这里有了依靠自己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的人们，也就不需要什么真神了。

而毓秀抟鹏烛明他们，只是几个调停人间的小神罢了。

仪矩之行——记游篇

（4）毓秀的健康生活

这一天送别了向阳，毓秀抟鹏和烛明又重新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中。

次日早晨，烛明抟鹏照常起来锻炼，迎面就碰见了同来晨练的冠云。冠云是谁？他是烛明的男同学，在实验室，他是烛明的副手。

“大哥，你来了。”

“我们来了。这位是抟鹏，抟鹏将军。这位是冠云，冠云使者。”烛明开始介绍起他们来。

“大哥你听说了吗？”冠云说，“最近趵突泉的水量骤减了。”

冠云的话引起了烛明的警觉：“料到了，看来下一个就该是趵突泉了。”

“你是说趵突泉也要异动了吗？”冠云说。

“是的。抟鹏……”

“明天出发？”抟鹏说。

“好。”

“大哥你们一定小心啊。”

过了一个晚上，天热了起来，烛明和抟鹏打算锻炼完就带着正在睡觉的毓秀去趵突泉。

“你们在这里啊。”

“呀！这是谁起床了？”烛明说。

“小灯的健康生活看来从今天开始了。”抟鹏说。

“来来来，继续锻炼。”毓秀说。

锻炼完，烛明去做饭，今早的挂面出奇的丝滑。

“出发吧。”烛明坐上了驾驶座。

“冲！”抟鹏坐在副驾驶上。

而坐在客厅的毓秀，正在借用车上的天线感知着趵突泉方向发生的一切。

几个人刚上高架路，毓秀就疑惑的说：“奇怪了……”

“怎么了小灯？”抟鹏说。

“趵突泉方向没有任何奇怪的现象。”

“看来藏得挺深。”烛明说。

“对了，你们觉得趵突泉的化身是什么？”毓秀说。

“趵突泉的话，诶……趵突泉的话，从那个角度看，都应该是一条鲤鱼吧。”毓秀突然有了灵感。

说干就干，毓秀开始借助天线感知济南的每一条鲤鱼，终于她发现了护城河里潜伏者一条巨大的鲤鱼，这鱼不是肥，就是体型巨大。

三个人把车开到了护城河，护城河边上还有打水的市民。

抟鹏下了车，给自己变了一身行头，然后假装卖艺变魔术的，成功把市民们引离了护城河。

然后，毓秀跳下了护城河，悄悄向鲤鱼怪逼近。在和鲤鱼见面的那一刻，毓秀紧紧的抓住鲤鱼的鳃骑到了鱼的身上。

鲤鱼怪在水底疯狂扭动身体搅动河水，想要摆脱毓秀。见无法摆脱，它开始往河面游去。而就在鲤鱼出水的那一刻，毓秀叫到：“老灯！”随即一跳上岸。接到信号的烛明用法力变出一把鱼叉，狠狠地刺在了鲤鱼怪的身上。

至此，鲤鱼怪死在了护城河里。鲤鱼怪死亡的那一刻，趵突泉开始疯狂的涌出泉水，水位一下子回到了正常水平。

中午吃饭的时候，老灯说：“让我们干了这碗粥，庆祝小灯开始早起的健康生活吧。”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呢。”

“肯定能，能起第一次就能起第二次。”烛明说。

“既然这样，借老灯吉言，干！”毓秀说。

“干！”抟鹏也说。

砰的一声，三个人把手里的粥一饮而尽。

（5）烛明接手的一个病例

今日，毓秀抟鹏烛明的流动诊所正式开张了。

这天是烛明坐诊，他接诊了一位女性患者，据患者口述，自己 35 岁，月经先期。

“那你希望把月经调一调是不是？”烛明问。

“不是，我想减肥。”

“昂！减肥呀，那简单了。”

说罢，烛明观察了一下她的舌头。要说看舌头，烛明有一套自己的实用方法。一般来说，舌头各部分对应的是人体的五脏，即舌尖候心肺，舌中候脾胃，两侧候肝胆，舌根候命门。

但这种方法使得舌诊完完全全停留在了五脏的层面，局限性很大。所以在烛明这里，一条舌头对应了一个人的全身。

这位患者，她的舌根凹陷，但舌中前部凸起，舌尖平顶，并有点刺。点刺说明体内有火毒蕴结，舌尖对应人的头，舌尖平顶说明头部虚证，一般来说是脱发眩晕之类，舌根凹陷，说明肾和下肢虚证。舌中前部凸起说明脖子附近实证淤堵，经检查，患者确实后脖领有一个富贵包。

烛明还观察到，患者舌体有黑线。一般来说如果是黑苔的话，那是火热烧灼导致的，但患者舌质淡红，舌苔湿润，可见不是火热烧灼，而是寒凉凝滞，淤堵发黑，并且这里不是舌苔发黑，而是舌体发黑，更印证了淤堵的可能。

到这里，烛明有了治疗的方法，减肥要靠利水和化湿，但为了利水，又必须散寒，同时胃喜润恶燥，大量利水会伤及胃阴，因此还需固护脾胃。

这时，烛明多问了一句：“你平时生气吗？”

“怎么能不生气？给孩子辅导作业快气死了。”

“那睡也睡不好？”

“睡不好。”

“那我先给你扎两针调睡眠吧。”

“我没扎回针。”

“今天就扎了。”

患者躺在了治疗窗上。

烛明先给患者的富贵包做了一套按摩推拿，让这块儿淤堵放松下来，然后拿出针来，第一针扎进了患者的足临泣。临泣临泣，一下就哭泣。此时的患者还能忍住不哭，第二针扎进了患者的侠溪。这一针患者疼得厉害叫了起来。

“忍忍，通开就好了。”

接着第三针第四针分别扎进了患者的太冲和行间，然后烛明开始行针。行针的过程中明显听到患者发出呻吟，然后留针观察几分钟后，第五针扎进了患者的地神，第六七八针扎进了患者的天人通。

至此，扎针的任务就此结束，再次开始留针。

虽然患者忍住不哭，但在那么几次，还是偷偷的抹了眼泪。

留针的过程中，烛明按照最开始的思路开药。以泽泻荷叶薏苡仁黄芩化湿利水，

以麻黄细辛半夏肉桂散寒，以白术茯苓固护脾胃，最后再用海藻和郁金消散淤堵。

起针后观察患者舌头，黑色已经不见了，由于寒邪郁闭导致的火热点刺也不见了，胖大导致的齿痕也变得圆润起来。

仅此八针，患者感到无比的舒畅，后期的调试，就交给后期去干吧。

（6）风乎舞雩咏而归

今日是抟鹏坐诊，毓秀和烛明一早就起来帮着抟鹏收拾摊位。到了中午下诊，抟鹏已经累得不行，遂上床睡了，烛明和毓秀仍有精力，于是坐上公交车出去玩。

他们两个首先来到了红纪之地药材市场。这是烛明曾经进购药材的地方，也是曦和上仙的高光时刻，如今这里经过一番修缮，已经是赫赫有名的文化广场。一条小河在广场前面缓缓流淌，激荡起无数的波纹，毓秀和烛明走上药圣桥，感到心旷神怡。

烛明买了一包龙眼肉后，二人便离开了广场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在地图上，那里是一个商场，虽然虽然并没有去过，但二人还是很期待的。他们沿着河边一边唱歌一边走，春风吹拂下，大有“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意境。

终于走到的目的地，却给人一种被骗了的感觉。这里不是什么商厦，而是农产品批发市场，这里没有高楼，只有一些平房和几个摊位。

也算是有点儿失望吧，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依旧唱着歌穿过农贸市场，顺便打听了一番，原来毓秀当初买的蓝莓就是卖六十块钱一斤，这让毓秀感到欣慰，她没有买贵。

离开了农贸市场，毓秀和烛明发现了一家美甲店，今天上午帮助抟鹏坐诊的时候，毓秀发现她的美甲很不方便，遂要更换款式。于是两人进入问询，并且得到了一个不算很贵的价格。

“我在这做个美甲吧。”毓秀说。

“好。”烛明爽快的答应。

做美甲的时间很长，长到烛明睡了一觉。当烛明再一睁眼的时候，太阳快要下山了。此时毓秀的美甲也做好了，还舒舒服服的洗了个头。

离开美甲店，毓秀兴高采烈的跟烛明说着做美甲时候的事情：“这个做美甲的小姐姐做的很负责，她甚至画错了还直接给我全擦了重画。”

“不错诶，生活需要仪式感。”烛明说。

“对，每到周一我都会洗个头。”毓秀说。

“可你才做了美甲。”

“所以就今天洗了。”

啊，多么酣畅淋漓的一天啊。毓秀继续拿着手中的椰子喝了起来，看着自己的美甲，她感到无比的舒畅，这些日子所有的不好的事情全都烟消云散。

烛明看到毓秀这么高兴，自己也高兴了起来毕竟等以后事情多了，就没有机会像今天这么样出来玩了。他十分珍惜和毓秀与抟鹏一同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这流淌过的每一刻，都将成为烛明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天虽然已经黑了，但是烛明的内心是明亮的，结识抟鹏和毓秀，是他做过最正确和最幸运的事情。

当他们回到房车的时候，抟鹏还在呼呼大睡，烛明像往常一样打开电磁炉做饭，毓秀则在桌边看书，做着做着饭，烛明回头一看，毓秀也趴在桌子上笑着睡着了。

“这俩人儿……”烛明继续做饭。

希望烛明的厨艺散发的气息，能够给他们带去更加美好的记忆。

仪矩之行——东九夷君篇

（7）一个从未听过的名号

今天是毓秀坐诊。

这本该是和以往一样没有区别的一天，但第四位患者来的有点儿特殊，他到来之后一言不发，只是伸出手来。毓秀一看，想到了上学的时候老师们说的那种拿着报告单来看病的患者，于是来者不拒，直接上手摸脉。

这位患者的脉很特殊，像细线一样，于是毓秀便问道：“你最近经常生气？”对方点了点头。再一试，他的脉又沉又有力，结合之前的脉弦，很明显，这是明显的肝郁气滞，再对比两手，左手脉明显弱于右手脉，可见此人劳心伤血过多，于是毓秀便言：“你最近劳心太多？”

得到了患者肯定的答复后，毓秀本想继续深入了解患者以求更精准的治疗，结果患者却先开了口：“不愧是为人称道的三盏灯流动诊所。”

听闻患者这么说，毓秀警惕起来：“您这是什么意思？”

“实不相瞒，我是周诚医药的代表，想收购你们大甘草丸的知识产权。”

“请问收购以后我们能得到什么？”

“每卖出一颗大甘草丸，贵诊所都能得到分成。”

“那请问贵公司打算卖多少钱？”

医药代表给出了一个不低的价格。

“很抱歉，我拒绝收购，毕竟您的价格在我们的十倍之多。”

“既然这样，很可惜，你没有拒绝的权利，你们诊所已经影响到了我们企业的收益，如果你拒绝，我只能把你们诊所从济南抹去。”

“你想怎么抹去？”

医药代表摆了摆手，十几个壮汉从四下走来，把房车围个水泄不通。

见来者不善，毓秀神女用脚在地上画了一个符咒，然后猛力一踩，房车周围的地面接连升起好几个石柱，把他们挡在外面。

毓秀舒了一口气，没有那个普通人能够把这些石柱打碎，但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石柱被打碎了，而且全都被打碎了，可见来者身后有保护伞，或者三界，或者佛家，总之，一定是正神。

恍惚间，一个壮汉冲了上来，毓秀紧紧的闭上了眼睛……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烛明扶住了她的后背，并且把桌子猛的掀翻，打退了袭来的敌人，而抟鹏已经杀进了人群，把来犯之敌杀得人仰马翻。

“你们的后台是谁！”烛明抓住了医药代表的衣领。

“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我开玩笑的！！！”

“如实招来，否则你将七窍流血而死。”烛明发动了无言术，医药代表看到烛明眼睛的那一刻便感到颅内压升高。

“我说！我说！！是东九夷君！！！”

东九夷君，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名号。

“他给了你们什么好处！”

“他保佑我们不被查处，我们已经搞掉很多人了，我全招，我全招！！！”

咚的一声，医药代表被烛明手刃。

待抟鹏收拾完来犯之敌，烛明说：“看来我们又要出山了。”

“对，不能让这叫东九夷君的胡作非为。”毓秀说。

“好，我等着一刻等了好久了。”抟鹏说。

（8）百里黄河探夷君

东九夷君，这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名号，烛明翻遍了狐仙留下的所有资料都没有见过这四个字同时出现在纸面上。

与其它凡圣交流信息之后，烛明还是毫无头绪。据天界的兰孙上仙所说，东九夷君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神，所以天界也没有太多关于他的资料。

既然没有资料，那就自己去找资料，于是毓秀抟鹏烛明兵分三路，毓秀前往百里黄河进行调查，抟鹏前往藏书阁去翻阅书籍，烛明前往大明湖打探情况。

抟鹏在藏书阁一待就是一天，他翻遍了藏书阁所有的书，仍毫无收获，但他没有灰心，又开始从头一本一本的查了起来。

烛明在大明湖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面见了明湖诸仙，然而很让人失望，诸仙中学识最广的曾巩也没有听闻有关东九夷君的任何信息。

就在这时，烛明接到了毓秀的电话。

“怎么了？”烛明问。

“我在百里黄河迷路了。”

在百里黄河都能迷路？一股诡异的感觉涌上烛明心头:“你在哪里，我去找你。”

“别来，这里很奇怪，而且……在这里杀个人都不一定能被发现。”

“那你……”

“如果我不说话了，你就一把火烧了百里黄河。”

“好。”

“跟你说，这地方还挂着铁丝网，就是那种锈的特别厉害的那种，里面还有很多油罐，真就在这里被分尸了也不会被发现。”

“百里黄河长这样吗？我还想着咱们三个去玩来者。”

“对，就像这样，太诡异了，我刚才打车，司机都找不到地方……这是什么……”

手机那头传来一阵风声，随后就没有了声音。

“小灯，小灯！”

烛明立刻做好起跑姿势，然后以八十迈的速度往百里黄河跑去。

此时的百里黄河正被一个结界包裹着，结界内部正刮着强风，毓秀正站在风眼的中央。

“现身吧，东九夷君。”毓秀说。

“不愧是毓秀神女，天资聪慧，竟然能认得老夫的名号。”

“您是正神？”

“正神？哼！正神界何时把我当做正神过？我与你们一样憎恨着正神界，我们应该可以合作。”

“所以您就放纵周诚医药胡作非为？”

“这不叫放纵，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罢了。”

“好一个一将功成万骨枯。我可以与您合作，只是得看您能不能打得过我了。”

“老朽不想和你这个小娃娃打，总有一天你们几个会主动来找老朽的。”

东九夷君消失了，狂风也停止了。

“飞火流星拳！！！”烛明大喊着从天上砸下来，但狂风散去的那一刻他看到毓秀安然无恙，又立刻收住了招式。

“你怎么样？没事儿吧？”烛明问。

“我没事儿，我见到东九夷君了。”

“他说了啥？”

“他最后那句我们三个会主动去找他……嗯……我感觉很奇怪，仿佛他早有预知一样。”

“嗨嗨嗨，不枉我又翻了一遍书，找到资料了。”抟鹏发来消息。

（9）撞倒那上古神树

东九夷君，相传是周朝管理东部诸部落的官员，任职期间兢兢业业，为东部部落所信服，玉帝遂收编其为东九夷君。

“是这样吗……”烛明说。

“对”，抟鹏说，“但天界做得怎么样咱都知道，并不怎么样。”

“确实。”毓秀说。

“可能这就是东九夷君要联合我们的目的。”抟鹏继续说。

“可他放任周诚医药的行为实在令人所不齿。”毓秀说。

“你说他仿佛早有预知一样，具体是怎么回事儿？”烛明问毓秀。

“就是他说话非同一般的不慌不忙，给人一种下一步要发生什么都知道一样。”

“他总不能真的是来自未来的人吧。”抟鹏笑着说，“这是我就是在藏书阁找到的所有资料了……”

说话间，烛明的罗盘飞速旋转了起来。烛明见状，大手一挥，罗盘显示了它蕴含的信息：首先是护城河上，一颗金色叶子的大树正在飞速生长，并且不断掉下金属般锋利的叶片将人划伤。

很明显，这是金线泉的化身。“我去砍了他！”抟鹏说，说罢，他飞身而去，一把火把这棵树给烧了。

其次是宽厚里不知何处不停散发出迷魂香，让在场的人们神魂颠倒，产生幻觉，就像吸了毒一样。经过罗盘深入探查，源头是一个蜂巢，香泉的化身。“我去。”烛明说，说罢，他飞身前往，以高压水柱将其剿灭。

然后是经十路突现一头巨大的梅花鹿，见人就顶，见车就撞，造成了交通瘫痪，这是鹿泉的化身。“让我来。”毓秀说，说罢，她飞身而至，变出缰绳将梅花鹿驯服。

“太奇怪了，怎么会出现这么多异动的泉水。”毓秀说。

“东九夷君走的时候有说什么吗？”抟鹏问。

“他说我们会主动去找他。”烛明说。

“看来我们有必要去找他了。”毓秀说到。

就在这时，东九夷君主动发来了信号，邀请毓秀三人前往双龙山。

“双龙山？”烛明发出了疑惑。

“对”，毓秀说，“我也很疑惑，但既然他说了，我们就先去吧。”

他们三个开车到了双龙山。

“你们终于来了。”

“东九夷君，你在搞什么名堂。”烛明问。

“看到那个了吗？”

抟鹏远远看去，那是一颗颜色枯黄的大树。

“那是什么？”抟鹏问。

“世界重启的钥匙。”东九夷君说。

“世界重启？”烛明震惊的说。

“没错，上古的诸神退却后留下了这么一把钥匙，它联通大地，覆盖五洲，一旦条件合适，便可让世界重启。”

“这就是你说我们一定会来找你的原因吗？因为你都知道，你是已经经历过一次重启的人。”毓秀说。

“不是一次，是无数次，上古的诸神料到自己会有被取代的一天，所以偷偷留下了这个机关，也是，谁愿意被取代呢？”

在东九夷君感慨的时候，抟鹏已经冲了上去。

“我们愿意！”抟鹏大喊到。

“大灯！”毓秀和烛明齐声喊到。

这一刻东九夷君泪目了，这是无数次的轮回中都不曾有过的现象。

大树被撞倒了，抟鹏也变回了小朋友，他现在可以肆无忌惮的用他天真的声音叫毓秀姐姐。

仪矩之行——后记

（10）我们的仪矩之行

抟鹏变成小孩子之后，毓秀三人的生活变得有趣了起来。现在的抟鹏可以不用早起，不用干活，每天睡到自然醒，熬夜熬到凌晨都没关系，反而是毓秀和烛明，每天为了催抟鹏睡觉，催着催着自己先睡着了。

这天早晨，烛明依旧按时早起做饭，饭还没做好，抟鹏也起床了。

“大灯怎么今天起这么早？”烛明问。

“今天要跟姐姐去游乐场，开心心。”抟鹏奶声奶气的说。

“姐姐，不是，小灯起来了没？”烛明问。

“起了。”毓秀走了过来。

一会儿，烛明做好了饭。

“老灯今天有什么计划吗？”毓秀问。

“我要去找飞凌上仙。”

“考师姐，不是，飞凌上仙？”毓秀说。

“对，她可能会有让大灯变回来的办法。”

“不嘛不嘛，姐姐我不要变回去。”抟鹏说。

“好好好，不变不变。”毓秀说。

吃完饭还没出门，烛明收到了飞凌上仙的信号：“与他们同行。”

“老灯要跟我们一起吗？”抟鹏问。

“看来是的。”烛明笑着说。

他们三个来到了游乐场。

春日的游乐场才有游乐场的氛围，人人脸上带着笑容，一片祥和的景象。

也正在三人沉浸其中的时候，脚下地面突然开裂，展现出其中的万丈深渊。

毓秀和烛明掉了下去。

抟鹏见状，一个飞身也冲了下去，他先抓住了烛明的衣服，然后又抓住了毓秀的手，接着紧急制动上升。

但一个小孩，怎么可能带动两个成年人，危急关头，抟鹏大喊一声，随即金光现身，变回了原来大人的模样，把烛明和毓秀带了上去。

“你变回来了！”烛明兴奋的说。

“要不是出了这个事情，我真想再当几天小孩儿。”抟鹏说。

“大灯变回来了！谢谢考师姐，不是，谢谢飞凌上仙。”毓秀也兴奋的说。

“嗨嗨，我可是有好几世的人，变大变小，简简单单的啦。”抟鹏说。

在摩天轮上，烛明把最近发生的故事整理了出来，并给这本册子起名叫仪矩之行。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毓秀问。

“仪，就是丈量，矩，就是方，就是大地，用脚丈量大地，就是仪矩，就是我们的仪矩之行。”

“好名字”，抟鹏说，“不愧是老灯，起名都这么文艺。”

“生活本就需要一些色彩，正如小灯热爱着她参加的每一个活动，你有着自己的娱乐，而我最大的娱乐，当然就是骚扰你俩。”

“哦（二声）。”毓秀说。

“哦（二声），原来你是个变态。”抟鹏笑着说。

烛明也笑了。

摩天轮已经上升到了最高点，太阳也即将落山，柔和的光线照在三个人的脸上，映着他们的笑容，光彩如初，仿佛这些日子经历了很多，又没有发生什么，仿佛这些日子改变了很多，又什么都没有改变，无可置疑他们的世界早已发生了改变，可是一切都是最初的那样，一切，又早已不同于最初。

三朵鲜花——关于毓秀

（1）魔鬼的颤音

经过了复杂纷繁的准备，毓秀给抟鹏和烛明发出了信号。

烛明来到学校门口，几分钟后，毓秀如约而至。

“来一朵。”烛明说，同时拿出准备好的三朵花。毓秀选择了那朵洋桔梗。

过了一会儿，抟鹏也来了。

“来一朵”，烛明说。抟鹏选择了那朵洋牡丹。

烛明选择了剩下的一朵芍药。

花的香气，清风，下午的太阳，让毓秀神清气爽，心情愉悦。

不一会儿，他们坐上了前往大剧院的地铁。

终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又是经过了反复的思考，他们三个选定了一家不错的餐馆吃饭。

这是一家有氛围感和仪式感的餐厅，三个人在里面拍了好多照片。

“您好，加个关注可以选一个小礼品。”

“那加三个是不是可以选择三个。”烛明问。

“是的。”

于是毓秀获得了三件礼品。

距离音乐会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三个决定先去印象济南转转，在印象济南，他们听了萨克斯，买了五元小物件，而且又买了几朵花。时间到了，他们动身前往大剧院。

这里即将开始的，是名为魔鬼的颤音的音乐会。

三个人快乐的走在路上，只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三个人走进了一栋正在装修的建筑迷了路。没办法，只能动用法力了。毓秀三人一把上到楼顶，然后烛明大手一挥用法力搭建起一个滑道，然后三个人成功的经由滑道到达了大剧院门口。

演奏开始了，悠扬的乐曲让人格外舒畅。

然而在这和谐的乐曲中，烛明听到了不和谐的雷声。

“你们听到了吗？”烛明问。

“是雷声吗？”毓秀说。

“是雷声，看来要变天了。”抟鹏说。

“既然这样，我将借演奏家提琴一用。”

烛明把法力传输到演奏家的提琴上。

此时乐曲正好进入高潮，在法力的加持下，演奏家演奏的更加卖力，法力借由乐声得以遍布天地，进而对抗异常天气。

此时的济南气象台还在紧紧的盯着天空，因为中央发布了济南雷暴预警，但半个小时过去了，雷暴还没有到来。

让我们回到魔鬼的颤音现场。演奏家罗伯特在演奏完预定曲目之后，又加奏了两首曲子，直接把音乐会推向高潮。

音乐会结束了，毓秀抟鹏烛明缓缓走出了大剧院。此时的夜晚晴空万里，压根不像有雷暴要来的意思。

他们三个开心的走在大路上，黑夜也掩盖不住他们的喜悦，啊！这真是一个酣畅淋漓的夜晚。

而正在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烛明和抟鹏立刻把毓秀挡在身后。

“哈哈哈，伟大的烛明上仙，以及……抟鹏将军……”

“你是谁！”烛明恶狠狠的说。

“我是谁不重要，但伟大的上仙和将军，我想知道，你们对你们身后这个女孩到底有多少了解，她身上的秘密，你们又知道多少？”

“我只知道，如果毓秀要外出闯荡，我会助他一臂之力，如果她需要一处归宿，我随时欢迎她回来。”烛明说。

“我们！”烛明和抟鹏齐声说，“将保护毓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2）毓秀神女的身世

听闻抟鹏和烛明这么说，黑影捂着脸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笑话！”黑影说，“既然你们执迷不悟，就让我带你们去揭示毓秀神女的过去吧。”说罢，黑影消失了。

烛明见状，立马上去追，可是突然，黑夜变成了白天，剧院变成了城镇，天空中洋溢着惹眼的黄色。

烛明立刻原地站住，开始打量四周的环境。

“这里是唐山。”抟鹏说。

“唐山？”烛明说。

“对，我的哪一世就是在这里。”

“这里有什么特殊的吗？”毓秀说。

“你都不知道这里？我就知道那家伙在胡说八道。”烛明说。

“小心快蹲下！”抟鹏喊到。

烛明三人立刻原地蹲下。

接着，大地开始疯狂震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一座城镇变成了一片废

墟。

“这是唐山大地震的现场。”抟鹏说。

刷的一下，白天又变成了黑夜，废墟变成了江边。

“他又想搞什么名堂？”烛明说。

“这里是长江。”抟鹏说。

“莫非……”话还没说完，毓秀就拽着他们两个远离了岸边，果然，不久之后，洪水就爆发了。

然后，黑夜又变成了白天，江边又变成了城市。

“这里是胶州。”烛明说。

“现在是什么时候？”抟鹏问。

“这里的气息，像是非典。”烛明说。

“非典？！”抟鹏和毓秀震惊的说。

“哈哈哈”，黑影的声音再次出现，“伟大的烛明上仙和抟鹏将军，你们发现什么了吗？”

“有话直说！”烛明大喊。

“你们所看到的一切，哪一个不含有和毓秀神女的法力相似的气息呢？”

“你个嘚儿，少说废话！”抟鹏喊到。

“毓秀神女诞生自人类的灾难，现在却被你们视为珍宝，岂不讽刺。”

“哦？那你可忽视了一个细节，现在这些地方可没有了那些气息。”

“烛明上仙此言何意？”

“你个白痴。灾难带给人类痛苦，但人类正是在灾难的磨砺之下才变成了现在这般坚强的模样。所以说……”烛明大手一挥，白天再次变成黑夜，场景回到了剧院，“应该说毓秀神女诞生自人类对抗灾难的历史进程中。”

黑影无法藏匿自己了。

“你！”

“又不是只有你会这种幻术！”烛明说罢，直接顶了上去，把黑影顶飞数十米。

许久，黑影才站了起来。

“告诉我们你的身份！”烛明厉声说。

“哼！我们会再见的。”说罢，黑影一甩衣服消失了。

“杂碎！最好别让我再看到你！”烛明恶狠狠的说。

收拾完黑影的事情，毓秀抟鹏烛明三人坐上了最后一班地铁。

“谢谢你们！”毓秀说。

“谢啥，都是自己人。”烛明说。

“就是，都是自己人。”抟鹏也说。

“不过你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吗？”毓秀问。

“反正肯定不是好人。”烛明说。

“咱们是不是得准备个预案什么的？”抟鹏说。

“什么时候抟鹏将军也要准备预案了。”烛明笑着说。

“嗨嗨，我也是会变的。”抟鹏也笑着说。

（3）太原将军亲自出手

最后一班地铁人也是很多的。即便是化险为夷，那个黑影的身份依旧是未解之谜。

“你们说那个黑影到底是什么人？”毓秀说。

“按他的法力所透露出的气息来看，不像正神。”烛明说。

“不是正神？”抟鹏说，“那难道是其它凡圣？”

“也不是。”烛明想了想，“倒是像民仙。”

“民仙？”毓秀和抟鹏惊异道。

“对，像是来自晋地。”

“晋地？山西吗？”毓秀问。

“对，我认识两个晋地的民仙，按那个黑影的法力来看像是来自于晋地。”烛明说。

说着说着，地铁停下了，所有人都觉得是到站了，都准备下车，直到过了一会儿，车门还没开，人们纷纷抬头看去，车并没到站，于是人们纷纷开始焦急起来。

烛明见状，一脚踹开了驾驶室的门冲了进去，看到那个黑影把驾驶员打晕过去，烛明一把将驾驶舱大门关闭，和黑影扭打在一起。

“你到底是谁！”烛明喊到。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黑影大喊，随即一把把烛明推开，“那我就告诉你，我是上古之神龙息。”

“你为什么要找我们的麻烦！”

“你们之前毁掉了我们的神树，作为上古时期最后的神，我必须让你们付出代价。”

“既然这样，看来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了！”

说罢，烛明再次和龙息打了起来。

在门外的毓秀和抟鹏见烛明还没出来，开始动用法力驱使列车行进。

龙息见列车重新发动了起来，意识到以一敌三如同螳臂当车，一挥袖子消失了。

烛明把被打晕的两个驾驶员叫醒后，列车重新正常行驶起来。

下车后，三个人开始讨论起龙息来。

“你是说他自称上古之神？”毓秀说。

“对。”烛明说。

“看来我把那扭转时空的大树给毁掉做的很对。”抟鹏说。

“那是当然，但我感觉有很多疑点。”

“什么疑点？”毓秀问。

“我可以非常确定，他的法力属于晋地民仙，但他却自称上古之神。”

“这么说来确实可疑。对了，你不是认识晋地的民仙吗，找他们问问怎么样？”毓秀说。

“好主意。待我今晚回去，就给太原将军和吕梁尊者千里传音。”

晚上睡觉前，烛明和太原将军千里传音了一番。

“龙息？没听说过我的地盘上有个见龙息的。”太原将军说。

“您都不知道龙息的事情？”烛明问。

“不清楚，自从阿弥陀佛杀害了吕梁尊者以后，晋地诸神都已经被我消灭，一个不留。没听说有一个叫龙息的神仙。”

“疑点又多了起来。”

这段对话后，烛明开始翻阅手头上的资料，一连翻了四天都没有进展，就在烛明一筹莫展之际，毓秀给烛明发来了消息：“今天下午去宽厚里

吧。”

两个人坐上车去到了宽厚里。

这是一个静谧的下午，天不算冷，也不算热，他们两个漫步在步行街，享受着难得的宁静。

“都出来了就先别查资料了。”毓秀说。

“说的也对。”烛明合上了手中的书塞进了兜里，“这么好的一个下午怎么能被这些琐事给打扰。”

他们两个悠闲地走在宽厚里的大街上，殊不知已经进入了龙息制造的幻境，在幻境里，烛明把一个送扇子的庸俗的搞促销的当成那上古之神给打了。

毓秀紧急把烛明拉出了幻境，然后两个人去追击龙息，一直追到解放阁。

“你跑不了了！”烛明说。

“难道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已经进了另一个幻境吗？”龙息说罢便消失了。

“小小幻境，也敢班门弄斧。”太原将军的声音传来，随后幻境消失了。

（4）再度开发天光

“感谢将军出手相助。”烛明说。

“不必道谢，本将军也想亲眼见识见识是哪路神仙能拥有来自晋地的法力。”

“是你。”龙息的声音从一个角落传了出来。

“果然是你。”将军转过头去。

“嗯？你们认识？”烛明说。

“当然”，龙息说，“我当然认识他，我曾是那么深爱着一个女子，结果就是这个人，亲手杀死了她。”

“我也记得”，太原将军说，“那个女子已经入魔，理当死去，你却执意要将她复活，进而触犯天条。你难道忘了，吕梁尊者为了救你一命，被阿弥陀佛杀死！”

“你和我又有什么区别，你也是一个刽子手，为了给吕梁尊者报仇，不惜屠杀晋地诸神，一个不留。”

“还留着，你的法力难道不是窃取自晋地神仙吗？”

“哈哈哈，那我们就是一路人，我们都一样，哈哈哈。”

“不一样。”太原将军说。

“哦？哪里不一样？”

“你们上古之神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本心，你也罢，共工也罢，都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甚至种下浑天之树，不顾这代人的福祉妄图卷土重来。”

“得了吧，你就愿意退位吗？”

“那位抟鹏将军可是愿意的。”

“好，既然我说不过你，那就让我打到你投降为止吧！”

说罢，龙息冲了上去，把太原将军顶飞数米。

“将军！”烛明喊到。

“别过来。”说罢，太原将军变出一支红缨枪，上去把龙息挑飞十多米。

龙息也不甘示弱，变出两把子午鸳鸯钺上步近身进攻。

将军见状，收缩枪尖长兵短用，和龙息交手，直到拉开距离后，将军再度以长打短，打的龙息节节败退。最后将军一记盖把，将龙息打倒在地。

“果然啊，我已经老成这样了，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你确实回不到以前了。”太原将军说。

“既然这样，就让世界在我的阴影中毁灭吧！”龙息说到，他的声音慢慢变得狰狞。

龙息的肉体消散了，随即太阳的光芒被不知名的烟雾给彻底遮盖，日间变得如同黑夜。

“他干了什么？”烛明说。

“他把太阳给挡住了。”毓秀说。

“如果没有太阳，不出一年，整个人间就会生灵涂炭，你们应该能料想到吧。”太原将军说。

“既然这样，让我们再度开发天光吧。”毓秀对烛明说。

“好！”烛明说。

烛明从黑虎泉汲取法力交给毓秀，毓秀聚合法力，团成一个光球，然后往天上一推，光球击中烟雾后爆裂开来，把烟雾彻底打散。

日光再度照向大地，一场危机被化解。

危机解除后，毓秀和烛明请太原将军喝奶茶。

“人间的茶，就是不一样啊。”将军说。

“我们也会做”，毓秀和烛明说，“要不写个配方给您。”

“多谢毓秀神女烛明上仙，我会把这好东西带到晋地的每一个角落，让所有人都尝尝的。”

毓秀和烛明送别了太原将军，然后坐车离开了解放阁一带。

（5）一个清明

烛明和毓秀离开解放阁一带后，两个人前往八里庄买了一些水果，恰好赶上农贸市场关门，他们趁着关门前最后一分钟离开了市场。接着他们去赶地铁，又恰好赶上了地铁关门，于是他们又趁着关门前最后十秒上了地铁。真是衔接紧密的一番旅程啊，但凡晚一步，这趟行程就要被延后。

龙息的事情解决了之后，济南安静了许多，没有了上古诸神，没有了上古神树，济南的泉水也是彻底的回归了常态，济南城也算是让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给彻彻底底的给安安稳稳了下来了。

清明到了，毓秀和小伙伴出去玩了，抟鹏和同学上了泰山，留下烛明一个人在房车里打坐。

烛明气定神闲，苒婷的意识得以与烛明接通。

在意识的空间里，吕梁尊者得以从苒婷的肉体中分离出来。

“欢迎二位的到来。”烛明睁开眼睛。

“烛明啊，你很奇怪。”吕梁尊者说。

“尊者何出此言？”烛明问。

“你看你笑着，却眉头紧皱，属实奇怪。”尊者回到。

“你有心事。”苒婷说。

“实不相瞒，我确实有心事。”烛明说。

“是不是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离开了，你感到无聊？”吕梁尊者说。

“不止。”烛明说。

“你在害怕？”苒婷问。

“对，我在害怕，我害怕我们三个因为我的一时冲动重蹈诸位凡圣的覆辙。”烛明说。

“这就是你说过的分离焦虑吗？”吕梁尊者问苒婷。

“是的。”苒婷对尊者说。

“我深知”，烛明继续开口，“我深知约束和誓言留不住人，真正能留住人的是放手。我也深知自己的角色应该是，他们想走，我助他们一臂之力，他们想回，我随时张开双臂。但当分离焦虑如潮水般袭来的时候，我依然难以处理。我非常害怕再度因为我的一时冲动，我们三盏灯会像诸位凡圣一样分崩离析。”

“我们看出来了。”苒婷和吕梁尊者说。

“我希望我们永远能够像现在这般热情似火的环游世界。”烛明说。

“说实话，这有点难，人生就是各种人去去来来，最后只留下自己。”

“我知道”，烛明说，“我知道这概率很小，但至少现在，它依然可能，我愿意为这很小的概率去坚持，因为我难得遇到这么好两个人。”

“对的”，苒婷说，“享受当下就好，当下是永久的，以前改变不了，未来预支不了，唯独当下，遇到了就珍惜相处，一切顺从自己的内心就好。”

苒婷说完，烛明紧皱的眉头放松下来。他长舒了一口气，然后说：“谢谢你们，我感到好多了。”

“就是嘛，这才是我们的烛明上仙”，吕梁尊者说，“有机会我们再去菩提的老家大战几百回合。”

“打架的事情以后有的是机会”，烛明说，“现在我要去干点更有意义的事情。再见了，二位。”

说罢，烛明睁开眼睛，意识的联系就此断裂。

（6）依旧那个清明

说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与其说那是一件事情，倒不如说是烛明排解孤独的途径。烛明一向不能忍受孤独，以前有诸位凡圣，凡圣分崩离析之后，烛明熬过了最难熬的时光，结识了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但现在，毓秀神女离开了，抟鹏将军也出去玩了，烛明上仙又要独自面对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了。

实不相瞒，烛明从未妥善处理过孤独，无论是之前，还是现在。而现在，他制定了一个计划，一个关于未来的计划，他渴望这个未来的计划能够缓解他内心的孤独，至少是在孤独的当下让自己有个盼头。

他给毓秀千里传音，洋洋洒洒的开始长篇大论。而听闻烛明的诉说，毓秀没有反感，虽然有些不耐烦，但是更多的，她感受到了烛明想与自己和抟鹏度过更多时间的殷切希望。于是她没有打断烛明长篇大论的演讲，反而是和烛明一起探讨起这个计划的合理性。

过了许久，烛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计划虽然很美好，但是起源的如此荒谬，并且认识到自己刚才的言语是多么的冲动，于是冷静了一会儿后，他用手机给毓秀发消息，希望毓秀能够宽恕自己刚才的无理。而此时的毓秀正在和小伙伴们游玩，没有看到消息。

烛明焦急的等待着毓秀的回应，慢慢的，他回想起了刚才和吕梁尊者，和苒婷谈到的话题，仿佛三盏灯马上就要重蹈诸位凡圣的覆辙，于是烛

明开始打坐，强忍着让自己冷静下来。

时间慢慢的从指尖划过，过了不知道多久，毓秀终于回复了消息，她表示自己感受到了烛明的殷切希望，并且谅解了烛明的冲动。

经过了这么一件事情，烛明彻底的冷静了下来。他明白了三盏灯的团结，是以前诸位凡圣所不能比拟的，他也意识到，他根本无需担心他们三个会重蹈诸位凡圣的覆辙。

论年龄，烛明最大，论资历，烛明最丰富，但论内心，烛明最脆弱，一场孤独就可以击垮他。但好在现在，毓秀接住了他，就像两只大手托住了正在坠落的婴儿，及时而且有效。

“啊——”烛明长舒了一口，他想到了一个理论，那就是良好的关系，应该是由强者容纳弱者的情绪，只不过无论是毓秀神女，还是抟鹏将军，亦或是烛明上仙，没有一个是弱者，他们三个相互接纳了彼此的痛苦，又把共同的笑容互相分享。

这是多么好的一段故事啊，这是多么悦耳与动听的一段故事啊。没有什么虚无缥缈的幻想，亦没有什么悲痛欲绝的哭嚎，有的只是三个人互相支持的佳话。

此时的烛明上仙已经开始奋笔疾书，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夜已经深了，虽然看不清天上的星星，但这必然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因为烛明和抟鹏终将要让毓秀不再惧怕她所接触的任何人。

“明天见。”

三朵鲜花——泰山记游

（7）来自泰山的邪气

次日，抟鹏归来了。

抟鹏洋洋洒洒的诉说着自己在泰山的经历和见闻。烛明拿出他珍藏已久的宝山蓝莓，和抟鹏边吃边聊。

“泰山确实是座好山”，抟鹏说，“除了太高没什么别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感受到泰山的真气。”烛明笑着说。

“快别说了，真气一点儿没感受到，邪气倒是感受到不少。”

“此话怎讲？”

“我从泰山下山之后，总是担心这担心那，一会儿担心东西掉了，一会儿又担心东西被偷。”

“有没有可能是你想多了，这些事情根本不会发生。”

“这不是我想多了，这是客观存在的感觉。”

“既然这样”，烛明说，“虽然我没去过泰山，但类似的法术我还是会一点儿的，让我给你驱驱邪吧。”

“来来来。”

说罢，抟鹏便放松的仰着头坐在了椅子上，烛明把法力聚集到手指上，然后在抟鹏的头上反复摩挲。

“舒服。”抟鹏发出了舒服的声音。

不一会儿，驱邪仪式结束了，抟鹏睁开了他的眼睛。

“老灯的法术就是好，让我有一种饿了的感觉。”

“那去吃饭吧。”烛明说。

他们去到了学校的食堂，奈何现在是清明，没有任何一个窗口上班，于是他们又前往了一家包子客。

要不就说烛明的法术精进，抟鹏这一次没有担心这担心那，以一种很舒心的状态吃完了这顿饭。

“不过说起来”，烛明说，“泰山怎么会有邪气呢？”

“对呀，很奇怪啊。莫非是还有其他上古之神？”

“不像，龙息就是最后一个上古之神，这是太原将军证实过的。”

“那神树也不可能有第二个了，造那么个东西很费法力的。”

烛明思考了一会儿，说：“莫非有什么脏东西进了泰山？”

“你说的脏东西是……”

“邪术，或者类似的东西。”

“邪术？之前听你说过你们凡圣的抚琴上仙善用邪术。”

“我就是这么想的，他们已经加入天界了，指不定天界又指使她们去做什么事情了。”烛明说。

“那我们需不需要准备准备？”

“应该不用，凡圣的事情我可以对付，就是我们目前一点儿情报都没有，让我们很被动。”

“哎对了”，抟鹏说，“我在泰山拍了好多照片，要不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两个人开始翻看起抟鹏拍的照片。不一会儿，烛明发现了一些端倪。

“你看这个。”烛明说。

“怎么了？”

“按照泰山的环境不可能出现一块儿这么丑的石头。”

“昂，对！我当时怎么就没发现。”

“这块石头的形状”，烛明接着说，“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

“是哪位凡圣？”

“这么奇特的品味，当属兰孙上仙，并且别无二人。”

“那加上之前你说邪术的情况，应该是兰孙和抚琴两位上仙同时莅临了泰山。”

“是的，并且不像是去玩的样子，去玩没必要雕刻一块儿巨石。”烛明说。

“要不等小灯回来，我们去泰山一探究竟吧。”抟鹏说。

（8）抢夺上古神力

第二天，毓秀归来了。

听闻抟鹏被泰山的邪气所伤，毓秀当即提出要前往泰山一探究竟，就这样，烛明开了一条天路，三个人开车到达了泰山脚下。

下车后，三人上山打探了一番。路上，烛明摸了摸树上的叶子，又看了看叶子留在手指上的粉尘，不由得感慨起来："真的是她们啊。"

"怎么了？"毓秀看烛明一直在那里站着，问到。

"没事儿，我有办法引蛇出洞了。"烛明说。

烛明先是闭上眼睛，把法力聚合在脚上，然后猛地一蹬地，一下子跳到了山顶。接着，他把法力聚集到手中，然后重重的砸向地面，一阵山风就此产生，吹散了泰山的邪气。

见邪气已经消失，毓秀和抟鹏也跳上山顶。

"你怎么这么多管闲事儿。"烛明的身后传来抚琴上仙的声音。

烛明回头看去，确是抚琴和兰孙二人。

"那就得问你们为什么要误伤抟鹏将军了。"烛明说。

"我们无意伤人。"兰孙说。

“伤人是事实，跟有意无意没关系。”烛明说。

“我们不想跟你多说。”抚琴说。

“那我就得问你们了，你们在这里弄这些邪术，有何意图？”烛明问。

“与你无关。”说罢，抚琴和兰孙就要离开。

“二位刚说完就走，我可不信与我无关。”烛明说完捡起一段木棍就朝着抚琴兰孙二人投了出去。

抚琴回头拔剑，把木棍劈成两截，然后冲了上来。烛明再次捡起一根木棍，也冲了上去。

见抚琴和烛明打了起来，兰孙刚要上前支援，就被抟鹏挡住了去路。

“你的对手是我。”抟鹏说。

抟鹏和兰孙也打了起来。

几个回合下来，抚琴把烛明打的节节败退，直到毓秀扶住了烛明的后背，烛明知道不能再退了，一连来了好几个点棍扭转了局势。

“说，你们意图何在！”烛明喊道。

抚琴一把把烛明推开，然后说：“既然你想知道，那就告诉你，上古神树扎根的双龙山是泰山的余脉，我们要从泰山提取剩下的上古神力。”

另一边，兰孙把抟鹏打退后，说：“抚琴，不用跟他说太多。”

“你们又想做甚！济南的泉水才安稳了不久，你们又要让济南城重陷混沌之中吗？！”烛明说。

“冠冕堂皇！”兰孙说，“难道你一个人能对抗整个天界吗？！”

“既然你们置人命于不顾，那我也不必念及旧情。抚琴上仙，拿命来！”烛明发动了饿虎扑食一般的进攻，抚琴连忙防御，兰孙见状上来支援，抟鹏见兰孙上去了，折下一段木棍去支援烛明，四个人你方唱罢我登场，打的热火朝天。

“快停下！你们看那儿！”毓秀喊道。

四个人顺着毓秀所指的方向看去，远处山顶的巨石开始四分五裂，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成功了。”抚琴说，“孙孙快去。”

“好。”兰孙说罢，朝着石阵的中央飞了过去。

“你休想。”烛明也飞了过去。

但就在兰孙即将接触上古神力的时候，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把兰孙弹飞，同时爆发了剧烈的地震。

“怎么回事儿？”抟鹏问。

“可能是上古神力再次开始重置世界了。”毓秀说。

“啊？那怎么办？”抟鹏说。

“让我来！”烛明说。然后他一口将上古神力吞下，随后重重的坠落在山谷。

（9）“真是酣畅淋漓的一次出行。”

毓秀和抟鹏快速飞到烛明坠落的地方。

“等会儿！”毓秀对抟鹏说，因为他看到烛明非但没有躺在地上，反而单膝跪地，并且周身散发着黑气。

烛明猛的回过头来看着他们两个，眼睛里散发着血光。

“不好。”毓秀说。

“你往后退！”抟鹏说罢，只身朝着烛明冲过去。

烛明也朝着抟鹏冲上来，两个人很快扭打在一起，如龙争虎斗。现在被上古神力控制的烛明，力气大的可以移平一座山头，他把抟鹏重重的扔在山体上。

见抟鹏败下阵来，毓秀冲了上去。

烛明张开两只血盆大手，想要掐住毓秀的脖子。毓秀本能反应下抓住烛明两只手。随后烛明一个膝顶把毓秀顶起来，又抓住毓秀的胳膊把她扔飞，好在抟鹏接住了她。

“怎么办？老灯他……”毓秀的大脑飞速的运转，直到她看到了那些四分五裂的巨石，她聚合法力，把石头重重的砸向烛明。

“这些石头能管用吗？”抟鹏问。

“这可是泰山的石头。”毓秀说。

果然，烛明未能挣脱巨石的控制，被埋在了巨石之下。

“接下来怎么办？”抟鹏问。

“接下来，接下来，怎么办，难道真要把他永远困在这里吗？”毓秀绝望的说，眼泪夺眶而出。

“诶对了”，抟鹏想到了一个点子，“你会邪术吗？”

“我记得老灯展示过，或许我可以试试。”

说罢，毓秀右手从左往右抹过双眼，施展了无言术。无言术透过巨石传到了烛明的眼神中。

此刻意识的空间中，烛明正和那上古神力的具体人形打的正酣。

“停手！”

烛明停住拳头，回头一看，是毓秀和抟鹏的幻影。

“是你们。”烛明兴奋的跑过去。

“刚才在外面你把我们打的好惨。”抟鹏说。

“啊？”烛明诧异到。

“你需要消解它，而不是攻击它。”毓秀说。

“我知道了。”烛明转过身走上前。

上古神力的人形扑了上来，烛明张开双臂，待上古神力碰上来的那一刻，神力消散了。

“你们可以安息了。”烛明说。

随后，意识里的烛明闭上眼睛，现实中的烛明睁开眼睛。

“找到他了。”抟鹏挖开了最后一块儿石头，把烛明抬了出来。

被那么多巨石砸中，这下子，烛明得有很长一段时间躺在床上养伤了。

抟鹏开车沿着天路返回济南，车上，毓秀用法力把烛明搬到床上。

“真是酣畅淋漓的一次出行。”烛明说。

“你还酣畅淋漓，要不是鹏儿的肉体金刚不坏，咱们就回不来了。”毓秀说。

“没事儿，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躺下睡会儿，咱们就睡在泰山了。”抟鹏说。

“谢谢你们。”烛明说。

“大恩不言谢。”抟鹏说。

“哈哈哈哈哈。”毓秀笑了起来。

“虽然鹏儿经常搞抽象，我依然还是很期待我们下次一同出游的。”烛明说。

“我也期待。”毓秀说。

“我也是。”抟鹏说。

三朵鲜花——后记

（10）三朵鲜花依旧

烛明躺在床上养了好几天的伤，这一天他终于能下床了。

他活动了活动筋骨之后，就去外面走了走，空气特别的新鲜，正如劫后重生的济南城，生生不息。

“明儿，回来吃饭。”毓秀喊到。

“好。”

吃饭的时候，烛明提起了之前去大剧院的时候买的那几朵花。

“话说那几朵花去哪里了。”

“一直在驾驶室放着呢。”毓秀说。

烛明回头看去，那几朵花依旧鲜艳如初，仿佛时间不曾在它们身上留下任何痕迹一样。

“那几朵花真是不错，依然是开的那么鲜艳。”烛明说。

“对呀，就像我们一样，依然有热情和活力。”毓秀说。

“对了”，抟鹏说，“等会儿咱们一起去章丘看看吧。”

“好啊”，烛明说，“我来开车。”

烛明下床后吃的第一顿饭是那么的香甜。吃完饭，烛明开车，抟鹏坐副驾驶，毓秀坐在餐桌旁，三个人就这么出发了。

路上，三个人有说有笑，仿佛刚刚过去的劫难已经过去了很久一样。鲜花散发着迷人的香气，让三个人心旷神怡。天上的白云任意组合成各种各样不同的形状，看着十分有趣。

“我们也去了很多地方了”，烛明说，“未来我们会去更多的地方，你们觉得有什么是很重要的吗？”

“我感觉自由是很重要的，咱们几个就像现在这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挺好。”毓秀说。

“我觉得重要不能排名次”，抟鹏说，“都很重要。”

“按我说的话”，烛明说，“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力量，保护更多的人，这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能够帮助到更多人，这不但重要，而且有意义。”

“说的对，护佑天下苍生是我们拥有法力必须同时担负的责任。”毓秀说。

“我不知道那些大的东西”，抟鹏说，“我只知道我有这么一份力量就下意识的承担了这么一份责任，没有有意而为之，都是自然而然的。依我看，自然而然的就挺好。”

“确实，自然而然的就不错。”烛明说。

烛明的车开的特别稳，抟鹏打开车窗，清风吹进车里，吹的三个人舒舒服服的。这是本该由正神界保卫的济南城，这是他们所捍卫的济南城。此刻，城里的每一片绿叶，每一朵花，都显得格外珍贵，格外宁静，每一棵树，每一株柳，都那么动人，那么自然。

民仙已经退位，凡圣分崩离析，正神无所事事，能够捍卫济南的，只剩下了毓秀神女抟鹏将军和烛明上仙。他们将保卫济南，直到永远。

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但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的内心依旧火热，他们知道，自己依然是从前那个孩子，没有什么改变，但自己已然又不同于了以前那个懵懂的少年，他们的身上，担负了护佑天下苍生的责任。

但现在，他们可以享受短暂的休息时光，不需要捍卫什么，就像普通的人一样。

岸芷汀兰——大战天界

（1）一场蹊跷的风暴

到了章丘，烛明把车停好，和抟鹏及毓秀一起下车进入了明水古城。

此时的明水古城水光洋溢，波澜不惊，自从青禾上仙一镰刀扫荡了这里的柳絮，古城就干净和清洁了许多。

烛明三人来到了梅花泉附近坐下，看着滚滚而出的泉水，三个人心旷神怡。而后他们又前往了金镜泉，观看了墨泉，去到了百脉泉。神树被毁，古神谢幕，泉水回到了最初的样子，和谐而温暖清凉。

一番游览之后，烛明三人开车回到了学校。

五一到来了，毓秀和抟鹏计划归家。而在五一的前一天傍晚，济南城阴风四起，沙尘遍地，一场沙尘暴带着一阵暴雨，为四月画上了一个句号。

看到沙尘暴就打退堂鼓想在宿舍睡大觉的毓秀在烛明的一再催促下，最终还是来到了餐厅。

“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天气。”烛明说。

“是啊。”毓秀说，然后毓秀开始分析自己最近的状态：“我已经很久没复习了。”

“你不至于吧。”烛明说。

“真的是这样。”毓秀说。

接着，毓秀开始分析自己过去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并且深刻反省了自己，然后和烛明制定了下一阶段的计划。回宿舍后，毓秀听了几首之前的歌，悠扬的旋律让她找回了动力，然后安然的睡去。

五一的第一天，抟鹏和毓秀归家了，留下烛明一个人在学校里待着。烛明叫上了青禾上仙一起在学校里散步，两个人一直从学校的东北角走到了学校的西南角，路上两个人吐槽起了学校，毕竟如果不是学校和公安联系密切，指不定还要进去多少个当领导的，变成昆明那个样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说起来”，烛明说，“你有没有发现昨天晚上的沙尘暴有些奇怪。”

“当然发现了”，青禾说，“要不是我当时力挽狂澜，说不定学校都被雨水和沙尘给淹了。”

“合着沙尘暴和降雨能这么快结束，是因为有你参与啊。”烛明说。

“随手的事，随手的事”，青禾说，“但说到底，这狂风来势蹊跷。”

“有道理，等明天我亲自去调查调查，话说你什么时候走？”

“如果今天不走的话，那就明天走吧。”

“既然这样”，烛明说，“我将亲自前去调查。”

次日，青禾也回家了，烛明开始了他的调查之旅，他首先来到了百里黄河，想当年毓秀在这里碰上东九夷君的时候，这里还不是这个样，如今，百里黄河风景区的黄河已经被治理的柔和而含蓄。

然后，烛明来到了灵岩寺。听闻烛明上仙到来，灵岩寺长老亲自出门迎接，烛明说明了来意，长老拿出了他亲手记载的关于那场风暴的有关信息的手稿，把他交给了烛明上仙。

烛明回到了学校，开始翻阅起手稿。看着看着，烛明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日明明是东风，但是乌云却逆着风向遮蔽了济南城，而能做到这般的，当非天神莫属。

（2）出发！攻进天界！

理出了天神和恶劣天气的关系之后，等第二次沙尘暴即将到来的时候，烛明一飞冲天，飞到了云层上方。

“雷公！你要作甚！”烛明厉声喝到。

“只是例行公事罢了。”雷公唯唯诺诺的说。

“公事？”烛明道，“你最好知道什么叫公事！”

“呃烛明上仙”，雨师走了过来，“上仙消消火，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您不能跟我们这些小神一般见识啊。”

“照你们这个意思”，烛明说，“是那玉皇老儿让你们来兴风作浪的？”

“呃……”雨师不语。

“行吧”，烛明说，“既然这样，马上去给我查明玉皇老儿的目的，之后我就不再打扰你们在济南的正常工作。风伯跟电母去哪里了？”

“他们两个装病没来。不过烛明上仙，你这个要求让我们很难办啊。”

“怎么难办？莫非你们知道玉皇老儿的心思？”

“呃……”雷公和雨师不语。

“如实招来！”烛明大喝一声。

“好吧，我告诉您。”雨师说。

据雨师所说，上次兰孙和抚琴两位上仙妄图以上古神力颠覆正神界的事情失败了之后，玉皇大帝一定要治她们两个的罪，就连玉清真王也保不了她们。

“你是说琴琴孙孙现在被关在天牢里？”

“准确来说并不是”，雨师说，“现在兰孙上仙正在受刑，抚琴上仙不知去向。”

“好家伙”，雷公说，“怪不得风伯和电母要装病。”

“行吧，我知道了。”烛明说。

回到学校，烛明就去教学楼把逐霜上仙叫了出来。

“你是说孙孙现在情况不妙？”逐霜说。

“对，雨师既然能用受刑二字进行描述，那应该是不妙。”烛明说。

“那我们怎么办？”逐霜焦急的问。

“事到如今，只能跟之前紫微大帝那回那样了，咱们攻进天界，把孙孙救出来。”

“啊？我和蔡蔡恐怕做不到。”

“那我到时候先用车开一条天路，然后我们再上天界。”烛明说。

“好，我去联系苻蔡。”

与逐霜交流完毕，烛明回到了房车。房车里毓秀和抟鹏已经把饭做好。

“明儿回来了，吃饭吧。”毓秀说。

吃饭的时候，烛明把情况告诉了毓秀和抟鹏。

“也就是说你们需要房车。”毓秀说。

“对，我的天路开不到玉皇大帝的地盘，需要房车助一把力。”

“没问题，下午我们就出发吧。”毓秀说。

下午，房车开了一条天路直通天界，烛明抟鹏毓秀先行一步，几分钟后，逐霜和荇蔡和飞上了天路。

到了天界的大门，烛明对毓秀和抟鹏说：“就到这里吧，你们在此休息，等会儿逐霜和荇蔡两个人赶过来，我们三个就攻进去。”

“好。”说罢，毓秀和抟鹏回到了房车里面。

不一会儿，逐霜和荇蔡到了。

“孙孙在哪里？”荇蔡问。

“不知道，但肯定就在里面，咱们来个大闹天宫吧。”烛明说。

“好！早就看他们正神不爽了！”逐霜说。

（3）战四大天王

就在逐霜荇蔡烛明三人闯进天界，把天界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玉皇大帝正在修剪自己的盆栽。听闻自己的地盘被几个小毛孩儿打的一滩浑水，无数神仙被打伤，玉皇最终坐不住了，他派出了四大天王前去收服三位上仙。

首先出场的是东方持国天王，他手拿琵琶，演奏起复杂纷繁的乐曲，正所谓乐曲进行到音声相和的时候就要停止，否则会侵扰人心，持国天王并没有停手，他仍然在将乐曲，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

荇蔡上仙见状，召唤出他那名叫云君巨大的人形幻化体，并变出一台巨大到能被云君使用的大阮，然后一阵激烈的摇滚从云君手中飞扬而出，压过了持国天王的靡靡之音。

接着出场的是南方增长天王，他手拿宝剑，在空中纷繁的挥舞，然后超过数百把宝剑被幻化出来飞向正在奏乐的云君。

烛明上仙见状，拿出他那重达千斤的酒葫芦，直直的朝着剑雨扔了出去，然后用法力驱动酒葫芦锐角转弯，粉碎了增长天王变出的所有宝剑，最后打断了天王手中的那一把。

然后出场的是西方广目天王，他手持龙蛇，张牙舞爪的放开了龙蛇的束缚，一龙一蛇在天王一左一右冲了过来。

逐霜上仙见状，叫出了她那名为傲霜三七的四足两翼巨龙，和天王一龙一蛇混战在一起。

最后出场的是北方多闻天王，他手持雨伞，把雨伞打开，然后雨伞旋转着在战场内飞行，锋利的伞边划伤了三七，打散了云君，反弹了酒葫芦。

就在三位上仙处于下风的时候，“请各位不要回头！”抟鹏的声音传来。四位天王回头看去，毓秀和抟鹏正开着车飞奔而来，把四大天王撞飞。

“谢谢你们。”烛明喊到，随后同逐霜荇蔡两位上仙往天牢赶去。

天牢内，兰孙上仙被绑在石柱上，不知经受了多少次天雷之刑。

“孙孙！”逐霜上仙喊到。她跑上去要解开兰孙上仙身上的锁链，却迎面接了一条天雷，好在烛明上仙及时扔出了酒葫芦。

“霜霜没事吧。”荇蔡说。

“没事”，逐霜说，“但是这机关该怎么破？”

突然一声巨响，隆隆的天雷声彻底消失。

“看来琴琴回来帮我们了。”烛明说。

三个人解开了绑住兰孙的锁链。

而就在这时，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不愧是我亲手钦点的凡圣。”

“玉帝老儿，下来应战！”烛明说。

“想与我一战，那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本事了！”话音刚落，乌云便遮蔽了天空，大有世界末日的架势。

趁着最后的一点光芒，烛明拿出兜里的针，猛的往兰孙合谷穴扎了进去，然后用法力借由针具，通过经络，直入脏腑，扫清了兰孙所有的伤痕。

伤情恢复的兰孙经烈火缠身化作一只火凤直冲云霄，破开了满天的乌云，使得四位上仙得以最终直面玉皇大帝。

（4）得胜

此时毓秀和抟鹏正在天牢外面等候。见烛明久久未出，他们不由得担心起来。

“明儿他应该不能有事吧。”毓秀说。

“按说老灯应该不至于被打败，那可是四个凡圣啊。”抟鹏说。

而此时的天牢内，兰孙逐霜荇蔡烛明四人正轮番对玉皇大帝发动攻击。但玉皇大帝说到底是三界的最高统帅，他不但仅用一只手就挡住了傲霜三七的巨龙吐息，还和烛明上仙打的丝毫不落下风。

“都是些小把戏。”玉帝说。

然后玉帝聚合法力，命万道天雷预备。

烛明见状，紧急拾起身边天牢的残骸，用法力一激，把残骸里的铁元素萃取了出来。

天雷降下，不出烛明所料的全都打在了刚刚萃取出的铁棒上。

“不错，不愧是我亲自钦点的凡圣。”玉帝说。

四位上仙已经精疲力竭，已经无力再与玉帝作战。

“我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玉帝说，“归顺天界，代理正神界管理人间，我可以放你们一命。”

“你想得美。”烛明低声说。

“既然这样”，玉帝说，“那定是不能留你们了。”

玉帝走向了四位上仙，也正在这时，无数颗火流星砸在了天牢的地面。

玉帝一惊，正是玉帝这一恍惚，给了烛明反击的机会。

烛明猛的冲上去，把玉帝抱住。

兰孙逐霜荇蔡见状，上去用手推住了烛明的后背。

一会儿，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传来，玉帝回头，看到毓秀和抟鹏正开着房车朝他撞过来。

两面夹击下，玉帝晕倒在地。

打败了玉帝后，兰孙逐霜荇蔡骑着傲霜三七飞离了天界，烛明则和毓秀及抟鹏开着车沿着天路回到了学校。

次日的清晨，太阳照常升起。

“话说你们最后打算怎么处理兰孙上仙？”毓秀问。

“处理就不用处理了吧。”烛明说。

“她不是凡圣的叛徒吗？”抟鹏说。

“她是凡圣的叛徒，但她不是罪大恶极，而且其它凡圣还有至少两人得在天界，八成兰孙是要回到天界的。”烛明说。

“可，就这么回去，天界能放过她吗？”毓秀说。

“没事儿吧，抚琴已经回去了，玉帝在修养，不能直接下命令，其他神仙也不能把抚琴怎么样，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

“昂，我知道了，就像娘家人前往婆家人给媳妇撑腰，你们这一去，

相当于是跟天界说明白了，兰孙他们在人间有人。”抟鹏说。

“可以这么理解。”烛明说。

“那兰孙上仙回去天界也没什么问题了，哎，真好，又解决了一个问题。”毓秀说。

“听你这语气好像还有其他问题没解决一样？”烛明说。

“对呀，我碰到一个问题，之前在兰孙上仙她们的事情面前，也不算什么，现在凡圣的问题解决了，这件事情的危害性就逐渐暴露出来了。”毓秀想了想，又说：“算了，让明儿先休息休息，这个事情等着以后我会跟你们详细说的。”

岸芷汀兰——舍利弗篇

（5）开面馆的九天雷祖

说到毓秀的烦心事儿，那就不得不提九天雷祖了，那是南极长生大帝玉清真王的化身，曾经和游历天界的毓秀神女发生过一场冲突，随着时间更迭，尤其是兰孙和抚琴妄图利用上古神力颠覆天界之后，怂恿凡圣加入天界的玉清真王在的处境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为了平复天界诸神的怀疑，迫不得已，玉清真王把亲手把自己的化身贬去人间。现在，九天雷祖正在人间开面馆。

“开面馆啊……”烛明说。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几年前了，真是的，这才过了多久，都开始用年来形容事情了吗？”毓秀说。

“你怕他再危害附近的商铺？”烛明问。

“再怎么说他也是天界的人，万一哪天那一根筋再不会变通，把人打伤了，那怎么办。”

“你说他一根筋？”

“对啊”，毓秀说，“当年我只是路过，他非觉得我碍他事儿，然后

我们就打起来了。”毓秀说。

“既然这样，那我们去看看他吧。”烛明说。

当日，抟鹏和朋友去爬泰山了，烛明和毓秀开着车来到了泉城广场，他们按照地图找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来到了九天雷祖的面馆。

进了面馆，烛明说：“两碗香草牛肉面。”

“好……是你！”九天雷祖看到了毓秀。

“果然是你！”毓秀指着九天雷祖说。

“你们俩干啥这是，咱就是开吃饭的。”烛明说。

毓秀和烛明落座，雷祖亲手给两人上菜。

烛明尝了一口，说：“还不错！”

毓秀也尝了一口，说：“真的不错！”然后悄悄的说：“你说他不会给我们下毒吧。”

“人家就是卖个面条，下啥毒。”烛明说。

吃饭的时候毓秀和烛明两个人规划了规划下午的行程，吃饱喝足后，见店里没有其他顾客，毓秀便在椅子上躺了下来，继续和烛明探讨一些问题。

“你能不能用几个词来形容形容我？”毓秀说。

烛明脱口而出开朗阳光自信善变四个词。

说到开朗阳光自信，毓秀连说谢谢，但听到善变，毓秀笑了出来，毕竟这个形容很贴切。

休息了一会儿，两个人离开了面馆，去到了恒隆广场。

两个人本想在茶馆喝点儿茶，但就在毓秀问价格的时候，烛明低声告诉毓秀有人跟踪。毓秀听闻，示意烛明离开广场往旁边的家家悦走。

在家家悦，毓秀和烛明借由商场复杂的地形，成功的将跟踪的人两面夹攻。

“如实回答，否则你将七窍流血而死。”烛明施展了无言术，“说，

你是什么人？表明你的来意！”同时，毓秀把神秘人身上的香料拿了下来：“听说曾经潍城博士用香料破解过无言术。”

“在下名为舍利弗，为拉拢烛明上仙而来。”

“拉拢我？你在说什么鬼话。”烛明说。

“如来听闻四位上仙大闹天界，特命在下前来。”

“既然这样，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烛明说。

(6) 佛界弟子舍利弗

听闻烛明严词拒绝，舍利弗提出了一个新的条件：“如来有令，允许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随烛明上仙一同加入佛界。”

“想得美！”说罢，烛明和舍利弗在商场打了起来，掀翻了好几个货架。

“请烛明上仙想清楚，以您等的力量，只有借由佛界的辅助，才能真正的对抗天界。而且您得问一下毓秀神女的意见。”

“我只是一个善变的女子，不懂这些事情，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明儿说。”

毓秀神女说罢，烛明打的更狠了。

处于劣势的舍利弗逃跑之前留下一句话：“我们还会再见面的，马上。”

“他去了哪里？”烛明说。

“按这个踪迹来看”，毓秀说，“他跑去了大明湖。估计他要整什么

幺蛾子，咱们得把他抓回来。”

于是毓秀和烛明又坐上了前往大明湖的公交车。在车上，他们两个远远的就看到超然楼金光普照，再看一眼手机，网上突然多了好多现场直播。从这些直播上看，舍利弗应该是控制了济南潜伏的邪教分子，命他们对游客大开杀戒。

下了公交，烛明和毓秀来到大明湖东门。同样是远远的，他们两个听到了舍利弗的低语：“既然利用了佛家的名号，就能接受佛界的号令。”一个邪教分子突然出现朝着毓秀扑了过来，被烛明一脚踹飞。

这么多邪教分子，一个个收拾肯定是收拾不过来的。索性两人进入景区，找了一辆废弃的消防小车，坐在小车里用法力展开了一台罗盘。而后毓秀用法力驱动罗盘，让景区的柳树爆发出大量的柳絮。柳絮经过邪教分子的时候，使之发生了强烈的过敏，一番咳嗽之后，邪教分子摆脱了舍利弗的控制失去了作恶的力量，同时被景区保安制服。

解决了邪教分子的事情，毓秀神女再一次驱动罗盘，超然楼西边湖面掀起了一道巨浪，把超然楼顶的舍利弗拍了下来，然后金光瞬间消失。

烛明和毓秀走到超然楼边，看着趴在地上的舍利弗。

舍利弗站了起来，收拾了收拾自己的衣服，然后双手合十，说：“善哉！”

“你善哉什么善哉！大开杀戒，这就是佛界弟子做出来的事情？”烛明大声呵斥他。

“大开杀戒属实不是佛家弟子的善行，但烛明上仙不要忘了，您和毓秀神女手中拥有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能轻而易举的粉碎某一界的计划，难道你不觉得你们才是济南城最大的威胁吗？”

“这个问题北极紫微大帝曾经应该是也问过”，毓秀说，“我们和你们的区别就是你们以战养战，我们以战止战。”

“我不奢望能够争吵过二位”，舍利弗说，“总有一天，会有那么一件事情，让你们心甘情愿的想要加入佛界。我们，会再见的。”

舍利弗离开后，烛明和毓秀也悄悄离开，混乱的现场有景区方面收拾残局。

解决了舍利弗的事情，烛明和毓秀坐上了回学校的地铁。

（7）抟鹏再一次游泰山

此时的抟鹏已经和朋友在泰山的旅馆睡下。夜凉如水，抟鹏一个喷嚏把自己打醒。刚睁开眼，他就看到了一个鬼魂一般的存在。

如果是一般人，可能就吓的尖叫起来了，但那可是抟鹏将军，他没有犹豫，一下子跳出窗外。

鬼魂见抟鹏将军从窗外跳了出来，急急忙忙的跑开，抟鹏紧追不舍，最终成功的把鬼魂逼到了死胡同。

而就在这时，抟鹏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肉体也在变得透明。“这是怎么回事？”他脱口而出。

“这是泰山的责罚。”鬼魂说。

“女鬼，你在搞什么名堂？”抟鹏问。

“这不是我搞得”，说着，女鬼竟然哭了起来，“我只是个来爬泰山的学生，结果却永远的困在了这里。”

“你说永远？”

“对，当太阳升起之后我们就会消失，直到夜晚才会再次出现，泰山对于现在的我们，就是一场迷宫，怎么也走不出去。”

“这里发生了什么？”抟鹏问。

“我也不知道……”

抟鹏陷入了思考，突然，他警觉的随手一抓，成功抓到了一片带有法力的落叶。

“这叶子不大对，大夏天的不像是该落叶的时候。等等，这上面的法力是谁的？”

“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

“你不需要听明白，你只要知道我能把你带回去就行了。”抟鹏说。

抟鹏坐在台阶上，思来想去自己在哪里见过这份法力，终于，他回想起了自己和毓秀烛明第一次出游时遇上的九天雷祖，他确定这就是九天雷祖的法力。

“九天雷祖路过泰山了？还在泰山下了一个结界？不重要，把这个结界打破吧。”然后抟鹏往地上砸了一拳，强大的法力轰破了雷祖的结界。

不会再有任何人变成鬼魂了。

“你叫什么……”原来的女鬼现在的女孩说。

“我是抟鹏将军，叫我抟鹏就行。”

“好耳熟的名字，我妈妈之前有个男朋友也叫抟鹏。”

“你妈妈的男朋友是不是死于溺水？”抟鹏一下子紧张起来。

“好像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叫什么名字？你爸爸是不是叫良宵？”

“我叫照荆，我爸爸确实叫良宵。”

“那就对了。那是我最后一世的时候，良宵为了和我争夺泉眉，把我推进了河里的漩涡中。我知道我这么说有点儿奇怪，但你回去以后一

定要小心你爸爸。”

“我知道了，你救了我，我选择相信你，我会亲自查明事情的真相的。”

“嗯。”

告别照荆之后，抟鹏想起了九天雷祖。

“为什么九天雷祖会经过泰山？”想着想着，他决定给毓秀和烛明千里传音，“你们遇到九天雷祖了吗？”

“雷祖？”毓秀说：“我们昨天才在雷祖的面馆里吃的饭。怎么了？”

“面馆？”抟鹏发出了疑惑的声音，然后经过毓秀的解释明白了一切。

“你是说雷祖把人变成了鬼魂？”烛明大惊。

“那个叫舍利弗的在哪里？”抟鹏问。

（8）毓秀独当一面

舍利弗走进九天雷祖的面馆。

“是你……”雷祖刚要说话，舍利弗就举起了他的手施展邪术，把雷祖控制住。

“你要做什么！”雷祖用尽最后的力气说。

“当然是利用你威胁烛明上仙他们加入佛界。”

此时毓秀和烛明正在开车赶往泉城广场。

“你说这会是舍利弗的阴谋吗？”毓秀问到。

“显而易见，是的。”烛明说，“鹏儿说他还有要紧事儿，咱们两个应该足够对付舍利弗了。”

他们在雷祖的面馆把车停下，然后冲进面馆，面馆里已经空无一人，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你看这里！”毓秀对烛明说。

“什么？”

这张纸条上赫然要求毓秀只身前往大明湖。

“他在搞什么名堂！这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去。”烛明说。

“有一种可能，他已经用邪术控制了九天雷祖，所以才让我一个人去。”

“那岂不是更危险了。”烛明说。

“没事，虽然九天雷祖他不咋地，但为了济南城，更是为了你们，我愿意自己前往。”

烛明再三思考，然后说：“行吧，有危险随时给我发信号。”

“好。”

烛明和毓秀来到了大明湖东门，此时的天气已经黑云压城城欲摧，毓秀深呼吸一口气，朝着烛明点了点头，烛明也点了点头，毓秀就自己走进了大明湖景区。

暴雨将至，景区已经疏散了游客，偌大的景区空无一人。

毓秀在景区深处见到了舍利弗，他的旁边，是眼色无华的雷祖。

“表明你的来意。”毓秀说。

“只是想劝说烛明上仙加入佛界而已。”

“为何要挟持九天雷祖。”

“不把烛明上仙逼到绝路，怎么能劝说的动他呢？”

“你们在泰山做了什么？”毓秀说。

“告诉你也无妨。雷祖被贬下凡间的时候，是我怂恿他在泰山布下结界，吸收人类的灵魂力量为自己所用。要怪也只能怪雷祖一根筋，他怎么知道自己吸收的力量不会为我所用？”

“卑鄙，无耻。”毓秀说。

“那又怎样，我现在已经能想象到烛明上仙在大明湖外如坐针毡的样

子了，毕竟如果毓秀神女死在我的手上，他肯定会……”

“你想得美！”说罢，毓秀用法力驱动大风，卷起了地上的灰尘，制造了一场沙尘暴。

“雕虫小技！”在舍利弗的控制下，雷祖降下大雨，洗涤了空气中的一切灰尘。

但舍利弗没有料到的是，毓秀在扬尘的间隙已经来到了雷祖的面前，把法力聚集但手中，然后两手对搓，想人工除颤一样把电流打进雷祖体内，让雷祖休克。

舍利弗见状，直接降下一道天雷，打在雷祖的心脏上，把雷祖打醒的同时，把毓秀打退。

雷祖重新被舍利弗控制。

毓秀终究还是不善于战斗，他看着被控制的九天雷祖，又看着一脸奸笑的舍利弗，想到景区外面的烛明，还有远在外地的抟鹏，她知道，自己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输。

(9) 舍利弗败走泰山

毓秀神女在大明湖和舍利弗对峙。

“既然毓秀神女不懂战斗，那我就让这一切结束的快一点儿吧。”舍利弗说。说罢，他命九天雷祖降下暴雨，作为灾难降临的序曲。然后，他命九天雷祖和自己一起，在济南城之上连续降下无数道天雷，进行无差别的轰炸。天雷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柏油马路被炸毁，高楼大厦摇摇欲坠，一场天灾真的到来了。

“下一个，就是你，毓秀神女。”

毓秀让自己尽力冷静下来，她回想着烛明讲述过的一个个关于凡圣打遍三界的故事，希望能从前人的经验中获取破局的方法，终于，她想到了逐霜荇蔡两位上仙第一次大战雷公电母风伯雨师的故事。

于是毓秀把法力聚集在地面上，然后制造了上升气流，把舍利弗和雷祖给吹上天空。

舍利弗刚要对毓秀动手，就被吹上天空，失去重心的他准头急剧下降，几个天雷都没打中毓秀。于是他操纵雷祖对毓秀动手，但此时的雷祖也被吹上了天空，根本没有准头可言，只是在慌乱中打下一个又一个

的雷。

重新占领主动的毓秀聚合法力成一个光球，然后一把将光球推上天空。在半空中，光球爆开，发出的光芒照彻天地，打散了云层，让所有人都闭上了眼。当人们睁开眼的时候，不但天亮了，而且他们的眼睛更明亮了。

被闪了一眼的九天雷祖成功的从舍利弗的控制下挣脱出来。他一把抓住舍利弗的脖子，和舍利弗扭打在一起。

烛明看到天亮了，长舒一口气，放松了紧皱的眉头，然后他往景区里面看去，毓秀正朝着他挥手，大步流星的走出来。

两个人回到车上休息。

烛明做奶茶的时候问毓秀：“话说最后雷祖怎么样了？”

“我就说他是一根筋。他非要跟舍利弗一较高下，就是不服舍利弗利用自己。哎呀，何必呢？我不是打败他了吗？”

“那舍利弗去哪里了？”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反正当时他被雷祖打的鼻青脸肿，一溜烟就跑了。哎对了，鹏儿还没回来啊？”

“鹏儿可能还在忙吧。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碰到了比我们更难处理的事情？”烛明说。

“要不我们给他千里传音？问问他情况？”毓秀说。

“他是经历了好几世的人，而且金刚不坏，不会有事儿的，指不定他会不会让我们大吃一惊。这下好了，佛界应该相当一段时间不回会来打扰我们了，不过也说起来，这舍利弗是个什么人？”

“他好像是佛界十大弟子之一，和十八罗汉并列的那种。”毓秀说。

“原来如此，怪不得他那么厉害，不过他再厉害，也没有秀儿厉害，到最后还是被秀儿打的落花流水。”

“哎呀，哪有，还不是你之前给我们讲的那些故事给了我灵感。”

车上洋溢着欢声笑语。

此时逃脱雷祖的舍利弗回到了泰山，那个他怂恿九天雷祖的地方。

岸芷汀兰——后记

（10）世上再无虚假的良宵

泰山的某个洞穴里，虚弱的舍利弗一屁股坐下开始休息。

“你还是回到了这里。”一个声音从洞穴外面传来。

“你是谁？”舍利弗问。

抟鹏将军走进洞穴。

“原来是抟鹏将军，幸会幸会，想必您已经得知我被毓秀神女打败的消息了吧。”舍利弗说。

“我所到来不为这件事情，我是为了另一件事情，良宵。”抟鹏说。

“您说什么，什么宵？”

“少装蒜，良宵，我一直以为你会和泉眉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没想到你竟然抛妻弃子。”

“你是哪个抟鹏！”

“我即是现在的抟鹏，又是过去那个抟鹏。我没想到的是，你在忿恿九天雷祖设下结界之后首先就取走了泉眉的灵魂，并且还想把自己的女儿照荆的灵魂也给取走。你，真是无耻。”抟鹏说。

“随你怎么说吧，招安失败了，我不但没有完成佛界的任务，也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我现在虚弱得很，想必你一下子就能让我送命吧。”

“那当然，但我还想知道，你抛妻弃子成为了佛界十大弟子之一，难道不怕佛祖降罪吗？”

“降罪？我有何罪！我何罪之有！就因为我杀害了泉眉？你就想给我定罪？”

“不止，你还杀害了抟鹏，当你把抟鹏推下河流的时候，你不但杀害了抟鹏，你还毁掉了一个家庭。数年来，我当时的母亲都在为了给他的儿子求得一个公道而四处奔波，最后累死在了桥洞里。”

“切。”舍利弗发出了不屑的声音。

“如果不是你，泉眉现在应该已经和抟鹏过上了不错的小日子，而不是下一次只能在阴曹地府相见。”

“说到底你还是为了泉眉！你现在是神仙，你拥有的还少吗？至少你拥有毓秀神女和烛明上仙。而我呢？我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个佛界的身份，我什么都没有。”

“活该啊。”抟鹏说。

“你说什么？”

“我说你活该，你在成佛之前都不想想成佛意味着什么，成佛之后还想要这想要那，你……你到底是怎么成佛的。”抟鹏无语的说，“而且，你以为成了佛就能为所欲为了吗？你看看烛明，你再看看毓秀，你连他们都比不上！还为所欲为，想什么呢？”

“够了，够了。”

“既然够了，那我就结果你了。再见了，舍利弗。”

抟鹏手起刀落，砍下了舍利弗的脑袋。

次日，抟鹏回到了学校。

“欢迎鹏儿归来！”毓秀和烛明说。

“嗨嗨嗨，秀儿真厉害！”抟鹏说。

“大中午了，快吃饭吧，我刚做好饭。”烛明说。

抟鹏落座。

“老灯都把事情告诉我了，秀儿真厉害。”抟鹏停不下的对毓秀连连夸赞。

“你在泰山玩的怎么样？”毓秀问。

“我？我相当的好。”抟鹏把泰山发生的故事告诉了毓秀和烛明。

“你把舍利弗解决了？”烛明问。

“那当然。”

“那照荆怎么办？”毓秀问。

“照荆我会想办法，留着舍利弗也对照荆无益。这些事情等吃完饭再说吧，让我们先干杯。”

三个人把手中的奶茶一饮而尽。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

前言

他们来自过去，亦将来自那遥远的开始。

而我与她，邂逅于那幻境的迷雾，一同写下全新的故事。

纵如时间之流淌，一如永恒之晴明。

我们要讲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杀穿佛界

（1）鬼节驱鬼

被黑夜笼罩的济南城某个路口，一个地痞正在抢劫一对情侣，其中的男生英勇反抗，但奈何劫匪拥有怪力，只用一只手就把男生扔飞数十米远。

就在女生绝望的眼睁睁看着劫匪坏笑着向自己走来的时候，一个动能极大的酒葫芦飞快的朝着劫匪的脑门儿飞去。劫匪眼一斜发现了酒葫芦，于是一抬手将其打飞。但被打飞的酒葫芦迅速调整飞行姿态，再一次朝着劫匪的脑门儿飞来。劫匪又打飞，酒葫芦又飞来，几次碰撞下来，劫匪的手已经被打的通红。

就在这时，烛明上仙从黑夜的掩护中低空飞了出来，一拳打在了劫匪的肚子上，这一拳力道甚是集中，劫匪没有飞出去，直接跪在了地上。

被抢劫的女孩见状迅速拉着自己的男朋友离开现场。烛明上仙也抬腿要走，但就在这时他想到了一个问题，于是站住脚步，扭头问劫匪：“你的法力是哪里来的？”

劫匪耳朵里传入烛明上仙浑厚的男性嗓音后，立刻睁大了眼睛，管不上肚子的剧痛，一蹬地飞走了。烛明上仙也蹬地起飞，一直跟在那个地痞

劫匪的后面，最后抓住机会猛的加速，把地痞嵌在了千佛山的岩石上，随后便飞走离开。紧接着，千佛山上层一块儿巨石滚了下来，压在了地痞所在的地方。

昨天傍晚，烛明去餐厅找紫晶吃饭，几个月没见的两个人先是抱怨了好一会儿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老旧校区饭简直没法吃，接着就说到了有关正神界的事情。

“几个星期之前霜霜跟我说了一件事情。”紫晶说。

“什么事情？”烛明问。

“她说她从兰孙上仙那里得到消息，说是正神界又在捣鼓在人间扶持代理人的事情了。”

“啥？又搞代理人？他们就不怕那些代理人跟我们似的再跟他们对着干？”

“所以这次的代理人里面都是诸如地痞流氓之类的。”

烛明用鼻子长呼一口气：“地痞流氓，一帮子连大学都没上过的人，虽然不能歧视他们，但说实话，正神界真觉得这帮子流氓能对付我们？”

“我跟你想的一样，我也觉得这很蹊跷，扶植代理人竟然无视我们的实力。”

“是哪个势力在搞这件事情？”烛明问。

紫晶喝了口水，然后说：“应该是佛界在主持。”

“佛界？”

“对，因为我去千佛山看过，最近千佛山天天日照香炉生紫烟，里面的香灰比内科学还厚。”

“等着我出门转转探探情况。话说，你认得曦和上仙吗？她跟你一级一个专业的，跟你一样也是女生。”

“不认得”，紫晶说，“她要是出名的话我应该认识。”

“哦”，烛明笑了出来，“那你应该不认识，她社恐。”

把地痞嵌上千佛山的第二天晚上，烛明再次出门巡视了一圈，这天是鬼节，很多人在路口烧纸。巡视了一圈没发现问题，烛明便回到了宿舍，

刚进屋，曦和就给烛明发来消息，说今天鬼节她害怕不敢自己回宿舍。烛明想也没想就去教学楼接她。

“不会吧不会吧，你不会真的怕鬼吧。”路上，烛明对曦和说。

“昂，我真的怕鬼。”曦和说。

“天呐，我还想带你去鬼界呐。”

“还是算了吧，我真怕鬼。”

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走路，走到路口的时候，曦和往旁边瞟了一眼，接着就两手抓紧了烛明的胳膊。烛明见状，往曦和看的方向看去，黑白无常两个人正往这边走来。

“不用害怕，他俩就是渣渣。”烛明对曦和说。

“烛明上仙为何如此贬低我们啊？”黑无常说。

“你厉害你去打共工啊。”烛明回到，“不过说起来，两位鬼界差使怎么来人间了？”

“想给你示威。”白无常说。

“示威？”烛明笑了一笑，“人间所及之处，尽是鬼界，阳盛者入人间，阴盛者入鬼界，你们不会想打不过了就藏到鬼界然后突然再出现在人间偷袭我们吧。”

“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见黑白无常如此挑衅烛明，曦和放开烛明的胳膊，变出了她的长棍法器，烛明亦拿出他的法器酒葫芦。

黑白无常拔刀，然后邪魅一笑，就冲了上来，烛明和曦和也冲了上去。刹那间，刀光四射，酒葫芦乱飞，棍子让人眼花缭乱。果然，不出三分钟，被打的节节败退的黑白无常就躲回了鬼界。

见黑白无常跑了，烛明把一个夜明珠交到了曦和手中，然后说：“夜明珠，开！”

随即两颗夜明珠开始释放阴气，在夜明珠的加持下，烛明和曦和成功进入了鬼界，继续追着黑白无常打。

“你哪儿来的夜明珠？”黑无常大喊。

“我又没说我没有。”烛明说。

又过了不到三分钟，打不过的黑白无常又逃到了人间，烛明命两颗夜明珠收回阴气，和曦和回到人间继续追着黑白无常打。

就这样，烛明曦和两人追着黑白无常在鬼界和人间反复横跳，最终逼的两位鬼界差使投降。

“我有事儿问你们！”烛明说。

“上仙请说吧，我们跑不动了。”

“关于正神界扶植人间代理人的事情，把你们知道的都告诉我。”

“这个事情是佛界主导的，我们不知情啊。”白无常说。

“我就不信鬼界没有参与！把鬼界的名单交出来。”

“真没有啊。”黑无常摊开手说。

曦和一棍劈了下来：“快给！”

“给给给，两位上仙饶命！”

次日下午，曦和在烛明的导游下城市步行，两个人把最近的那条街走了一遍，然后两个人去到汉堡店吃饭。两个人点餐之后过了好久都没有叫到他们的号，就在烛明不耐烦的时候，终于叫他们的号了。

烛明曦和把饭拿过来刚吃几口，就听到旁边一个身穿西装的人大声辱骂站在旁边的店员。

“有问题。”曦和说。

烛明拿出了黑白无常给的花名册小本本，略施法力，那个人的名字就变成了红色。

“真巧，省得我们去找他了。”烛明说。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曦和问。

“我又无法剥夺他们的法力，只能处死他们了。”

“啊？”

“太残暴了吗？”烛明说。

“太便宜他们了吧！”曦和说，“拿了法力就为非作歹，应该想个办法让他们一直活着忍受千刀万剐。”

就在两个人说话的时候，那个男人抓起桌子就往店员扔了过去，烛明立刻伸手空抓握紧，让桌子浮在了空中，然后看了男人一眼，控制桌子砸向了他。男人看桌子朝着自己飞来，二话不说就把桌子一拳砸成了无数碎片，曦和见时机成熟，摆出剑指控制桌子的碎片刺向男人，就几秒钟的时间，无数的碎片飞进男人的肉体，把男人弄的血肉模糊，却全都避开要害，直到最后一个碎片才切断了大动脉。

吃完饭，烛明曦和两个人往回走。

“你的酒葫芦还是那么厉害，倒出的酒气把所有人都醉倒了。”曦和说。

“没办法，咱们还是不暴露为好。”烛明说。

“下一步我们是不是还得把其他正神界的名单拿到手？”曦和问。

“是的。等过几天有空了，我一个个的去弄”，烛明说，“无论如何，

不能再让正神界胡作非为。”

（2）湖域骑行

烛明上仙来到千佛山卧佛之处，他伸出手，一个红色的光球在他手里成型。然后他看着眼前的弥勒佛像，把手一把握紧，光球消失，一片领悟从握紧的手中迸发，在卧佛的领地展开，让时间静止，行人小贩都不动了。烛明上仙把手收了回来，又伸出另一只手，张开手的一瞬间，一个由闪电形成的光球即刻在手中成形。他将这只手高举，一道闪电从手中瞬间射出，击打在弥勒的佛像上。

佛像被打出一块儿缺损，弥勒佛从佛像后面走了出来。“烛明上仙这是作甚？为什么要毁我佛像？”弥勒笑着说。

“难道你们正神界为了扶植代理人连挑都不挑了吗？”烛明说，“难道你们觉得这帮乌合之众能够代你们管理好人间？”

“烛明上仙此言差矣”，弥勒说，“我们并不想让这群人管理人间。”

“演都不演了呗，就是想利用他们把凡圣除掉呗。”

“善哉！既然烛明上仙已经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我也就不必多说了。”

弥勒刚抬脚要走，烛明就大喝一声：“站住！”

“烛明上仙还有何事？”

“接我一招！”说罢，烛明把手中的闪电球握碎，将闪电带到自己的拳头上，朝着弥勒佛冲了过去。弥勒立刻施展金钟罩，一幢金钟把他紧紧保护住。烛明一拳打在金钟上，拳头上的闪电爆发出巨大的冲击力，把金钟砸出了一条巨大的裂缝。

弥勒佛看着自己金钟罩上的裂缝不由得心惊，然后说到：“想不到烛明上仙竟然这般厉害，当年可是潍城博士和飞凌上仙两人联手才将我打败。”

一听到弥勒佛提到其他凡圣，烛明上仙瞬间燃起怒火，又补了一拳，打碎金钟罩的同时把弥勒佛打飞嵌进了后面的墙上。

弥勒佛作为佛界未来的继承者，拍拍衣服就从墙上下来了。烛明上仙转头就要走。

“莫非烛明上仙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打我一拳？”

“足够了”，烛明上仙说，“我手上沾染了你的法力，足够了。”说罢

便离开了。

“不好！”弥勒这时意识到自己失算了。

次日下午，烛明和紫晶骑自行车在济南城区闲逛。

“你昨天去打弥勒佛了？”紫晶问。

“啊？你咋知道的？”

“我上课的时候看你一蹦蹦进了千佛山。”紫晶说。

“好吧，我确实去了，并且顺利的获取到了弥勒佛的一点儿法力。既然扶植代理人现在是佛界在主导，那我就可以用这点儿法力追踪到所有代理人。”烛明说。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紫晶问。

“我打算格杀勿论，毕竟单单鬼界扶植的人数这么多，而且我又没法剥夺他们的法力。其实我很想折磨他们一番，但他们人数太多了。”

“你有消灭他们的计划吗？”

“现在想找他们随便什么时候都能找到，不用急了。今下午就先放他们一马吧。”

两个人一路骑车骑进了护城河之内，然后一直往北，骑到了大明湖边，等红绿灯的时候，烛明往超然楼方向瞅了一眼，远远就看见一群人在那里打群架。见状，他拿出保存弥勒佛法力的小本本，小本本直直的指着超然楼方向。

这不是巧了吗？倒省的去找他们了。烛明聚合法力朝着超然楼方向他们打群架的地方扔出三枚雷镖，雷镖正好飞进打群架的人群中，然后产生了剧烈的爆炸，现场打群架的代理人尽数死亡。

“二弟！”一声大叫让烛明和紫晶转过头去，他们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正泪流满面的看着超然楼前倒下的人群。

然后妇女抹了把眼泪，转过头来恶狠狠的盯着烛明，接着恶狠狠的跑过来要掐烛明的脖子。

紫晶见状，立刻释放法力让法器手串的珠子分散开来朝着妇女飞了过去，把妇女打的节节后退。

妇女见打不过，抢了一辆电动车就跑了。烛明紫晶立刻骑着车子追上去。追了大概十分钟，妇女扔下车子跑进了一个超市，烛明紫晶把车子停好也进了超市。

超市里人不算多，也不算少，一时间妇女的踪迹消失了。烛明和紫晶谨慎的在超市里走动，同时搜索妇女的踪迹，就在他们走到超市的饮品墙的时候，一墙的饮料突然爆炸开来，饮料瓶里的内容物瞬间带上了无数的电荷。紫晶眼疾手快，施放法力让所有液体立刻结冰，然后手一挥，让法器手串的珠子分散开来朝着电荷浓度高的地方飞去。妇女见珠子飞来立刻躲避，弯弯曲曲的一路跑出了超市，然后低空飞行逃跑。紫晶和烛明骑上车子继续追击。

两个人一直追到了经十路上，等红灯的时候，烛明四处张望着周围，紫晶闭上眼睛，又猛地睁开，观察着周围法力的流动。

绿灯了，对向电动车队往这边行进过来，也正是在这时，紫晶发现了一股强劲的法力流进了一辆电动车的电池。

“不好！”紫晶再次手一挥，让手串的珠子分散开来飞向那辆电动车，一颗珠子卡住了电动车的车轮，一颗珠子把驾驶员从车上带了下来，其他珠子则飞向电池。紧接着，电池巨大的爆炸声响起，随即起火，但好在珠子顶住了爆炸的冲击波，并且车流已经开过去了，没有造成人员伤

亡。

烛明和紫晶去到了超意兴吃饭。

“哎。”烛明叹了一口气。

“哎。这帮人有了法力真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了。”紫晶说。

“为了跟我们同归于尽，竟然把自己变化成无形的法力，真是的，有这股劲儿干点儿什么不行。”烛明惋惜地说。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先歇着吧，一群乌合之众而已，什么时候处理他们都行。”烛明说。

（3）齐聚一堂

周六早晨，烛明正骑着车子在巡视市区，搜索代理人的具体位置，不出两个小时，他就标记了不下五十处地点，不久之后就可以收网了。

就在烛明巡视到黑虎泉西路的时候，逐霜给他发消息说已经到学校了。烛明听闻欣喜若狂，今天的巡视就到这里吧，他火速骑车往回赶。

要说逐霜这几个月在医院里实习那简直可以说是累死累活，累到下了班都没有精力看书，于是今天休班，他就来到了学校。而晚上，逐霜将和烛明紫晶兆宏一块儿出去吃顿好的，以卸除几个月来的舟车劳顿。

下午三点半，在外面遛弯的烛明悄无声息的接近了在外面背书的逐霜，成功的把她吓了一跳。没多久，兆宏坐车从济南西部边陲过来了。又过了一会儿，睡醒了的紫晶也来找他们会合。

人齐了，逐霜兴奋的给他们三个介绍她在医院唯一的娱乐活动——优诺牌，然后他们开始打牌，顺便聊一聊最近的情况。

“大哥最近是在追杀代理人吗？”逐霜问。

“是耶。”烛明说。

“你追杀了多少了？”紫晶问。

“不好说”，烛明说，“但是咱们那天出去骑车子在超然楼干掉的那些就很多了，我现在在标记，等着一起收网。”

逐霜旋转着语调说出一个哦字，然后说：“你标记了一处地点。”

“没错”，烛明说，“有多少地点我也数不清了。”

“神仙就是好”，兆宏笑着说，“干什么都方便。”

“哎对了，兆宏你也想获得法力吗？”紫晶说。

“当然想啊，呼风唤雨腾云驾雾，一下子就从西部边陲来到这里见你们，多方便啊。”兆宏说。

“那让大哥和霜霜给你法力吧。”紫晶说。

“这个好像不能乱给诶。”烛明说。

“对呀，当时大哥给你法力，那叫在历练途中遭遇危险，给你法力合情合理。”逐霜说。

“那我也遭遇危险，等你们来救我。”兆宏笑着说。

“这样啊。”紫晶说。

“你们施法有什么不太擅长的领域吗？”兆宏问。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烛明说，“邪术我们很不擅长。”

“你不是会用蔽心术吗？”紫晶问。

“我就会一个蔽心术。”烛明笑着说。

“霜霜呢？”紫晶又问。

“我一个不会。”逐霜也笑了。

“那兆宏练邪术吧。”紫晶说。

“虽说邪术不同于法力的气机气化专门蒙蔽心神收摄魂魄甚至钩取灵

魂，但邪术也需要法力驱动啊。”烛明说。

“那还是绕不开法力。”紫晶说。

“但是我有一个办法”，烛明说，然后给兆宏一个手表，“这是我用做的小玩意儿，里面稍微的有点儿法力。”

兆宏带上手表，然后见手表不亮，他就触碰了显示屏，然后一个全息的操作面板就出现在了兆宏面前。

“哇，厉害。”兆宏惊讶的说。

“这么有科技感吗？”紫晶也很惊讶。

“这个能干什么？”逐霜问。

“能干很多事情啊”，烛明说，“写网页发网站，黑客入侵范围搜索，都能做到，而且呀”，说到这里烛明兴奋了起来，“这是法力驱动的，就是说他不但可以轻松连接公网，而且可以轻而易举的操作现实世界。”

“这么厉害的吗？”兆宏说，“那它能给我变一杯咖啡吗？”

“你点点试试。”烛明说。

兆宏在面板上点了几下，接着一杯咖啡就在面前的桌子上如全息打印一般的成型，而且这杯打印出来的咖啡，是能喝的。

“哎哎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一些法力操作存到这个手表里，这样兆宏随时都能用了。”逐霜激动的说。

“可以的”，烛明说，“甚至兆宏可以做一个用法力驱动的人工智能帮自己管理各项事务。”

接着逐霜和紫晶就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的法力传到手表里。就这样，这个现在开始属于兆宏的手表法器里面储存着烛明逐霜紫晶三位凡圣的法力。

接着四个人去火锅店吃饭。

不得不说紫晶上仙真是高瞻远瞩，找了这么一家绝妙的火锅店。但是刚吃饭没多久，远处的打斗声叫喊声以及摩托车的轰鸣声就穿透玻璃飞进了烛明的耳朵。

烛明往窗外看去，逐霜紫晶兆宏也往窗外看去。

“他们都这个点闹事儿吗？”逐霜说。

“是的。”烛明无奈的说。

“诶对了，我可以把他们删除吗？”兆宏说。

“恐怕不能，且不说删除一个人能不能用法力做到，他们都是正神界的代理人，实打实的有法力，你想删除他们，他们也不会让你删。”烛明说。

“我有个办法，虽然兆宏不能删除代理人，但是兆宏可以借由网络控制路上的监控，然后把监控改造成红外发射器，通过红外线照射控制他们。”紫晶说。

“好主意”，烛明说，“我这几天标记了不少代理人，或许兆宏还可以帮我把其他代理人也搜索出来，最后一起收网。”

“好！”说罢，兆宏调出了操作面板。首先兆宏攻进了监控汇总站，拿到了济南城所有监控的控制权，然后兆宏修改了各个监控的红外发射装置，把红外线的发射功率调高了无数倍。于是，在监控之下为非作歹的代理人纷纷倒在地上挠头打滚。

“可以了。”兆宏说。

“知道了。”烛明说罢，大手一挥，天空中聚集起一片巨大的乌云，无数的天雷从乌云落下地面，把被标记的代理人一一劈死。

然后兆宏开始计算统计代理人死亡人数，并搜索是否还有其他代理人。烛明看着逐渐增长的统计数字突然停止增长，心中一惊：“还有一个！”

而就在这时，火锅店长拿着剑往四个人刺了过来。兆宏临危不乱，淡定的点着操作面板，然后五指拖动面板对准了店长的眼睛，接着店长就被蔽心术给控制了。“把剑刺进你的脖子。”兆宏说。

吃完饭，四个人溜了一会儿弯儿，然后逐霜继续去教室看书，兆宏坐车回了西部边陲的学校宿舍。

晚上十点，逐霜坐上公交回出租屋，兆宏回到了宿舍。

宿舍里，兆宏用法器手表制作了一个人工智能。

（4）西北一战

烛明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公交地铁到达了济南西北荒凉之地，又坐了十几分钟的出租，达到了学院西北校区。

仲夏从餐厅快步走出来迎接烛明，两个男人一见面就开怀大笑。

仲夏带烛明去了餐厅吃饭，吃饭的时候，两个人就最近的事情进行了交流。

“明，最近在忙什么呢？”

“忙什么很复杂，但确实是挺忙的。”

“能说说吗？”

烛明思考了一下，说：“行吧，你也不是外人。我最近在对付代理人。”

“代理人？”仲夏说。

烛明指了指远处餐具放置处的碗，一个碗便飞到了烛明的手中。

仲夏自然是感到惊讶。

烛明一边把热面条夹进碗里，一边对仲夏说：“你看到的没有错，这种力量叫做法力，是我从民仙那里得到的。”

“那明会飞吗？”

“会的。”

仲夏面带好奇的慢慢鼓起掌来：“那明说的代理人是什么？”

“简单来说，并不称职的人间管理者正神，为了制衡我们这些被称为凡圣的民仙弟子，给了一些地痞流氓法力，让他们成为正神在人间的代理人。”

“地痞流氓吗？”

“是的，要说正神虽然不称职，但也是在保佑人间，但那些地痞流氓，拿到法力之后那是只知道为非作歹啊。”

“哎！”仲夏吃了口饭，接着说：“找些地痞，还不如找咱们学校的老

师。”

“首先，干正事儿的才能被称作老师，不干正事儿的只能被说是学校工作人员。而且，佛宁肯找地痞也不找咱学校的学校工作人员，只能说明在佛的眼中，那些为了一个落马官员跟我吵架的学校工作人员，还不如几个地痞。”

“说的精彩。”仲夏面带笑容慢慢鼓起掌来，“等会儿咱们去教室学习吧。”

“好啊”，烛明说，“等会儿你教教我数据结构吧，正好你讲一遍也算是复习了。”

吃完饭，两个人去到了教室，仲夏深入浅出的向烛明讲解了什么叫线性表、什么叫二叉树以及什么叫图，各种诸如时间复杂度冒泡排序之类的概念如信号般飞进了烛明的脑海。

“太绝妙了。”烛明感叹到。

“咱们去看新生军训吧。”仲夏说。

烛明看了看时间，然后说：“我好往回走了，来回两个小时诶。”

“离三点还有几分钟，咱们去看看吧。”

“好！”烛明说，“不缺这几分钟了。”

接着两个人就来到了操场，这个校区一共只有八个班的新生。

看完了新生军训，两个人往大门口走，顺便去看了看图书馆，接着有顺路往体育馆走去。

仲夏带着烛明有说有笑的走在天桥上。突然，烛明的面色变得冷峻起来，然后转头看向左边的天空。仲夏见状，也往烛明目光的方向看去，一个大肚和尚端正的浮在不远处的低空。

“弥勒佛，你想作甚！”烛明厉声喝道。

弥勒佛端正的站着缓缓飞了过来，也站到了天桥上：“烛明上仙把三界和佛界辛苦培养的代理人都给杀死了，还来问我想作甚？”

“他们该死。”烛明说。

“既然是佛界的人，该不该死应该由佛界说了算，而不是由您！”说罢，

弥勒佛冲了过来。

烛明见弥勒佛冲了过来，一步跨到了仲夏的身前，和弥勒佛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弥勒佛自然不会和烛明中规中矩的打，打着打着他就要往仲夏身上来一下，但这对烛明来说很小儿科，烛明不仅和弥勒佛打的有来有回，同时还把仲夏紧紧的挡在身后，并防住了弥勒每一次瞄准仲夏的攻击。

经过好几个回合的激烈打斗，弥勒加快了进攻的频率，烛明见状，也加快了反应的速度，在弥勒佛全力一击的时候也给出了全部力量的对冲。

烛明稳稳的站在地上，弥勒被对冲的巨大冲击力击飞，但弥勒佛被击飞的同时，手中甩出了一击摄魂术，烛明一时反应不及，没有做好防御，眼看摄魂术就要打中烛明，仲夏也是一步就跨到了烛明身前，替他挡下了这一击。

摄魂术打到仲夏身上之后，仲夏立刻心跳加速呼吸急促，马上，仲夏就要像当初抚琴上仙那样，灵魂去往鬼界。

而就在这时，烛明一把抓住仲夏的肩膀，把他拨到墙上，然后双手对搓，给手上加上大量电荷，接着两手一把按在仲夏的胸口，给他进行心脏起

搏。

伴随着一次全身性的强烈痉挛，仲夏已经缩小到针眼大小的瞳孔重新放大，同时呼吸和心跳也回到了正常频率。烛明立刻扶住了他，见仲夏还能站稳，烛明立刻转头盯着弥勒佛，然后抽出手来把自己那重达千斤的法器酒葫芦全力扔向站在天桥那边的弥勒佛。

弥勒佛立刻展开金钟罩，但一瞬间，金钟罩就被酒葫芦打碎，弥勒佛自己也被酒葫芦打飞四肢摊开贴到了后面的墙上。

弥勒佛战败离开了，仲夏很快也彻底恢复了正常。烛明临走前，仲夏问他有没有什么法器。

“我的法器几天前给别人了，等我再制造出其他什么法器，再来的时候我给你带着。”

（5）一个金刚

正在第一笼吃早饭的烛明突然听到了来自兆宏的千里传音。

“您好，烛明上仙。”

“你是谁？”

“我是兆宏创造的人工智能，我叫小宏，宏定义的宏。”

“兆宏已经这么熟练了吗？”

“是的，现在兆宏的日常生活已经进入了自动化时代，很多事情都已经不需要他亲自动手。”

“你跟我千里传音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吗？”

“是的，经过这几天对济南城的全方位监视，我们发现佛界正大军集结，往您的方向而去。兆宏让我今早上联系你。”

“好，我知道了。”

吃完饭，烛明骑着车子往更远一点的地方而去，毕竟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佛界大军压境，阵地大一点总是好的。

勘探完地形，烛明就回到了酒葫芦，待在别墅里对着光影的济南地图研究对策。初步确定计划之后，烛明便睡去了。醒来的同时，他打开手机，正好这个时候抟鹏给他发来了信息问他出不出去溜达。

接着烛明去男生宿舍里面和抟鹏会合，然后两个人走在街上。

“开学这么多天我还没出来看看。”抟鹏说。

“啊？你都不出门的吗？”烛明说。

“哦，我真不大出门，我就说我的小地图怎么一片漆黑，以至于连个修手机的地方都找不到。”抟鹏说。

“既然这样”，烛明说，“咱们去大润发吧，我记得那里有修手机的。”

两个人走在街上，聊起了最近的事情。

“代理人吗……”抟鹏若有所思。

“是的，虽然代理人的事情解决了，但是我收到消息，佛界要大军压境了。”烛明说。

“你有计划吗？”抟鹏问。

“在制定。”

聊着聊着，两个人走到了大润发，进去一看，这么高端的地方，贴个膜应该是比较贵的。于是抟鹏问都没问就出去了，不过出去之后还真找到一个便宜贴膜的门头。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贴完膜后，烛明问抟鹏。

“去黑虎泉吧，多远？”

“大概二十分钟。”

“好，走！”

两个人又往黑虎泉走去。

在路上，烛明给抟鹏介绍了这片地界的路况，据他所说，这几条路“往左一歪就能碰到车”。而就在两个人有说有笑的走在路上的时候，烛明突然感受到一股不太妙的气息也在往黑虎泉方向奔去。

“有情况。”烛明说。

“在哪里？”抟鹏问。

“那边！追！”烛明说罢，快步走过路口，随即一脚蹬地贴地飞行而去。

抟鹏亦贴地飞行紧随其后。

两个人寻着那股气息在巷间追逐，一直追到黑虎泉半边街东侧入口。毕竟里面人多，两个人不再飞行，慢慢走了进去。

此时的护城河，老人依旧在下棋，黑虎依然在啸月，抟鹏走到河边，随即烛明将一把银针扔向空中，接着银针就被抟鹏使用法力操纵着刺向河面。

河面没有动静。

“还挺能藏。”烛明说，他刚想往河边走去，就被好几个人给围住。见

状，烛明用法力驱动包围圈外面的石块儿，飞向对侧的包围者，于是，东侧的人被西侧飞来的石块儿向东带飞，后面的人被前面的石块儿向后带飞，等等等等。

“马上出来！”烛明低声说到。

“真是什么都瞒不住烛明上仙。”一个身影从河底缓缓浮出水面。

“你也不怕暴露。”抟鹏说。

“抟鹏将军看这里还有精神自主的人吗？”

确实，护城河的人都一动不动，全都被控制了。

“你是……一个金刚？”烛明说。

“怎么了？不符合您对金刚的印象吗？金刚的本义就是佛的武器，况且，人间不也有人自称金刚吗？”

“也不至于找个这么弱的吧”，抟鹏说，“你胳膊上还有老灯的银针。”

“至少我有不坏之身，您可以试试。”

“你说的昂。”说罢，抟鹏驱使金刚身上的银针反复行针，让金刚面目狰狞，两条胳膊酸的抬不起来。

“说，你们要做什么？”烛明说。

“没什么，给您一个下马威。”金刚说。

“下马威？”烛明无语了，“别行针了大灯，放了他吧。”

抟鹏停止了行针。

“您是在蔑视我吗？”金刚不服的说到。

“行吧。”然后烛明一个侧身靠把他顶下河。

不一会儿，护城河边的人们都恢复了正常意识。烛明和抟鹏去河边的超意兴吃饭。

饭店里，一个大叔在那里叽里咕噜振振有词的说着什么，吃饭的时候，烛明一度以为他也是佛界的一个金刚，但是跟店员了解到，这个大叔天天来，来的时候就这个状态。

经过观察和感应，这个大叔确实只是一个普通人。待大叔走后，两个人就安然的坐在座位上吃饭。

“我感觉佛界也不足为惧。”抟鹏说。

“只能说最厉害的还没来。”烛明喝了一口粥，然后接着说：“但如果是几年前，可能会比较棘手，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问题不大。”

（6）决意

早在两天前，紫晶就跟烛明约定去大明湖打乒乓球。而今天下午两点半，他们踏上了前往大明湖运动场地的旅途……用腿。

路上，烛明顺路观察了一下四周街道的环境，以便于为应对佛界的大军完善计策。

事实上，烛明从一开始就不想让其他人卷入这场与佛界的冲突，虽然他可以轻而易举召集各位仍在人间的凡圣，虽然他可以获得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的帮助，又虽然他可以很简单的跟抚琴上仙等人求助，但是，他不想，如果是在以前，他甚至连如今最简单的困难都处理不了，但现在，他有足够的实力处理他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所以他决定，独自一人对抗整个佛界。

“你其实可以不用这么要求自己的。”紫晶说。

“不，我需要这么做，我需要独当一面。”烛明说。

“可是凡圣又不止有你一个，保卫人间，也是我们应该肩负的责任。”紫晶说。

烛明长呼一口气，然后说：“凡圣这么点儿人，哪怕把抚琴她们算上，也不可能跟整个佛界做对抗，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随即他深呼吸一口气，然后露出笑容，对紫晶说：“可即便注定失败，我们也不能放弃斗争，一方面，这是我们所爱的人间，另一方面，平度真君、莘县道人、阳信老姑、黄岛狐仙四位民仙为了打破正神界扶植代理人的阴谋选择了牺牲自己，我不能让他们的努力白费。”

“我们可以帮你。”紫晶说。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但是，你们谁也不能去和佛界正面对抗。”烛明说，“打退佛界之后，希望你们能给我立个碑，之后，我的职责，就交给你们了。”

“你要跟佛界同归于尽？”紫晶说。

“我不会这么做，但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是这样。”烛明说。

“可是……”

“我愿意这么做，不只是我爱这人间，更是因为霜霜、蔡蔡、曦曦、你、兆宏、青青，以及即便是加入正神界的琴琴、孙孙、佳佳、黄黄、凌凌，

还有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我爱人间，但我更爱你们，是你们给了我精神的归宿，让我有了不同以往的故事。所以，如果我的死能保全你们所有人，那死就死了，我无怨无悔。”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再看一看济南城吧。”紫晶说。

接着，两个人在公交站坐上了一辆公交车。车窗外的景色如放电影一样的闪过烛明的眼睛，大明湖运动公园男女老少的欢声笑语如银铃般传进烛明的耳朵，商圈的热闹和繁华、偏远地区的隐秘与安宁、湖光以及山色泰山以及黄河万般的熙攘以及万般的静谧如潮水涌动一般在烛明心中滚滚而来。最终，一切都留存在了烛明的精神世界里，成为这一片赤诚和热情的养料，让烛明面对人间给他提出的课题，发出最坚决最响亮的回应。

（7）不死的烛明

这个太阳不是很大的中午，烛明正站在街上看着南边的天空，而南边的天空，正站着弥勒佛和烛明对峙。

此时，济南城已经空无一人，所有的居民都已经被烛明催眠并转移到了鬼界，由地藏菩萨保护。

“烛明上仙”，弥勒佛说，“佛界已经大军压境，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可以把你们撵走之后再说。”烛明说。

“哈哈哈哈哈，竟然这么狂妄。”弥勒佛笑到。

“他狂妄，是因为有我。”

“曦曦？”烛明回头看去，果然是曦和。

“还有我们。”

烛明往另一边看去，是逐霜紫晶兆宏。

一辆房车停在了烛明身后，从车上下来了毓秀和抟鹏，“别忘了我们。”

“或许，我们也可以算上。”烛明往声音的方向看去，是抚琴和兰孙。

“诸位，你们就这么想送死吗？”弥勒佛笑着说。

“谁送死”，毓秀摩拳擦掌，“等一会儿就知道了。”说罢，她一个箭步就要冲上去，但是突然自己就没法活动了。

“大哥，你要干什么！”兰孙说。

“琴琴，借你剑一用。”烛明拿过抚琴手中的宝剑，“你们也去鬼界。”

烛明话音刚落，他们就被夜明珠传送到了鬼界。而烛明拿着这把从地神领袖姜子牙手中得到的宝剑，继续和弥勒佛对峙。

“胆量倒是不小。”随即弥勒佛大声喊到：“诸佛诸弟子所有金刚，攻城！”

弥勒佛一声令下，几万名金刚就浩浩荡荡的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进入了济南城。

“三，二，一，可以了。”随即烛明打开弓步张开双臂，开始驱动他部设在济南城各个角落包含着他法力的铁片。

于是，无数的铁片从墙缝、地缝以及城里所有缝隙嗖的一下飞了出来，它们划过金刚们的脖子，插进金刚们的大腿，甚至穿透金刚们的身体。没错，这些铁片，比金刚的不坏之身都硬。

眼看金刚们已经攻不到烛明这里了，众佛界弟子一窝蜂的冲向烛明。烛明也不甘示弱，叫出酒葫芦提着宝剑也冲了上去。

烛明和酒葫芦一起配合双线作战，很快就把佛界诸弟子杀得人仰马翻。

接下来登场的是诸佛，他们个个法力高强，一度让烛明处于被动。烛明见状也不等了，左手剑指从宝剑剑阁一直滑动到剑尖，把宝剑中尘封的烛明法力给释放了出来。一瞬间，烟尘四起，剑气横飞，烛明上仙最终也只是和诸佛打了个四六开，逐渐落入下风。

而正打的困难的时候，诸佛竟群然退却，烛明上仙抬头一看，弥勒佛巨大的如来神掌正往他的位置迅速飞来。

于是烛明上仙架起天幕防御，摆好脚步，紧闭眼睛准备接下这铲平天地

的一击。可是就在神经紧绷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周围在散发白光，于是烛明上仙睁眼一看，他正处于一个纯白色的意识空间，他的面前，站着菩提老祖和海神。

“晚辈见过菩提老祖和海神。”

“不必多礼，烛明上仙。我与海神此次前来，是为了给你送一样东西。”菩提说。

“是这个。”海神拿出一个笼子。

“这是……瘟神？”烛明惊异到。

“对，新冠结束以后，瘟神最后的余气被囚禁在了海神手里。”菩提说。

“他可以为我所用？”烛明说。

“哈哈哈，小子，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帮我制造新的瘟疫，第二，让我利用你的肉体，我就把我不死的力量借给你用。”笼子里瘟神的余气说。

“你好不容易才摆脱瘟神的诅咒，并且获得瘟神的力量就必须……必须

同时重新接收瘟神的诅咒，我们本不想让瘟神重新接触你，但……”菩提说。

“但这是战胜佛界唯一的办法了。”海神说。

“我知道了，我接受瘟神的力量。”烛明说。

“哈哈哈，这才对嘛。”瘟神大笑着说。

“但是”，烛明接着说，“你的条件我全都拒绝。”随即烛明的法力包裹了瘟神，将其彻底吞噬。

“啊——我要诅咒你——我要永远诅咒你——啊——”

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叫喊声，瘟神彻底消失了。

意识之外的世界，如来神掌已经重重的砸在地上，扬起大量的烟尘，诸佛都觉得烛明上仙已经被打死，包括弥勒佛一开始也这么觉得，但是他突然发现，这么巨大的冲击力，周围的建筑竟然纹丝不动，随即失去了笑容。

烟尘逐渐散去，烛明上仙从烟尘中走了出来。诸佛诧异，弥勒佛亦感到

震惊：“瘟神！”

诸佛再次上前绞杀烛明。烛明把酒葫芦往后一扔嵌进了墙上，自己提着宝剑冲了进去穿梭于诸佛之间，每一次穿梭都能够将路线上的佛打伤乃至杀死。即便有那么几次，不知哪个佛把枪尖插进了烛明的胸膛，烛明也能一把掰断枪尖再拔出来接着把枪尖扔出，扎进佛的咽喉，几乎是同时，伤口立刻愈合的烛明，继续在诸佛之中进行杀戮。很快，诸佛死的死伤的伤，生者所剩无几，无力再战。

解决完诸佛，烛明上仙往弥勒佛的方向走去，弥勒佛也缓缓落到地上。上仙站定，弥勒佛也站定。

“我承认是我小看您了，但是如果连您也解决不了，那我又凭借什么，担任佛界的领袖！”说罢，弥勒变出一把禅杖往上仙走去。

“如果不是您提出民仙收徒，我也不会得到法力。但是，四位民仙主动赴死铿锵有力的说明，这一切说到底，都是民仙的自觉，与你，没有任何的关系！”烛明提着剑也走了上去。

弥勒和上仙距离一步步减少，终于，大战一触即发，宝剑和禅杖击打在了一起，顿时爆发了强大的冲击力，传遍一公里之内的范围。

上仙一声呕吼，又是一剑向弥勒劈去，弥勒及时格挡，接着把禅杖在头顶一云，又往上仙打去。上仙推剑防御，然后点剑直冲弥勒脑门，弥勒提杖拨开宝剑，然后一禅杖往烛明劈过来。上仙把宝剑猛的一撩，挡开了弥勒一劈，铁器的碰撞使得他和弥勒各退了两步。

弥勒再次上前劈撩抡戳，上仙亦上前点斩刺截。上仙找准时机，划出两道剑气，弥勒见状，用禅杖两下劈碎。上仙改换战术，浮空战斗以高打低，连续向弥勒劈下三剑，最后一转身又是一个猛劈，弥勒当下四记劈剑后，也飞了起来，两个人从地上打到空中，又从空中打到地上。

弥勒再次劈了下来，上仙也加力劈了过去，宝剑和禅杖碰撞的一瞬间，再次爆发了巨大的冲击力，但这次冲击力没有传播出去，因为他们正位于千佛山卧佛所在之处。

禅杖和宝剑依然顶在一起，弥勒还在和上仙角力。

“你要输了烛明上仙，这是我的地盘。”弥勒加大了力量。

“是你要输了。”说罢，烛明侧身一躲，弥勒佛突然发现，刚才被烛明嵌在街边墙上的酒葫芦，已经通过直线飞行积攒了极大的加速度飞到了自己的面前。

砰的一下，弥勒佛就被酒葫芦向后带飞嵌进了墙上，就像上一次一样。

鬼界，在酆都大帝那里通过投影观看烛明上仙大战弥勒佛的霜霜他们发出了兴奋的欢呼。没错，烛明胜利了，佛界活着的就剩下弥勒佛和诸佛中的几位。

“哎……”

“您为什么要叹气？”霜霜问地藏菩萨。

菩萨说：“那可是瘟神啊。”

（8）万年青瓦

烛明上仙杀穿佛界之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这天晚上，抟鹏将军被烛明拉出来遛弯。抟鹏问到了烛明的近况，烛明虽然轻飘飘的回答只是一些精神上的干扰，但实际怎么样抟鹏已经知道了，毕竟烛明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

这次遛弯只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因为抟鹏已经急不可耐的要去查资料，找出帮烛明解决瘟神诅咒的办法。

对呀，怎么可能只是精神上的干扰呢？那可是瘟神，三年大疫的制造者。又挣扎了几天，烛明收到了抟鹏的千里传音。

“老灯，找到办法了。”

“什么办法？”烛明问。

“一切的诅咒都可以通过服用万年青瓦的雨露解除。”

“万年青瓦？一定要是万年的吗？”

“不不不”，抟鹏说，“万年和青瓦只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用以说明这个建筑很老。”

从抟鹏那里得到消息之后，烛明就去到了酒葫芦里的别墅里，用法力展开了一张地图，一点点的搜索附近的古建筑。

“你在找什么？”紫晶走进来。

烛明的目光没有离开地图，说：“我在找济南足够老的建筑。”

“找万年青瓦吗？”紫晶问。

“是的。”

“那我还真知道一个地方，应该足够老。”紫晶说。

“哪里？”烛明转头问。

“就是网上说的古建筑博物馆，它设在万字会旧址，按抟鹏将军的说法，感觉那个地方就已经够老了。”

“找到了，在这里”，烛明指了指地图，“还不是很远。”

“那今晚正好下雨，明天咱们去看看吧。”紫晶说。

“好。”

当晚，大暴雨像泼下来一样，洗刷了济南城。早上烛明上仙起床的时候，下意识的拿走了自己的褂子，阳气再旺的人也是要向寒冬屈服的。

紫晶和烛明骑上车子，一路往西前进，最终两人走到了上新街。此时，天气已经放晴，太阳从云朵中跑了出来。烛明甚至热到需要脱掉褂子。

两个人去的也正是时候，等了四分钟，博物馆就开门迎客了。

要说这个旧址，不说金碧辉煌，那也是震撼人心，厢房大殿四合院一应俱全，大雨过后绽放着无限的生机。

两个人漫步在围墙之内，不像其他爷爷奶奶辈的游客只知道拍照，他们全身心感受着这片遗迹中涌动的历史洪流。

事实上，烛明还是比较中意这里的，如果可以的话，他要在酒葫芦里也打造这么一个大院，并且要在院子里给逐霜曦和紫晶兆宏他们所有人一

人一间大屋。

这片遗址并不大，很快两个人就走到了出口，而就在快要到达出口的那一刻，一滴水滴到了烛明的头上，烛明和紫晶抬头一看，屋檐上正在纷纷扬扬的滴下清澈的甘露。

于是烛明伸出手，去接那露水，露水接触手掌的一瞬间，也不知这种感觉是热还是凉，一下子就传导到了烛明的心脏，就在那么一瞬间，无数的过往如放电影般闪过烛明的脑海，思绪回来的那一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

没错，瘟神的诅咒解除了。

接下来，紫晶烛明两个人再次骑上车子，去到了大明湖北边的一个犄角旮旯，在那里有一个宠物店。紫晶和烛明走进宠物店的时候，店里所有的狗狗都兴奋的叫了起来。而当烛明走到猫笼的时候，一只小猫则不停的抓笼子喵喵叫，仿佛这辈子就跟定烛明了似的。

说实话，紫晶其实是想养一只狗狗的。“这好办啊”，烛明说，“等着让用爱威震大地生灵的抟鹏将军给你叫一只过来就行了。”

再接下来，两个人往回走的路上去到了大润发。不得不说，里面的青岛

牌子馄饨真是物美又价廉，只要以后不要随便学南方把咸蛋黄放进去那倒是完美的。

吃完饭两个人又逛了逛超市，紫晶说如果有谁能给她买费氏牌子的巧克力她会很感动的。“其实这种巧克力现在兆宏就可以用法力复制无数个。”烛明笑着说。

太阳从最高处开始往下走了，乌云也彻底消失了，紫晶和烛明也回去了。

（9）“我们，永远都要像现在这般有活力啊！”

这是一个美丽的日子。不是说这一连下了半个月的大雨有多么美，也不是说这阴雨天多么的有意境，而是说在今天，逐霜上仙离购买泰山学生票的二十四岁期限更近了一步。

其实烛明翻看日历的时候一开始并没有关注到几天后也就是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直到他突然想到了好像是有什么事情挺重要的，仔细一想，昂（四声），是逐霜又要长一岁了。他和曦和说了这件事情，但显然曦和最近忙得要命无暇顾及逐霜，气的烛明上仙在某个晴朗的下午一脚踢碎文昌帝君府邸的大门把帝君大骂一通。

然后烛明又与紫晶说了这件事情，紫晶甚是诧异因为她之前在烛明没说的情况下并不知道逐霜寿辰将至。于是在烛明出门去思考给逐霜准备什么礼物的时候，紫晶成功的在也出门买礼物的时候于学校附近迷了路。“我就知道……”烛明叹然，让紫晶一个人出门果然不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烛明自己该给逐霜准备点儿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到烛明进了银座之后依然没有答案。

之前在大润发的时候，他和紫晶看到了冻梨味儿的饮料，烛明说如果紫晶对冻梨感兴趣的话自己可以请身在辽宁的苒婷和吕梁尊者弄几个过来。于是烛明立刻给苒婷千里传音，“可冻梨不放冰箱的话立马就化了”，苒婷说。遂作罢冻梨的打算。

烛明走在银座商场里面，他像一个漫无目的的家伙，缓慢的在商场里肆意妄为的走着，就在转弯拐角的那一刻，他看到了被摞成艺术品一般的一堆枕头。于是一个火花般的想法“咻”的一下出现在了烛明的脑海里——不妨给霜霜带个枕头回去吧。所以他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紫晶，问紫晶给霜霜带个枕头怎么样。“平的枕头容易伤颈椎”，这是紫晶给出的回复。遂作罢枕头的打算。

烛明继续走在商场里面，不知不觉走到了饮品区域，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什么叫冰糖葫芦味的啤酒，震惊之余他想要不给霜霜带个啤酒吧。“霜霜好像不会喝酒”，烛明冷静的想到。遂作罢啤酒的打算。

看来大商场也不过如此，一无所获的烛明决定去考察小商店。于是他又长途跋涉去到了名创小店，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挂件，这个挂件吧，它很眼熟，但是烛明并不认识它是什么，可它就是越看越眼熟，所以烛明打开了他手机上的表情包收藏夹，哦，它存在于烛明从霜霜那里偷的表情包。

决定就是它了！烛明买下了它，并将其雪藏在了包里，一直到了今天下午，它重见天日。

它被烛明亲手送到了霜霜手中，霜霜又激动又感动的大喊：“早知道就给你多发点儿表情包了！”而晶晶，也把自己从迷路的雄关漫道中取回的洗发水，交到了霜霜手中。

接着，烛明捡起一块儿石头，往头顶的树叶扔去，被石头砸落的两滴水滴滴在了霜霜的额头上，这一瞬间，霜霜感受到了来自曦和和兆宏的祝福。

虽然三个人很忙，呃烛明不忙，虽然霜霜和晶晶都很忙，但还是有功夫出来吃顿饭的，于是受够了快餐的三个人决定点一盘锅包肉好好享受这短暂的带有生命意味的时光，那很短的一段时间却包罗了很长。

饭后，三个人去教学楼兵分三路，晶晶去了三楼上课，霜霜留在一楼复习，烛明则在楼门口看书。请记住，即便是神仙也不会觉得“学而时习”是件美事，不出几个小时，烛明便头昏脑涨。他放下书，算了，去买点食物吧。他走去零食店买了包瓜子，然后一边往回走一边记录着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入神间，“啊”的一声，霜霜成功的把烛明吓了一大跳，使烛明发出低沉的爆鸣声。

霜霜赶公交车走了，烛明虽然被吓了一下，但是步伐更平静了。

“我们，永远都要像现在这般有活力啊。”

暗流涌动

（10）经手抟鹏的逸夫线

这是某天中午，抟鹏被烛明叫了出来跟他一起出去买针。刚刚下过一场激烈的小雨，空气格外清新。

抟鹏一开始非常兴奋，但很快他意识到自己上了贼船，而此时他已经不想下船了，于是他最终跟着烛明徒步半个小时去医疗器械店买了两盒针。

下午，烛明在附属医院从三点一直待到四点半。而四点半的时候，抟鹏准时来到了医院接烛明一起去振华见毓秀。

此时的毓秀刚刚练习完滑板。她在振华之地四处看有没有不错的饭店，毕竟烛明和抟鹏马上就要来了。

不一会儿，抟鹏和烛明踏足振华。天上的云多了起来，但很显然烛明并不想这个美好的晚上被乌云打扰，于是立刻施法让乌云聚集到一处，不出意外的话一个小时以后乌云就会因为能量过载而烟消云散。

抟鹏和烛明成功找到了毓秀，他们三个进了一家面馆吃饭，也就在这时，抟鹏突然胃口大增，一连加面三碗。烛明敏锐的意识到，一场地动在所

难免，随即一跺脚，把振华之地边缘的地层垂直切开并向外推了十公分。

很快，地震在振华附近爆发，当地震波传到振华的边缘时，断裂的地层在地震波的作用下重新贴合，同时将地震波吸收。

就这样，一场地震在发生后又在无人察觉之间消失。

吃完饭，三个人去逛了逛超市。接着抟鹏和烛明把毓秀送上了回去的公交，然后他们两个……又回到吃饭的商圈逛了逛，最后两个人也回去了。

一切都在按照最好的步骤发展，殊不知昨天晚上烛明和抟鹏在街上练功时制造的动静成功惊到了天界，谁都不想成为下一个弥勒佛，所以今天中午那场激烈的小雨成功拨动了天界那紧绷的神经。

如果中午抟鹏选择不出门，那么他将一觉睡到晚上六点，五点半还联系不上抟鹏的烛明为及时赴约将自行前往振华，而那时，东极青华大帝独子上帝洪秀全将在烛明西行之路和烛明遭遇，一场大战在所难免，无数人会因此丧命。

如果抟鹏中午选择坐公交，那么他回宿舍后就没有睡意，于是四点他就会给烛明发消息前往振华，而那时中极玉皇大帝仲弟西极勾陈大帝在附属医院设下的结界还未散去，烛明无法接收和回复抟鹏的任何消息，亦

无法被抟鹏定位，故抟鹏即刻独自前往振华同毓秀商量解救烛明的对策。于是勾陈大帝丞相真主买买提即刻发动地震将振华变成废墟，立刻赶到的烛明看到废墟里毓秀和抟鹏的尸体后悲愤交加，与买买提大战决斗，济南城将被夷为平地。

而现在，地震被化解了，毓秀抟鹏烛明度过了美好的一个半小时，没有人无辜丧命，济南城依旧按部就班的运行着。

“大哥你能帮我看看外面下不下雨吗？”曦和给烛明发消息，但烛明没看见。当烛明打开手机的时候，另一条消息映入烛明眼睛：“太好了没有下！”

“我施的法奏效了！”烛明回复到。

（11）不必担心的坏消息

风起之时，烛明抬手，风止之时，烛明出拳激起一阵风。这时烛明手机响了，他用法力把手机悬在自己面前，手机上是曦和发来的消息。

“大哥你今晚上吃啥？我感觉没啥想吃的了。”曦和说。

“要不去华莱士吧，有优惠券。”烛明说。

“还有别的吗？”曦和问。

“学校的饺子也是不错的。”

过了一会儿，曦和说：“我们还是去华莱士吧。”

烛明用法力把手机收到口袋里，然后继续打完了在打的一套拳，接着长呼一口气，背着双手站直着向上飞了起来，然后向学校飞去。

曦和也走到了学校门口，她给烛明发消息问他到哪里了。消息刚发出去，烛明就从上面落了下来，稳稳的站在她的面前。

“走吧。”说罢，烛明就要浮空。

曦和一下子把他拉了下来：“这么多人，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飞。”

“哦对，那咱们骑车子？可到哪里都是上坡啊。”

“我们走着去吧。”

接下来，他们开始了长达两公里的徒步。

自从那次烛明上仙踢碎了文昌帝君家的大门把文昌帝君骂了一顿之后，曦和终于能在忙碌的工作中隔三差五抽身出来了。就像这次，虽然曦和依旧有事情，但是并不急，所以她才能摆脱冰冷的外卖，去餐厅吃上一顿让她直呼“好幸福”的热乎饭。

“你那天是不是在附属医院？”曦和问。

“哪天？我确实有天下午在附属医院。”烛明说。

“那就对了，就是那天。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被困在了结界里，收不到消息，也发不出消息。”

“啊？我……我那天没千里传音，也没用手机。发生了啥？”

据曦和所说，那天一阵风刮进了教学楼，吹进来一片树叶，但现在已经快立冬了，这片树叶却是绿色的，于是她顺着风吹来的方向感应过去，发现在附属医院北边的商圈里面，竟然有一个堪比弥勒佛的法力源，接着她又往附属医院感应过去，发现烛明正坐在医院里面，但很快，烛明的信号就消失了，确切来说，附属医院那一片都消失了。

“堪比弥勒佛吗？”烛明思考着有谁能和弥勒佛抗衡，思来想去，和弥勒佛齐平，那肯定就不是三世佛，而正神界三清的法力必然也是高于弥勒的，而五方五老又不管理世界，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六御中的某一位。

“烛明上仙果然料事如神。”一个浑厚的声音从旁边的餐位上传来。

曦和烛明二人立刻扭头看去，一个人竟然在快餐店喝茶。

“报上你的姓名。”烛明把酒葫芦摆在桌上。

“在下东极青华大帝之子，洪秀全、上帝、耶稣，随你们叫。”

“你就这么暴露在众人面前，不怕扰乱人间的秩序吗？”曦和严肃的说。

“你看这里有谁因为我的存在而方寸大乱吗？”

曦和四处看去，真的就一切都没变，甚至于柜台干活的的老太太还是那么卖力的朝着后厨大喊大叫的下命令。

“你做了什么？”烛明盯着洪秀全说。

“只是一点儿障眼法而已。”

又盯了他一会儿，烛明收起了酒葫芦：“算你识相。说吧，来这里作甚？”

“提醒烛明上仙离买买提和勾陈大帝远点儿。”

“勾陈大帝？可你是青华大帝的儿子！”曦和说。

“如曦和上仙所料，坐在商场里那个人，正是西极勾陈大帝。而相信烛明上仙也猜到了，那天振华的那场地震，就是勾陈大帝丞相买买提制造的。”说罢，洪秀全又喝了口茶。

“既然这样”，烛明说，“那想必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吧，比如我在结界里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上仙身处结界的时候，曦和上仙直捣龙巢，飞进了商业街。”洪秀全说。

“没事儿吧。”烛明转头问曦和。

“没事儿，我看结界那么长时间不散开，就自己去商圈了。”曦和接着说：“我一过去勾陈大帝就跑了，结界也消失了。”

“昂……”烛明转头看着洪秀全：“也就是说，我有三个朋友会在那天下午遭遇危险。”

“可以这么说，若不是忌惮烛明上仙高强的法力以及不死的神力，想必当时曦和上仙已经死在了勾陈大帝手下。而烛明上仙又是个重情义的人，如果曦和上仙遭遇不测，烛明上仙一定会和勾陈大帝决斗到死。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抟鹏将军也会因为要辅助烛明上仙而无法前往振华之地。但身处振华的毓秀神女又不善拳脚，要么死在地震中，要么死在买买提的手里。”

烛明长出一口气压住心中的怒火，然后说：“告诉我你的立场。”

洪秀全放下茶杯，向烛明抱拳：“在下与家父虽为正神，然不曾做过为

害一方之事，谢烛明上仙给我这次说话的机会。只是……”

“只是什么？”烛明说。

“只是那勾陈大帝乃玉皇大帝之仲弟，此前上仙和毓秀神女抟鹏将军联合抚琴兰孙等诸位上仙一同将玉帝打成重伤，想必勾陈大帝不会乖乖听从上仙。”

“行吧。”烛明转过头去对曦和说：“继续吃饭吧咱们。”

其实那顿饭烛明曦和吃的还是有说有笑的，毕竟曦和也知道烛明现在不老不死，根本不用担心。

（12）值得记录的一天

就在烛明看书的时候，逐霜发来了一条消息：“大哥，给你的礼物到了。”

不得不说，烛明本想等明天生日当天再告诉各位自己过生日的，但是逐霜预判了烛明的预判。虽然很忙，不能亲自送来，但还是发快递送到了烛明手中。

烛明看着逐霜给的单肩包，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而半小时后，曦和发消息来问烛明喝不喝奶茶，烛明很激动，说话都语无伦次了：“奶茶？莫非，莫非！！啊——”

“怎么了？怎么了？”曦和说。

意识到自己虚惊一场的烛明说：“我明天过生日。”

曦和听闻，立刻去身边最近的商品店给烛明进购了四个徽章，然后顺带着奶茶回到了学校。烛明接过徽章和奶茶，激动不已。

此时，正在感应周围的紫晶发现了激动不已的烛明。于是她问：“怎么了？”烛明兴奋的给她展示逐霜曦和送的宝贝。

“你明天过生日！”紫晶兴奋的说。

第二天，烛明和紫晶去秋老那里玩的时候，烛明过生日的消息成功的传到了秋老绪康笑天三个人的耳朵里。

中午，接过抟鹏针灸小人儿的烛明和紫晶坐上了前往节庆的班车。这是一个美好的下午，节庆现场热闹非凡，开炮的响声轰隆入耳。

在返回的班车上，紫晶祝福烛明生日快乐并表示自己会把礼物补上。但是，礼物其实不怎么重要，或者说，物质上的东西都不是很重要。

晚上，烛明和同样今日生辰的抚琴上仙在餐厅吃了顿饭。这顿饭吃的其实并不怎么热烈，两个月以来，又或者几个月以来，烛明和抚琴交集甚少。而尤其最近两个月以来，烛明每天的活动就是看书和练功，尤其是练功，几近疯狂的那种，于是这顿饭两个人并没有什么交谈，而先吃完饭的烛明则托着腮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眼珠一转就能看到抚琴的地方，虽然细细的叹着气，但他还是笑着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最近抚琴伤到了自己，于是乎，本来说话声音就小的两个人，交谈起来更是有气无力，一度听不清对方的声音了。

吃完饭两个人出门溜了遛弯。抚琴说了几句话，烛明也说了几句话，但

很明显，谁也没听清对方说的什么。“今晚吃的有点多”，这句话烛明听清了！“那不妨去弄点儿山楂消消食儿吧。”抚琴认为此法甚好，于是两人在零食店进够了两包山楂条。

就这么你听不清我我也听不清你的走了好一会儿，烛明带抚琴来到了自己练功的地方，抚琴歇了歇脚，烛明练了会儿功，两个人就继续走回了学校。

接着，烛明又把天宇叫了出来。天宇经过一番思考，终于准确的猜出了烛明口中重要的日子是什么。两个人进行了一番畅谈，聊到了烛明练功上头的问题。“有危机感啊。”烛明说。

“危机感？哪儿来的危机感。”天宇不解的说。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某个叫买买提的人来袭击我。”烛明说。

“买买提？”天宇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算了，等着你就知道了。”烛明说。

接下来两个人从现在聊到了以后，直到天宇打瞌睡。

这两天，买买提和勾陈大帝也是很识相的没有做什么事情。

“快祝我生日快乐。”烛明给毓秀神女千里传音。

“祝你生日快乐！”

（13）一种其他的可能

十一月，逐霜上仙已经在医院里实习了四个月了，马上，她就要成为一名伟大的护士。而在她成为护士之前，她还需要冲击更高的学位。没错，神仙也是要考试的。

而此时的烛明上仙，连一半的学业都没有完成。

但是在这个美好的夜晚，不妨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当年逐霜上仙考进了八年制……

这个烈日还未散去的夏天，逐霜来到了济南西客运站。嗯？为什么是济南西？因为当年莘县还没有通高铁。

本来逐霜打算坐公交去学校的，但是她敏锐的发现了济南地铁这个东西，于是她凭借自己强大的学习能力，迅速学会了地铁的乘车方法，一如现在的她。

接下来她就要在这所学校，满满整整的待够属于她的八年。而另一边，一个名叫烛明的护理学生遇到了那个名叫抚琴的人，在交谈中，抚琴亲切的告诉他大七大八这种说法是不精确的，应该叫研一研二。

就这么过去了两个月，终于，在一次英语课上，逐霜得知了上台发言的那个人名叫抚琴，于是两个人就这么成为了朋友。之后两个人频繁的交流医学古籍，以至于不到半个月逐霜就已经能够熟练的开方抓药了。

而这半个月里，在抚琴的介绍下，兰孙、逐霜、护理的烛明和同为护理的荇蔡相识了。刚见面第一眼，逐霜便敏锐的发现烛明身上的病态，于是大手一挥银针一下，一下把烛明扎晕过去。烛明醒来后，只感觉神清气爽，宛如湖面上的落叶，亦如清风中的风筝。

就这样，逐霜成功的让烛明免受了一次医院的电击之苦。

这之后，逐霜像一个队长一样，带领兰孙荇蔡烛明上山下乡，东南西北无所不去，他们领略了黑虎泉的汹涌，也感受了大明湖的宁静。

在一次选课的时候，逐霜和烛明选择了飞盘这项运动，于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他们两个认识了紫晶和兆宏。

不久后，喜欢登山的逐霜带着虚弱弱的烛明，还有紫晶和同样喜欢登山的兆宏去到了双龙山，在这里他们四个碰上了有史以来最棘手的难题。

“你们终于来了。”一位星君说。

“你/*凡圣粗话*/是谁？”逐霜说。

“一个星君而已，久仰逐霜上仙大名。”

“为何拦我们的路？”逐霜质问他。

“就是想试试逐霜上仙的本事罢了。”说罢，星君大手一挥，双龙山开始摇晃，不一会儿便产生了相当规模的地震。

“他要干什么！”烛明喊。

“你们看两边的山石松动了”，紫晶说，“他要把我们埋在这里……”

紫晶话还没说完，逐霜就拳头一握，地震即刻停止。

“星君竟然也用这么小儿科的手段。哼，但是吧，从你这个地震我看出来了，你的法力在我之下。”逐霜说。

“逐霜上仙这是何意？”星君问。

“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平，公平，还是/*凡圣粗话*/的公平，

就让我的三个朋友跟你打吧。”逐霜说。

“哦？”星君说，“他们可没有法力。”

“现在有了。”说罢，逐霜打了一个响指，变出自己的一件法器交给烛明，那是一把锄头，逐霜又打了一个响指，变出自己的另一件法器给了紫晶，那是一面镜子，逐霜最后打了一个响指，变出了自己的第三件法器给了兆宏，那是一辆拖拉机。

“上仙真会开玩笑，法器都是些农具。”星君嘲笑道。

逐霜轻哼一声：“上，晶晶。”

紫晶用手中的镜子反射太阳光，同时减小了反射光的波长，一瞬间，星君就被闪的睁不开眼。

“上，明明。”

烛明猛的把锄头砸在地上，地面瞬间产生了一道裂缝，星君掉了进去。

“到你了，兆宏。”

兆宏开着拖拉机就往星君那里压过去。

“你们三打一不公平。”星君大喊。

“我管你公不公平。”逐霜大声说。

就这样，星君被打败了。

而现在，来了千佛山脚下之后，逐霜每天都跟紫晶腻歪在一起，隔三差五的就一起去秋老那里学习，两个人的医术越发精进。有时候也去一脚踹碎文昌帝君刚修好的大门——正在生无可恋准备考研的烛明要求的。

（14）神探紫晶

是日，冬气已至而秋气未去，烛明紫晶二人游弋于附属医院。其时已至，烛明于其内取止血钳并酒精棉球，合所携琉璃罐，寻一无人之域，同紫晶互纠火与罐之理，稍加实践，甚效，渐入佳境。

久，出，得肉饼一斤，花汤二碗，分食之，美哉。此乃课业半毕之时，紫晶欲寻某去处好者，故烛明曰：“药王楼何如？”

答曰：“善，然欲取之剧与戏乎。”

又曰：“是日无巧戏也，而馆辖博物者有。”

“远否？”

“驱车则时辰之半。”

晶奕奕然，曰去。

二人遂登车之所谓公交者，仅曾几何时，便至博物之馆也。

永志不忘而巍然者，兴与衰也，有生于无而恒常者，时与空也，鲁地之千年而集大成者，此博物也。步之，如热之而寒者取之阳，刹那则要道必行而桴鼓相应，犹拔刺雪污。

然美事短如蜉蝣，意外若晴空之惊雷，待行于某密不透风之所，入之，惊见一男瘫坐于桌前之椅，已无声息，其颈有长刺者一，惨哉，无言其血之离经。

不待分秒，紫晶予门以锁，后施法探查此间，无漏丝毫。法毕，稍加思索，便寻一犬，命之。其犬速往，晶明二人亦往，行而飞之。顷刻，便得其人。

“汝何以知乃此一大一小所为？”此明之所询也。

“请率汝复察其室。”此晶所言也，因言之以痕迹曰：“但见其颈，有一铁刺。但见其地，有足印，类之三，一者男之大印，二者童之小印，三者仅一圆点，其大印者，有阳而无阴。但见其墙之为角，有倾覆之油，其旁为梯。但见其桌，有一白纸，上有签名者四，但见其窗，有垂向凹槽，当为软而韧者如粗绳之类摩擦所为。”

“此五者何意耶？”

因言之以逻辑曰：“粗绳摩擦者，当取财物也。先不言其签名有四之白纸，但言其油，此于墙角，唯由上而击之边方可倾覆。又暂不言足印，而言之刺，是间密不透风，然此铁器者，绝非此间之物，故知密不透风乃夏虫于冬之妄言也。故其必有破口，因其梯而上洞察之，果有洞者一。至于其足印，可猜之为一无腿之右者男与一童。故唤一犬，予其倾覆之油，命寻其气，寻毕，果如所测。”

“故其经过何如？”

因言之以情节曰：“此男携其童先破其屋顶，继而以刺射之，中，后置梯，下，失足打翻油桶，入室，得其财物，重而不能以取之，故寻他路，以麻绳由窗拽而出之。其必沾油气，故可寻也。”

“然其缘由为何？”

因言之以动机曰：“汝记其白纸之签名有四耶？其笔迹者，俱有西方之气，而四气不同，然其死者，一身而带四气，其一为有阳无阴之男，故知三人或伤或亡于其手，因而气随血溅，死者得之，故知此为寻仇，而仇为财结。其童者年龄甚小，当受教唆。”

明击掌曰：“善！然汝所言西方之气，想必勾陈之辈正观察也。”

确如所言，西极勾陈大帝与其丞相买买提正目不转睛监视之。

（15）另一种紫晶？

那天前往博物馆的路上，紫晶搜到了有关一个强势者的文章，于是她说她也想成为一个强势的人。

按说这没什么问题，毕竟总需要有人撑起整个场面，但紫晶搜到的那个强势者……一言难尽。

虽然紫晶不可能变成那种人，但是不妨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紫晶真的成为了“那种”强势的人……

今天是紫晶无数个平常忙碌日子中很平常的一个，但在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工作时，她突然想回顾一下她这几年来的奋斗历程。

“那是一个暑气还未散去的时候，我果断的做下决定进入这个企业，凭借我多年来行医的经验，我设计的产品逐渐被人们越来越多的采用，很快，我就从工人晋升成为了一名管理者。之后，我奔波于企业和各个地方，谈业务，拉生意，有些甲方提出的要求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但每一次，我都能用我精湛的谈话技巧，让对方放下傲慢，安静的与我公平谈判。在我的努力下，企业的成交量越来越多，利润飞速上涨，股价像火箭一般的飞升。而现在，我是这家企业的掌门。”

闹钟准时鸣响，紫晶打开电脑，开始了她一天的工作。

处理完电子邮件，紫晶在秘书的陪同之下，走进了企业管理部门所在的楼层。所有白领见董事长亲自到访，纷纷起身恭敬的打招呼。在前后簇拥之下，紫晶听取了质量监督部门关于近期用户投诉增多的问题。“我们企业，绝对不能有偷工减料的劣质产品进入市场！”紫晶当即决定前往生产车间，集合所有员工亲自开会。

在秘书和车间主任的陪同下，紫晶走到了车间工人的面前。见面前的工人面露不悦，紫晶心中燃起一股无名的细火。于是她开始讲话：“各位员工，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在这么严肃的会议上摆着一张臭脸，好像谁欠你们什么的。”

接下来紫晶深情的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从一个无名的小员工一直干到现在当上董事长的。

“大家记住，从今天起，从现在起，所有员工，也包括车间主任，必须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绝对不能再有劣质产品流入市场，如果有，依照公司规章制度该罚款罚款，该整改整改。大家记住，保证产品质量是你们的义务！公司不欠你们的！在场这么多年轻人，要多做奉献，不要老想着自己挣多少钱！就像我当年一样，从没想过自己要挣多少钱，最后

才能挣到更多的钱！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只要肯干，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不想干！都是新时代的奋斗者，都签了奋斗者保证书了，就踏踏实实的工作，不要老想着休息！”

回到办公室，紫晶长舒一口气：“哎！这帮年轻人，跟我当年比差远了。”

“/*本地粗话*/，她又要/*本地粗话*/！”农村的一个傍晚，烛明听自己的弟弟讲述紫晶开大会的事情后脏话连篇。

“不是！就这？”即使是作为紫晶无关紧要的竞争对手，烛明一时间竟然也摸不清紫晶的脑回路：“不欠个头不欠！还多做奉献，你一个月给我三十万，你说错我也给你弄成对的，没听说过一个月三千就让人死心塌地的。还什么解决不了是不想干！这么言之凿凿，她怎么不去造永动机！就她还好意思谈奋斗，没见过跟他们似的一个月工作三十天的，大月休一天，小月不休，二月为了凑天数还得从其他月份拿两天，这是用脑袋定的规章制度？奋斗是记住了，怎么就是记不住承担社会责任！”

“哥，你不是也开企业吗，你那里怎么样？”

“一个月一万二。”

“当领导的？”

“出大力的。我也才一万六，就算是当领导的，也不可能比我多，按我说像我这样大力不出的，一万六也多了，要不是同行有意见，我真想把工资再高点儿，你就算出大力的不出大力的和我所有人都一个月两万，那厂子也剩下不少钱啊。我这个小厂子都这样，她那大企业，肯定钱更多。”

“那么多钱，那当领导的应该不好说话吧。”

“白领包括我都在车间里跟干活儿的吃一样的饭，怎么可能不好说话。我们今年的盈利目标都是出大力的工人朋友定下来的，他们定多少我跟白领就干多少，刨去发工资，净收益还按比例给所有人分红。”

“那你们厂子能挣钱岂不是不多？”

“就工人现在这些钱，也比你爸挣得多，能让这些人跟我一块儿过上个好日子就行了，这又不是打仗，拼什么命，人家愿意干，让人家多歇会儿不行吗？”

“那你们想干，问题都能解决？”

“我知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是遵循客观规律，所以我没她那么大的

本事。而且她一个前辈，怎么当了前辈就忘了自己以前是年轻人了？怎么就非得守着自己那套好几年前的经验，不知道深入了解现在的年轻人，不能跟年轻人共情呢？”

又一个季度过去了，在季度汇报中，紫晶听闻用户投诉不降反升，瞬间拉黑了脸，又听闻几十个员工跳槽去了烛明企业，顿时怒火中烧：“公司这么培养他们，他们就是这么回报公司的！你现在就给烛明发函，让他赔偿我们企业的员工培训费用！”

“谁给她赔偿！自己人都吃不上饭了，还回报她？”烛明甚感荒谬。

笔者也甚感荒谬，因为紫晶不可能变成这样的人，所以还是停止设想吧。

再战天界

（16）误入幻境

十一月的下旬，降温了。

这次降温不同寻常。即便是到了十一月，立了冬，烛明也身穿短袖，但就那几天，刺骨的寒风让烛明乖乖的穿上了褂子，还是加绒的那种。

于是这天，烛明骑着车子前往燕子山，之所以要来这里，是因为城里绝大多数地方他都去过，而此地，很近，但从未踏足，应该能找到极端天气的原因。

然而，刚走到山脚下，天就迅速的黑了下来。虽说也到了该黑天的时候，但黑的如此之快，属实不对。仿佛刻意不让烛明上山一样，山路变得阴森可怖。

既然这样，那就先这样吧。烛明骑车离开，往其他地方去了。下了山脚，就上了山大路。夜晚的山大路也是很难走的，车非常多，自行车电动车更是多的要命，隔三差五还能听到人们抱怨的声音。但是烛明又没有什么急事儿，他就这么慢慢的骑着，像一个来旅游的，看着身边的一切。

就是在这段下坡路上，刺骨的寒冷再次降临。见情况不对，烛明一转车

头，骑进了燕子山小区的公园里。当下最重要的，绝对是生火对抗严寒，然而此地大人小孩儿甚多，公然生火尤不可行。于是停好车后，其在公园飞奔，迅速布下起火阵，直接把火打到地下，火力流通阵法之后，借由法阵的力量，迅速向外传播，流遍整个济南城区。

一场严寒成功的被地暖击退。

烛明长舒了一口气，刚闭眼放松下来，转头就觉得周围环境变了，睁眼一看，自己竟然身处灵珠山山路上。眼前是十个叫不上名但很熟悉的人，应该是他以前的朋友，而就在他环顾四周后转回身子时，他们变成了另外十位凡圣。

烛明往抚琴那里走过去，抚琴也转过身来。“没想到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能聚到这里。”抚琴说，然后转身看向山顶。她长舒一口气，继续说：“这段从这里开始的故事真是奇妙啊。”然后她沿山路走去。

“大哥。”逐霜喊了一声。烛明往右扭头，看到逐霜在给自己打招呼，然后也往山顶走去。

“大哥我们走了。”曦和说完，也走向了山顶。

“大哥。”“大哥。”“大哥。”兰孙荇蔡阖佳玄黄飞凌紫晶青禾打完

招呼都往山顶走去。

烛明愣在原地，一时间五味杂陈，长久以来，他沉浸在练功里，出于爱，亦或出于恨，只有自己更强，才能让他们做自己所想之事。为此，他甘愿遭受永世的折磨，也要让瘟神成为自己燃烧的薪柴，宁肯一人与整个佛界为敌，也要为所有凡圣——他所爱之人，留下最后一片净土。

烛明长舒一口气，泪水湿润了眼眶。在眼泪尚未聚成水滴的时候，一声“迷迷”的叫声传入了他的左耳。他转头看去，一个漂浮着的好可爱的动物正在看着他。

“‘咪咪’的叫，请问你是猫吗？”烛明说。说起来，烛明一时间竟然想不出一个合适的描述来形容面前的可爱萌物。

“迷迷！”虽然她只会迷迷叫，但烛明听懂了她在说自己不是小猫。

“你是……公的吗？”

“迷！”她说她是女孩，才不是动物，虽然小小的一只也不像直立猿一般的人类。

“你知道这里怎么出去吗？”烛明问。

“迷迷！”她说跟她走，转头就把烛明带上了一边的山头，山头上有一个庙。

“从没听说灵珠山还有这个庙啊。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迷迷。”她低落的说自己没有名字。

“那，咪咪叫，你应该是猫，猫记性很好，给猫起名可以长一点，应该威武霸气……”

“迷！”她说自己不是猫。

“哦哦，好，那就叫你迷迷吧，不威武了。”

烛明和迷迷走了进去，大殿正中坐着一个慈祥的女性。

“这是谁啊？”

“迷迷，迷迷。”迷迷说这是六御之地御——后土娘娘。

“可后土娘娘怎么小脸蜡黄，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迷迷，迷迷。（应该是因为人们只知道上香，从没上过贡吧。）”

“饿的呗！”烛明说。说罢，他拿出自己兜里的果子面包，远远朝后土娘娘伸过手去。后土娘娘接着就用法力让面包飘到自己手里，细嚼慢咽的吃了起来，然后手指一指，周围的环境瞬间变回了燕子山小区公园。

“迷！迷！（竟然这才是离开幻境的正确姿势吗！）”

“你……飞着不累吗？”

“迷迷。（当然不累了。）”

“那咱们去遛个弯吧，顺便拉个呱。”

某个屋顶，买买提给勾陈大帝千里传音：“大帝，他身边多了一个会飞的说不上来是什么的粉色动物。”

勾陈大帝沉默了好一会儿，应该是在思考，然后说：“继续盯着他。”

（17）与买买提初次交手

“哇！她好可爱！”曦和抱着迷迷激动的喊了起来。

果然，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抗可爱的暴击。

纵使外面北风呼啸，酒葫芦里依旧晴空万里。

“你是说你们是在幻境里遇见的？”曦和问烛明。

“对的，而且她只记得幻境之后的事情。”烛明说。

时间回到昨晚烛明和迷迷拉呱的时候……

“你是哪里人啊？”

“迷迷。（不记得了。）”

“你怎么进幻境的？”

“迷迷。（不知道。）”

“你……”

没错，一问三不知。

“那这么说，迷迷就只有可能是幻境里诞生的了。”曦和说。

“迷迷，迷迷。”

“她说什么？”曦和问。

“她说她一睁眼就在幻境里了”，烛明说，“大概意思就是，幻境之前的记忆都没有了。”

“迷迷，迷迷，迷迷，迷迷。”

烛明翻译：“但是是烛明把人家从幻境里救出来的，如果不是他，人家还不知道要在里面待多久呢。昨天晚上他告诉了我一个词语叫做伙伴，人家现在就是他的伙伴。”

“迷迷，迷迷。（真神奇，人家称呼自己竟然用的是人家。）”

“恶心心。”

“迷，迷迷。（你……不要那么说女孩子。）”

“哈哈哈哈。”曦和笑了出来。

“说起来你感冒咋样了。”烛明问曦和。

“吃了药了，应该快好了，但是现在有点饿，我想喝点儿粥。”

“好办，我给你现煮。”

喝完粥，曦和舒服多了。曦和离开之后，烛明带着迷迷在别墅里转了转。

“你住这间吧。”

“迷迷？（伙伴住哪一间啊？）”

“我在外面有地方住。”

就这样，迷迷在酒葫芦里安了家。

次日晚上七点，烛明遇见了刚吃完饭的紫晶。没错，每周的今天晚上她都有课，但无一例外，她都忘了。烛明深感无语，但突然想起来上个星期自己说过要提醒紫晶的，自己也忘了，于是他对自己也深感无语。

“你昨天去燕子山打探的怎么样？”紫晶问。

“天黑路滑，山况复杂，等着我再去一趟。”烛明说，“哦，所以你接下来……”

“我要去教室学习。那我先走了。”

紫晶走后，烛明表情严肃起来。

“躲着那个，出来！”

“上仙果然法力高强。”

“你就是买买提？”

“正是，西极勾陈大帝丞相买买提见过上仙。”

“操纵天气，骤降气温，令感冒横行。虽患病甚多，然杂务缠身，不欲

追究。但你都弄到曦和上仙头上了，纵使杂务繁多，无追究事大。”

“小神已做好准备。”

买买提刚说完，烛明就一腿蹬地冲了上去，握拳发出。买买提伸手格挡，直接掉进圈套。烛明这一拳并未使力，只为近身，见买买提中招，烛明另一胳膊盘肘即攻，直中买买提太阳穴。

买买提踉跄着站起身，赞叹到：“烛明上仙果然名不虚传。”

“少废话！我今天必须取你性命！”

“恐怕不能令上仙如愿了。小神已经在周围埋下了万千机关，恐怕不久之后，上仙就会因湿毒蕴结而昏迷。”

“是雨师的招数。”

“没错，不过这次在下吸取了雨师美术馆失败的经验，没有给上仙四处闲逛的机会。”

“迷迷，迷迷迷？（你的机关，就是这些小积木吗？）”

买买提循声看去，迷迷旁边一堆都是他之前布下的机关，再用法力一感应，一个不少。

“受死吧。”说罢，烛明就冲了上去。一番激烈的打斗之后，买买提仓皇逃跑。毕竟也是个六御第一助手，逃跑还是有点儿意思的。

这晚上烛明直接就在树上睡了，毕竟把买买提撵走了，大风刮一会儿气温低一会儿就没劲儿了。

第二天早晨，天刚刚亮，烛明还在睡着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朵：“伙伴，伙伴，快醒醒。”

烛明睁开眼，竟然是迷迷：“你能说话了！”

“对呀，昨晚打败坏蛋之后睡了一觉，今早一醒来人家就能说话了。人家的进步还是挺大的。”

“不到两天就学会说话，你果然不是一般人。”

“人家真棒，那现在开始伙伴记得多教我一些东西呀。”

从那天起，烛明开始教迷迷一些神奇的知识。好多日子过去了，迷迷身

上的粉色逐渐褪去，她的笔记本也写满了文字。

“……不要修改全局变量……”

“……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如果你突然之间打了一个喷嚏……”

“……力从地上来，可人家会飞的迷……”

迷迷的到来，让烛明不再那么疯狂的练功，可能烛明上仙也不是表面上那么坚强吧。

“看来我得亲自去会会这位烛明上仙了，看看到底是多么厉害的人能把我那六御之首的大哥打成那个样子。”勾陈大帝说。

（18）睛明

这天下午，烛明跟着秋老去红纪之地。这么久过去了，秋老终于决定从千佛山的小诊所出山了。为了尽快协调在红纪之地坐诊的事情，她专门把烛明带了过去，不久后协调完，笑天绪康紫晶他们都就能去学习了。

虽说对于现在的这些人来说，去秋老那里只能叫去玩，但是刚到红纪的时候，确实是把烛明弄得一头雾水。首先是这个系统，红纪的医疗管理系统虽说是代码短小精悍，但是也有不少报错，虽不影响运行，但也很让人没有体验感，尤其是这现刷信息识别法，根本不能保存，只能诊毕这一个才能看下一个，这让习惯了多线程的烛明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过来。其次医院在的这个地方还没建设完成，四处都是荒郊野岭。

但是从另一层面讲，这旁边有一个省立医院。为什么附属医院到十点才病号多起来？因为都是捡齐鲁医院剩下的。等这里建好了，捡省立医院剩下的也是不错的。

烛明扔在对着说明书研究这个管理系统。

“伙伴在看什么呀？”迷迷跑出来问。

“系统说明书”，烛明说，“这系统我做做都比它好。”

研究着研究着，一连串铿锵有力的脚步声传进了烛明的耳朵。

“快躲桌子下面，老师下来了。”烛明立刻把迷迷藏在桌子下面。

不得不说秋老也是女中豪杰，她女儿都没折腾这么远过。

“弄好了吗？”

“差不多了老师。”

秋老把白大褂脱下来，说：“我去上个厕所，来人你先写病历。”

“好的老师。”

厕所……也还没修好，秋老这一去得好一会儿，而秋老刚走，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就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在了长凳上。

烛明依旧在敲着键盘：“不坐椅子坐那里，不是来看病的，想必您就是西极勾陈大帝。”

“烛明上仙好眼力。”勾陈大帝轻蔑的说。

“说明来意，这地方可不只有我们两个。”烛明严肃的说。

“试探试探凭一人之力杀穿佛界的烛明上仙到底有多厉害。”

听闻此言，烛明斜眼瞅了勾陈大帝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回屏幕，接着左手拿出口袋里的黑笔，一把朝着勾陈大帝甩过去。黑笔甩出的一瞬间，如离弦的弓箭，直冲大帝脑门。

大帝丝毫不慌，左手一挥，袖子和黑笔接触，直接改变了黑笔的运行轨迹，让它飞向了天花板。

烛明抬头看去，天花板上赫然插着自己口袋里那只笔。“有点儿本事。”他把椅子转向勾陈大帝的方向。

诊室外，导医台那里还有几个护士。听见诊室里叮叮当当的声音，她们不约而同的探头去看，然后就被迷迷灌进了酒葫芦里的高度酒滴，排排睡去。

这个时候，烛明一脚把勾陈大帝踢出诊室。见烛明也跳了出来，迷迷一把撕开导医台桌面上的五包针，“伙伴，接着”，然后把五十根针抛向

空中。

“好机会！”烛明大手一挥，驱使一根根的不锈钢针扎向勾陈大帝。

勾陈大帝也要躲避，在地面上四处翻滚。他本想往迷迷那里靠近，但一下子就被烛明识破了。这个计划失败后，为了躲避银针，他甚至爬墙上屋，飞针扎的到处都是。

烛明见状也一步起跳，去追勾陈大帝，而勾陈大帝也不是盖的，一边躲避飞针，另一边还能和烛明飞檐走壁打的五五开。

这时，秋老上厕所回来了。她首先看到的就是飘在空中的可爱迷迷，虽然迷迷绒毛上的粉色褪的差不多了，但依旧很可爱。

“哇，你是什么动物啊，怎么这么可爱。”她刚走过去，扭头一瞅，就看到自己的学生正和另一个人爬墙上屋的打。

银针都用完了，扎的一楼二楼满门满墙都是。勾陈大帝从屋顶上腿一撑一跃而下，稳稳的落在地板上。烛明也从二楼稳稳的跳下来。

喘气的时候，勾陈大帝眼一斜，发现了在那里站着的秋老，接着就没有一丝犹豫的调转矛头冲了过去。

烛明腿一蹬飞了过去，来了一个半路截胡，把大帝扔向另一边，自己则停在了迷迷和秋老前面。

但那毕竟是六御之一啊，即便被扔出去，也依旧能把环境里的静电聚合成像波像电又像粒子的高能束，并借由自己的法力，令高能束激活成持续束。

此时的烛明还为站稳脚跟，面对如此强大的法力冲击，正飞速思考应对策略，毕竟这能量极高，而且还是持续冲击，稍有不慎，整个楼都得塌。

勾陈大帝的法力冲击已经很近了，烛明的脸都能感受到它的高温。这是无解的，即便有解，现在也实现不了了。但烛明依旧没有放弃思考，他的脑袋飞速运转，思考着有效的对策。

就在烛明一边思考一边努力一边努力停稳身躯的时候，迷迷一下飞到了烛明前面，替烛明接下了这无解的一击。一时间，强大的光能电能让迷迷发出了痛苦的惨叫，迷迷自己也被光电能量包裹。

而勾陈大帝见处于优势，本想收回法力继续攻击烛明，但突然间他发现，自己的法力无法被收回，也就是说，痛苦惨叫的迷迷其实正在吸收自己的法力。“不对！吸收法力应该很舒服，无论如何，那个小东西的表现

都不像是很享受的样子！”

虽然没搞明白勾陈大帝为什么一脸懵的向后使劲，但这是一个机会，于是烛明拿出酒葫芦，一把朝着勾陈大帝扔出去。这一击让勾陈大帝飞出了窗外，也让他终于挣脱了被吸收法力的囚笼。

但是这一边，迷迷依旧被困在光电能量里面，并且随着能量的增加，迷迷整体的密度在减轻，渐渐向高处飘去。而就在飘到二楼高的高度时，积蓄许久的能量终于迸发出耀眼的金光，闪的烛明和秋老睁不开眼，当金光退去，烛明能睁开眼的时候，他看见无数金色的光点充满了大厅，而迷迷，竟然变成了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小女孩，缓缓的从半空下落。

烛明立马伸手去接。

仿佛做了一个梦，迷迷大喊“伙伴，伙伴！”，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口喘着粗气。

“诶呀我的天呐。”烛明马上偏身扶住她。

“你可算醒了。”烛明说。

她转头看去，伙伴就坐在自己旁边，于是一下子抱住烛明大哭起来：“人

家还以为要去鬼界了！！！”

“你叫迷迷吧，你有没有发现你变了。”秋老笑着说。

迷迷这才反应过来：“啊！人家长大了！哦……哦，老师好。”

“你的故事明刚才都跟我说了，他还说迷迷这个名字是因为你当时‘咪咪’的叫，现在你都成大姑娘了我也感觉应该按明说的给你取个新名字。”

“那我叫什么？”迷迷看着烛明。

“叫，‘睛明’，就是这个穴位，怎么样？”烛明说。

“伙伴叫烛明，人家叫睛明，好呀！”

“那到点下班了，咱们收拾东西去吃饭吧。”秋老说。

“等会儿！”烛明说，然后转头对着睛明说：“你刚才好像是吸收了从勾陈大帝那里吸收了些法力，你看看能不能用。”

“是……这样用吗？”睛明手一指，桌面上的东西就在睛明的控制下被

收进了包里，可能是使用还不熟练吧，电脑快进包的时候在空中掉了下来，烛明一下滑到电脑的下面，用肚子接住了它。

“这可不能坏了，这里面都是老师的宝贝。”

（19）有她在的日子

日子又平静的过去了好久。在这段时间里……

有一天，烛明问睛明：“为什么你长大以后就不飞了？”睛明笑着说：“当然是走在路上人家和伙伴的距离就变得更近了呀。”

又有一天，在酒葫芦的别墅里面，睛明一如既往的戴上眼镜准备出门，烛明问：“你又不近视，为什么要戴眼镜耶？”睛明说：“因为伙伴的桌子上有一本书，里面说了好多戴眼镜的好处，而且人家戴上眼镜也很漂亮呀。”烛明看着睛明的眼睛……前面的眼镜，又问：“你这眼镜……没打磨过。”睛明疑惑的说：“眼镜还要打磨吗？”烛明说：“昂不是，他们近视和远视的要把镜片打磨成透镜，你这不近视远视的，就不用打磨了。还有，我桌子上那本书……是诊疗指南。”

还有一天，烛明和睛明在街上遛弯，两个人走进了一家商场，恰巧赶上衣服打折，烛明问：“睛明不买衣服吗？”睛明回答说：“不用买了，人家只穿这一身就行了呀。”烛明问：“只穿这一身吗？”睛明说：“对呀！伙伴每天都穿同一身衣服，省出好多时间来让自己变得更强，我也要向伙伴学习。”

以及那一天，烛明在解放阁的背面教睛明太极之拳。也是练的多了，睛明一招一式功力尽显，于是烛明说：“伙伴，跟人家练练吧。不是……”睛明笑了出来，然后说：“好呀。”接着两个人交起手来，在烛明眼里，睛明的招式还是有破绽的，再练一段时间这些破绽会自然消失，但是如果对手是其他人，这些破绽无伤大雅。那段时间正赶上南部山区暴雨，城区泉水水位暴涨，练完了的两个人走到黑虎泉边，由于水位暴涨，黑虎泉已经清泉石上流了。“这才是真正的黑虎啸月，伙伴。”睛明说。哦对了，当时是一个下午。

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到山区人烟稀少之地，一脚蹬地之后贴地飞行，互相追逐。类似的飞行多了，睛明对法力的控制也越发精湛。

也有的时候去的远了一时回不到城区，如果天色已晚，两个人找个树也就在树上睡了。

即便是冬气越来越浓烈，睛明跟着烛明跟久了，气温十度以上连褂子都不用穿。

而在酒葫芦里面，一切都是可以用法力控制的。睛明一会儿把天空变得晴空万里，过了一会儿又变出鹅毛大雪，一时间春暖花开，很快又艳阳高照。“等会儿咱们出去吧。”烛明在厨房里朝窗外喊。“再待一会儿行吗？”睛明问。“行。”烛明说。然后烛明就再没催过。

过了一会儿，睛明走进来：“咱们走吧。”

“不待了吗？”烛明问。

“不待了吧”，睛明说，“虽然这里很美，也可以打扮的很好看，但是，人不能总是停留在幻境中呀。”

两个人离开了酒葫芦，迎接他们的，是刺骨的寒风，但这又算得了什么，烛明上仙每一次变强都不是在幻境里。

（20）平静的一天

烛明和睛明在千佛山脚下练功。

只见两人稳稳的现在原地，头顶好几段不锈钢四处飞舞，碰撞声此起彼伏。

睛明闭上眼睛，仔细的感受着钢条飞行的轨迹，一方面要防住烛明的攻击，另一方面要抓住机会发起进攻。

而对烛明来说，每次驱使的都是重达千斤的酒葫芦，操控几段钢条确实不是问题，甚至都不用闭眼，还能手搓几个艾灶。

几个回合下来，睛明逐渐适应了攻防的节奏，找准时机在钢条飞到自己身前的时候像爬楼梯一样一阶一阶的往烛明印堂跑去。烛明俯身躲避。睛明飞踢落空后稳稳的落在地上，同时用法力让钢条合为一体，接着加热重铸，然后拿着一米长的钢条朝烛明刺过来。烛明也把钢条合到一起，重铸到一米长，但不同的是他依然在用法力控制钢条运行，而且是两头进攻。钢条碰撞的声音再一次此起彼伏，直到两段钢条过热折断。

两个人坐在长凳上休息。睛明气喘吁吁，烛明则把手里搓好的艾灶放在

旁边，然后飞去远处的小卖部买了两瓶水，又飞了回来。

四段钢条正好重新熔了做个碗，而且还是无菌的，用艾炷偷偷点个火把水热乎热乎，温度适宜后睛明咕嘟咕嘟的就把水喝了下去。

口不渴了，睛明问烛明：“为什么伙伴会有两段钢条？”

“一时兴起去买的，一共不到四十块钱。”烛明说，“说起来秋老的诊所就在附近，咱歇一会儿去溜一圈儿吧。”

“好！”睛明说完，把剩下的水一饮而尽。

休息好了，两个人来到了秋老的诊室。

“你俩怎么这个点过来了？”秋老说，中午头没病号了，她也要收拾收拾东西走了。

“路过。”烛明笑着说。

“老师你眼神怎么塌下来了？”睛明问。

秋老打了个哈欠：“困的。”又接着说：“多少年没这么困了。明你的

手伤着了？”

“呃……搓艾灶搓的。”烛明笑着说。

烛明睛明帮着秋老把东西收好，把诊室整理好，让秋老提早五分钟回家躺在了床上。

两个人也回到了酒葫芦里，烛明去做饭，睛明打开电脑写程序。

不得不说，睛明真是跟烛明学了一堆东西，程序、代数、统计、按脉、看舌、扎针，什么都会。准确来说这些东西都不是烛明主动教的，她看多了，就想学，然后烛明就教。烛明说话不多，因为烛明是个行动派，在睛明眼中，烛明从不抱怨，如果谁惹他了，他也不跟人吵架，会直接把人放倒，虽然擅长动手，但是深思熟虑，即便是成功概率很小的事情，他也能够做成，而且过了这次就没有下一次了。对坏人，烛明释放出绝对的恨意，但对睛明，烛明把他的爱展现的极尽温柔。

她也经常让烛明讲他以前的故事，尤其是他和其他凡圣以及与他们十一位凡圣有关的普通人一起经历的故事。虽然目前睛明只见过曦和，而且就那一面，但相信不久的将来，她也会和那些传奇般的人物，创造更多的故事吧。

（21）化解一场危机

又是一个周天，烛明和睛明一早就去秋老在千佛山下的诊所帮工。在此之前，他们两个在路上遇到了曦和，曦和诧异的问烛明旁边这个小孩儿是谁，“这是……迷迷，现在叫睛明。”烛明说。听到烛明如是说，曦和一把将睛明抱起来：“你怎么变得更可爱了！”

到达诊室之后，烛明熟练的开灯、接通电路、准备医疗耗材，最后打开管理系统。睛明则安静的坐在一旁看书。

一切就绪之后仅仅过了几分钟，第一个病号就来了。烛明耐心的询问她的具体信息以及收集病史，等待老师到来后决断。睛明则坐在旁边看着烛明望闻问切的整个过程。

过了一会儿秋老按时来了。她把包交给烛明后立刻就去给病号扎针。烛明则和睛明一起把包里的电脑什么的安排好。

然后其他病号陆陆续续的也来了。烛明收集病例资料，秋老实施治疗，一切井然有序。

“哈喽师哥。”林泽走了进来。紫晶林泽笑天她们三个女生是不认路的，

然而即便这样，林泽来的也比身为男生的绪康要早。

刚把包放下，林泽就看到睛明坐在椅子上。“这是谁家的小孩啊？这么可爱？”林泽问。烛明回答她：“这么可爱当然是我家的。”

林泽的到来让一切更加井然有序，然后紫晶到了。本来紫晶和烛明应该七点碰面一起来诊室的，但是紫晶关掉闹钟后又睡过去了，于是现在才来。她刚进门就看到睛明在给人按脉，于是问在旁观的林泽这是谁。“她说她是师哥的好伙伴。”

然后绪康也来了，挂起褂子二话不说就是干活。有了绪康的接替，烛明抽出身来，继续给睛明介绍：“这是绪康。”

“笑天又睡过头了吗？”烛明问绪康。

“她说她等会儿就到。”绪康爽朗的声音飞了出来。

说曹操曹操就到，笑天终于来了。她和林泽一样，敏锐的发现诊室里有一个小孩：“师哥这是谁啊？”

“这是师哥的伙伴。”绪康说。

“哦（婉转悠扬的）。你好，我是笑天。”

“你好，我叫睛明。”睛明说。

人一多，诊室的工作更加井井有条了，烛明紫晶林泽笑天绪康——秋老五个朝气蓬勃的学生的到来，让锐利的针具也不敢制造痛感，所有的材料——针刺的针、耳豆的豆、刮痧的板、推拿的手，都变得灵动起来。

九点，诊室里的三张推拿床已经躺满了，在下一个病号还没来的间隙，秋老带着她的学生和睛明一起研究起了经络传导，然而就在这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刻，诊室外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叫喊声。紫晶感应到来者有十人，俱有类似南斗六星君天界的法力，然而细细鉴别，则有些许差别。烛明和睛明已经与西极勾陈大帝交过手，一下子就确定了此十人乃西极天兵，其天将乎？无妨，非乃烛明上仙之敌手。

故烛明伸左手空握，然后往后一拉，虽然手没有触及床帘，法力在此，将床帘拉到严严实实。

“师哥？”笑天诧异。

“绪康，扶住老师的电脑。”烛明说。

“……哦。”绪康缓过神来，两手按住电脑两边。

诊室所在的走廊还是比较长的，嘈杂声出现半分钟后，绪康扶住电脑五秒钟后，一个天兵走到了秋老的诊室门口，转头一看里面有人，两只脚就越过了诊室的门槛，接着就被烛明用法力轰了出去，飞进了对面那个锁着门的空诊室。

躺在床上的病号问秋老发生了什么，秋老回复他们医院维修安心躺好便可。

然后烛明用法力抽出不锈钢工作车第二层的桌板，竖着示指让钢板浮在自己的右前方，说了一句“晶晶，守好这里”，就走了出去左手插兜迎战走廊里的另外九个天兵。

见烛明上仙稳步走了过来，天兵拿出弓箭，九支箭接连射出，势大力沉的朝着烛明飞来。烛明亦不慌，操控钢板在身前做三维翻转，拍击箭矢，将射来的箭一支支的全部反弹了回去。

天兵亦有所准备，纷纷双手接住了射向自己的箭，刚要准备下一步进攻，就看见烛明以拇食二指朝前做了一个弹指神功。随后那块儿三维翻转的钢板就冲了过来，锐利的棱角划破了每一个天兵的脖子，稳稳的插在了走廊尽头的墙上。

从诊室里探出头来的林泽笑天绪康发出了“哇塞”的声音，然后睛明直接从诊室里跑了出来，又一跳飞到了烛明身边。

烛明看着眼前这些倒在地上的天兵，敏锐的发现了一个天兵身上的字条：“烦请烛明上仙寻一处清净之地，本人西极勾陈大帝之丞相当报大帝红纪之地受辱之仇。记得带上你身边那个叫睛明的小矮子。”

清净之地？有正神的地方哪会有清净之地？这又将是一场大战，上哪里好呢？

“你又在思考吗？”就在烛明冥思苦想之时，睛明的声音传进了烛明的耳朵里。

“当然了。”烛明站起来。在千佛山医院的楼顶，烛明有幸看遍了济南城几乎每一个角落。思来想去，一拳把千佛山医院的霓虹“佛”字给打熄灭了。“真不知道为什么大中午的要让这几个大绿字亮着。”

睛明站在烛明旁边，也看着面前的城区：“或许，济南的居民可以和我们一起迎战，而不是被烛明上仙暗中保护。”

“哎呀——”烛明低声感慨，然后慢慢的盘腿坐下，“济南的居民，好

像真的没有能和我们一起的。”

睛明也盘腿坐下，然后说：“学校的学生，也算半个济南居民了吧。”

睛明刚说完，天宇就发来消息，说下午要去打乒乓球。“诶（二声）！他可以！”

天宇是一个和烛明一样充满正义感的男生。唯一的不同是天宇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烛明可以用法力。

下午一点十五，烛明和天宇从学校出发，一路骑车到了大明湖东南角的运动公园，接下来就是天宇持续一个下午的激情乒乓球运动。在这片小小的公园里，天宇迎战了来自济南城各地男女老少的球手。

大概四点左右，买买提踏足了这片小公园，一瞬间，他的法力就遭到了压制，再走一步，压制的更明显了。他本想再走一步试试，但是犹豫了许久，他还是离开了这里。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烛明和天宇在路上骑车的时候，睛明就来到这里布下了法阵。而在路上，烛明给天宇的球拍施加了法力，使得天宇每次挥拍挥洒汗水都会给法力充能。于是一整个下午过去了，法阵已经有了十足的力量来限制买买提使用法力。

一场危机就这么解除了。

看得出来，即便脆弱如地黄，也总有某一颗种子能够在岩缝里开花。

（22）紫晶的生日

下午四点二十，烛明给紫晶发消息去坐班车，四分钟后，紫晶看到了消息，以百米冲刺般的速度从宿舍跑到了班车这里，此时距发车还有三分钟。

紫晶和烛明上车做到了睛明旁边。毕竟今天是个好日子，紫晶又长一岁了，于是烛明请紫晶去看兔子和狐狸的故事。

“这个电影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睛明问。

紫晶说：“它讲述了在动物城里面，有一个叫朱迪的兔子警官，以及她的搭档——一只叫尼克的狐狸，一起揭开动物城的往事，寻找最初的动物城设计专利证书的故事。但是两个人的力量终究太过渺小，不止他们两个死在了反派手里，就连动物城也被反派算计，在雪暴中就此覆灭。”

“真是一个暖心的故事。”烛明说。

“啊？哪里暖心了？”睛明说。

“其实”，紫晶顿了一下，“我也这么觉得。”

睛明大惊：“竟然这才是增加好感度的选项吗！”

“她逗你玩的”，烛明对睛明说，“动物城是个童话故事。”

“呼！吓死我了。”睛明笑着说。

班车到达了附属医院。天气确实是降温了，于是他们决定穿过门诊楼去商圈吃饭。在门诊楼里面，烛明和紫晶都摇到了麦当劳的优惠券，所以本来还在纠结麦当劳太贵的紫晶当即决定就去麦当劳了。

在麦当劳里面，紫晶和烛明从天上聊到地下，从以前聊到以后，一直聊到了烛明不老不死的事情上。

紫晶问：“说起来明是得到了瘟神的力量所以不老不死，睛明是从幻境中诞生的，是不是也能永生？”

“虽然时间过去了这么久”，烛明说，“但睛明确实没有衰老的迹象。”

“也就是说我能永远陪在伙伴身边了？”睛明把嘴里的食物咽下去，然后兴奋的说。

“要这么说的话”，烛明暗暗笑了一下，“等你们寿终正寝的时候我们去鬼界把你们赶回来，岂不是你们也能永生了。”

那顿饭甚是热乎，烛明甚至还把紫晶喝不动的凉可乐加热了。

接着，三个人走去了电影院。看得出来，这个电影异常火爆，影院日程一直安排到了凌晨。紫晶他们来的是比较早的，此时影厅里面还没有观众，于是三人落座，耐心等待电影的开场。

事实上，这一场电影只订了七个座位，很快，第四和第五个观众来到了影厅落座。烛明转头一看，竟然是买买提和勾陈大帝，笑脸瞬间消失。买买提也扭头一看，竟然是烛明，于是直接出手。烛明也不客气，左右开弓和买买提两个人坐着打在一起，“睛明，看着他！”说罢，就把买买提朝着荧幕前的空地扔了出去，然后自己也跳了下去。

烛明跳下去后，睛明摆开架势要和勾陈大帝大战三百回合，然后另一边两位观众也落座了。睛明敏锐的感应到新来的两位也是正神，转过来又防备着他们。

“我们是朋友，烛明上仙知道。”说话的乃是上次在华莱士碰到的洪秀全。

“唉。”勾陈大帝长叹一口气，“丞相，回来吧。”

本来买买提还杀意尽显，但听闻大帝命令，收回了架势，跳回了座位。

烛明也收回架势，看了一眼观众席，也跳回了座位。

烛明落座后，哼了一声。

买买提也哼了一声。

“你们就是传说中的勾陈大帝和买买提吗？”紫晶探过头去问。

“紫晶上仙何以知之？”勾陈大帝说。

“我听见你刚才叫他丞相。”

“唉，在下生辰，只是想看场电影罢了。”勾陈大帝说。

“真巧了，我也过生日。”

“请三位放心，勾陈大帝打不过烛明上仙。”

“把你的嘴闭上……青华大帝。”

“嗯？青华大帝？你就是洪秀全他爸？”烛明也探过头去。

“正是。”

“洪秀全？”紫晶问。

“是我，紫晶上仙。”

“对，就是这个上帝。”烛明说。

“上帝！阿（二声）门（四声）。”紫晶说。

“紫晶上仙不必多礼。今日乃您与勾陈大帝生辰，理当顺二位的心意。”洪秀全说。

睛明左右看了看，见几个人没有要打架的意思了，自己也往座位里面坐了坐，安心等待着电影开场。

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电影开演了。

不得不说，这电影拍的是真好，让不怎么看电影的烛明无数次的在心中感叹这三十块花的真值。

电影演完了，七个人也走出了电影院。

“紫晶上仙的眼光果然甚好，在下谢过了，告辞。”说罢，勾陈大帝就和买买提离开了。

“他为什么说我眼光好？”

“神仙是不看电影的，想必看电影这个主意是他那丞相听闻二位上仙和睛明小姐要来看才想出来的。”青华大帝说。

“昂（一声转四声），哎你们觉得这电影怎么样？”紫晶问青华大帝和洪秀全。

“看勾陈大帝那满脸开心的样子”，洪秀全说，“这电影必然是极好的。”

“而且还是在被烛明上仙打败、被睛明小姐吸收法力、丞相不战而退的情况下。”青华大帝笑出了声，“只是……现在我们要对付另一个问题，买买提——真主，在此地逗留了两个小时，他的信徒，已经闻着味过来了。”

“今天搞恐怖袭击吗？有意思。”烛明说，“传说太上老君炼丹炉里有三昧真火，作为他的学生，你洪秀全会弄吗？”

洪秀全说：“首先那不叫三昧真火，那叫六丁神火，其次，三昧真火对烛明上仙来说不难，因为三昧，一为心火，一为肾火，一为心肾交通之火。”

“明白了。”烛明上仙随即亮出各种招式，所有招式无一例外，都是由身体中轴线旋转产生的力道，借此，烛明上仙得以激发心肾之火，并交通二者，然后张开左手，一团炽热的火焰出现在了他的掌心。

然后烛明上仙握拳使用了弹指神功，握拳的一瞬间，掌心的火焰熄灭了，但弹指的一瞬间，凭空产生的火焰将恐怖分子团团围住。

烛明转过身去，对紫晶说：“请看。”然后转头侧眼一瞥，大火瞬间将恐怖分子吞噬，他们手中的铁刀因为掺有杂质，烈火烧灼后瞬间爆炸，各种颜色的火星飞了十几米高，就像烟花一样。

“想必紫晶上仙比勾陈大帝还开心了。”青华大帝说。

（23）豪放粗犷的一天

十二月的寒风终究还是吹到济南来了。

这月的第一个周六，烛明和曦和一起前往济南西部边陲考试，就是那传说中的经典考试。

本来是曦和与她另一个朋友一起打车去的，但曦和想到那次她们两个在路边等了一个小时的事情，于是就邀请烛明与她们两个一起。

烛明也是很靠谱的预约了顺风车，但本来预约的七点的车，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八司机就打来电话说他到了。可曦和还没弄好，烛明说能不能等一会儿，但一听要等一会儿司机就急了，直言要烛明把订单取消，顺带着还反复的说山师东路停车有多么的困难。

本来烛明还在思考哪里有停车的地方，但一听司机急不可耐的让他取消订单，他也直接挂断了电话给司机手动闭麦，然后熟练的把地图软件上的订单取消了，整个过程不超过二十秒。

“看来这个钱得让别的司机赚了。”烛明说。

“那我们还赶得上吗？”曦和问。

“这是济南繁华地段，打车简直不要太简单。”烛明说。

一出门，曦和就找到了她的朋友，然后烛明打的车也到了。

三个人上车后，司机也是很给力，打车软件不让司机在经十路上高架，司机也不墨迹，直接上了英雄山的高架。他们一路翻山越岭，从城市走到农村，路过城堡一样的监狱，一路上了海棠路上。

虽然曦和特别晕车，但司机深得长痛不如短痛之理，用最快的速度给曦和解除了晕车之痛。

下车后，他们三个如期来到了图书馆。在电梯里，烛明敏锐的听到了三个年轻的老师大谈职务免除和人事重组的事情。

显然，一时半会儿曦和是无法从晕车的处境中缓过来的。于是，从到了考场门口，一直到考试开始，乃至结束，一共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曦和坚强的撑住了。

考试一共一百分钟，六十分钟后可以交卷离场，但即便如此，烛明还是在那里还是干坐了接近半个小时。可恶的是这次考试是机器考试，无法

回看，于是做完题目后烛明就坐在座位上闭目养神，耐心的等待着可以交卷那一刻的到来。

“烛明上仙闲情逸致甚好啊？”

“给我千里传音作甚？勾陈大帝。”烛明说。

“我要水淹你们学校。”

“勾陈大帝！我/*凡圣粗话*/，你/*凡圣粗话*/一个履职不称的正神，不为人间垂怜的老东西，凭什么在这儿耀武扬威啊。我告诉你，你淹了这里，我谢谢你！省得我动手了！这里面我一定要救下来的，就算加上曦和，也就那么几个！除非曦和他们说让我守住这里，不然我理都不稀的理你！”

被烛明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勾陈大帝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思考，随后发出了想要说话的声音，但还是没有再说话。

而考完试，烛明与曦和去餐厅找到了曦和的那位极其内向的朋友。经过一番规划，三个人打车回到了千佛山下。

次日晚上，晴明出去玩了，烛明本打算独自骑车去大明湖的，但路上遇

到了正要去师范大学跑步的程桑，遂与其同去。

程桑乃一米九之帅哥之大者也。虽遭受诬陷非议等，然对烛明甚好。当晚，二人畅谈信息化与医学思路之启迪和人工之智能启发治疗思路的问题。

程桑言：“若能以人工智能之辅助，打开医生求医问药之思维，令机器成为人脑之外延，想必甚妙。”

烛明点头频频，另思索一事，乃外延也。人工智能相较于凡圣之法力，甚微也。然外延之拓展，可借由法力组网，使单线通信之千里传音，拓扑为并发多线通信，想必将大有用处。

法力已备，唯思路耳。至是，工程已毕，言尽于此。

（24）同苒婷共战月老

看得出来，苒婷最近压力山大，因为英语考试。

于是，烛明决定去辽宁看一看她，毕竟飞过去也不难，跟以前跑一公里差不多。就这样，睛明在酒葫芦里睡了一觉，烛明则飞越渤海，顺手还从海边抓了几只螃蟹。很快，睛明睡醒了，烛明也落地了，此时太阳才刚刚升起。

落地后，两个人去餐厅吃了点儿饭，想必苒婷这个点儿应该还不能起来，于是两人突发奇想，去看一看当地的医院急诊。

即便是凌晨，急诊也是有一些人的。烛明和睛明安静的在座位上坐着，观察着急诊大厅的一切。同时，烛明尝试了一下不久前才受到启发设计出的区域组网，就是以自己为中介，将多个目标使用千里传音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信息互通。

“苒婷，苒婷！听到了没？！”此时刚刚走出女生宿舍大门的苒婷听到烛明的声音，立刻激动的回信：“听到了！听到了！”

“烛明来了？让我出去！”苒婷体内的吕梁尊者说。

“不用急尊者，你能听到。”烛明说。

“这是怎么回事儿？”吕梁尊者疑惑的问。

“这是伙伴的组网招数，比千里传音的效率高了好多倍。”睛明说。

“你就是睛明吗？”苒婷问。

“对，我是，我们现在在医院急诊里考察。”

“哦！非常抱歉。你说不用我过来，但我还是来了。”烛明说。

“来都来了，我现在去找你。”苒婷说。

“你慢点儿走就行，实在不行的话，你和吕梁尊者一个肉体两个灵魂，让吕梁尊者出来跑。”烛明说。

看来组网进行的相当顺利。烛明刚刚把组网下线，紧接着就看到一个女孩被推进了抢救室，看她面唇紫暗，想必是心脏问题，又看几个护士在那里用起搏器，肯定就是骤停了。

苒婷到医院用了十几分钟，烛明和睛明也看了急救十几分钟。

“你来了。”烛明说。

“来了，你好啊睛明。”

“你好苒婷，还有吕梁尊者。”

“你们看什么呢？”苒婷问。

“那个急救的，已经好久了。”烛明说。

“有办法吗？”苒婷又问。

“有办法，就现在！”说罢，趁着几个护士累了歇息的间隙，烛明一个箭步搓着手跑了过去，用之前救仲夏那满是电荷的起搏器之手，一把按在了女孩的胸口，并保持了三秒，随后女孩一阵强烈的全身痉挛后恢复了呼吸。

女孩成功的转进了普通病房，但主管大夫直言，她活不过今天中午。

确实是这样，如果她没有遇到烛明。在女孩妈妈跟苒婷和睛明诉说女孩

即将结婚的时候，她的眼泪哗哗的。趁此时机，烛明往女孩身上扎了一针，但就在要扎第二针的时候，女孩拦住了他的手，“不要救我。”

烛明回头看着女孩妈妈，睛明仿佛有心灵感应似的回过头来，见烛明正往这边看，睛明走到了烛明身边。然后烛明把睛明和女孩拉入自己的组网里，听女孩用意念讲述了自己顶尖高校大学生被母亲逼迫嫁给中专生都不如的男人的事情。

“理解你，但想死至少等过了明天中午。”烛明说。

“好吧”，女孩说，“你们是……神仙吗？”

“是吗？”睛明说完，把目光移向烛明，烛明也移向睛明，然后两个人重新微笑着看着女孩，“算是吧。”睛明说。

当晚，苒婷三人没有离开医院。

“也就是说……”苒婷低声言。

“对的，月老。”烛明说。

“这月老怎么这么……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他了。”睛明说。

“那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落入婚姻的陷阱吧。”苒婷说。

“她落不进去”，烛明说，“她只能活到明天中午。”

“……”苒婷和睛明有话想说，却都说不出来，然后低头叹气。

第二天中午，女孩再次心脏骤停，五分钟后死在了病床上，连急救都来不及。

苒婷带烛明和睛明去餐厅吃了些好的，毕竟烛明是来看自己的，三个人也是聊的非常开心，吃完饭都下午两点了。

但是刚离开饭店，苒婷就看到街边的墙上赫然贴着刚刚死去的女孩次日婚礼的传单。

“婚礼？”烛明和睛明不解的说。

“对，婚礼。”苒婷异常愤怒，冥婚这事情在晋地那可是万分猖獗。

“生前婚姻受制于父母，死后这帮老顽固竟然还不想放过自己的孩子！”烛明鼻子长息一口气，“我带你们去天界。”说罢，烛明三人向天界飞

去。

到了天界，三人恰好遇到洪秀全，经指路三人往月老的住处赶去。半路上，太上老君也是闲的没事儿，把自己的六丁神火放出来要烧死烛明，接着就让烛明给吸走了，被三昧真火融合，直接变成了蓝色的火焰。

而且，睛明体内的真气也是十足的，苒婷体内还有吕梁尊者，那烛明必然要把这火分给他们俩啊，于是月老的宅门就被三个人一下子烧成了灰。

当时月老正坐在院子里听音乐，没错，他偷偷用法力把仙女的歌声录了下来。宅门的爆炸声先是把他吓了一跳，然后看到来的人是烛明，也是舒服的又躺在了椅子上。

烛明上去就抓住了月老的衣领：“你想干啥！”

“牵线罢了，小神正常履职，上仙有何意见？”月老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把你的线剪断！”苒婷厉声呵斥道。

“线已经牵上了，那是不可能剪断的。”月老说。

“你剪不剪！”睛明大声质问他。

“不剪。若诸位有本事，请亲自去剪断吧。”

“你等着！”说罢，烛明把他扔在椅子上，和苒婷睛明离开了。

“切，想让我剪红线，都喜欢财神赵公明，让你们不喜欢我。”

再次日上午八点，一栋豪华酒店内，女孩的亲属们纷纷告别女孩的遗体之后，女孩母亲大喊一声“入洞房”，房间四角站着的四个健壮的男人就往棺材走去准备搬棺材。

“住手！”烛明大喝一声，后面跟着睛明苒婷走进了房间。

“你们什么人！”一个男的上前要拦住烛明，一下子就被烛明掀翻在地。

三个人走到了棺材的正前方，女孩母亲急忙走过去：“王大夫，您这是干什么？”

“很简单！配冥婚这种事儿，你不要痴心妄想！”烛明厉声喝道。

“可不配冥婚，我女儿在阴曹地府会孤独的——”长音拉完，女孩母亲

声泪俱下。

“我告诉你，医院的主管大夫跟你说的很清楚，你闺女活不过那天中午，是我让她多活了二十四个小时，就算要配婚，也只能是配给我，而不是配给一个到死都找不到老婆的废物！”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现场男方的家属手指着烛明就大喊大叫着往棺材这里围过来。

烛明果断掰断了一个人的手指，把他推飞十几米远，然后把围过来的人一个个的收拾了起来。

睛明瞅准时机，也加入了这场大混战，虽然她终究还只是一个小孩，但对付这些人，也是用不着使用法力的。

说来这帮子搞冥婚的也是不太聪明，打不过还往上补，有个聪明的知道从背后偷袭，直接被苒婷翻越棺材一脚踢飞，也不怎么聪明。

一番混战之后，烛明不想再等下去，他张开左拳，蓝色的火焰出现在他的掌中，“哼！”，然后现场被大火吞没，女方家属、男方家属全都被烧的灰都不剩，女孩则留下了骨灰，随风飘散。

“地藏菩萨！我批准你不给这些厉鬼转世！”烛明广播鬼界。

这三天苒婷也发泄的差不多了，心情轻松了不少。烛明临走前给了苒婷一支笔，“如果有危险，就把它刺向你的心脏。”然后往渤海的对面飞去。

当晚，吕梁尊者提醒正要睡觉的苒婷外面有厉鬼聚集。苒婷穿好衣服走出了学校，果然，是白天死在大火里面的那些人，他们顺着月老的红绳从鬼界爬了回来。一见到苒婷，他们便发疯一般的扑了上去，苒婷一一应对，但说到底自己的法力与烛明相比相差甚远，即便是有神火在手，也难敌这么多人。危机时刻，她想起了烛明给她的笔，于是从兜里拿了出来，一下子扎进了自己的心脏，顿时，她的心脏猛烈的跳动着，让她不自主的大口喘着粗气，终于，她无法继续忍受，将笔拔了出来。笔掉在地上，碎了，她也跪在地上，左手撑着地，右手捂着胸口，继续喘粗气。

然后，一个人站在了她的身边，她转头看去，那个人和自己长的一模一样，必然是吕梁尊者。

尊者把苒婷扶起来：“如果一个人对付不了，那就我们两个人吧。”

苒婷笑着点点头，然后和尊者将厉鬼尽数诛杀。

那晚，月老的红绳断了。

（25）一场电影

正所谓刚考完试需要去放松一下，烛明确实刚去济南西部边陲考完试，于是紫晶邀请烛明跟她去看电影。

把睛明送到曦和那里之后，紫晶和烛明就步行前往电影院，那电影是上个世纪的黑白电影，里面的台词都有些许年代感。

看完电影，烛明紫晶下到一楼，迎面撞见两个警察在逮捕一个男人。

男人被按在地上的时候大喊着他没有杀人，随后两个警察就带着男人准备离开这座商厦，然而应该是大门的传动装置出了问题，怎么着门也打不开。

即使是坐在商厦的椅子上，男人还是反复的说他没有杀人。见状，紫晶走了过去，询问事情的经过。

那两个警察也是小年轻，正好也出不去，就跟紫晶介绍了案件的经过：

死者为一六十岁女性，名为梅图梅斯基，为理发店店长，于今下午一点半被发现死于二楼休斯敦理发店。发现死者的是理发店店员，据其描述，

这个名为荷顿的男人于中午十二点来到理发店，一点的时候，还看见梅图梅斯基店长走出理发店。除他之外，理发店今天没有任何客人。

在警察讲述的过程中，男人依旧反复声称自己只是去理发，没有杀人。紫晶询问是否有监控视频之类的直接证据，得到的回答是死者死在理发店的更衣室，并没有视频监控。

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现在是没办法给荷顿定罪的，所以本次抓捕仅仅是为了让荷顿去做笔录，奈何荷顿先生惊恐至极，无奈才暴力了一点。

紫晶向荷顿询问他和死者的关系。荷顿说他和梅图梅斯基在街边偶遇，然后又恰好在电影院遇见，梅图梅斯基女士刚刚退休，丈夫早已过世，两人见面多了，熟络起来后，便经常邀请荷顿先生来到她的理发店，荷顿见梅图梅斯基一个丧偶女性不容易，也来者不拒，并且有一次还带着他发明的理发剪刀介绍给梅图梅斯基。

等等，荷顿还有发明？对的，荷顿承认自己确实有发明，但是没钱申请专利。但另一个警察疑惑了，梅图梅斯基不是给荷顿留了八万块钱的遗产吗？什么，八万！荷顿专利申请的钱有来路了，兴奋的就要给他的妻子打电话，但转头想想，貌似自己更有杀人动机了。

在荷顿掩面哭泣的时候，紫晶想去向荷顿的妻子打听信息，然后和烛明

来到了商厦四楼的餐厅，找到了荷顿的妻子克里斯汀。

荷顿是十二点五十来找我的，克里斯汀说，但她会说一点二十五才见到丈夫。

“你要做假证？”紫晶说。

“随你们怎么想，我就是一点二十五才见到他。”克里斯汀冷冰冰的说。

“你……”紫晶刚要说话，烛明拦住了她，然后烛明说：“你们夫妻不和吗？”

“我出生在山沟里，我就是利用他才来到济南的。”克里斯汀说。

“一点儿爱都没有？”烛明接着问。

“一点都没有。”克里斯汀答。

两个人又转头去到了理发店。紫晶问理发店店员今天有谁来过店里。店员气哄哄的回答只有荷顿一个人。紫晶又问她是亲眼看见荷顿走进来的吗？店员气愤的回答是她隔着门听见的更衣室里是店长和荷顿。

有情况！“你真的确定那个人就是（大声的）……荷顿吗（小声的）？”紫晶刚说完，店员就急着追问她刚才说的什么。

“克里斯汀要害荷顿，店员听力有问题，看来荷顿先生确实是无辜的，虽说本来他也没法被定罪。但店员为什么那么讨厌荷顿呢？”烛明问。

“或许”，紫晶说，同时拿出警察给她的医嘱复印件，“本来这笔遗产是要留给她的。”

然后紫晶和烛明回到了商厦大门口，果然，克里斯汀正在给警察做假证。

真是一场无妄之灾啊，烛明感慨道。

而就在烛明感慨的时候，一个警察走了过来，问紫晶和烛明——志愿侦探和志愿侦探助手，要不要一起去地下室。之所以要去地下室，是因为报警中心接了一个奇怪的电话，自己又比较年轻，就想请经验更丰富一点的紫晶侦探一起。紫晶一看，克里斯汀的笔录也做完了，于是就同意一起去地下室。

到了地下室，三个人见到了那个打报警电话的女人，她面目狰狞，右脸靠近耳朵处有一条疤，张口就要钱，说自己是克里斯汀的情敌，手中有克里斯汀的罪证。可警察出门是不带钱的，女人说没钱就别想要。“带

钱了吗？”紫晶问。“必然是带了的。”烛明说。

这确实是一份十足的证据，两名警察带着荷顿和紫晶烛明一起再次找到了克里斯汀。

“你真的没做假证？”紫晶问。

“没有。”克里斯汀说。

“可我这里有一封你的信，上面提到了一个叫麦克斯的人，你跟他说把荷顿弄进监狱以后要去一起度蜜月。”

“不可能，我的信纸都是浅黄色的。”

“那……看来这封信确实是你的了。”紫晶拿出了刚买下的淡黄色手写信。

确定了，克里斯汀出轨麦克斯做假证陷害荷顿无疑。

被戳穿的克里斯汀坐在椅子上痛哭流涕，但紫晶却越发感觉突兀，这封信来的似乎太及时了一点儿。于是紫晶取下了那名小警察的执法记录仪，找到去地下室那一段，把音响贴近耳朵听了起来，然后她就发现记

录仪信息折损后的卖信女人声音，竟然和克里斯汀无异。然后紫晶立刻上前拨开克里斯汀右侧的头发，果然，克里斯汀靠近耳朵处也有一道疤！

“说！你到底是一点之前见他的还是一点之后见他的！”紫晶愤怒的质问克里斯汀。

没错，卖信那个女人，是克里斯汀假扮的，她现在真的崩溃了。

确实是荷顿为了立刻获得梅图梅斯基的遗产，十二点去到理发店，一点十五杀害了梅图梅斯基，然后一点二十五去餐厅见到了克里斯汀。

“那所谓的利用，所谓的一点儿爱都没有，都是假话了？”紫晶问。

克里斯汀回答是，并且说自己深爱着荷顿。

“但是但是……你的丈夫在利用你……”一起去地下室的那个小警察说。

“什么！他不可能背叛我！”克里斯汀吼到。

“他跟另一个女人经常在我家楼下干一些不可名状的事情……”小警察说。

“荷顿，荷顿！你个混蛋！”

这下好了，该进监狱的要进监狱了。

商厦大门终于打开了，紫晶和烛明迎着月光回到了学校。

（26）带给仲夏的法器

周三，烛明再次前往西北荒凉之地去找仲夏。

还有十天就要考试了，仲夏可谓十分焦虑，虽然其自述最近一直在看综艺打游戏，好像满不在乎似的，但烛明很清楚，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嘴硬。

做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烛明成功到达了仲夏所在的学习机构。得知烛明已经到来，仲夏飞快的跑下楼。

“这个给你。”烛明说，然后递给仲夏一个中心嵌有一颗玻璃珠厚度和直径正好放在手心里的不锈钢块儿。

“明，这是什么？”仲夏问。

“上回说给你带的法器。”

“啊！他怎么用？”

“拿在手里。”仲夏照做，“瞄准目标。”仲夏对准前面的灌木，“半

蹲对抗后坐力然后念刻在背面的咒语。”轰的一声，灌木被夷平的渣都不剩。

“/*仲夏粗话*/，这么猛的吗？”

“对的，混凝土也能轰开。”

接下来两个人去到了弘阳广场，仲夏骑车拉着烛明。在弘阳广场，仲夏带烛明去到了一家小火锅店，这是整个广场规模最大而且食物最全的火锅店，在这里两个人边吃边聊，一会儿聊到仲夏的人生规划，一会儿又聊到烛明杀穿佛界，再回到仲夏近来的情况，可以说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仲夏都没有如此轻松过了。

然后仲夏又带烛明去台球店打球。烛明不会打台球，但相比于自己进球，更兴奋的是仲夏进球。打了四局，时间到了，两个人坐在球场里面歇了一会儿，隐约听到对面印象济南商圈有人投毒。

“他是不是说投毒了？”烛明问仲夏。

“他说的好像是……毒杀宠物狗？”仲夏说。

“既然这样……去瞅瞅？”

“走！”

于是二人过马路来到了印象济南。

此时天已经要黑了，一般来说如果是给猫猫狗狗的投毒的话，应该是把毒药放在食物里面然后碰到路边，但这黑灯瞎火的找那丁点儿的烤肠状物确实是有点儿困难的。

这是仲夏突发奇想，狗狗可比烤肠大多了，完全可以跟着一只狗狗去找毒物，接着一只带着项圈的狗狗就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很快，他们顺利的找到了一组毒物，混在烤肠里面。

狗狗吃了下去，不出一分钟，就抽搐了起来。烛明果断上前，抓住狗狗的后腿把它倒置，五指猛抓它的胃，硬生生把刚吃进去的毒药给挤了出来。劫后余生的狗狗虚弱的趴在地上，一个声音从烛明和仲夏身后传来：“喜欢多管闲事？”回头一看，大概五六个人一团的逼近他们。

“还真是。”说罢，仲夏一甩手，把他们全部轰飞，有的轰到绿植里面，有的直接躺倒在了地上。

“右手边还有一个，墙里面，毛坯房，非承重墙。”烛明对仲夏说。

“明白！”然后仲夏对准了那堵混凝土钢筋墙，把他们最后一个同伙也给轰的再起不能。

收拾完这伙人，仲夏转头一看，狗狗已经恢复活力，甚至奔跑着扑向一辆婴儿车。烛明顺着仲夏的目光看去，迅速用法力把狗狗拽了回来，让它的后脖颈飞到了自己的手上。

直到现在，一个老人才走到烛明旁边找自己的宠物。

“这事儿其实也挺复杂的。”仲夏说。

“确实，施暴者养宠不文明让其他人受害，受害者投毒又变成了施暴者。”烛明说。

“明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看的话……我喜欢老鼠，是因为我是医学生，天天做实验根本不怕老鼠，类似的，只有人们不害怕动物，才能谈论宠物友好的事情。”

“对呀。而且……”，仲夏说，“我现在也有了一些解决问题的能力，‘轰！’，有的事情，也该由我们亲自去解决了。”

今日亦是平和的一天，明天，要继续奋斗了。

（27）再探幻境

忙完事情的烛明再次来到了秋老的诊所。

今日诊所搬进了新楼，一切都还在协调，虽然已经中午十二点，但见紫晶和绪康没有回复那句“撤退了没”，想必是还有事情要干的。

果然，紫晶绪康还有睛明依旧在帮着秋老给患者做治疗。又过了一会儿，加上烛明的参与，忙碌的上午终于结束了，秋老把自己的素餐自助会员卡给了绪康，报销了他们四个中午的饭。

周日的中午，餐厅人还是挺多的，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坐的位置，四个人安稳的享用起大餐来。显然，那时已经到了午饭的后半段，饭还没吃完，原本拥挤的餐厅顾客变得越来越少，直到只剩下不到十个人。

然后四个人开始聊起了一些事情，比如说那次十个天兵进攻诊所之后的事情，然后就聊到了烛明在幻境里遇到睛明的事情。紫晶对这段故事中后土娘娘的情节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幻境里会出现一位正神，并且幻境的入口还是一个小公园。

事实上这个问题烛明和睛明都不知道答案，毕竟在那之后就再也没进过

任何幻境。既然得不到也讨论不到答案，不妨考虑一下这个雪后的下午可以做什么，毕竟绪康平时连学校都不出，也就来秋老这里学习出来一趟。

思来想去四个人决定去看电影，然后收拾东西徒步而去。路上，紫晶尝试了偷袭烛明，毕竟绪康觉得“师哥一脸和善怎么看都不像是能一个人杀穿佛界的样子”。紫晶尝试了好多次都成功了，毕竟烛明对他俩是不设防的。

到了电影院，四个人进场坐下。烛明问这电影讲的什么，绪康说是关于一群人用魔术拯救世界的故事。

然后过了几分钟，买买提和勾陈大帝走进来坐在了他们旁边。

“怎么是你，怎么老是你。”烛明说。

“嗯？他俩是谁？你们认识？”绪康问。

“莫非今天是丞相生日？”紫晶说。

“在下突然发现，这人间的玩意儿也是挺好看的”，勾陈大帝说，“所以来与烛明上仙做最后的交手。倘若上仙得胜，打伤在下老哥的事情，

在下就不再追究了。”

“说话算数？”睛明问。

“当然，大帝一向说话算话”，买买提说，“紫晶上仙睛明小姐亦或是这位从没见过的秘密高手如果想帮烛明上仙，我与大帝也没有意见。”

“啊？秘密高手说的是我吗？我只会点儿魔术啊？”绪康说。

“岂止是魔术，今天让你看一看真正的法术。”烛明说罢，放出一个结界加速了时间尺度。

“竟然是潍城博士的招数。”勾陈大帝说。

“那是。毕竟这样在外界看来，这场交手一下子就过去了，甚至外界感受不到。”烛明说。

“好！”，勾陈大帝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烛明上仙接我一招！”

说罢，勾陈大帝一拳戴风打了过来，烛明一步上到紫晶的前面，两掌同击顶住，同时把勾陈大帝和买买提打的离开座位。睛明看准时机，一个腾空飞脚踹向买买提，把买买提蹬向远处。勾陈大帝本想去支援，紧接

着就听到烛明一句“你的对手是我”。

勾陈大帝和烛明上仙展开了近身缠斗。虽说乃西极天神，但在烛明如蟒蛇一般的缠打面前，还是如同老鹰被勒住脖子，难以占优。另一面睛明和买买提的比试中，依靠自己个子小的优势，睛明让买买提很多招数都无法发挥最大效果，最后更是三拳打在买买提肚子上予以重创。

“哇！师哥那么厉害吗！”绪康在紫晶身后惊叹。

见近战处于劣势，勾陈大帝转头躲开烛明一拳上墙飞檐走壁起来。紫晶见状大手一挥，手串的珠子四散开来，一个个瞄准勾陈大帝打了过去。在垂直的墙面上奔跑是没法急刹的，所以紫晶很容易就预判了勾陈大帝的运行路线，于是最后三颗珠子一齐打向了勾陈大帝面颊。勾陈大帝抬手格挡，但还是防漏了一颗，被击中面颊打了下来。

另一面，烛明接替睛明同买买提大战。终究还是烛明技高一筹，才没几下，烛明就占据上风，拳拳命中，然后放出蓝火，一拳把买买提打透。买买提一下子飞了出去，摔在大荧幕前面，捂着肚子站不起来。

“竟然还有太上老君的六丁神火！”勾陈大帝心中暗惊，毕竟他也是用了好几年才驾驭了这火，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丞相，还是他那玉皇老哥，于是他朝着烛明冲了上去。

“我来！”烛明大喊一声，拿出酒葫芦也冲了上去。两个人在地上打，酒葫芦在空中伺机进攻，勾陈大帝想飞，毕竟当初弥勒佛和烛明大战的时候就用过空战，即便只是一间放映厅，在空中也能更好的施展拳脚，但很可惜，烛明的酒葫芦一直在飞，根本不给他空战的机会。

睛明拦在绪康和紫晶的前面，以防勾陈大帝调转目标伤到他俩。

好几次起飞也没成功，勾陈大帝也不想空战的事儿了，和烛明在地面做殊死一搏，烛明也亮出了自己的全部实力。顿时，火、电、光、风、声，此起彼伏，七秒十一下硬碰硬的响声之后，勾陈大帝被打飞到墙上。

在解除结界之前，烛明睛明紫晶绪康用绝佳的导引按矫手法给这一对深情的君臣做了治疗。没错，笑天回天津失去了一次给神仙治病的机会。毕竟是来看电影的，总不能浑身难受的看吧。说起来这电影也相当不错。

送绪康上了公交之后，紫晶回到了宿舍，烛明又和天宇走上了山大路。

“也就是说……你果然不是普通人！”天宇说。

“能称上仙的人还有十个，我还是挺普通的。”烛明说。

“咱们来这条路干什么？”天宇问。

“我们需要进一次幻境。”烛明说。

“就是你上次在公园进的那一个？”

“对的，这是附近最大的路，应该是有进去的地方的。”

“有道理”，天宇说，“不过咱们真的要用两条腿走完这条路？这路可挺长的。”

“貌似也没有别的办法……”

“你上次进幻境发生了什么？”天宇问。

“貌似是严寒。”

“你做了什么？”天宇又问。

“把火灌进了地下，做了个地暖。”

“/*天宇粗话*/，厉害，要不再灌一次，毕竟现在天也挺冷的。”

“好。”说时迟那时快，烛明一下子就如法炮制，于整个山大路升起一片地暖。

“到底发生了什么？”天宇问。

“下午看电影的时候，勾陈大帝说后土娘娘有危险。”烛明回。

“欸？后土娘娘不也是正神六御之一吗？能让她有危险的，应该十个指头能数出来吧。”

天宇一句话提醒了烛明，就在烛明刚要说话的时候，周围的环境改变了，两个人成功进入了幻境。

“既然进来了，那去找后土详细问问吧。”烛明说。

虽然这次睛明没有一起，但烛明记路的本事不是一般的大，一番跋涉，很快就到了后土娘娘殿。

“拜见后土娘娘。”烛明上前行礼，天宇跟着行礼。

“无需多礼，烛明上仙和上仙的朋友。”后土说。

“勾陈大帝说您……正处于危险。”烛明说。

“哎，一个为正神界遗忘的神，能处于什么危险呢？”后土一脸百感交集的说。

“上次来您都快饿死了。”烛明说。

后土笑了一声：“烛明上仙真是心直口快，好在睛明没在这里，其实我创造睛明，一方面是要给这幻境增添生机，另一方面就是在绝境下确保自己不被饿死。”

“可你当时都那样了，你依旧觉得那不属于绝境。”烛明说。

“哎，对呀，但相比于我，上仙才更有魅力啊。”后土慈祥的说。

“您现在面临什么危险？”天宇问。

“无非就是一直饿着，然后法力流失，幻境濒临崩溃。”

“我没有冒犯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您仙逝了……”天宇说。

“无非就是土地变成死灰，不能再孕育生命罢了。”

烛明天宇大惊。

“小神未曾做过对不起天下苍生人间百姓之事，也正是因为经常为人间说话，因此得罪了天地鬼三界，被逼迫到只能在这幻境里面苟活。”

“明白了”，烛明说，“天宇，咱们做饭吧。”

（28）杀穿天界！

雪后，久违的气温上升。

烛明站在山师东路上等待曦和跟睛明到来。这是当时烛明大战整个佛界的地方，今天，又要从这里开始进攻三界了。

睛明带着曦和过来了。

“大哥有什么计划吗？”曦和问烛明。

“唉，咱们三个，去杀穿三界吧。”烛明说。

“就咱们三个吗？”曦和又问。

“对的，就我们三个。”睛明说。

“自信一点儿，咱们可以的。”烛明对曦和说。

三个人往天界飞去。

同样是为了后土娘娘的事情，玉皇大帝的宫殿内，东南西北四御和姜子牙酆都大帝分列大殿两侧。抚琴兰孙两位上仙正和玉皇激烈争辩。

“即便不说正神干的有多好，至少不应该为黎民苍生带去不幸吧。”抚琴说。

“何来不幸？”玉皇反问，“若无我等正神，人间连一粒米都吃不上。”

“莫非玉皇大帝觉得人间的一切都是正神的施舍？”兰孙质问道。

“还有其他神仙施舍吗？”玉皇言。

“护佑苍生，此乃神仙本职，岂有施舍一说？”抚琴说。

“就是！”兰孙大喊，“后土娘娘以一己之力保佑天下土地，功可摘星。并且依平度真君所言，人治已到，如是施舍，正神大可退位，否则即为本职，无论正神民仙，亦或凡圣。”

“汝乃正神，竟欲复作凡圣乎！”玉皇拍案高喊。

“为何不可！”烛明大喊，和睛明曦和一起走进大殿。

见烛明到来，玉皇一惊，三御和姜子牙酆都大帝迅速摆开架势，唯东极青华大帝后退一步。

“你打算继续让后土娘娘饿着？”烛明质问玉皇。

“此正神界之事务，烛明上仙无需多管。”玉皇说。

“你要不把后土神位弄回来，我们就拆了你这大殿。”烛明说。

“就凭你们三个？”玉皇不屑的问到。

“是五个。”烛明说罢，抚琴就拔出宝剑，兰孙亦目光如炬。玉皇犹豫之间，身前的案桌瞬间被烛明蓝火烧烬。

列位正神被吓了一跳，曦和亦拿出法器长棍，青华大帝离开现场。左侧的南极长生大帝和北极紫微大帝喝烛明不要轻举妄动，接着就看到酒葫芦升起在了烛明身边自己面前。烛明眼一瞥，酒葫芦飞了出去，打了列位正神一个措手不及。

“动手！”烛明大喊一声，言毕，烛明五人分头往列位正神所在的三个方向上去。抚琴兰孙剑指玉皇，睛明曦和往右去打勾陈大帝和姜子牙，烛明去对付紫微长生和酆都大帝。

曦和睛明这边，两个人配合的相当好，如笔走龙蛇。没有几下，曦和就如蟒蛇一般缠住了勾陈大帝的脖子，睛明瞅准时机两掌猛拍面门，勾陈大帝一下子就晕了过去。然后二人继续对付姜子牙。

烛明这边，虽以一敌三，但依然从从容容。他和长生紫微都交过手，虽然只有一次，但回想回想，也能把他们的招数想的差不多，很快，两位大帝就败倒在了烛明的肘下。然后烛明继续对付酆都大帝。

抚琴兰孙这边，默契十足。之前有过大战玉皇的经验，虽然法力相较之下尚且还差一点儿，但不影响两人和玉皇五五开。她们和玉皇势均力敌，大战中就听到烛明大喊“睛明孙孙，烧死他们！”，然后蓝色的火焰出现在了大殿的每一个角落，迅速蔓延大殿内部。兰孙随即化作火凤，飞出大殿正门之后调转方向，绕了一个圈从大殿屋顶破孔而入把整座大殿引爆。

玉皇姜子牙酆都大帝从爆炸的烟尘中飞出，往地面飞去，后面跟着烛明睛明曦和抚琴兰孙。烛明扔出酒葫芦，玉皇躲开了，砸中了酆都大帝。曦和把棍扔了出去，酆都大帝又挨了一招，长棍反弹后旋转出棍花，打中了姜子牙。抚琴一剑劈到了玉皇身上。

烛明和酆都大帝降落在了平度中医院，曦和睛明跟姜子牙在平度高铁站

对峙，抚琴兰孙同玉皇在平度九中门口决战。

想当初和酆都大帝交手的时候，是烛明加上逐霜荇蔡一共三位上仙才得胜，而现在，烛明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所以面对酆都大帝如饿虎扑食般的进攻，他一招招全部化解。力量只是制胜的一个因素，战术才更要紧。烛明不急着反击，他像棉花一样让酆都大帝每一拳都落空，进而控制住了节奏，然后叫出酒葫芦飞速掠过之间迅速进攻。期间一个医院行政的大喊着“我不懂什么诊疗指南外面安静点……”往外走，但话还没说完就被酒葫芦击中面门打死了。然后酒葫芦继续空中纷飞，打的酆都大帝左右不接，烛明看准时机，蹬地起飞，一拳打到了他的身上。酆都大帝没有被打飞，而是直接倒在了原地。

虽然是首次和姜子牙交手，但曦和睛明还真不带怕的。曦和提棍就劈了过去，姜子牙立刻躲避，接着曦和往侧面崩棍，姜子牙徒手接住，曦和回抽然后打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棍花，让姜子牙想打进不去，自己还只能后退。于是姜子牙大跳一步退了十米远，又正好落到了睛明的范围内。在几秒钟的高频过招之中，姜子牙深感震惊，一个小孩儿竟然能让自己打的如此吃力。然后曦和把舞着棍花的棍子扔了出去，自己也冲了上来。这棍子可不像酒葫芦，酒葫芦是单线运动，长棍的运动可是二维的，这也就意味着棍子两头打，接连不断。就这样姜子牙渐渐处于被动，直到被曦和拿棍子锁住脖子，接了睛明一次蓝火轰击，彻底没有了再战的能力。

这不是抚琴兰孙第一次和玉皇交手，遥想当初那一次的时候还是包括兰孙在内的凡圣四大师祖合力才打成平手，是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出手才了结了战局。但现在，虽然没有烛明那么高强的法力，也即便是两人联手还是逊于玉皇一点儿，可在尘埃落定之前谁能说做不到呢？这把宝剑已经待在抚琴手中好久了，它见证了地神领袖姜子牙的失败，更证明了鬼神领袖酆都大帝的妥协，而今天它亦将见证面前这位天神领袖——中极玉皇大帝的认输。此时的抚琴是无敌的，她的每一剑都饱含着护佑人间的承诺，更是对身边这位战友——兰孙上仙的情谊。只要一个不退，另一个即便已经没了力气也要跟上去，这股意志让法力高强的玉皇都感到恐惧，在他眼里，面前两位凡圣的团结，简直就是吞没人间的洪水，他有强大的法力，可他没有能托付一生的那些人，自然不会有抚琴兰孙乃至所有凡圣那种的意志。终于，玉皇被抚琴打飞出去，来不及起身就仓皇逃到了学校里面。绝不能放过他！兰孙一跃腾空，经烈火缠身化作一只巨大的火凤，扎进了平度九中，剧烈的爆炸响亮的声音过后，平度九中被夷为平地。

就此，天地鬼三界领袖尽数被打败，三界跟佛界一样被杀穿。

（29）宁静的一刻

烛明和天宇再次来到了后土幻境，这次还带着晴明跟曦和。

“这就是大哥和晴明初次见面的地方吗？”曦和问。

“没错，就是这里。”烛明说。

“感觉这里好像变了很多诶。”晴明说。

“对的，因为琴琴和孙孙来这里了。”烛明说。

“嗯？她俩不是天界的吗？”天宇问。

“准确来说，她俩现在跟后土娘娘住一块儿，天界已经不算什么了。”烛明回答到。

玉皇、姜子牙、酆都大帝，这三界最高领袖被打败之后，抚琴和兰孙即决定脱离天界，前去辅助尚未完全恢复的后土娘娘。

四个人走到了后土殿，迎面就飘来了一股香味。

“是何人在做饭？”烛明问。

“是咱太师父琴琴。”兰孙背着柴从山上回来了。

“果然，这么浓烈而自然的香气，只能是琴琴弄的。”烛明说。

“琴琴在哪儿呢？”睛明说。

“在这里。”抚琴端着碗走了进来，“等会儿一块儿吃饭。”

“后土娘娘在哪里啊？”曦和问抚琴。

“在里屋。”抚琴说。

“那去里屋吧。”烛明说。

“不必，请落座。”后土娘娘走了出来。

一顿丰盛的午餐开始了。

这是一次让后土娘娘胃口大开的午饭，比烛明和天宇做的好吃太多了。

吃饭的时候烛明问了一些问题。

“你们以后就跟着娘娘了？”烛明问抚琴和兰孙。

“对。”兰孙说。“对天界失望了。”抚琴说。

“就你们两个吗？佳佳和黄黄呢？”烛明又问。

“阖佳和玄黄回家找夏津山神和牟平龙王了。”抚琴说。

“嗯？”睛明发出了疑惑。

“她们现在不是正神吗？”曦和问。

“还能回到民仙哪里吗？”天宇问。

“要不人家是民仙呢”，烛明说，“无论孩子做了什么，只要想回来，那一定是欢迎的。”

“对呀”，抚琴说，“飞凌一直都住在潍城博士那里，从没去过天界。”

“话说你们为什么当时要加入天界？”天宇问。

烛明立刻接上：“当时的问题就复杂了，但好在慢慢的都变好了。说起来娘娘恢复之后打算去哪里？”

“说不定就待在这里了。”后土娘娘说。

“不出去吗？”睛明问。

“外面有烛明上仙和小睛明就足够了，毕竟没有上仙和睛明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多叫几个人一起解决。”后土娘娘说到。

“娘娘过誉了。”烛明和睛明齐声说。

当初佛界被杀穿，只剩下了包括弥勒佛在内的几个，虽然很惨烈，但佛界对人间的庇佑本来就很少，所以没有什么影响。这次三界被杀穿，只收拾了三个领袖，并没有涉及其他正神，而且三个领袖又不会轻易就死了，所以人间依旧在正常运转。

或许未来还会有其他事情需要解决，待事情发生之时，烛明等凡圣依旧会挺身而出，只是目前来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安心享受当前的宁静吧。

睛明童话

（30）神秘人梵净

平静的日子确实过了很久。

三界领袖被一众凡圣打败之后，整个正神界都瞪起眼来了，履职也比以前不同以往的认真。

冬至快要到了，路边烧黄纸的人又多了起来。晚上，烛明和睛明在大路上逛街，虽然已经走过很多次，但依旧饶有兴致。一路上他们看见了很多烧纸的人，这让烛明不禁想到了鬼节的时候曦和不敢走夜路叫他去接的事情。

睛明听烛明讲这件事情，也是笑了出来：“下次曦和姐姐再害怕的时候，我去接她。”

两个人等红绿灯的功夫，一个妇女走到路口这里来准备烧纸。她先画了一个圈当作院子，然后把黄纸倒在圈里点燃。刚开始她在拿树枝来回拨动纸堆，让黄纸燃烧的更充分，但不一会儿，黄纸还没有完全燃烧，甚至有的部分还没变黑，妇女就停止了动作，原地不动了。

烛明发现了异样，于是路灯亮了依然站在原地。睛明见烛明不动，顺着

烛明目光的方向看去，妇女蹲着原地不动，但往上看，隐隐约约能看到妇女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泽。

“不对，很不对。”睛明想着。果然又过了一会儿，妇女站了起来，直接把手迅速伸进了火堆，然后把燃烧的黄纸扔向路过的人。

人们被吓了一跳，开始骚乱起来。也就过了几秒钟，沿着烛明睛明所行轨迹的相反方向，路上烧黄纸的人一个个接连发疯开来。

烛明立刻放出蓝火，把眼前的火苗吞噬掉，然后驱动火焰往回飞，一边吞噬火焰一边做标记，把所有发疯的人的位置都确定了出来，然后指挥酒葫芦快速掠过他们的后脑勺，把他们都打晕。

但显而易见，当你发现一小片群体异常的时候，一定还有更大的群体异常，整个济南城各个角落，相继出现了烧黄纸发疯的情况。危机时刻，一声怒吼响彻天空，人们都吓得低头闭眼捂住了耳朵，声音散去，发疯的人一个个的都倒在了地上。

这怒吼，没错了，是逐霜上仙那守宫化身四足两翼的巨龙——傲霜三七。

当晚，烛明和睛明并没有见到逐霜，毕竟冬至就要考试了，逐霜要抓紧复习。这场骚乱没有引起火灾，只有几个零星的火苗，也被居民们一人

一盆子水给泼灭了。

发疯的人接连被警察带走。烛明本想潜伏在派出所附近感应发疯者获取情报，但当晚的混乱太大，派出所里更多的是报警的市民，根本感应不到目标。其实掀了派出所也不成问题，但是这么多居民在这里。于是经过思考，睛明提出去现场看看，毕竟扑灭火苗的水里会保留信息。

刚走上山大路，睛明就发现了路边的异样，这团水渍里面隐隐约约有这一些睛明从没见过的法力。但烛明可对这太熟悉了，这绝对是佛界的法力，但问题又来了，佛界早就被烛明杀得没剩几个佛了，十个指头数过来都有可能，并且他们继续查看了几团水渍，全都是佛界法力，他们怎么可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但既然有了线索，又离千佛山这么近，去问问弥勒佛也无妨。

“这股法力的所有者当日已经死在烛明上仙剑下。”弥勒佛说。

“你还记得挺清楚，我确实是拿剑当时。”烛明说。

“那个佛已经被伙伴干掉了？”睛明问。

“当时干掉的太多，我也不记得了。”烛明说。

“如果烛明上仙依旧信得过我，我可以为上仙进行追踪。”弥勒佛说。

“信得过，快追。”烛明说。

话音刚落，弥勒即开始追踪，几分钟后，弥勒睁开眼睛，告诉烛明这股法力已经坐上了直达青岛西的火车。

“青岛西？他去黄岛干什么？”烛明问。

“恕小神没有那么大的神通，上仙不妨与睛明小姐一同前去调查，毕竟那曾是黄岛狐仙的地盘，现在狐仙之名亦属于上仙。”弥勒佛说。

既然这样，烛明睛明当即往黄岛飞去，没错，这次睛明是和烛明一起飞的，没有在酒葫芦里睡觉。很快，两个人降落在青岛西火车站屋顶上，感应着这里走过的每一个人，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成功找到了那个携带佛界法力的可疑人员。

对可疑人员做下标记之后，一切都好说了，黄岛狐仙死后，狐仙的名号法力与责任，都移交给了烛明，在自己的地盘上，烛明至少可以做到全知。与此同时，他想到了在学校的安排下来到潍坊学习的青禾——那个离得这么近，又万分可靠的男人。

“当然要来帮忙了！”青禾立刻答应了烛明的请求。

当晚，睛明在一片隐秘的树林里一棵高大的树上睡了一觉，烛明则在树的最高处一直感应着可疑分子的踪迹。次日，烛明睛明去地铁站接青禾。互相给睛明和青禾介绍完对方之后，烛明告诉了青禾当前的情况。

“他的法力能让人发疯”，青禾说，“这不是邪术吗。”

“诶（重音），对啊！那必然和鬼界有联系了。”烛明说，“他现在在海边，咱们去吧，顺便带你看看海。”

三人快速飞去了海边。穿过了旅游区，真正走到沙滩边看见大海的那一刻，青禾以一声响亮的凡圣粗话表达了他的赞叹。

“在那里。”烛明说。可疑分子就站在游泳区的沙滩上。

烛明睛明青禾走了过去，在可疑分子一定距离处站定。

“你是谁。”烛明问。

面前的人转过身来，是一个中年男人。

然后眼疾手快的青禾迅速意识到了他要用邪术，抓起一把沙子就朝这个中年男人扔了过去。

男人迅速逃走，睛明上去就要追，但现场的游客都被控制了，把他们三个围住。虽然人不多，但如果处理不好，弄出太大的动静，只会对更多人不利。于是烛明睛明动作缓慢但暗暗发力的把这些人逐个打晕，然后青禾拿出镰刀法器——那把烛明给的农作用的镰刀，在空气中用力一挥，远处也出现一道法力切割，和青禾步调一致，砍倒了几棵树，把那个中年男人压住。

然后三人迅速飞过去，但毕竟距离已经比较远，还是让男人先一步从树底爬出来逃走了。不过吧，也并非一无所获，男人的身份证掉在了地上，上面显示男人名叫梵净。

“我能定位他，咱们继续追吧。”烛明说。

睛明点头，但青禾及时拉住了他俩，毕竟抓住他简单，既然如此，不妨趁优势在我，欲擒故纵，弄清楚他的目的。

梵净逃脱后，一路北上，去到了灵珠山，狐仙和菩提所在之处，并且沿小路往狐仙洞走去。

“狐仙洞？狐仙死后，那里就没人住了，他去那里干什么？”烛明不解。

睛明也不解，看了一眼青禾。

“你们说晶晶作为一个侦探，是不是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了？”

青禾说的非常有道理，烛明立刻给紫晶千里传音询问情况。紫晶表示，正如每次遭遇未知那样，当前济南城居民强烈渴望神仙的降临，而更多人眼中的神仙局限在了佛这个概念。

“制造一场混乱，让人们祈求佛的出现”，青禾思考到，然后问：“狐仙洞有佛踏足过吗？”

烛明顿悟：“弥勒佛去过狐仙洞！当时是跟菩提和狐仙讨论民仙收徒的事情，实际是想借民仙之手培养代理人。”

“那他沾染了弥勒佛的法力，是不是也可以使用法力了！”睛明说。

“不，不重要，过了这么久了，这点法力肯定已经消散的剩的不多了，这对我们造不成威胁，但借由这一点点，以弥勒佛之神通却可以洞察梵净的内心。”

“对呀！”于是烛明又跟弥勒佛千里传音。弥勒佛表示成功感应到了梵净的心机——创造一个佛，但接着自己的法力就被清除了。也就是说，梵净身上的法力，是有根的，也就是有载体的，但没有佛给过凡人法力，这也就意味着，有一个佛在梵净身上。

“有情况”，烛明说，“他订了火车票要回济南。”

身上带着佛的人，要创造一个佛，这很难用一般的思路解释。但好在青禾细致的思维，烛明睛明已经获得了足够重要的情报。既然来了，就带青禾好好看看黄岛吧，顺便给即将过生日的曦和买个实用的礼物——一顶可爱的帽子。

太阳落山后，烛明睛明送青禾上了地铁，青禾坐火车回到了潍坊，烛明睛明亦回到了济南。当年游凤凰岛，烛明作词一首，被其在诸城时候的班主任称赞“颇有著名诗人张宗昌的神韵”：

''''''

满江红・暑日忆凤凰岛一游

暑热已至，风吹来，裹挟热浪。抬头看，蓝中带白，多么完美。左有护法居湖中，右边海上有仙山。从哪里，一旦上了船，只有海。

凤凰岛，好去处，海神庙，小破屋，竹岛远眺海上，眺个神马。近看驴子石无形，远观灵山岛无声。已至此，坐个公交车，往回走。

''''''

这次临回济南前，烛明亦作词一首：

''''''

江城子·青青到访青岛

青青千里来相会，一晚上，没有睡，不管火车，到底贵不贵。见面激动如纸笔，宛若那，黑白配。

一同前去看海洋，没有车，怎么防，一声惊叹，卷起千堆浪。地铁归前去商场，这一日，人难忘。

''''''

冬至当日中午，那顶帽子被烛明睛明亲手送到了曦和手中，曦和变的更可爱了。

（31）美术馆的虎啸

虽然烛明和睛明回到了济南，但说实话，他俩还是很不解梵净到底要干什么。毕竟好不容易拿到了弥勒佛的一丁点儿法力，却仅仅因为被监视就扔掉了，总感觉好像他白跑了一趟。

而且他身上带着的那个佛，已经死了，又是怎么被携带的。弥勒佛也说搞不清这个人的脑回路，只是说会帮烛明继续监视梵净，毕竟千佛山下的济南，对一个佛界领袖来说监视起来并不难。

这天中午，烛明坐上了班车去附属医院转了一圈，毕竟上次就是在这里的时候，被勾陈大帝用结界阻断了和外界的联系，如果梵净真的不是一般人，应该也会被这片变化多端的地方吸引。

不过看样子，梵净只是一个普通人，弥勒佛说梵净往美术馆去了。

“美术馆？”烛明问。

“对”，睛明说，“弥勒佛是这么说的。”

“既然这样，那咱们也去看看吧，正好伙伴也没去过美术馆。”烛明说。

两人坐上公交就在博物馆下车，过了天桥，就到了美术馆。今日的美术馆不算喧闹，但精彩非凡。一层，一幅幅油画，或极其写实，或充满意境。二层，儿童的画作，或天真烂漫，或已具雏形。三层，白石在山东，或好看好看，或或不出来。总而言之，值得一来。

那梵净在哪里？确实是三层楼都没找到他。于是睛明和烛明想到一块儿去了——在四楼。

四楼有什么呢？谁也不知道，毕竟四楼只有几个展览，甚至连个音响都没有。

要不去感应一下？是为妙计。烛明走了上去，睛明在三楼继续观望。刚走上去，烛明就感受到一股杀气，显而易见，这展览的背后，一定还有其他东西。这层的人并不多，搜索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就算是施展法力，施展前把人弄醉了就行，不成问题。

三楼，睛明看着齐白石绘画技法介绍，不由得感叹，“这蝉真是画出来的吗？！”。无比赞叹之际，她看到展厅中央有一个画家故居展示区，里面摆放了白石曾坐过的那种造型的椅子，还有一个电子水墨画模拟桌，在这个桌子上，游客可以书画自己的大作。

四楼，烛明还在一个个观察，虽然人们一个个的感到无趣走了，但他始终没有放松警惕。果然，最后一个人离开展厅的那一刻，一条土黄龙冲破展厅的塑料墙壁出现在了烛明面前。

“终于出来了？谁这么没品味，给你上了这么一个颜色。”烛明说。

黄龙不语，只是一声吼叫，然后朝烛明冲过来。烛明稳稳的站在地上，一转身用胳膊别开它的龙头，然后顺势用自己无情的铁手拇指中指同时使劲，掐瞎了黄龙龙眼。

黄龙一声哀嚎后消失了。

“不会真是画出来的吧。”烛明疑惑。还没疑惑完，身后又一头犀牛冲破墙壁往自己撞过来……

睛明在展示区看游客们尽情挥洒自己的才华，竹子、大字，画画的生动，写写的优美。沉浸中，睛明听到了烛明的千里传音：“找点儿帮手，伙伴。”

“上面怎么了？”睛明问。

“我敢保证，这些犀牛大象狮子什么的非洲动物，绝对是用什么东西画

出来的，他能批量生产，咱们应该也可以。”烛明说。

“画出来的吗？”睛明看着眼前的画桌，一个奇妙的计策出现在了她的脑海。

四楼，烛明还在和狮子大象什么的打斗，没一会儿又蹦出来一个长颈鹿，还有一个豹子。烛明再能打，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就在烛明脱战思考战术的时候，他的面前迅速长起一片竹子，把扑过来的豹子野狗鳄鱼什么的全给卡住。

三楼，游客们还在作画，每画好一幅，睛明就小手一挥，用法力把画作的精神带去四楼显形。于是乎，老鼠吓死了大象，长蛇缠死了野狗，猴子打死了鳄鱼，公鸡吃掉了毒虫。然后，一声虎啸震撼了现场，最终的反击就此开始。

虽然这场战斗胜利了，但就算是到了闭馆，也还是没找到梵净。梵净拿走的那个宝贝，工作人员在无言术控制下坦白，美术馆确实有一支神笔，不确定是不是马良用过的，但确实有一支神笔，而且被偷了。

虽说还是让他把东西拿走了，但是，算了，他不还是输了？这么一个美好的下午，享受享受还是不错的，毕竟那只老虎可以变成狸花猫，就算不变成猫，这只名叫阿尔法的老虎在睛明面前也乖巧的像猫一样。

临离馆前，烛明作诗一首：

眼看那里有个屋

有人进来有人出

其中书画皆大作

尊嘟尊嘟尊嘟嘟

（32）佛慧山的神石

这是一个美好的下午，睛明在酒葫芦的别墅里面改网站，烛明带天宇来到了酒葫芦里。这壮观的凡圣造物着实让天宇由衷的发出惊叹。当初这里刚刚被创造的时候，除了这个湖，以及湖旁边的房子，其他地方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但是，自从睛明来到了这里，一切都被翻新了，高山、溪流、沙滩、树林，重新装点了这里。此地之生机盎然，绝非烛明上仙之所能及。

“/*天宇粗话*/，这不比济南城舒服。”

“往这儿走。”在烛明的引导下，天宇进入了二层小楼。

柔软的沙发让天宇再次发出感叹。

烛明朝着冰箱伸出手，一下子，冰箱门打开，里面飞出两瓶饮料，被烛明抓在手里。

“喝！”天宇毫不客气，这可是烛明的地盘，客气什么。

睛明从楼上下来了，然后天宇就开始转达他最近收集到的信息：

首先是临近过年，烧纸放鞭的人多了起来，这也就意味着发狂的人也多了起来，而确实也就是这个样。

其次是天宇去附近甚至去菜市场再甚至更远处人群密集的地方考察时，总是会听到有很多中老年人，就是那帮子说话管用的人，讨论请个佛请个菩萨什么的。

“也就是说人们越发期待佛的保佑。”睛明说。

“我感觉”，天宇说，“他们是除了佛不认得别的神仙。”

“没错，是这样的。”烛明说。

“然后”，天宇继续说，“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一个自称弥勒佛的人跟我说那个叫梵净的人经常出没佛慧山最近。”

“弥勒佛？”烛明问。

“对，他是这么说的。”

“他长这样吗？”说完，睛明小手一指，无数光点形成了弥勒佛的画像。

“啊对对对，他就长这样。”

“嗯？那……弥勒佛为啥不直接给我们托梦？”烛明问。

“咱们那晚上貌似在看电影没睡觉。”睛明说。

“那既然那个人真是弥勒佛的话，我感觉我们可以去佛慧山看看，毕竟我感觉他好像挺和善的。”天宇说。

“打和善的。”烛明笑着说。

“这样的吗——”天宇说。

“现在是晚上五点半，咱们去佛慧山看看吧，我还没去过那里呢。”睛明说。

离开酒葫芦艳阳高照的白日，进入济南城灯火通明的夜间。

三个人从地铁地道穿过经十路，沿着山师东路千佛山东路一路步行南上，走过狭窄的小径，上过陡峭的急弯，到达了旅游路。

路的对面就是佛慧山，要过路的时候烛明问睛明给没给阿尔法放猫粮。

“猫粮？咱家有猫粮吗？”睛明说。

哦对，阿尔法饿了可以变成老虎去捕食。

“过路吧我们。”天宇说。而就在三个人刚要迈出脚的时候，佛慧山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冲击波接踵而至，迫使三人迅速降低重心。

冲击波过去后，天宇大喊：“搞这么大动静，不怕把查烟花的给引过来吗。”

烛明接着说：“快引过来吧，都死了就没人查烟花了。”

“他下来了。”睛明说。烛明和天宇往前看去，梵净出现在了佛慧山牌匾处，手里拿着一颗发亮的棱角分明的石头。

“他手里那是什么？”天宇问。

“没见过”，烛明说，“但是去试试就知道了。”

说罢，烛明迅速过路走到牌匾之前，本打算继续往前，但一个鬼魂抱住

了他的大腿。烛明诧异，环视四周，周围还有无数成型的不成型的灵魂。莫非这都出自那块儿石头之手？没时间多想，烛明一手掐碎缠着自己的那个鬼魂，然后径直往梵净的方向冲过去。但是，梵净竟然丝毫不躲，反而是原地等待烛明的挑战。没错，梵净作为一个普通人，竟然有着能和烛明交手的能力。

几个回合下来，两人有来有往，但烛明敏锐的发现，梵净的武功极乱，都说乱拳打死老师傅，但是乱拳既然叫乱拳，那一定有破绽，最基本的手好弄腿难装，他的武功纯粹是用法力堆积起来的。于是，烛明决定使用消耗之法，用高强度的对战以强打弱。果不出烛明所料，梵净很快就开始气喘吁吁难以继续抵抗。

力竭之后，梵净手中的石头发出耀眼的绿光，随即烛明快速反应，躲过了一个鬼魂的袭击。但是，躲过了一个还有好多个，现场还有无数的灵魂聚集成鬼魂，如蝗虫过境般朝着烛明飞来。

梵净看自己人多势众，本想上前继续和烛明决一死战，但他思考了一下，又仿佛是有谁在他的脑海里说话似的，他立刻收回刚迈出半步的脚，一溜烟儿跑了。

有了上次在美术馆的经验，这次烛明根本不慌，一个个鬼魂，都被烛明的无情铁手掐碎形体。“我们不去帮忙吗？”路的那边，天宇问睛明。

“等一会儿。”睛明说。

“睛明小姐是在等我吗？”弥勒佛的声音传来。

“就是等你。”睛明说。

天宇回头一看，正是自己梦里碰到的那个人，一声震惊的粗话脱口而出。

“那块石头是什么东西？”睛明问。

弥勒佛解释道：“那是佛慧山的神石，可能是晶体，可能是琥珀，可能是矿，但无论它是什么，也无论它的所有者是民仙还是上古之神，里面蕴藏着的，是佛慧山几万年来的能量，万物的消亡最终汇聚于其中。”

“也就是说”，天宇说，“那是一个容器。”

“可以这么说”，弥勒佛点头，“这些鬼魂都只是灵魂和能量，它们最初可能是人，可能是飞禽走兽，也可能是花鸟鱼虫，但现在它们都是同样一点一点的灵魂，同样一点一点的能量，本没有形态，是梵净让它们成型。”

“所以这些东西打不散，要处理就只能重新收集起来？”天宇问。

“对。”弥勒佛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那可好办了，睛明拿出烛明的酒葫芦，把阿尔法放了出来。阿尔法出来以后，往千佛山顶跑去，边跑边变成老虎，然后在山顶一声虎啸，战场的鬼魂原地打颤，山上的水流产生波纹，随即最清澈的那部分水集合起来，汇聚到睛明身前。

虎啸结束了，鬼魂们重新进入了战斗状态，继续朝着烛明扑过来，但一瞬间，无数清水形成的水球将他们尽数裹住。

烛明回头一看，睛明和天宇已经过马路来到了这边。

接下来，睛明小手一挥，所有水球聚合为一个大水球，然后浓缩，直到变成一块水晶般坚硬手掌般大小的冰晶。

这块冰晶是如此的凉，寒气刺入骨髓。睛明把清水分给了烛明，这样，烛明可以徒手将其拾取，然后使劲扔向天空，其高之处，冰晶爆炸，发出巨大的声响，绽放万紫千红的火花。

“这下好了，查烟花的又要来了。”天宇笑着说。

“他们最好不是因为害怕有人发狂才查的烟花。”烛明说。

“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能量本可以用来增长法力，烛明上仙竟拱手让出？”弥勒佛笑着说。

“这些灵魂经梵净之手，沾上了你的法力。”烛明对弥勒佛说。

弥勒佛笑脸消失。

“换言之”，烛明接着说，“在黄岛，你的法力没有被他清除扔掉，而是被吞了。”

（33）阿尔法和坏猫

处理完佛慧山的事情，烛明和睛明回到了酒葫芦里。

睛明睡下之后，烛明打开电脑改了改程序，然后就收到了紫晶发来的消息：

就在刚才，紫晶走在路上，在宿舍楼下，她见到一只小黑猫，长得非常可爱。于是紫晶伸手去摸，然而没有意识到，如此可爱的猫猫不应该在流浪。果然，手刚碰到猫猫脑袋的那一刻，猫猫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伤了紫晶的大拇指，然后不知从何处，更多的黑猫跑了出来，对紫晶发动袭击。意识到自己中计，紫晶手一挥，手串的珠子分散开飞向猫猫们，打完这个又去打那个，好几个珠子兵分好几路，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防御和进攻之后，猫猫们败下阵来，纷纷躺在地上哀嚎。

“出血了没？”烛明问。

没错，出血了，伤口暴露，得打疫苗。

烛明拿起褂子就要出门，但一只脚刚出门的时候他听到了阿尔法喵喵叫着走了过来。烛明回头看了眼阿尔法，阿尔法看着烛明，喵了一声。

烛明和紫晶去到了五院——那个唯一能打疫苗的地方。虽然紫晶已经很大一个人了，但说到打针，还是会害怕，更何况那些发烧肿胀的毒副作用。经过一番纠结，她还是坚强的被打了两针。

与此同时，阿尔法悄悄溜进了学校里面，它去到晶晶楼下，看到了那群袭击晶晶的黑猫们。阿尔法一步步走了过去，黑猫头目发现了阿尔法，对阿尔法发动警告，阿尔法丝毫不理会，径直往前走。黑猫们见阿尔法不走，纷纷走上前来，想用猫数优势把阿尔法吓走，但阿尔法首先不是吓大的，其次聚一堆儿但省力气包围了，于是阿尔法直接变成老虎把它们全都咬死。

医院里，紫晶打完疫苗需要待半个小时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在这期间，烛明仔细观察了晶晶的伤口，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于是用法力聚集出一滴清水——就是刚在佛慧山得到的睛明清水，令其贴住紫晶的伤口，然后又驱使其离开伤口浮在空中，烧以烛明蓝火，果然提取出了从没见过的法力。

也恰好在这时，阿尔法走进医院喵了一声。烛明回头看见阿尔法，万分确信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就在这里。紫晶看烛明严阵以待，也没有了睡意，跟烛明一起观察起四周。

虽说此时医院里面已经没有病号了，大厅里面唯二的工作人员也在专注工作，但也就是这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环境，带给了烛明紫晶巨大的压力——根本不知道哪里有疑点。

但紫晶是一名不以侦探为主业的专业侦探，在没有思路的时候，她决定创造思路。她把自己手中的矿泉水扔向了厚重的棉布门帘，如其所料，门帘接下来就被从外向内撞击，撞击物是猫猫大小。烛明见状，用法力轻轻轰击门帘，然后两人一猫掀开门帘夺门而出。在外面，他们见到了烛明提取出的法力的源头——那只脖子上戴着银项链的黑猫。

“坏猫！”烛明低声说到。

黑猫盯着烛明他们，然后脖子上的项链发出了明亮的金属光泽，接下来它身边的十几只小猫就快速长大到成年状态。长大后的小猫们瞬间有了杀意，往烛明他们扑过来。

烛明叹气，然后阿尔法变成老虎把扑过来那些猫猫还是全部咬死，最后变回猫猫。

猫猫又不会用手机，消息不通很正常。

已经没有小猫崽了，黑猫也意识到自己的其他猫崽也被咬死了，扭头就

想跑，而就在这时，它的脖子被一股法力掐住，项链被法力摘下，随即断气没了呼吸。

“怎么老是你？”烛明看着几个小时前刚刚见过面的梵净说。

梵净不说话，要走。

“你为什么要创造一个佛啊？”烛明又问。

闻此，梵净止步，转过头来，但是不说话。

“你兜里那块儿骨头，那块儿佛骨，从哪里捡的？”烛明继续问。

梵净转过身来，愤怒的看着烛明：“神仙都一样虚伪。那天你们这些神仙打架的时候，所有人都转移走了，唯独把我给留下，你知道我当时躲在角落里有多绝望吗？”

“嗯？所有人？好像只有佛界大军压境那一次才转移了所有人吧。”紫晶说。

“嗯？漏了吗？你当时在哪里？”烛明问。

“我当时刚应酬完，醉倒在了胡同里。”梵净愤怒的说。

“这……你喝醉了，我的酒进不去，送人们去避难的法力在酒里面……”烛明一时间不知道该说啥。

“佛我也拜过，从没有保佑过我，反而现在待在我的布袋里祈求我不要打碎它，甚至愿意拿出它拥有的所有法力和知道的一切。能够保佑所有人的神仙也把我排除在外。既然没有神仙能保我平安，让我得到我想得到的一切，那我就创造一个神仙听命于我，让一切成为我手中的玩物！”

梵净说完，拿着项链就走了。

紫晶生气的说：“他这……当神仙是为了他自己吗？！要是你的话，让你喝到躺在胡同里，你得酒局上就掀桌子了吧。”

“唉，就这样吧，放他把项链拿走，算是补偿他了吧。”烛明说。

（34）争夺佛木

“什么？！”睛明听了烛明的转述感到震惊。

没错，一个凡人，不但在诸佛林立的战场上活了下来，还捡了一块儿佛骨，烛明听了也很震惊。

“我跟晶晶想的一样，法力怎么能用作让自己当皇帝呢！”睛明说。

“就是啊”，烛明说，“正神只是履职不称，他这样是连履职都不想履。”

“唉”，睛明生气的叹了口气，“他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第一次是去美术馆拿走了神笔，第二次去佛慧山拿走了神石，这次又不知道去哪里得到的项链，创造一个佛到底需要多少东西。”

烛明也在思考：“虽说他的去处难以揣测，但是换个角度想的话，操纵世界，无非生长化收藏五个环节。”

“诶（二声）”，这个角度提醒了睛明，“神笔创造万物，代表生，神石封存法力，代表藏，项链让小猫长大，代表长。”

烛明面露茅塞顿开之表情：“对耶，他手里还有弥勒佛的法力作为原初的动力，如果再把佛骨打碎，消灭佛骨内原先的法力，以这无主之骨架作为躯体……”

“对！就是这样！”睛明兴奋的说，“所以接下来他会去寻找主管化和收的法宝。”

有了思路就干！烛明当即给弥勒佛千里传音。

“化之法宝的话，因为法力就能够进行变化，所以有什么法宝我已经记不清了，需要查了资料才能传达上仙。但是收之法宝恕小神不能给予。”

“弥勒佛这是何意？”烛明说。

“其事有因，请言其详。此收之法宝，乃我千佛山之佛木，其收集众人之上香敬佛所携祈愿，为小神修炼之用。”

“这么说的话”，烛明说，“看来这佛木不大。”

弥勒佛一听，知道自己又中了一招，无论如何烛明都会来抢的。

当晚，烛明从北边摸上了山，带着这几天心烦意乱的程桑，而睛明则和

阿尔法从南边上山。程桑的歌声首先吸引了弥勒佛的注意，他感应过去，却发现仅仅是一个高个的男生在唱歌，仅此而已，烛明在旁边没有一点儿要动手的意思。他疑惑了，既然烛明为佛木而来，这歌声一定有问题。于是弥勒佛又继续监视了他俩十几分钟，这期间除了程桑唱歌和两人登山，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发生。

另一边，睛明和猫猫阿尔法不发出一点儿声音的上山了。她俩迅速到达了兴国禅寺附近，然后阿尔法用它敏锐的嗅觉问了问，最后确定了佛木的位置，睛明则快速出手，直接用法力轰出一个坑，成功的把佛木取了出来。

烛明听到声响知道睛明成功了，弥勒佛听到声响知道自己中计了。

拿到佛木后，睛明抱起阿尔法迅速跑路，结果却撞到了一道透明的法力屏障上。很显然梵净也来到了这里，并且成功把睛明和阿尔法困在了屏障之内。

烛明感应到情况不对，恰好此时程桑提出要下山，于是烛明说去趟厕所，让程桑先在小卖部里坐坐，接着进了厕所之后，则翻窗偷偷溜走，赶去睛明的方向。

那边，睛明被困之后，用法力感应着梵净的位置，可是突然，屏障顶部

升高四周外扩，睛明迅速反应，用清水在自己周围凝结一层新的屏障，接下来梵净的屏障迅速收缩，打在睛明的屏障上。显然是清水更硬一点，梵净的屏障破了。但刚喘了一口气，一层新的屏障就从睛明右前方飞来，砸在睛明的屏障上，虽然和刚才一样，清水更硬一点，可接下来，更多的屏障接二连三的飞了过来，打的睛明的屏障都位移了，睛明也跟着后退。

便利店内，程桑看着店里的木鱼玩具，发现了一只破旧的木鱼。他问店员这个怎么卖，店员说这是山上捡的，成色不错，不卖，但可以敲。

烛明迅速往山的那边飞过去。

睛明那边，频繁的撞击后，睛明的屏障出现了裂纹，梵净也从草丛中现身，接下来的不是屏障，是梵净本人。显然梵净又从神石里面调出了一点儿法力，他的速度是如此之快。由不得多想，睛明令屏障破裂后迅速把阿尔法和佛木扔向一边，转头就应对梵净。但梵净太快了，一下子就抓住睛明的脖子把她提了起来。阿尔法见睛明遇险，一步站稳之后就变成了老虎，左脚压住地上的佛木，朝梵净低吼示威。而梵净只说了四个字“给我佛木”，随即抓住睛明的手掐的更紧了。

小卖部里，程桑一边唱着流行歌曲一边敲起木鱼来。只不过谁都不知道的是，这只木鱼是弥勒佛当时落在山路上的法器，它的声音可以传遍整

个千佛山。

阿尔法继续和梵净对峙，但没有几秒，睛明就出现了要缺氧晕过去的表现，阿尔法依旧低吼，但是不甘心的一脚把佛木踢了过去。梵净拿到佛木后没有立刻放开睛明，而是停了一下后把睛明狠狠往不远处的的石壁扔去。阿尔法焦急的狂奔过去，但也来不及了，好在烛明及时赶到，接住了睛明把她抱在怀里。

显然梵净还想继续发动攻击，但这时候，程桑的木鱼声传了过来，打断了梵净的注意力，他才开始使用法力，尚不熟练，这一打断，他需要把法力重新聚集。但接着第二声木鱼传了过来，又把他打断了，然后是第三声第四声第无数声，其中还隐约夹杂着一个男人豪迈的歌声。

见睛明没事，阿尔法转头要和梵净开干，梵净见势不妙跑了。佛木被抢，阿尔法好大一只老虎沮丧的趴在地上。烛明摸了摸它的头说：“没事，好猫。”

睛明带着阿尔法回到了酒葫芦，烛明回到溜出来那个厕所，假装刚上完出来去便利店找程桑。

烛明对程桑说：“你这五分钟唱的歌我在厕所里都听到了，太令人振奋了。”

“啊！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程桑豪放的仰天大喊到。

（35）不再需要佛的济南

某个幽深的树林里，一只鸣蝉安静的趴在树上。不一会儿，它感受到了什么，然后大叫了一声，紧接着，林间的大树灌木乃至小草迅速的由枯转生，令这片树林重新茂密起来，让入侵者无法看清里面的一切。

但显然入侵者并不想进入树林，一个火球砸了进来，令树林顷刻间化为灰烬。那个入侵者——梵净，走到那颗没有被烧毁的树旁边，发现鸣蝉已经不知所踪。

此时的睛明，正和烛明在奶茶店里坐着。他俩依然在等着弥勒佛的千里传音，其实也是比较急的，虽然是在奶茶店里。不知这个法宝到底是怎样的少见，弥勒佛查了这么久的资料都没有查到。天已经黑了，济南城再次喧闹起来，迎接着新的阳历年到来。

睛明等的有些不大耐烦，趴在了桌子上，窗外的蝉鸣声让她更加烦躁。等会儿，蝉鸣？大冬天的竟然有蝉鸣？睛明和烛明一齐往窗外看去，真的是一只蝉在叫！

这只蝉很快就飞走了，紧跟着另一个黑影也飞了过去。“是梵净！”那个身影，化成灰烛明也认得。烛明和睛明立刻出门去追，他俩穿过林立

的高楼，一只追到千佛山顶，落脚后，梵净手中拿着那只鸣蝉，侧眼瞥了他们一眼，然后用法力从兜里拿出那块儿佛骨，将其在空中碾碎，骨灰落在鸣蝉身上，将鸣蝉迅速骨化。

就这样，梵净收集齐了掌管生长化收藏的五样法宝，他把神笔、神石、项链、佛木和鸣蝉一起扔向身后的天空，随即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向烛明和睛明传来。烛明迅速背过身用外套把睛明挡住，冲击波过后他俩看向梵净的方向，如银幕被撕裂般，梵净身后千佛山最高的地方，一尊金身大佛自茫茫黑色中显形，闭着眼，但将佛光撒向烛明和睛明身后的济南城。

这金光将黑夜变得如同白昼，紫晶、曦和、逐霜和荇蔡在楼顶警戒起来，紧盯着远处的千佛山，医院里先前发狂的人们开始更加疯狂的挣扎，渴望佛降临的人们双手合十默念阿弥陀佛，人群骚动起来，不安的情绪和言语迅速传播。

“真的是一个佛……”睛明说。

“不，这只是一具存放和运行法力的空壳，真正支配它的是梵净。”烛明说。

“现在，我就是世界新的主宰！我要杀死所有忤逆我的人，就从你们开

始吧。”梵净说罢，朝着烛明和睛明掀起了风力极高的强风。

烛明睛明立刻放低重心让自己站稳，然后一起用法力从地面抬起一个土坡，两人则躲在土坡之后，暂时避风。喘了一口气之后，烛明也开始施法，同样刮起强风，风力对冲之后，睛明张开双臂，借助风力快速飞向梵净，接触到梵净之后，她把梵净摔出十几米远。

风力停了，烛明也停风，往梵净的方向飞去。睛明也往梵净那里跑去。但梵净现在拥有无尽的法力，尽管烛明和睛明的速度已经够快，梵净还是先一步起身，先挡住了睛明的几记蹬腿，然后烛明上来，又挡住了烛明的拳法。他不但挡住了烛明和睛明一齐进攻，还转守为攻，一度在相持中占据主动。烛明和睛明接连不断的对梵净发动攻击，火烧冰刺轰击落雷放电，悉数使用，但梵净丝毫不带怕的，毒蛇藤蔓随手拿来，飞镖抓把土一熔化就是。已经好久没有像这次一样让烛明睛明打的如此吃力的战局了。

几个回合下来，梵净不但一点儿不累，反而更加起劲了。烛明把阿尔法放了出来，加上空中纷飞的酒葫芦和阿尔法变成的老虎，现在是四打一。战斗还在继续，终于在某一个瞬间，阿尔法咬住了梵净的胳膊，烛明趁梵净攻击阿尔法的时候，扔出酒葫芦，梵净没有完全做好防御准备，被击中。

这一击酒葫芦打中梵净的前臂被弹了回来。到现在，激烈的战斗迎来了喘息的时机，阿尔法受重伤变回猫猫被烛明送回到了酒葫芦里。烛明睛明在梵净和金身大佛的对面与其对峙。

“很好”，梵净捂着被打中的胳膊说，“很好！既然你们迫切求死，那就让济南城为你们陪葬吧！”

说罢，梵净仰天大吼起来，一声固定赫兹的音波转瞬即逝的传了出去，紧接着的便是冲击波过境，烛明和睛明被打飞数十米，整个济南城山崩地裂，水漫火起。尚在济南的诸位凡圣用尽全力，也未能阻止这场浩劫的蔓延，因为发疯被绑在床上的人们发出了临死前的狂笑，渴望佛神降临的那些人大喊“佛祖为什么这么对我们”后也死在了浩劫里，整个济南城瞬间变成了一片废墟，一片绵延千里的废墟，废墟之下，躺着无数绝望的尸体。

烛明躺在地上，怀里紧紧抱着睛明，酒葫芦掉在前边。虽然依旧在千佛山顶的战场上，但刚站起来的那一刻，烛明一下子就没有了力气，只能单膝跪在原地，而睛明，正步伐坚定的走上前，捡起酒葫芦后快速深呼吸一口气，然后张开双手放在身前，用法力驱动酒葫芦进行瞄准，同时她的四周产生了同向的旋转气流，形成了一个风场，风场中，睛明的头发慢慢变白，直至全白，睛明怒目而视，酒葫芦迸发而出，贯穿了金佛的胸膛。

梵净看着被贯穿的大佛震惊了，然后他立刻回头，刚回过头来，睛明就已经冲到了他的身前，一拳打在他的左脸上，梵净措手不及，一下子处于被动，紧接着就是睛明一招接一招的进攻，梵净在防御中找机会反击，但接下来，睛明开始使用法力，现在的蓝火比刚才更炽热，清水比刚才更寒冷，法力轰击一个接着一个，惊雷闪电直入骨髓。大佛开始碎裂，开始崩塌，梵净的法力亦开始流失，眼看自己胜算已尽，梵净聚合了自己全部的法力，准备一招解决睛明。睛明也不害怕，亦聚集自己的法力，给予梵净最后一击。

这是最后一次法力对冲，声响巨大，烟尘四起，梵净被睛明打下了山顶，摔死在了千佛山某处。

随着梵净的死亡，金身大佛碎了的没碎了的都消失了。烛明缓过来了，站了起来。睛明往烛明这里走过来，但到了烛明身边没有站住，用清水凝结一个屏障把烛明困在里面后又继续走到崖边。风场再次出现在睛明周围，睛明背对着烛明，她再次深呼吸一口气，只不过这次很舒缓，然后她说：“伙伴，谢谢你带我走出幻境来到了这里，你对好多东西都带有恨意，却把远多于恨的爱给了我，给了曦曦他们，给了你珍视的所有人。我和你永远都不会死，但这次……”，睛明回过头来，“我要睡好久了。”然后转回头去，在风场中浮起。

易者，变也。此阴阳易之法，让已经覆灭的济南城变回了人们开始发狂之前。

阴阳易施展完毕，风场消失，睛明慢慢的往下落，烛明上前接住法力耗尽的睛明，把她抱在怀里。烛明笑着叹了口气：“你可以用阴阳易，为什么我不能呢？”然后一个风场在烛明身边形成，随着风场越来越强大，烛明渐渐失去了所有的感觉。他尽力让自己站稳，直至法术完成，视觉恢复后，烛明睁开眼，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活蹦乱跳的睛明。

新的一年到来了，临新年钟声敲响之际，烛明作词一首：

''''''

丽都假日·在这特殊的晚上

晨曦

是每个早晨均匀的流动

落霜前

我们用心静静去感受

水晶

是张张笑脸珍藏的时候

寰宇间

总有一份真挚的感动 那

就让我放下那些不自觉的害怕

让岁月注入那 难以言说的融洽

就让 人间 都期待春天的生发

遥望着 最喜欢的人啊 别怕

原本的我就很好啊

为什么改变她

我寻找的 是自在快乐的那个她啊

绽放吧 一如绚烂的繁花

无妨春秋和冬夏

展开书卷描绘 灿烂图画

时间 流在指尖之中不曾留下

过去 未来 都 亲自去回答

盛开吧 同那盛夏的月牙

在那璀璨星空下

听着蝉鸣一起 休憩树下

现在 静悄悄在那一点不说话

追逐吧

属于我们的童话

由我们整理收纳

宏论

是我们无需多做的事情

一抹青

回忆起那传奇的故事

仲夏

是嫩芽已经成熟的季节

到那时

写下属于我们的故事 我

彻底决定表达真情流露的抒发

就算一切为敌 精神永远也不乏

此刻 我们 都愜意在这一刻吧

凝视着 最深爱的人啊 别怕

原本的我就很好啊

为什么改变她

我喜欢的 是自在快乐的那个她啊

绽放吧 一如绚烂的繁花

无妨春秋和冬夏

展开书卷描绘 灿烂图画

时间 流在指尖之中不曾留下

过去 未来 都 亲自去回答

盛开吧 同那盛夏的月牙

在那璀璨星空下

听着蝉鸣一起 休憩树下

现在 静悄悄在那一点不说话

追逐吧

属于我们的童话

由我们整理收纳

''''''

（36）元旦登腊山

阳历新年的第一天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烛明带着晴明坐上了新开通的地铁线，去济南西部边陲找兆宏。

地铁开通后，原先两个小时的车程被缩短为了一个小时。他们到了学校，兆宏的人工智能小宏在他们面前展开全息屏幕欢迎他们。

“兆宏呢？”烛明问。

“兆宏昨天研究了一晚上济南城发生的事情，五点才睡觉，现在刚起床，请二位去餐厅稍作休息。”小宏说。

此时的餐厅，已经因为学生放假，空无一人。烛明和晴明坐在餐厅里，等了一会儿，兆宏来到了餐厅。

“嗨嗨，我来了。”

“你终于来了”，然后烛明介绍说，“这就是兆宏。而这位……”

“就是晴明！”兆宏说。

“我就知道……你让小宏监视我们！”烛明笑着说。

“没有没有，是你们昨晚的动静太大了。”兆宏说。

“也就一般吧。”睛明说。

“扭转一座已经覆灭的城市，很厉害了哦。”兆宏说，“来几笼小笼包小宏。”

小宏变出了小笼包，三个人吃起来。

“说起来”，兆宏对烛明说，“你得损耗不少法力吧。”

“是损耗了一些”，烛明说，“但影响不大，又不是扭转整个城市。”

“那也是损耗啊”，兆宏接着说，“虽说你们两个不老不死，但一下子用了这么多法力，尤其是睛明，怎么也得有点儿变化吧。”

“变化吗？”睛明想了想，“没发现有什么变化，唯一的变化只有我的头发。”

“你头发不还是黑的吗？”兆宏问。

“我可以让它变白。”说罢，睛明真的用法力让头发变白了。

“哦，好消息，那看来真的是没什么不好的情况了。”兆宏说。

“没事的”，睛明让头发恢复黑色，“我们等会儿去哪里？”

“我看地图上南边有个来佛山。”兆宏说。

“来佛山啥情况，小宏。”烛明说。

“不建议去来佛山”，小宏说，“因为它没有上山的路。”

“有什么别的地方吗？”兆宏问。

“小宏建议三位去西城天街，地铁直达，时间充裕的话可以上腊山看看。”

三人采纳了小宏的建议，吃完饭就坐上了去西城天街的地铁。

这是济南西部最大的商城，伴随着新地铁线的开通，此地俨然成为了焦

点。

三人在商场里慢悠悠的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于是三人在一家板面店吃了饭。饭后，兆宏睡意上头，于是三人又去咖啡店坐了一会儿。

休息过后，三人往腊山走去。他们穿过明星小区，通过农贸市场，一路南上，到了腊山东边上山口。

东边上山路还是很陡峭的，但是半山腰就可以看见刚刚离开的商场，上到顶，便可看见山南丘连着丘。腊山就很正常了，不像华不注山一样，平地突然冒出一个山来。

按兆宏所说，在台湾，上了山望到头就是海，但在济南，根本望不到头。继续东行，坡已经没有了，路平缓了起来，直至腊山西侧最高处，已然可以看见西边一马平川。

在此处向西眺望，湿地公园成为了参照物，黄河在参照物周围揭开了朦胧的面纱，跨河大桥真容显露，德州东南入口一瞬间门户大开。

腊山之行结束了。咖啡终究不能代替睡眠，于是，在同一个地铁站，烛明和睛明坐上了向东的车，兆宏坐上了西行列车回去睡觉。

迎击祝融

（37）华不注

济南的冬天已过三分之二。

这一个寒冷的晚上，烛明上仙和抟鹏将军在某处交谈。

“我昨天在藏经阁查到了好东西。”抟鹏说。

“藏经阁？”烛明说，“你的书房什么时候开始叫藏经阁了。”

“当然不是我的啦，那是弥勒佛的藏经阁。”

“他竟然能让你进去？”

“他敢不让我进去！”抟鹏兴奋的说，“打梵净的时候连面都不敢露，他哪敢多说话。”

烛明笑了，说：“幸亏他没露面，他要出来让梵净给吞了，那就真麻烦了。”

“堂堂弥勒佛祖……竟然会这么轻易被吞掉！他哪有资格多说话。”

烛明再次笑了出来。

抟鹏继续说：“不过这弥勒老儿的书房是真有些东西，就我昨天看的那本山水志，上面就写了一句话叫‘玉帝起华不注山为阁藏其卷’。”

“华不注？”熟悉的名称引起了烛明的注意，“是我经常去的那个华不注吗？”

抟鹏稍加思考，然后说：“济南应该没有第二个华不注了。”

“既然这样……那这个卷，是什么卷？”烛明问。

“当时我也在思考这个事情”，抟鹏说，“如果是玉帝的书的话，那直接放在天界就行了，所以这个‘其’字，应当理解为‘那’。所以这书应该和天界没有关系，但是我去问弥勒佛的时候他一直不回答我，在那里支支吾吾别的东西。”

“那问题又来了”，烛明说，“我去过好几次华不注山，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书卷。”

“你每个地方都看过了吗？”

“诶（二声），倒是那山下的华阳宫我没进去过，每次我去它都关门。”

“有意思”，抟鹏说，“一个公开景点不开门，有意思。”

那晚月色静谧如水。

次日下午，抟鹏叫烛明陪他去剃头。

剃头的时候，老板和抟鹏聊起了趵突泉，说是趵突泉已经趵不动了。

“趵不动了？”烛明心想，然后不作声继续听。

抟鹏表示应该是偶然，但老板一周去了四次，每次趵突泉都比上一次没劲儿。

打道回府的路上，烛明和抟鹏聊起了这个问题。

“按说的话，泉水异动的问题很早之前就被我们给解决了”，烛明说，“当时还是你去撞倒的神树。”

“对！这很奇怪。老灯你有什么想法吗？”抟鹏说。

“等几天我去趵突泉看看，瞅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烛明说。

“好！那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继续去藏经阁看书。”

“好你个大灯，竟然忍心让我一个人冒险。”烛明笑着说。

“嗨嗨，谁让老灯死不了呢。”抟鹏也笑着说。

“好好好”，烛明说，“不过可以让睛明今晚上翻墙进去看看……不行，她今晚要去别的地方玩。”

“说起来我还没见过她。”抟鹏说。

“等什么时候时机到了，你们就见面了，要淡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烛明说。

“这样的话……偷袭！”

“你竟然偷袭我！接招！”

（38）泉脉要旨

与抟鹏归来后，烛明收到了逐霜的消息，问他去不去五里牌坊打乒乓球。

“五里牌坊是个地铁站吧。”睛明的声音从烛明背后传来。

烛明被吓了一大跳：“你吓死我了。”然后大口喘气。

“咱们一起去吧，我还没见过逐霜上仙来。”睛明说。

“你不去玩了？”烛明笑着说。

“那地方什么时候去都行，但逐霜上仙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见的。”睛明也笑着说。

于是乎，五点的时候，他们两个坐上了去五里牌坊的地铁。很快到站了，两人先是从地铁站坐直梯上到地面。这里是连城广场，对面是和谐广场，而打球的地点，就在两个广场中间的地下，逐霜健身的地方。接着两人又进入了过街地道。这地道里，是第三个商业广场，地下二层健身馆前，摆着一张球桌。

显然这时候逐霜还没有下班，所以烛明带着睛明在这里逛了逛，一会儿逛完了，回到球桌的时候，逐霜也换好衣服从健身馆出来了。

“你的头发！”烛明笑着说，他第一眼就看到逐霜剪头了。

“呀！你竟然发现了！”逐霜也笑着说，然后转头对烛明身边的睛明说：“你就是睛明吗？”

“对，我就是。”睛明笑着说。

睛明坐在一边看，逐霜和烛明一边打球一边拉呱。自逐霜开始实习以来，已经有半年了，前几天她剪了头发，医院的护士都说太短了，她问烛明，烛明打包票的说正好，很美，他们说的都不算数，他说的才算。而逐霜很想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摆一张乒乓球桌，看得出来，逐霜依旧是那么有活力。

而打着打着，突然有那么一刻，本该弹起的球竟然贴着桌子滚了起来。啊？啊？！烛明和逐霜都发出了疑惑乃至震惊的声音。睛明上前一看，是一滴水，里面混着沙土。这不对劲，按说虽然济南地下泉水密布，但这地方既然能修地下商场，显然不应该有水存在，就算有，也应该被抽走了，所以真相必然只有一个，这是泉水，并且泉水改道了，渗了进来。

想到白天理发店老板说趵突泉的事情，烛明顿时意识到有情况。于是烛明叫了两声小宏，如期所料，小宏在线。烛明令小宏沿着渗水点扫描这股泉水的线路，很快，一幅全息投影出现在了烛明面前。逐霜睛明凑近过来，三个人观察这幅全息投影。

按投影所述，渗水点所涉及的泉道起源于南部山区，确如烛明所料。而这条泉路复杂纷繁，交通无数其他泉路，这种交通程度让小宏都给出了建议——非自然形成。

“也就是说有人新打了一条泉出来？”睛明疑惑的说。

“不大可能”，逐霜说，“之前大哥跟我说过，济南七十二泉，乃上古时期民仙诞生之前济南的护法真神，因此，泉路不会新增，只会更改。”

“老灯！问出来了！”抟鹏恰好在此时发来消息，“我把弥勒老儿灌醉了，他说华不注山藏的那卷，是那无字法宝——泉脉要旨。”

“泉脉吗……那看来很有意思了。”低声说罢，烛明放出一滴清水，令其接近渗水点，然后骤然冷却，清水成冰，亦冻结了那陌路之泉。

“哇偶！”逐霜低声赞叹。

“看来有必要去华不注一趟了。”烛明对睛明说。

（39）地宫

晚上睡了一觉后，烛明和睛明坐车前往华不注山，下车以后因为不是直达，所以走了一段距离。但刚走到华不注山门口，眼前的景象令两人万分震惊——华不注山连同其外围公园，整个变成了一片火海。

睛明见状，放出清水，将入口的大火扑灭，然后烛明一个箭步冲了进去，把整个华不注区域内的火吸了过来，然后将火球扔进了华山湖里，一下子，水面升温了，沸腾迅速扩散到整个华山湖。

火灾的事情解决之后，两人立刻往里跑去，一路上所见的情景，不说尸横遍野，但也死者无数。到了华不注山脚下，两个人先是调转脚步，去到烛明从未去过的华阳宫。这里亦有不少死者，但不同的是，此非常人，乃天兵也。两个人分头展开了一番探查，确认天兵尽死的同时摸清了华阳宫的布局，随即开始寻找纵火者的线索。在宫门处，他们发现了一股法力，虽然经过烈火烧灼已经无法具体辨认，但顺着这股法力的痕迹，两人再度深入，一直追踪到一幢锁着门的建筑这里。

火烧华阳宫来抢东西，竟然还知道抢完了要锁门，挺有礼貌的。一掌下去，烛明把大门给拆掉，然后和睛明一起进去了。

要说这屋子，一没有三官殿之明亮，二没有四季殿之宽敞，三者其内部空无一物，莫说藏东西，连躲都没地方躲。烛明刚要出去，睛明突然拉住了他，因为这次他们是从西边的路上来的，但刚才睛明从东边的路上去探查的时候，此地还有地下一层。

烛明低头看着地砖，这些地砖并非人间之材质，细细查看，有缝隙。那想必是和酒葫芦一样需要法力才能移动之物了，烛明遂尝试以法力驱动其下沉，果然，地面下沉，令二人来到地下。

地下的空间内，有落地窗两扇，观其外景，确为睛明探查之情景。向北看，有一宽敞地道，似直通华不注之下。烛明放出一个火苗照明，与睛明往里走去。

地道无比深邃，其两侧有壁画十分清晰。第一部分，乃形态各异之上古诸神，其为人间布施甘霖，清除风暴与烈阳。第二部分，似民仙数位而与人相处，令苍生和睦，人间幸福。第三部分，为林立之正神，体量庞大，人数众多，众人因祈求而饱腹，亦在角落之处躺有死者。

“这些壁画还挺客观的。”烛明说。

“那要这么说的话，这地道必然不是玉皇所作，他不可能把自己履职不称的事情画上去。”睛明说。

“有道理！”烛明顿悟。

“看！这里还有！”睛明说。

烛明走过去。此第四部分，乃人间诸物如狼似兔像牛等者，为某种神仙之势力诛杀，然其壁画已经模糊，无法详细识别。

至此，地道已尽，其阁者已在脚下。既壁画非玉皇所作，此阁想必亦然。阁乃圆形，中有一台，应为置泉脉要旨之处，其上已空。周之墙亦有壁画，似为一人探诸泉作泉脉要旨之无字卷轴之事，然壁画亦有磨损，无法辨认其人为谁。

“这里的法力有正神的，但覆盖在正神法力之上的……从未见过。”睛明说。

“或许我们可以留个样，等着详细研究。”烛明说。

“好主意。”说罢，睛明令清水覆盖在那壁画中模糊的制卷人面部，随后让清水凝结，这样，那未知的法力、模糊的正神法力以及那制卷之人，都被记录了下来。

（40）神通

“怎么样？”抟鹏将军问。

“我们去看了，两股法力模糊不清，根本无法追踪。”烛明说。

“那岂不是济南城现在很危险！泉水不一定就改道到哪里了。”抟鹏说。

“的确很棘手。但除了追踪，我还想不出别的奇招来。”烛明说。

“/*抟鹏将军粗话*/，不给他点儿厉害，当我们是什么了！”

“你有办法？”烛明问。

“找个高的、隐蔽的地方，让他看看我的厉害！”抟鹏说。

“既然这样”，烛明说，“那咱们去英雄山找睛明吧。”

此时晴空万里，阳光明媚，睛明正在英雄山最高处眺望。

“你就是睛明吗？”一个声音从几节台阶之下传来。

“嗯？你是谁？”睛明问。

“我是毓秀神女，烛明上仙的朋友。”

“原来是神女，我听伙伴说过你。”

“我听大灯……抟鹏将军说泉水再次异动，来看看。”

“显然，这一次不同寻常。”睛明说，“这次有外力参与。”然后睛明往山下看去，烛明正在跟她招手，“他们来了，我们下去吧。”

睛明带毓秀抟鹏烛明去到了山上一处隐秘的角落，背光之下，此处无人发现。

没有任何犹豫，抟鹏闭上眼睛，立起剑指，以抟鹏将军之名，将搜查的请求附带华不注山法力的线索昭告鲁地众灵。一瞬间，狼王号令族群，猛虎走出山林，鸡鸭快步疾行，蛇鼠开始搜寻，山野所有的动物，立刻在自己的领地，搜索两股法力的踪迹。

几秒钟后，毓秀亦开始闭眼施法，左手握拳，将搜查之请求，亦广播天界。一时间，天上之飞禽锃亮它们锐利的双眼，几个天界小神也走出住

所帮忙。

几分钟后，抟鹏睁开眼睛，表示洪家楼一只土犬发现了类似的法力痕迹。随即毓秀继续施法，不出一分钟，毓秀也睁开眼，确定法力相似度最高之处位于洪楼天主教堂。

“天主教堂吗？”睛明甚是怀疑，毕竟能跟教堂联系起来的，她只知道洪秀全。

“去看看吧。虽然另一股法力还没确认，但确定一股已经进展很大了。”烛明说。

烛明让毓秀和抟鹏先行归去，毕竟洪秀全是自己人，不会有大问题，然后就和睛明一起坐上了前往教堂的车。

不久，车到站了。一下车，那股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两人确定，华不注那两股法力中被掩盖而模糊的法力确与此有关。

下午的教堂人还是挺多的，游客在教堂里外游览、拍照，信徒在教堂内听讲。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教堂，外面的建筑风格，里面的壁画布景，都给人无比协调的感觉。

睛明在一幅玻璃之前专注的看着其上的油画，洪秀全的声音从她左边传来：“睛明小姐好。”

闻此，睛明转身也向洪秀全问好。

“睛明小姐怎么有空来蔽屋游览？”

“我和伙伴在华不注山发现了类似于你的法力。”

“类似于我？可那是玉帝之阁，在下不曾去过。”

“只有玉帝水平的神才能去吗？”烛明走了过来。

“然。除非是专职天兵。”

“那这么说的话，那股法力只可能属于一人。”烛明说。

“青华大帝。”睛明说。

“最近忙于太白真君之学业，无暇顾及家父之行踪，然今早见家父，乃于太医之处。”洪秀全说。

“那就对了。”烛明说，“华不注山下愈深之处壁画有所受损，应为大帝之与暴徒搏斗所留。”

“可让我等见青华大帝一面？”睛明转头问洪秀全。

“甚可。请上仙与睛明移步天界，在下这就通知天兵届时为两位带路。”

（41）祝融

烛明和睛明在一位天兵的带领下走进了青华大帝的病房。

“呦，何其荣幸能得到烛明上仙和睛明小姐的探望。”青华大帝说。

“竟然还有力气贫嘴，看来伤情不重。”烛明说，“倒是令人疑惑，你精的跟个老狐狸似的，竟然还能受伤？”

“嗯？什么狐狸？”青华大帝说。

“哦，对不起。”烛明说。

“所以您到底是怎么受伤的？”睛明问。

“能找到我，想必二位对华不注山的事情已经略知一二。”青华大帝说。

“那是，也不看华不注的大火是谁灭的。”烛明说。

“啊！”，青华大帝叹了口气，然后说：“既然火已经灭了，那小神理当告知。此华不注，无所连之山者，初乃平地也，黎民百姓造宫于其上，

藏其财宝也。后玉帝清其宫，挪其至南，起华不注山，乃为华阳宫也。”

“这和泉脉要旨有什么关系？”烛明问。

青华大帝继续说：“上仙莫急，容我细细道来。起华不注山后，我与天兵入华阳宫，开地道，加固地宫，为之阁，藏泉脉要旨也。时其地冷清，故请济南最后一位民仙，携百姓数名，作地道之壁画。凡天兵有意见于民仙百姓者，皆斩。至民仙已逝，百姓厚葬，壁画已成。”

“怪不得那壁画竟客观到这种地步，原来是青华大帝之功。”烛明说。

“可是”，睛明说，“那前三幅壁画——上古之神、民仙、正神，很符合时间顺序，但为什么第四幅壁画却话锋一转，描绘了护法真神被杀的情景呢？”

“实不相瞒，那第四幅，实为小神所作。壁画完工，吾删第三一画之半而为之，乃吾之私心也。”

“大帝之私心？”烛明突然意识到什么，“莫非那探百泉而制泉脉要旨之无面之人，乃大帝也。”

“然也。”青华大帝说，“吾作其卷轴藏于华不注，为其画之四后，一

时兴起，又作壁画于地宫之墙壁也。”

“还有一个问题”，睛明说，“杀害济南上古护法真神的，乃是何人？”

“其人乃上古之火神祝融也。吾作卷轴，本为制诸泉而安民，然几日前祝融进攻华不注之时，小神才知祝融并未死去，虽身为六御，亦不敌祝融，令其取卷而去，留吾一身之伤。”

“大帝曰济南七十二护法真神俱亡而不能灭祝融乎？”烛明问。

“大伤其元气，如覆烈火而留其火苗，非不能灭也，小神以为，应为诡计使然。”

“原来如此。”睛明低声说。

“谢大帝。”烛明说罢，就和睛明离开了。

回到人间之后，烛明一直在思考祝融的事情，思考良久，头昏脑涨之时，曦和邀其见面。见面后，曦和给了烛明两个橙子，这是曦和听睛明说要对付祝融赶工制造出来的宝贝。

两人分开后，曦和赶紧去学习了。烛明看着手里两个橙子，万分感动之

余一丝舒缓在眉间涌开，继续准备对付祝融的事情。

（42）且试上古火神

这天，逐霜刚下夜班，在健身馆健身一段时间后感到无趣，遂邀请烛明来健身馆之前的球桌打乒乓球。

也是巧了，昨日得到祝融情报之后，烛明经过深思，正想今天去会会祝融。而睛明心有灵犀的也起了个早，跟烛明一起坐上了前往五里牌坊的地铁。

下车以后，两人走进地下商城，去到了上次和逐霜打乒乓球的地方。刚到那里的时候，那里有很多跳舞的老头老太太，于是烛明先和逐霜打了一会儿球，期间睛明盯着上次堵死的那个漏水点看了好一会儿。不久后，老头老太太们走了，逐霜发现了睛明一直在看漏水点，于是问到：“睛明还在想那个叫泉脉要旨的东西吗？”

“是，也不是，我们已经确定了偷走泉脉要旨的是上古火神祝融。”睛明说。

“上古火神？”逐霜听到震惊的称号，一下子打漏了一球，转头对烛明说：“我记得我们和曦曦一起打倒的那个共工，好像是上古水神吧。”

“对的。”烛明说，然后继续接逐霜打来的球。

睛明接着说：“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伙伴还没睡觉，我就知道伙伴今天一定会来跟祝融过两招。所以想必伙伴一定已经有了引祝融现身的办法。”

“那是当然！”说罢，烛明调转方向，将乒乓球往漏水点打过去。球击中漏水点后，开始慢慢的往外滴水。祝融手里有泉脉要旨，他一定会发现滴水的事情，然后让更多泉水改道到此处。果不出烛明所料，一分钟后，漏水点滴水的速度突然变快，祝融已经上钩。睛明眼疾手快，小手一握，漏水点残留的清水冰晶瞬间再次将出水口堵住，并顺势逆泉水流向将冰冻上行延伸，就这样，这一下子就锁住了好多股泉水。睛明看着那漏水点，自豪的两手掐腰。

果不其然，紧接着才过了不到一分钟，一段铁棒从旁边某个入口处朝着睛明飞了进来。烛明见状，扔出手中的球拍，把铁棒打飞嵌进了墙里。

接下来，一个从未见过的人从那个入口走了进来，他的法力与华不注收集到的一模一样，来者就是火神祝融。

见祝融现身，逐霜接着就要上去开战，但被烛明拦住。“这里还有健身馆啥的，你守好，他交给我们。”逐霜环顾四周，按烛明说的后退几步，

随时准备在祝融搞大破坏的时候拦住他。

祝融面露怒色，烛明上前一步，抬手示意他过来。祝融面带愤怒的一拳打来，击中烛明的瞬间，拳头上的火焰将两人吞没，火焰散去后，只见烛明别开了祝融这一拳。

“幸亏别开了。”烛明低声说。说罢，烛明一拳打在了祝融的肚子上。祝融也毫不示弱，和烛明缠斗起来，每隔几拳就发出一团火焰。前几下，烛明还是靠反应力躲开了祝融的火焰，但几下之后，烛明找到了祝融的思维定式，近身就能把他发出火焰的胳膊给别开。

而祝融见自己的攻势被逐渐化解，转身放出一片火场。逐霜见状，准备对祝融发动突袭，但好在睛明及时放出清水限制了火场的范围。而祝融见一个小孩儿竟然制约了自己的火场，气从心头来，转头就朝着睛明冲了过去。睛明即便没有祝融力气大，但也丝毫不慌，她敏捷的躲避祝融的进攻，趁他一拳放火的时候，用清水包裹住了他的拳头。一瞬间，水和火接触形成的水蒸气直接把祝融的拳头烫起了皮，疼的祝融嗷的一声叫了出来。

“既然您当年没死”，烛明说，“想必您一定听闻了共工复活再死的事情。”

“那又怎样！”祝融一身带着火愤怒的往烛明冲过来。

烛明拿出一个曦和给的橙子扔了出去，砸在祝融身上。要说这火，祝融这终究无主之火，怎么能比源于生命之水更有能量呢？于是乎，爆开的橙子不但灭掉了祝融身上的火，还让祝融疼的大叫起来。

“我们可是干倒过共工的人。”烛明说，“告诉我们，你抢夺泉脉要旨，意图为何？”

祝融虽不服气，但不敢轻举妄动，他说：“那七十二神，竟然为了草芥和我作对，甚至把我几乎打死，我要让他们亲手灭掉他们视若珍宝的草芥——那名为人的生灵。”说罢，祝融跑掉了。

至此，烛明他们可以确定：上古时期，济南七十二护法真神佑人之安宁，与祝融大战后，七十二真神尽灭，祝融苟且。后民仙数名，令人间和睦，生活富足。至正神林立，幸得青华大帝勤恳，造卷轴以制诸泉安民也，民仙之最后者与诸位凡人为之壁画。今灾祸再起，理当平于凡圣，继真神与民仙之职。

（43）夺卷焚毁

烛明准备好了一切，跟睛明一起踏上了去往济南西部边陲的地铁。

这几天，烛明和睛明一起策划好了大战祝融的计划，并且叫好了帮手，曦和逐霜毓秀抟鹏已经待命。

按照烛明推演，济南七十二泉发源于南部山区，泉源水流尚细，力量不够，泉眼距离过远，水流无根，中部深藏地下，其法力无法获取，故劫取法力、控制泉流、毁伤济南最合适的地方，当属玉符河流过的西部边陲。

当天，兆宏对西部边陲全域展开了自动化搜索。烛明和睛明下车后前往咖啡店帮毓秀写作业，刚写完，兆宏就千里传音告知烛明睛明和所有待命人员发现祝融的消息。

曦和放下手中的书，往西部边陲飞来。抟鹏走出教室，也飞过来。逐霜换好衣服走出医院，骑着巨龙飞了过来。烛明和睛明帮毓秀收拾好东西放进房车，三个人往兆宏所说的地点走去。

同样是按照烛明的推演，人少之处必有瘴气，唯多与少耳，人多之处过

于招摇，易行踪暴露。其最适之所，当此地大学之城商圈也。人少乎？大学之城也，人多乎，课业未下，俱不出乎。

而毓秀所在的咖啡馆，正好就在商圈之内，所以走了两步路，烛明三人在商圈空地上看到了闭目而立的祝融。此刻，烛明站在前面，两手背在后面，舒了一口气，随后祝融猛的睁开眼睛，烛明的蓝火和祝融的红火好几股的陆续出现在空地的各个角落，对抗，吞噬，你支援，我截断，不时产生爆炸，如楚河汉界一般。

伴随着一次剧烈的爆炸，场上所有的火焰都被吞噬了，祝融没有得到任何优势，于是他拿出卷轴，开始劫取泉水之法力，以生起更加强劲之火。霎时间，几十个西瓜大小的火球朝着烛明飞过来，而烛明丝毫不躲，因为睛明的清水，已经凝结化而为冰飞了过去。仅仅一小块儿冰晶，便能吸收无数的热能，令火焰熄灭。至第一块儿冰晶飞临之时，祝融全身燃起火焰防御，火球停止形成，毓秀亦令烈阳高照，蒸清水以增湿气制火苗，限制住了祝融的神通。

按照烛明的推演，此时曦和应如期而至，果然，一根长棍自空中刺下，祝融一躲，曦和落地拔出长棍就往祝融身上劈过去。祝融本就措手不及，无暇思考，只知以前臂硬挡，直到被一棍打退数十米。

愤怒的祝融以全力聚起火球，往曦和扔去。这一个火球之大，即便曦和

用棍破开，之后的进攻也不会再有足够的力量。但曦和没有后退或躲避，甚至没有站在原地，而是一脚蹬地飞了上去。同时也未能如祝融愿，抟鹏自侧面飞来，以其金刚不坏之身撞上火球帮曦和开路。最后，曦和一棍把祝融打飞。

即便是如此强有力的进攻，依旧没有让祝融受重伤，他落地后没几秒就站了起来，愤怒令其仰天大吼，黑虎白蛇苍龙鸣鹿金豹烈马等泉水化身纷纷现形。也就在这时，傲霜三七骤然落地，发出怒吼，待逐霜自其上下来之后拍了拍它，三七扇着翅膀冲了上去。在三七激烈搏斗之时，睛明把猛虎阿尔法也放了出来，接着祝融亲自参战，烛明睛明逐霜曦和抟鹏也亲自参战，毓秀在原地控制战场湿度，令水汽既能制约祝融，又不会增强诸泉化身，以及伤及战友。

这是一场持续数分钟的激战，但大家镇静自若。按烛明推演，火气旺者必耐心少，天渐渐黑了，祝融果然耐不住性子了，拿出泉脉要旨卷轴将诸泉尽数散形吞噬后，跳起来飞走了。

都到这个地步了，不可能让祝融跑了的。逐霜把不会飞的毓秀和飞的慢的抟鹏拉上三七后背然后带上猫猫阿尔法之后，骑着三七和烛明睛明曦和一起去追祝融。

这又是一场激烈的空战。祝融放出火弹，烛明以冰盾防御，紧接着睛明

又放出冰箭，祝融留下一片火云融化冰箭的同时干扰了烛明睛明曦和的视线。而就在这时，兆宏让小宏把祝融的空间位置展现在了骑在三七背上有精力仔细分析空间信息的逐霜等人面前，紧接着就是逐霜一声“跟我来”，一行人重新追上了祝融。

空中的追逐依旧在继续，而现在，到了烛明推演的最后一步，兆宏已经把大学城那至今未开业的文旅城里里外外加固了一番，用作决战的战场。时机已经成熟，烛明和睛明展开冰盾，曦和踩在冰盾上跳了出去，以更快的速度飞向祝融，然后和祝融近身作战。几招下来，祝融被打飞到文旅城里。

祝融重重的落在文旅城里，兆宏走了出来，烛明睛明曦和帅气降落，三七稳稳的刹在地面上。

决战的时刻到了。拿着酒葫芦的烛明，拿着长棍的曦和，还有睛明抟鹏逐霜毓秀兆宏，以及巨龙三七和猛虎阿尔法，将祝融团团围住。祝融站起来后，释放出一片火场，毓秀取旁边湖水形成水之场后，兆宏立刻展开全息屏障将整个文旅城包围。

至此，决战正式开始。一时间，酒葫芦翻飞，棍花眼花缭乱，雷闪轰鸣，风动起漩涡，清水蓝火凛冽，湖水场和祝融之火场你争我夺而你去我挡，自动化机关悉数触发，龙咆虎啸震天。即便形成了压制，烛明深知祝融

仍有余力，要想战胜他，以绝水患，就必须抓住时机。而终于，时机到了，祝融取出泉脉要旨之卷轴，欲百泉齐动，毁灭济南之城而吞没苍生，烛明抓住时机，一把夺下，如那是兆宏之急停电梯，迅雷不及掩耳。

夺过卷轴后，众人后退脱战，独留祝融一人于战场中央，绝望的等待死亡。但不同于祝融所想，烛明未以诸泉之力将己身覆灭，他烧毁了卷轴，令诸泉摆脱束缚而解放，一时间，七十二泉之化身冲破全息屏障，以泰山压顶之势将祝融毁伤。至此，诸泉恢复理智，泉水异动终成一方幻想。

为答谢众人，七十二泉——济南七十二护法真神各拿出一点法力，化成金龙一条，交予众人手中。

“这龙虽说不大，但也不小，好像也不能变身，三七都是变成守宫，它放医院会被发现的吧。”逐霜说。

“那学校也会被发现啊。”兆宏说。

“上我们那里吧。”睛明说。“酒葫芦里还有不少地方。”烛明说。

“谢诸位上仙诸位仙家了。”黑虎泉之护法真神说。

“谢啥，要说你们还是操之过急了，祝融跟你们那次一样，没死透跑了。”

毓秀说。

“是我们把屏障打破的原因吗？”黑虎真神问。

“不要紧了诸位”，烛明说，“虽然祝融跑了，但这次，我们没有一死一伤。”

（44）思考祝融去向

酒葫芦里，烛明正坐在客厅里查资料。

一只狗狗从外面走了进来。

烛明看着它，一会儿反应了过来，是那条小金龙。

“啊？贝塔吗？你竟然会变了，你才出生不到二十四个小时诶。”烛明说。

“贝塔怎么了？”睛明从楼上下来。

“你看。”

“呀！贝塔变得好可爱！”

此后，阿尔法猫猫在别墅天台上晒太阳的时候，隔三差五贝塔这条大黄就会拉它出去玩。

而关于那天晚上祝融逃到了哪里去这个问题，烛明设想了很多可能藏匿

的地方，但无一例外，都一无所获。

“按说的话，祝融应该跑不远，应该离不开济南。”烛明说。

在睛明组建的内网上，大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曦和说：“竟然还有大哥想不到的地方？那我倒是觉得祝融应该去了某个荒郊野岭，毕竟那些地方虽说略显险恶，但确实不容易被发现。”

抟鹏说：“如果真是在荒郊野岭，那等我恢复恢复我就请求山野的飞禽走兽去调查一番，但我觉得现在荒郊野岭也不多了，祝融应该不至于那么好找地方。”

笑天说：“这不是哈基猫师哥吗？我也觉得哈基猫师哥说的对，如果我是反派，我会在城里找一个地方藏起来，这样随时都能卷土重来。”

绪康说：“/*绪康粗话*/，虽然我就是济南人，但要说藏哪里最好，这我还真不知道，我觉得历城一中那里就挺好藏的。”

紫晶说：“又是激动人心的破案时间，伟大的侦探又要出动了。”

逐霜说：“是不是可以排除我这边医院这里了，之前地下商场那个漏水

点也没问题了，也没看到有什么类似于祝融所为的坏事。好像还不大行，他可能还在潜伏没出手。”

烛明说：“等着让阿尔法带贝塔去霜霜你那里玩吧，贝塔能变成狗狗之后精力特别旺盛，隔三差五的就在家里嚎。”

逐霜说：“狗狗贝塔吗？好啊！让它来吧。”

兆宏说：“诶（四声），也不知道是祝融藏的太好了还是我漏了什么地方，我也没扫描到祝融的踪迹，他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

毓秀说：“祝融不可能消失，之前他差点被济南那七十二真神打死都苟延残喘了那么久活下来了，这次他逃了，加上他火气那么大，不可能自我了结。但现在交通这么发达，应该不能排除他离开济南的可能。”

烛明说：“说起来这么多天了，也不知道华不注山那里弄得怎么样了。”

睛明说：“前几天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现在洪秀全和青华大帝住在那里。”

烛明说：“原来如此。那我就没必要亲自去看了。”

笑天说：“你们那天晚上的动静，我在教室都听见了。我还以为济南允许放烟花了，结果竟然不是，太失望了。”

睛明说：“来我们家！我和伙伴给你放！”

林泽说：“师哥我和老师交接失败了！我把老师的饭卡寄给你。”

烛明说：“好。”

（45）瞑目共工

降温了，烛明和睛明跟着秋老一起去红纪之地出诊。

虽说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但这地方，总是给烛明一种久远的感觉，也正是这时，烛明会感觉到，原来已经过了很久了。

当初为了对付共工，烛明逐霜曦和三人远赴融创打死了共工，然后又来到这里战胜了攫取共工神力的兰孙阖佳。而如今，此地已经不再遥远，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一切已经了然于心，变得熟悉起来。

但熟悉就意味着思维定式，给人一种一切都和之前一样的错觉，而睛明虽然也来过很多次，却只是到过秋老坐诊之处，其上之山者未曾去过，于是她敏锐的发现了此地的异样。

烛明和秋老坐诊，睛明沿山路上山。山上石路巍然，气运赫赫，仿佛涌动着一股力量，正在挣脱牢笼。

睛明没有停下脚步，这点点还是吓不到她的。她一边上山，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山并不高，很快她就走上了最高处的烽火台。这烽火台，虽为烽火台，但和烽火没有关系，上面有一个罗盘，指向一些有名的地

方，并且标注了距离。

“哎。上古的水神共工，你还未瞑目吗？”睛明说。

附近传来低语。

想必是当初烛明和兰孙对决的那最后一击，剧烈的爆炸使得共工的些微法力得以留存于此吧。

“你感受到了祝融卷土重来，心里不平衡吗？”

附近再次传来低语。

睛明停了一下，然后说：“伙伴曾告诉我，神治早已结束，现在是人治的时代了。虽然人们需要神，但总有一天，人们会不再需要，所以现在即便强如烛明上仙，也越来越少做独当一面的事情。”

低语柔和了，不知是不服气，还是放松了。

“睡会儿吧，你们的时代已经落幕了，睡去吧……等到某天人间重新需要你们的时候……虽说这种可能性……不大，但和人们一样，你也需要有点念想不是吗？”

最后一阵低语传来，此后再无声响。

睛明往山下走去。

“你是说你们在长清搞了一场大战？”秋老说。此时秋老和烛明正在搓丸子。

“是开。当时动静还挺大的，笑天都听到了。”烛明说。

“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抓捕祝融的计划吗？”秋老问。

“做计划不是我的风格，如果没有帮手，我就自己去干。”烛明说。

“你永远有我哦。”睛明说。

“回来啦！”秋老说。

睛明也加入了搓丸子的队伍。

“伙伴找到问题了吗？”烛明说。

“找到了”，睛明说，“而且让他睡了。”

“睡了？让谁睡了？”秋老问。

“应该是那次被我们打败的上古水神共工吧。”烛明说。

“是的，就是他。”睛明说。

“同样是上古神，不会是心里不平衡了吧。”秋老说。

“是不平衡”，睛明说，“但是，他们该谢幕了，无论是共工，还是祝融。所以总有一天，而且就在不久，我们会把祝融的祸患给解决。是吧伙伴！”

“那是当然！”烛明说。

（46）圣井

抟鹏在弥勒佛的书房里查资料，此时的弥勒佛还在睡觉。突然，抟鹏大喊“弥勒佛祖”，把弥勒佛惊醒，吓得他喘了好一会儿粗气。

“给我讲讲这书上的元音寺。”抟鹏说。

“小神没有去过元音寺，不知将军说的是哪个。”

“危山，就是危山那个。”抟鹏说。

“小神不记得有座山叫危山，将军不要逗小神了。”说罢，弥勒佛转身睡去。

可这是弥勒佛手稿上写的啊，危山和元音寺，那是弥勒佛一笔一画写上去的，他竟然不记得了？

偏僻，人少，而且被佛界遗忘，一片无主之地，这简直就是祝融藏身的好去处。于是收到抟鹏的信号后，烛明和睛明动身来到了危山脚下，还带着家里的猫狗。

此地远离城市，温度低，又处于山之阴面，刚下的雪都没有完全融化，他们一步步的慢慢上山，穿过一片树林后，阳光明亮起来，那段路的雪也不如上一段路厚了。

穿过这段雪少的路，就是一片水泥路，虽然仍有部分雪和冰，但毕竟是水泥路，还是好走的。

路过五谷画家的工作室，一路南上，很快就到了元音寺。此时的元音寺冰雪亦未融化，进门是一红一黑两尊神像，入里，是弥勒佛像和韦陀菩萨像，再往里，是三世佛像，其旁有佛塔一座。

烛明睛明阿尔法贝塔在三世佛殿盯着眼前的佛像，这三尊像一模一样，说祝融不藏在这里也没人信。最后还是祝融主动炸开佛像现身，毕竟也吸收了此地不少法力了，毕竟也无路可去了。

祝融一现身，便以烈火熔化殿内其他佛像，一方面吸收它们里面的法力，另一方面做金刚杵为自己的武器。

烛明拿出酒葫芦扔了出去，祝融一杵就把酒葫芦弹开到天花板上。看来祝融又变厉害了，于是在祝融冲过来的时候，烛明上前硬碰硬，睛明从侧面用清水凝结成无数冰针，往祝融发射过去。勉强压烛明一头的祝融一挥手便将冰针融化，但融化后的水滴掉在地上又瞬间结冰，而贝塔在

冰面上一个滑铲，把祝融咬住拖倒，然后是飞檐走壁的阿尔法把酒葫芦拍下来后从天花板跳下来变成老虎，一爪拍在祝融的脸上，把他拍到大殿后墙上。

祝融火气上来了，一把火引爆了三世佛殿，然后在爆炸的烟尘中，他和烛明打着架飞了出来，两个人在空中激战，从大殿打到佛塔，又从佛塔打到前殿。酒葫芦也在飞，干扰祝融手中金刚杵的攻击。贝塔变成金龙也在飞，盘旋缠绕干扰祝融的飞行轨迹，必要时一尾巴跟鞭子一样打在祝融身上。

睛明和阿尔法在地面盯着天空的战场，在祝融按耐不住开始放火的时候，睛明释放清水把祝融的火灭掉。长时间不能占据优势的祝融终于再也没有耐心，一声怒吼之后往地面飞来，重重的砸在地面上，然后以之为中心的冲击波将夕阳一般红色的火焰遍及危山。这还不够，祝融亦将自己化为火焰，融入了烈火之中，如风助火势，迅速往四下蔓延，所过之处尽是灰烬，学校、村庄、荒地、小区，亦不能幸免。

此时此刻，烛明深知手中的清水已经不足以扑灭这场灭顶之灾般的大火，他的脑袋飞速运转，思考一切可以化解危机的办法。睛明亦是焦急，但也是没有办法，从没来过章丘的她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而突然间，烛明想到上山的时候他们路过了一口圣井，其内涌动着法力，那井下必然有更多的法力，如果能将其激发，令井水出山，必能改写这

场灾难。

说干就干，睛明调出清水，闭上眼睛聚集法力，清水形成了一个极其标准的水晶球。睛明为其赋予动能，烛明把手搭在了睛明肩膀上，阿尔法贝塔亦将手放在睛明身上。睛明头发开始再次变白，比在千佛山顶那次白的要快，至其全白，睛明坚定的睁开眼睛，水晶球如离弦之箭一般飞了出去，将圣井砸碎。圣井的法力被水晶球引动，井水喷涌而出，在几分钟内将大火浇灭。融入大火的祝融亦随大火消亡。

大火熄灭后，睛明坐在地上缓了缓，烛明阿尔法贝塔坐在睛明身边。待睛明恢复了，头发变回了黑色，他们下山坐上了回去的地铁，回去吃点儿好的！

那片花海

（47）那片要去的花海

这天黄昏，烛明忙完工作，和睛明去到了一个叫欧亚大观的商城。

这个地方离市区很远，烛明知道这个地方也非常巧合：

“这几天都是你在帮我，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毓秀说。

“给我一个我能去的好地方吧。”烛明说。

遂得知此地。

作为一个商场，这里琳琅满目，睛明一家店一家店的来回看，毕竟跟着烛明，总是能用低价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而有些物美但价不廉的店铺睛明就见的很少。但虽然物美，睛明什么也不想要，毕竟这里太贵了，跟着烛明八块钱就能吃饱。

作为一个商场，这里分层严谨，一楼是百货，二三四楼是服装，五六楼是餐饮。在一楼买了点儿济南特产之后，两人在二三四楼逛了逛。这里的衣服也是，看着挺好，但跟那四五十的看不出区别，价格也挺贵的。之前刚开始关注钱这个概念的时候，睛明跟曦和出去玩跟曦和吃顿饭花

了得六十多，去服装店看到一件衣服两百多，包括类似于谷子店之类的，也不便宜，更别说打车那好几十了。但第二天跟烛明出去，吃饭花了八块，还比那次吃的饱，服装城一件衣服便宜的也就三十，贵点的也才七十，即便是后来去自助，睛明问花了多少钱，烛明说一人二十七。“值”这个概念，就这么留在了睛明的小脑袋里。

作为一个商场，这里配合协调，餐饮区不但有烤鱼等贵重餐厅，同时也有拌饭等不便宜但价格适中的。烛明和睛明在拌饭那里落座，说起了几天后要去的那片牡丹花海：

那是抟鹏将军上一世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个名为泉眉的女子，但天不顺人意，情敌良宵把抟鹏推进了河里。后来良宵成佛，名为舍利弗，欺骗九天雷祖在泰山设下结界，把泉眉和自己与泉眉的女儿照荆陆续困在了里面当女鬼。泉眉被困后，被舍利弗取走了灵魂，而照荆被困后，恰逢抟鹏上山游玩，发现并打破了结界，至此照荆才脱困。照荆脱困后，抟鹏怒不可遏，把被毓秀神女打败的舍利弗的头砍了下来，然后把照荆安排在了自己在菏泽种下的那片牡丹花海中。

烛明讲述的是如此生动，睛明听的入了神。睛明问：“只能让她待在花海里面吗？”

“确实是只能”，烛明说，“因为那个结界能把人变成只有晚上才能现

身的鬼魂，这也就能让人保持年轻。所以虽然我们并不知已经过去了多少年，可能两三年，可能五六年，但照荆依然年轻，与上学时无异。可这么多年的失踪让她早已经失去了生活中的一席之地，学校没有了她的座位，人们口中她早已消失，就连住所，也不一定还属于她。所以我和毓秀抟鹏商量的时候，最后抟鹏决定把她安置在花海里。她的人生已经死在了第十六年，后面的日子，就让她安宁一点吧。”

“原来是这样。”睛明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去花海啊？”

“等抟鹏忙完了吧。”烛明说，然后喝了一口海带汤。

“那花海温度应该不会和济南一样吧。”睛明问。

“花海冬暖夏凉，抟鹏还是很会设计的。”烛明说。

听闻烛明如此回答，睛明说：“我看三楼竟然有卖夏天裙子的，那里有一条白色的连衣裙……”

“这有何难，买！”烛明笑着说。

（48）花海遇袭

过了几天，抟鹏忙完了，烛明和晴明和毓秀抟鹏会和坐上房车，抟鹏驾驶，烛明副驾，一路往菏泽跑去。

毓秀和晴明坐在后面的餐桌那里下棋，一边下棋一边聊天，有说有笑。而前面高速上也一帆风顺，抟鹏开的很稳，根本没有烛明路况提醒的机会。

然而路程才跑完了一半，抟鹏突然失去了笑容，从旁边的匝道下了高速。

“怎么下来了？”烛明问。

毓秀感受到车辆减速，往窗外看去，貌似不像到了地方的样子，于是她问：“这就到了？”

“有情况”，抟鹏说，然后继续开着车，“看门的老狗刚才发出了嚎叫，说花海遭到了袭击。”

“袭击？谁干的？”烛明冷静的说。

“它没说”，抟鹏说，“现在咱们开条天路过去吧，等会儿进了村。”

“好。”毓秀说。

很快，进村了，一条没有人走的小路。

毓秀施展法力，一条天路就此打开，抟鹏开了上去，往目的地直线赶去。

在花海附近的国道下了天路之后，抟鹏一打方向拐上了一条小路，此后不可能再有任何其他人影出现，于是抟鹏猛踩油门，快速到了花海入口。

下了车，眼前的场景令四人倒吸一口凉气。现场尚有余火在燃烧，目力所及之处尽是灰烬，房屋变成了废墟，而那只看守花海的老狗，睁着眼睛死在了废墟旁。

天空被染成了火焰的恐怖红色，而他们四个则在现场搜索着照荆的踪迹。睛明在花海边缘飞着找，抟鹏和烛明把房屋的废墟抬开，并没有发现照荆，而毓秀在花海中央施展法力，希望照荆能够躲在灰烬之下躲避灾难，但刚开始搜索了一会儿，一阵头晕头痛突然出现在了毓秀的脑袋里，搜索被迫停止。

毓秀调整了一下，本想再次施法，但烛明叫她过去，她便过去了，没有

再次施法。睛明说她飞遍了花海，无论边缘还是中心，都没有发现照荆，哪怕是入侵者的尸体都没看到。而抟鹏此时正站在房屋的废墟前，一动不动，作为一个历经无数世的将军，他习惯了生离死别，习惯了回报，也习惯了辜负。但这次不一样，泉眉已死，回报已经不可能，倘若再不能保护照荆，这种辜负，这种痛苦，足以其总有诀别此生的理由。

过了好一会儿，抟鹏长呼一口气：“老灯，帮我厚葬了老伙计。”

烛明点了点头，放出蓝火将老狗的遗体烧成骨灰，以一阵风吹向四面八方。至此，花海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了它的身影。

“能不能找出谁来过这里？”抟鹏说，又仿佛只是无奈的自言自语。

“好像……咱们下天路那个地方是条国道，国道上一定有监控。”睛明说。

“能把监控搞出来吗？”毓秀问。

“可以的。”睛明说。

抟鹏转过身来，但头还不舍的看着废墟，终于，他把头也转了过来：“我们去调监控吧。”随后和毓秀他们上车，等睛明在酒葫芦里操作完，拿

出令人能有的放矢的东西。

（49）追踪

很快，睛明带着收集好的视频资料从酒葫芦里出来了。抟鹏毓秀烛明围在睛明身边查看视频。监控显示，今天只有一个人从那个小路走了出来，是一个成年男性，穿着一身迷彩服。

“这人……是干啥的？”烛明说。

“迷彩服，军队的吗？”毓秀说。

“军队的……不可能一个人，而且这么明晃晃的招摇过市吧。”烛明说。

“……能找到他的位置吗？”毓秀问睛明。

“能找到”，睛明说，然后加速视频，快进到了男人跑进住处的地方。

“这么慌张……我们去吧。”抟鹏说。

接着抟鹏开车开进了最后定位的那个村庄。

四人来到那个住所，烛明敲门，那个男人刚把门打开一条缝，烛明就冲

了进去把他放倒。然后貌似是男人父母的两人跑了出来，惊慌的大声喊叫，抟鹏主动上前，猛掐两人颈动脉窦，把高血压的两个老人弄到低血压晕过去。

“这地方太小，我把他弄到外面去，咱们慢慢审他。”烛明说，然后把男人押出天井。但刚把男人押出去，几十个人就围了上来，堵着烛明四人不让走。

而这时被抟鹏掐晕的那个老太太醒了过来，吸一口气大喊：“他们是假警察！”随即断了气。

带头包围院子的那个人也大喊：“他们是假警察！”然后一帮子人冲了上来。

烛明感应到更多的人往这边跑过来，于是果断的把男人扔回天井，砸在还没醒来的老头身上，自己去一拳一个对付围过来的人。

外面，越来越多的人跑过来，但围在这里的人却越来越少，里面，老头被男人压断了肋骨，骨头戳破了胸膜。很快，几十个人被烛明左拳伤害高右拳高伤害的打倒了，老头也心脏停搏了。烛明拿出酒葫芦，令其在人群中四处乱飞，把跑过来的还没跑过来的尽数打倒。

然后，烛明把带头那个人掐着脖子提起来，眼睛一瞪施展邪术，被掐住脖子的人看见烛明的眼睛后被控制了，将整个村拐卖人口的事情脱盘说出。

“竟然这么可恶！”毓秀说。

“让大灯发泄一下吧。”烛明说。随后抟鹏把这些人全打死了，一个不留。

抟鹏回来以后，烛明已经把一开始追踪的那个男人绑在了天井里的树上，毓秀正在对他进行审讯。

“哪个特训学校！”毓秀大喊。

抟鹏走过来，问烛明审问到哪一步了。

“审问到特训学校了。”烛明说。

“特训学校？”抟鹏说。

“对的。世界上最名不副实的东西，名为父母，不需要任何准入条件，却享受着人间最大的赞誉。所谓特训学校，无非就是倚强凌弱，逼迫小

孩屈从于父母的无知。”烛明说，说的无奈但信心十足跃跃欲试。

“那他当过兵？”抟鹏问。

“就算当过兵，你看他这样子，不可能是那种高学历的。绝对就是连大学甚至高中都考不上的那种。”烛明说。

毓秀把审讯出来的具体情况转告了睛明，睛明去房车里继续查相关信息，然后毓秀走到烛明和抟鹏这里。抟鹏给她一瓶水，喝水后，嗓子干哑的毓秀舒服了过来。

“先这样吧”，烛明说，“天色也不早了，先做饭吧，我在这里看着他。”

毓秀去房车里做饭，抟鹏坐在驾驶座上闭目养神，睛明在餐桌上查与那特训学校有关的所有信息，烛明在天井里盯着男人，男人回避烛明的目光，不敢直视。

很快，毓秀把饭做好了，端上桌后给烛明送了一份儿过去。烛明走到门口接过饭，又回天井继续盯着。

吃完饭，烛明抬头一看，天已经黑了，放下碗准备继续对男人进行审讯，但突然一阵妖风四起，烛明意识到不对，立马走出大门，观察一圈以后

没发现异常，然后又走进院子。但是，一进院子烛明大惊，男人已经被杀死，筷子由鼻孔捅进大脑而死。

“不好！”烛明大喊。

“怎么了怎么了！”抟鹏跑出来，毓秀睛明接着跑出来。三人一看，男人死了，也是大惊。

“可恶！我们竟然都睡着了！”抟鹏说。

“睡着了？”闻此烛明亦惊，又有一路神仙，是对男人有恨，亦或是意图灭口保什么人？

（50）永远存在的花海

“有问题，绝对有问题。”烛明说。回头一看，毓秀已经进入天井开始了她的调查。

但这里面，越是调查，越是不可思议，里面所有的痕迹，包含的竟然是毓秀自己的法力。

“都是小灯的法力？”抟鹏说，“不可能！小灯一不需要包庇谁，二不需要恨他到灭口，这……他就是不可能！”

“那外面呢？”烛明说。

“那边墙外面有一个脚印。”毓秀说。

“没有法力？”烛明问。

“没有。”毓秀说。

“也就是说”，烛明说，“一个普通人，在墙外面没有法力，但一进来就有了？”

“啊？”抟鹏不可置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这样的话，还是是我干的概率更大。”毓秀说，“要不然，请紫晶上仙来侦查一番？”

烛明给紫晶千里传音，一段时间后，紫晶骑着逐霜的巨龙来到了这里。

毓秀给紫晶转述了现在这简单又复杂的情况，然后问：“要不再察看一番？”

紫晶略做思考，说到“不必”。毕竟毓秀也是一名和自己一样专业的侦探，她的总结一定十分精确。然后紫晶说：“正所谓排除所有的不可能，剩下的再不可能也是可能，想必毓秀神女和我想的应该是一样的。”

“此话怎讲？”抟鹏已经思考不过来了。

毓秀也想了想，然后转头一拳带风往烛明打过去，烛明虽毫无防备，但及时反应，把这一拳别开了。

“对我发动攻击！”毓秀朝着烛明大喊，然后继续攻击烛明，用尽全力。

抟鹏和睛明要上去拦，被紫晶伸手挡住。而那一边，毓秀还在对烛明发动攻击，一开始烛明只是躲避，但渐渐的，她意识到这必然是毓秀的计策，于是开始反击。很快，烛明占据了主动，毓秀聚合风力，发动了最后的全力一击，烛明以蓝火反击，把毓秀打到墙上，随后接二连三的蓝火发射出去，悉数打在毓秀身上。

毓秀自然疼痛难忍，但她忍住不出声，让烛明的蓝火继续打在自己身上。终于，她的脑海里出现了那个声音，她说：“让我来帮你吧。”

然后一道锋刃之气划破了刚打来的蓝火，接着毓秀冲了出来，手中应该是刚烧成的石刃直刺烛明而来。烛明敏捷的躲避，不再攻击，随后紫晶的手串串珠飞来，把毓秀手腕脚踝压在墙上控制住了她。

“看来不是别路神仙，抟鹏将军，你认识她吗？”紫晶问。

“认识，她是照荆。”抟鹏回道。

“如果不是别路神仙，那一切就好解释了”，睛明说，“估计那个脚印就是特训学校的幕后黑手的了。”

“特训学校？”烛明问。

“对的”，睛明说，“毓秀审讯加上伙伴坐镇这么大的压力下，他说出的必然是自己最重要的身份，其他身份就不重要了。作为特训学校教官，能来试图救他留下脚印的，必然是特训学校的人。但那帮子通过祸害小孩赚钱的人，不可能团结到舍命救人的地步，唯一可能来救他的，只有那个姓刘的白痴。”

听闻“姓刘的白痴”五个字，毓秀，或者说照荆，停止了挣扎，她不能说话，但她要说的已经被说出。

“姓刘的？”抟鹏问。

“对的”，睛明继续说，“这个特训学校为了怂恿当爸妈的交重金把孩子送到自己这里进行所谓的改造，跟一个姓刘的所谓史上最清醒的孩子进行了合作。咱也不知道这个姓刘的从小到现在成年了……到底经历了多么好的成长环境，或许他的父母真的好到不得了？又或许他只是为了出名？他在网上大肆歌颂天下父母，仿佛天下当父母的……都跟他的父母一样好。”

“我知道了。”抟鹏说，然后走到照荆面前。

照荆见抟鹏走来，也安稳下来。

“我不在这半年，有新朋友来到了花海，是吗？”抟鹏温柔的说。

“大灯竟能如此温柔。”烛明小声跟睛明说。

照荆不能说话，但点了点头。

“是今天特训学校的人要去伤害你的朋友，所以你说服了老狗给你法力，以自己为烈火，烧毁花海，烧死坏人，是吗？”

照荆再次点点头。

“你本打算和朋友的骨灰共同归于泥土，但我们的到来，让你调整方案，附身秀儿，去杀死那个姓刘的，是吗？”

照荆再次点点头，然后哭了出来，毕竟被困泰山这么多年，她早已经忘记了被关爱是什么感觉，直到遇到抟鹏，为她破开结界，为她带来这片花海，关心她，爱护她，即便学业繁忙，也不曾令她孤单。她的亲生父亲抛弃了她，但抟鹏接替了她心中那个属于父亲的位置。

“我知道了，好孩子，睡去吧。”抟鹏抱住了毓秀，也抱住了照荆。至此，照荆不需要继续附身在毓秀身上了，可以安心离开了。

照荆消散后，紫晶收回串珠，毓秀恢复了意识。然后紫晶归去，抟鹏四人开着房车杀进了特训学校。里面所谓的校长所谓的教官都跑了，只剩下那个姓刘的白痴呆呆的坐在办公室里。

抟鹏他们进去了，姓刘的一动不动。

“都跑了。”抟鹏说。

“对，都跑了。”姓刘的说。

“你后悔吗？”毓秀问。

“我不后悔，为了天下父母。”姓刘的说。

睛明叹气，烛明上前，食指点在姓刘的的额头。一瞬间，无数孩子的挣扎怒吼和控诉，无数父母的狂妄无知和歇斯底里，一窝蜂的涌进了姓刘的的脑海，那是一阵蛛网膜下腔出血般的头痛，让姓刘的回到了现实，不再呆呆。

“这些是我所见到过的病号”，烛明说，“你依然不后悔吗？”

姓刘的犹豫了。

“犹豫了，看来后悔了。”烛明说，“但我们已经没有理由放过你了。”

然后这个白痴被抟鹏打死了。

次日早晨，抟鹏开车，烛明副驾驶，毓秀在餐桌，睛明在烛明的床上睡懒觉。

抟鹏刹车，说：“到了。”

“到了。”烛明说。

“到了！”毓秀说。

睛明醒来，“到哪儿了？”，她往窗外看去，花海已经重新变成了花海。照荆和管家老狗的身影，仿佛依旧在那里。

年之奇遇

（51）再度齐聚一堂

回温了，但天依旧寒冷。

烛明跟睛明坐在奶茶店里，暂时离开了寒气。睛明看着窗外，想着这个气温，趴在桌子上笑着说：“那天买的裙子现在都还没穿过。”

“这有何难”，烛明说，“等过几天回了黄岛，以黄岛狐仙之名让天热乎几天，不是难事儿。”

睛明笑的更灿烂了，然后她问：“霜霜他们还没来吗？”

“等会儿吧”，烛明说，“虽然霜霜要上夜班，但也不是很急。”

然后睛明回到了酒葫芦里，烛明去那个乒乓球桌那里等逐霜和紫晶。

此时的球桌那里，还有两个大妈在打球。不一会儿，紫晶来到了这里，这还是紫晶第一次来到这里。

又过了一会儿，大妈走了，逐霜也来了。这一次她没有从健身馆出来，而是从楼梯口过来。

许久不见的逐霜和紫晶一见面就腻歪了起来。而紫晶来的时候，从地铁站买了一盒辣条，现在已经被消灭四分之一了。毕竟这辣条太香了，提前把自己那份吃掉也是情有可原的。

进了腊月，事情已经非常少了。紫晶和兆宏难得能出来一趟，哦对，兆宏去城里买东西了，等会儿吃饭的时候再见。烛明就算了，他天天往外跑。

看得出来，学习并且经常复习，并不会让人感到快乐。你看紫晶，半年没打了，快不会打了。你在看逐霜，考完了试，打一次厉害一次。

逐霜在医院里干活，经常会碰到一些事情。比如说带教老师让学生把药物从鼻饲管推进去，说了个“推进去”，就是这三个字，学生一下子就把枸橼酸钾给静推了，一下把患者整心律失常了。类似的事情在医院里数不胜数，但好在是，再过三个月，逐霜就结束实习了。

甚好，甚好。逐霜问紫晶这半年怎么样？紫晶说去学习的多，不只是看书学习，还有去秋老那里干活学习。明年，她会和逐霜今年一样，准备一年重要的考试。哎，医学生，都是要考试的。

而烛明吗……烛明干了啥这些人都知道。打了一会儿球，他仨坐上了去

吃饭的地铁。这是逐霜认可过的好饭店，而逐霜的认可，一般来说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下了地铁，又走了半个小时的路，此店呼之欲出，进屋，点菜，静候兆宏自和瑞广场到来。

很快，兆宏来了。紫晶问兆宏想吃什么，兆宏说点几个推荐的。果然逐霜就是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评价，推荐的都点上了。

当晚，此饭甚好，夜色柔和，谈笑风生。饭后，四人坐车前往千佛之山，夜晚的千佛山，不要钱。四人上山，于牌匾之下留影，后登山至小卖部，已历时十五分钟，以逐霜夜班，赶地铁，存档下山矣。

千佛山地铁站，逐霜离去。兆宏与紫晶烛明步行至山师东路地铁站，亦离去。而今日，紫晶——留影神君之虚名拥有者——诸事已毕，同烛明勘察电子城后，归去莱西。

（52）清水凝结的水母

酒葫芦里，睛明在草地上溜猫遛狗。

烛明从外面回来了，看到睛明穿上了那回买的那条裙子，不由得赞叹出来。

虽说外面寒冬腊月，但这里面受法力控制，可以暖和下来。

睛明和烛明带着猫狗回了屋。放下箱子后，烛明从箱子里抓出了一条活蹦乱跳的鱼。这是菩提从青岛寄过来，老早之前他就说要给没在青岛久久待过的睛明一些震撼。

这确实是震撼，毕竟济南一个虾仁两块钱，还是冷冻的。鱼拿出来了，烛明一拳下去安抚了鱼儿惊恐的心情。睛明往箱子里看去，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活蹦乱跳。

烛明也看过去，哦，是一只水母。从没见过水母的睛明不可思议的看着这个小东西，它是如此的晶莹剔透。

“咱们把它养在湖里行吗？”睛明问。

“不大行诶”，烛明说，“这是整个酒葫芦里好像也没有多少海水。但是吧……”

“但是什么？”睛明望着烛明竖起耳朵听烛明接下来说的话。

“但是用清水做的水母可不需要一定生活在水里。”

烛明一番话让睛明眼睛一亮，随即睛明调出清水，形成了一只水母。

“都自己做了，可以做大一点儿。”烛明说完，用清水形成了两只更大点儿的水母，他让两只水母先后飞出去，一只飞到田地里炸开，把地里的葱姜蒜什么的都给震飞，另一只水母把食材收集回来。

然后烛明就去杀鱼做饭了。到饭做好，睛明弄了一百多只水母，在酒葫芦里四处飞。

吃完饭，两人前往了齐烟九点之一的标山。这山其实并不高，好像只有四十多米，而现在在标山山顶也看不见千佛山，都让高楼给挡住了。而在山顶上，烛明隐隐约约看到西边五一广场那里有两个人在戴头套。他俩要抢劫吗？还是在搞抽象什么的？不戴眼镜但近视的烛明并不能看清。

“他们旁边的包里有刀。”睛明的视力可好太多了。既然明晃晃的钢刀都出现了，那必然就是要抢劫了。既然这样，睛明调出清水形成一只水母放了出去。此时的两个劫匪刚带好头套，回头一看，一只水母飘在他们身后。正犹豫哪来的水母的时候，水母突然炸开，把他们炸飞到广场中央，头套破了，包里的刀也掉出来了。人群还没开始恐慌，两个人就被保安抓起来了。

说起来菩提也是着急，明明马上烛明就回去了，可以当面见他，他非得把鱼邮寄到济南。而从标山回来后，烛明和抟鹏交流了一番武艺，然后休息了一会儿，趁着夜色最后在济南城里转了转，然后就会酒葫芦睡觉了。今年再也不需要在济南城里转圈了。

而次日，在烈日之下坐上公交车的烛明，又于烈日退去之时，坐上了回黄岛的火车。至此，今年在济南城发生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再一次来到济南，就是明年了。

“啊！”烛明发出了感慨。

（53）“文昌帝君就是个废物！”

苒婷早晨刚刚起床。

这是吕梁尊者之前的住所，回到吕梁之后，她就把苒婷带到了这个无人发现的地方。

苒婷在院子里洗漱，洗漱完了，她走回屋子里，发现里面飘着一个水母。

还没等她开始疑惑，水母炸了开来，放心，没有伤到苒婷。

吕梁尊者听到动静，嗖的一下跑了进来。发现苒婷没有问题之后，她也顺着苒婷的目光看去，墙上留下了一串用冰写出的字：“这是睛明提取出来的清水，跟蓝火一样，也给你们了。”

说起来也是时候去青岛看看烛明了。于是苒婷也做了一只水母出来，和吕梁尊者一起坐着这个大水母往青岛飘过去。

“我们得飘多久啊。”吕梁尊者问。

“可能得比较久吧”，苒婷说，“现在一个小时，我们已经飘出临县了。”

而那边，烛明和睛明从狐仙洞下山。黄岛狐仙早已逝去，这个洞也就成了现在的狐仙烛明的住处。

他俩坐车进了城，下车后在路上走着，对面走来一个老太太，虽然走得慢，但走得稳。烛明没有多在意，一边跟睛明往前走，一边给睛明介绍这片地方，毕竟上次只是粗略的回来了一次，没有详细逛过这里。

然而就在和老太太离得非常接近的时候，老太太突然调转方向，撞到了烛明身上，然后躺在了地上。烛明和睛明立刻去查看老太太的情况，但无论怎么问话，老太太嘴里只是在嘟囔“赔钱”二字。

“不是！阿姨！你确定要在大夫面前装病？”烛明说。

此时老太太还躺在地上。

烛明蹲了下来，抓住老太太的小腿，找准那名叫“阳陵泉”的穴位就掐了下去。看的出来老太太平时应该不少生气，这一掐下去，老太太就在地上开始蛄蛹。烛明继续使劲儿，老太太继续蛄蛹。但毕竟是人老了，感觉迟钝了，烛明这么使劲儿，年轻人早该疼的嗷嗷叫了，但这老太太还是躺在地上就是不起来。

烛明叹气，说到：“圣人传道要尊老爱幼，可惜我不是圣人。”

老太太并没有听清烛明说的什么，但她听到烛明的脚步声远去了。她急忙睁开眼，结果在她的眼前，是一只水母。

“砰”的一声，水母炸开，把老太太当场炸死，全是内出血。

烛明和睛明继续往前走着。

“是哪个圣人说的那话啊？”睛明问。

“当然是那文昌帝君了。”烛明说。

“文昌帝君？”睛明说，“他不是管考试学业的吗？”

烛明解释道：“文昌帝君之所以能管考试学业，是因为他是圣人，而也就是这个圣人，亲口说出了那‘老老幼幼’的言论。要是在以前，信息闭塞，年龄意味着经验，经验意味着知识，有那么多的知识，人们尊重老人理所应当。但现在，信息发达了，仅仅是互联网就能学到无穷的知识，而年龄带来的知识，却阻碍了一个人学习新的知识。这也就意味着，老年人，如今是知识最少的人。我们不懂，我们会去学，但老年人不懂，只会吆五喝六让客观世界服从，绝对不会去学的。所以公交车上抢别人

座的都是老人，我帮他他讹我的，也都是老人。”

“这文昌帝君说一次话就再也不说了？”睛明生气的说。

“文昌帝君就是个废物！”烛明说，“他早就不思考了，不然不可能到现在还‘老老幼幼’。不过说起来，那次我们去天界跟月老吵架之后，文昌帝君就消停点儿了，毕竟配阴婚的是当父母的。”

“等有机会”，睛明说，“我也要跟伙伴一样去把文昌帝君的门给拆下来。说起来苒婷和吕梁尊者到哪里了？”

“不好”，烛明说，“我忘了告诉她们可以把蓝火放进水母里了，她们俩不会在天上慢悠悠的往这里飘吧。”

（54）大战文昌帝君

次日，烛明和睛明坐上地铁去到了烛明的高中。

即便是到了寒冬腊月，即便是济南中医学院整体学期日程往后拖延了一个星期，但到了这里的那一刻，这里依旧在运转，没有休息。而也正因为学校没有放假，烛明和睛明只能站在大门外，不能进去。

“他们什么时候放假啊？”睛明问。

“一般来说，腊月二十九到正月初七。”烛明说。

“这么短的吗？”睛明震惊道，“那当年伙伴岂不是要累死了。”

烛明想了想，说：“当年因为闹疫情，放假很早。”

“可恶的文昌帝君！”睛明说。

“虽说我是实验中学毕业的，但是吧，当年教我的那一孔一孟都调去别的学校了，我甚至不知道还有几个老师在这里。”烛明说。

“他俩是学校里最厉害的老师吗？”睛明问。

“不是，那姓苏的是个变态，文昌帝君会喜欢的那种。”烛明笑不露齿的说。

“我想把这里炸了。”睛明说。

“我也想”，烛明说，“但如果这样的话，六中和二小更得炸。”

“是谁口出狂言要炸学校？”文昌帝君的声音从烛明和睛明的左边传来。

烛明哼了一声，质问道：“文昌帝君，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上仙这是何意？母校学子中状元，岂不是一件美事？”

烛明说：“要祸害你祸害一中去，原来胶南那个一中绝对巴不得让你祸害。”

“那学校已得小神恩典。”文昌帝君边说边朝着烛明行礼。

“一个考试学业之神，只管考试学业，不管人，你好像还很自豪似的。”

烛明仍然看着学校说。

“小神……”不等文昌帝君说完，烛明就冲过来把他扔进学校广场，然后自己也跳了进去。

帝君站稳脚跟，大喊道：“上仙和我一个文人动手，有何君子可言？”这一喊让好多学生从窗户探出头来，但极大多数学生接着就被上课的老师叫了回去。

“我可以有理由”，烛明说，“你说那两个探头出来的学生，他们是坏学生吗？”

“上课不好好听讲，必然是坏学生。”文昌帝君说。

“我要没看错的话，那个是尖子班，而那一个，你！级部第几！”

“级部十九！”刚喊完，那个学生就被老师拽了回去。

烛明往文昌帝君走过去：“级部十九，省三万名，全省前百分之五，跟我当年一样，你竟然说他是坏学生成绩差！你找打！”说罢，烛明挥拳而去。

文昌帝君挨了烛明一拳，后退了十好几步。刚刚站稳，烛明又一拳打上了，文昌帝君又后退了好几步。直到第三拳，文昌帝君才及时反应过来开始躲闪。

其实这都是文昌帝君的障眼法，他一米九是个文人，谁都不会信的吧。果然，追击的过程中烛明刚露出破绽帝君就打了过来，被烛明抓住，然后帝君立刻挣脱，接下来一躲，避开了睛明的飞针。

“上仙和睛明小姐不会觉得随便捡一块儿废铁就能当武器用吧，青岛这潮湿的地方，能有什么好铁。”文昌帝君说。

“这确实是块儿废铁”，睛明说，“只不过，这是盖地铁用过的废铁，而那段地铁是秋老她对象投的标，也就是说，这块儿铁来自于济南。并且这不是纯铁，这是合金，锻造之后只会更好用。”说罢，睛明用法力收回扎在土里的飞针，右手张开亮出蓝火，令飞针飘浮烧红针尖。

直到此时，文昌帝君才看清，这是一根火针，比普通的针要粗的多。

而说到火针，烛明最开始见识火针，是看秋老的朋友——那号称“张大仙”的大夫操作的。如果说秋老以毫针调动正气以御邪，那么同样是女中豪杰的张大夫就以火针烧尽邪气来治病。

而现在，那枚火针针尖已经烧白。睛明右手一挥，蟠龙火针发射出去。文昌帝君刚要躲，身后便出现一面土墙，埋住了他的手和脚。帝君躲闪不得，闭紧了双眼。飞针扎了过来，扎在土墙上，帝君头部右边，很近了。

自己还活了一命，帝君垂头丧气，土墙崩解，化为五色之土飞进了锦囊里，去到烛明手中。

“打文昌帝君怎么不叫上我？”苒婷终于赶到了。

这五色土，由吕梁尊者混合各地土壤得到，是尊者送给烛明和睛明的礼物。而吕梁尊者因为跟苒婷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她去了别的地方，可能现在已经遛弯回去找菩提拉呱去了。哦对了，是吕梁尊者发现可以把蓝火放进水母。

文昌帝君灰溜溜的走了，烛明和睛明带着苒婷去玩了。而今天的大战，甚至没有成为老师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谈资。

（55）巧解文昌灾祸

和苒婷在城里转了一圈，天黑了，烛明和睛明带着苒婷回到了灵珠山上，把苒婷和吕梁尊者安顿在了小狐仙洞。晚上临睡前，苒婷和吕梁尊者来到大狐仙洞找烛明和睛明，研究明日的行程。

“我们想去一中瞅瞅。”烛明说。

“是你那个很好的政治老师现在在的那个学校吗？”苒婷问。

“啊不是，那是开发区一中，我说的是原先胶南那个一中。”

“我们今天对付文昌帝君的时候，他说一中已经让他祸害完了。”睛明说。

“有意思……我要一起！”吕梁尊者说。

“可是我要没记错的话，现在黄岛的这些高中都没放假吧，今天你们甚至都不是走进去实验中学的。你们有什么计划吗？”苒婷说。

“有的，当然有的。”烛明说。

第二天，在一中门口，烛明派了一大堆水母进去，不一会儿，一只水母回来了，带回了一段树枝子，烛明睛明苒婷并未看出这段树枝有什么能吸引水母的地方，但吕梁尊者一眼就看出这种树价值不菲。又过了一会儿，又一只水母回来了，带回了一本笔记本，烛明打开，睛明苒婷吕梁尊者凑过去看，都是一个笔迹写的发疯文学，全在用第一人称抱怨学校不放假，以及咒骂学校单次放假不足二十二个小时。再过了一会儿，第三只水母回来了，带回了一盒开封过的精神药品。

“什么！学校会有这东西？”吕梁尊者说。

“等一会儿，可能是某个学生带的呢？”苒婷说。

然后水母们陆陆续续的回来了，带回了更多的精神药品，没开封的也有，甚至还有连好几盒一组那个包装膜都没撕掉的。

“学校能开精神药品吗伙伴？”睛明问。

“理论上来说”，烛明说，“不能，除非它有资质，或者说，它里面有一个属于学校的医院，或者其他合作的医院，反正，就是要有一个医院，诊所也行。”

“竟然想到用这种办法对付伴随恶性竞争的精神心理疾病吗？”吕梁尊者说。

“你这两个词怎么专业的跟我说的似的？”烛明说。

“尊者可是一字一句看了你的文章好几遍。”苒婷说。

“我想到了！”吕梁尊者说。

“想到什么？”睛明问。

“既然它要用药物的参与对抗必然发生的疾病，那么必然会有药物滥用的事情！”尊者说。

“有道理！”烛明睛明苒婷齐声说。

“那接下来就有办法了”，烛明说，“我们只需要组织学生集体化验肝功肾功，必然能得出药物滥用的结论。”

于是烛明去医院用蔽心术控制了一批大夫，带了一辆检验车出来，然后由吕梁尊者接替控制，烛明穿上白大褂组织学生出来抽血。学校的主任当然是反对的，但奈何他们已经发现的太晚了，已经有很多学生抽完血

了。于是那些主任什么的做了一件事情，当场放假，但必须家长亲自接送。

很快，家长们来了。首先，家长们反对的是学校放假，因为在他们相当多人眼里，成绩高于一切，甚至是生命可以轮回但高考只有一次。于是学校的一把手主任解释道：“是这些不知道哪里来的医生要抽学生的血，为了学生的隐私安全才放假的。”听到这里，家长们一边阻拦检验车工作，另一边接到自己的孩子迅速离开。

然而就在这时，烛明大喊一声：“请各位家长朋友们检查学生的书包行李箱什么的里面有没有精神药品！”听到这里，有的家长不解，但有的家长立刻打开孩子箱包，还有的想了一下才打开，果然，每个学生的包里都有精神药品。也就是说，学校往学生包里偷偷放了药品，这样即便是真的查出来学生肝肾功能受损，也可以把滥用药物的事情嫁祸学生自己。

眼看计划败露，整个学校最大的三个把手三个主任，拿着铁棍冲了出来。他们三个当年在军营里，就是最大的那个指挥，另外两个小的出力。而面对这，烛明对付最大的那个，吕梁尊者对付两个小的，很快战局就结束了。

回医院完成了全部的化验并把所有的化验单寄送出去后，烛明和尊者停

止了蔽心术。

而在人间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里，愤怒的文昌帝君唤醒了年兽，并把自己的全交给了它，保留的法力仅能维持必要生命体征。

（56）红缨枪扎退年兽

这一天再次降温，苒婷、吕梁尊者以及睛明在狐仙洞里研究回吕梁过年的事情。

“回去？！”吕梁尊者说，“你确定要回那个破地方？”

苒婷说：“过年了还是回去一趟吧。”

“我不得不说”，尊者言，“你回去干什么？去受你妈妈的气？还是去窝火？”

苒婷若有所思不说话，睛明看着她俩说话。

然后尊者继续说：“你忘了烛明写过的了？要想实现辩证，在极端的时候必须助长弱势的一方。只要你一句话，我立马在吕梁搞专制，我活了多少年了，搞个专制轻而易举！好苒婷啊，咱们今年在这里过年吧。”

终于，苒婷被说动了，同意了吕梁尊者的请求。然后苒婷问睛明：“烛明去哪里了？”

此时的烛明去到了老卜的家里。要说这老卜是谁，不要误会，那只是他的名字，不是说人有多老，其实他今年高三。当年烛明和老卜首次见面的时候，那是疫情前一年的夏秋之交，在城中村的露天乒乓球台那里，烛明首次见到了这个当时还在上六年级的男生。而现在，老卜马上要高考了，但他终究还是低估了理科之理的沉重，所以今天刚放假，他就请烛明过来给他补课。

烛明进门后，老卜把他带到了自己的房间里，然后两人先说起了那天烛明和文昌帝君在实验中学打架的事情。

“什么！你竟然全程看了。”烛明惊讶的笑着说。

“当时那老师觉得我们都明白了，所以讲的我根本听不明白，然后就偏着头看你们了。”老卜说，“你手里竟然能生火吗？”

“震惊吗？等着我详细给你介绍介绍是怎么回事儿。”烛明说。

“那那另外三个女生是谁啊？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骑着水母过来的。”

“那三个是我的朋友。”烛明说。

“怎么全都是女生？”

中学生，对性别还是敏感的，于是烛明笑着说：“因为男生不靠谱。”

“你不也是男生吗？”

“我也没说我很靠谱啊。”烛明笑着回答。

老卜也笑了。

然后两个人开始研究老卜手中的题目。毕竟烛明已经好久不碰化学了，所以开讲之前稍微回顾了一下，然后行云流水般的讲解了老卜提出的疑惑。

渐渐的两个人越讲越热烈，直到烛明感应到南方某处有一只狮子形状左右带着法力的动物。

烛明停嘴，慢慢感应起来。老卜见烛明不说话，问他怎么了。烛明说：“看那边。”

顺着烛明所指的方向看去，老卜从高楼的缝隙间看见了那只狮子。烛明放了一只水母过去打探情况，随着水母靠近，烛明的感应越发清楚，很明显，它的里面有一股从未见过的法力，亦有着相同且大致相等于文昌

帝君的法力。

烛明一度觉得自己感应错了，明明就一直狮子，怎么可能有文昌帝君？而那边，狮子不再试探，往水母扑了过来，水母灵活躲避，扑了几次，发现没有水母灵活，狮子再试探了几次，又扑了过去，而烛明也不再等，水母炸开于狮子面门，但狮子毫发无伤，并且看到了远处楼上的烛明。

烛明当即意识到不妙，以清水聚合一个手掌大小的冰球发射了出去。但狮子一点儿也不躲，把冰球拍了回来。烛明迅速把老卜拉回房间，然后探出头，把冰球拍往别处，不知砸到了那里。然后烛明立刻放出好多水母，绝对不能让这狮子一般的东西离开那块儿地方造成慌乱。

而面对这阵仗，狮子也不犹豫了，一拍一个把水母拍向别处，而这狮子也是皮糙肉厚，水母爆炸并不能伤它分毫。

烛明也知道了这样不会有效果，但他没有停止，因为这水母爆炸的声音终究引来了睛明苒婷吕梁尊者。

睛明冲了上去，而苒婷放下阿尔法，阿尔法变成老虎也冲了上去，贝塔顺着烛明的位置来到了老卜所在的小区以防不测。

吕梁尊者慢了一步，赶过来的时候睛明和阿尔法已经和狮子打起来了。

她走到苒婷身边，说：“这不是年兽吗。”

“年兽？”苒婷惊讶而疑惑。

年兽确实不是传说，它确实是因害怕响声而躲了起来，但躲到了哪里，谁都不知道。而另一方面，吕梁尊者也发现了年兽身上有文昌帝君的法力，但时间显然不长，它并未和年兽自己的法力完全融合。

而现在，年兽毕竟有两股法力，烛明捉襟见肘，睛明和阿尔法合力亦有不敌。烛明还在放水母支援睛明，老卜观望着远处，睛明一边作战一边寻找转机，苒婷做好年兽出逃的准备，吕梁尊者思考该如何对付现在不怕响声的年兽。

“一定有办法！”烛明翻遍兜里，看自己还有什么可以支援睛明的宝贝，他不能离开，老卜以及居民们都还在这里，而烛明从兜里翻出来的，是吕梁尊者给的五色土锦囊。酒葫芦可能因为距离远不太好控制，也没有别的东西了，于是烛明把锦囊扔了过去。

锦囊很快飞到了睛明这里，而且因为是扔出来的，锦囊在睛明面前打开了，睛明一抓，五色土撒了一地，而在五色土内，生出了一根长长的木棍。

睛明有了主意，她以长木为身，火为红缨，金针为枪尖，清水为银箍，五色土渗入其中，一杆长枪就此成形。睛明令阿尔法后退，自己提枪上去。年兽亦冲来。虽然烛明并不精通枪术，不曾教过睛明，但睛明见过曦和用棍，亦零星看过枪术展示，易以烛明教过的太极之法，一个拦拿令年兽分了神，一扎扎中了年兽右前腿，年兽嚎叫，战术全无，四处蹦跳。睛明再一扎，扎中了年兽的左后腿，年兽再次哀嚎，然后一转矛头猛的一跳，从前上往睛明扑来，睛明枪头朝向后下，然后低头蓄力，准备撩枪把年兽击退。

可能是法力把文昌帝君的记忆也带给了年兽，睛明在蓄力的气流中抬头撩枪时，年兽眼中的睛明竟慢慢变成了烛明的样子。

最终年兽被打飞数十米，应该也是被吓到了，慌张逃跑了。

“太帅了。”老卜看着远处的战场说。

“我也觉得很帅，等着详细给你介绍介绍发生了什么。”烛明说。

（57）放逐年兽的烟花

虽说年兽冲出江湖令人震惊，但吕梁尊者丰富的知识告诉大家——年兽不足为惧，它最大的弱点，永远都是那声巨响。

所以没有必要太担心它，烛明睛明苒婷吕梁尊者依旧该玩玩，去烛明这里的所有地方。今年没有大年三十，所以今年的正月将来的快一点。眼看这天已经小年了，睛明一早起床给两座狐仙洞装饰了一番，装饰完了小狐仙洞的时候，吕梁尊者正好起床从洞里出来，于是二人又去把菩提寺装饰了一番。

睛明和尊者去装饰菩提寺的时候，苒婷起床去大狐仙洞把烛明叫了起来，两个人做好了饭，睛明和尊者也回来了。吃完饭，四个人去西边一个村的大集去买点儿东西。但虽说狐仙死后烛明接任狐仙的职责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济南，对黄岛反而不是很清楚，但即便如此，他至少知道黄岛的村大集不可能这么冷清。吕梁尊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人们会去哪里呢？苒婷找了一个小朋友问了问，得知村里的人都去菩萨庙了。但睛明疑惑了：“菩萨庙？我怎么从来没听伙伴讲过黄岛有给菩萨修庙的习惯，还是在村里。”

不止是睛明，烛明也很疑惑，但即便疑惑，他们四个还是顺着小孩儿指

的方向去到了那个菩萨庙。此时的菩萨庙里里外外人特别多，不只是村里的，还有其他村的。要说这菩萨庙怎么一时间成了群贤毕至的地方，据一个外村人所说，这庙里面本来已经破败不堪了，但几天之前庙门大开，村民放眼望去，庙里竟立了一个菩萨像，并且被修缮的十分精细，恰好当时村里发生流感，有几个小孩生病了，孩子家长就来祈求菩萨保佑，但昨天，那几个小孩的病更重了，家长们觉得是自己怠慢了菩萨，所以请全村人来帮忙拜菩萨。

烛明上树看去，菩萨庙里摆满了贡品，老老少少在菩萨前三跪九叩，于是烛明感应过去，怎么说自己也曾跟六位菩萨交过手，但这菩萨的法力从未见过，而且这次给了贡品，第一次必然也给了，给钱不办事儿，给贡品不保佑，那很不称职了。然后睛明把面前的人一个个扒开，苒婷跟着走了进去。进到里面，睛明先是把前面磕头那三个提起来推到一边，然后对着神像大喊：“你是什么菩萨？！村里男女老少给你上供，给你磕头，你竟然一点儿正事儿不干！”

一个小孩儿吼叫菩萨，在场的人，大大小小的都被睛明给吓了一跳。

睛明继续喊：“既然你不想履职，那我今天就把你菩萨像给砸了！”说罢睛明拿出长枪往神像上劈了下去。村民一看，吓的大喊着“不要”就跑上去，但是被睛明身后的苒婷放火拦住了。

神像被劈碎了，四起的烟尘中跳出了年兽，想必是它已经把文昌帝君的法力融合了，不然不应该感应不到。“果然是它。”睛明转身以棍扫地，吹起蓝火把人们赶了出去，然后转头对付年兽。年兽扑来，睛明一躲，苒婷放了一只水母出去。年兽再咬碎水母，但它没发现水母里其实包含着蓝火，于是被烫了一嘴。

年兽很愤怒，龇牙咧嘴的要再扑上来，但外面突然响起了窜天猴的声音，接着就是一声震天响，这二踢脚的声音成功吓到了年兽，激起了年兽内心深处恐惧。然后，更多二踢脚炸响了，年兽开始逃窜，但睛明和苒婷不许，把它闷在庙里打。

而外面，吕梁尊者之所以不进去参战，就是料到在禁放烟花爆竹的黄岛，此时必然会有警察过来查烟花。“谁在那放烟花！”两个警察刚喊完就被尊者打倒在地，然后尊者提起在地上捂着肚子的两个警察的衣领，用颇有意境的语气语调说：“都知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别不长脑子的只知道走流程，上边傻，你们聪明就行。”然后邪魅一笑，放开了他们。两个警察被吓得不轻，刚要走，尊者又说：“记住了，为人民服务的是你们，别总想着让人民为人民服务。”

庙里的战斗依然激烈，年兽依旧四处逃窜。而这时，烛明抱着一个点燃的二踢脚从空中飞了进来，把烟花稳稳的扶在地上。随着第一声声响发出，粗大的烟花筒喷出了大量的硫磺味儿烟尘，烟花在空中爆炸，巨大

的声响让年兽难以忍受，一声哀嚎把自己形体打散自毁掉了。

“真是令人怀念的硫磺味。”烛明说。

“那那些得病孩子怎么办？”苒婷问。

“我们就是医生啊。”睛明自信的说。

然后吕梁尊者和苒婷搭了一个简易的篷子，烛明和睛明把小孩儿一个个几针扎好，然后给大人治病的时候，一个五六年级的小孩儿对烛明说：“你怎么这么幼稚？”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听到了烛明跟睛明说话的时候丝毫没有大人的架子。面对小朋友的提问，烛明说：“我可以成熟的跟你爸妈一样。”

“那还是别了。”男孩走了。

治好了大人小孩儿的，烛明他们四个要走了，临行前，孩子家长要给他们谢礼，烛明思考了一下，说：“我们买点儿年货吧。”

（58）“把烛明，还给我！”

今年没有大年三十，腊月二十九的晚上，烛明睛明苒婷吕梁尊者去到了菩提那里。烛明苒婷准备年夜饭，睛明尊者菩提在那里打牌。新年的钟声还有两个小时就要敲响了，一道又一道的菜已经准备好，而就在这时，烛明隐约感应到了年兽的踪影。按说在这黄岛狐仙的地界，更是在这灵珠山之上，既然是感应就不可能这么模糊，将信将疑间，烛明出门去查看，果然，刚出菩提寺，他就看到了文昌帝君站在不远处。

烛明果断大喊：“文昌帝君！你来作甚！”喊声惊动了苒婷睛明他们，以惹得文昌帝君轻蔑一笑，转头跑走。烛明去追，至睛明苒婷尊者和菩提出寺之大门，已不见烛明身影。

既不见烛明，菩提闭眼感应，然有所疑，此刻山中并无文昌帝君之身影，倒是烛明在追谁亦不得感应。

“哦？菩提是说文昌帝君并不在山里？”吕梁尊者说。

“是的”，菩提回道，“烛明应该是在追一团空气。”

“空气？”睛明和苒婷疑惑的说。

然后思考了一下，睛明说：“可伙伴从来没搞过恶作剧诶。”

“有蹊跷！”尊者说。

接着尊者和苒婷睛明顺着菩提指的方向去找烛明。大概是在半山腰的地方吧，跑在前面的尊者被从旁边的树林飞出来的烛明一个飞踢击中。尊者立刻扶着旁边的石头，刚站稳，烛明又开始了他的进攻，尊者立刻应对。

眼见此幕，紧跟在后面的睛明和苒婷意识到这蹊跷不小，要上去阻拦烛明，但被尊者叫住。尊者在继续和烛明纠缠，烛明这么历练多年来现在已经很厉害了，此刻更是占据上风，尊者纠缠不了多久，但也正是在这必输的纠缠中，尊者发现了一处细节，相信睛明和苒婷都发现了，现在烛明用的招式，根本不是他的，有姜子牙的，有勾陈大帝的，有梵净的，甚至有祝融的，总之，所有被烛明打败过的用的招式。尊者并不能完全认清这些招式属于谁，但睛明可以，想必睛明应该已经有头绪了，于是尊者抓住烛明两个手腕，然后对烛明大喊：“你们一个也别想活！”

“文昌帝君！受死吧！”说罢，烛明一腿把尊者踢飞。现况已经很明了了，烛明必然心神受到了控制，所以那个文昌帝君，是他的幻觉，但既然幻觉里面是文昌帝君，那控制他的，只能是年兽，也就是说那天年兽

自毁肉体，其实是把自己的法力混进了硫磺味烟尘中被烛明吸进体内。而年兽在烛明体内，烛明又不怕响声，那么很明了，烟花不管用了，现在只能凭借硬实力把年兽制服。

于是在苒婷接住飞来的尊者的同时，睛明冲了上去，什么武器都不拿，用烛明教自己的武功，亲手对付年兽这个借烛明之身招式左拿右搬的缝合怪。年兽本就有着文昌帝君的法力，现在又控制了烛明的法力，理论上应该无人能敌，但在睛明面前，却丝毫无法再次占领上风，一方面是睛明个子小，那些东拼西凑来的招数无法完全施展，另一方面，睛明跟着烛明学的一招一式都是成体系的，长久以来已经运用的得心应手。

很快，睛明就在这场战斗中占据优势，在年兽露出破绽后，她果断控制住烛明两条手臂，往他的肚子上一拳用力打去。

“无论你是谁，立刻离开烛明的肉体！”睛明说罢又是一拳。

“把烛明，还给我！”最后一拳下去，睛明把烛明打的后退几步，紧接着没几秒，烛明一口老血喷了出来，然后昏倒在了山路上。

此时，黄岛家家户户开始放鞭炮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黄岛已是响声震天。被一口老血喷出来年兽就在这爆竹声中消然殆尽。

菩提拿千年灵芝一下子就把烛明治好了。新年的钟声敲响，这顿年夜饭，也是那么的美味。

（59）新的故事开始了

新的一年到来了，即便睡得晚，大年初一的早晨，晴明还是按时起了床，毕竟烛明曾说过，睡少了要第二天早睡，而不是这次晚起来补。

她把烛明摇了起来，两个人做了丰盛的早饭，今天苒婷和吕梁尊者就要回去了，苒婷还是想回去看看。

太阳高挂之时，苒婷和吕梁尊者也醒了，两人来到烛明大狐仙洞吃饭。这几天甚是不错，虽有波折，但这波折何尝不是另一种美好呢？

吃完饭坐了一会儿，苒婷和尊者和来的时候一样，坐着水母回去了。烛明带着晴明去亲身感受何为过年。

大年初一，这是黄岛人挨家挨户拜年的日子，小孩得到压岁钱，大人谈天说地，吃吃喝喝。

大年初二，这是黄岛人送年的日子，经过了除夕春节，这场盛典于今晚落幕，鞭炮将响彻大地。

大年初三，这是回娘家的日子，至少在这里，娘家可以是家。

接下来的四天，就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了，可能带一箱奶去看看朋友，哦，不需要带白酒，这里不是荇蔡上仙的阳信。

到了大年初八，这是开工的日子，开工的鞭炮震耳欲聋，然后人们就开始了新一年的工作。

但没出正月还是年，至少到正月十五是这样。在正月十五这一天，一般来说，学生次日就要开学了，大人也要上班，就不干什么了，或者去看烟花秀，但已经好多年没有这种表演了，就算有，也挤不进去。所以会有人去无人知晓之地买上一大堆烟花，回来跟家人朋友孩子一起放。

烛明和睛明在街上走着，一声巨响突然传到了睛明耳朵里，睛明转头看去，是一堆人在河边放烟花。于是二人来到烟花升起之地，亲眼见证了烟花自点燃到绽放的全过程。多么美啊，这才是过年啊。有欢乐的笑声，亦有震天的响声，让人们能够精神充沛的迎接次日的工作。

而过了今天，烛明也该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回济南了。这似乎有点儿悲伤，但是吧，这只是相遇睛明后的第一个春节，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这样的日子。诸位凡圣不曾高高在上，你没听错，以前也是。而不久之后，他们将重新回到那片书写着他们故事的地方，重新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记录那里发生的一切。

可能未来……未来还早着，想那么多干什么？或许其他凡圣的故事会谢幕，但不老不死的烛明和睛明的故事不会谢幕，而且我们不能保证到时候烛明会不会把大家从鬼界撵回来。所以，我们只需静静期待下一段故事的开始，至于故事的结束，无需惶恐。

无论何时，烛明和睛明都那么有活力，放心吧，他们俩的活力一时半会儿是用不完的。或许有时睛明会问，“这也是能写的吗？”，但新的一年，他们将一如既往，写下新的故事。

“新的故事，还是和伙伴一起的，想想就令人期待呢。”

（60）一则大年初一凌晨的小故事

这次我们说一件发生在大年初一凌晨的事情。

新年的钟声敲响了，烛明睛明苒婷吕梁尊者和菩提聊起了济南东北发生的事情，其中也不乏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一般来说，烛明总能想出一些奇妙的招数，就是那种一般人想不到也做不到的招数，类似于十万张账单一张一张挨着检查那样的。如果是别人，可能会觉得“十万张得检查到什么时候啊”，但烛明他们不是一般人，他们可以用法力实现，即便不用法力，写个程序也能做到。而这一次，他们探讨起了瞬间移动的问题。

“瞬间移动吗，按说的话我们应该能做到。”烛明说。

“我也觉得能做到”，睛明说，“伙伴之前说过紫晶上仙第一次使用法力的时候把自己分散成水汽又聚合成形来逃脱南斗星君挟持的事情。”

“这和咱们说的瞬移应该还有点儿区别”，烛明说，“因为这不是‘瞬间’，而且它把自己分散，一旦某一部分被困住，那就无法成形了。”

“那你知道什么瞬移的例子吗？”苒婷问。

“例子的话”，烛明说到，“我高一的生物老师提过崂山道士穿墙，但我还真没见过那种穿墙的道士。”

“这是不是已经到了相对论的范畴了？”吕梁尊者说。

“……，我貌似没有专门学过物理。”烛明笑着说。

菩提喝了口茶，说：“不要气馁，各位。”

“老祖见过穿墙的？”尊者问。

“对于正神来说并不需要穿墙”，菩提回到，“但大家可以想一下，什么东西可能和瞬移有联系。”

“大概是黑洞虫洞之类的吧。”睛明说。

“黑洞吗，我们也能造啊。”烛明说。

“我们能造黑洞？”苒婷不可思议的说。

“可以的”，烛明说，“大的造不了，但做一个小的不成问题，无非就

是把足够的引力聚集在某个地方罢了。”

这是气的运动，睛明立刻开始尝试，果然在屋外一片空旷的地方做出了一个边缘散发蓝光的黑洞。怎么还有蓝光？掺了一点儿蓝火进去罢了。

接着烛明也开始尝试。只见烛明起身，其所处之处一下子张开了一个黑洞，然后黑洞立刻收缩消失，烛明也一起消失，接着众人迅速往外面看去，黑洞张开，又迅速消失，烛明就在这一张一收见出现。

“成功了！”苒婷喊。

“看来就是类似于扭曲时空。”尊者说。

“也不像”，烛明瞬移了回来，“不是那种感觉。”

“那是创造了一个里面一步外面十步的空间？”苒婷问。

“也不是，这不是酒葫芦。奈何我不懂物理，无法言说这具体是什么感受。”烛明说。

“既然这样，那我也试试。”说罢，睛明也瞬移到了外面。

“我也来！”尊者说罢，也瞬移了出去。

“老祖不试试吗？”苒婷问。

“我就不需要了。”菩提笑着说。

烛明和苒婷也出去了，菩提在屋子里面，一边喝茶，一边面带笑容的看着他们。

满月之章

（61）南方沿海的一场混乱

虽然已经暂时回到了济南，但还没有开课，加上学校在核心地段，交通便利，能去的地方几乎都去过了，所以貌似现在烛明没有能去的地方了。但是，不可能没有能去的地方的，睛明跟曦和聊天的时候聊到了南方。这激起了睛明的兴趣，毕竟到现在为止，她加上济南只去过三个地方。

而正好曦和也想去南方，逐霜正在歇班，而兆宏正在南方沿海旅游，于是几个人一合计，骑上逐霜的巨龙三七就往兆宏那里飞去。那次大战佛界的时候，曦和只是和兆宏浅浅的见了一面，正好也趁此机会加深认识。

到了兆宏那里，他们很快就会面了，从兆宏口中得知，这里正在为此地真神举行盛大的仪式。

“噢噢噢，我听说过！”曦和兴奋的说。

“谁都能去看吗？”逐霜问。

“应该都能吧。”兆宏说。

“那我们现在去吧，走到那里应该就正好了。”睛明说。

几个人去到了仪式举办地。这个仪式不能说盛大，那是非常盛大，不仅人多，什么都多。兆宏他们走在前面，烛明跟在后面，这也是烛明第一次看到这么堪称宏伟的仪式，那个地方他都细细看了看，然后他看到一个身穿特殊服饰的男孩，想必那就是按照神灵旨意选出的童子了。但问题又来了，这个童子可以是男孩吗？即便只是有所耳闻，烛明至少知道这童子应该是女孩。怀疑间，烛明把兆宏他们叫住，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兆宏是台湾人，他很确定童子就是女孩。从兆宏那里得到肯定的回答，睛明逐霜曦和也有所诧异，毕竟这真神的名号，那绝对比玉皇大帝如来佛祖还出名。这是乌龙？看来不可能。

几个人决定去一探究竟，可是这么多人，该从哪里开始搜索呢？毕竟初来乍到，对这里一点儿也不熟。但睛明敏锐的想起了烛明曾说过的那句话——知道了正常就知道异常是什么样了。而异常，很好找，有一间房子门口没人。这么热闹的场合，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挤来挤去，你那里竟然没人？于是睛明敲开了那户人家的大门。

这不敲不要紧，一敲敲出来个大的。据户主所述，本来这次请神仪式选童子的时候，三张符纸烧完，神明选定了他家女儿，但此地一富商通过投资，要求他家儿子去当童子。那主办方一见投资也是见钱眼开，就允许了。所以出现了现在男童子这么荒谬的事情。

这事儿吧，曦和听完感觉很无语，大家听完了，都有点儿那啥，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毕竟现场五个神仙，给他们当童子其实也未尝不可。但就在这个时候，外面一群人冲进了门，要这家女儿去站童子位。

不是换人了吗？原来是男童子从未有过，德高望重的长辈们去庙里再次询问神明，连续八次仪式，符纸烧完，留下一句不同意，到第九次，更是什么都没留下，至此长辈们慌了，要让这家女儿重新去站位。那那家男孩呢？人家家投资了，主办方一定要让他家儿子也站位，所以这次请神仪式会出现男女两个童子的荒诞场景。

“不可能！”这家户主大声说，当时是这帮长辈亲口出尔反尔同意让人家

儿子去的，现在又知道害怕要换回来了？不可能！

不干？神灵怪罪怎么办？这么严重的涉及所有人的责任，必须甩出去！所以这群长辈露出了凶神恶煞的表情，上去就要抢人，户主不同意，跟他们打了起来，但毕竟对方人多势众，很快就被推倒到一边去。

这帮长辈本要继续上前抢人，但这个时候，烛明出手了，一脚把带头的那个踢飞十几米远。按说一般人到这里第一反应应该是烛明不好对付，改威逼为利诱，但这帮人不，神灵降罪的恐惧盖过了理智，他们一窝蜂的涌了上来。

“动手！！！”烛明大喊一声，睛明逐霜曦和一齐加入战场，兆宏从手表里面调出之前准备的几个机关类，大量生成机关阻止他们接近这家女儿。

虽说这些长辈带了很多人，但在烛明他们面前，甚至兆宏的机关一个都没触发。看对面这么菜，兆宏也加入了战场。虽然来犯者如潮水，但大家都施展开拳脚，没有任何人能接近女孩。

而就在战局焦灼的时候，长辈们开始向户主发难，嘴里不知道在说着什么的对户主进行殴打。烛明见状，拿出酒葫芦扔了出去，解了户主之急，但同时也分了一点儿心，被一个壮汉撞开。

撞开烛明后，那个壮汉上去直接往女孩脸上打了一巴掌，吆喝女孩去站位。迅速站稳的烛明一句粗话，几步上去就把那壮汉按到墙上一顿猛击。此刻，长辈们围着户主，兆宏等人对付入侵者，烛明打壮汉，这家女儿也是压力山大。终于，无穷的压力压垮了女孩，她大喊自己同意去站童

子位。

“只要你说不同意，我们就给你把他们打跑！”烛明两手按住壮汉，回头对女孩说。

“我同意。”女孩最终还是妥协了。

长辈们带走了女孩。户主虽然很不甘心，但还是向睛明他们道谢。但道谢有什么用，又不是只有你户主不甘心。

“作为神灵，自己的命令能被随意篡改，而且还保护不了天下苍生，甚至是自己的童子。这真神必然是假的！”烛明说罢，拿起酒葫芦就出门往仪式起点健步走去，睛明拿出红缨枪跟了上去，逐霜曦和兆宏紧随其后。

到了现场，请神仪式刚刚开始，神车缓缓前行。烛明粗暴的拨开面前的人群走到最里面，把他那重达千斤的酒葫芦扔了出去，直接砸断了神像的脖子，取下了真神的头颅。

众人大惊，恍惚间，睛明一枪劈下，把地上的神像脑袋砸成粉末。至众人魂神归体，开始愤怒的进攻烛明，曦和提棍已至，与烛明同敌来者，紧接逐霜兆宏，四位毫不留情，开颅之拳尽用之。

已而人齐，睛明一跃而起，挑飞男孩并劈枪砸碎了神像剩下的部分后，稳稳落到女孩身边。其以右臂抱住其左臂，一点头，女孩亦笑而点头，与睛明一跃离开现场。

睛明把女孩带走后，现场就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了。兆宏丢出雷镖，

烛明施展瞬移，曦和配合身法，至逐霜扔出守宫，化为巨龙三七，众人皆惧，跪地求神明饶恕。

“小神见过诸位上仙。”此地真神现身了。众人见真神显灵，尽磕头求神明庇佑。

“你就是这里的神仙？”烛明说。

“正是小神。”

“……，行吧，你的事情你处理吧。”烛明说。

“那神像……”曦和说。

“应该是小神的不是，请曦和上仙原谅。”

“既然这样……”烛明要去打死那个富商，但真神告诉他：“其已逃，且那并非本地人。”

（62）吓人一跳的本色出演

既然那是个外乡人，那一切都说得通了。虽然说请神仪式看不成了，但这并不影响烛明等人去别的地方玩耍。但很显然，那个外乡人并不想放过这群外乡人，在某处，烛明他们被强行邀请进了一个虚幻的世界里，一个虽说不大，但一眼就知道是虚幻。

在这里，逐霜曦和兆宏成为了观众，烛明和睛明成为了荧幕里的人物。但这个荧幕，上演的又是不带一毫修饰的情节——烛明坐诊。

既然要演，那就演的逼真一点儿。外乡人是这么想的，烛明也是这么想的。于是乎，面对一个上午十几个病号，烛明那是干劲十足，尤其还有睛明当自己的助手，那是一点儿也觉不得累，即便是饿了，只要不歇着，就感觉不到。

直到某一刻，烛明终于有了休息的时间，但饿劲儿刚上来，一对家长带着一个男孩走进了诊室。

让烛明歇一会儿吧，于是睛明开始问诊。显然患者家属一开口就是王炸——他们家孩子有强迫症，烛明一听就坐直了起来。然后家属继续说，这已经六月了，马上就要高考了，孩子压力太大出现了更明显的自残行为，想开药调理调理，但想开药的那半句话还没说完，烛明就猛拍桌子大声呵斥道：“你俩早干什么去了！现在知道急了！怎么以前就没想过不给孩子治病会落得这般下场！”

“我们治了，但没治好……”

“为什么不一下给他治好了！”烛明继续喊，“白痴！废物！病不长在你们身上你们不觉得疼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觉得孩子的未来不重要！”

“我们不懂……”

“不懂不知道去学？！光长年龄不长本事，光长个子不长记性！这还几天就高考了你想让我怎么弄！”

这接二连三如连珠炮一般的喊声着实吓了观众们一大跳，但睛明没有被吓到，这确实是烛明能干出来的事情。

“我们知道错了，大夫你帮帮我们吧。”

没错，是“帮帮”，不是“救救”。可能外乡人也被震撼了吧，没有新的病号了。

烛明不想多说：“可以，但你们必须住院，并且这几天我全程跟着，两个人都陪床！”

就这样，这一家三口住上院了。

这家人住院后，烛明每天忙完了事情就去给他们一家三口做心理治疗，内容也很简单，把这当爸妈的骂的狗屁不是。而其他时间烛明就住在病房里，小孩不想看书了，烛明会让他歇歇，毕竟不看就不看了。直到高考的前一天晚上，烛明去到病房里，尽数数落这父母失职的地方。名不副实，该打！狂妄自大，该打！祸害孩子，该打！害了孩子都不知道，该打！孩子得病，这倒不能说家长怎么样，但孩子得的是精神病，那家

长必然是名不副实“家长”二字的！在烛明一番拱火之下，孩子长久以来的怒火再也无法遏制，变成了两只铁拳打在了父亲身上。母亲去拦，被烛明拦下。当晚，当爹的被打的满脸是伤，男孩呼吸性碱中毒早早睡去。病房外，孩子父亲在孩子母亲怀里大哭。

次日，男孩早早起床了，显然他已经好久没有睡的这么舒坦了，而且就不失眠这一条，就让他充满信心。但孩子父亲貌似并不认可烛明拱火说的那些话，开车送男孩去考场的时候面露不悦，并且不时低声嘟囔，连副驾驶的孩子母亲都听到了。

“好好开你的车”，烛明说话了，“少在那儿甩脸子！不想开下去我开！”

四体不勤，讲道理也讲不过，于是孩子父亲收起了自己的臭脸，也不再出声。

男孩进了考场，烛明并未离去，病房里有睛明看着，他一直待到了男孩出来。

很显然第一天男孩旗开得胜，当晚竟然兴奋的复习了起来，遇到不会的题虽然不能问爸妈，因为他们也不会，但可以问烛明。之前烛明就喜欢教睛明一些奇奇怪怪的如类型实例之类的东西，这高中的题自然不在话下，于是两人越做题越兴奋，一直到该睡觉了。

就这样，四天的高考顺利结束了，不带脸子的结束了。

男孩第四天中午考最后一科进考场之后，烛明和睛明就从荧幕中回到了观众席。这确实是烛明本色出演，而显然，可能三位观众都觉得烛明的

治疗手段太过激进，但如果自己是那男孩，应该都想遇到这样一个医生吧。

晚上，他们五个坐在海边。

“这外地人的法力，好像是山河四省那块儿的。”逐霜说。

“我也看出来了。”说罢，烛明喝了一口饮料。

“又有钱，又有法力诶。”兆宏说。

“但伙伴说过，一个人编不出自己没见过故事。”睛明说。

“大哥这么一吓，他应该有一段时间不会找我们麻烦了吧。”曦和说。

（63）受控于人的观音菩萨

烛明他们五个还在南方沿海玩。

这几天他们已经把这里走遍了。而这个中午，几个人在路边摊吃饭。这本是一片其乐融融的场景，奈何一名女性坐在了他们旁边的桌子上，气氛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那边的是观世音菩萨？”烛明首先发问。

睛明逐霜曦和兆宏转头看去。

“上仙竟还记得小神，小神拜见上仙。”

“观世音菩萨？”逐霜说，“是那次在平度上空修黄泉路的那个观世音菩萨？”

“见过逐霜上仙，上仙的英姿小神依旧历历在目……”

“说出你的目的！”不等菩萨说完，烛明便厉声说到。

“小神为那兰所来”，然后菩萨突然意识到烛明等人可能不知道那兰的名字，“哦对，诸位上仙已经与其交过两次手。”

“是那个有钱又有法力的……男的？是男的吧？”烛明说。

“上仙所言不错”，菩萨接着说，“那兰其人，虔诚之至，为我观世音菩萨所保佑。虽说与上仙们多有摩擦，但小神还望诸位上仙见谅，不要有所怨恨。”

菩萨一番话让睛明逐霜曦和兆宏疑惑了，于是烛明说：“既是菩萨保佑，那兰其人之法力又为何来自太白金星？”

菩萨心一沉，假假的笑了两声，然后说：“上仙说笑了。”

“谁跟你在这儿说笑！”烛明大声说，“在下之蓝火，乃以真火吞噬六丁神火而成，我们岂能不知那太白金星之法力？”

菩萨假笑着，说不出话。

“也就是说”，烛明继续说，“你一个菩萨，阿弥陀佛之胁侍，竟然被一介凡人指使？”

菩萨无言。

“你是什么菩萨！”烛明继续厉声喝道，“该保佑的人你不保佑，尽去保佑些不配保佑的东西！”

“小神身不由己……”

“我都能办到的事情你办不到？！”烛明继续说，然后喝了口水。

表面淡定的菩萨内心已经乱了，且不说一介法力高强的菩萨受控于凡人，如果不能安抚住烛明他们，回去复命之时会受到那兰怎样的对待，就是说现在被烛明给识破了，但凡接下来做的偏差了一点儿，以烛明对正神要求之严格，也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滚吧。”烛明喝完水说。

“啊？”菩萨不敢相信，烛明竟然放过自己了？

“那边的菩萨庙我已经派水母炸了。”烛明说，“趁我们心情尚好，滚！”

菩萨不知该喜还是该怎么样，给烛明行礼之后就走了，毕竟那菩萨庙被炸的香灰都扬了。

菩萨走后，烛明他们讨论起了那兰。

“竟然厉害到能让菩萨给自己干活吗？”逐霜说。

“那个叫那兰的真的是凡人吗？”曦和说。

“应该是的”，兆宏说，“小宏刚才偷偷跟我说太上老君在人间没有徒弟。”

“小宏？”曦和没见过小宏。

“就是兆宏的人工智能。”睛明说。

“不要紧”，烛明说话了，“我们还没见过那个叫那兰的，等着看看什么时候我亲自去会会他，看他人怎么样。毕竟……”，烛明又喝了一口水，然后接着说：“毕竟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反派让其他人得到好处的，虽然这个其他人是他儿子。”

（64）比肩神明的凡人那兰

烛明睛明跟逐霜曦和兆宏一起回到济南之后，便在酒葫芦里睡了下去。

而此刻，一个男人踏足了英雄山。他径直走到人群密集之处，而此处，有几个老人正在习武。对于老人，年龄已经封闭了他们知识的入口，早已忘却“谦逊”为何物，若稍有点儿本事，便轻易觉得中年青年少年人皆不配入其法眼，则必生事端。

而这次，这几个习武的老头老太太惹到了这个男人。顷刻之间，男人脚下便成了黄泉所在之处，目力所及之间，无论男女老少，尽躺血泊之中。

“你。就是你。”一个声音从男人身后传来。

男人回头，盯着那说话之人，不言语。

“太白金星之法力，你必然就是那兰。”

“那你肯定就是太上老君口里的烛明上仙了。”

“既然知道我是谁，说吧，来这里作甚？”

“没什么”，那兰冷笑一声，“让烛明上仙长点儿记性。”

“我的记性已经很好了，这点儿记性长你身上更好。”

那兰“哼”了一声，然后就要走。

“你儿子……”

烛明这三个字看来是戳到了那兰的神经，那兰面带愤怒的转过身盯着烛

明。

“看得出来，你很在乎你儿子。”烛明说，“既然要让我长记性，不妨让我多了解了解你。”

那兰又盯了烛明一会儿，然后深呼吸一口气，说到：“自大、狂妄、不知悔改、窝里横、吃里扒外，这是我那死去的大儿子对我的评价，在他的遗言里。”

“行吧”，烛明说，“虽说吧，你走吧。”

那兰诧异了一下。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知错能改，算是你超过大部分父母的奖赏。”

“用不着你奖赏，我要杀了你！”

“你拦不住我。”说罢，烛明瞬移走了。

愤怒的那兰最终熄了火，他看向四周，人们的尸体血迹已经被清理干净，很远处一只水母推走尸体消失在了遮挡物后。

“是什么时候……”那兰低声说，若有所思。

烛明回到酒葫芦之后，睛明刚刚睡醒，于是他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睛明。

“原来是这样”，睛明说，“知错能改是个好品质。”

“诶呀……下次吧”，烛明说，“下次再对付他，他就算爱他儿子，也不能用钱干坏事儿，甚至用法力逼迫菩萨，虽说观世音菩萨真是个废物。”

“咱们今下午去古城吗？”睛明问。

“当然了，咱们又不跟霜霜他们似的，出去一趟累的要命得歇一天。”

在气温最高之时，他们来到了古城。

古城还是那么的独特，这次不同于以往从北边进，这次两人从东门进的，就是换了个门，人一下子就少了好多，古城的感觉一下子就上来了。

而也正是在两人游览尽兴正往门口走的时候，天上飞来了一颗流星，石头带火的那种，虽说不大，但也足够绚丽。一般来说陨石因为大气层的摩擦，体积会逐渐减小，可这颗流星貌似没有减小，即便速度越来越快。

发现异常的烛明没有惊动睛明，他看着那颗流星，做好了将其击碎的准备。眼看流星进入了特定高度，时机已经成熟，但烛明出手之前，一股法力如镰刀割韭菜一般将流星劈成两半。

烛明惊讶，这法力是……

“当然是我啦。”青禾走到了烛明面前。

“是青青！”睛明也很兴奋。

“你怎么来了？！”烛明兴奋的说。

“是菩提托梦让我来的，他说你们会遇到麻烦。”青禾说。

“菩提真是太懂我们了。”烛明说。

烛明和睛明把在南方沿海和在英雄山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青禾。

“比菩萨还厉害，他赶上三世佛了？”青禾问。

“感觉没有”，烛明说，“他应该能跟我五五开，而且我也没见过三世佛。但那人确实危险，我给你个东西吧。”烛明给了青禾一个小盒子，“这里面是我和睛明的蓝火，以备不时之需你先别打开！啊，吓死我了。你可能还无法驾驭它，会被它烫伤。”

“哦好，谢谢。”青禾说，“但我还是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厉害。”

“难道他跟妖魔鬼怪一样能够吸收人气？”睛明说。

“人气……应该不会增长太多法力。”烛明说，“但如果是吸收的话，他至少得吸了太白金星，还得是太白那一支的法力。也就是说……”

“太上老君那一支非死即伤。”青禾说。

这么一想，形势确实严峻起来了。

“哎对了，流星被大气层摩擦会留下碎屑。”睛明说。

这一提醒让青禾烛明也意识到了，“所以可以追踪那兰的位置！”

经过追踪，睛明确认流星发射的地点在西城天街。

（65）滚烫燃烧的炽热之火

确定下那兰的位置之后，烛明睛明青禾来到了西城天街，在那兰动手杀人之前，烛明瞬移到他面前抓住了他的手腕，制止了他发动法力。

看到烛明，那兰非但不慌，反而邪魅一笑，然后一把推开烛明。“既然你们要来，那就都死吧！”那兰喊到，然后十几个鬼魂在他身边成形然后成为实体。

“这股法力，看来这都是太白金星的弟子。”烛明说。

“没有太白金星”，睛明说，“看来太白金星勉强活下来了。”

鬼魂成为实体之后，那兰说话了：“怎么都那么不珍惜生命，那观音菩萨杀不死我，就去杀了我儿子，就在你烛明跑了之后。一个菩萨，差点儿就被我打死了，还是什么阿弥陀佛来救走的她。”

“这观音菩萨真是个白痴！”烛明无语的说。

那兰笑了一下，然后继续说：“既然这世界不愿意善待我，那我只能从这里开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把所有人都杀光。”说完，几近癫狂的那兰命令鬼魂们出动。

“都进去！”睛明对人群大喊，然后以一道清水屏障，把人群压进了商城。然后跟烛明青禾一起，和那十几个鬼魂开打。然而对方人数众多，且他们的操控者，是三世佛才能在他手下救走人的人，形势极为不利。于是在打了一会儿摸清这些鬼魂情况之后，烛明拿出酒葫芦扔了出去，一下

打散了两个鬼魂。

但那兰岂无应对之策，他把烛明和五个鬼魂单独放进了一个空间里。

“都能创造空间了竟然不会自己造一个小屋？”烛明说，然后继续和鬼魂们战斗。

而西城天街战场，那兰亲自下场加入了战斗，战场光电纵横，巨响不断，一度打的睛明青禾难以招架。形势更加不利，睛明拿出她的长枪，扎碎了三个鬼魂后，也被那兰单独和四个鬼魂放进了另一个空间。

“把我们分开逐个击破吗？”睛明说，然后也继续和鬼魂们战斗。

而西城天街战场，青禾一个人和那兰以及三个鬼魂战斗。这是一场几乎必败的战斗，青禾的法力哪怕是跟睛明，也差很多，甚至根本无法接触蓝火，必然被烧伤。也很快，那兰找到机会，一拳打在青禾胸口，把青禾打飞几米远，几个鬼魂在青禾还没落地的时候就接着扑了上去。

但也是幸运吧，青禾口袋里装蓝火的盒子掉了出来，在地上摔碎了，里面的蓝火火苗变成了凶猛的蓝火，在青禾面前燃烧着，甚至把三个鬼魂各烧掉了一半实体。

“好，好！”那兰喊到，“既然有神仙保佑，你们谁都别想活！”然后聚合法力，准备颠覆天街商场。

青禾回头看了看商场里的人群，想到烛明和睛明正在别的空间鏖战，一狠心，把自己的右手伸进了炽热的蓝火。

滚烫的火焰烧的青禾疼痛无比，很快青禾忍不住了，大叫一声，但他没

有松手，而是将紧握蓝火的手贴在了自己心脏的位置，以自己的君火对抗吸收烛明的蓝火。

不过很显然，青禾的法力还不足以完全驾驭蓝火，烈火烧灼心脏的痛令其喊的更大声，同时右手一甩，一个红黄相间的火场展开了，不仅烧尽了鬼魂，还把那兰毁灭商场的冲击吞没。

烈火烧过那兰的面部，使得那兰睁不开双眼，当他再次睁眼的时候，就是他和青禾两个人的战场了。

那兰，青禾，一个中年，一个青年，四目相对的那一下，大战即告开始。火焰加持下，青禾身法更加敏捷，拳脚更加刚猛，旋风腿、扫堂腿，接连冲拳，而且招招带火，平时打不出来的招式现在变得异常轻松。面对青禾强有力的进攻，那兰一开始尚且能应付，但很快就应付不过来了，所以他聚合全部法力，大吼一声，动用了他所有的蛮力。而青禾，越打越走感觉，那兰招数个个轻松化解，最后把那兰甩飞了出去。

那兰一使劲，稳稳的落在了地上，然后立刻以法力形成钻击，蓄势待发。青禾亦拿出镰刀，这把烛明给的镰刀，他一直用的镰刀，也蓄力，镰刀瞬间变大，引出镰击。那兰出手，青禾亦出手，镰刀切碎了钻头，也重创了那兰，将其打飞掉进了河里。还没结束，青禾再次镰击，把困住烛明和睛明的两个空间划开了口子，将两人救了出来，也是真巧，他俩刚搞定鬼魂。

“结束了。”青禾气喘吁吁的说。

“怎么样？”烛明睛明问青禾。

“没事。”青禾说，然后继续喘气。

“那兰呢？”烛明问。

青禾指了指河的方向。

睛明驱动法力，河面形成了一个小黑洞，但黑洞吸上来的并没有那兰。

“他不会跑了吧！”睛明说。

“没事”，青禾说，“下次我再打败他。”

晚上，三个人去火车站吃了饭，吃完饭，青禾坐火车回潍坊了。

天圆地方

（66）那兰之灾之后续

某个桥洞子里，一个老人，一个流浪汉，正躺在尚且冰冷的寒风里瑟瑟发抖。

突然，一片火焰出现在了他身前的砖头上。

流浪汉见到火焰，激动的流下了眼泪，随即伸手上去。

但在他手即将接触到火焰的时候，火焰“唰”的一下变成了蓝色。

流浪汉吓了一跳捂着心脏，然后冷静下来。

“太白真君。”

听到声音的流浪汉再次紧张起来，然后颤抖的说：“烛明上仙认……认错了。”

“果然是你。”烛明随即瞬移到他面前。

“啊！！！”太白金星哀嚎，但烛明一巴掌往他脸打下去，令其闭嘴。

……

“这就是那天晚上的事情了。”睛明说。

此时的洪家楼教堂已经关门，洪秀全和睛明坐在里面讨论太上老君的事情。

“老师他竟然……落得这般下场。”洪秀全说。

“伙伴说那兰给太白金星盖庙祝由花了不少钱，让太白金星得到了很多法力，那段时间丹药的产量好像提高了几百倍。”睛明说。

“对，是这样，我当时也很疑惑老师是哪里来的这么多法力，但老师没有回答我。”

“然后太白金星为了答谢那兰，给了他法力，还带他去了天界。但他去

了天界以后，趁太白金星不在场，豪夺了仓库里所有的丹药。”

“那些丹药的话，按老师那些日子的产量，绝大多数都还没使用。”

“就是这样，那兰法力大增至此，屠了太白金星师门，还把太白绝大多数法力都吸走了，太白金星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

“唉……，说起来，烛明上仙去哪里了。”

“伙伴和紫晶去千佛山了。”

“天这么黑，他们去千佛山吗？”

“伙伴说六点之后千佛山不要门票。”

此时烛明和紫晶终于爬坡到了千佛山美院入口。休息了一会儿，他们往弥勒胜苑走去。到了弥勒胜苑门口，就能看见那黑夜中的大佛，虽然并不能在黑夜中看清佛脸。

大佛之下，一群老人在跟随音响锻炼。紫晶和烛明顺着大佛底座的楼梯往佛像二层平台走去。在楼梯上，烛明播放了一段振奋的音乐：“你还会记得吗？那天我们的约定。流星划过来时的路落在你手心，炙热晶莹……”

“这么神圣的地方你放这个”，紫晶说，“虽说他是手下败将，但至少……”

“二位上仙不必多礼。”紫晶还没说完，弥勒佛的声音便传了出来，随即其人现身。

紫晶和烛明走上二层平台站在了弥勒佛面前。

“见过弥勒佛。”紫晶行礼。

“使不得使不得，烛明……”

“铿——”弥勒佛还没说完，烛明就咳嗽了一声，然后弥勒佛双手合十躬身说到：“紫晶上仙博学多闻智勇双全，佛界众人当以慈悲之怀，爱佑其身，善哉！”

“您过奖了。”紫晶亦双手合十躬身说到。

“说起来”，烛明开口了，“那兰操控观世音菩萨的事情，佛界如何定夺？”

弥勒佛不敢怠慢，说到：“那兰其人败与诸位上仙，不知所踪，佛界追之。而观世音菩萨乃阿弥陀佛之胁侍，其失职一事，罚之以何，罚多罚少，小神尚无权限定夺。”

“那兰还干了什么事情？”烛明问。

“禀上仙，据小神所知，那兰在观世音菩萨杀害其子后，一拳打在了地面上,其力之大,断地之经脉。地御后土与抚琴兰孙二位上仙正修缮之。”

“怪不得今天这么不对劲。行吧，知道了。”烛明说。

“幸得叨扰，感谢上仙。”弥勒佛说。

“谢弥勒佛，我们走了。”紫晶躬身说到。

今晚，紫晶和烛明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确实可以在十五分钟内登顶千佛山。在山顶，虽已不见齐烟九点，然灯火通明无处不映入眼帘。人之经脉尚且变化万千，遑论地之经脉，虽难，但应相信抚琴兰孙之神通，尚不必多心。

（67）荒谬的飞来之剑

上了一天课的烛明瘫倒在了床上。

“伙伴这么累的吗？”睛明问到。

“上课，没有不累的。”烛明说。

“可伙伴教我的时候我不累啊。”睛明笑着说。

“有几个跟我一样的。”烛明也笑了。

看的出来，烛明是很累了，于是睛明说：“要不咱们今晚去护城河那片逛逛吧。”

“好。哎呀——歇一会儿，去找晶晶锻炼。”烛明说。

“紫晶姐姐竟然要开始锻炼了吗？”

“是的，她终于要开始打磨她的法力了。”

五点的时候，紫晶来到了烛明练功的地方，烛明和睛明已经热火朝天的练了起来。

在那一片无人发现的空地，睛明身如游龙，烛明稳若泰山，紫晶其手串串珠如蜘蛛网般飞行，猫猫阿尔法和狗狗贝塔在草丛里追逐，好几只水母在那里飞。

锻炼完，吃完饭，紫晶去教室学习去了，阿尔法贝塔回了酒葫芦里，烛明和睛明坐车前往了大明湖东南角。他俩先是去附近一个叫老东门的百货商场看了看，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于是二人又走上了大明湖南边那条路，一直走到了大明湖南门。

而正是在他们快走到南门口的时候，一把剑自云层中落下，直直的插在

南大门路口中央。

“有杀气。”烛明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毕竟现在地之经脉尚未修复，看这剑上带着天界的法力，如果是一根大钢针戳下来，那或许还可能是针刺通经活络，但它偏偏就是一把剑，类似一把匕首，只能割腕用。

“天界又要作甚？”睛明说。

“无论作甚，应该都不是什么好事儿”，烛明说，“既然这样，不妨直接问吧。”随即烛明喊话天界：“玉皇大帝！扔块儿废铁下来干啥？！！！”

“人间坏我秩序，伤我太白，罪不可恕。今斩其脉，以为惩罚。”

惩罚？烛明和睛明互相看了对方一眼，以为自己听错了，然后烛明继续喊话：“何罪之有？！若非太白金星贪虫上脑，受惠那兰而无休止满足，又忘乎所以予那兰以法力并准其入天界，引蛇出洞，观世音菩萨岂会遇难！”

“有之其一，必再而三。故吾维系正神及人间秩序，定要以惩戒之。”

“惩戒人间，汝欲置太白、那兰何如？！”睛明喊到。

“将追而惩之，然人间之刑必施。”

“荒谬！”烛明喊到，“玉帝老儿！今汝嫁祸栽赃之事，岂止有损神格！既汝一意孤行，吾于道士口中，知双龙山乃泰山余脉也，明日我就西行，去平了那双龙山！”

玉帝不再回应。

睛明上前一枪砸断了那飞来之剑。

烛明呼唤小宏，问它西部边陲的情况。

“观测到天兵将至，领队为谁因距离过远暂无法清晰观测。”

“太荒谬了。”烛明说。

“就是，太荒谬了。明天我和伙伴一起去。”睛明说，“如果这就是正神的秩序，那我们就将其打破然后创建新的秩序。”

（68）不舍的别离！

济南之西部边陲，双龙山上，众天兵天将已经列阵。

睛明提枪上山，天兵准备开打，但很显然他们还不足以打败睛明。扎死几个天兵后，天将带队倾巢出动。而睛明周旋一段时间后，成功引诱了带队天神露面，随即撤退。天兵追之，然下山后，睛明连跑带瞬移前往学校，并众天兵往也。

此时在济南中医学院里，烛明正站在体育馆门口。很快，笑天首先到来，兴奋不已。后绪康亦至，亦激动也。

烛明简单的告诉了他俩发生了什么。

“师哥要去夷平双龙山？”笑天问。

“双龙山是哪个山？”绪康问。

“我可舍不得动那座山。”烛明说。

“那师哥有什么计划？”笑天问。

“当然是把他们引到学校里来了。”

“引到学校？”绪康震惊。

“对的”，烛明解释到，“学校里还有毓秀神女，并且处于兆宏的监视中，对我们是有利的。”

“可还有这么多学生啊？”笑天说。

“所以就需要你们帮忙了”，烛明说，然后给了笑天一个清水水球，“如果有必要，这个球自会告诉你如何使用。”

笑天激动，这无异于得到了师哥的法力。

“我有吗？”绪康也兴奋起来。

“那必然有的。”然后烛明给绪康一个蓝火火球。绪康已经伸手去接，但即便是蓝色的他也知道那是个火球，于是大喊一声粗话把手缩了回去。

“他不烫手！”烛明笑着说。

绪康接过了火球，确实不烫手，同样是必要时候火球自会告诉他如何使用。

时间该到了，睛明瞬移至烛明他们面前，天兵天将接续而至。

“做好准备。”烛明对笑天和绪康说，然后和睛明一起杀进了天兵之中。这几个天兵对烛明睛明来说没有丝毫的难度，睛明拿枪一拦一扎，就能刺死一个天兵，烛明两手掌一对，就能折断天将的脖子。所以虽然天兵众多，其实根本没有足够的战斗力。而经历了巨大的伤亡，对面首领终于决定亲自下场了。

只见众天兵之间，一大一小两个身影空翻飞来，大的那个一腿压在了烛明肩上，烛明提手格挡，小的那个火尖枪扎来，睛明拦拿防御。此大者手托宝塔，小者另有乾坤圈混天绫风火轮加身，见者皆应知其为李靖李哪吒父子。

其李靖者，有“战神”之称号，遑论其子。枪尖交锋间，睛明与哪吒独得开僻之地，烛明与李靖交战，几招试了试手，后烛明一改稳若泰山之风格，以游龙之姿闪转腾挪，引李靖入天兵之中，使天兵被误伤。

战局扔在持续，睛明那边和哪吒打的不相上下，烛明这边李靖占据主动急于得胜，即便清楚烛明在借自己之手处理兵卒，亦随之。天兵存活数

量很快降到了溃不成军的地步，虽仍多也，取之易也。遂阿尔法贝塔出，以龙虎之身夺之，烛明与李靖公平决斗。

那边哪吒见烛明叫了外援，大喊烛明“竖子”便要去支援李靖，然被睛明立刻纠缠住，被迫继续接其枪法。

哪吒必不服，吆喝睛明不要阻拦自己，睛明不慌，以枪法压制之的同时与他对话：“哪吒！汝为李靖之子，于龙王兴风作浪之时挺身而出，本有杀死龙王之力，终亡于汝父之手。其死何哀！”

“住口！休要挑拨我父子二人之情！家父为民谋福，不至死于龙王水淹，吾死何哀？！”

“若为烛明上仙，欲救百姓，当手刃龙王，其不可为者，得余之意，当援以为之，不欲求饶！”

显然哪吒被说动了，停止挥舞手中的枪，须臾，其曰：“生而为人，当欠父母一生，纵父母万错流行，不予反驳，其子之职。故燃灯古佛予吾父李靖宝塔镇余，此之谓也。”

睛明把枪戳在地上：“不就是宝塔吗？这有何难？！”然后转头对烛明喊：“伙伴！把那破塔砸了！”

“好！”随即烛明加强攻势，接下来几拳打的李靖节节败退。至此，李靖深知自己不是烛明的对手，但天界的任务需要完成，为数不多的天兵不能指望，哪吒又刚被睛明攻心，故李靖将目光放在了一旁的笑天和绪康身上，打算挟持他们两个威胁烛明投降。于是李靖冲了过来，也正是在李靖冲过来的时候，笑天和绪康脑海里突然涌进了水球和火球的用法。故笑天抬手，她的身边以清水幻化出螃蟹章鱼海马各一只，形态可

爱，大小合适，举止优雅，虽为清水，却如毛绒玩具一般，显然是融合了睛明的奇思妙想。它仨一出来就分别喷出一个水球，冲击力和爆炸力瞬间把李靖击退。

而绪康攥紧火球，一把大剑出现在了他的手里，但显然这把剑太沉了，他一下子拿不住，蓄了一下力，他扛起大剑一蹬就往李靖冲去。不得不说新得的宝贝就是好使，绪康很快驾驭了这把沉重的大宝剑，在李靖面前肆意挥舞。李靖欲强攻，但每次都被绪康用大剑防住，接下来的必然是更沉重的一击，李靖也想找破绽，但每想进攻一个破绽都会被笑天的绅士淑女们喷射出的水球阻拦。

烛明在观察，然后抓住机会扔出酒葫芦，成功击落了李靖手中的宝塔。笑天看宝塔落地，指挥绅士淑女们继续发射水球击退李靖。绪康找准时机，一剑劈下砸碎了宝塔。

至此，李靖慌了，瘫倒在地，现在不仅是烛明和睛明要收拾他，解决完天兵天将的阿尔法贝塔也要收拾他，笑天绪康更不用说，最关键的是，没了宝塔，无法镇压自己的儿子，就连哪吒也必然要收拾他。

哪吒走了过来，先是愤怒，如大仇得报，许久，放下火尖枪，欲哭无泪。睛明走来，说到：“真的不动手吗？”

“不了。”哪吒说，语气平静的让人心疼。

李靖哪吒离开了。失去了这次机会，李靖必然马上就会获得新的法宝来镇压哪吒。但，要尊重哪吒的选择。

感慨间，大地一震，幸亏烛明扶住，否则笑天绪康必摔倒。大事不妙，必然是后土娘娘和抚琴兰孙修复地脉失败了。告别了笑天和绪康，烛明

睛明立刻顺着小宏给的定位来到了砚泉。在这个一眼不见泉而见池的地方，他们见到了抚琴和兰孙，以及虚弱的后土娘娘。

“怎么回事？”烛明问。

“天界飞来之剑终究还是伤及了地之经脉。”后土娘娘说。

“有什么办法吗？”睛明问。

“稳定地脉之法，唯有使一人进之，以法力暂稳也，兼而修复。能实现之，当神通如三世佛或三清，即刻唯烛明上仙与睛明小姐可也。”后土娘娘说，说到最后还行了个礼。

“知道了，你们先回去吧。”烛明说。抚琴兰孙与后土娘娘离开了。

“用法力稳定地脉，进去就出不来了吗？”睛明说。

“看来是的，这所有修复的痕迹都是在外面，必然是进去就出不来了。”烛明说。

“……，我进去。”睛明说。

“……，我跟你一起去。”烛明说。

睛明知道，烛明必然会这么说，她转过身来笑着看着烛明：“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睛明，但不能没有烛明上仙。”

烛明哭了出来：“可是……可是我不能没有睛明。”

睛明走近几步，更靠近烛明，她笑着说：“我的伙伴，既然接手常人未有的法力，自应承担护佑苍生之职责，这不是伙伴成为狐仙的时候说过的话吗？”

“可是……”

“烛明上仙会怎么想，会怎么做，我都知道。我的伙伴，请去做你想做

的事情吧，无论如何，我都会支持你，然后使人间回归安宁，等我回家吧。”

睛明踏上水面，走到池塘中心。池塘开始波动，池水翻涌。睛明回头，黑发飞扬，笑着看了烛明一眼，随后立刻被池水吞没，进入了地脉。

烛明看着平静的湖面，波涛汹涌的内心化作一声惊天的怒吼，激起阵风，刮倒竹林，毁了凉亭。其如一颗逆飞的流星，以满腔怒火，将天界变成鬼界。

（69）那片梦幻的空间

“他就是个魔鬼！”

“他就是个刽子手！”

“你们谁跟我去！”

“我去！”

“我不敢！”

在千佛山顶的烛明一跃而起，从天而降到这三个人所在的地方，霎时间烟尘四起，三个天神就此丧命。

烛明离开，至于他们是哪路天神，不重要了。

烛明离开后，青华大帝走了过来。看着这三个人的尸体，青华大帝说：

“我都不敢在天界待，你们就敢来闹事，活该啊。不过是该到时间了。”

今天是周天，天宇难得能歇歇。他和烛明在路边坐着聊起最近的事情。

这些天烛明一直在以雷霆手段维持人间的秩序，凡是有为非作歹的，即便只是有迹象，但凡被烛明发现，那是必死无疑。因为烛明要确保人间安宁，等睛明修好地脉。

天宇也看出烛明最近很紧张，但他没有办法，毕竟他没有法力。但是突然间，他感受到有什么东西融入了他的肉体，于是说出了一声粗话。

“怎么了？”烛明问。

“有什么东西……”天宇还没说完，烛明就在天宇身上发现了东极青华大帝的法力。

“那老狐狸给你法力了？”烛明说。

“啊？！”天宇大惊。

“这是东极青华大帝的法力，他儿子叫洪秀全。”烛明解释说。

“可他给我法力……要……”

“你看看你兜里有没有东西。”

天宇一摸兜，果然发现了一张纸条，让他在特定时间去往某个地方，去了，法力就给他了，不然……后面就没说了。

“走吧，看来不去后果不轻。”烛明说。

“咱们怎么去？这地方看着挺远的。”天宇说。

“当然连跑带飞了。”烛明说。

两个人就这么一路往目的地赶去，然而天宇刚刚得到法力，尚不能熟练使用，所以走大路显然是赶不上的。而就在这时，烛明看旁边那面墙越看越熟悉，他想起了睛明说过：“如果我要离开伙伴很久，我会在这面高墙后开通捷径，这样伙伴就能一下子找到我了。”

而现在，无论如何也是赶不上时间了，唯一的办法就只有通过地之经脉化曲为直，直达目的地。

于是烛明大喊一声：“跳！”然后使劲起。

天宇亦跳，他问：“这真的可以吗？”

“我相信伙伴！”烛明说。

两人跳过了高墙。

天宇因为尚未完全掌握法力，跳的不高，稳稳的落地。而烛明因为跳的太高，落地的时候滚了好几圈，最后躺在了地上。

烛明睁开眼睛，果然，这里是一片没来过的空间，他站起来，睛明果然

站在前面，笑着，穿着那条酒葫芦之外还没穿过的裙子。

“真的是睛明……对了！这个地方往哪里走？”天宇说。

“往那边。”睛明指了指方向。

天宇离开后，睛明给烛明详细的介绍了这片梦幻的空间：星光点点的黑夜为天，白玉为地，地之中心的水面，一颗开满花的大树维系着地脉的健康。繁星为灯，亮度正好。

烛明和睛明坐在树上。

“这片空间现在是我的了。”睛明说。

“也就是说……”烛明说。

“不经我的允许，无人能动地脉分毫，而我也可以借助地脉，让任何人进入这里。这片空间在哪里，我说了算。”睛明自豪的说。

“伙伴太厉害了。”烛明说。

“嘿嘿，那既然什么时候都能来”，睛明说，“我们回家？”

烛明点头：“嗯，我们回家。”

（70）哪吒自己的判断

要说当时烛明杀上天界，有一部分神仙就很听劝，人家后土娘娘在地上都说了烛明很厉害，这部分神仙立马跑的无影无踪。

而当时哪吒在家里坐着，思考着和烛明睛明他们的这次相遇。他并没关注李靖去了哪里，只是等他回过神儿来的时候才发现烛明放过了他家。

后来天界的神仙都说烛明是天界的阎王地藏，但哪吒并不这么觉得，因为烛明没有伤自己分毫，而且仅仅因为李靖不在家，自家的房屋就幸免于难。

烛明是坏人吗？不可能。他支持自己反抗李靖，并且天界那些小孩都安然无恙一点儿伤都没有。其他各路神仙都趁着自己和其他同事或死或伤童子徒弟这些小孩儿或悲或愤之际，跟小孩儿们大肆宣扬烛明这坏那坏，唯有哪吒因为李靖宝塔尚未修复独得一分清净。

思来想去，他决定亲自前往人间，去判断烛明是不是一个好人。不过很显然了，他是带着答案去的。

哪吒并未来过济南，也或许来过，但济南早已不是当年。他在山大路上徘徊，不知道该去哪里找烛明。意识到这么漫无目的的找也不是办法，哪吒最终在一个公交车站坐了下来。

烛明和睛明会在哪里呢？能找到他俩的那俩朋友也行啊。想着想着，一辆公交车靠站，旁边那个老奶奶一步踩空，摔倒在了地上。哪吒起身把她扶了起来，奶奶连连道谢，步履蹒跚的上了公交车，也在那道歉自己耽误了发车。

车开走了，哪吒叹了口气，自己也该走了。但他突然意识到，周围的环境正在改变，最终自己身处于一片幻境……不，应该叫秘庭更合适。

“哪吒！”

是睛明的声音，哪吒回头看去，洪秀全坐在树下的马扎上喝茶，睛明坐在树上跟自己招手。

“这里是……”

“这里是属于我的一片空间，它连着我刚修好的地脉。你刚说‘秘庭’是吗？”睛明对哪吒说。

“对。”

睛明跳下来，走到哪吒面前：“我也觉得这个词很适合形容这里。”然后她把哪吒拉到大树之下，找了另一个马扎让哪吒坐下，然后把桌子摆出来。一盏茶飞到了哪吒面前，“请喝茶，哪吒三太子。”洪秀全说，“此乃家父所赠，甚是美味。”

哪吒品尝一口，沁人心脾，沉重的内心顿时释放，紧皱的眉头豁然舒展。

茶毕，恰好烛明带着笑天绪康天宇来到秘庭。

“/*绪康粗话*/，这就是哪都能去的地脉吗？”

“师哥刚才都说了，不是地脉能去，是睛明的这片空间顺着地脉哪都能去。”笑天说。

“/*天宇粗话*/。”

洪秀全和哪吒起身行礼道：“拜见烛明上仙。”

“不必多礼，现在不必，以后也不必。”烛明说。

“天宇先生你好。”洪秀全说。

“跟我几乎一样的法力，你就是洪秀全？”天宇说。

“是的，天宇先生。”

“哎呀你也不用叫我先生，太正式了。”

七个人在秘庭里喝茶，畅谈最近发生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的、都知道的、大的小的，开心无比。

而对哪吒来说，答案已经不再重要了。

英雄少年

（71）杨戬挑战烛明，玉兔送来解药

天已回暖，万物可爱。烛明睛明在路上走着，享受着春日的宁静。

而骤然间，白云压来，遮盖阳光，一个少年挡住了烛明二人的去路。

“来者何人？”烛明问到。

“在下杨戬，烛明逆贼，我来取你性命。”

“啊？”烛明刚刚发出疑惑的声音，杨戬便拿出他那寒光四射的三尖两刃长枪，往烛明刺了过来。

睛明迅速拿出红缨枪拨开杨戬武器，然后一扎逼退杨戬。但杨戬并非等闲之辈，他退了一步之后立刻站稳脚跟，发挥他那长枪两刃善于劈砍的特点，以势大力沉的攻击又将睛明击退。

“这小子竟然比睛明还厉害。”烛明诧异，即便是哪吒，也顶多跟睛明打个平手，但眼前这个少年，这才一招半式啊。

于是烛明问到：“能行吗？”

“能行。”睛明说，随后再次扎枪上前。杨戬灵活躲避，即便是面对睛明那让人眼花缭乱的枪法，他依旧防守严密，就好像越打越有精力一样。

“不对！非常不对！”烛明意识到其中必有蹊跷。于是在杨戬转守为攻之时上去替上了睛明的位置。

杨戬见烛明亲自上场，更加来劲了，他照着烛明一会儿以枪法刺之，又一会儿以大刀之法劈之。烛明扔出酒葫芦，四下翻飞的酒葫芦挡下了杨戬至少一半的攻击。

几个回合下来，杨戬更兴奋了，竟然以武器一下子把酒葫芦拍飞。要知道，即便是梵净创造的大佛，也不能顶住那重达千斤的酒葫芦巨大的动

能，而上一个强如杨戬的人，是那兰。

很明显了，杨戬不说杀害其他神仙吞噬其法力，也必然服用了无数丹药。天界的丹药早就被那兰洗劫一空，至于这些丹药从何而来，从那兰？还是别人？现在不重要。

现在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将杨戬制服，不然拖下去的话……那兰可不是被一个人打倒的。

于是在杨戬扎枪而来之时，烛明聚集法力，拧转身体使出一招威力强劲的旋风脚，直接踢断了杨戬的枪刃。

杨戬大惊，以剩余之枪刃劈来，再次被烛明踢断。失去锋刃的杨戬乱了阵脚，以枪杆戳刺抡劈，又继续被烛明节节踢断。直至武器彻底被摧毁，杨戬赤手空拳要冲上去搏斗，被赶来的哪吒拉住。

“放开我！我要给舅舅报仇！”杨戬大喊。

“舅舅？”睛明说。

“应该是玉帝。”烛明说。

“烛明上仙你好。”是一个从没听过的声音。

烛明转头看去，是一个比睛明大一点的女孩。

“你是何人？”烛明说。

“在下玉兔，为上仙送来解药。”

“解药？还真是用药过量。”烛明说，“谢谢你。”说罢，烛明拿起玉兔送来的药丸，一下子扔进了杨戬嘴里。

大喊着要和烛明决一死战的杨戬本想吐掉药丸，却被哪吒一把合上了下巴。

“我要给舅舅报仇……”杨戬虚弱了下来。

“你相信玉帝还是相信我！”哪吒一句话让杨戬冷静下来。

“剩下的哪吒应该能搞定了。”烛明说，“对了，杨戬的药，是那兰给的吗？”

“确如上仙所料。嫦娥仙子现在正追踪那兰，并且已经和青禾上仙取得联系。”玉兔说。

“你急着走吗？”睛明问玉兔。

“嗯……嫦娥仙子好像没说我得立刻回去。”

（72）何者为家

在秘庭里，废了哪吒一番口舌，杨戬终于意识到天界诸神都在骗小孩儿。什么烛明是天界阎王的，都是鬼话！

“就是这么回事。”哪吒说。

“我知道了。对不起，烛明上仙，睛明小姐。”杨戬说。

“罢了罢了，都是小事儿。”烛明说。

“你没事吧，我看伙伴那几脚踢得不轻。”睛明问。

“没事没事，烛明上仙并没有踢到我的身上。”

“诶呀，相比于杨戬，伙伴我可是货真价实的踢到东西了。”烛明说。

“啊？！”

没错，那几脚成功伤到了烛明的左腿，现在他的腘窝两根筋僵硬，尤其是屈腿的时候，大小腿肌肉隆起后互相压迫，使得腘窝疼痛。当晚烛明和程桑去师范大学遛弯之时，程桑为烛明行特制按摩之法，其后，略有缓解，然针灸推拿之学，非若药物之可用量过大也，初者，效果始起，渐之，效果升也，久之，效果达顶，此后不再上升，无副作用也。故其按摩之法，仅至缓解之程度。

离开师范大学后，程桑陪烛明去药店购买钙片一瓶，后二日，烛明服之，其量者一，用之者三，其次者三，用之者六，甚则九也。以烛明所言，非若我死，必为病亡。效也，次日中午已能同抟鹏之博物馆。

再一日，周天，烛明在秋老的诊所里帮忙，同来者有秋老两个研究生，与一退休老师，以及笑天，绪康未有听闻闹钟之声。是日，烛明得要旨，

其痛者，当疏通经络，取其下之穴，不欲按痛处，此激发者，必痛不减，其不痛者可按之。

离去诊所之际，笑天为烛明施以针刺松解之法，辅之以法力方才得之者，效甚。虽痛仍在，大小腿肌肉已柔软，至众人麦当劳饭毕，已行若常人也。

故是日下午，烛明赴约天宇，毕其聊天之求。起初两人坐车要前往华不注山，路上天宇觉得太远，于是两人更改目的地为百花公园。但是当天百花公园人特别多，天宇很有先见之明的提出换个地方，二人没有去凑热闹。

两人边走边聊，步行一个大圈去到洪楼教堂歇了歇脚，然后继续步行，同时研讨令天宇压力山大的今年十二月考试。至二人步行六公里回到学校，天宇已经有了自己的方案。

晚上，紫晶很烦，诸事不利，忧郁至极。她想去酒吧看表演，烛明同行。第一个目的地因为价格太高和营业太晚被放弃，将要到达第二个目的地时，紫晶修改路线，两人去了第三个目的地。在这里，价格凑合，虽然歌唱的好，但依旧没有紫晶想看的跳舞。接近十点，两人离去。

至此，这个春天最长的一个星期正式过去。烛明回酒葫芦家里的时候，睛明已经睡下，阿尔法贝塔也四仰八叉的睡着了。想必哪吒杨戬玉兔他们应该也已经进入梦乡，洪秀全应该还没，他得学习。

啊~

峰顶灯火明

不见黯淡景

取我枪来披我衣

行我之法力

天上地里

终无别离

虽无云雨有紫气

陵之大者神所安

夺门冲关有何难

所在众处何为家

徒名算甚呐

有你就是啊

（73）修炼千年的狐仙瞳渊

这天中午，抟鹏给烛明打电话问他晚上有什么安排。烛明当时正在和程桑吃饭，而且貌似晚上也没有什么安排。“上山吧！”抟鹏说。

“好！”烛明说。

挂掉电话，烛明问程桑要不要上山。程桑见多识广，医术精湛，虽是一个学生，但医学之事已经手到擒来，他和抟鹏一定很聊得来。程桑当即答应，然事出突然，下午程桑又晚上有事去不了了，但即便如此，他和抟鹏还是在餐厅见了一面，二人相谈甚欢。

别了程桑，抟鹏和烛明徒步前往千佛山。至山下，而行至上山之路尚有一段步行，两人慢悠悠的走着，毕竟他俩可是要十五分钟登顶的人。

“善哉！”不知在这段路的哪个地方，一个女孩的声音传进了烛明和抟鹏的耳朵。两人转头看去，一个人正端坐于石头上，闭着眼睛，面露微笑。

烛明问：“你是谁？”

“我是修炼千年的狐仙，专为有缘人排忧解难。”

“可你好像是个小孩儿诶，而且比洪秀全还小，也就哪吒杨戬玉兔那么大吧。”烛明说。

那狐仙听闻烛明一番话，虽表面平静，内心早已慌了神：“怎么脱口而出这么多厉害人物啊喂！”

然后就看到抟鹏一脸笑嘻嘻的说到：“狐仙狐仙请你告诉我，你是狐仙，那我旁边这个人是谁？”

“啊！！！”听闻此言，那狐仙一下子大哭起来，跳下来抱着烛明求他饶命。

“没事儿没事儿，我是黄岛狐仙，济南的狐狸不归我管。”烛明说。

她放开烛明，恭敬地给烛明行礼：“谢谢狐仙大人。”

“不必如此正式”，烛明说，“我叫烛明，这位是抟鹏将军，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拜见抟鹏将军。我叫瞳渊，是这片地方唯一一个修炼成人形的狐狸。”说到这里瞳渊自信起来，“今天来到这千佛之山，想为人们实现愿望试一试我的法力。”

“你住哪里？”烛明问。

“我不一定住在哪里……”

“那跟我们上山吧”，抟鹏说，“你要半小时能上到山顶，我就让师哥带你走。”

“真的吗？”瞳渊兴奋起来。

“这个可以是真的。”烛明说。

三个人开始上山了，但刚开始上山，抟鹏就拉着烛明噌噌的往上跑。瞳渊一看，也跑了起来，虽说她并没有非常强健的体魄，毕竟在流浪，但她还是拿出自己全部的力气，她不能跟丢。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烛明累了。

从六点开始上山，到上到山顶，是六点二十七分。瞳渊往北边看去，经十路已经亮灯，虽然她不认识经十路，但那条光明大道还是足以令其震撼。

下山的时候，三个人走到了弥勒胜苑。此时天已经黑了，好多人聚集在这片空旷的地方，或者闲谈，或者跳舞。抟鹏提出在此地让烛明教授自己拳法，虽然已经很累，烛明亦不推辞。瞳渊虽然不曾习得武学，但也有模有样的模仿起来，至晚上九点抟鹏学毕，瞳渊已具其形。

下了山，烛明带瞳渊去见了睛明他们那些小孩。本来还拘谨的瞳渊很快就跟睛明哪吒杨戬玉兔洪秀全他们玩在了一起。再晚点儿洪秀全哪吒杨戬玉兔走后，睛明让瞳渊住在了秘庭里。

（74）归复地脉的少年

这天降温，但对小孩来说温度正好。

洪秀全带哪吒杨戬玉兔瞳渊游览济南城去了，而睛明和烛明来到秘庭，给地之经脉收尾。

“就剩下最后这一点儿了。”睛明说。

“这一点儿看起来不浅啊。”烛明说。

“对，我们的往深里走。”睛明说，然后和烛明一起走进了地脉深处。

经过睛明一番修缮，地脉已经变得有序起来，而经过这几天的自我更新，地脉形成了自己的次序。

首先他俩进入的，是地脉的第一层。这里是睛明完全亲手修缮的地方，已是天空湛蓝柔和，绿植遍地。一些小小的光点，如萤火虫一般点缀此地，其生机盎然，有类神山。

沿着睛明之前标记下的路，他们找到了第一层前往第二层的入口。进入地脉第二层，景色有所改变。这里是睛明修缮和自我更新相结合的地方，因此这里的绿植少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自然形成的建筑，其中最大的建筑，是一个房间罗列而道路四通八达的迷宫。整层地脉都向这最大的建筑靠拢，越往中心建筑越高。

在这地脉的中心迷宫的深处，两人迈进了前往第三层的入口。而这第三层，虽然地方不大，但由于没有睛明的修缮，完全都是靠自我更新，所以这里映入眼帘全是沙土岩石，天空晴朗，反而意味着这里生机不够。

睛明烛明往深处走去，从某一个位置开始，附近就出现了污染的痕迹。

正如人之经脉一样，一旦打开必然受到污染，地之经脉亦同。两人继续深入，越是深入，污染越是严重，至最深处，污染达到顶峰，并且均匀开来。这是个问题，因为如果消杀不彻底，污染必然卷土重来。若是污染如盆地分布，最深处最多，那便可如湖中投石一般将其涤荡，可现在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理想。

“其实这也好办。”烛明说。

“把它们聚集起来。”睛明说。

“知己者莫若睛明。”烛明说。

说干就干，睛明舞动红缨枪，使污染聚于一处，顿时这层黄沙漫天，飓风涌现，强气流之下，污染无处可逃。

“我曾令地脉修缮，今亦将使污染遁迹，沉默已久的淫邪，且现其身，与我争辩！”

红缨所指之处，风暴散去，污染以山石沙土成形，巨大之身，此即——土石之源。

它怒吼，它脚步沉重，令地脉为之颤抖，牵引大地。震动的最深层地脉之上，烛明睛明岿然不动。至此，一触即发，烛明一跳，飞向其头，睛明奔去，直指其身。巨石飞来，烛明一拳打碎，尘土扬起，睛明一枪扫开。其巨大之身狂奔，如雷火汹涌，看睛明烛明敏捷，似螳螂捕蝉。霎时间，蓝火翻腾，清水灵动，引上层之植被下行，以木制土，枪风凛冽，葫芦直冲，破土石之身于无形。

至是，当如壮火袭里，开路泻之。枪尖立地，风暴再起，地脉开泄，皆不可留。沙土山石如腠理发泄尽驱邪离身，出于振华。

烛明睛明亦出，欲予其最后一击。土石之源吼叫，要来一拼。其将行，却欲行不能行，想抬手，却有神灵约束。一声上仙，一声睛明，是玉兔之音，其声清脆，其后乃秀全哪吒为压制，令土石无以为动。“舞其翩翩，变化万千，至仁至善，万举万全！”瞳渊祷毕，杨戬举兵，法力合而下之，荡平污秽，扫平天君。玉兔鼓掌，上仙睛明可歇息。

于此，地脉归复，不再受累。

（75）音乐神童玉兔

这天，瞳渊在那里吹笙，其宛转悠扬，甚是美妙。

吹到第二段的时候，瞳渊每吹一句，玉兔就唱一句，而且唱的准确无比。

“太厉害了”，烛明说，“那啦发迷哆的我一下子都反应不过来。”

“你也会吹笙吗？”瞳渊问玉兔。

“笙不会吹，但我会弹琴。”玉兔说。

“是那八十八键钢琴，还是七弦琴？”烛明问。

“是七弦琴，难道还有琴长着八十八个按键？”玉兔说。

“当然啦”，瞳渊说，“人间就是有一种琴，上面有好多黑白的按键，按一下就能发出声音。”

“真的吗？我还没见过这种琴啊。”玉兔说。

“其实吧”，烛明说到，“现在不一定需要那种切切实实的琴，用电信号同样能演奏音乐。”

“电信号？”玉兔说，“那它岂不是也可以把我的音乐记录下来？”

烛明说：“当然了，等等，你还会写歌？”

“也会一点啦。”

听闻玉兔这么说，瞳渊露出钦佩的表情，毕竟瞳渊会吹笙，但不会创作。

“既然这样”，烛明说，“我现在就请飞凌上仙给你做一台混音器。”

几天后，混音器寄过来了。在秘庭里，烛明把它展示出来，玉兔看到这上面键盘以及一个个的按钮，又惊又喜。瞳渊看了这现代的设备，惊讶无比。哪吒杨戬看了，直言“这竟然是乐器”。睛明秀全赞叹飞凌上仙

“太厉害了”。

玉兔试了试这些仪器，很快便掌握了其操作要领。于是她拿出事先写好的谱子，跟大家说该怎么唱，怎么配合。

烛明在旁边喝完茶，玉兔他们也协调好了。接下来，玉兔开始了她的演奏。

这是一段讲述烛明睛明曦和同抚琴兰孙再战天界的歌曲。歌曲以大提琴起头，以人声吟唱诉说烛明三人冲上天界，又以一段小提琴主旋律配合急促的鼓点，渲染出烛明五人天庭对峙的场景。接下来人声的吟唱和乐器的伴奏同时出现，如同凡圣与正神的辩论。睛明清澈的嗓音响起，柔和的旋律使得这场大战更有意境。至三界领袖败退人间，一阵强烈的电音响起，直至最后史诗般的结尾，这场大战就此结束。

“/*凡圣粗话*/！这是真正的音乐！”烛明喊。

混音台成功的保存了这段音频，借由睛明的网络，这首曲子送到了诸位凡圣以及与凡圣联系紧密的人手中，并且还传遍了三界和佛界。

“/*绪康粗话*/！这是真正的音乐！”

“太！震！撼！了！！！”笑天说。

“神仙就是神仙！我要再听一遍！”逐霜说。

兆宏亦送来赞美：“哇！塞！太好听了！”

凡圣们纷纷送来了好评。

很显然这段音频的艺术性已经很高了。而正神界，佛界人至今依旧不多，弥勒佛他们忙着恢复佛界，可能没有时间享受这段艺术，但天界对此毫无反应，可能听了，也可能没听，没有点赞，没有好评，也不敢有差评。

（76）抟鹏初游趵突泉

某天下午，烛明解锁了大学生公共交通免费卡，于是他接着就去坐地铁了。本来是想去南部山区看看，但奈何出了地铁突然发觉那天太过寒冷，遂作罢。

于是他转头坐上了前往济南火车站的公交，毕竟在城里，热岛效应能抵消相当多的寒气。但烛明还是低估了天气，即便是热岛效应，也爱莫能助。于是烛明再次坐车去往了振华之地，那里的商场能够提供一个避风港。

在振华，烛明找了一个咖啡店坐下，在那里，他文思泉涌，洋洋洒洒写下了昨日诸位少年大战地脉污染的记录。

烛明感觉好极了，于是心满意足的坐车回了学校。在外面买了一罐啤酒，他去到学校餐厅吃饭。当晚的饭不算很好，而当晚的酒也没有什么力量，带不来丝毫的感觉。而也正是在烛明快吃完饭的时候，抟鹏打开了电话，找烛明出去遛弯。

虽然抟鹏并没有主意要去哪里，但他知道，烛明一定有好地方。其实也没去什么好地方，当晚抟鹏要上课，所以两个人就在山师东路走了走。走在路上的时候，烛明得知了抟鹏游趵突泉的想法，故二人决定明日前往。

次日中午，抟鹏下课，与烛明会和。两人先去餐厅吃了中午饭，然后坐上了前往趵突泉的公交。经过了一番拥挤，两人成功下车。先北行，过了马路，再南行至趵突泉东门，他们骤然发现，竟然有过街地道。

两人顺利进入了景区。今天气温已经回升，是济南的春天该有的温度。景区里，百花齐放，锦鲤游泳，那鲤鱼肥的红烧起来一定很好吃。上次烛明和他太原刚高考完的朋友来趵突泉的时候，正下着雨，雨中的趵突泉也趵不动了，但经过了去年的一番降雨，南部山区水位上升，泉水重新有了奔涌而出的动力。故此次前来，趵突泉恢复了活力，虽与章丘之梅花泉相比略有不足，但梅花泉水面低啊，趵突泉水池很深，故相比而言，还是趵突泉有劲儿。

这真是一个游览的好时机，天气晴朗，尤为适合拍照，加上抟鹏强有力的相机控制能力，无数优美的画面被收录下来。

抟鹏也是高兴，他说：“或许这些竹子几百年后也会是文物吧。”烛明看去，那是一些被“到此一游”的竹子，其上的内容细细看来也有一番趣味。

在一个无人的地方，几位泉水真神现身。烛明抟鹏行礼：“见过趵突真君。”趵突真君，这名称是有些拗口。

“名号而已，能叫就行，上仙将军不必多礼。”趵突真君说。

“几位真神，现代生活可好？”烛明问。

“当然是甚好”，杜康真君说，“小神想都不敢想，神界的孩子们，竟然已经拥有了这般优美的嗓音！”

“喔！看来您是同道中人！”抟鹏说。

“岂止杜康啊！”登州神君说，“吾等老伙计，都被玉兔作曲所折服啊！”

“偶吼吼！”抟鹏笑了出来，然后他问到：“对了，怎么不见诸位真君发评论啊？”

“这个嘛……”，烛明说，“我好像忘了给真君们接咱们的网了。”

“好好好！是你小子！”抟鹏说。

“烛明上仙，抟鹏将军，小神有一事相求。”趵突真君说。

“真君尽说无妨。”烛明说。

“谢上仙。相信上仙和将军已经知道济南诸泉之源。”

“……我忘了。”抟鹏说。

“你看看，济南诸泉，那是从南部山区压上来的。”烛明说。

“上仙所言不错，然近日小神感应到山区似有异样，故恳请上仙将军前去勘察。”

“嗯？对了，你们怎么自己不去？”抟鹏说。

“此路程甚远，我等尚未对济南现代之地理了解完全，且行之远处，若求捷径，本当由鬼界，近来地之经脉为睛明小姐修复，故远行一事，上仙更为方便。”

“原来如此，那既然真君点名要师哥去，我就可以回学校继续学习了。”抟鹏说。

“好好好！”烛明说，“看来天宇从青华大帝那里带回来的东西很吸引你。”

“岂止！深受启发啊！”抟鹏说。

“既然这样，诸位真君请放心，此事交给我便好。”烛明说。

“谢上仙！”几位泉水真神说。

（77）毅然决然的鲜红烈火

这天上午，经由秘庭，烛明和睛明来到了南部山区。

其山区之大，可称之极，其山区之远，烛明骑车半日，不做歇息，可来回者一。南邻泰山，北远济南，虽有公交往来，然每欲去，查地图，问行程，终作罢。

曾来仲宫一次，今日再至，烛明叹曰：“虽远，却如镇乎。”

“我们从哪里开始搜索啊？”睛明问。

“就这里吧”，烛明说，“既然城区能把终点站设在这里，想必这里的信号必然不弱。”

说干就干，烛明拿出酒葫芦，睛明聚合法力经由酒葫芦里的网络往信号台上横插一脚，进入了仲宫的信号网，接着一个信号台连着另一个信号台，组成了一张覆盖整个山区的搜索系统。

接下来开始检索。既然是趵突真君请求，那必然与水有关。然而搜索了所有的湖河水库，都没有发现异样。

“竟然没事儿吗？”睛明继续检索那些山地树林，而后是公路土路，还有远处的村庄，但都一无所获。直到睛明猛然想到，何不就近检索，果然，这一检索，发现一个长条状物正快去移动过来。

这是蛇吗？不像，太短了。可能是短蛇吧？不是，刚才它张开翅膀飞了起来。还会飞？它现在又落地了，它像一只……一只蛊虫，很毒的那种。

“它来了！”睛明拨开烛明，拿枪刺了过去。但出枪的那一刻两人才发现，那不是一只具象化的虫子，它不小，但它是一个幻化体。

这蛊虫也是反应迅速，张开翅膀往一边飞去，躲过了这一枪。哪有那么容易跑来？睛明拦枪，还是打在了蛊虫身上，把它直接打飞到电线杆上。烛明感受到这蛊虫很不对。它身上同时有着那兰、后土娘娘、抚琴兰孙还有青华大帝和天宇法力的痕迹，其他一些痕迹不太明显，暂时无法具体区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些模糊的痕迹里面，有一丝地之经脉的污染。

看样子这是那兰在地脉里留下的法力，它吞噬了它能控制的那一丝地脉污染，在烛明攻打天界时被带上天界，吸收了足够的法力后，又粘在青华大帝给天宇的资料上重回人间，然后成形。虽然尚不知它作乱多少，但这必然不是个什么可以留下的东西。

那蛊虫被打在电线杆上后迅速调整好飞行位置，再次冲了过来。睛明上前以其精细的手法，多次刺中蛊虫身体。但这蛊虫越是挨刺，越是发疯般的要攻击睛明，反而是对旁边站着不动的烛明无动于衷。

是很奇怪，但这么打下去，蛊虫是个幻化体，本身没有感觉，可是睛明会累的。果然时间一长，睛明扎枪的准度开始下降，有好几次那蛊虫差点就飞到了睛明身上。于是烛明抓住机会，趁蛊虫不注意，一把拨开睛明，以满手蓝火将蛊虫抓住，把它活生生烧的不能继续成形。

蛊虫消散了，危机和异常也解除了。

“没事吧。”烛明问。

“没事。”睛明说，并且看不到一丝疲惫。

但就在这时，一股黑色的法力钻进了睛明后背的灵台穴。睛明大叫一声，然后跪在地上捂着胸口，快速的喘着气。

烛明上前去扶，睛明面露难受的神情抓住烛明的胳膊，随后烛明感受到一股杀气，他立刻拿另一条胳膊去拦，挡开睛明一枪的同时和睛明拉开距离。

这一枪势大力沉，烛明的胳膊还在颤动，但他立刻往前看去，睛明正拿着枪朝他走来。此时烛明意识到自己算漏了一步，既然那蛊虫生命的第一站在地脉，那它生命的核心和本质必然是那丝丝的污染，而睛明直入地脉，沾染的污染必然最多，同气相求，所以蛊虫才会瞄准睛明而对烛明熟视无睹。而现在，蛊虫控制了睛明的心神，它要以睛明之手，亲手铲除那兰最大的死对头之一。

睛明提枪冲来，烛明扔出酒葫芦，在翻飞的酒葫芦的掩护下，烛明和睛明进行了五招的激战，但最后那第六拳，烛明半途停住了，这给了睛明反击的机会，一把把烛明挑飞好几十米远。

快落地的时候，烛明调转方向往城镇之外飞去，睛明也飞起来追了上去，两人在山区的天空中大战，响声震天。每一招下去，睛明都越打越狠，直到最后把烛明打在贴近地面的山壁上。然后睛明落地，往烛明刺去最后一枪，但好在洪秀全来的及时，抓住睛明的肩拉住了她。烛明扭头一看，哪吒杨戬玉兔瞳渊都来了，是后面跟着的阿尔法贝塔叫他们过来的。小孩们扶起烛明的同时，洪秀全被打退回来。

“怎么办秀全？”哪吒问到。

“当前之法，唯有逼出睛明体内的污染，方有转机。”洪秀全说。

“我来吧。”烛明说，随后烛明以蓝火注入血脉，其全身燃起鲜红色的烈火。

热入营血，这可是要命的事情！洪秀全大喊：“上仙你作甚！”

“我去把污染逼出来，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说罢，烛明冲上去把睛明按在对面山壁上。烈火起效了，睛明笑着流出了眼泪。而后巨大的爆炸逼出污染的同时，把烛明炸飞出去。

阿尔法贝塔跑过去现出虎龙真身护在烛明之前。洪秀全他们去扶起睛明。而那不远之处，是那蛊虫力量已趋饱满的巨大身躯。

睛明把枪使劲往地面一杵，然后站起身来，哪吒杨戬玉兔瞳渊洪秀全列其左右。她举枪指蛊，说到：“到我们了！”

（78）英雄少年战蛊虫

此刻，那边，巨大的蛊虫，这边，睛明哪吒杨戬提枪，洪秀全拔刀，玉兔瞳渊寒剑出鞘。

大战一触即发。睛明率先冲了上去，其他人紧随其后。蛊虫从自己的躯体撕下碎片扔在地上，立刻变成了新的蛊虫，这些小蛊虫也冲了过来。睛明洪秀全在前，枪扎刀劈，如风卷残云般杀出一条路来。哪吒杨戬飞了起来，直逼蛊虫本体而去。玉兔瞳渊一左一右，低空飞行拦截两边围过来的小蛊虫，掩护睛明洪秀全陷阵冲锋。霎时间，这些小蛊虫如镰刀割韭菜般被尽数收割。

而那正挥舞着大手和哪吒杨戬纠缠的蛊虫本体发现人海战术毫无收效之后，立刻改变战术，不再释放小蛊虫，转而拿起身边的大石头往地面扔来。但这种以力胜力伎俩反而更容易破解，大石头飞来一个，洪秀全打碎一个，打碎的碎石由落地的瞳渊控制再还给蛊虫。

碎石如雨点般飞来，蛊虫尽数吞掉，转头凭借其幻化体的特质延长手臂要抓洪秀全。这岂能让它得逞，哪吒枪尖一划，往那蛊虫手臂发出火弧，命中后引起了爆炸，却丝毫没有伤到蛊虫，最终还是洪秀全更敏捷一步才躲开。

此时的蛊虫，一只手因为延长，灵活度下降，另一只手因为和哪吒杨戬纠缠，利用率已经饱和。这是多么好的机会！睛明收起红缨枪，两胳膊一打开，四只水母飞了出去，在蛊虫面门炸开。然而这次攻击也没有丝毫作用，蛊虫反而更有劲儿了。

火没用，石头直接被吞掉，水让它更有体力，这三个现象引起了玉兔的怀疑，她当即把自己的剑扔了出去。确如她所料，金属伤到了蛊虫。

“玉兔你的剑！”瞳渊喊到。

“没事我还有，它五行属木！”玉兔喊。

玉兔一番话提醒了各位少年。一个一诞生便于地脉中翻滚并沾染地脉污染的生命，必然从地脉而化。脉者血之府，其属火者，因于心也，然地脉无心，其屈伸也，当属木。火无效者，木生火也，其火本虚，予火以为补也。土与石之尽吞者，木克土也。水令活跃者，木生于水，助其本性也。故克之者，当属金。

然金属之来，甚难也。其有金之处，皆有所用，况方才一剑，尚未能令蛊虫痛至嚎叫，故此法难也。

而众少年皆难之时，睛明想到了烛明经常说的那句话：“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其脾喜燥恶湿者，以其湿已多也。故若蛊虫也，其木已多，当不欲得木，是故当以风击之。

于是睛明大喊：“用风！”随即众少年齐聚一处，先起大风。风起，蛊虫哀嚎，其伸手而来，未至，哀嚎更甚。风法奏效，遂起之风暴，山外之人见风暴旋起，皆叹。风暴之内，蛊虫形体崩解，细小者亦不留。风暴散去，万物归于平静。

至此，趵突真君委托已毕，各位少年于秘庭中为烛明疗伤。

（79）“想拿二两桂枝”

此时秋老在红纪之地坐诊，林泽帮忙。经由秘庭，烛明出现在了诊室的长凳上，倚着墙。

“啊（二声）！师哥你什么时候来的！”林泽说。

“哎呦！你吓死我了！”秋老笑着说。

烛明虚弱的倚在那里，说到：“我不是走路进来的，让我歇会儿。”

“师哥你怎么虚成这个样子了？”林泽说。

“这就比较复杂了。”烛明说，“啊～我想拿二两桂枝给睛明贴贴。”

“贴肚脐吗？”秋老问。

烛明一使劲坐起来：“贴后背。”

“你先坐着我给你找。”秋老说。

“师哥你到底干啥了？”林泽问。

“怎么说呢，我跟睛明去南部山区调查了调查。”

“调查了调查就虚了？”林泽说。

“我们遇到了很厉害的对手……谢谢老师……它一度让我们处于困境。”

“多厉害能让你们累成这个样？”秋老不可思议的说。

“大概长这样。”烛明张开手，推出一个小火球，小火球打在墙上，烧出了蛊虫的样子。

“这么小？”林泽说，“它还没有我的手掌大诶！”

烛明再推出一个火球：“这是它变大之后的样子。”

“那是很大了，这面墙都不能让它的脸显示清楚。”林泽说，“所以你们是让它给累虚的？”

“也不是”，烛明说，“睛明他们是让它累虚的。”

“那你呢？”秋老说。

“它变大之前把睛明控制了，我把火打进自己血管里让自己变成炸弹把它炸了出来。”

“/*林泽粗话*/！热入血分！怪不得师哥这么虚！对了，师哥刚才说‘他们’……”

“就是哪吒他们，那首歌你应该听了吧。”

“听了！刚才老师也说好听！”林泽说。

“那你先回去歇着吧，这个炸弹一听就很厉害。”秋老笑着说。

“我还得去找个相机，哪吒说想要个相机。”烛明说。

“神仙也需要相机吗？”林泽问。

“……，可能是……他觉得我们比李靖好吧。”烛明说。

“可惜我的兜里没有相机，还得让师哥再跑一趟”，然后林泽下意识摸了摸口袋，“等等，我兜里这是什么，相机？！”

林泽摸出一个相机来，烛明秋老都震惊了。

“谁放我兜里的？！”林泽不可思议的说。

“看这上面的法力，应该是菩提干的。”烛明说。

“菩提？”林泽疑惑。

“就是之前跟狐仙走的很近的……好吧你也不认识狐仙。”

“笑天好像说过明就是狐仙。”秋老说。

“对，师哥不是狐狸，师哥之前还有一个狐仙。”林泽说，“那这相机师哥拿着吧。”

“既是菩提所为，那我就拿走了。菩提从哪里搞到这种型号的相机的，这种电子城都只有二手的了。”

……

又歇了一会儿，烛明原地消失了。这种消失不是那种可以用语言描述出来的消失，就是进入秘庭的那种消失。

“就这么一下子就消失了？”秋老惊讶的说。

“对，好像是睛明有一片秘庭，可以去任何地方。”林泽说。

悲伤感动

（80）哪吒的第一部相机

烛明来到秘庭的时候，睛明哪吒杨戬在这里。

看烛明大步流星，哪吒说：“看来上仙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确实已经差不多了”，烛明坐下，然后从兜里拿出相机给哪吒。

“上仙竟然这么快就找来了！”哪吒又惊又喜的说。

“这是什么？”杨戬问。

“这是照相机”，睛明说，“就是拍照片用的。”

照片，一个对神仙来说不需要也从未听说过的词汇。

“就是可以把眼前的场景定格下来的东西，就叫照片。”烛明补充到。

杨戬初步了解了，他问哪吒：“为什么你会想要照相机啊？”

哪吒想了一下，然后说：“可能……很多事情也是值得定格的吧。说起来，你家那条狗，他还不想来人间吗？”

“别提了”，杨戬摆手道，“那狗体格不大，脾气不小，三个我都拽不出来他！”

“天呐，看来贝塔非常听话了。”烛明说。

“可能宠物也遗传主人吧”，杨戬说，“我确实有时候也对它爱答不理。说起来洪秀全去哪里了？”

“他好像说他要去鬼界跟地藏菩萨学习。”睛明说。

“他真是我们里面学识最渊博的人。”哪吒说，“但我一直在想，睛明的名字是两个字，杨戬的名字是两个字，我的名字李哪吒去掉‘李’也可以是两个字，多么顺口，所以每次我都想把他的姓给省略掉。”

“如果洪秀全在这儿的话，他一定会说”，然后睛明低沉着声音说，“一

个称呼而已，方便就好，去掉‘洪’字也无妨。”

“这非常洪秀全了！”烛明说。

“对了上仙，这个相机怎么用啊。”哪吒问。

“昂，就这样……”

多亏这是一台老型号的机器，没有什么复杂的操作，烛明还是知道如何操作的。很快哪吒掌握了相机的使用方法，随后他举起相机，按下快门，对着秘庭拍摄了他的第一张照片。

而虽说这是个老型号，拍出来的照片却如此清晰。

烛明不禁赞叹：“竟然这么清晰的吗！”

“他不该这么清晰吗？”哪吒问。

“不是”，烛明说，“这台相机的型号其实挺老的了，但这是菩提找来的，可能他给相机做了一些优化吧。”

“竟然是菩提老祖显灵！”哪吒杨戬齐声道。

“你们竟然如此大惊小怪，菩提在天界很神秘吗？”烛明问。

“可能是他跟民仙走的很近吧，反而让他在天界不大能见到。”哪吒说。

“自信点儿，不止天界，那一界都见不到。”杨戬说。

“原来如此”，睛明说，“伙伴我们等会儿去哪里啊？”

“去给纯阳祖师上个香吧，林泽昨天老倒霉了，她委托我去帮她上香。”

“去古城上香吗？”睛明说。

“对，那里有个吕祖庙，而且现在每个寺庙都必须配备免费香。”烛明说。

“好，那我们走吧。”睛明起身，然后跟哪吒杨戬说：“等有空我们再

玩。”

哪吒杨戬也起身。杨戬说：“好，那我们去上仙之前说的那个万象城看看了。”

哪吒杨戬走了。烛明睛明也离开了秘庭。然后烛明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这么早万象城开门吗？

（81）第一次见到来响

去帮林泽给纯阳祖师上完香，烛明和睛明去到了秋老的诊所里帮忙。此时笑天绪康和老师的两个研究生已经到了，显然此地已经没有烛明睛明的活儿了，实则不然，当日绪康两点半惊醒误以为六点给笑天发消息后惊觉时间不对再次睡去，醒后便有所发热。其自服小柴胡一包，服后至现在方有寒热往来之感。

“喝了小柴胡出现了寒热往来？”不敢想象烛明是有多么的震惊。故烛明试其脉，轻取即得，重按无形，不见弦紧。再问其痛处，曰痛处诸多，而胁肋不痛。此绝非少阳，当太阳也。尿黄否，喝水少暂无尿。发热不重，又无便秘之状，当无阳明证。

然绪康乃学生也，定无力承担草药之费用，故烛明取针，于其内外关各下一针，未及行针，已有麻感。其言稍好。

“我现在还头晕。”绪康说。

“头晕？”笑天不解。

睛明亦不解，其舌但见有湿，无它耳。

“睡觉少了。”烛明一语道破天机。

十一点半，所有患者皆已完成治疗，去学习而缺了一天觉的秋老终于可以继续去睡觉了。

烛明等人走后，乘地铁来到长清，至学校，研究生先行离去，烛明睛明笑天绪康四人去餐厅吃饭。而笑天之口味，可迎大众，故其所选之麻辣烫，甚是美味。

饭后未离开餐厅之时，绪康仍头晕，似有热象加重之意。这可还行？于是睛明建议使用打通经络以驱邪，如搓手带电模拟起搏。绪康当即拒绝，因为一想就觉得很疼。眼神迷离间，他正好和转头过来的笑天对视上了。几乎毫无犹豫，也几乎是同时，绪康欲逃，笑天掐住他后溪，把法力打了进去。

不出所料，绪康果然疼的叫了起来，但缓过来之后，其清爽之感油然而生。于是四人接着又去了体育馆，路上，睛明看到一个拿着垫板好像在做演算哪吒那么大的男孩，她凑过去，看他演算纸上貌似是在计算天体运动。男孩专注于思考，没有意识到睛明到来，他低声说到：“为什么有这么多限制还是不太对呢？”

“你好像没把椭圆上任意一点到两焦点的距离和相等考虑在内。”睛明说。

男孩先是一转头，然后反应过来，转过身去跟睛明说“你好”。

“你把距离和恒等给加上再算算。”睛明说。

男孩一算，这个结果一下就对了。

“终于算出来了，谢谢你！”男孩说。

“没事”，睛明说，“你好像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吧。”

“怎……怎么会呢……”

“首先你一看就是小孩儿。”睛明说。

“其次这个学校的学生不会文静的拿着垫板儿。”烛明走过来说。烛明之后，在和绪康打闹的笑天大声说：“我给你一拳看啷啷不啷啷！”

“好吧，我叫来响，确实不是这里的学生。”

“你的学校好像……”烛明说。

“啊？”

“昂，没事儿，其实算这个不需要一定用手来算的。”

“那……那用什么算？”

“用电脑啊！”睛明笑着说。

“那请问你能教我吗？这位……”

“我叫睛明。”

“啊，请问你能教我吗？睛明。”

“当然可以啦！”

“既然这样，那你们研究吧，我和绪康笑天去打球了。”烛明说。

“好！”然后睛明开始教来响使用电脑。

（82）看得出来响是个好孩儿

这天早上，睛明起的比烛明都早，烛明都感到惊讶，竟然有事能让睛明起这么早。

“是来响他要找我继续搞研究。”

“你们搞了这么多天了，竟然还没搞完吗？”烛明说。

“这就不能怪我了，是来响用的计算方法都太落后了，无论是算天体，还是画地图，甚至算个面积都不能保证准确。”

“也就相当于你得从头教他。”

“对啊”，睛明说，“他好像从来没用过电脑，甚至都不知道星号是乘号。”

“啊？这还搞测绘呢？”烛明说。

“哎呀，对他是难事儿，对我很简单啊，而且他的想法都很新奇，要是会用电脑的话，他肯定很厉害。”睛明说。

“好吧，我去做饭。”

“饭做好了，在桌子上，我先走了。”

睛明走了。看得出来，这个来响是个好孩儿，烛明拿出昨晚上落在兜里忘了拿出来的哪吒给的照片。这第一张照片，是杨戬睛明来响在千佛山顶说话，照片背面的注释写着“杨戬在来响推测之处发现了失踪者”。第二张照片，是来响睛明玉兔在博物馆参观，背面的注释是“来响熟识科学书籍（《九章算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

而第三张照片，则是来响在黑板上给睛明瞳渊作解，背面的注释是“来

响已经学会睛明所教之术”。

虽然说只有三张照片，但这只是哪吒给的三张，他必然还有，还有哪吒不在的时候呢？这么长时间以来，也挺长时间了，睛明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都兴高采烈的跟烛明讲和来响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就算是睡了觉，做梦的时候也会露出笑容。“天界的孩儿就是不错。”即便来响那么能伪装，把自己的法力藏的严严实实，但藏的过别人，藏不过烛明。尽管只能知道他的法力来自于天界，他的法力和谁相关暂时无从感知，但这已经足够了。睛明觉得他好，那就是很好的，既然他不想在人间为非作歹，想和睛明以及哪吒那群小孩儿们好好相处，那自然不必过多怀疑和干涉。

如烛明所料，这天晚上睛明回来依旧非常开心，激动而兴奋的讲述着今天和来响在护城河观察到的奇特现象。她是那么的喜悦，甚至感染了烛明，令烛明也开心起来，以至于烛明晚上都睡不着觉，毕竟睛明开心，烛明必然开心。而烛明扭头看了看睛明，她的脸上带着笑容，必然又在做着美好的梦。

这是一个静谧的晚上，不止睛明，阿尔法贝塔也睡得很香。烛明躺在床上，手往窗外一指，本不清楚带着朦胧感的星空变得繁星闪闪起来，更加梦幻了。也只有这样的星空，才能配得上当前的意境，令人心满意足的睡去。

今天的美好，亦将在明日重现，故何必留恋于今日，明日亦是平和的一天。

至此，烛明也睡去，一觉到天亮。

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

（83）“啊！那一切就很乐观了。”

这天中午烛明刚吃完饭，稍微休息了一会儿，闭上眼还没睡去的时候，睛明给他千里传音过来。

“伙伴，伙伴。”

烛明清醒过来：“怎么了？”

“嗯……就是……有个事情需要你才能解决。”

“什么事情得我才能解决的？”

“这个事情……不太好说……你来太学院一趟吧。”

太学院？那不是天界的学校吗？但既然睛明说让去，那就去呗，无非悄木声的呗。

到了太学院，烛明正低头往前走，迎面就听见了青华大帝的声音。

“这不是烛明上仙吗？”

“嗯？青华大帝？”

“啊！那一切就很乐观了。”

“啊？”

“没事，烛明上仙请先进。”

学院里现在有三个人，一个老翁，应该是老师，另外就是睛明和来响。老师在那里批评来响，睛明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

烛明进去，走到睛明身边，用手轻轻拍她肩膀安慰她，睛明见烛明来了，原本严肃的脸上也笑了出来。青华大帝紧随其后，径直走到来响身边，恭敬的对老师行礼。

“老师您好。”

“我说青华大帝啊，你别说你是六御，在这太学院里，就算是烛明上仙来了，那也是我说了算！”

“老师你叫我。”

老师扭头看了看烛明，看了一会儿才扭回头去。

“我说大帝啊，太学院是何许地方？学生应当专心学术，不主动为那情情爱爱之外物所干扰，更何况还是一个毛头小子！”

原来如此，烛明脸上露出了笑容。

“你看你家来响！一天到晚搞什么计算机啊自动化啊之类的歪理邪说就算了，这还喜欢上人家丫头了。”老师最后扭头又往烛明这边看了看，烛明把脸上的笑容憋了回去，然后老师再扭回头去说青华大帝。

“你们干啥了？”烛明小声问睛明。

“可能是我们讲歪理邪说的时候，老师不乐意了，他当着好多学生的面要把我拉下来。来响上去阻拦，老师问他眼里有没有他这个老师，来响说‘我喜欢睛明’，然后把老师惹火了。”

“原来如此，你俩喜欢上多长时间了。”

“有一段时间了吧。”

那边老师也说的口干舌燥了，撂下一句：“你家的事你自己解决！”

“老师息怒，在下一定处理好。”然后青华大帝转头看着烛明和睛明，来响看大帝迟迟不调整视线，自己也看着睛明。

“你家丫头真好看。”青华大帝一语惊人。

老师还没咽下去的水一口喷了出来。

“你家儿子也真帅，随他爸。”烛明说。

“哎——呀——”青华大帝举着双手往烛明这里走过来。

烛明也喊着语气词举起双手走过去，和大帝抱在一起。

“青华大帝！你……”

“老师你先坐一坐，先喝茶，这是我自己随身带的，您先喝。”青华大帝安抚好老师后，让来响往那边走走，自己拖过来两张凳子摆在来响和睛明前边，请烛明上坐。

烛明落座，大帝亦落座。

然后大帝开口：“来响！我问你！你可知于天神而言，与凡人结下姻缘，当逐出天界，流放人间，你可愿意？！”

来响说：“我愿意。”

“这有啥好不愿意的？！”烛明说。

“既是如此，你与睛明的亲事，为父准了！”然后大帝转头，行礼道：“烛明上仙意下何如？”

烛明笑着哼了一声，然后说：“我又不是‘为父’。”

睛明听闻，跑上前抱住烛明：“伙伴你最好了！”

老师在旁边喝着茶，叹了口气，也笑了出来，然后继续喝茶。

（84）今日亦是平和的一天

在秘庭里，睛明哪吒杨戬玉兔瞳渊来响坐在一起。

“你怎么不说你是青华大帝的儿子啊？”哪吒问。

“家父说过：‘但凡为父不在的时候，不要说你是东极青华大帝之子。’”

“这有啥不能说的？！”杨戬说。

“可能是想锻炼我独自处理事情吧。”

“说起来怎么我好像没在太学院见过你？”玉兔问。

“可能我们年级不一样吧。我是比家兄晚一些时日入的太学院。家兄已经毕业了，我也快了。”

“洪秀全也没说有你这个弟弟。”瞳渊说。

“这也是家父说的：‘为父不在之时，莫要说来响是你弟弟。’”

“虽说青华大帝很精，但跟我家那个比起来，也要好不少。”哪吒说。

烛明过来了：“糖来了！”

“谢上仙！”哪吒杨戬玉兔瞳渊说到。

“感谢上仙。”来响说。

“伙伴你终于来了。”睛明说。

“买糖排队耽误了一点儿时间。说起来我想在咱的网上发帖子记录下在太学院发生的事情，我已经写好了，但就是不知道该不该发。”

“发呗！这又不是秘密。”杨戬说。

“啊？你们都知道他俩一块儿的事儿了？”烛明说。

“那肯定都知道啊。”哪吒说。

“咋不跟我说啊？”烛明问。

“据说人间不大同意……早恋。”哪吒说。

“不是，你看我是凡人吗？”烛明说。

“哎呀没事啦”，睛明说，“伙伴想发就发吧。”

“既然这样”，烛明说，“那经过慎重思考，我还是不发了。说起来，来响还有多久毕业啊？”

“毕业的事情是老师定的，我应该是不久后就可以毕业。我知道家兄之师太白金星之没落，故毕业后，我想担起他的炼丹炉，令丹药之事回归正轨。”

“好！”烛明叹曰，“天界少了一个太白金星，但天界多了一个来响，甚好甚好。”

“不过那太学院真的觉得咱这些是歪理邪说？”瞳渊说。

“可能是因为老师没见过人间的东西，一时间无法接受吧，但他昨天晚上允许我在学院里讲述这些二进制什么的了。而且老师现在好像不排斥这些了，我甚至看到他在偷看我之前给他的歪理邪说书。”

“原来是一个口是心非的老头。”烛明说。

“天呐，我现在真的很想作曲一首诶！我甚至都把词想好了！”玉兔说。

“既然这样”，烛明说，“请说一说你的词。”

“好嘞，上笔墨纸砚，现在就让本小姐把歌词写下来！”

玉兔的歌词如下：

放心飞你我永相随

相遇在这非凡年岁

心与心相映的时候

莫要感叹物是人非

交汇于此地的我们

以及暂远去的那个

讲不完的那些故事

终会成为传奇见闻

那些一起的

我们共同的

即便复杂错综

段段拨开也澄澈

就让我

铺开画卷作黑墨

不必再言语诉说

你会发现

黑白之间那些锋回

有你有我

玩耍的快乐

同行的炽热

突然出现的

沸腾翻涌着

一同谱写的那首歌

（85）“他俩真好。”

“啊！大哥你是说……”曦和十分惊讶，又二十分的喜悦。

“对！睛明她有男朋友了。”烛明说。

“哇塞！我也想见见她的男朋友。”

“就知道你想见，现在咱们就去见。”

“现在？他们在哪里？”

“他俩应该是在商场里，咱去看看吧。”

“啊？跟踪他们吗？”

“哎呀，这怎么能叫跟踪呢？这顶多叫悄悄关心他俩。”

曦和内心在挣扎，虽说跟踪别人有些不地道，但她还是想看看睛明男朋友长什么样，最终她还是决定就不地道这一次。

此时，睛明和来响正在商场里逛街。睛明就两身衣服，一身是她经常穿的那身，另一身就是那次跟烛明一起去买的裙子，今天她特地把那条裙子穿了出来。而来响也穿了一身新的衣服，一身符合年龄但非常端庄的新衣服。

当他们俩在一楼逛街的时候，烛明曦和早已在二楼瑞幸那里坐下，静待二人路过。很快，睛明和来响走了过来，曦和探头一看，扭头回来就兴奋的赞叹睛明眼光真好。

“那岂止！人家在天界太学院学习也好啊！你甚至现在教他写程序……他早就会了！”

“这么厉害！我再看看！”

不一会儿，睛明和来响坐电梯上楼了。

曦和赶紧说：“大哥他们上楼了。”

“/*凡圣粗话*/，这么快，咱们转移。”

二楼，是一些小商品店居多，在这层楼，他们进了一个又一个的店。烛明跟曦和在三楼长凳上坐下，背靠着玻璃，假装在看手机实则偷偷观察他们。

之所以当初来响要来到人间，就是他听说人间有天界没有的有用知识。而这些小商品店，更是给他生动的展示了人间的知识是如何使用的。

举例来说，人间有化学，曾青得铁则为铜，而神仙因为拥有法力，可以直接气机气化，并不需要细究物质转化的细节，这也就是为什么天界至今还有炼丹术这个科目。而同样的，因为不需要细究，自然也不会有非常特地的思考，这也就是为什么兆宏是自动化和法力结合的第一人。

在睛明的介绍下，小商品店里那些装饰品，那些服饰，以及那些小玩意儿，纷纷打开了来响的视野。

很快，睛明来响上到了第三层。烛明曦和立刻找了一家餐厅坐下。本来他们只是坐坐，但服务员都来了，也不好推脱，就把菜点上了，现在他们只能寄希望于睛明来响去别的店。

而他们运气也很好，睛明来响确实去了别的店，而且是透过玻璃可以直接看到他俩的那家。

“他俩真好。”曦和说。

“我也这么觉得。”烛明说。

而那边，睛明来响探讨完一些医学问题之后，睛明说：“伙伴和曦和姐

姐也不知道找个隐蔽的地方藏。”

“咱们装看不见这么久了，要不跟他们打个招呼吧。”来响说。

于是睛明转头看去，跟烛明曦和挥挥手。

“/*凡圣粗话*/，被发现了，快跑！”然后烛明接着拿了几个打包袋过来，跟曦和一起装好饭以后，两个人灰溜溜的跑了。

烛明曦和离开后，睛明又往哪吒的方向挥挥手。当时哪吒在镜头里看见睛明朝自己挥手都吓死了，也一溜烟跑了。

睛明和来响在餐桌上笑了出来。

（86）永不忘却！来响以命制梼杌

后土娘娘在打坐，抚琴兰孙守在旁边。

突然，娘娘心头一紧，舒缓过来后，她叹了一口气。抚琴兰孙听到，走上前来，询问娘娘如何。

“终究还是没能阻止吗？”娘娘不甘心的说。

就在昨天，老师允许了来响毕业，所以睛明烛明和来响青华大帝计划今天来动物园游览。

一开始来响说让睛明和烛明先进园，“我肯定能找到你们。”但太阳已经高悬，来响和青华大帝竟然还没来，这也太慢了吧，烛明睛明决定出园去找他们，毕竟票也不贵，烛明还可以买学生票。

但两人刚刚出园，一抬头，竟然看见青华大帝躺在前面大路上。一股大事不妙的感觉突上心头，烛明和睛明立刻跑过去。此刻，烛明看清，这确实是青华大帝，那来响呢？烛明往旁边那伤痕累累的面包车看去，来响果真在里面。睛明过来，把青华大帝扶起来，一转头，接着就看到烛明把来响从面包车上拖了下来。睛明大惊，烛明用手试了试来响的呼吸和脉搏，全无，烛明立刻拔针，往来响身上扎，然后反复行针，甚至于把法力顺着不锈钢针打了进去，依旧未能令来响醒来。烛明再也无法冷静，开始给来响心肺复苏。据调查，院外心肺复苏的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五，当烛明开始心肺复苏的时候，来响的死讯已成事实。

睛明看着眼前来响的尸体，跪在地上大哭起来。

烛明心肺复苏的力竭了，也放弃了。

“谁干的？”烛明问青华大帝。

“是那上古四凶之一的梼杌。”菩提的声音传来。

烛明睛明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确是菩提。

“拜见菩提老祖。”烛明起身行礼。

“……，昂，不必多礼。”菩提说。

“菩提老祖为何会来此地？”青华大帝问。

“受地御后土委托，前来镇压梼杌。”

“镇压梼杌？”睛明回想起了自己和来响一起计算和勘测过的那些内容。

“没错，睛明应该猜到了，来响做的那些研究，来自于他的老师，但委托自我。”菩提说，“本来那些天文地理已经可以将梼杌削弱到失去力量，但梼杌竟用法力将他的肉身联系在了后面那条小清河上，我们……不能随便抹除一条河流。”

听罢，烛明回头看了看来响的尸体，全身大面积的皮下出血。

“没错，来响……也把火焰打进了自己的血脉里，铲除了梼杌和小清河的联系。”

菩提说完，青华大帝长喘一口气，然后给洪秀全千里传音：“来随为父给你弟弟报仇，无论那凶兽多强。”

过了一会儿，青华大帝才再次开口。

“上仙……”

“青华大帝请说。”

“帮我按人间的习惯，处置来响遗体吧。”

烛明犹豫，一番纠结过后，以蓝火烧烬来响遗体，风吹来，将骨灰吹进小清河。

“我来了，父亲。”

“且扶为父起来，清河之水再度翻涌，它竟然还敢回来！”

一瞬间，梼杌如砸地般落在众人面前，留下脚底一个坑，其兽人身人面，虎爪虎皮，猪嘴獠牙。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厉害！”说罢，青华大帝冲上去一拳把梼杌打退数十米，但即便是数十米，梼杌依旧稳稳的站住，然后冲了上来。

烛明和睛明一起上去。首先是烛明接招，其梼杌力量之大，竟令烛明打的异常吃力。睛明看准时机，在梼杌和烛明扭打的时候一枪敲下去，凭借长兵器的杠杆原理打的梼杌应接不暇。但梼杌凭借自己皮厚，硬是在被动挨打的时候抗住一枪，径直往睛明冲过来。烛明一步上前，和梼杌互相一拳打在对方的脸上。

梼杌被打退一步的同时烛明也退了一步，紧接着就是菩提和洪秀全。洪秀全以他那眼花缭乱的刀法，攻守兼备，一度令梼杌无从下手，然而也正是在洪秀全猛力一劈的时候，他的刀被打断了。菩提见状紧接上去，以其出色的拳脚助洪秀全脱险。

然而作为四大凶兽之一的梼杌，自被封印于那暗无天日的洞天以来，它的法力也随着它的愤怒与日俱增。很快菩提也被打退，梼杌见自己无人能敌，大声吼叫起来，但刚吼完，天空便阴沉下去，青华大帝令天雷降下，一道道天雷打在梼杌身上，虽说梼杌能够硬撑天雷攻击，甚至还能在天雷连击之下往前跑来，但它已经忘记了它的对手不止一人，于是烛

明聚合法力，手搓一个弹弓，然后以清水凛冽之冰为子弹，一发打穿了梼杌的肩膀，另一发打透了梼杌的膝盖。梼杌倒下了，它想再站起来，但此时睛明已白发尽显飞上天空，把红缨枪投了下来。红缨枪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引爆了清水子弹里面藏着的蓝火，至此，内外合伤之下，梼杌灰飞烟灭。

有道是：

花儿盛开在明媚的步道

轻风追逐于拥挤的人潮

等待的那人终不知所踪

一来一回如同命运作弄

体会发生的一切美好而感动

以为我们总能跨越重难同行到最后

可是已来不及

是那么始料不及

那么不甘心

不愿相信结局最终不能如意

越忘记 越是不能够忘记

回想起 那些

由我心

及那难忘的回忆

我们的 情意

站在小清河边，睛明看着河水，一言不发，白发迟迟不去。

烛明和青华大帝站在后边。

“真的不能去鬼界把来响拉回来吗。”

“上仙应该知道这是不可以的。”

菩提和洪秀全站在更后面。

“没想到这么小的年纪竟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

“吾弟威武。”

睛明最终还是哭了出来，眼泪滴进小清河水。

“睛明。”

是来响的声音！睛明立刻擦去眼泪抬头看去，是来响留下的幻影。

“谢谢你，和你一起这些时间，是我一生最开心的时候。我喜欢你的真诚，你的自信，你的笑容总能带来无穷的力量。所以，请不要哭，世界可以没有来响，但不能没有睛明。”

来响最后的幻影也消失了。

许久，睛明擦干眼泪：“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来响。”随即白发返黑。

睛明烛明洪秀全回到秘庭，发现哪吒杨戬玉兔瞳渊都在。

“睛明！”玉兔喊着，大家都跑了过来。

“这是哪吒一直以来偷拍的你和来响的照片。”玉兔说。

睛明接过照片，一张张翻阅起来，脸上露出了笑容。

烛明看了洪秀全一眼，洪秀全会意的笑了。

“谢谢你们。”睛明说。

玉兔摇光

(87) 出游日子的有趣故事

天气真的热起来了，正是出游的日子。

烛明睛明在公园里游览一番后，就近找了一家面馆吃饭。晴空万里，照见无垠之地，轻风微抚，更现澄澈之天。面亦甚妙，人亦甚好，四目相对间，话题无限。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皆趣事频频，妙趣横生。

在两人相谈甚欢之时，一声不合时宜的呼喊到来：“店里的人都离开了！”

离开？你在说甚么鬼话。烛明转头看去，一个男的在那里张牙舞爪。

“咋回事儿啊？”睛明说。

“可能是网红来探店吧。”旁边的食客说完，收拾东西离开了。

“老板！那个网红探店？”烛明喊到。

“网红？”老板从厨房里出来，“我不认识网红啊！”

“那不用急了。”烛明转回头来说。

“就是！吃饭吃饭。”睛明也说。

其他食客听老板说不认识网红，也继续低头吃饭。

“请大家立刻离开，不然耽误拍摄引起的损失，你们全权负责！”

“/*凡圣粗话*/！反了你了！”烛明自如的站起来朝着那男的喊去，好久没有碰到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老小子了，烛明反而有点儿兴奋，

“老板！给我拖把！今天我在这里，谁也别想打扰咱们吃饭！”。

睛明看烛明如此活泼，大笑起来。

那男的看烛明不好惹，悻悻的走了。

烛明坐下继续跟睛明吃饭。

但很快，网红来了，旁边跟着刚才那个男的，而且那个男的露出一副谄媚的表情。

网红径直走到烛明这桌，他先是礼貌的说到：“您好先生，我们要在这里进行拍摄，请您不要阻拦。”

看来是要先礼后兵，烛明站起身来，对他说到：“老板都没说要配合，我配合个头。”

“那看来您是需要我们使用暴力了。”

“来试试。”

一个壮汉接着就上来要把烛明推倒，烛明站着稳若泰山，反倒是那个壮汉把自己推倒了。

“你俩来。”

网红觉得自己被挑衅，当场恼羞成怒，让那谄媚男上。谄媚男也是听话，让他上他就上，结果右手刚抓住烛明衣领，就让烛明反关节缠了起来控制在桌子上。网红看手下打输了，自己也挥拳上来。烛明放开谄媚男，又把网红控制住。

然后那谄媚男也是不长眼，他走到烛明刚才坐的位置坐下，说了一句“你不想你女儿出事儿吧”。

这能惯着他？睛明一把抓过去，把他的脸埋进面汤里。烛明把手中的网红推了出去，让网红的太阳穴磕在桌角上，开始哗啦啦的流血。

那谄媚男听到网红疼的尖叫，一胡乱抖擞挣来睛明控制往网红那里跑过去，后面拍摄的也跑上来，但很显然，他们看到一地的血，只知道慌张，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

“都给我滚！”烛明走上去，把网红拽到桌子上，然后把一瓶双氧水倒进了伤口。

网红疼的大叫，烛明大喊：“忍着！”然后拿出棉棒和手术针线，现场给他缝了起来。

纵使没打麻药网红疼的受不了，他也不敢多说话，叫一声也不敢。

缝好了，网红也走了。

该打就打。打出血来怎么办？缝起来就是了。

（88）程桑探访二仙

那晚，程桑欲去剃头，约烛明，然不得其店，东行，其店多，然其看好一店，已闭门，四处打听，以价格甚贵，故作罢。

后与烛明潜入艺术学院被发现，即便后面也没有打开闸门，保安还是让两人进去了。在这里，程桑诉说了自己的忧郁，其不解也，甚之。

两人出了学院，上山师东路，行且，程桑与得其友信，与烛明别。

次日，程桑生辰，又约烛明火锅。烛明不知程桑生辰，其应之，乃好友也。两人先去近处火锅店，然甚贵，自助亦此价格也。故二人之自助以求火锅，甚合算也。

于此，烛明提出，不妨行六爻卜卦之术。程桑认为可也，故取铜板三枚。其铜板也，以其一为阳，其反为阴，抛之，二者取之正，三者取之反。程桑甚熟，烛明看的眼花缭乱，已不知初定何面为阳。

终得其卦，否也。否者，其天在上，地在下。此本现实，然天气上极而下，地气下极而上，故天地气交，万物华实。今之否者，乃天地不通，万事阻隔，行事困难之象。

似是凶，但天上地下乃客观现实，故有行事困难但不通终通之意。

“看得出来卦象并未给我们够多的信息。”烛明说。

程桑看着手中之否，思考入神，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烛明说话：“嗯？昂，先这样吧。”

发现有雪花，程桑启一瓶与烛明共饮，其碰杯，烛明碰之甚响，后二人饮罢食足，又去大明湖。

此地空旷，是习练弹弓之处，于无人之地发射，甚准。见烛明之弹弓，程桑亦想尝试，故烛明予之以弓，偷偷以法力捡其石而搓为弹，令程桑不必伤于清水。

程桑欲去卜问智慧，烛明指以崇明寺，可绕湖而去之。行至湖西，程桑面湖放声大喊，喊毕，及行，程桑忽生想法，欲去吕祖庙，故二人去之。至其地，程桑予烛明香三柱，自己亦行三柱，程桑恭敬上香，后进大殿，烛明亦随手一插，跟随进殿。于殿内，程桑跪拜，诚也。出殿，程桑再上香三柱，烛明立于其旁，忽觉有地神显灵，而程桑之脑海中，漆黑一片之间突现吕洞宾之身。

仅一霎时，程桑未及细细看清，吕祖身影便消失了。烛明满意的笑着点头，待程桑上香毕，二人继续往崇明寺。

路远，至崇明寺，程桑腿脚不及，不得跪拜，其行至韦驮菩萨边，韦驮菩萨亦有显灵，然程桑已累，且烛明在此，菩萨未令有察觉。

烛明与程桑歇息于讲经堂，非跪拜，随地坐于垫。

至此，程桑已有思考，故与烛明归去。

一番行程下来，程桑已累甚，故下车后先行离开，烛明去练功之地，和睛明讲述了今日吕洞宾和韦驮菩萨显灵之事，后紫晶到来，三人开始练功。练功完毕，烛明觉未有尽兴，故睛明紫晶去吃饭，他再次坐车来到大明湖边，继续练习射术。至其尽兴，再次归去。

（89）诗佳和摇光

烛明来到秘庭的时候，睛明和玉兔正兴高采烈的在那里聊天。

“聊啥呢这么高兴？”烛明说。

“当然是玉兔之前差点被饿死的事情啦。”睛明说。

“什么差点被饿死，那是那个孩子运气好，碰上了我，得到仙人辅佐。”玉兔笑着说。

“玉兔还会被饿死吗？”烛明问。

“当时我下人间而来，一不小心把食物吃完了，我一只小兔子在路边饿的走不动的时候，是一个叫诗佳的女孩给了我些吃的我才有力气回到月宫。”

“昂（婉转的），所以你去报恩了。”烛明说。

“那当然啦，我后来用人形和她交了朋友。”

“真是太令人感动了。”睛明说。

“啊对了，我该去找她了，等着我再详细跟你们说她小时候的故事。”玉兔离开了秘庭，来到了诗佳住的小区。这么多年过去了，诗佳已经长大上高中了，但玉兔还是她们见面时那么小。

“你知道吗摇光，我爸说他认识一个天诃满，他什么东西都能修。”诗佳说。

“什么东西都能修？”玉兔一脸震惊，毕竟真要是什么都能修的话，那她在月宫打碎盘子以后就可以悄悄送去修好了。

“对呀！好多人都来问我爸那天诃满住在哪里，都是要去请他修东西，

什么照片啦，笔记啦，古董啦，据说破的不成样子的，那个天诃满都能修好。”

“不过说起来，什么叫天诃满？”玉兔说。

“嗯……我也不知道，应该是类似于道士那样的一种称呼吧。”

“你知道天诃满在哪里吗？”

“我当然知道了”，诗佳说，“之前有人来问我爸的时候，我偷偷记下来了。”

果然如玉兔所料，几天后她又打碎了一个盘子，于是她去到了诗佳给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山洞，但这个山洞单单是进去的长廊，就又长又深又曲折。终于是看到了长廊那头的灯光，玉兔加快脚步走去，但还没全走出长廊刚一转身，她貌似是看到了李靖在这里。她立刻回身回到长廊里面躲着，然后听到李靖在请求天诃满修宝塔。

要是这宝塔修好，李靖再度掌控哪吒，那可还好？玉兔立刻转头就离开，但她刚走出一步，她就踩到了一片枯叶，枯叶发出的响声传到了天诃满的耳朵里。

“是谁！”天诃满喊到。

玉兔撒腿就跑，但这走廊竟然还有机关，一下子把玉兔的去路给堵死了。天诃满跟李靖走了过来。李靖一看，震惊道：“玉兔？怎么是你？”

“不管是谁，按我这里的规矩，鬼鬼祟祟的就得杀。”天诃满说。

“不不不，天诃满大人”，李靖上去阻拦，“这是月宫的玉兔，杀不得啊。”

“给我滚！”天诃满一下子把李靖甩倒在地上，然后走上去掐住玉兔的

脖子把玉兔按在石壁上。玉兔挣脱不开他的手，根本喘不动气。

此时在宿舍里，程桑在专心写文章。他的铜板动了一下，程桑也隐约感觉到了，但他扭头一看，铜板不动，等了几秒还是不动。“是错觉吧。”然后继续写他的文章。

而那边，铜板一动，韦驮菩萨一睁眼，石壁被金刚杵打开，粉尘骤起，天诃满飞了出去，兜里的骨头碎成了粉末。粉尘散去，现出韦驮菩萨正抱着玉兔。

“李靖”，韦驮菩萨说，“你看看他兜里掉出来的那些粉末。”

“这是！这么错综复杂的人间法力，当是梵净之尸骨！”

“既已知此，给我你的宝塔。”

李靖把修了一半的宝塔给了韦驮菩萨，韦驮一下子把宝塔握碎。

“韦驮菩萨！你……”

“善哉！”韦驮抱着玉兔离开了。

李靖把那失去法力的天诃满扔下山崖。

（90）“摇光”就是你的名字

韦驮菩萨把玉兔抱到了烛明这里。

“韦驮菩萨？您怎么来了？”烛明说。

“见过烛明上仙，小神送玉兔小姐回来，事务繁多，先行告辞。”

“刚才走的是韦驮吗？”睛明走了过来。

“我跟你们说，幸亏韦驮菩萨来的及时……”

玉兔把在山洞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烛明和睛明。

“天诃满，还和梵净有关系？”烛明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梵净当时被睛明打下了千佛山，千佛山并不高，虽然可能地方大点儿，但也不至于到有块儿骨头弥勒佛发现不了。

“还有一种可能”，睛明说，“大海捞针捞到了。”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烛明说，“这人得比弥勒佛还厉害。”

“那就很明朗了”，睛明说，“三清和三世佛不可能干这种事情，除了那兰再没别人了。”

“那兰？！”玉兔大惊，“不行，我得去告诉诗佳这些事情，即便是暴露我是玉兔。”

玉兔立刻赶往诗佳住的小区，她上楼敲门，但无人回应。这很不对，因为今天学校放假，这个时候诗佳一定会在家里，于是玉兔用力敲门并大声喊到：“诗佳！我是摇光！”

“诗佳和她妈昨晚出去了。”对门开门说。

“她们一晚上没回来吗？”玉兔问。

对门想了想，然后说：“应该是一晚上没回来，今早没听到她家开门。”

玉兔顿感大事不妙：“请问你知道她们母女俩去哪里了吗？”

按照对门所说的，玉兔叫上睛明和烛明去到了那个商场。在这里，三人确实感应到了诗佳母女，但找到两人的时候，诗佳母亲已经没了气息，而诗佳还省一口气。

这个时候肯定是来不及准备药了，玉兔急得要命，睛明亦在思考对策。

而烛明这时对玉兔来了一句：“把你的褂子盖在她身上。”

玉兔照做，脱下褂子盖了上去。然后烛明开始念咒语：“我以凡圣烛明及黄岛狐仙之名，命诗佳之人魂归此地，以玉兔之法力为基，念想于此，重获新生。”然后闭上双眼，诗佳的身体亦开始发光，耀眼之间，玉兔的外套提供了一片低光区域，借由此，烛明得以和诗佳的精神进行连接。

精神的世界中，诗佳挣来眼睛，模糊的看到烛明的背影。

“你是谁？”诗佳有气无力的问。

烛明转过身来，诗佳的视线变得清晰，虚弱的身体渐渐恢复力量。

“我是烛明。”

“我，这是在哪里？”

“这是你的精神世界，等一会儿你就会回到人间。”

“……”

“一言不发，感到疑惑？”

“对。”

“很正常。等你醒来，‘摇光’就是你的名字。”

“摇光？”

“对，你那名为摇光的朋友，是月宫之玉兔。曾经你救了一只快要饿死的小兔子，后来那只小兔为了报恩，以摇光之名成为了你的朋友。”

“我知道了。”

“好，既然这样”，烛明转过身去，“我们等会儿见。”

退出了意识的空间，烛明睁开眼睛，而在烛明睁开眼睛几秒后，玉兔突然头晕站不稳。睛明立刻去扶，问她怎么了。玉兔说没事儿，就是有点儿虚。毕竟这是拿法力救人，虚点儿很正常。

又没几秒，诗佳，应该叫摇光，身体微微动了起来。玉兔立马上去看诗佳的情况，故摇光第一眼看到的，是玉兔。

烛明和睛明把摇光扶起来，玉兔跟摇光简单说了说刚才发生的事情。

此刻，还是程桑写文章的时候，他的铜板再次动了一下，虽然还是没有亲眼看到铜板在活动，但他知道自己的感觉没错，于是他当场起了一卦。

“啊”，烛明婉转的叹出一个语气词，“以后就让玉兔教你使用法力了。”

“啊？诗佳也有法力吗？”玉兔问。

“不然你的法力去哪里了。”烛明笑着说。

而就在这时，烛明接到了程桑的电话。

“大哥你在哪里？”程桑问。

“我在商场里……”

烛明还没说完，程桑就急着说：“大哥你快离开那儿！”

“啊？”然后烛明下意识的往旁边看去，一个看不清是什么的小玩意儿飞了过来，砸在烛明他们所在的地方引起巨大的爆炸。

也幸亏程桑一通电话让烛明有了准备，烛明和睛明几乎同时分别抱着摇

光和玉兔瞬移脱险。

“他来了。”烛明说。

（91）卷土重来的天摩诃满

爆炸产生的烟尘还未散去。

“大哥，你那里怎么了？”程桑听见巨响。

“小事儿，先挂了吧，我手机快没电了。”

烛明挂掉了电话。

“没想到啊没想到，竟然就连烛明上仙也会虚伪的骗人。”烟尘散去，一个男人现身。

“啊？爸！”

这人竟然是诗佳的父亲！烛明当即质问：“你为何要伤害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当然，是来和烛明上仙谈合作。”

烛明冷哼一声：“说说你想合作什么。”

“现在站在烛明上仙面前的，是此地的天诃满，而我们的领袖，天摩诃满那兰，已经有着比肩佛祖的力量，若我们合力，那这人世间的一切，岂不都是我们的了？难道这还不够让烛明上仙动容吗？”

“说的好像有道理。”

“烛明上仙同意了？”

“但是我拒绝。”

“上仙不妨再思考一下。”

“按年龄说，我的脑袋应该比你灵活”，烛明说，“你一开始应该不是要谈合作吧。”

“哈哈哈哈，为什么不是呢？佛界已经用‘天摩诃满’代替‘那兰’二字了，他们都不想回忆起那段耻辱的往事。”

“所以你一开始应该是想杀死我。”

诗佳父亲不语。

“不说话，看来我猜对了。想必那个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天诃满，应该也死于你手了吧。”

诗佳父亲露出了凶恶的面容。

“既然一开始要取我性命，那就看你现在还行不行了！”说罢，烛明往诗佳父亲跑去，然后利用瞬移，一下子缩短距离，用仅剩的那点儿距离和足够的加速度一把将诗佳父亲撞飞到柱子上。

仅这一击，就让诗佳父亲失去了一半的战斗能力，但即便这样，诗佳父亲还是要和烛明负隅顽抗，几招下来，他完全不是烛明的对手，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

可现在并非可以耗时间的时候，那兰极有可能就在附近，不然烛明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法力代替玉兔的。于是接下来，在这片角落里，烛明用蓝火往外一轰，触发了商场的火灾警报，人们开始有序逃离，烛明再在里面制造了一个黑洞，要把诗佳父亲直接撕碎。

“走吧。”烛明说，然后和睛明玉兔诗佳一起往外跑。但往外跑的时候，诗佳父亲抓住了诗佳的胳膊，求诗佳把自己拉出去，“毕竟我是你的父亲啊。”

“我不是诗佳，我是摇光。”然后摇光手一甩，要挣脱诗佳父亲，但那个所谓当父亲的，竟然预判了摇光的动作，又伸出另一只手要拉摇光给

自己陪葬。

烛明当即拿出弹弓射出一颗清水，打透了诗佳父亲的胳膊，与此同时，一只响箭射了过来，直接把那一个大孔的胳膊射断。就这样，天诃满和他的残臂被黑洞撕碎。

但在被撕碎之前，那天诃满释放了自己全部的法力，要把这商场炸毁。

虽说消费者们都跑出去了，但以不能瞬移还虚弱着的玉兔和摇光的速度来看，他们四个绝对逃不出去。

“既然这样，那就看看谁快吧。”烛明说。

“上仙你站在那里做什么？快跑啊！”玉兔大喊。

“伙伴一定有办法，咱们先跑！”睛明说。

天诃满释放最后的爆炸，烛明同时加速撤离，跟刚才一样，通过瞬移缩短距离，用足够的加速度撞击目标，只不过这次撞击的目标是商场的玻璃，而撞击之前烛明把睛明玉兔摇光抱在怀中，那自然破开玻璃得用法力了。

最终，是烛明他们先离开了商场，快了天诃满一步。

“呼！太刺激了！”玉兔说。

“现在安全了”，烛明说，“那么射出响箭的那位朋友，可否让我一睹您的真容。”

“在下地神吕洞宾，见过烛明上仙。”吕洞宾走了出来恭敬的行礼。

“不愧是纯阳祖师，不但箭射的准，其人也是相貌堂堂礼仪端庄。”烛明说。

“上仙过奖，小神自当如上仙一般谦虚，故不需谬赞。”

“嗯？纯阳祖师？是昨天显灵的那个吗？”睛明问。

“确如睛明小姐所言，今日小神前来，亦是收到烛明上仙之友程桑委托。虽说程桑的咒语是从电影里学的，小神听的一知半解，但其人真诚可鉴，非止于祈求，亦达乎上仙。”

“行吧”，烛明说，“你先走吧，你又打不过那天摩诃满。”

“小神告退，上仙百战百胜。”

吕洞宾走后青禾就到了。

“是青青！”睛明兴奋的说。

“嗨！我来了。”青禾说。

“见过青禾……哎呦。”

青禾立刻上去扶：“玉兔尚且虚弱，就安心坐着吧。”

“谢谢青禾上仙。摇光，这位是烛明上仙的朋友——青禾上仙。”

“见过青禾上仙。”摇光学着刚才玉兔的动作恭敬行礼。

“快请起快请起。”青禾说，同时把摇光扶起。

“怎么样？”烛明问青禾。

青禾说明了他调查到的情况：那兰逃脱后，其藏于此地，一日，诗佳父亲见到了那兰，一番交谈后，诗佳父亲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面孔吸引了那兰，故那兰给予其法力。其于千佛山寻得梵净尸骨，转头把这块儿骨头给了那第一位天诃满，本想借此修复李靖宝塔，以使得哪吒受到镇压以制约烛明，但梵净尸骨及李靖宝塔皆为韦驮菩萨毁坏，但又见玉兔参与，知烛明将下场，故其调转矛头，用自己的妻女从那兰那里换取了更多法力，以杀死烛明。故今日以其妻女令烛明现身，见终无法得手，又

假言合作，至于现在。

“也就是说……”玉兔看向摇光。

“对，是那兰把妈妈杀死的，把我折磨成那样。”

“那兰在哪里？”玉兔问青禾。

“如果是青禾上仙找我，那就算了”，那兰现身，“现在你个小娃娃竟然也要来追杀我。”

见那兰现身，摇光往玉兔身后躲了躲，玉兔把摇光护在身后。

“是你啊”，那天摩诃满意犹未尽的说，“现在你叫摇光？哼哼，要不是你那么短命，我真想再宠幸你几次，也罢，变成神仙的你，没有了之前的那几次，从头来应该感觉会更好。”

“闭上你的狗嘴。”在那兰意犹未尽而功能失明的时候，青禾上去一拳打在那兰脸上。

那兰被打的后退好几步，站稳后，他指着摇光说：“等着我。”然后那享受般的面目狰狞起来，冲上来跟青禾开战。

（92）青禾再战那兰！玉兔摇光！

青禾展开红黄相间的火场，大战一触即发。

同样是钻头和镰刀的大战，只不过这次一开始，双方就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一时间，大招尽出，响声震天。第一回合结束，那兰破了衣服，青禾脸上留下一道划痕。

青禾一眨眼，火焰烧过脸上的划痕，现出崭新的皮肤，然后第二回合开始。这个回合里，那兰把青禾重重摔在地上，然后自己打扑打扑手，好像在说青禾上仙不足为惧，但紧接着青禾就站了起来，又把那兰一拳打飞天上。

烛明也想参战，但那兰却频频对周围的建筑和路人发动远程攻击，故烛明睛明两人完全被拖在外围，而里面，只能依靠青禾。而最后这个回合，青禾聚合法力，打出火焰冲击，那兰打出雷电冲击，巨大的爆炸过后，青禾和那兰同等受创，单膝跪地稍作歇息，准备开始下一个回合。

在青禾歇息的时候，玉兔和摇光要去扶青禾，但是被猛然跳起的烈火给拦住。这时，玉兔想到了青禾第一次大战那兰的故事，她想：“如果我也能经受起烈火的考验，我就也能像青禾上仙那样保护摇光了。”

于是玉兔推开摇光，不带一丝犹豫的把手放进了烈火。青禾的火焰是红黄色的，虽然威力不及烛明蓝火，但对于玉兔一个小孩子来说，依旧难以承受，可玉兔硬是凭借那保护摇光的信念，最终将烈火牢牢攥在手中。

青禾转头看着玉兔：“我认你做我徒弟。”玉兔牢牢攥紧烈火，强忍着疼痛笑着点点头。然后青禾又看着摇光：“你也是。”摇光也笑了，点

点头。

玉兔举起那攥着烈火的手，大喊一声，然后冲进火场，一拳打在那兰脸上，就是一开始青禾打的那个地方。

挨上这一拳后，那兰翻滚了好几圈才停下，他现在连蹲都蹲不稳了。

面对这个必输的局面，那兰最终还是逃跑了。

在秘庭里，烛明给青禾按摩，按的青禾嗷嗷叫，没办法啊，不然没效果。

“摇光比我都高诶。”玉兔说。

“但是我比上帝要矮。”摇光说。

“上帝其实可以弯腰的，摇光小姐。”洪秀全说。其实去掉“洪”字叫秀全也未尝不可。

“秀全还是不要弯腰了”，瞳渊说，“上仙说过长时间弯腰对腰不好。”

伴随着最后一声“呃啊”，青禾的治疗结束了。

“师——父——”玉兔跑过来，要跳到青禾身上的时候被烛明抱住了，“我的小祖宗，让你师父先歇歇吧。”

“放我下来！我好不容易有师父了，就不能让我抱会儿吗？”然后玉兔对青禾说，“你是我师父，你不准跑！”

“我当然不会跑了。”青禾笑着说。

摇光过来把玉兔抱走：“好玉兔，咱们让师父歇会儿，师父在潍坊，等咱们要去找他的时候，咱去潍坊就行了。”

虽说又让那天摩诃满跑了，但这又何妨，他再厉害，青禾上仙也会压他一头。所以现在，享受宁静的暖阳吧。

致睛明

（93）初见阑珊

这天，瞳渊在公园里跳舞，没错，一直以来只知道瞳渊会吹笙，还不知道她跳舞也这么好。

“哇塞！瞳渊竟然跳舞这么好！”睛明走了过来，后面跟着烛明。

“只是随便跳跳啦。”瞳渊说。

“你这一随便，那是多少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啊！”烛明感叹道。

烛明和睛明坐在一边，安静的看瞳渊在那里翩翩起舞，那舞姿，简直就是随手就来。

一段舞蹈结束，烛明和睛明热烈的鼓起掌来，然后烛明隐约瞟到旁边站着一个秀全那么高的男孩。

烛明扭头看去，那男孩仪态端庄，气度不凡，在那里和缓的给瞳渊鼓掌。还没在济南见到过这种特点的男孩，于是烛明说到：“似是故人来。”

“见过烛明上仙。”那男孩恭敬行礼。

睛明和瞳渊也看过去。

“还真是，你跟抚琴啥关系？”烛明问。

“禀上仙，晚辈阑珊，抚琴上仙大弟子是也。”

“竟然是抚琴的徒弟，她让你来找我作甚？”烛明问。

“师父命晚辈远行，师父说，如果我要找住的地方，可以来问烛明上仙，要是上仙怀疑，就说出‘明明’这个称呼。”

“/*烛明粗话*/，那绝对是真抚琴了，这个称呼在凡圣里面都听不大到了。”

“明明……”睛明若有所思。

烛明“哎”了一声。

“这可比‘伙伴’可爱多了。”睛明说。

“说起来咱们还有地方让阑珊住吗？”瞳渊问。

“对哦”，烛明说，“你……是不是没带钱？”

“不瞒上仙，出了门以后我才发现师父没给钱。”阑珊笑了，看似气笑了，实则没招了。

“行吧，我给你找个旅馆。”烛明说。

当晚，阑珊在这附近住下了，烛明睛明瞳渊做好了饭带着去他那里吃的。吃饭的时候，烛明问到：“抚琴现在在哪里啊？”

“我也不知道师父在哪里，师父哪里都去，但她一定会隔几天就回潍坊住上几天。”

“原来如此，那抚琴姐姐有几个徒弟了。”睛明说。

“加上我一共五个。”

“你们住在哪里啊？”瞳渊说。

“师父有一座山，我们就住在那山上。”

“那‘阑珊’这个名字应该是抚琴取的吧。”烛明说。

“啊对对对，师父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她还是那么喜欢这些词。”烛明说。

吃完饭，四个人又聊了会儿天，烛明睛明瞳渊就离开了。瞳渊回到了秘庭，烛明睛明回了酒葫芦。

酒葫芦里，烛明在编故事。

“明明——”

“哎——”烛明宠溺的回应睛明。

睛明也笑了，她说：“咱们给酒葫芦里这片地方也起个名字吧。”

“好啊，叫啥呢？”

“要不叫‘景天’吧。”睛明说出了一个好名字。

烛明赞叹一声，认为甚好。

次日，阑珊继续赶路，没有再麻烦烛明。

景天里面，烛明起床热火朝天的做饭，然后睛明起床，迎接新的一天到来。

（94）结果，还是过程

因为玉兔和摇光第一次去潍坊不认路，所以烛明和睛明也一同去了，虽说那地方烛明也没去过，但烛明有导航啊。故经过了一番导航，成功的把玉兔和摇光送过去了，但天还早，想到后土娘娘说抚琴回潍坊了，烛明和睛明决定前去看望。

在那山里，他俩得知抚琴正在医院坐诊。

“不是，她有证吗？”烛明问。

“可能……师父会伪造？反正还没听说师父有差评。”

去到了医院，抚琴恰好看完了最后一个病号，正闭目养神。烛明进去坐在了患者凳子上：“大夫我肚子疼。”

“疼你自己治。”抚琴笑着慢悠悠的说，然后抬头揉了揉眼，说到：“你们怎么过来了？”

“我们送玉兔和摇光来找青禾上仙。”睛明说。

“我这里也没什么好东西，等回山上再招待你们吧。”抚琴说。

“说起来你有证吗就在这里看病。”烛明笑着说。

“造个假的就是啦，这算什么？”，抚琴说，“如果是大哥，肯定干的更狠。”

“唉，说的不假。”烛明说。

“而且我现在开药患者很配合”，抚琴说，“有一个癌症的奶奶，她家属一直都不告诉她得了癌症，让我也别告诉她。但这是我的患者，她有权利从我这里得知她的病情，我告诉她了，她现在也很配合。据说之前

稀里糊涂的时候她都不吃药，现在也很配合。”

“啊？你告诉她了？”睛明说。

“当然了，她有权知道自己的病情，而不是到死连信息都只能受别人支配。”

“可她如果承受不住，精神先死，岂不是肉体也活不久了？”睛明说，“就算她老了，如果她稀里糊涂下去，哪怕是用法力把肿瘤打碎，她也能稀里糊涂撑住啊。”

但毕竟那是抚琴的病号，如何诊疗只能抚琴决定，加上抚琴累了，也就没有详细谈论。但那晚上，睛明想明晚再走，在这里住上一晚，她担心那个奶奶，烛明找了个酒店，两人住了一晚。

睛明的医术是跟烛明学的，而在烛明这里，经常会有一些奇招，就让人不知不觉就好了，哪怕是患者被噎住了，烛明也能当场切开气管让他活下来，故在睛明看来，那奶奶虽然得的是癌症，但可以活下来，只要她不知情，完全可以耐受住法力。但她现在知道了，精神的力量就是这样，只要知道了，就撑不住了。

但在抚琴看来，难道真的可以为了让你活命而剥夺你其他的权利吗？真的人到死了都得受他人掌控吗？貌似人们从小到大都在和他人绑定，年轻的时候自己的决定权被父母掌控，到老了决定权又被子女掌控，生的权利不归自己，死的权利又被冠冕堂皇的剥夺，从生到死都无法为自己做决定。所以在抚琴看来，你家属又不是我的病号，即便是死，也必须让患者自己做决定。

可是又回到那个问题了——她本可以活下来。那晚上睛明翻来覆去好久

才睡着，次日醒的也很早，但坏消息来的更早，睛明醒来前，烛明问了抚琴那个老奶奶的情况，得到老奶奶肿瘤破裂大出血死亡的噩耗。

睛明得知后非常生气，提着枪就往抚琴坐诊的地方走去。医院院子里，抚琴二弟子星雨正在练剑。抚琴大弟子阑珊已经成年，星雨虽比阑珊要小三岁，但其剑法已是精湛。本来星雨就对烛明剑拔弩张，睛明大喊要和抚琴决战，星雨直接开打。睛明也果断出枪，和星雨开战。这场战斗睛明下了死手，星雨根本不是睛明的对手，被打的嗷嗷大叫。抚琴听到声音，立刻从门诊楼门口跳了出来，把星雨拉到一边的同时以宝剑和睛明交手。

第一个回合结束，两人分立院子两边，抚琴和睛明打平，谁都没有得到优势。

“立刻收手睛明，现在在看诊。”

“凡圣抚琴！护佑人间履职不利！当受其罚！”

睛明再次冲了上去。抚琴见睛明不打算停手，也冲上去，不过她主动使用了烛明教过的缴械术，把睛明的红缨枪和自己的宝剑一并卸掉，和睛明空手对战。

而比试拳脚，抚琴本就不高，睛明个子小灵活的优势没有了，故在一开始两人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睛明越发处于被动，直到最后被抚琴扔飞出去，稳稳被烛明抱住。

烛明盯着抚琴。睛明睁开眼睛看到烛明，安心了下来。她从烛明怀里下来，烛明依旧盯着抚琴。一会儿，烛明伸手安抚了安抚睛明，带着睛明走了。

（95）龙王们的请求

一大早就去了抚琴那里，还没来得及退房。回酒店的路上，睛明生气的噘着嘴。烛明看睛明一直噘着嘴，轻轻拍拍安慰她，被安慰的睛明长舒一口气，不生气了。

到了酒店，烛明打开房门，四海龙王恭敬的站在房间里面行礼。烛明吓得大叫一声，然后四下看看，确定无人发现，和睛明进屋把房门关上了。

“你们怎么进来的？！”烛明说。

“上仙出门的时候门没关。”南海龙王说。

烛明无语，叹了一声，然后给睛明介绍说：“这是四海龙王。”

“就是那四个被哪吒打的落花流水的龙王吗？”睛明说。

东海龙王一阵剧烈咳嗽，然后说：“睛明小姐说笑了，我们……”龙王抬头看着睛明，一时说不出话。

“嗯？怎么不说话了？”睛明问。

“哦，没事，睛明小姐长相清秀，让小神想起一位故人。我等此次前来，是想请烛明上仙干件事情。”

“那之后就没见过你们，能来求我，井龙王又复活了？”烛明说。

“上仙真是料事如神。”西海龙王说。

“这次是谁复活的他？”烛明问。

“禺上仙，是那上古凶兽的穷奇。”西海龙王回答。

“穷奇？”睛明说。

“对，地脉破碎之后梼杌重现，穷奇亦复苏。”北海龙王说，“穷奇只

是把井龙王当棋子，一但时机成熟，它必然立刻把井龙王吞掉，以增强自己的法力。可那井龙目光短浅，总觉得自己能够逆转被吞噬的命运。哎！竖子……”

“你们怎么不自己去？”烛明问。

“说来惭愧”，南海龙王说，“一个梼杌尚且需要地御后土在内多位法力高强的神仙进行谋划才能消灭，面对穷奇，我等当有些力不从心了。”

烛明想了想，然后问：“井龙王在哪里？”

南海龙王回：“井龙王正在济南某处，为穷奇策划人肉盛宴。”

“那看来我必须接下这活儿了。”烛明说。

“谢上仙！”四海龙王一齐行礼，齐声道谢。然后东海龙王上前，捧出一个小匣子要递给烛明。但匣子刚拿出来，睛明就头晕站不稳。烛明去扶，问睛明怎么样，龙王也问，睛明说没事。

“此匣乃我等之龙力，特赠与上仙以彻底消灭井龙，令其无法复活。”东海龙王说。

烛明收下匣子，四海龙王行礼道谢离开。

退了房，烛明和睛明返程济南。回到济南，他俩去到了龙王已经定位好的地方，那里正是井龙修炼之地。在那里，他们连找都没找就见到了井龙王。

这井龙王本来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他一心成龙，最终死于成龙之日。第一次他被潍城博士复活，完全受到博士掌控，但这次复活他仿佛自由了，想必是穷奇法力太过高强，根本不怕他造反，那自然也肯定给了他不少法力。

“二位便是那烛明和睛明？”井龙王说。

“你消息还挺灵通”，烛明说，“上次还是一条龙，这次竟然能变成人形了。”

“哼，不用恭维我，等这次人肉宴穷奇中了我的套，就不需要……上仙，去降妖除魔了。”

“那很可惜了，就算穷奇听不懂人话，你也摆不出这人肉宴来。”烛明说，“被你迷惑的那些人已经被我们敲醒回家了。”

井龙王一惊，自己的计划失败了，而且没有了人肉盛宴，穷奇也不会放过自己，于是他怒从心中起，往烛明冲过来。烛明腿一蹬，身子一转，一拳随之打出，正好借着井龙王冲过来的反作用力，把他打的鼻子血流不止。

而这个时候，穷奇也现身了——那只长翅膀的老虎。它现身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井龙王吸过来吃掉。井龙王变成龙形想要逃离，但最终还是被穷奇像吃面条一样吞掉了。

穷奇饱餐一顿后，缓缓往烛明和睛明这里走过来，但突然，它感应到异样，抬头一看，烛明的酒葫芦倒立在天空，正不停放出存在里面的那几百只水母，并且各个带着蓝火，使通体发出蓝光。

即使穷奇不知道这水母多厉害，但这么多水母，也足以让它慌神，它本打算放出自己全部的法力背水一战，但在它喷火的时候，烛明扔出了那次对付祝融的时候曦和给的还剩下的那一个橙子，一下子把它刚喷出来的火给灭掉，浓烈的水蒸气烫的穷奇发出哀嚎。

然后众水母爆炸，直接把穷奇当场炸死。

烛明拿出龙王们给的匣子：“看来是用不到它了。”

但是刚拿出匣子，睛明再次头晕站不稳，烛明收起匣子扶住她，把她抱回秘庭休息，而回到秘庭，睛明又突发痛经，烛明立刻下上三针，给睛明止疼。睛明也是懂得医术的人，从来没痛经过，烛明当即意识到情况不对，回头一看果真匣子掉在了地上。

看的出来这匣子是睛明身体不适的根源，烛明立刻收起匣子。睛明还在疼，眼看三根针已经止不住了，烛明又下上两根。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烛明想到睛明最开始是后土娘娘创造出来的，当即又抱着睛明去到了后土幻境。

（96）有关睛明的秘密

烛明抱着睛明来到后土幻境的时候，抚琴已经回来了。

“睛明怎么了？”兰孙立刻上来查看。

“后土娘娘在哪里？”烛明问。

抚琴把后土娘娘叫了出来。

“请娘娘看尽睛明征结。”烛明恭敬行礼。

后土娘娘看了一眼侧躺着痛苦万分的睛明，顿时露出了严肃的神情，再一点睛明肩膀，睛明疼痛尽散。

“明明……”睛明虚弱的叫到。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烛明把她抱在怀里，温柔的说。

“请问上仙最近睛明接触了什么东西？”后土娘娘问。

“大概率是我兜里那个盒子，一拿出来睛明就不好，你们拿吧。”

抚琴在烛明兜里摸到了那个匣子，然后用法力一封锁，把它拿了出来。

“这似是龙族的法宝。”抚琴说。

“确是如此。”烛明说。

“龙族法宝？”后土娘娘不解，“被困在这幻境多年，我已忘记那龙族之法力其貌如何，但这个幻境里面，无处不在这种法力。”

听闻此言，烛明疑惑，抚琴兰孙亦疑惑。

“四海龙王给我这盒子的时候，他们说这里面是他们的龙力。”烛明说。

“龙力……”兰孙想起了之前在幻境书阁看到的一个记载，她看向抚琴。

抚琴看向兰孙，然后对烛明说：“我和孙孙看过一个故事，里面说到了

民仙龙祖。”

“龙祖？”烛明没听过这个称呼。

“那些故事时间太久，我也记不清了，琴琴给我也讲讲吧。”后土娘娘说。

据抚琴所说，民仙万龙之祖，永远是孩童的龙之始祖，其法力广阔无边，更包罗万象。其以万龙之祖为正名，却不吝啬龙族龙祖之简称，其护佑天下苍生尽职尽责，不为民仙，亦不吝啬民仙认之，故曰：民仙万龙之祖。昔者龙族危急之时，尽可见万龙之祖女孩之笑容，其危机无一不能化解。然如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龙裔受人蛊惑，开始无穷尽的向万龙之祖祈求恩赐，万龙之祖满足之，亦不怨不恨。久之，龙裔反生埋怨，恨其早之不予，故外乱已至，正神压境之际，其满龙裔之愿，以肉体之消亡，分龙力于众龙裔。四海龙王谓之理所当然，然龙族合一，竟不及龙祖之半，故最终为求生存，四海龙王带领龙族归顺正神界。

听了这个故事，烛明看了看睛明，睛明已经睡去。

“真没想到，这广阔幻境，竟是龙祖与我一同打造。”后土娘娘说。

“所以睛明其实是后土娘娘和龙祖两股法力创造的。”烛明说。

“非也”，后土娘娘说，“龙祖之法力宽广无比，足以包罗万象，故那两股法力，理当是龙祖一股。”

那一切都明了了，这就是睛明学习能力出众、能够吸收勾陈大帝法力、在困境面前爆发出更强大的力量战胜梵净甚至跟烛明一样不老不死以及后来种种的原因。

而此时在龙宫里，四海龙王正在紧急商量烛明没用那匣子的事情。本来

他们给烛明那个匣子，是为了压制井龙王令其不再复活，井龙王最后也确实不再复活了，但是是被穷奇吞了，而那个匣子里的龙力，既然可以压制井龙，自然也可以压制他们中任何一个。所以经过讨论，四位龙王决定去把匣子抢回来，如果可以，把烛明解决掉。

（97）民仙万龙之祖！睛明！

在景天里，经过烛明照顾，睛明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虽然仍然虚弱，说话有气无力，但已经能和之前那样跟烛明开玩笑了。

长久以来受困于幻境之中，后土娘娘对幻境的感知力也不如之前敏锐，曾经她能感受到龙祖的龙力，但时间一久，龙力已经消失，后土娘娘却并未察觉。

而那次离开幻境之前，后土娘娘再一次进行感知，惊觉幻境中已无龙力，龙力尽数存在于睛明身上。是什么时候的事？后土娘娘仔细一想，在她创造出那个只会“迷迷”叫的萌物的时候，幻境中从来不多不少的龙力就全都没有了。

照这么说的话，睛明其实就是龙祖，只是失忆了，但烛明还没有告诉睛明关于龙祖的事情，毕竟先让睛明休养吧。那个匣子被抚琴用法力封了起来，已经不会影响睛明了。

修养了这么久，睛明想出去走走。烛明扶着她，两人去到了大明湖。济南是没有春天的，大明湖已是生机蓬勃，看着这个只有自己肩膀那么高的女孩露出笑容，烛明也很是高兴。

走了一会儿，睛明累了坐下歇歇，烛明说去买瓶水，实则转头去了远处的湖边，一把将东海龙王头顶的帽子摘了下来。

“你来干啥？”烛明问到。

“不瞒上仙，来取回上仙兜里还未使用的匣子。”东海龙王说。

“那你一时半会儿是取不回去了。”烛明说。

“既然如此，那不能留上仙性命了！”说罢，东海龙王拔刀朝烛明砍过来，烛明一闪躲开，抓住龙王手腕卸掉他的刀，然后把他扔进了湖里。接着烛明拿出弹弓，三发子弹把剩下三位龙王从树上打了下来。他们所去的，正是睛明的方向，于是烛明瞬移到龙王们之前，把他们尽数放倒，还顺便在他们大叫之前捂住了他们的嘴，省的睛明听到担心。

烛明带着水回到睛明休息的地方，睛明问刚才什么东西掉水里了，烛明说是大明湖的蛤蟆。他俩继续在湖边走，走到了刚才买水的地方，就在这里，睛明一把将烛明推了出去，自己被四海龙王的牢笼法阵困住。

这个阵法布置的是那样隐蔽，以至于烛明都没有发现。而烛明说去买水，睛明怎么可能不知道他去干什么呢？烛明被推开免于被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冲上去一拳把那笼子打碎，但是他打上去的那一拳非但没有打碎牢笼，反而是全都作用在了睛明身上。

睛明捂着肚子跪在地上，烛明立刻改变战术，像游隼捕猎一样搜索四海龙王的踪迹。没有几秒，一个藏在草丛里的龙王被抓了出来，然后树上那个也被打了下来，接着是一发弹弓，墙后面探头那个被打中脑袋，最后水里那个一看形势不妙，出来站在牢笼前面大喊：“烛明！如果你想她活下来，立刻出来受死！”

睛明一听龙王这么说，想到还没有人威胁过自己和伙伴，于是聚合法力，以法力冲击攻击牢笼，自然这些法力也会全部作用于自己身上，但那又怎样，牢笼必须被破开，烛明还等着自己！

那仅存的龙王见睛明背水一战，一时间竟不知该怎么办，牢笼的内部的确是弱点，如果睛明出来了，烛明必然不会放过四个龙王，如果在里面

身受重伤，烛明还是不会放过他们。而此时烛明也俯冲过来，龙王吓得立刻躲闪，烛明一拳打在牢笼上，内外夹攻之下，牢笼炸开了，这也意味着睛明受了很大的伤，失去了意识，但就在她失去意识的时候，那些回忆涌进了她的脑海，她记起了龙族生活那美好的点点滴滴，记起了那天她笑着死在四海龙王的刀下，但更多的，是和烛明相处的每分每秒，没错，民仙万龙之祖，她回来了。

牢笼爆炸的烟尘散去，四海龙王从同一个方向跑了过来。他们不敢上前的时候，烛明回头看了看他们四个，然后往侧面后退。烛明退下，站在龙王们前面的，是长大的睛明，更是那民仙首席的万龙之祖。垂直于龙王视线睛明所在的那个平面，无数冰针蓄势待发，即便只是如同绣花针那样圆钝，但其发出之后，还是把四海龙王打在了后面的墙壁上，并且接连不断，打的龙王们贴着墙哀嚎。

然后睛明朝烛明一伸手，烛明兜里的匣子先是往后一飞，飞出烛明的兜，然后调转方向，飞到睛明手里，然后封印一开，龙力释放，睛明冲了上去，龙王那里一声爆炸，烟尘散去，睛明一拳停在了东海龙王面前。

四海龙王吓得都站不稳，坐倒在睛明面前求着饶命。睛明笑笑，放过了他们。

龙王们逃跑后，睛明笑着看向烛明，烛明也正笑着看着她。她走到烛明面前，看着眼前这个和自己一样高的女孩，烛明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睛明两手轻轻拿起烛明两手，说到：“我依然是睛明。”

“睛明……你长高了。”

烛明说完，两人都笑了。

那天大明湖的风柔和至极，睛明和烛明亦十分开心。